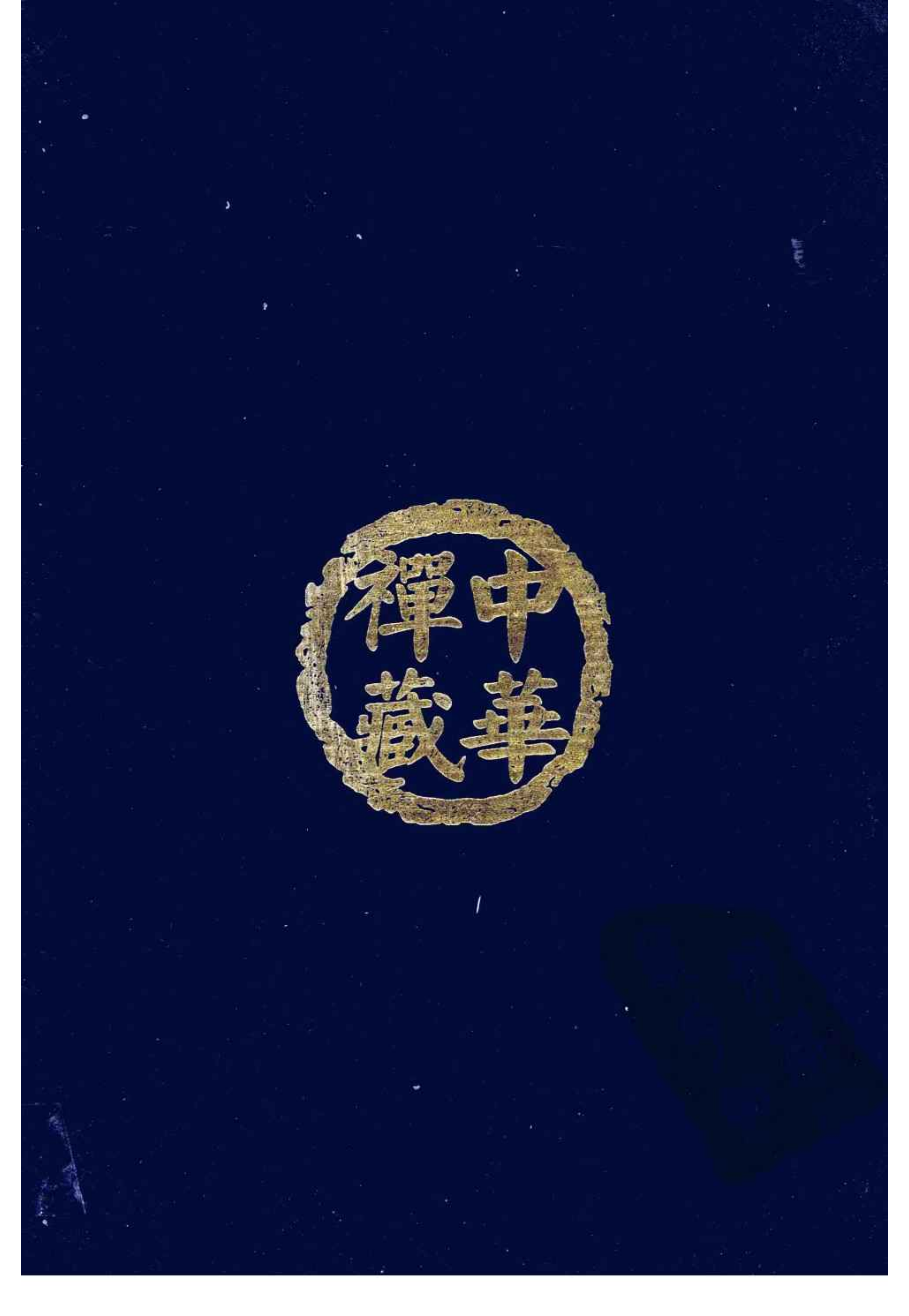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録部二十

(55)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解題

編譯組

一、**密藏禪師遺稿**：二卷。明・密藏道開撰。卷首收錄序文四篇及「刻大藏願文」等六篇，卷一收錄「上慈聖皇太后」、「募刻大藏文」等四六篇，卷二收錄「上本師和尚」、「與徐海觀居士」等六三篇，卷末附錄收有「密藏禪師遺稿後跋」等八篇。

二、**費隱禪師語錄**：十四卷。明・費隱通容撰，隱元等編。明・崇禎十六（一六四三）年序刊。係由臨濟宗密雲圓悟法嗣費隱通容的上堂、小參、入室、法語、偈、書問、問答機緣、拈古、頌古、判古、贊、雜著、小佛事所構成，並附載門人資福等編的紀年錄。

三、**象田即念禪師語錄**：四卷。明・即念淨現撰，門人淨痴等編。明崇禎十七（一六四四）年刊行。係曹洞宗石雨明方法嗣淨現的語錄。集錄師之上堂、頌古、機緣、雜著、法語、詩偈等。卷首附有斷拂老人、盧鴻業所撰的序文。

四、**紫竹林顓愚和尚語錄**：二十卷。明・顓愚觀衡撰，正印重編。清康熙十三—十五（一六七四—一六七六）年刊行。又稱「顓愚衡和尚語錄」。係憨山德清法嗣觀衡的語錄。集錄師之示衆、晚參、法語、書問、序、疏、佛祖贊、自贊、眞銘、佛事、傳銘、歌、經解、中庸說白、雜著、偈頌、詩等。卷末附有行狀、塔銘等文。

五、**燮雲璣禪師國清無畏堂語錄**：一卷。明・燮（爕）雲濟璣撰，玄杲編。清代刋行。又稱「爕雲璣禪師語錄」。集錄爕雲璣住在天台山國清寺無畏堂之示語、偈頌、自贊等。卷首附有張有譽所撰的序文一篇。

目次

叁、象田即念禪師語錄……二九九

肆、紫竹林顓愚和尚語錄……三五一

伍、墅雲璣禪師國清無畏堂語錄……六一七



密藏禪師遺稿

明・密藏道開　撰



密藏禪師遺稿詳目

密藏禪師遺稿

嘉興藏本

密藏開禪師遺編序

法界乃法界人自心共成之法界原不限人于聖凡同異人不以法界爲心不以法界爲事則彼人自異于法界非法界拒彼人也人能以法界爲心能成法界之事則法界是此人自能爲主亦非此人別主心外之法界也予初讀普賢行願品于諸供養中以法供養爲最乃至常隨佛學毘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爲重法故以至與十方法界同證菩提猶念念不捨予乃大驚曰此正以法界爲身以法慧爲命而爲十方法界之主中主者也因發願作植聖草中有刻經著述章皆以法爲續佛慧命後讀徑山刻方冊藏緣起諸公極稱達觀大師與密藏開公能創發此大事且引昔有老尼以刻藏之緣自斷其臂誓開此板至沒身未完其徒小尼善繼師志亦斷臂而終其事予又訝曰此二尼豈海藏龍女能轉身爲大丈夫而成無垢界正覺乃今復有達密二師資而乘遮那如來夙願成此法藏之始終果海者乎此予所謂有能以法界爲心法界爲事者又誰于心外能同異之哉更有最異而可疑

者寄公既從達師創刻藏因緣于五臺又議遷此板于雙徑楞嚴事將成而隱去邪不能如彼尼子以終其前志而更遺憂于其師者何哉盖天下美事造物不與人全寄公知此舉將成不若讓功與同門者併力爲之使此板有終又或藉此自退以幾諫達大師處亢于無悔此非泰伯與夷齊以忠孝爲仁讓者何能若是乎今秋予倚杖臯亭門人樞予游雙徑值王社叔居士談及往事因囑按指上人持其先祖寄大師親書發願刻藏文卷及其遺編屬予爲敘及讀之乃知寄公真不出予意之所逆也願文中以萬曆壬午于紹興見古寺殘碑載勝國時會稽郡大藏板凡七副因感泣刻板之在一郡者且爾其流通天下者當何如哉況我明僅南北兩板法道陵夷莫此爲甚遂願畢此生身命募刻方册板廣作流通尋入檇李得覲達觀老師兼晤馮開之諸公業已先發是願即共訂盟從事予于此乃見二師真夙願再來不謀而合也至閱遺編雖是爲刻藏因緣與妙峯憨山諸大尊宿及陸五臺馮開之諸大老書劄其中多自敘叅學及就事隨機激揚啟發非忠君愛國之微即本分生死之事或拈提向上機關或指點今時利害刀刀見血殺活有神誰謂此公非了手人非登壇士其語非說法拈頌爲不可視如今時雜出之語錄乎因果不昧乃今六十年後有脚下兒孫如按指者搜出此卷編能使我輩贊成以公後世不獨大藏因緣愈見達大師能不惜身命爲法界主盟及諸名公之願力有光而此如來藏性種子更當熏發此五分法身也予方在長干命門人松影麟予與諸護法共修大藏梵册板又得此證盟今日之願與有法界爲心者益不設自懈而成此主中主之大事云

戊戌秋日浪杖人道盛題于崇先之雙桂閣

密藏禪師遺藁序

密藏開禪師遺藁、法孫按指上人所收輯也藏師英
偉雄駿、千仞壁立爲紫柏尊者上首法筵海衆所至、
雲涌定中知本師將有王難、刺血上書一夕隱去、師
資閟現羣龍無首、諸天鬼神猶不能測知、而況於凡
心凡眼乎遺稿多所與羣公書問、誣諉勸勉、以扶正
法、刻大藏爲責任其爲人仕者教忠顯者教退亢者
教隱、競者教恬、根器濡弱者醒之以月愛情塵軟煖
者觸之以冷雲筆舌聰明自負宗眼者必勒其拔援、
搜其負墮俾命根剗斷而後已。智眼分明、慈心諄複、

熱血痛淚、至今凌出於紙墨之上以方袍世外之人
省邊略憂國計、當貢場欸塞之日抱靖康左衽之虞、
人謂其杖衣遠遁、蓋已懸鏡今日非偶然也國朝自
楚石泐潭已後師統絕響、崛起爲紫柏海印二大師
而藏師爲紫柏之嫡子、龍樹言那伽或言龍或言象
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此三人者豈非龍象
乎難陀跋陀二龍王護持正法修羅將戰二龍王身
繞須彌山動雲布以尾打水大海浪冠須彌忉利天
始知修羅欲戰而嚴攻伐古來尊宿大師現身出世
蹴踏天下自然有如此氣象其不然者則螣蛇爾蜥

蝪爾種性既劣威神無幾顧亦欲噓雲噏霧激海水、
而冠須彌焉可誣哉。藏師此文皆叢殘不經意之作、
方諸二老如流星之奔衍迤熠燿作有聲曳其後而
殷殷於天漢之間其它皆蚌珠爝火流照咫尺誰得
而並之二百年來豪傑間作法運通塞文不在茲或
者猶欲以餘分閏位竊竊然議其統系佛言譬如窮
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
畏也可不懼哉往在武林與天界覺浪和尚明燈夜
談相對嘆息其爲藏師藁序亦出少分而浪老又順
世去矣、撫卷摩娑、泫然流涕者久之。

上章困敦之歲辜月長至後二日海印弟子虞山錢
謙益謹敘

密藏禪師遺稿序

衆生證佛原以究明若度世非眞則無生亦妄佛於歷刦後種種世界之事無所不知而善知識於數千里外數十季後之事未有能一語中之者雖終日談空說妙求豪傑不退菩提心不可得也予生平未嘗究心内典而先君遊於紫栢尊者之門以密藏禪師爲畏友每言尊者門墻高峻而師頴悟絶人於書無所不讀先得長生久視之道自謂當世莫之與京初見尊者對坐引古今論性命尊者不答至三晝夜尊者知其機鋒已盡始語之曰吾以汝爲奇男子乃含

沸矢噴人耶師大驚悟伏地叩頭流汗透體從此追隨杖履幾二十季師立志刻書板大藏流傳於世而尊者與馮太史蕢巳有同心萬曆丙戌師弟同入京師■慈聖皇太后知有刻藏之舉欲發帑金命刻尊者謂宜令率土沾恩師願以一身任事遂撰文廣募隨立規條始於五臺之淸涼後移於雙徑之寂照師多方拮据親自較讐一時遺書諸名公大率爲此尊者再入京師將了圜中自在之偈師知必及於禍遂刺血上書遺去尊者覧書墮淚曰吾尚有一副鉗鎚斯人去無所用之矣師不欲以文章自見故多散失

且無刻本今師之五世法孫按指上人欲竟師刻藏之志攜師遺稿來自徑山索序言於予將付之梓予捧誦之不覺掩卷歎曰嗟乎以命世之才逃入禪林無怪乎世事之莫辨也予不知佛法不敢强作禪語但能言吾所明不言吾所疑吾所明者未必是佛菩薩吾所疑者的是地獄餓鬼畜生則有一語普告緇素藏師當日談世事痛哭流涕如老成憂國每及陸沉愚者以爲狂言卽智者亦以爲過慮至今其言巳孚於卜筮談佛法亦痛哭流涕如佛祖慈悲蓮生舌上不特大衆懽喜讃嘆得未曾有卽紫栢尊者尚視

之若摩尼珠若獅子吼豈其了生死反不能如燈取影耶

金壇後學于元凱題於雲林之墨究亭

窖藏禪師遺稿序
丈室之內牀書連屋桐陰拂堦予顧樂之欣與影謀
於時秋也幽煙冥緬空林綿濛素月炤閒庭芙蓉映
衰柳爲誦秋水伊人之句童子舁籬菊數本置几案
間因燒燭看壁間影窓影靜影傲影竹月逢答影頹
禪機明妙渾脫瀏灕致足悟也夫俗世常戀予素刎
歡顧獨耽本業偃息萬卷中比又涉禪鑽義義格捨
義義牽鐵牛背虱苦無入處乃心獨好之謂有情氷
泮空境秋澄衆生總是佛身大地罔非淨土也夫古
德舒拳貴空能所眞如弘覺務活慧根是以青蓮踰

序一

法重開刼外之花寶月麗空一洗區中之霧使道體
淺薄徒墮聲聞牙濇口脛陳因相續庭檜何香西來
何意此燈不傳久矣至若德契勝蘭聲追安遠探鷲
峰之秘旨襲龍對之芳猷意珠共性月同明戒香與
覺花齊馥固已機鋒如箭抑且義學如淵則予于窖
藏禪師有深慕焉。乃時遷世遠法語沉湮厥五世孫
按指頴公欲紹刻藏之願蒐搆遺編竟得于耆舊之
手而手澤箋疏復出之荒院之間雖禪師之慧覺長
存乎亦頴公之善述也予友丹山吳山人爲頴公倡
以壽之梓索弁于予予讀之見其或矢願于度生或

銳志于弘法或踵會元而直入或精彼岸而誕登或
慷慨于家國天下之間或預識夫成敗與亡之際其
克肩鴻鉅露之于重刻方冊大藏及與復楞嚴禪寺
乃終蕭然絕塵蟬蛻世羈之外何也要知海水非音
鬭蛇非字池艸奚關詩句江峰寧涉禪心然解者得
之則陋彼槿榮珍斯天性故祖家欲燒故紙文家欲
空萬卷軫雖殊道則一也所以京雲杳鑿津寄惟深
琅函寶氎總成活句讀是編抑深予秋水伊人之思
矣霜氣肅林月光透紙予將叅窖師于蕭疎菊影間
窖師其許我否

序二

戊戌季秋止庵居士王祺題於溪上之松浮舫

刻大藏願文

手卷存之徑山另錄此筴留
吳江周季華居士處俟藏事告成附刻
藏緣起後願力深廣定有繼起肩荷者
無慮其不克終也道開謹書為左券
本師和尚同
開之　仲淳兩居士證明

凡世間創一物建一事垂一語立一言必精誠兼
到故垂久而不沒即沒之而後有以慕思精感者
必獲焉按指公劬為沙彌時忽得密藏大師墨跡
刻藏願文如親授受而悲喜珍重後二十年又得
同時諸明公同日發願文今知密大師以書帙龍
藏流通天下後世雖功不與焉而不知彼特垂一
語一言皆精誠般若之流出今五世孫按公又得
輯而梓之衍得而覩之能無慨繫數語以誌緣偶
云爾鏡花頭陀中衍謹書於古梅蘭若

刻大藏願文

道開既薙染即知作佛子當報佛恩蚤夜矢心顧不知報
佛恩事當何出萬曆壬午從補怛天台詣武林於紹興道
中忽見古寺殘碑載勝國時會稽郡大藏板凡七副因感
泣思惟板刻之在一郡者且爾其卷軸流通在天下者當
何如哉迺我　明僅南北兩板法道陵夷莫此為甚遂願
畢此生身命募刻方冊板廣作流通尋入檇李得侍　達
觀老師兼晤馮開之居士恭則老師暨諸居士業已先發
是願即共訂盟從事迍邅三載莫得其緒丙戌春走長安
籌之傅金沙居士輩反覆思究審知善建事者必先植本
植則枝幹卉葉自然叢成乃定以善信十人歲各捐貲
為唱緣又一人則各勸三人為助緣益分之既易為施易
為勸而合之則其貲甚裕又其功為有繼至於捐助之廣
勸發之多不可思議格量固自有　諸佛威光臨之諸善
信願力持之照剏事之初則不得不以是為定則也居士
等因一一發心且各疏其願盟之　諸佛并歸道開以為
他日經成之券道開藉十大士深心弘願得畢竟是事以
報佛恩即碎頭目髓腦作栴檀香充遍法界以供十大士
猶為未盡願與十大士共證之
萬曆丁亥春正月望比丘道開焚香謹書

刻大藏願文

密藏大師唱化國中刻全藏以廣流通此東土一大因緣也青原人曾乾亨一聞發歡喜心深惟下劣自聞佛乘以來日用四威儀中恍然別是一世界每誦內典一句一偈便覺靈根滋長矧此全藏如大雲雨充徧大地叢林卉木靡不沾潤欲報佛恩舍此流通奚先哉乃矢心自服官以至歸山俸貲隨分捐助轉相化導效此涓埃無始以來漏業消殞速徹無生及四恩三有微塵衆生同此願力同滅罪垢同悟菩提飲一滴慧水即泛妙莊嚴海出萬劫沉輪立證毘盧法身十方虛空尚有量我此宏誓永無邊

弟子曾乾亨百拜謹書

刻大藏願文

宅自小年每每衆聲宣揚佛號則悲淚不能自止後讀　大阿彌陀經於吳縣齋中方及半而痛哭流涕襟袖沾濕亦自信夙緣非偶　佛恩難報但未知所以報耳及讀楞嚴有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乃知欲大報　佛恩莫若廣揚　佛教即自今生今世以至萬劫千生虛空有盡我報無窮是以聞密藏上人流通大藏之議而欣然樂爲謀始且約諸名德共爲助緣在官則有俸可捐去官亦隨力爲施更復轉相勸化資益無方惟願　諸佛菩薩共作証盟旗場起處工用咸來法鼓鳴時衆聲寧寂放大光明於無量世界布大利益於無量衆生人身有生老病死善念常存世界有成住壞空正法恒在宅願將頭目髓腦髮膚爪齒一一碎爲微塵隨風飄揚分向各各世界各各衆生前賛此功德使使此一一微塵身代一切微塵地獄諸苦有大歡喜矣宅有兒爾庚甫八歲似有種性者甚惟達觀老師及藏兄所憐今以身師事　達觀老師而以兒事藏兄助緣隨化父子共之云

弟子傅光宅薰沐和南謹書

刻大藏願文

我
佛菩薩視衆生沉没苦流不啻身受其苦欲拼之覺
岸乃竭其慈力因病授藥巧譬曲喻慇懃反覆誘
掖衆生故有是一大藏稷自髫歲則喜讀其言今
年巳四十顧根器凡猥菩提涅槃尚在遥遠然歴
諸患苦患苦恬謐歴諸險阻險阻坦夷仰荷
慈力深遠難量旋視九界衆生其患苦險阻如稷者
過於稷者殆不可勝計念是而不替　佛弘化則
眞斷　佛種性之忍人慈値密藏師兄欲梓方册
全藏以廣流通欣然契心遂尾諸淨侶長跽
佛前而說誓曰　願畢我形壽力荷此法藏苟可效
我力靡所不自竭念昔　佛菩薩以此法藏故剝
皮以爲紙析骨以爲筆書寫此經卷積如須彌山
今此眞丹國陟䲶瑩於玉無事以我皮克此法藏
用使我皮可用剝所不敢辭域有蒙氏筆無事析
我骨使我骨可用析所不敢辭我今雖食貧檀嚫
當勉具歴仕及歸農隨緣力爲辦不直此一生願
盡未來際常以此法藏普度諸衆生
那羅延窟學人瞿汝稷盥沐槃談書

刻大藏願文

文獻涸風塵久且根器鈍劣無能窺大道頃歲從
達觀大師
密藏禪師稍聞緒論始知
佛恩最大欲報無繇中夜思之可勝慙赧會
藏師兄倡刻全藏
諸同志捐貲助之間以語文獻文獻竊惟古之開
士或以半偈捨身隻語析骨文獻悲夫哉乃敢逐
於前茅而令大教流通法霖普被所以上報四恩
下議種種罪業孰逾於此遂欣然願豫斯盟籍斯
願力或得早證菩提不致沉淪永刦云爾
丁亥春正月穀旦學人唐文獻

刻大藏願文

往在吳中聞
達觀密藏兩大師欲刋大藏因緣私竊喜之恨不旦
夕就不自意復從傳金沙諸君子畢是願也歲丁
亥上元　密藏師約赴龍華道場各發願言成就
是事鳳儀稽首向
佛而說願言曰
山河大地本清淨云何世尊出世間四十九年所
說法胡爲在在咸欽仰良由衆生夙業重非此莫
能成解脫試觀末世諸苦楚何者不由貪嗔癡使

得一聞半句偈豈不回心證所有奈何經義久寂
寥縱能持誦不自解儻使大藏徧
十方十方應有發心者開今既已作是念我等寧無
贊嘆心願輸生平俸所得積日累年證斯果更爲
廣約諸同好隨所布施報
佛恩唯願諸神咸擁護務俾佛法廣流傳凡我同盟
諸君子生生世世爲眷屬
三世諸佛作証盟當知所願必成就

南嶽居士曾鳳儀薫沐拜手書

刻大藏願文

佛弟子琰少事血氣去書學劍適志裘馬凡所爲
泥犂種子事心快稱勝自與友人繆仲淳氏周叔宗
氏遊委曲導引痛恨前非及壬午籍仲淳侍
達觀老師得爲
佛弟子乃飜然一洗舊習始知千生罪業半偈能銷
生死大事彈指可畢自非
諸佛衆生苦惱無有了期因知
佛恩當報顧恩報
佛深恩莫若闡揚

佛化廣利羣生唧之已久未會其緣比以世澤來自
都門濫竊冠裳虛糜廩祿
國恩日重慚愧日深適吾　法兄密藏募刻大藏爲
書冊揚法利生莫過於此遂發願捐歲俸唱斯勝緣
此經成日願盡大地衆生見者聞者一言半句觸著
磕著頓徹圓明直取無上菩提惟此功德琰籍之報
佛恩報　國恩銷罪業又或朝市不久留當如歲
俸與大藏終始願王不動
諸佛證盟

萬曆丁亥正月望日佛弟子徐琰和南謹書

刻大藏願文

玉立始生徵母氏夢知先世從僧伽來既壯獲承事
達觀老師稱弟子始歸依法道十方三世佛事願一
肩荷之摩頂至踵致之
法王凡有一涓滴一毛髮可以報
佛恩奉揚　師訓者即蹈鑊湯爐炭令此身碎爲微
塵立歡喜膂決葢虛空可隕此願不可移也萬曆
癸未緣父母少所訓習詩書濫厠科名承乏郎署
服官以來虛糜廩祿無有尺樹寸效仰酬
國恩早夜悤懼會吾　法兄密藏募刻大藏遂發願

捐每歲俸貲爲唱緣即去官亦捐資如俸以終始
其事諦知建不世之勳庸不如爲
國家廣一滴菩提水且立既暫作王臣便當作王臣
中佛事此功德願我
聖明發菩提心大揚慈化停毒羣生又願此經刻成
盡大地有情見者聞者豁開智眼永息苦輪徹証
無生等躋覺位又願此經於佛法滅後放大光明
照耀一切願王不動
諸佛證盟

萬曆丁亥正月望日佛弟子于玉立和南謹書

刻大藏願文

惟明世染堅凝習種深薄向惟有志翰墨及壯尚
不曉身心性命爲何物釋典爲何書萬曆甲申夏
友人繆仲淳氏自眞州拉余過義興之善卷得侍
達觀師稱弟子始知窺向然終以障蔽深重每展卷
即昏沉瞌睡先是明將發義興夢入大伽藍見鑄
巨鍾火光蔽天日以語師師謂此法音吼擊法炬
光明之兆今諸名卿開士欲別梓藏典廣流通爾
其或有緣于此藏中弘明集實文字般若前茅宜
先就梓啓世聾瞶爾亦可藉是蕩滌情染發榮慧

種明遂從事如師命丙戌冬刻就緒以他務入燕
都會藏兄盟諸大士唱舉斯事明遂願與盟或自
力或藉他力願歲捐百金與斯舉相終始儻賴
諸佛菩薩冥加得溢于盟要之外尤至願也惟此願
王徧入塵剎即刼窮一切法藏殞滅盡而我輩此
刻如金剛牟尼不毀不變於一切有情摧諸邪見
照諸昏暗滿足諸羚犍困苦直至
彌勒下生遞續不乏惟
三世佛陀証知我願

萬曆丁亥四月六日弟子吳惟明稽首和南

刻藏發願文 袁了凡居士親書手卷眞蹟現存
古梅菴比丘契頴恭梓

我聞如是釋迦牟尼佛從周昭王甲寅年四月初八
日降生至周定王癸酉年二月十五日入涅槃正法
住世五百年始于周定王甲戌年終于周貞定王癸
巳年像灋住世一千年始貞定王甲午年終梁元帝
癸酉末法住世一萬年始于甲戌至大明嘉靖癸巳
歷九百七十年弟子袁黃於臘月十一日建生後法
九千三十年癸丑滿一萬年月光菩薩出此方說法
度衆生滿五十二年入涅槃首楞嚴經般舟三昧經
先滅不現餘經次第滅無量壽經後百年滅至大惡

世南嶽思大禪師發願誓求神丹大藥得長壽五通
修習禪定次求六神通具足一切灋門成無上道度
諸衆生持令經教永永不滅修習苦行具足佛道功
德面見彌勒佛我今亦發願先求神丹大藥誓造全
部藏經書板普遍流通永世不滅
稽首歸命十方諸佛
稽首歸命十二部經
稽首歸命諸大菩薩四十二地諸賢聖僧
稽首歸命一切緣覺聲聞學無學衆又復
稽首釋梵四王天龍八部冥空善神護法大將袁黃

自惟無始以來迷失眞性福緣淺薄上不得值釋迦
出世下不得蒙正法像法諸祖師提撕了性用是沉
淪六道枉受輪迴今幸生末法人道中誠心懺悔破
戒障道重罪勤修種種善道覩諸衆生現溺苦海不
願生天獨受樂趣覩諸衆生昏迷顛倒不願聲聞緣
覺自超三界覩諸衆生未成佛不願先取泥洹但願
諸佛憐我賢聖助我即賜神丹或逢仙艸證五通仙
果住五濁惡世救度衆生將此深心永奉塵剎面見
月光菩薩助揚聖教復同南嶽思大禪師齊見彌勒
親蒙授記所刻藏經時將廢壞即出修補力持大法

永不息滅又願得六神通智慧頓開辯才無量一切
法門靡不精達世間衆藝高擅古今使外道聞提垂
首折伏又願祿位皆崇才德並茂凡所施為皆有實
際播種希稷河渠效禹敎同契制作侔姬旦刪述
齊孔丘種種勳烈萬世永賴馮藉寵靈護持正法禁
塞邪途闡明正教使朝廷設科取士皆由釋典衆生
從髫年受學即聞佛誨所刻藏經人人樂檢世世勤
持灋布無窮不可思議非貪年壽非慕名聞非躭富
貴利達為護法故不辭塵世特假勳名作如來之金
湯護正法于無盡懇求滿願 日誦

佛母準提咒惟願準提菩薩摩訶薩慈悲攝授自于
萬曆癸酉余偕幻余禪師習靜于武塘塔院時髫髹
友昕夕扣門往往束縛于世儒之說頗與疑難予謂
衆言淆亂折諸聖佛教入中國時堯舜周孔已沒聖
人不作孰與折衷傅奕韓愈之徒挾其勝心騁其淺
見而妄營之宋儒遂祖之而布之訓誥令後世學者
為童蒙時輒已入其說而蔽其正見未嘗測其廣大
之境即已疑其虛無未嘗窺其堅固之門即已疑其
寂滅間有一二豪傑能卓然自信者則皆誦其書而
知其言者也因與幻余私議謂釋迦雖往法藏猶存

特以梵筴重大流傳未廣誠得易以書板梓而行之
使處處流通人人誦習孰邪孰正人自能辯之而正
法將大振矣逾十季癸未達觀大師寄跡于汾湖之
敝廬余復與商確謂利益甚大又明季甲申遇密藏
師兄于嘉禾之楞嚴相與籌畫頗有次第即命余草
募緣文而請益于吾師五臺先生厥後具區洞觀徒
王宇泰諸兄弟相倡力謀之事遂大集余則株守渠
陽不得與奔走已丑秋幻余挾卷至官舍索余願文
書于首此事倘諧此願不虛發矣

弟子袁黃百拜謹書

幻余大師發願文

古梅菴法孫契穎盥手摹梓

法本自惟根器下劣識習昏柔幸賴宿緣得為佛子
更蒙
達觀和尚獎掖再奮泥途始知有三藐菩提所當修
證萬曆癸酉自金陵參
雲谷和尚歸錫武塘遂搆禪室于本所受業蘭若中
朝夕禪誦時項東源袁了凡兩居士日過我為法喜
遊不以庸謭多諸啓迪智慈方便再世淨名雖象服
攸殊金蘭雅契一日了凡居士與本矢言欲將梵典

翻為方冊俾家傳人誦拔邪見稠林歸薩婆若海柰
何弘願雖發而實行不加法本竟滯寂山林居士亦
羈迷世網光陰駒邁良可惜哉歲丙戌豫章密藏開
兄遁持是願乞檀燕都蓋念未來衆生沉沒苦海預
布津梁其志若願視法本倍增宋遠允哉月光思大
之用心乎一見語及心光照合時
達觀和尚挂錫燕都遂嘱同事以謝初心法本斷命
歸清涼開兄寓燕都盟諸居士各發願以襄盛舉繼
幸卜吉清涼而無邊老宿且捨菴建期筵事矣願遊
行海必假頭王為之前驅而法本從事于茲已二年

所乃未嘗傾誠
三寶以吐寸衷今盥手焚香一心五體投地皈命
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三世佛陀耶達摩耶僧伽耶
千華臺上百寶光中本師釋迦牟尼佛
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大行普賢菩薩
十方三世一切權實護法諸菩薩而說偈言
粤稽微妙典觸處恒熾然本非十二部及言語文
字由有不覺者覺者出現世乘慈智悲願轉一切
法輪令諸有情者開示與悟入念茲劫末時法海

漸以涸法本不自揣願揚其波瀾于未來世中潤
一切枯槁螳螂竭肢力以拒轍康莊自身及與命
咸所不顧惜假使務日繁勝入刀鎗林我以法藏
故似飲甘露味假使魔為賊由茲加害我我以法
藏故終不生退心假有別三昧疾得證菩提我以
法藏故寧沉滯塵劫假生樂寂心而欣處獨靜即
嚴焦芽戒奉此以周旋假我形壽短此生不了辦
再出為男子當畢竟是事願以流通力洞解三乘
法在處為開演覺悟諸含識願以此因緣現世作
醫王病者聞見我頓令苦消滅願無盡衆生悉蒙

我化導無一不成佛我方證菩提惟此大願王念
念不捨離記憶及受持盡諸未來際
萬曆己丑冬十月二十四日比丘法本稽首書

念雲勤上人接管案照刻場緣起實紀

刻藏大緣實始於　藏公禀　本師之旨以續　佛
祖慧命者也不圖藏公匿跡遠引　幻予師代總其
事無何亦復遷化後之推茲役者相繼迭遷執別不
一雖云因果無差終於事功有誤　本師念藏公與
幻予師勤勞在昔而其法嗣　勤上人夙禀忠實志
存法門特作偈表信付囑南來專理刻場諸務上人
不遠數百里訪予金沙就予商確規繩予以此緣經
始之日竊嘗與聞迨遷南之舉予復有言贊成詎不
敢默爰偕上人暨諸法侶定約凡刻場向來檀施資

財自萬曆二十八年已前事經數載人歷存亡交單
固存勢難清理乃今定於二十九年勤上人接管為
始每歲四方檀信一應所施刻場錢糧施主隨施多
寡一一手登此卷刻完之日計其施貲若干茲已刻
字若干報命施主年終累筭查銷歲以為常設有更
代便立交單并支銷細數一一交明庶事體畫一收
放清楚人心服而遠近向風矣未必非叢林之一助
也卷名實紀者蓋取真實不虛果因不昧之義云
萬曆辛丑二月朔覺休居士繆希雍手題

刻大藏願文

財法二施俱圖爲檀度第一善如刻藏世世信心者
於有爲功德亦能捐施而獨於此惜錙銖如愛頭目
何哉業重故緣薄也始　藏公與余言宰官與緣者
四十人人百金以爲主而其它輔之不十年可完余
亦踴躍趨企無何四十人者漸與青注存殁半而登
朝食祿者無一焉獨吾金壇而緣不絕如綫自戊
子迄今十三年矣而於全藏不能以半則豈獨業重
緣薄造物者亦若靳靳然夫丈夫要自闢宇宙何可爲
造物所囿爲業緣所縛宜各鼓勇猛心捨慳貪心種

莫大之因爲龍華前茅不然浩浩長劫有法時無錢
何時是出苦日耶念及於此骨竦毛豎不孝雖貧願
歲捐十金至藏完而止衣食可缺此不可缺當更始
之時感仲淳之言走筆志之因以勗同志者同日念
西居士王肯堂書

己亥菊秋新安世德后裔孫萬里錄刻

密藏禪師定制校訛書法

一北南舊三藏校對之時一章一句一字一畫及提頭行欵但有差殊無論彼此是非一槩標出北藏之上并註艸本

一北藏是南舊非則捨南舊而從北假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波北作波南作坡或舊作沒但從波而已卷末校訛欵下則不必書

一南舊藏是北藏非則從南舊改正假如觀自在菩薩自南舊俱作自北作目竟改從自卷末校訛欵下宜書幾葉幾行自誤作目從南改正

一三藏文雖同而義俱錯則出已意於校訛欵下假如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深三藏俱作探據文通義當作深則卷末校訛欵下宜書幾葉幾行探當作深有少疑未決則書幾葉幾行探疑當作深其文義竟莫可曉則書幾葉幾行探疑有誤

一三藏文異而義俱錯則互存而更出已意於校訛欵下假如照見五蘊皆空五北作互南作王或舊作丑據文通義當作五則卷末校訛欵下宜書幾葉幾行互南作王舊作丑疑當作五或文義莫可參擬則書幾葉幾行互南作王舊作丑疑有誤

一三藏文雖異而義俱通則互存之假如度一切苦厄一切北作一切南舊作無量文義俱通則卷末校訛欵下宜書幾葉幾行一切南舊作無量或南作無量舊作諸則書幾葉幾行一切南作無量舊作諸

此字送太　周季華居士但凡送經與人校義即宜依此謄一幅與之更須與講說明白若止對字止須以檢經會約與之一本不必與此欒子晉居士誓願與貧納淸校經藏凡有經欲校義付刻可共商之　丙戌二月初五日藏筆

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

若上後學弟子王祺校閱
紫柏第六世孫契頴壽梓

上慈聖皇太后

恭惟聖母老娘娘夙培福種久植慧因今現摩耶之身權作人天之眼傾心三寶憫念羣生建塔造寺施藏齋僧凡有功勲靡不畢備山僧兀坐寒巖獲沾慈惠不勝讃頌豈盡誦揚茲以山林所藏觀音大士一軸乃鄞郡丁雲鵬所畫古今絕筆丹青上乘誠希有之珍也又羅漢脅一瓶乃方山所出唐李長者造華

嚴合論於此山二虎引路天女侍瓶今其山所有香草煎膏服之甚有靈應此乃舊年所蓄尤可貴也又新刻藏經起信論疏一部一冊筆削記一部五冊續原教論一部一冊謹進上慈覽儻有一言半偈開般若之門植菩提之種則不惟山僧藉以報三寶之恩而刻經檀信亦功不唐捐矣謹奏以聞

募刻大藏文

衆生非佛法則冥迷長夜流浪三塗而佛法非流通則玄言靡宣妙義將隱故衆生非佛法不能自度佛法非衆生不能自弘凡爲佛之弟子必切度生既有願於度生必事弘法法之所被見者聞者皆植般若之緣觸者攖者盡對菩提之果如來正徧知由荷法而成惡道那落迦由違法而入苦流無涘非法不濟覺苑無階非法不臻世出世之福以法而成就爲無爲之業以法而解脫人有弘焉者如羲和御日四海必被其光明娑竭爲霖諸方悉承其潤澤所以臚傳句語能空琰魔之獄蟻浥灌瀝爰昇梵婆之宮況復琅函羅七千之富寶軼具三藏之文哉鏤冶三賢埏埴十聖拯溺三界導迷九類莫不由茲矣是以羣聖幽讚列代咸推屬我熙朝尤尊勝典太祖高皇帝既

刻全藏于金陵太宗文皇帝復鏤善梓于北平蓋聖人弘法之願惟期於普故大藏行世之刻不厭於再也後浙之武林仰承德風更造方冊歷歲既久其刻遂湮今宇內所行惟南北兩藏北藏既在法宮請施非易南藏雖行諸郡印造猶艱僻壤幽巖何以取辦苾蒭蒲塞每自興嗟開等濫被田衣稍窺海墨嘗以宋刻校茲二藏魯魚之訛互有潦鶴之舛遽彰因思法雲以徧覆爲功寶筏以畢渡爲德教有多門道惟一致時雖異代聖無兩心觀文皇再刻大藏之心即如來悉度衆生之願也今我聖天子凡大藏未收疏

論皆收梓于藏中印施於海內豈不欲家握摩尼之珠人入栴檀之林羣生歸善四海蒙休哉顧武林之刻既以久而毀則更梓之謀逮于今爲急請以三藏並校參之英賢正其訛謬仍易梵帙以從方冊所貴既約其行必普是體紫宸之仁心而續如來之慧命也昔之人有以半偈而捨身有以四句而析骨遐討於幾萬里之外不辭流沙熱風宴棲於數十年之遙無憚狻猊虎豹誠不忍永刧之沉昏故寧勞於一世深愍諸有之交喪故甘瘁其四體耳今唱化雖勤無流沙熱風之擾剛强難化非虎豹狻猊之倫捐橐易

于捨身而所得不止于半偈鋟梓殊於析骨而所傳有踰于四句集彼衆檀成兹全藏俾日域廣爥雷音遠流不亦善歟一時居士若大司空五臺陸公光祖少司寇雨亭陳公瓚太史具區馮公夢禎等皆謳而悅之力讚開等負笈九州乞金七衆闢無上之因田布希有之聖種云。

刻大藏願文

親書手卷徑山古梅菴珍藏

道開既薙染即知作佛子當報佛恩蚤夜矢心顧不知報佛恩事當何出萬曆壬午從補怛天台詣武林於紹興道中忽見古寺殘碑載勝國時會稽郡大藏板凡七副因感泣思惟板刻之在一郡者且爾其卷軸流通在天下者當何如哉逮我明僅南北兩板法道陵夷莫此爲甚遂願畢此生身命募刻方冊板廣作流通尋入檇李得侍達觀老師兼聽馮開之居士輩則老師暨諸居士業已先發是願即共訂盟從事遑遑三載莫得其緒丙戌春走長安籌之傅金沙居士輩反覆思究審知善建事者必先植本本植則枝榦卉葉自然叢成乃定以善信十人歲各捐貲爲唱緣又一人則各勸三人爲助緣葢分之既易爲施易爲勸而合之則其資甚裕又其功爲有繼至於捐助

之廣勸發之多不可思議格量固自有諸佛威光臨之諸善信願力持之照創事之初則不得不以是爲定則也居士等因一一發心且各疏其願盟之諸佛并歸道開以爲他日經成之券道開藉十大士深心弘願得畢竟是事以報佛恩即碎頭目髓腦作栴檀香充遍法界以供十大士猶爲未盡願與十大士共證之

刺血書經願文

親筆血書現存徑山古某庵 馮祭酒夢禎血書一通文同

真實頂王佛比丘弟子道開謹瀝血投誠於 十方常住□寶 本師釋迦 護法帝釋天龍等衆及

楞嚴寺護伽藍神道開爲求無上菩提同居士馮夢禎發心倡因刺血書寫　大藏聖教夢禎書大小乘經律論各一卷道開書唐譯華嚴經一部普願見者聞者各各如是發心書寫一卷多卷一部多部乃至一字一句滿足　大藏永充供養不許出山使此眞實願力　帝馱尊天護持神力自今日至彌勒下生一函一卷一句一字不令散失中間若有起心盜竊及作障惱者　帝馱尊天現大威力碎其腦爲微塵一切國王一切宰官一切大力鬼神下至四生六道一切含血衆生觸我願風無不踴躍歡喜同心護持

如自眼目如自心髓若遇　佛法有難國土衆生有難我此　寶藏卽時放光現瑞轉禍爲祥一切衆生覩此希奇轉轉讚歎傳布十方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我願不眞始勤終怠退失一切衆生善根亦願　諸佛諸天降罪於我生遭惡疾死墮泥犁以爲欺誑　三寶之戒

明萬曆乙酉元日比丘弟子道開謹疏

和尚眞可證盟

與憨山老師

開至不肖根最下劣習最濃重而拘縛方隘之疾尤在膏肓本師居恒慮開終非道器每加錐劄呵斥而開亦良自痛苦且奈之何昨與老師遇數日間見師於諸事法一一揮霍自在而又委悉精明眞有百花叢裡過一葉不沾裳氣象令人私心歸仰反覆思惟是果從何處得來沿途奮激觀念忽爾神柒習移一切緣務亦稍覺寬鬆活潑始知此事不從外來向來只因有我以有我故自將一段門面遮蔽在前不得自在如靠墻壁翻筋斗相似前後隔閡今賴身光照爍破我幽暗如暖氣花開春風凍解信知不借功勳又不在蒲團紙墨上討尋而在自心一轉移頃也向

疑善財於諸善知識一叅見之際不越刹那卽證入無量三昧無數解脫門何其神速若此今固知其猶鏡中現像空中答響耳邇來本師謂開有少分如師氣度且囑無忘師恩德若恩若怨狗馬不昧卽無此囑能忘之乎開自今以往儻有寸進願將此深心奉塵刹以報老師也八月初十日離卽墨十五日宿濟南眞空師處二十二日至都城本師居西關地藏數日卽避紛潭柘不肖寓龍華勾當求文事業龍華老師處業已如所付囑密啟其意彼且轉致末那公柰此公疾未痊可尚未得白之阿賴耶第幸末那公肯

留意少分其可其否一得阿賴耶眞實口風當再報師。無盡燈意佛像至城即圖寫欵式尺寸備語龍華老師謂不爾則勝事無成不肖謂此事尚可舒徐數月無草急以傷大體也龍華老師後亦深以爲然此必得師命乃可舉行有便乞示下。檢經會約、并校草格板新求文字俱俟十月初顓人問候附去自然師大林師、大義師暨堂內外諸耆宿、乞叱名致聲巨巖師居雜華菴否張君輔業舉已屬言于比部令誨之比部亦承荷得今冬至長安斯妙耳。天節師一見覺其人誠篤、有志其嚮德風久矣。近且有閱藏之念故

奔海上師其納之、那羅延窟脩完否、費貲幾何乞諭以示餘統此、再佈不悉。九月十八日

與妙峰老師

春間一得接足瞻顏遂蒙老師不棄末學直吐肝膽不隔絲毫信法道有緣而不肖開雖粉骨未足酧老師恩德萬一矣蓋事之成否固未可必而老師深心弘願荷擔如來則已於一叅禮之頃徹見底源不肖開毎對諸佛菩薩像前及諸法侶無論緇素未嘗不讚揚稱頌而諸法侶亦多望風顒顒思欲得一承指誨也老師歸山想其孤雲幽石野草巖花譚咲無生

與山相忘寧計人間世有朝夕想念如子憶母者耶。不肖開四月一日至都城五月廿一日旋南癸、詣彭城復東登牢山、與憨老師聆言旬日。八月廿一歸長安、掛搭龍華、荷龍華老師甚相知愛。第刻經之事、尚無毫髮頭緒不知此段機緣畢竟何如耳、蚤夜營懷痛肝裂膽、願老師於所相知前垂一語策發之是望。本師寓潭柘時、念老師冬盡春初、或得西遊再承言音咲貌於茂林豐草間也。不盡種種欲言。

與陸五臺少宰

別門下忽焉五月、世間情念固知不作、然現宰官身

行菩薩道斯則貧衲所引領而深有望於門下者、蓋門下平日處心積慮未嘗不欲荷擔斯道、潤澤衆生信知門下在朝廷一日、則朝廷一日之福、在天下一日、則天下一日之倚、其於處已率物之際、當無容貧衲致喙矣。迺近得邸報屢見臺省銓曹交相排論雖臺臣毀攻張氏并其黨與、欲無嫌類有類於擊死蟒者所爲至欲比之趙文華等窮凶極惡奸邪之人似亦爲過人言嘖嘖殆有厥由兼聞北來傳言、謂此疏草筆自門下、相距千里未識果否門下意豈不以江陵之惡、其罰已極治之不休、仁者不忍又豈不以言

事者多、少年不經事之人、徒嘵嘵以傷國家終始大臣之義、此門下所以憤激而不平也。賀衲竊有說焉、夫三代以還、極治之朝、未嘗不由言路通達、諫官得職、亂亡之朝、未嘗不由言路壅塞、諫官失職。今縱其人未必皆賢、其言未必皆當、亦當優容嘉納、以作其久屈之氣、此誠以天下爲重、張氏爲輕、寧恤其他、況其言頗多抗實、恐千載而下、必有公道在、且休休有容、乃居尊之體、謙卑自牧、虛懷平氣、以率庶僚、大臣以之不宜、有所偏僻於其間、激成乖隔、以損平明之化、矧一涉意氣、雖正亦過、此心之靈、物我同體、我感

既已不中、彼應自然不和、且平矣、是又可獨咎言事者之失耶。宰執九卿與諫官各對其黨、互相牴牾、尤二百年來所未有、事聞之甚可驚愕、此隙一開、禍寧有極、爲今日計、急宜委曲調停、大臣則少引咎歸已、而諫官之外、補者當召則召、還之事猶可及止、不然則將貽後憂、做成老來敗闕、遺下百世話欛矣、以分言之、顧山林人豈宜妄及廟堂之事、然不外世法、而成覺道、對宰官機說宰官法、且恃知愛、又有不得不千里露肝腸者、惟當局者詳察之。

上本師和尚

八月朔自金山北渡、九月中旬至山、幻予兄以買秋事追之燕都、已越兩月矣。叢林事宜、年來悉從寬惠、人情玩弛、近者稍加約束、人情即難之、大都久矣、不可頓除、信然也。幻予兄謁寶坻、今回山得少物、即用爲買秋之費矣、寶坻亦既發願歲施一分、南來禪衆、慧空兄已入寂、塢開至眞定、聞其訃、深爲傷痛、校藏堂中、正伊人是賴、而天固奪之、信人力無如天何、而老師之言有以也。海音以下八人、今俱在堂校對、華嚴合論寫刻者相繼從事、飲食衣服俱亦安適、然人情不難於暫、難於久、未知畢竟何狀、叢林規法自不

能人人悅之、況剏始之初、得失自是常事、惟先其大綱、俟久而自定耳。老師在南開貴念念懸繫不安、蓋俗舍不比祇桓、而侍從之衆又尠深心正見、誠恐老師少有動念、即于衆生福田不無虧損、即老師圓智深慈、自多方便、而開實於此不能忘念耳。今冬幻予兄已往眞保諸處覓求梨板、來春始得歸山、開于來春擬入都城、一吊龍華老方丈、并一晤諸居士、以廣刻經緣事、傅居士竟相左于濟寧道中、凡百俱未及與語、渠姪云傅有江南之役、想必得參見老師矣、憑開之雅有入山興、但伯俊先期而北、恐開之興不能

孤起惟老師錫音北振時不悋一捘手令得附驥于里可也曇生甚傾心妙德其才略亦足以有爲誠維妙德之楨榦列于兒遄以讒感稍疑貳之卽開之言亦不信謂開有偏比于曇生也此誠列于兒之不聰致過而曇生于此亦不無少動其念來見老師幸有以慰示之曇生病在量不足成功欲速而遇事太察善走者必蹄齧此亦難以求全矧渠能諦信老師或終當有進益之地耳大行一到山便歸平陽起文尚未及山蘆芽至人送藏鷄足九月二十三日自慈壽長發矣臺山諸叢林無異宿昔惟舊路嶺榛那般勝師子窩雪峯能乞緣燕宗明年安一百二十單修習大都近世俗接待門頭所爲空印上座業既相安從事無復他議矣法門再秋高明者希覯柰何柰何開輩識習昏庸若非日就提警亦易于流浪惟老師俯念垂責林泉與曼殊大士交光攝受則豈惟開之幸

復陸五臺大司空

數日坐病蒲褥多諸夢想深自悲切生死未了忽接來教欲閉關百日誓將累刦無明一交打徹令人無任驚悚合掌讚歎方今聰明緇素號稱參學類將生滅心向佛祖機緣言境中會得此意思又或靜坐默

參反觀自照得少光景便謂入頭便自神僊鬼怪邪氣觸人便口中活轆轆地某經旨長某經旨短某因緣是某因緣非某祖師徹某祖師未徹又或緘口培灌意圖老成受用不知此輩如魍魎附身自逃正倒又如數他寶自無半錢分又如偷飯鬼終不得飽忽然猛虎踞項飛劍臨頭或藕絲愛牽與沸熱惱及與一切夢寐境界竟成兩橛覺得來時翻成三個如是卽一期生死未知下落況千生萬刦大事因緣諺云種麻端的不生禾經云金既出鑛不復重鑛未有生滅心及反觀默照會得的佛法而可以了生死證眞常未有佛法既有入頭悟而復出頭逃者不觀香嚴擊竹靈雲見桃夾山之於船子臨濟之於大愚皆金出鑛種禾得禾樣子也又今參學功夫大都謂持某則因緣恁麼參恁麼起疑如此說來正如按牛頭喫水又如無愁強哭是又不得種禾法則終不得禾今有人於此云我念佛念某佛我看經看某經我修觀法修某觀法都無不可第云我欲參禪參何禪好禪作麼生參作麼生起疑告之者曰參某因緣好恁麼參恁麼起疑不得向意根卜度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放無事甲裏是大可咲蓋孝子之於親也一聞其

命終渾身是蹦踊渾身是哭泣豈復問人如何蹦踊如何哭泣是好渴牛之於水也一望而奔豈復左右顧盼生死未明人渾身是叅疑觸處皆話頭豈復問人叅何因緣如何叅如何疑是好豈復有卜度承當種種等過患可防看來只是生死心不切世相情重逢人問著不了決處便將聰明知解葢去不知痛痒不自面熱耳聾亦無惡辣師資模糊度日若宵辦一箇眞實要了生死心日夜痛苦決定一見古人一言半句不了決處或被人輕輕敲著便向意根圖摸或信口信手亂統不合古人符轍自然知愧自然渾身不放如服一丸毒藥入肚昏悶之極亦不自知是毒非毒不死不已此與臨濟三年不解一問佛法繼開口便含一肚毒氣死向大愚何異哉貧衲深思近來叅學牛毛了悟兎角其過在此玆荷慈召相與百日如古人爆地粉碎一場實深懷至願忝禁足有期不設出格取証諸佛菩薩及現在大衆謹布區區願一掃世緣將要了生死心無刹那間斷蚤暮悲哀自然舉得高跌得碎百日定不空負也貧衲昏迷全賓指燭是望是望

與龍泉兩堂上中下座諸師

昔溈仰父子有南山刈茅之語而天童頌之曰是須記取南山語鏤骨銘肌共報恩恭泰聽圭峰演華嚴疏鈔斷臂以酧法乳今諸師于龍泉法席三載而皇皇焉以仰荅爲心誠所謂知恩圖報者矣雖寂子泰公復作豈多讓耶矧玆末刦重生輕法沿習成風而諸師乃能爾爾是又貧世之寶後夜之燈也殊愧嚴阿長物野朴踈陋無能爲諸師表暴萬一聊呵凍捉筆以塞諸師之命嘉平月十二日漏下且二鼓門外雪深數尺矣

復空印法師

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或者固執謂舜爲天子瞽瞍亦北面而朝之釋之者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誠周民靡有孑遺乎哉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可也肇師物不遷論以愚意觀之大都直以法法不相到法法住本位爲宗其引般若等經論及昔有今無不滅不來之說廣借曲譬葢不出此竊覩吾師所駁固以昔有今無爲斷常遷滅之見是則是矣恐亦未免瞽瞍北面而朝周民無孑遺之過也故曰人之所謂去我則言其住人之所謂住我則言其去又曰正言似反誰當信者良亦自苦矣且如來

說法亦有偏圓大小之殊故鹿苑阿含演唱局跡因緣
般若敷陳蕩除有執因病發藥初無定方豈得逐言
逐句而盡以華嚴法華圓頓之旨繩之駁中常任不
遷二義一性空二眞實愚謂肇師不遷正屬眞實義
卽其引用性空等文爲證似皆借意非其本宗若不
爾者則肇師何人而顧反背支離一至此耶不肖素
于教乘未嘗深究比來忙冗卽駁草亦未暇細尋容
再捜研以請印法正心論序簡略草率誠無當乎作
者當爲歸趙俟其來山再作商理因明判宗破相及
以中道實相釋正理殊爲謬局誠有如師所云第菩

薩智證之言似無大過唯泥執則成過耳何也苟非
眞現眞比何能眞立眞破以開示諸有問者圭峰謂
達磨禪爲六度之一誠未夢見達磨面孔在來教云
云雅愜鄙意天台判華嚴別圓先哲業已論之玆復
奚贅若夫初住入聖增無明爲四十二分法身品數
亦如之文以四十二字配四十二位等乃至謂染惡
卽是緣了二因爲衆生本有等誠不知其有何的據
無容強辨第性惡之說竊謂不然蓋性不可言善不
可言惡不可言無善無惡不可言亦善亦惡若言善
惡則諸佛衆生皆有自性當無庸修證矣若言無善

無惡則十界染淨從何處來謂從緣起必眞如隨緣
故不爾則心外有法矣是故性善性惡性善惡混性
無善無不善皆見網中語非我師大沙門說也永嘉
集解容校訂㮚栢論竟細讀一過然後請教昏擾中
草復不盡欲言

與沈恒川居士

夫一念不覺永刦沉淪于永刦中萬死千生得生人
道如滚芥投針盲龜值木不巳難乎得生人道矣而
又聰明饒裕爲尤難得聰明饒裕矣而又知近事三
寶尤難之難者也居士輩具此三難善根非淺然自

今以往所貴善自保護務斂華歸實去巧反拙實實
發心實實放下諦觀三界其猶火宅萬有無異空華
胡爲乎于火宅空華中競安競榮依稀歲月鬢已二
毛及今不圖後將何恃脫報緣謝去求此身卽不可
得况聰明饒裕又況聞三寶名而近事之乎一報五
千刦出頭寔難勉力撑持惟在今日居士輩其勉之
刻藏緣事初未嘗有望于嘉興乃梅村居士并居士
輩竭力唱和幸亦就緒然支那衆生以財爲命欲其
脩習檀度最爲逆情卽巳定未定之緣亦當方便隨
順無以此法苦剉人情儻因此而退失善根增長謗

詈則尤所得小所失大過將誰諉也惟居士輩善爲調燮不爾則無上勝緣翻成法道荆棘豈區區舉事之心乎王佛子南囘無以爲訊耶草八行直心道場逆耳奚卹東源先生今歲于二令郞習業想能終始其事計此時尙在同居故不別啟乞爲致聲二令郞亦須責其習尙敦朴以介福讓彼功名則身外物也得失何有于我哉

與王宇泰董玄宰兩居士

經云發心畢竟二不別惟是二心先心難此不惟出世法爲然卽世法亦爾故志學而後從心知止而後

得止是因心果覺毫不僭差未有表影曲直相爲乖角者合而言之亦未有世道少或背馳而于出世法門名爲得入者兩居士厚賴三尊冥力及以諸緣所資致身淸要則果終遠大似有可期然因地發心實在今日乃有三事爲兩居士言之一無微惠于人卽人有以惠徼我者吾寧氷蘗自持無或輕徇一介取與惟道義是從不然則他日未有不隨緣欺假以君國殉人償所得者苟或緣不我假心不欲欺則他生他刦當必改頭換面以身償之矣何也有其投之麁不責報剛欲難乎兩全我物展哉一喪彦云貪他一

粒米失却半年糧可不懼夫二一切飲食服乘子女僕從乃至器用田宅色色仍舊無敎流俗輒自張皇卽惡食縕袍恬以自處蓋國典養廉惟此時爲甚非舍此卽上下交際乃至賦役供輸有辜科贖皆有典則存焉毫非我有脫爲越取皆屬盜因不肯恒謂當今之世有志德業者非三十年不改觸措家風不可刻澹泊廉靜足養身心亦志道者所不去也三一切寵辱得喪毀譽是非乃至名位利祿諸有種子由今以迄歸老絶無粘帶一粒半粒投之八識田中令其發榮條達喪我嘉苗益吾本有靈種淨妙虛明了無

一物良由一念瞥起遂致轉現相因六用交錯如蝸牛兩角蜀路千岐令諸有情奔逐無歸竛竮孤露可哀之甚夫千生億刦幸得此人身而又聰慧超倫與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教誠所謂盲龜値木滚芥投針安可一旦失其所有事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讚譏毀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刦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絶貪求賫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

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如是法門幸兩居士于車塵馬跡中常令現前無或間斷儻得一念相應即千古脗合雖身處長安吾國晏然景星慶雲行布虛空令人可仰而不可即又如淤淖中牟尼寶珠光明獨耀又如火中蓮華色愈妍麗如是真不愧親見作家紹隆真種稟受如來家業也既爾即從事世間功業亦何異甕外運甕內人出內無煩力作勤勞如其不然吾知未免身入甕中且爲內轉矣之二者信皆兩居士素所明了第恐當局之迷故爲喋喋又且千里長途托始跬步苟發軔譌謬駟馬莫追刻敗轅佚駕于前途者歷歷有之故又不敢自外知已而靳此因心中一言也兩居士其勉之

與都門檀越

嘉興楞嚴寺宋長水璿法師疏楞嚴經處也師疏經時天雨花慶雲合事聞于朝賜額楞嚴寺入我明爲三吳名刹嘉靖間佛殿災遂爲豪右力侵其基而别業之易蘭若爲燕樂之場化禪誦爲歌舞之地有識者慨焉已而按院王公下議巡道轉行府縣歸復之

一時人心稱快今聖母慈聖皇太后遣近臣御馬監太監陳公齎送藏典詣彼兼經營殿宇有事焚修爲今上及皇長孫祈福壽誠一時勝舉也撫按守巡及郡邑長不可不借重其尊銜立石而天津至滸墅河道關津諸使君不可不疏其阻滯藉其衛護且五臺新刻經板皆在臨清登舟而臨清鈔關尤不可不通白之也儻於其中有可下一轉語作佛事者幸隨緣成就之無悋焉念六日早發不及面别謹俟徽音

又

貧道竊謂五臺爲畿輔右臂所恃以林木爲藩屏其中多設名藍大刹是又以三寶爲城塹不獨稱勝境也無奈久爲奸商大猾擅爲利藪每每赤手砍伐圖獲鉅萬之利而寺院盡爲牛圈僧徒皆爲奴隸且各處流民潛住在山以砍斲爲生計以開墾爲窠巢木假抽印爲重地藉納糧爲名斧斤行於前一火縱於後往往利歸民家禍貽僧寺邊防由是而壞僧寺由是而廢此從來之害所不能解者萬曆六年間曾經胡雁平揭帖高撫臺題請爲邊防重計設禁甚嚴山林漸茂未幾又以墾荒之例開此釁端其害入骨萬曆十七年本山都綱司具申按院蒙批道轉行府縣

查勘已經回申本道未蒙轉詳昨因陸太宰遊山適呂撫臺親歷其地目覩其事遂毅然爲邊防長計作名山護法此葢文殊有靈所以冥資大權叅如是心耳極爲慶幸愚謂臺山復興藩屏復固在此一舉但行繁峙縣查議只緣據目前將本山師子窩鳳林寺等處二三山僧坐砍伐開墾擬遣招詳特蒙寬其既往槩行釋放兼給告示禁約亦云急事非一朝罪非一人以前罪端姑免究治此深見撫臺護法至意既而該縣重前申究誠未洞察奸商巨蠹政欲借此爲口實因而乘風貪緣駕禍於僧以此爲影身草耳愚謂

若必罪其山僧而實中其奸計今後卽有禁治而又罪歸於僧利歸於民此則愈禁而愈不能禁矣葢僧人修造百不過一而商民伐木賣板開墾十居八九今獨禁僧而置商民於度外誠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其害在彼不在此爲今之計縷縷不能盡述但乞查萬曆六年前院題請事例九年免糧條巻及十七年都綱司申文則洞見毫微然須姑免山僧之罪嚴禁附近奸商之家不許砍伐斷貪緣之路收開墾之令免徵糧之役嚴令有司防範僧徒守護此後一木不許出山尺地不許開墾此則一斷永斷邊防不待整而自固僧寺不待保而自安此所謂炙膏肓之病而正得其窾竅耳但此情不能上達誠恐有負呂撫臺此番盛心願借重門言一轉致之惟此不獨爲名山功德而實爲國家長城萬世之利也伏惟慈鑒幸甚

與桂峰師

震旦佛法獨痿痹於齊魯間賴老師深慈久念潛回而默起之而憨老師忽復贊助神功大完元氣信又可支百年喘息矣此非乘大願輪秉大慧炬受靈山記莂而來者安能有此不肖開生也不辰何幸有東海之遊又何幸而親炙憨師光明之盛若此也固自

慶更爲齊魯含識慶且也躬承老師種種攝受種種言音種種咲貌令人別來旬月常恍惚在光儀左右雖夢寐有然古人道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信夫校藏之期憨師之意全賴老師主張此實報佛恩德第一公幹也願留神萬分餘俟十月顓人問候再佈不悉

與稺菴師

牢山之遊厚賴賢師徒殷勤欵接更藉杖屨追陪以故盡諸幽勝靡不賞識信乎五百商衆得登寶所實化城導師之功不可誣也關王廟爲牢山化城賢師徒爲遊牢山者導師其功德利益甚非眇小惟深大

願堅勇不退或權或實或低或昂互相鼓激務俾震旦有情盡覩海印光明不獨爲區區齊魯作大津梁斯完吾願耳於賢師徒有厚望焉餘不悉

與東禪月亭老師

開二月去檇李時老師杖屨在天台未得一瞻禮稱辭爲歉開入都城佛事人情頗皆順適第爲時不久但可植因未委結果當在何日爾老師今在東禪四大調和少病少惱一切境緣隨順否老師年未及六旬而形容憔顇似過之此皆佛法上留神苦多更日過慮田園衣食之資無人料理致令老師獨疲於精

力也不肖開願老師自今以往凡期席可却者漸却之凡田園瑣瑣緣務可休息者漸休息之俾法幢多對於世一日則衆生多受一日之賜且老師數十年以法乳餔養末學而末學中竟無一二蚤晚侍奉巾瓶并仰體耕鋤之慮其過安在蓋由老師平日即錙銖勺合之微不能信託於人故耳然以此之故人多疑謗人多怨望人多竊剋我知老師臨命終時未及眼光落地以前且無塵滯爲老師所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老師其法舟月溪二老是鑒乎言及於此淚瀝肝腸不肖開情知老師左右無以此言進誠以江南數十年法道全賴老師力挽迴瀾寧忍復以此聲施身後此不肖開區區狗馬之念所以欲隱忍而不能也苟此念毫有未真或他有所囑及屬輕狂好事甘墮拔舌泥犂諸佛菩薩且爲我證知矣老師其謂我何哉楞嚴時風波願老師時垂照燭梅村居士實老師貼體金湯願開心相與終受其益更願於一切法大都圓活一分免他日掛衣之累也人行促草草統惟慈亮十月二十日

與平廓師

春盡入都城會我本師、至自牛山、而妙峰老師且未

去蘆芽、并在京諸耆宿咸得歡晤、一時賢士大夫尤顒顒嚮風、本師刻經因緣雖未見華苞果實而般若種子則已廣布緇素八識田中矣。無何而繆仲淳忽有母氏之變、時未出都門已哀殞幾盡不忍其哭死道傍、因以法藥扶之至彭城始別去旋自彭城取道莒父即墨東遊牢盛、訪憨山老師。牢盛故爲釋氏道場、載華嚴疏鈔元丘長春力廢之、其山水妙絕寰宇、而憨老師尤越量大人因相與馮陵島嶼撫掬滄溟、恣質已疑商評法道瞬息之間竟移旬月、而亦不自知、山水病狂復沉湎之久也八月盡歸錫燕都、今冬

或無他往來春復有淸凉蘆芽秦晋之遊大都以刻藏復楞嚴二事因緣出現於世第不知畢竟有幾利根獲蒙授記耳老師錫今何在四大調和及少病惱否奉訊雖疎而此身此心常恍惚在光儀左右想老師亦必時鑒區區狗馬之念於杖塵間也千里雖遙此心不隔不肖固自諒且諒老師楞嚴時有外障願老師不恡慈光恒垂炤燭不肖知此道場終不落落山中經閣想已落成見如居士近來何狀益令人要了生死須是大破常格要了生死人相處須是大破世間門面常情苟以情順情如玉磨玉交相掩護擔

閣前程他刲他生築頭磕腦未免愧心愧色也老師以爲何如心弦居士途中一偶因追逐風塵彼此忙促未及少致溫欵至今爲歎幸老師爲我叱意人行促草草不盡欲言

與刻居師

別來道業何似居山中既無俗染營心又有松風竹月助行則他日相晤當必有大可刮目者在也不委山中向來四事之供仲淳亦頗用心否儻有闕乏須遣人告之益彼俗事爲繁或不無忘念耳本師冬在妙德幾百日日惟一食食且糠餅小米粥而精力猶王神意甚適信至人日用直下便是不問絲毫有非情粘識滯者所可思議也不盡

與仰崖座主

菩提達磨以鷲嶺一花東來震旦六傳而爲曹溪曹溪嫡嗣則有南嶽讓青原思青原再傳則石頭遷也讓遷二祖皆出世衡之南嶽今五宗子孫皆其所出子孫遍天下而委祖宗之地于寂寞草莽漠然若罔聞者其忘本之罪當何如哉以故老師特繪二祖道影將送歸福嚴石頭以示天下知祖宗所在其用心亦良苦矣竊念今上聖母年來所造金襴僧伽黎以

供十方師僧不下千百孰若發心嚴造二襲隨二祖道影永克供養即以此爲皇孫祈福壽其所得不旣多乎二祖像今刻余師請去京都寫傳并裱軸吾師當詣茶菴一瞻禮之或即請進內庭一瞻禮以啟發其信心亦可也師不遠有南嶽之行此衣此像即欽命座下賫送亦可又聞南嶽已有大藏或即隨藏賫送亦可但行時必得不肖一經理之斯盡善耳此舉實報佛祖深恩惟座下留心無忽造衣當不比尋常須得龍錦作無上莊嚴可也大藏必須藏之方廣寺此事向與妙峰師言之矣今未卜何如座下并須著

意此時都城莫非為一巳一寺圖者獨座下實心實行尚可與言故不惜瑣瑣惟為法是囑

與汪伯玉居士

竊惟居士棲神法道聲振一世貧衲未薙染時巳知黃山白嶽下有現居士身作師子吼者矣第根東西路岐無緣覿面眷懷有道惟遲後期邇者貧衲業有微志欲翻刻大藏廣為流通因緣會合時節似偶然贊襄緣起端屬名賢念居士為當代宰官耆宿可無片言敘述以繫此方之望耶弇山老人與居士以道業文章相許可為世宗匠今弇山屬意玆舉獨有深

心合集居士便成雙璧居士乘宿願輪挺生明盛於佛事門不捨一法矧事可報佛恩續慧命意者居士當更不惜苦心也世外人惟一誠相向不敢作尋常虛語以瀆尊聽統祈慈原幸甚

與汪仲淹居士

楞嚴目擊雅識道存遠離巳來時復馳汪頃以刻經因緣自五臺反三吳始知居士抱病經年益增懷念不知居士於病苦中能以正智照了不為所轉否古德云太末蟲處處能泊不能泊于火燄之上當知一切病染何異太末蟲而正智則猶夫火燄居士聞熏力久般若緣深當必默然丈室無容致喙然重以叔宗行又無能終默勒布區區亦不自揣量者也惟格外亮之

與王弇州居士

側聞居士棲心玄遠冥與道會貧道雖山林野人亦知傾注比因緣會合得奉周旋和風慶雲儼然仁者自非宿植德本何以有此願益熏修作護吾宗開發同事令出情之法頹而復振玆非居士最勝因地歟外承居士許撰刻藏緣起顧念居士久向此宗博通教旨又勝論雄文匠心獨妙方今海內學士大夫以

文章名世而復留神法道者惟居士與新都汪公為赤幟耳今居士巳自慨然獨不得司馬公片言為此舉前旌尚屬闕典貧道不久還清涼且不欲以山野于王公惟居士念之歲序巳更願道念與日俱新勿使毗耶獨擅往跡是所望於居士也不宣

與周鳴宇居士

左右襟期曠遠神明朗然雖日垂紳朝堂時復潛思物表故於割絕塵氛之人亦自雅有冥契迨憲節東建貧衲正兀坐龍華無由以法水潤屬車之塵辱致拳拳徒懷高操貧衲比欲再刻大藏播之震旦為緣

既普沾潤亦周、當代名公咸有敘述、豈以門下辭吐珠玉照耀一世、顧獨無贊歎之語耶。以故願托雄文、舒光四表、俾般若以之流通、慧業由是成就、其於利澤不亦偉哉、願門下深心圖之。國學弟子吳惟明與貧道爲法喜游、其人上士大雅之、亦幟吾宗之白眉、聞其將過淮東、敬屬致一辭以通精誠、惟門下晉而與之、當見芝蘭之在側也。奉去刻藏緣起一冊。

與馮開之居士

別來兩易寒暑、信光陰易度、人命無常、不委足下邇者作何面目。夫三界種子不越瞋愛二芽、然荆棘法

身、戕滅慧命、則愛纏視瞋毒、其功能輕重大小又不啻百倍、故古德于愛見有以腦後箭喻之者、蓋觀面者易見、腦後者難知、易見者可囘、難知者必犯也。青山白雲足發幽想、聲色貨利多滋俗情、不佞謂居士于城市山林當分時而處若也、沈湎市井久、却林泉無乃不可乎。𠛬居兄飛錫南還、意在雙徑、雙徑去武林密邇、足下儻能以肩輿時相過從、則松風竹月之下、鑪香椀茗之間、可以滌煩襟而祛俗慮、澄性宇而湛心田也。刻楞嚴纂註方待參訂、惟足下圖之。刻經期場南北終始、業已言之仲淳、雙徑之圖似不可緩、

足下與仲淳其密留意焉、務使彼輩懽欣樂成、事乃可久、且于化風無損也。不盡。

與松谷老師

久違良導、益涉狂途、深嗟歲月之飄流、無奈菩提之遙遠、是誠有孤如來之遺訓、知識之指南也。匪獨佛憐、艮亦自苦。近聞老師法席森嚴、學流整束、此不惟模範端則、器易以成、實抑風氣靡而時不可狥、非老師之仰承先覺、俛念後來、寶鐸堅鳴、金鐶曲施、霜露于陽和之後、使萬寶告成、投參苓于薑桂之餘、俾四病皆起、何以有此哉。開也執侍未由、翹勤有素、偶

因風便聊附訊言。俟入都門、載參杖麈、以承謦欬。兼吐私懷、寶舫及空古淵三子者、心地平夷、志行醇篤。今夏在山對讐大藏、亦頗用心。茲詣都城、期探講肆、儻其可教、惟進而與之、亦見慈悲拯拔之念也。不悉。

復曾舜徵居士

來諭謂夢者夢、知夢者未始夢、此未免將夢者與知夢者判爲兩箇、過在心外有法、法外有心。又云當其夢時孰爲不夢者、此未免將夢與不夢分爲兩橛、過在撥水覓水、舍器求金。離此二途、脫將夢者與知夢者、夢者與不夢者、融通互攝、非一非二、有如永嘉所

謂實性即佛性空身即法身亦未免認賊爲子與奴作郎審既爾畢竟作麽生話會居士若向這裡不貶眼佇思定奪得出如在大火聚中將奪得一莖眉毛來則暫許居士作箇同參雖然如此亦只是教乘極則禪門下若向上事未夢見在盍能同條生不能同條死也其或未然切須猛著精彩極力覷破要知此事不比尋常非是筆舌聰明境界須是一番寒徹一番覷面始得居士其自勘之

與于中甫居士

本師居北圍機緣非偶此實衆生福田損益攸關不

肖繫念于此未嘗少輟所貴足下時在左右無令疎失斯爲得耳不肖以九月上旬至山叢林規範漸就調停南來之衆皆已入堂校對華嚴合論寫刻者亦相繼從事矣合論譌舛頗多即南方新刻八卷其校訂出馮先生樂子晋手然亦弗就妥今山中寫刻俱善有非南方諸刻所可及若全藏得如是終始誠至願也宇泰及足下兩緣皆當刻意完全與曇生來賀氏緣事只須足下作字并不肖書封去取來就金壇發付可也如必欲曇生親往亦無不可但曇生親往須仲淳與俱乃善惟足下與仲淳計之仲淳精神疲

頓已極陽地陰地皆當隨緣即使得地而不有其軀亦世出世兩失之矣仲淳內子止可移就訶卿同住若買妾則可依介伯介伯更須一相知親屬同之可也介伯心直而粗恐亦不能照灼奸佞須仲淳與足下爲補其不足更得潤甫留心爲當荆南產業在賢昆玉圖之儘無不可若仲淳則不可多營田宅以孱弱微軀形影相吊朝莫不保但得子息以謝先人便當作長林豐草間物寧復鼠竊狗偷以營營世網乎以有限精神奔馳非分事業誠非計之得也若果雄習未盡則宇內不爭之功若名若利不少豈區區事此此

不肖所以踽踽涼涼惟正是守即爲法門事亦不敢他有所圖以自維耳來諭東土之事意者即仲淳所言常熟邊海耕種商賈之業乎若爾決不可爲盍諸君皆非終于世路而文卿亦不足以主張此事舍文卿則更無人矣已之已之今而後一切世事但在收斂無爲開濶況仲淳尤不宜涉此也祝祝文卿止是少有苟安氣象亦無苛責之過翻成有損無益此文卿亦不自知足下以爲何如劉戶部吳尚卿俱明春入京圖晤文卿信當以太僕告歸亦俟來春與之語本師在關中上下飲食須是調適廚竈必在內乃能

妥本師出關後方可作貴豁之行事有大小慎無倒置。陸臺老聞有志求見本師不肯謂尚非時節因緣、此須仲淳及足下維持之但使其繫念不忘可耳。刻祖畫像隨緣多寡、無強人以不堪善卷祖堂之舉亦宜從容季倫明年必得與足下同朝夕乃可足下須出情量以成就之傅居士南行必祭見老師、焉先生頗有意清涼第傅居士先期北返恐緣不能孤起仲淳須方便成就之不肯同衆由清源步行入山精神俱強王、至今無病患、幸無念。仲冬十三日釋某和南中甫足下、仲淳潤甫均此、不另啟、天池期場、東禪義

會仲淳俱當留念護持之。

與繆仲淳居士

曇生歸山得手書已備悉南中事體然要之一切境緣本無好醜亦無違順艮由吾人不能照燭徒以情識承當故觸處坎坷隨緣荊棘愛媒怨賊劫殺家珍此誠學人所當蚤夜痛心以自尅責消殞而況設復于坎坷荊棘之上因成待續增培灌溉以喪法身慧命耶且足下生平染習感激獨多苟非善自和平則來報豈辭驢類刃人夢事陽談空華智者于斯詎生實解即世故縈縈交情擾擾但得親喪就土孺東已

弔孰若暫作清涼遊以遠塵樊況青山白雲足生幽想高人逸士可滌煩襟儻遂斯行誠計之得又且清涼一遊竊恐足下終未可免時節因緣亦在今日過此似難舉策矣惟足下圖之刻經期場南北終始業已獨爲足下言之雙徑之圖于今似未可緩茲刃居兄南還當送其挂錫彼所潛爲啟發然後足下與開之先生因之往反以便宜取事俾彼輩無所猜忌傾心樂成斯爲得也惟足下與開之先生密留意焉

與太原王龍池居士

蘭軒居士韋凌氷雪嚴巉巗以詣妙德而神氣狀貌

乃冲容可掬是冏參室慈光有其攝之而居士襟宇飄廓蓋亦可見第其頂門一眼徹底瞢然愧自力不強金鎚莫展經云應以宰官身得度者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是所願望于龍池老人也老人其念之刻藏費戊子年所寄惟東白止付一兩餘皆符合此必東白亡時空乏貸用不以相告耳。惟居士稽覈之蓋出世因果錙銖塵滯未容混淆故也。

與傅伯俊侍御

自入山來氷雪萬叢高賢四座相與趺坐普光明殿共方山長者入無相無願三昧深譚四無礙法界法

門迺不覺一念瞥起轉現相依蔆與居士聯舟夜泊其地儼震澤之胥口忽有匈者三人詣居士強有所需居士叱之遂虜居士及內君似子載而去蓋綠林豪客現匈者身也不佞聞驚推篷居士得脫賊餇匐水涯不佞援之登舟篷跣袒裸殊惡狀然神氣則沖然粹然不變也因相與慰言把手遠矚風濤灝渺不勝躊躇間而賊艇已相距十里而遙殆不可追矣覺而胸中若有所觸者久之乃自念此何祥哉動我心王若此次日果有僧來自四明爲報維摩臥疾于毘耶誠爲機感之相逼有如符合者諗諸左右既不堪詣

彼問訊復何悋妙德一言居士志山水懷名勝亦既有年一旦俶裝前途卽遭困折不審于此何以爲情夫心境二邊不過得失逆順兩種得之得孰與失之得之爲至順之順孰與逆之順之爲大故曰貧賤豪戚庸玉汝于成信矣夫失且逆所以造吾至得將吾大順也然此猶在人天路上行履得失逆順圈圚裏蹲坐苟出此圈圚超此路徑又奚至大之足言況也獵者不避虎兕漁者不擇波濤淸修之士不厭烟霞泉石癖在勢利者不恥寒酸跼蹐婢膝奴顏壯士不辭馬革裹屍貞女不讓朱顏瘞土豈懷道德者而顧

以境緣夷險二其心哉吾知居士久已掉臂此關然法侶妄情不能自遣故復作此剩語居士其照之本師挂錫金沙想得叅侍開之仲淳中甫叔宗諸居士必獲周旋凡所接納及所遊履所得益當無悋一一示我以慰遠懷華嚴合論校刻頗精卷尾題名意肯不委于尊堂內君嗣子及先亡有欲及之者幷乞示下以便後刻北上當在何時淸凉之遊得果所欲否曾與開之著有所期約否今似當嚴督其課業無或惰之斲大木調良驥非姑卹俗情所能爾也居士其念之

又與馮開之居士

苕溪別袂返楞嚴未幾卽詣金沙躬侍本師旬月始北發九月至山山中事宜粗爲條析南來之衆俱入堂校對華嚴合論寫刻頗精不亞弘明諸書大藏終始盡得如斯誠所願也合論卽吳江新刻八卷亦甚潦草譌落至若去經存論亦有未妥蓋志寧合論時已失長者故物而慧研刪璽合論則又失之以故子晉筆削大都于長者血脉無從聯續而志寧慧研私增科判亦未敢輕削是不惟無補長者反增重其迷誤不若存舊猶開有得失可指議也本師寓金沙久

之居士曾往叅謁否夫末法衆生易于懈退非善知識無由策進學人知見易于淆訛非善知識無由揀辯故曰木中乳惟鵝王能擇之又曰大唐國不是無弟子只是無師有師矣而又慢于諮決則報緣一謝束手長往業海茫茫出頭無期伊誰之過也身世匪堅光陰迅疾惟居士勉力自強古人三日刮目吾輩三年之別各循故吾則襁褓中兒不可久違慈母信矣傅伯俊久違居士同了清涼之願昨過耶城聞已南遊此時想曲盡江南諸勝兼得本師為之指南所謂提足者先之伯俊之謂矣仲淳精神疲極良可哀

憫儻其親已葬孺東已吊居士當携之同入清涼少事將息可也

與松江康孟脩居士

癸秋去吳門詣金沙侍本師旬月始北發九月至山山中事宜一一條析南來之衆俱已入堂校對華嚴合論寫刻者亦相繼從事寫刻頗精不下弘明諸刻大藏終始盡得如斯斯慨鄙願耳琫城檟貲想已合集乞付沈訒卿氏轉發來山山中自後遺力蚤暮菴無定期江南緣事則惟各所主盟者不遺時失候收付訒卿氏已耳施者姓名除銀封內塡註須更以別

紙開揭緘附可也身世匪堅光陰迅疾願諸居士各努力為叅須實叅悟須實悟無為光景門頭擔閣自已與甚麼作光景古德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果識得心則大地無寸土其或未然則不惟世間種種得失榮辱愛憎取舍名為光景即寂靜山林逍遥物外乃至菩提涅槃及有法過于菩提涅槃皆光景也雖然木中乳惟鵝王擇之光景中心惟善知識辯之諸居士既游身于功名聲色之外豈一無所以圖決擇可也此啟孟儒仲醇孟脩中復四居士足下他相識均此致意

與吳江周仲大沈及莪吳孚泉三居士

江城言別隨詣金壇侍本師旬月始北發九月至山叢林事宜一一條析南來之衆皆已入堂校對華嚴合論寫刻者亦相繼從事矣江城所刻八卷近入校對其訛舛視東禪本尤甚山中新刻幸得多本校讐過或差少然校書如掃葉自古難之第寫刻頗工緻不下弘明諸書大藏終始果得如斯誠至願也江城檟貲想已雲集乞付訒卿季華檢發來山自後每歲所供惟在三大士不遺時失候收付訒卿季華兩居士以候山中人遲蚤詣彼索之山中遣役或遲或蚤

盍無定期也汪仲淹寄我佛像手摺俱在叔宗處乞并癸訒卿付來小白毫筆隨緣惠我二三十枚

與吳康虞居士

計不才去金沙不久足下輩且相繼至恨未能少遲一話別并悉種種爲快刻工始末叔宗處寄言何魚鴻杳然也邇接手札已備悉其事徽人勤儉雅稱山居信有如足下所云舍徽人則江西福建亦庶幾其近之吳人信未可獨任第此時寫刻所尚皆弘明集家法非吳人則雖各有所長而獨短于此刹拳刀筆法尤于板字不宜近有欵工吳應芝者來山以言乎帖意軟字無或居其右獨此則視衆工瞠乎其後遠途跋涉進退爲難良自苦矣黃守言者其手筆絕倫固于曇譜見之第恐其于板字亦非素習山間此時選擇頗精不亞弘明少有差池難乎情庇此事未可遂度惟足下以實告之合其自作行止儻支給路費令之入山卽莫可進退非策也北方定價字每百工食銀四分彼輩誠能改拳刀刻板字固所願耳南羽所繪經首佛像須覓此人鏤刻乃善刻已可寄楞嚴局首座忠菴師尋便轉致歸山卜居義與頗有法侶相親近世出世法俱便宜宜從之足下以孱弱之軀

道業世業兩無頭緒南羽亦流浪無歸智者觀之深爲二居士憐卹人生朝露住世幾何卽于刻夢中造刻夢亦當隨分隨緣時防時檢不可刹那無出身路在也

與瞿元立居士

慧空師于校對場中方藉其爲衆表率而天固奪之不才至寧晉聞其訃深致感傷益悲人命之無常而悼叢林之失賴也山中道場頗閒靜南來之衆業已結期校對華嚴合論寫刻者亦相繼從事寫刻頗精美大藏終始盡得如斯斯所願耳別來面目何似果仍舊時抑新有所改換日用畢竟作何消遣不才每念足下精神疲劣色命尫羸而復驅馳世路儻大事未明遂致淹沒以負生平良亦可哀此足下亦會自念及之否且足下習氣雖似孤冷其實多情兼之勝解紛紜本光粘滯古人所謂事障易遣理障難除其足下之謂夫不才年來南北奔馳事椿碌碌雖于已分上志有所用然念多作輟猶然故吾言及于茲不覺汗額呵凍不盡欲言

與賀知機伯仲

古德云太末蟲處處能泊不能泊于火焰之上衆生

心處處能緣不能緣于般若之上何也般若如大火聚有其緣之則能令本光孤爍習漏隕亡器宇含宏襟懷高卓恢諧萬有甄疏羣靈江漢秋陽不足爲踰故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般若有如是功能信非夙植德本緣之豈易易乎哉惟居士伯仲芝蘭孕秀金玉含章萃美一堂於世諦亦燁乎可觀矣乃知三界火宅萬彙空華能於此留神而求出離不佞耳聞且久目擊已存謂居士伯仲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不可也第此之一事不難于發心而難于究竟不難于一時而難于永劫不難于安常處順而難于造次顛沛誠欲易此三難必也晨夕起居之際左右屏几之間不捨般若言詮半部使其機感合焦優游自得有得即請印決于大知識門墻揀其真僞如是即古德所謂不能緣者我能之矣剏于三難乎何有惟居士伯仲勉之刻經貲費乞即集之中甫轉發無覊去役曇生師以武胄出家心真行實亦發心相與從事刻藏因緣者也南方緣事悉以屬之居士伯仲所施或竟付渠亦可其施者姓名須一一揭示

與徐孺東尚寶

燕山別面忽焉三易寒暑雖形聲邈絕乃心神嚮往

剏聞性天順適台履安和兼之卧穩東山心勤淨域實爲慶慰無量焉夫聖賢豪傑之生斯世也不偶其出處亦不偶生也以時其出處亦以時故歷山莘野之耕富春渭水之釣檻車之囚首陽之餓皆不能爲時能不失時已耳其既也訟獄歸阿衡任飛熊載伏龍出乃至一匡底績者有之終身羊裘餓死者有之皆不能爲時能不失時已耳斯時也矰繳上機網罟下張即飛千仞走叢薄猶不免況兩絆其足而求致千里哉昔人有言靜漠恬淡所以養性和愉虛無所以養德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惟先生以之乃若出世第一義諦尤自有時節因緣貧道諦觀先生其于佛法時節似宜更遲之歲載爲先生今日計但當以數息靜慮法門澄歛昏掉念頭以楞嚴圓覺兩經熏灌般若種子久之動止昏明靈根漸茂則於千生億刦久瞭頭面當必有正眼覰破時節在耳此又出世豪雄實貧道所深有望於先生者也臨江盧晋明居士名大壯爲李見羅先生上足性宇開朗心地瑩潔兼之聲律身度真後學楷模聞幼令郎年可入小學就外傅當得此君爲之依歸第其家貧而孝恐不能

舍親作遠遊先生力能移其家致之左右則豈惟令
郎蒙養攸賴即先生他日林泉燕寂亦法侶得人矣
先生其圖之刻藏道場業已卜吉五臺山檀越亦既
捨內而就外緣約四十分期訂十年今盟集亦庶幾
十有五六第念世運乖和三災兆祥不知終作何狀
此雖繫之衆生福業輕重然今日宰官居士曾而承
靈山付囑而出現者寧能忘情於此乎哉於先生是
望於先生是望

與顧襟宇少參

明公以粹美之資布寬恤之政使境內之事百廢聿

脩時貧衲正挂錫福城所幸機氣冥召遂令千載名
藍墜而復舉向非明公願輪有在何以得此嗣從貧
衲曳杖北游謂當與明公會于長安至則憲節已詣
江州矣徒有悵惘日惟與瞿元立曾于健于中甫三
居士爲法喜游宴寂之暇時復同元立輩商榷刻藏
緣事始定長緣四十分分歲百金自一人以至多人
惟信心堅久者許與之迺過江南因游貴邑貴邑檀
信不請而集輒舉二分餘乃知向傳常熟多善人信
不虛矣榮轉東還必過無辱想無辱亦必能道其詳
寺僧念明公爲功德主乞貧衲一言迎于道左時方
炎熱願明公以法水灑潤意地令常得清涼爲法道
光此野人之祝也惟明公少留意焉

復王元美居士

是月十九日拜領刻大藏敘捧誦之餘鏗然金玉非
夙具深心其何以有此且寄汪司馬公翰札不獨丐
其以穎光三昧作大佛事而兼屬以檀波羅蜜爲助
緣又非具大悲心者何以有此耶貧道每自愧德臘
微尠願力綿脆顧欲負九鼎圖適千里誠莫知所終
乃今幸賴諸明公光嚴照策或可恃不至顛蹶而詣
寶所也方遠歸清涼無暇作新都行輿議周叔宗代

往叔宗與貧道獨形骸異耳兼藉寵靈意者司馬公
當亦無恡乎此也

楞嚴問荅機緣

師在楞嚴問康居士黨奴白牯是怎麼受用居士曰
但一味平懷不管他黨奴白牯師云怎麼則居士當
憎愛關頭作麼生平懷居士無語師云丈夫家出言
吐氣須有來由無自欺誑須有針線且莫作綉鴛鴦
會去也

與王龍池方伯（已下四編己亥年日月望從忽可師伯處得來）

德音□絕奄忽兩載心光相燭猶夫一日地藏這塊

石在心內心外話未委此時得其安放否惟此一實
餘二非眞古德云叅須實叅悟須實悟才落思惟便
成剩法毋念話言之難再益傷歲月之云遷千知百
解盡屬偷心鋸窮木斷斯爲了義願居士圖之刻藏
因緣歲集檀越四十分分百金期十年終事江南善
信頗發肯心而北地則罕有應之者以故緣尚闕如
楞嚴圓覺維摩經各一部僧寶傳一部緣起一冊附
充法供益衆生以法爲命法緣涼薄慧命希微世流
日深覺途愈遠苟非頓了寧令蕭澌此又知解之門
固知居士未甘點首然破衰百衲足脩嚴冬要亦未

容輕擲也何如何如

與徐文卿居士

大疏嚴挺可畏而■■言意云云國是可知使賈生在
今日當不止痛哭流涕已也足下此去差所決當稱
疾得請便以此官堅臥東山無復走跡長安斯爲勝
策成就世俗之功名隮貴且有定局上槃國恩下損
家業疲精力以浪光陰豈丈夫所爲況自己千生萬
劫頭面了無下落尤當切骨痛心親依師友發莫提
撕以求迸徹寧復有此閑長工夫共馬蹄逐逐浮沉
塵浪中耶倘以不肖之言爲然則就差即遷轉內不

過府部屬官外不過郡州正佐皆未若令聯閑散無
諸統屬如未肯心則歸江南以區區此意決之仲淳
中甫然後具請亦可也吾知兩居士當必爲我點首
刻經因緣大都北方緣差勝期場十有八九定在北
方擬刻成則移就南方以流通之計得四十人爲緣
首每人歲助百金與刻工相終始燕趙齊魯大約有
二十人江南如金壇之于丹陽之賀吳江松江諸處
擬求十人外十人則求之徽州蒲州二處亟問必走
江南訂集因緣秋冬歸北以起期場光陰迅疾敢復
怠緩松江必以足下與康孟脩爲緣首聚貲即自今

季始足下此去其圖之唐元徵當在松江列中渠每
季量力或十金二十金足下行時亦當與訂定令其
歲有額助以入龍華而松江會中亦歲爲其登數吳
江必以周仲大爲緣首而沈及菴顧元玉周季華則
左右之足下過江城亦當預爲白意趙居士九百輒
通內甚損光明諸公舉動決當謹愼刻藏因緣未必
就賴渠力足下亦不必過爲委曲此意亟宜致之曾
司馬恐僧輩無遠見謀近利不知護惜傷其體面昨
聞有佛像等物遺諸公此甚不雅而一如師竟不爲
制止何也可恨可恨大都諸公于此輩非有不肖在

爲之持衡方便絕不應往來交際弘明集南方每部價銀八錢北方加三二錢此康虞書至云云蓋此書價至一兩不可復上矣孝甫既不肯發足下竟爲帶銀託康虞印之每部亦只可定價一兩印則必須全部初議七本頭以當時刻未完工故也三千部之命今不必拘泥若孝甫允從一兩一部儘其所有爲成之餘銀帶付康虞印補可也袁徵之請藏事必經不肖手乃可都城兇棍非足下所能料治慎無爲左右人所中昔憑開之所請既有有司爲之督促而開之于此且甚諳鍊然其中包藏重沓破爛不可勝數非

年不肖才爲補完今足下若爲舉事必不完美令我受托不終況餘銀皆不肖用費無復存之龍華者此事必不肖至京乃能勾當足下當已之借用銀竟送付龍華可也瀋匠所制鉄鉢甚佳足下當謀之孟脩再爲不肖製一件大小樣式悉得如本師者斯善矣內君近來無病否保郎何狀凍筆不及餘

與傅侍御

別至清涼于其最幽深處丈室杜口謝緣卽妙峯憨山二師舊棲隱地雪覆千嶂人跡絕至出戶便穴氷雪爲竇僅一山童充巾瓶侍者甚古拙不解他事日相與煨榾柮炙燕麥以欵饑寒此外則燒栢子跏趺靜慮時證入空無相無願三昧遺身心忘旦暮足快生平兼之髮長寸許貌枯羸若病狀獨精神則清王可掬想雪山老比丘當年光景殆亦不過如是聞從三昧起念諸法侶馬跡逐逐風塵欲刹那際入此三昧一相覿面受用少分豈可驟得惟門下其庶幾身雖入鄒而心恒過我不離當處遍踏峯巒此又不動一念遠相鑒知足下爲我點首否五臺因緣向云云甚草率不足據昨歸山備探之深幸本山都綱司額有申文撫按司道事例省平地起風波動世驚疑又

幸撫按司道卽批申告示皆超情破格允便踵行因擇其切要四事私爲屬草先請命織且出以示該司令其具申儻其如所云云批發則千載名山之幸豈惟現前聖凡大衆萬口頌恩卽曼殊老師亦當于金色界中合掌加額題請云云非時世不敢望第借以速有司奉行耳立碑最爲切要卽題請亦一時故事立碑則千年標幟也其戒婬一節初意欲重懲二三以警什伯已復念之驕姿霹靂則其人必推原所自今僧司既申劾有司而批詞末復末復則彼此當有鷸蚌相持之勢此特乘而利之乘此以淸外障乘彼

以蕩内魔兩無姑惜兩有賢對各心死無憾此又在
漁人選用之妙耳雁門兵梟大有吏才狠荒善賑皆
其政也幸善導之令作名山護五臺令亦篤實忠謹
幸提獎之其遊山一節業既有批申之舉則未可如
向所云云恣其遊覽以壞世相兼重煩有司而致其
猜疑但登遊五頂及菩薩頂顯通圓照塔院三五大
伽藍斯已若高僧則槩不可請謁因緣皆有日在也
開慈壽主人爲塔院住持有所請求慈壽非高明塔
院最愚俗或未免以一已之私累足下之公當察之
無輕聽妙峯老師居蘆芽當得善巧放一光以照臨

之近奉　勑賜大藏有勑諭及御製序相府讚文因
此爲其立石可乎或更別有方便在也蘆芽爲邊山
亦不可過情祀世忌來物議刻經期場向已十八九
決策靈巖昨歸清涼有僧告以此地信名勝第與黄
巢故址比鄰其遺風流俗猶有存者迄今四山多梟
客竊發業于鹵剠不以爲怪雖有司莫可奈何不獨
四山即靈巖左民大多其種族謂此山凡行人欲入
泥水試堅利化驍頑則可藉欲舉緣事集檀越則不
可此僧曾居彼三年且老成練達其言有足信者因
作思惟此期場非眇小所有一切因緣大小美惡始

終皷此惟諸佛如來悉知悉見終非隔礙凡愚所能
測識趑遊至元旦遂以清涼雙徑牢盛靈巖四名山
求鬮于釋迦如來文殊徧吉兩大士及諸護法善神
以决狐疑鬮三舉三得清涼今則有不得不遵如來
勑命矣清涼山水渾厚盤旋足下一入遊觀當亦肯
心自許此去聊城道僅倍靈巖亦不甚遠法門最近
肉骨亦惟足下足下當不以東西而異視之顯通寺
爲清涼首唱其風水亦甲諸剎唐觀國師造華嚴疏
鈔即其地其規模猶唐之舊欲舉事當就此但禮聞
來學不聞往教此時山門甚凋謝得門下垂一語囑

都綱住持云此山門凭麼廢替何不請高僧爲興隆
之間或又問達觀老師父密藏師曾到此否則此輩
當自有來學之心矣不著色相無盡藏妙用不屬穎
君不肖二月盡出足過蘆芽一訪妙師復由燕都牢
盛走江南唱諸法侶結集因緣期秋冬歸山流光幾
何敢復念緩計此時門下科場事畢或復命或請告
當亦聚首聞太原有王龍泉方伯蒲州有山陰宗藩
皆久馳法道刻經因緣門下能爲先遍否晉中善信
有可以宰官身得度者併乞留念

與某

往客隆興辱不鄙日三四過謁皇皇道途甚不知者以爲奔走直指驢豪賁其知者以爲偉哉陳生乃迫迫一鄙賤衲僧爾爾時鄙人竊覘足下不倦勞不武俗不羞衆議而中外恬然遂爲勸之心印至今尚文彩熠熠炫露也昔魏公子無忌執轡侯生侯生益驕公子益下觀望益衆公子益恭謹稱譽者沓臨而侯生公子益相安不爲意以故公子卒賴侯生竊符椎晉鄙以解圍邯鄲而聲震諸侯稱雄四君而鄙人于四君亦竊獨豪美公子鄙人非夷門侯生而能爲足下方外侯生不獨鄙人天下之爲侯生者不少也顧

足下于此一段氣分極力擴充擴充之盡又且日以信陵因緣默自薰發久之必能掀翻大事徹悟無生與淨名龐蘊把臂菩提解脫塲作豪雄丈夫即于世法爲上爲下亦自剛毅軒烈有鬚眉氣象彼晉唐風流宋儒理學皆區區臭腐非所望于足下向示今秋欲肆業燕都北城龍華寺方丈有月清上人雅能敬慕賢人君子必能爲足下得善所慎無借居内宦莊園一與此輩從事即無能進脩已業矣祝祝月清乃祖瑞菴老師爲都城緇林中孤松老栢足下當禮重之餘不悉

卷終

與真實居士 已下七編辛丑年正月虞山錢牧翁發來刻入

世路崎嶇人情冷煖自古記之而今日之長安尤非昔比奚忍見聞足下宦情輕重厚薄已不待今日印知縱鳥投魚樂應無極第法道秋涼非有力莫能匡護此又爲佛子者不能不爲足下動心世道危險憸宵得以傾戕善類此又豪俠卯已不能不爲足下含聲憤恨憤恨也大事未明臭汗未出古尊宿機緣語句纖毫未透誠今日所當急切用心不爾則足下之可憐又不在一生之得失短長而在千生萬刦之沉淪苦楚即具一知半解一場熱病盡付徒然竟何實

義來論謂病在雜用心此標也非本也本在生死心不切耳生死心若切縱毆之襍用其孰能之師友遠離互失鞭策彼此病同念同但以法門種種無能粉骨析骸博一定奪雲分萍散無時是已奈何奈何老師舟屆指法門根器并長松明月之下念及江南法侶獨注情足下居多即近日世諦因緣亦有足下千生萬劫不能酬其德念者苟非真實奮猛各自努力相負實多老師二月間往清凉夏畢之峨嵋不肖不遂亦且往清凉俟老師行時或隨其杖錫西遊秦晉乃返或竟歸燕都或密菴江南江北定刻經塲所此

皆至清凉始决之刻經因緣肯苟就無勞旦夕即大
舉就不難第不肯意不欲居北又兼此時緣有所當
諱避者即失一時之近利存法門之大體吾寧也此
其大槩亦既與仲淳籌之且詳傅金沙居士大有信
心深念春間集諸法侶失志捐俸爲唱緣此因甚正
不肖近計欲法此求四十人每人或自力或藉他力
歳出百金每歳可得四千金不十年足竟是事而三
吳及燕晉齊魯亦可覓四十人歳有退失即歳覓增
補之常令不減此數此計行而應避之緣及僧家分
募之緣可竟謝之而法門終無他慮矣此意足下與

仲淳熟計之以爲何如仲淳實我輩生死肉骨其居
憂也哀傷决重惟足下時親密之寬慰之務全其必
死之生數千里外懸懸寸赤他無所屬矣廬山徹空
老師爲江南大善知識其徒心悟者不遠萬里奔逐
爲求塔銘老師謂此段光明必從足下筆端流出始
能照耀匡廬永久健齋居士與不肖等僉以爲然遂
令悟上人往返年盛求行實南往健齋居士業已遍
其悃悃不肖所徼惠足下者有速成而已蓋黃龍潭
近有慈聖皇太后新頒大藏且至悟上人急欲得此
文先往更理治接藏事宜耳足下丞就艸一日則不

肖多受惠一分祝祝悟上人爲健齋居士舊交其候
足下於武林幸一安其包笠天台萬年寺亦有賜藏
乃龍華明因二主人賫往二師實都城名德敢希寵
一顧禮之并命一便庇其開渡之擾補藏附往屬歸
之楞嚴矣止欠一函并闕卷繼圖之金山楞嚴賴力
護感荷可勝言緣起緒言各一冊諸公願文謄錄者
一紙附去緒言得翻刻江南爲妙樂子晉近狀何如
二令郎善訓誨之

又

數日太勞身體恐欲作疾奈何二上人其力亦頗能

立塔此段因緣決當今日了之不爾儻足下他日有
正句或遺亾則咎將誰歸此貧衲終不忍默默於足
下者聞足下事繁即生厭惱此甚不可何也一厭惱
即自苦身心從上叅學人不能於事外得心從上修
行人不能於事外證果古德有言但於事上通無事
見色聞聲不用聾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臨
事儻自巳正分光明不到或瞥起處不能隨處氷消
雪渙即當以此頌言轉念少助自巳苟於事爲關頭
不得自在恐自今日窮未來際無有無事時處承教
不忍貧衲爲求見足下者作傳置遞來果瑣瑣足下

誠自慚愧第來者尚不止此所報者知係足下必不可已事要之實貧衲受累視足下增倍耳願足下耐煩將佛門事與俗家事等視之即無難也非貧衲非足下不進此言願足下聽之鳳老回書決當作過此老極尚清虛懶於人事足下簡末之言無異以水灌水且啓其慢僧之失非天子不能賞罰人非智眼太清不能揀辨僧行得失今足下以此言簡鳳老得無與之而不得其人則僭耶從此貧衲決當體諒足下繁劇足下亦當諒貧衲不得已而非有他腸也有暇過坐半日何如

又

本師度夏滁陽因夢中見貧衲病狀使慈航回視有書致門下附上備訊其接納諸公曲折若湯海若鄒南皐丁勺源皆信向老師之極南皐至滁陽尚追趨之焦從吾亦信之篤獨勺源根鈍且世間情重雖信愛不能趣入雅自恨之深耳南皐前與門下書鬪其筆底甚多雌黃豈豪傑丈夫而有背面耶其書願即檢來一看旋送上兵諫之諍南皐亦甚護持楞嚴近來搬運不料日日震喊兵尊處似不可緩其通苟事敗救之晚矣早晚尚期入城委悉滁陽事體因上人

去平湖黨轉檇李貧衲當款理之第緣事無善策以應王老先之念奈何奈何此貧衲與足下所共苦者古尊宿語錄開卷不覺神情奮武莫自禁躍如態狀真奇貨也留此校對完方可送去

又

仲淳携足下手書至展讀不覺哽結末世有情大多誑曲成習求真心直心自急急人者絕少足下赤心片片甚足爍我中懷故爲動念貧衲此行益爲事有不可思慮所測識者且兇陰箭疾恐到老猶然話欛無實究竟不得不急大都事在南方斯爲定議第足

下亦當早晚切切心願共期成辦地事烏陵萬萬無議赤山太陰星但無甚縈結之土地却真正開穴若得淡白之土上少有沙穴中亦無即可厝耳無太爲縈辱所惑空延歲月至祝至祝聞子晋病楚貧衲寒竦毛骨幸足下善調護之蓋貧衲法門一左臂也

又

彭城別去仲淳旋奉老師東丞牢山謁憨山師共計法門大事驅涉道途旬月乃至而憨山師先期入都城令人悵悵幸我輩願力頗堅真恰於出山之日而彼杖錫至矣相見不移頃盡傾肝膽此師氣宇軒豪

心地豁朗且具正知正見而熱肚腸又蒸蒸可掬真世間奇男子出世壯丈夫足下昔日舉揚實未盡之校藏之事已訂計牢山近有欽賜北藏南藏未有茲就印造凡裝潢買紙俱願足下維持之紙張得如善卷斯美或得了虛師指麾一二尤美足下其圖之新刻經書憨師一一願見併留意牢山山水稱絕震旦不可不與仲淳圖共登賞此山故為佛氏道場元丘長春刻意毀之今銅鐵佛羅漢像首堆之巖畔殊可寒念儻此山復興則齊魯衆生寥寥數百不耳佛名者盡入大光明中矣何幸如之

又

居士為兒女婚嫁所迫仲淳居士恒切切念之但道人行事一切處只得隨家豐儉不獨婚嫁夫人諒吾與否亦自聽之不爾則我本有靈光未免受其蔽塞瓶窰法王化去意者又貧衲夢中五齒之一乎人命無常良可驚惕建塔天台居士王張誠是塔銘須就實而作毋徇人情李居士中軍非謂居士有意禍之第恐不知誤為人所中故丞達之耳老師解夏或有雙徑天目之遊居士當掃緣以追隨杖錫老師如大海水我輩多近一日多受一日之潤惟居士念之

又

刻藏因緣科臣有言幸宗伯題覆無恙此以世眼觀之似屬魔嬈以道眼觀之實所以增法海之潤助天鼓之音也今且聞者益衆而受浸潤者益廣矣矧未事之先已逆覩有此茲何尤焉足下之補實出輿情而臺翁特從中從臾之其未來節次業已有成議或不至久稽外職惟足下無守舊見濡滯林泉丈夫出處當自有時節因緣不以人情睽合世境依違而作進退足下今日固當出之時此實世外人以便眼從中諦察即足下亦弗自知若徒以見私揣量於人情世

境上決擇依違非道人之護念也昔古德有為知己舉任持弗應後自往索之知己詰其終始所以異曰偶欲之耳此真孤光獨露照世法幢所謂師子無伴大象不拘者也惟足下以之臺老護法心真切其知足下尤非羣情所可及當更無以一時人情而作親疏想祝祝知己之言肝膈寸寸幸直下當之

終

寄藏開禪師遺稿卷下

茗上後學弟子王祺校閱

紫栢第六世孫契顯壽梓

上本師和尚

夏秋以來法音靈響杳爾無聞兀坐寒巖時切懸注興勤歸山備悉起居兼知應供金壇且於十月望筮期書經良用爲慰蓋時當末季按劍者多夜光難投玻璃器鮮師乳艱投矧左右之間內外侍護兩無其人卽老師智應無方自能犂機圓攝而開也一念管窺之見于此終不能且莫釋去耳卽如開守空林所

與不過緇流衲輩若但恁麽去則鮮不懽欣踊躍而來若不恁麽去則未有不攢眉蹙頞而往佛少魔多于希賊衆智遺識合比比皆然每念及玆涕淚中隕雖已之貢高我慢褊急庸常種種染習濃厚不能眞心雅量以納四來誠當自媿自損若欲婆情婦態盡悅衆心自揣非菩提薩埵有不能也至於刻藏公案亦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悉付因緣豈能逆覩苟當緩急危難之際每想及老師潭柘塔院法門爲重刻經次之刻經但隨緣法門不可壞之語良足以爲執持矣臺山鐵鋪村已改作新民店蓋有司

欲自庇因而庇及僧民此固曼殊大士慈力冥加或未可知第其中究竟終有不可必者在也向欲詣都城一則以鐵鋪未寧一則以刻工未調故爾遲遲此去臈底或可行耳卽今[illegible]陷洮州任劄兩月餘擄掠日甚欽差大臣袖手求和而不可得及上疏則又自以爲石畫奇謀有非李郭韓范諸名公所可及也者朝廷弱甚則曰威嚴[illegible]情驕甚則曰依附上下欺蔽其何所底極乎近且遼薊松鱗又報警矣國家事勢日削日孤而內外臣工交相頌美一有針砭輒生忌諱恐不釀成靖康之禍不已也以此觀之凡我釋子

天都宜休隱林泉爐香椀水冥爲祝釐國士遴中豈其所宜是故雖入都門亦或未容久留矣山中期場終始未卜何狀每當朔望稱禮曼殊祈禱老師杖屨來山作我眼目然終未有以搖動老師心王此豈非開之念力有未眞耶良自痛恨良自痛恨曇生師行顓此問訊若開也誠駑駘負重圖適千里蹶蹶誠多惟老師時放慈光哀憐照策之握筆悲淚不盡欲言

與徐海覩居士

大師前以四大推身爲問與圓覺四大分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是同是別又以四蘊推心爲問與達磨

將心來與汝安是同是別海觀直截會得到不別而同必須盡情吐却抖擻精神另道一句來看更氷水之喻與兩箇三箇之說於智識上極要體貼親切瑩徹毋作戲辭泛論不然則纖毫翳滯便爲見處乖離便爲生死窠窟古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邇來士大夫政爲聰明所累或於耳目根頭少有入處便自執認將去便自安穩將去甚非生死分中眞實究竟者況像末魔眷尤隆有云我今四大身中能見能聞者即我自性四大有壞自性不壞不知此政四蘊之心認賊爲子有云空此四大併此見聞現今寂然不動

者即我自性不知此政根本無明喚奴作郎目不自見月不自照雲翳黯然徒勞向空中揣摩身中指擧若雲翳既除眼自見眼月自照月無有是處何以故絕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即受羣邪如此畢竟喚甚麼作自性海觀試自道看海觀念生死事大便請今日黜其紛飛浮習辨我眞實肯心向揮毫染翰時與他日爲上爲下特匡柴將去如針磁相翕不暫放捨討取箇清白下落斯不枉大丈夫出世一番如欲先了世緣然後向生死上究竟亦希存此爲他時軫藥之一助海觀于佛祖言句上研味既久而貿衲以婆心太切撮拾餘涎剩唾贅疊如斯亦何異陳藜美於珍羞之側獻野褐於文繡之前也咲咲

與曹林師兄

昔黃龍南公住歸宗時以寺灾逮獄見訊獄者必盡得其情而後已情弗盡弗已也情逾多則刑逾倍之矣不獨此即黃檗之于臨濟睦州之于雲門船子之于夾山汾陽之于石霜亦率多爾爾毬弗爾其何以斬截情關煅煉凡聖乎開不肯每于老和尚鉗鎚之下輒欲盡情放下覿體承當如臨濟從大愚歸黃檗相似俾老和尚無處下手足報其恩柰何習氣濃厚

偷情滋多正眨眼定動遂已違特失候甘受沈埋辜負恩德由是因循待續愈出愈奇致令法令日繁情弊日生違背既久則反恩爲怨者有之狐疑鬼猜者有之欲進欲退者有之開不肯正當恁麼時則庶幾能猛急掀翻自怨自艾知恩感泣此念雖如一髮千鈞則他日終賴以報恩有在也昨于賀氏舟中別師兄覩其言辭志槩大都退屈居多不委師兄平素曉曉豪氣千丈今何爲若此果以了大事更別有法門在耶抑甘心以此未了因緣自累塵刧耶抑謂藥汞銀未堪眞火欲自飛去也善知識家風從來變幻靡

測所貴學人無以情識當之以情識當之則何異邯步求前愈行愈背卽弟居妙德可謂深心極力調持然上下百餘人求其能以心相照者尠矣况善知識作畧豈悉昧情執所能龜灼哉願吾兄于百尺竿頭正是放身捨命時節無向此寸尺肉團上刹那光景中妄自卜度甘沉永刦也視視性曉既從兄剃落亦非小緣弟每念其識慮既非高朗脩習又無把捉或不無情順智逆順進逆退之病惟吾兄亦當以此紙示之令其時廝佩服脫當進退兩難之際則自有出身之路也間情種種盡屬枝末不悉

與曙天師弟

大都脩行不得力只為不識心古德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近來相見吾弟似覺煩惱轉多習氣不滅煩惱卽心所煩惱卽境境不自境因心故境心不自心因境故心心境相因各無自性智者了達猶若交蘆謂煩惱及煩惱境為實有而被其所轉者衆生之見也煩惱及境俱非實有則盡十方三世更有何法足當吾情故曰大地無寸土夫盡大地皆土而曰無寸土何也若盡大地有寸土則心外便有煩惱可得又圓覺經云隨順覺性吾弟今後觸境逢緣少有纖毫憎愛情生卽當以此四字口念心想入其三昧入已卽隨順覺性便不隨順愛憎無明矣何以故全體覺性更無愛憎無明了不可得故覺性如虛空了無隔礙有諸隔礙諸境自礙虛空無隔礙故覺性如牟尼寶珠清淨瑩徹了無色相有諸青黃境自影現摩尼非青黃故此又古人所謂以諸譬喻而能悟入者也吾弟其勉之

與李次公居士

善知識難事益其變幻若雷龍鬼神不可測其瞋喜其蘊藉若須彌娑竭不可測其高深其拄杖拂子若

虛空摩尼不可測其方圓橫直苟英才利器不須彈指謦欬便奪其符命掉臂入關直擣其閫奧承其家業綜衡而受用之其或未然使非朝熏夕陶月漸歲染惡能管窺其犄一而不以驢鞍橋認作阿爺下領也故龐公之于石頭馬祖蘇長公之于參寥張無垢之于妙喜皆盡命稟决沒世諮叅豈漫然哉且也世諦父子必以滴血入骨取驗矧欲作法王子祈紹佛種而可冒濫依稀得之今次公之于本師朝親暮携十寒一暴又安恠夫理不透徹事不相應也惟次公自審之曇生師行速燈下草草以復不盡欲言

又與照天師弟

華嚴經跋時在心曲無奈叢林上下皆欲調持刻經脩營皆自總理乃無暇刻一及于此卽有少閒又或經行林壑兀坐蒲團以慰昏散以故厚負吾弟之懇良自愧焉。計此去都城途中甚爲閒適當爲吾弟勾當之卽覓便寄之、而南儀大經業就裝潢但于第八十卷尾、多存白箋數紙可也楞嚴閒頗安適甚用爲慰忠菴師老成果決凡百議論規誨吾弟與法空須稟從之無相人我以取物議與照來寺須與之言金壇棍施若已取足惟除南京支付外其餘悉付曇生

師買辦貨物來山與照只取留五兩買辦糧食安置其母外取二兩作盤費來山或領朱仰峰工作來山亦可金壇若未支取完足其餘聽曇生取之可也別面如昨律候截遷一失此身便屬來世升沉未卜若樂無期六時之中須知自辦若一切緣事無甚攀攬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況汝元非涉緣之人猛省猛省

與忠菴師

聞楞嚴叢林近頗安適二時鹽醬亦自不少此蓋吾師眞心實行所感良用爲慰不肖居山叢林上下百責萃身、自朝至暮、略無暇刻兼之經典款則一一經心工匠胡亂一一調御所幸得於荷火叢中煆煉身心所有無益封來自由自在自高自慢自局自狹種種惡習因之消去萬一耳古德云金由火煉心由境煉信矣。夫又菴貴菴二兄既寓嘉興或至楞嚴至則但當挂搭堂中以十方客禮待之當時有事楞嚴曾于老和尙前盟言胸中初無一指甲土昨塔先師靈骨于楞嚴雖屬權宜而老師尙譴責不貸況吾同師兄弟身有寸土其能免于諸佛如來諸大知識之罰乎惟師憐念于我不以情識假借執實行之楞嚴百

事惟此爲重諒二兄亦有以照亮我也梅村居士老成練達凡百事請過商確雲濱明卿翌文季玉諸居士俱不及一一致書均乞道意東園先生子山長者儀至楞嚴幷乞致聲堂內外諸師無邊一一稱名問訊統惟吾師普及一言餘瑣瑣不悉

與沈及菴吳孚泉周仲大周季華四居士

興勤歸山常熟庚寅二緣松江己丑一緣丹陽庚寅一緣俱已如各細單檢到第詡卿補償松江緣內一封三十兩成色甚爲低下此則詡卿家人之過也。江南諸緣詡卿既已來北想諸居士中無有能隨方總

理之者若待送至反成擔閣姑令俱付曇生師親收
業且屬曇生師一一身往理會之矣儻其中有不能
速集者則屬之送季華處俟陸續令人取之曇生師
歸山時季華須索其欠單以便作書不時令人督促
江城與寅年分貲想已合集幸開細數付曇生師已
丑年檀越姓氏已刻完者俱印刷以往其未完者不
過數卷繼此完報蓋始事之初刻工來遲兼之曇生
師以脚力之便又發之太速故不能盡如所願耳。徐
文卿庚寅年分儻詞卿已有區分則季華當於金澤
索付曇生師如詞卿未有所祝即俟不才取之都城

已耳許水利王房仲二綠原在十數之外儻其無自
肯心不必強之以難蓋佛事門中凡有所建立一惟
時節因緣時節因緣若及則能令人增長菩提心時
節因緣未及則能令人退失菩提心令人退失菩提
心伊誰之咎矧江南歲計仍凶而欲令諸長者居士
脩舉檀度誠爲大難安忍強之乎九蓮居士寄我觀
音像謹拜受幸爲我謝之康孟脩索書盂蘭盆經亦
阿凍塞責江城諸長者居士不能一一致書惟此一
音普申問訊新刻楚石諸典各以一部歸之江城作
法供養惟照納之

與朱濟川樂子晉二居士

妙德在淸涼最幽深處淸涼爲震旦大菩提場刻藏
因緣卜吉於茲信非人力南北雲集僧伽百餘或團
圞坐氷雪堆中安般希微兀若枯木或勇健向昏散
場內身心踊躍氣奪三軍或架榾柮燒品字則本光
盎然或持籤軸別蠹魚則義天廓爾兼之二三知已
東語西話提唱無生瓔對琪葩萬壑千林宣揚玄妙
斯時若更得子晉把筆題詩濟川敲冰煮茗信當今
絕勝人世希逢由是却覩長安車塵馬跡中人腰背
寒酸眉眼高下傴僂踧踖抓露跉跰即欲聞斯勝事

不啻盲龜值木滾芥投針何況得見且身親證入耶
兩居士久寓燕都甚非有堅固利名爲之繫勒發心
特易到岸非遙詎終能恝然於此而無意也

復董玄宰太史鏡喩辨

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佛來佛現祖來祖現
天人脩羅及以鬼畜隨所來現無毫髮爽明鏡初未
嘗自云我是鏡我將明照物物像何狀亦未嘗自云
我不知我是鏡不知我是明照物非明照物亦不知
物像何狀即傍觀者曰此鏡此鏡之明此明中之像
何狀此鏡外之物何狀亦是剩語蓋人能著語逆妍

過去久矣貧衲謂非鏡明將安寄非明鏡安能當臺照物又謂鏡能照物物能照鏡若物不能照鏡則鏡亦不能照物又謂鏡不能照物物不能照鏡若鏡能照物謂銅能照耶明能照耶謂銅能照則一切銅器何不照物謂明能照此明爲生於銅爲生磨琢爲從外來謂生於銅一切銅器何不生明爲生磨琢磨琢木石何不生明爲從外來來從何所鏡之壞也明復何去若物能照鏡則盡大地皆物則皆照皆照則皆應名鏡安得物物與名又物物皆照則諸世界豈成安立古人有問兩鏡相對時如何云打破鏡來與汝

相見請玄宰不貶眼佇思信口荅話肳合古人符契然後可論鏡喩之說若刹那擬議話會再急性三十年叅去尚不得一半那討閑工夫論長論短爭是爭非雖然自法自犯絡索一上來教謂鏡猶性也鏡中之像卽緣慮也鏡外之物卽六塵也諸佛猶如空鏡凡夫猶如對像之鏡或曰豈聖人心不能應物如鏡必不照物乎玄宰又謂鏡雖不照物自具能照之用若照一物卽有所不照但空鏡則無所不照或曰物在鏡外而鏡不照是聖人拒物而不應乎玄宰又謂聖人之鏡决非照物凡夫之鏡除却色像卽是明鏡

或曰像由外物豈留鏡中鏡不受塵何妨照物玄宰又謂聖人有世流布想而無著想如一空鏡秪照於空世流布想者照空也著想者照塵也貧衲看兩家問荅如三家村小兒戲陳安望其輪刀見血大决雌雄又如鄕丞亭長之聽獄也安望其鞫盡倫心據案結欵而民服無辭耶蓋諸佛之鏡大圓明淨者也聲聞乃至菩薩之鏡自昏以至明自小以近大者也凡夫之鏡昏而小者也蓋十方三世猶一幅畫諸佛之鏡量與齊等普展則普現分展則分現靑黃紅紫種種形像毫無所遁第對鏡衆生不能眼同佛鏡次第

看去就自眼量謂佛鏡照一物卽有不照耳方畫之展色像之現也鏡之明猶故也及畫之收色像之亡也鏡之明猶故也聲聞乃至菩薩則有照有不照卽照不無昏明大小之不齊然其既復之明則亦不因照與不照而有加損也凡夫則自隘其量塵翳其明於諸色像顚倒媸姸照靑爲黃照紅爲紫隨其所現妄生分別是知大圓明鏡性也鏡大圓明照一切物現一切像而無所留礙無所動搖無所增損性之用也諸佛乃至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者此也翳鏡之塵緣慮也鏡外之物五陰六入乃至四諦十二因緣等

也鏡中之像在諸佛菩薩則色色形形莊嚴妙境在凡夫則昏迷妄執畫彩三途故欲鏡之明不必與外物作仇讐去翳塵而已欲衆生之佛不必與外境作仇讐去緣慮而已故曰絕慮凡情別無聖解玄宰以鏡喻性則可謂像即緣慮則不可謂佛鏡具能照之用則可謂祇具能照之用决不照物則不可謂大圓鏡智照無所照則可謂照一物即有所不照則不可謂逐物逐照非佛鏡則可謂空鏡照空為佛鏡則不可謂除却緣心即是真心則可謂除却色像即是明鏡則不可蓋惟其照物故名明鏡自覺覺他故名為佛非照物鏡將安用非照衆生佛何得名故經曰照五蘊空又曰照十八界十二因緣四諦等空故曰照空非祇照空故曰照空又謂世流布想者照空也著想者照塵也尤為背戾蓋世流布想者照一切物也無著想者不留礙也又謂夢中事可合覺者應乎豈不以聖人之鏡决不照衆生在迷之物不知有等幻術以藥鑄鏡能照諸鏡不照之相如照幽鬼及人腑臟及隔壁隔宿之事又如羅漢飛空透礙乃至十八神變非隔礙凡夫所識覺人能見彼睡人夢中種種物相則又如來如幻藥鏡無礙神通非諸常鏡常人

可比擬思議其萬一也故曰惟佛與佛乃能究盡當無以未至之見不齊之喻苦為法障若必用覺夢喻當就一人分上以覺喻佛夢喻衆生豈有既覺人而不了夢中事若不了夢猶在夢中决非覺者玄宰比來論議得無於緣起無生及背觸俱非話頭中契領有未的當耶或契領時不無預先將生滅心眼眨眨地擬向承當故所契仍落鬼家窠窟耶玄宰又謂於古尊宿種種言句確然無疑恐所舉中妙明體盡知傷觸句决然未曉一句未曉多句即曉恐亦未真現世士林中切切以已事留心者不少然貧衲所往來惟玄宰為鸞鳳願於此七八分所在再加急鞭快艣一上不到古人田地不休是望是望賤體已平復深勞遠念并謝

與孫仲來王宇靖于中甫三居士

善知識難事佛法難聞始吾于斯語也視若尋常俗諺弗以為然逮觀我釋迦如來乍離兜率始降王宮目顧四方周行七步遂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當是時也賞音者誰逮及雲門猶然謗詈載覩明星自稱悟道雙番兩象演唱襍華諸大聲聞盡皆聾啞下此而臨濟之于黃蘗猶以打行慈明之于汾陽且作罵

會則信夫難事難聞之語不我欺哉近知本師應供金壇書寫經典此誠難事難聞之秋惟諸居士各各努力前驅以圖報恩弗爾則未有不聾啞未有不謗詈未有不作打駡會耳雖然要且夢見雲門臨濟慈明鼻孔向上麼勉之勉之。刻經檀貲已丑年分俱已檢到、第以刻工來遲未盡登木、茲以已完者先馳往、其未完者陸續完報、茲刱始之初、事難卒備、而曇生師南發又未可遲遲、故爾。繼此以往、或可歲清一歲、不至如是推塌耳、庚寅年分、昨已遣王道至金壇、想已交應、儻有未全、其餘即付曇生師亦可但金陵衆

工之物、須一一付足王道以勾當其事、檀越姓氏亦須一一明白揭示、諸檀越不及一一具訊、惟此一音普作供養、惟三大士轉致之。

與徐孟孺康孟脩陸中復三居士

佛事門中大都有所建立一惟時節因緣不可違失江南歲計仍因而欲長者居士於其中脩舉檀度不已難乎所貴二三居士深心調攝俾各願王無或動搖斯爲至行益吾人于無量刼來發一念菩提心是何異優鉢羅華一現苟爲急之而使其暴損緩之而使其退墮皆非善爲調攝善觀時節因緣者也惟二三居士原留意焉已丑年分一十二人所施俱已如數檢到其有定緣未付者幸更集之并庚寅統緣俱發曇生師歸山儻未能旦暮遽就且令他往約其再至領發又不爾則孟脩居士親爲遂至周季華可也已丑檀越姓氏以貲施入山未旬日盡未登木楚石語錄寶訓水懺因明論禪門口訣諸新刻雖非雲間檀施亦各以一部奉之隨喜作法供養令普生法喜惟照收之顧仲脩居士欲獨刻一部既屬最初發心自不得不從之矣孟脩屬書孟蘭盆經呵凍染卷殊爲草率且山林人于書法原不通曉第取其未動筆

以前一點爲老堂作冥資福利巳耳諸檀越不能一一致書惟此一音普申問訊

與公錫居士

別歸清涼至阜平聞本師和尚飛錫彭城將西去蘆芽遂迎之清涼今尚挂錫清涼不遠隨侍和尚杖錫結夏清涼矣。刻經因緣部劄實爲根本于大宗伯果得所請否此事不委此時可一言之李宗伯老師以成此勝緣否時節因緣或不可失況祠部文劄俱已現成李老師肯一言以及祠部或無難事惟足下共文卿居士圖之李老師并祠部或更得文卿求臺翁

勸發之亦可也張公事體究竟何狀幸一一示之

與刭居師兄

師兄別去長途安否此時挂錫何所向所云云須秘密和緩無強人以不欲益我法中凡有所建立當觀時節因緣時節因緣及盡則諸佛菩薩自然哀憐天龍善神自然呵護弗爾卽醫得眼前瘡未免剜却心頭肉矣以此較彼得失奚啻徑庭哉統惟師兄善自調策時光迅速人命無常法道荒涼願共勉力

與傅伯俊居士

人生夢幻百年瞬息進退行藏可無定識不肖雖處巖穴中每從定起未嘗不于廟堂諸相知一照燭也大都縉紳人旣與聞出世法在五十以前則當鞠躬盡瘁以報君上以展生平以了世緣在五十以後則當解組林泉以順性真以求出世此則所當截然判斷無復優游虛度當進則務適偷安當退則畔援欣羨事與年違兩無成立非丈夫也周詩有言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以今觀于立朝諸老白首龐眉足趑趄而口囁嚅尚復羈縻不捨此豈非在昔偷安務適者哉不佞謂足下今日正匪躬報主時也何得以閒情野性久曠忠貞惟足下圖之

與汪仲淹居士

月五日得接長公所誤刻大藏序手捧誦之鏗然金玉眞可謂匠心獨妙舌相廣長者矣念貧衲以末法窮兒妄意荷擔長者家業誠何異負九鼎圖適千里識者鮮不難之然肯心自許莫之或禁今厚賴諸賢豪長者光嚴照策儻不至敗轅佚駕以終厥事則他日頂爇栴檀用答栖護恩寧過分哉惟諸仁者更屬意焉不日發清涼卒且未能詣丈室問疾可否夫疾不從四大生以地水火風各無我故亦不從四蘊生以受想行識亦各無我故四大無我四蘊無我膚之不存毛將安寄信斯疾也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則謂居士實有如是病者皆目空花也願居士于十二時中入此三昧以自受用宋繡佛像并紫檀手摺侯叔宗將至當爲居士瞻禮持念不忘

與曾舜徵居士

經云發心畢竟二不別惟是二心初心難蓋因地不眞果招迂曲因心旣獲果覺無階卽有事脩持盡名癡行故曰但貴子眼正不貴子踐履又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

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
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卽不可子細點
檢將來有甚麽氣息亦是病向觀居士見處大都在
雲門四種病中蹲坐出入別來面目不委復作何狀
爲復仍舊爲有新得幸將此語自診自候務在服得
其正斯向一切處行履自無墮坑落塹之患矣信菴
老師得參謁于吳門云不久將入燕都家老師由峨
眉反南嶽挂錫未久卽發金陵其留心南嶽甚惓切
且有結菴之願也聳翁老先生及晉明居士皆未及
面蓋以老師行速故耳呵凍不盡

與馮開之居士

別來如昨律候載遷信人命無常浮生能幾吾輩于
法門中自稱雄傑而復優游退墮無異尋常虛浪沈
埋甘爲塗炭生無所建立死無所指歸誠何以仰追
先哲取信後昆而免嘵嘵拔舌之苦乎且衆生從無
量劫來能一念發菩提心奚啻優鉢羅華一現此而
損失後得何期爐炭鑊湯蛆蟲蚊蠓刹那萬狀寧復
終窮言及于玆涕淚中隕願共居士勉之刻藏因緣
雖已就緒、然期場南北、未卜終始、此方撰述校讐端
屬名賢、幸無忘念、新刻楚石語錄諸典各一部遣克

法供、可否兒挂錫徑山否、護持之責舍足下其誰幷
乞留意。

與賀知機伯仲

先覺有言一句染神咸資彼岸彼岸到梵語波羅密
釋之者曰涅槃果覺也夫吾人自春徂秋從幼至壯
所聞所見乃至所攖且爾者奚啻一句而猶然此岸
何耶則未有以染神故也蓋衆生自一念悖覺以來
色心諸法皆以八識三分爲其根種因緣故根境相
偶善惡諸緣必假前五招來六識分別末那傳送以
持種于含藏之中使非含藏持種則今日云爲明日

且遺忘之盡矣矧老壯而猶記憶違礙之事耶故吾
人于含藏識中顧所以染種何如耳染之以五常五
戒則具足人相染之以十善禪定則生天染之以好
勝猜忌則居脩羅染之以四諦法則成聲聞染之以
十二因緣則證緣覺染之以四誓六度則脩菩薩行
染之以一乘寂滅三德圓明之道則取涅槃乃若染
之以殺貪婬則報畜生染之以慳偷狹劣則墮餓鬼
染之以五逆十惡則投地獄是所染殊塗而升沈異
轍染之義亦大矣可不懼夫學人誠能于日用之間
與嘉言令訓晨夕相對仁師賢友晨夕相親則一言

乎指自足以動我心王心王既動則含藏識中染種自摧染種既摧淨種自茂淨種既茂則凡菩提緣感一有染觸則自能萌發榮枝幹條達華果圓成而于涅槃果覺也何有反是則未有不淨種摧滅穢種滋强外緣所熏惟强自合如是而欲免夫三塗六道之果也得乎賢伯仲既于身心性命中少知回頭轉腳幸于善惡熏染之機貴知所以決擇去取可也人生轉燭世相空華一失此身便屬後有惟賢伯仲勉之庚寅年分刻經樻貲已一一檢到行且旦莫登木矣第己丑年分貲物雖至而無細单不知孰爲多少、

檀越姓氏未便入梓、有便幸詳示之。

與大司空陸五臺

門下四大調和不想諸天龍當爲護法者護無庸鄙念第生死事早莫難期門下于世間法亦庶幾矣願速作歸計共青山白雲終老一會免得臨命終時手忙腳亂此實丈夫家千生萬劫未了一最大因緣莫只擬議卜度過了平生古人有言若非徹證即解會入微但可刪熱眼前一場魔病及一段憎愛境緣現前便兩忘都省得起來受傷多矣況生死關如急水灘頭纔眨眼佇思便喪身失命何以故擬議解會屬生滅心故生滅因豈能證不生滅果門下素憑陵法道中貧衲亦嘵嘵坐此願同門下大死一番不然恐累法門不淺貧衲前歲唯恐門下不出非他爲衆生故今唯恐門下不歸非他爲門下故爲門下亦所以爲衆生門下以爲何如

與張檞村居士

別來曾不一瞬時序忽已迭更人生幾何光陰迅疾想居士信根深厚慧識高朗晨夕之間端能以出世爲懷固無事山僧之喋喋也己丑年刻經檀施俱已檢到第以刻工來遲未盡登木茲將刻過姓名先呈

覽閱其未完者陸續完報、蓋筮創之初、事難卒備、而曇生師南發又未可遲遲、故有是事、繼此以往、自當歲完一歲或可不至如是堆塌耳庚寅年分未審集否如其已集乞即檢付曇生師、仍須一一揭示姓名、以便入梓明卿居士暨諸檀越俱不能一一具訊統惟致聲楚石語錄皆嘉興之刻、水懺寶訓諸典雖非嘉興所刻并以奉覽助法喜也傳諸檀越一過目已即存之楞嚴可乎、楞嚴近作何狀、惟時過護持之了空師居山頗順適無庸尊念

與陸五臺大司寇

前所云云昨聞滇南警報且踵至此意者造物爲不辜之人導之生路乎夫緬人今日所以圖報孟養者不過欲鋤殺大朗長𨒂散孛之恥然孟養昔日聽蠻莫之說明同蠻莫邦緬以歸欵

天朝者誰則尸之觀緬人今日之報仇則邊臣昔日之奏功可知觀孟養今日之喪地則邊臣昔日之拓地可知且蠻莫迤西歸緬已久而欵貢則自丙戌丁亥始此果誰之力也其功奇其禍亦奇其忠大其罪亦大實李兵憲之謂矣是雖信而見疑忠而受戮自古有之即兵憲亦或能以此自安第緬人仇視蠻莫迤西自丙戌至今

亦既數載而今日始爲興兵掠地謀者豈不以昔日撫綏蠻莫迤西而討我者李兵憲乎今且繫之獄中矣寧復有應援蠻莫迤西而爲兵憲之續者耶即有之抑豈能盡如兵憲之奇謀石畫耶緬人素奸頗詭察計必出此此一舉也信不惟脣亡迤西而蠻莫諸司且齒寒矣審既爾則國家邊疆之患又豈獨北而緬蠻之咆哮猖突又豈出

下哉識者謂爲國家今日西南之計莫如仍以李兵憲帶罪立功則其輕車熟路與布無難且也使過尤君人之盛德而所以上培聖德下拯沉冤其時節因緣惟在今日含此則無復可圖矣然此非大司馬眞心實力以主持于其中而宰執九卿爲之上下左右極力方便以贊成之不可也惟門下以無緣之慈施不報之恩深心成就則不獨軍國解西南之急而山林野人亦藉以酧水土之恩矣幸留意焉幸留意焉

荅岳石帆居士時石帆以特拳上疏候旨長安門以八行報不佞有云偶逐有爲元非任相業且將與皮囊俟遜杖云云

法無有爲無爲亦無有相無相但衆生不了目前見法遂有如是等藥病之言脫能脫體玲瓏眼光爍破

西天下則大火聚中可能將夯得一莖眉毛出麼如是郎大用繁興了無一物刀山劍樹坦爾平夷故淸素謂兜率悅公子但堪入佛不堪入魔今入魔時節因緣也願足下努力因明解紋離六根空五蘊亦良由足下此時第一觀門須時時覿面

與黃貞父居士

別後未審令師因緣竟作何歸結此中懸切可言司冠公既轉銓曹其于恤審事已得究竟不干此則公案果終始實心相的當否彭生冤纏抑亦果遂解脫否幸一一裁示令師爲一代人豪而罹此咎此豈善

惡因果所宜有哉然先德有言欲知先世因今生受
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世固有善人君子而
褸困窮頑夫儉人而享利達而遂謂善惡與報因果
非實而不知通之以三世之說則因果截然無毫髮
爽而趨善避惡當益自力肯以現世之困窮利達之
爽厥報也而動念哉雖君子脩身固非求報菩薩利
世初非有為然標影曲直亦自不泯通乎此然後君
子之歷困窮利達也始能無入不得隨寓皆安太虛
浮雲空無朕跡不然寧免凝滯之物哉今師高明信
此為剩語然敗鼓之皮良醫不讓故及之

與文卿居士

向歸清涼至王快接老師法旨知其北來遂逆至清
源乃老師杖錫尚在彭城復至彭城不謂老師又南
去淮揚矣不肖恐山中有故踪跡太遼絕無能援應
遂却歸清源彌陀寺候之計旬日當必隨奉老師入
山度夏或賞送老師所書法華楞嚴西去蘆芽未可
知也老師書經之願蓋三十年矣曾于武塘擬山關
室中一語及不肖今老師得完所願且作圓滿道場
江南僧俗皆得幸霑法潤獨不肖未得效涓滴與法
緣誠自恨夙業障重根埊薄劣耳慈航師兄為老師
所遣不知其入都城所營何事聞其挂錫順城門外
千佛菴中足下嘗請至衙齋之并訊其事儻彼業
巳完所事上山須留之候得種種回書并向所托足
下事體及今書中所事一一附報不肖向禮部復疏
不委都察院曾行五城并在撫按否儻五城有告示
乞抄以寄我再刻經劄付此時或可舉行當請王公
錫商之或求臺老一言以致宗伯祠部或但公錫懇
之李家軒宗伯時節因緣不可失況文劄祠部俱巳
現成而祠部令兄且轉銓屬則臺老一言及之易易
耳足下其圖之此為一則切要公案無忽無忽張梅

村居士老成練達向同臺老商議請來長安且將為
五臺之遊也今臺老轉銓部則此約孤矣梅村公想
寓臺老衙中足下須請過齋中一敘更須時時往反
以請教義倉之事此公即東禪義倉主人也龍華慈
壽碧雲諸名藍大刹須更得足下陪之一遊禮可乎
樂子晉南行否諸記文皆就草否淨因龍泉二記曾
達之臺老否如其忙冗姑且遲遲臺老于恤審之事
巳究竟否李見羅公畢竟得與蒙欽恤否諸百幸一
一裁寄慈航兄以報我劄付事上官若舉行亦須令
人請錢先生一面令其見祠祭司僧道科寫劄須要

全云串文及後要云右劄付妙德菴某人准此無劄
付都綱司此得錢先生圖之足矣

與盧晋明居士

形聲聯絕忽焉三載心光昭耀猶夫一日居士學術
有源坐忘無怠想于道也其庶幾乎不歹何時得覿
面密陳其質木乳徐孺東先生爲吾都賢豪長者有
幼郎年可出就外傅苦無可爲之因親貧道重以法
道知己敢爲告之居士孺東先生之于郎君蓋不獨
以兩聯四比望其勢耀家聲已耳居士不輕幼學慨
然就之行且爲孔釋兩門植一嘉種是未可知别孺

東先生人品學術亦吾輩所當同心斷金以白首者
也惟居士念之儻遠遊未便即挈家以赴尤孺東先
生至願也

與瑯琊空不空居士

貧衲暫寓檇李楞嚴偶松陵方幼輿自五茸康孟脩
家過我携居士所批史纂左編及拈頌佛祖偈語在
篋因發視之不謂斯世既無釋迦馬祖而有淨名龐
蘊者出是真所謂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也羨羨第
云欲刻此流布竊爲居士不可蓋居士纔吞一口毒
氣入肚手舞足蹈命尚未盡安可即纂墓誌碑銘又

如世嬰孩語尚未正安得記之左史古人道潛行密
用如愚若魯又云相續也大難今居士雖具此見解
尚不無可商略處在又且二六時中果能相續否於
塵境中果無異醒時受用否忽然猛虎踞項飛劍臨
頭果不眨眼定動否即能如是去佛尚遙其或未然
且自保任古人有言參學不可不急性出世不可不
持重大都先德出處必不違時節因緣有以哉大師
臨别示偈附上願過一目潛行密用道階梯幾露聰
明早自欺醒處未能違現行夢中安得不昏迷

與吳康虞居士

海內仍凶而臺山數年獨光豐慶始剏道場良爲一
助且叨賴文殊菩薩慈光照攝叢林海衆亦頗安居
未審居士年來蹤跡何在治生產業何如已躬下事
少分親切否人身難得中國難生善知識難事事善
知識苟非殷情刻識未有不作打罵會者惟脫體當
前赤心片片則自足以擔荷承受諦觀足下似以夙
因信根少具而又聰穎優閑第于野樸真醇則獨居
其劣惟足下損其所重益其所輕熟其所無生其所
有則于事善知識何有豈曰事之云乎行且與之同
一鼻孔出氣同一眼睛覩色同一舌根談論非分外

也而況復於種種賛歎怒駡廣作分別而問有過無過耶惟居士勉之

與威縣尹默齋居士

水月交光針石相引機感以之此不惟世間萬有卽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亦未有不由機感資熏而然者近以陳明府舊識策杖貴邑因不欲以衲縷弁謁薦紳長者類世之要求者所爲且累明府以故親兾靈山付屬爲法金湯如居士者槩亦未得覿面一傾雅抱此誠機感之未通者也乃鳴川上人入山報言居士業巳于刻藏因緣雅有深心是又格

外相薦有不履機感蹊徑在者古人傾葢擊目千載之下謦口不窮今跡未接而神巳交所謂叔世古道見一見之居士乎塵途汩擾火宅濔漫青山白雲足生幽想不委居士亦曾策念杖屨煙霞共幽人逸士汲泉煑茗坐石談玄以暢生平否也泥塗逸翮火宅芙蕖此又貧道所深有願望于居士唯居士念之楞嚴圓覺維摩三法寶附供淸玩

與曲陽鮑明府

惟門下妙稟休明纘纕蘭芷負豪傑之才濟糾紛之會平明之頌業巳于道路口碑載之而不佞開侲以

刻藏之舉投錫巇阿升沈異轍竟末由一把荆州手采然春風施暢德潤宣流卽幽壑枯殘亦蒙霑拂且知向榮生色矣古德謂本光昭緝固不在形聲睽卽間而傾葢擊目猶爲滯礙有旨哉其言之乎乃先得此心之同然者也庚虒尺一乃春間走力江南時附至者沈滯魚鴻不無罪矣第以山林廊廟卒無便郵而庚虒寄言不佞亦且有無妨豈莫投之之語也謹馳上兼勒此以請踈慢之失

與包濟然居士

別來如昨時序忽巳逾周信世相空華人生能幾想

門下信根深厚慧力堅強晨夕之間端能以出世爲懷固非世夢塵勞所能昏繫者也刻藏之舉建期五臺幸賴諸佛菩薩慈光照攝及諸長者居士願力護持雖海內仍凶而五臺左右迭見豐稔第恐貧衲福德綿微行業輕鮮不足以戴斯恩眷耳此貧衲叅莫是懼門下有福人肯將垂一念以眷及林泉否乎刻工數□暈日事鋟梓嘉興巳丑櫃貲其登木者十八九業巳刷樣賫送覽矣楞嚴道場近作何狀葢必軒節常臨則諸天魔自無其便以故靈山付囑厥有攸存惟門下念之羣生師行附此并候起居不悉瑣瑣

與虛思齋總戎

貧衲方外人當無情見然每憶念門下握手別時悽然顏色至今尚不忘肉骨愛我門下文武丈夫今古豪傑而當路中竟無知己者海濱數載寥寥可裂肝膽貧衲於縉紳先生相知者雖嘗嘖嘖口吻衆揚門下操履及所以真慈愛物亦竟無有以報我者世道若此不重可太息耶雖然位高者身危外重者內輕貧衲又為門下有慶幸者在也古德有言既做世間第一等人又當做出世間第一等人門下起布衣爵位若是聲望若是子女玉帛若是益所願亦足矣而

生死事正當究念不然恐他日不能挾爵位聲譽子女玉帛敵無常業也門下高識素念及此敢吐心膽儻能於急流中勇退又豈不傑然出世大丈夫哉是望

與包瑞溪學憲

連日冗迫無暇一走領教誨聞門下近日受侮羣小乃固欲與之校白貧衲竊謂大都事不惟其迹惟其心不求在人求在我使在我者果昭然無媿此中則彼之來也浮雲太虛而我之受也太虛浮雲太虛安與浮雲質顯晦哉使在我者果有所委曲於其間則以方便心行方便事而是侮也固我所甘心焉者夫復何校一校則成吾過矣且堪忍界內末法世中正少陵長賤挾貴弱制強時也苟非願力大士入類隨流幾何不行荆棘而坐針氈諦審思惟但當勇雄奮迅掀轉鼻孔早急回頭脫此熱惱趣彼清涼又安可與此瑣瑣較是非論長短而造業中業也門下年登半百世味甜苦亦既備嘗啐地掀翻惟在今日門下多交游恐未有以此逆情語告者貧衲託愛諒口欲含而復吐惟重負門下愛諒是懼儻出格垂采則不負之功實門下之賜矣

覯西如師索書六不齋自責語敘

不佞以刻藏因緣乃寓五臺之妙德菴己丑春覯西如師至自武林乃手本兒留之度夏師以故習善岐黃術既挂搭遂以藥王之心逝普賢之行尊卑一視疏戚等觀于諸疾病視為調煮見呻吟楚痛者恨不以身識代受即寒暑蚤莫急遽頻繁無倦色無惰情益誠意在藥先慈流物表以故有不投投之必應而沉痾者且十起八九故雖工商傭賃輩少有適和亦靡不引領而呼瞻顏而泣雖孩提父母大旱雲霓未足為喻也庚寅秋將飛錫南還乃索書六不齋自責語

爲別不佞因謂之曰藥不必參苓芪朮適病者良此不佞榮衛俱虛膏肓積痾法身滌倒慧命希微故爾金石寒溫甘辛燥濕合劑而用意者其未必有當乎吾師且也吾師妙稟休明元辰獨王大強精進實腹虛心或亦無事乎此也雖然五大封匿四蘊宅處忽焉念起六道顚逃瞥爾情生萬刼瞶聩違時失候夫孰無之今以不佞診視吾師大都識慮殷懃意言周悉隨方觸處悅可人情所謂一鄉皆好之者非耶吾懼夫外客者中離人全者天喪辟之表實裏必虛肉肥脉必病也吾師其知所以自藥乎哉師曰聞命矣

非仁者其孰能藥我至此此誠所謂急治其標敢復諱忌第恐標差而根本隨之則六不癒所以代爲衆生發藥者尤未可緩也幸仁者無厚恡焉不佞無復辭遂走筆如左

與陳代州居士

本山都綱歷任未久其爲人亦頗廉謹近聞有訟之開府者業已批發該縣誠所謂雀無角而穿屋鼠無牙而穿墉不委門下肯過聽不佞揷一語以救援之否諸君子素能出長技以傾危上之人脫當事者不察墮其術中則此坐噬之凶將不止于都綱一人已

耳惟門下念之督之

復稽將軍

伏惟門下自專閫以來貧道以株坐寒巖竄躬龍藏以故未得詣轅門而請益望軒節以論心歉也何如眷言孔棘向投木李耶獻野私反辱嘉蔬靡殊天味展也鉢羅之實允焉香積之需謹用登嘉未敢稱謝普濟橋碑記義弗可辭容禪悅之暇捉筆以塞尊命不旣

復罕峰道者貽蘋菓

此菓惟長安豪貴家有之龍門去妙德更在山之深

處何從得此物來正所謂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徹空師十九日歸故廬吾師當一至以送其行亦佛事人情兩宜曲盡幸無以跋涉爲勞

與馮把總

惟門下文武天畀忠勇性成迺天王聖明特爲推轂俾門下得以專制一方攄籌九鄙且也方今■騎憑陵于西壤山鬼跳梁于巖阿吾知門下斯行是不惟天展生平長驅直擣使■■寒心聳小褫魄上國安堵中原無恙足以仰荅分閫之恩而佛菩薩千百季名勝道場亦且賴之若泰山磐石而開也厚受海內

諸薦紳長者之託株守寒巖枝鵲龍藏尤藉以弭建
節鉞之盛親炙山斗之光矣何幸如之不日飛錫燕
山取道龍泉端擬拜瞻顏範面請教益不盡欲言

與于中甫潤甫伯仲

善知識難遇亦難承事故曰遇善知識如盲龜值木
滾芥投針事善知識則凡百到千磨益精益利或呵
或罵即以全身擔荷猶恐力有不及况生心分別耶
苟但將吾美匡吾惡潤吾情習非善知識也不肖每
於老師熱呵痛棒之際類皆當面錯過及後思量徒
增愧汗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豈

欺我哉山間寫刻人幾十五輩歲得二千金支費種力
未充誠爲促迫即欲刪去以當所入然篦事之初聞
風而至且皆不遠數千里裹糧跋涉不得不優容嘉
納以招徠之也足下出處此去作何狀近來遼鄙頗
多事大都馬市之開病遼膏肓即岐黃復起久必難
療益元精既竭無復可支此有識者不待今日而飽
卜之矣仲淳親喪既入土孺東既吊大當休息一番
世緣子似昔有宿因非可強勉所貴男子丈夫正宜
于此看得破無量刦來一段光明初無得失竟親照
天躍地法爾熾然無因一粒米損却半季糧也近得

棄寄札觀之大都諜恢惡惱法友眷屬宜相援拯無
坐視之潤甫比來道念何如時藝亦多精進否丈夫
家千世出世法中安身立命皆當圖其遠者大者須
是勁挺孤露令人可仰而不可親始得彼庸庸步屈
無足踏襲耳叢林百務勞身積几經書困志正當督
擾而與照告行艸艸不知所云

與嘉禾諸文學

會道開自衲暗劣望越北檇李爲諸大方所羈絆
茲土者越歲崖岸遂絕不得奉諸先生教邇聞諸先
生以本寺池塘有閣貴學及縣治連名數十位具揭

在縣大池開自嘉靖辛酉壬戌間於寺無與萬曆七
年崔太尊斷案可稽貴郡老少貴賤一一可指示衲
一手不能掩其耳目也自壬戌甲子以來邑大夫喬
遷者相望諸賢掇巍科取上第者相望視昔蓋較隆
焉謂隆於昔而獨損於今必不然矣說者謂此池係
貴學乾方過脉既爾則此池之東從駱家橋稍西而
北鑿斷數十丈於學尤近此本寺池塘又甚捨其近
且甚者而察察於方丈之陂塘是貴教所謂放飯流
歠而問無齒决也衲雖鄙而本師設教且專利濟何
敢背祖教以毒諸先生諸先生縱大愁當必爲吾法

薩有如佛所付囑而先有礙諸先生是自礙也嗟嗟衲士偶人也雨則歸之土耳諸先生俱良玉抱不世才値此淸寧時且將涵養幽潛完滿福德圖不世業而顧肯造此臃腫事耶衲亦竊諒非諸先生意而爲媒孽者所中也謹此獻白惟煌照是幸

與馮開之居士 已下一十八編已亥年四月望從忍可師伯處得來

大乘止觀序海瀛居士想屬筆矣足下入若當領之付梓人氏脫有萬一未妥更當共討論之務使海瀛居士筆頭上光明足以熏照未來將必有一人兩人焉於此光明中發大信心入此止觀門然後斯文爲

不徒作不爾則徒文非我教所貴矣成唯識論三月間可完刻亦不可無序昨文卿中甫寄貧衲尺一甚言武林虞德園居士欲與貧衲一見不知貧衲與居士從曠劫來初無間隔亦無背而可得乃今欲面者形骸耳既是法脈中人必有覿面時節敢乞足下代爲合掌求其先撰論序以作後日相見香儀聞居士刻意西方此亦堪作往生助行居士文名徧寰宇況法門著作諒其不忘張星嶽居士頗有助緣刻經意足下當乘其熱念如包瑞老故事爲定奪之逐年捐貲既不苦而積以十年則功勛且多矣冊次草草餘圖便再悉

與項東源居士

常憶貧衲與先生始晤時以至今日儼一夢頃是光陰迅疾電火奚踰由今日以至此生命終乃至窮劫窮劫盡未來際大約爾爾貧衲固爲習使隨順無明忙忙虛度應無出息不知先生於此光陰如何過去若生平未曾有個入頭有些下落於目前眨眼頃刹那際不動絲毫曾無蹉過卽諸佛諸祖五千卷七百則皆是剩語何有貧衲喋喋若目前是非憎愛紛然熾然乃至靜鬧閑忙非昏卽掉子果無明相續生滅

曾無間斷則臨命終時决難解脫今生不了來生又不知是橫是竪一墮卽千劫萬劫能不自傷貧衲肆筆至此不覺悲哽信知此事終難自期還須自勘先生年幾半百而一切窮通得喪想看破已久獨已分上脫無下落則他生後劫未免如蠅沾唾依舊汩沒向此窠窟裏有在惟先生自勉向自松城返棹取道平湖故未得晤言令郎昨於周氏園中一面覿其氣質學問大都退墮多矣奈何貧衲此行於檀越槩不敢奉別亦不敢告期故於先生亦恝然矣惟亮之

與張大心居士

世有釋迦馬祖卽有維摩龐蘊者出今震旦道脉獨
褒癖於齊魯間而桂師慜師起而振之居士乃不惜
頭目髓腦深心肯願爲之佐理此豈於一佛二佛三
四五佛而種善根者耶願居士厚自奉重無自負也
那羅延窟想已脩完費貲幾許當以示我令郞業舉
事已屬言于比部令誨之渠已荷諾但貧衲行止靡
定而令郞得早至長安受貧衲覩面安置爲尤妥耳
巨巖師居椶華菴否棲禪窟團瓢幸留意餘繼此啚
佈不悉

與王龍池方伯

頃者兩居士兩比丘良夜幽談眞濁世奇事迄今想
像猶清光泠然洗人心目也古德有言靈山一會儼
然未散信矣此非山僧之躭戀光景蓋欲一翻提起
一翻新令話頭不忘耳不日飛錫臨安擬投骸雙徑
天目間江河渺邈會晤何期社稷老成惟爲國珍重
食時五觀附上

又

憶昔白下清夜促膝長談私謂毘耶不二以來固不
多見豈非夙緣所追耶別後以投跡清涼音問寥濶
今春辱使者之命遠至寒山且承毳衣之惠是時貧

道以刻經因緣牽遊人間竟虛法愛之深既而聞之
令人慚愧無已貧道自念山林朽物何敢荷長者之
勤如此感謝無量茲新刻經成者数種謹各具一部
計若干冊奉塵慧目願機務之餘試一披覽倘或有
當于心可以藉慈雲而大施甘澤庶幾徼惠蒼生非
小也來都門已旬月未敢以山野溷高明茲當飛錫
草率無狀惟以道鑒諒幸甚

與傅伯俊居士

都城大寺房號之供凡得有力檀越略爲嘘拂槩獲
蠲除龍華有房號三間敢乞作一轉語于北城直指

使者以無緣之慈施不費之惠則視布金買樹其功
德更十倍矣直指曾遊賞龍華有其言之想亦懽喜
無恡足下卽因緣不熟難乎親授其記當不惜三轉
法輪可也

與徐太僕

近致書山中知門下銓衡明允人情向服斯不獨門
下之幸實法道之幸也山林人良用爲慰矣王方老
之起非有爲國之忠見賢之明超常之識者不能也
迺聞其有引年之疏家老師深爲籌之使其此一出
也老成見用君國利賴卽法門亦有補焉則出之可

也如其但當以高節危行風勵末世則不出亦可也持兩可而猶豫久之遂焚香禱于文殊大士前決其可否乃鬮得出字如是則菩薩智光洞燭于將來者信非常情所可測識而家老師舉之門下門下衆之朝廷亦必有不可思議者在也惟門下不恡八行速其早出斯無負于今日且其精力強壬不減少壯者時節因緣有不可失幸留神焉雁平道知門下已屬意矣卜人之事家老師以大方便轉爲攝化之方一鄉之人翕然歸向即有司薄示懲警亦心服爲政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者也願爲道珍重相晤在即

不盡所懷

與王龍池方伯

陸太宰倉卒登山時山僧亦從涿鹿石經山追至是以未得走一介爲報既與太宰議遣力請會于山中太宰復以老病不任寒不能久淹終止讀來論悵然自失此作與世緣之語直令人毛骨凛然益光陰輪疾身世靡常緣合緣離固皆幻夢苟非陰宇廓徹常光現前遂于此幻夢漫不爲之驚心豈有佛性者哉太宰去山亦悵悵謂過此會晤何期三復久焉不能自釋也刻經期以北地緣薄而費倍遷歸于南山僧自陪太宰出山留京師累月今且奉經板南下亦竟不及振錫晉陽爲曹溪一宿之緣其爲念當何如耶四方騷動天步多艱秦晉燕趙尤爲近輔門下謂此際欲削髮入山村理亂于不聞免如釜魚幕燕豈可得也其有見之言哉江南信多佳山水而兩浙尤甚門下肯以扁舟自渡北畧震澤東觀補陀南望天台雁宕西極雙徑天目訪嚴陵之舊勝探寒拾之幽奇則視與純今日清涼之得也豈不十倍哉門下少與繩陸太宰十餘歲或不難於此吾知江南緇素忻然爲門下掃石烹雲者又非清涼地主可同年語也門

下其信之否嗣君宰房山上方石經皆溢其治內而受其金湯之賜京師諸薦紳長者亦多以此賢嗣君然賢之者未必皆樞要不知亦可藉此爲嗣君之地乎否也傳曰德不望報公不徼私嗣君亦務其德職其公而已何有于此然山僧于門下有道義私雅故及之經板業已刻十之二皆未得就裝潢呈覽以山中得紙之難故也此去江南則繭楮所自出當爲門下圖之清涼近多魔障幸門下不忘付囑善自護持他無所屬望矣

與曾舜徵居士

山西呂撫臺于初夏廵閱五臺山見林木砍伐之甚
赫然斯怒下令繁峙縣查將師子窩鳳林寺等處擬
遣師子窩坐砍伐營造鳳林寺等處坐砍伐開墾招
許蒙批槩行免釋葢謂已往姑不究也兼給告示禁
約中亦云念事非一朝罪非一人以前罪端姑免究
治是此老禁令雖嚴而存心則恕奈何邇者繁峙復
爲左右近習所中申請重究而撫臺復批雁平道何
再虛心研審招解行東路管糧道判白　轉行繁
峙縣遂仍前擬招申通府通府擬抄招呈道矣夫五
臺砍伐之禁實不肯素心然撫臺業已赦除既往而

孳役獨欲藉此以傾陷師子鳳林二三名藍是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法門與廢實此關焉惟門下向撫臺
或雁平道作一轉語以斡旋之仍原既往但禁將來
斯不墮小人計網中矣倘于二公素非識荆即求之
他相知可也妙德與師子鳳林啓齒叢林故不得不
汲汲且五臺砍伐之害在各寺脩造有限而商民販
賣板木無窮今獨禁僧而置商民于度外誠所謂放
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此又孳役神通廣大情蔽深
扃而院之所未察者也儻屬筆當更以此爲首辭事
在然眉幸即留念

與王宇泰居士

本師書經之願葢三十年矣昔掩關武塘之瓶山曾
一語及意他日從事不肯當左右匡弼以承厥志不
謂昨冬於貴邑于氏園亭畢是願而江南緇素咸得
周旋奔走以奉勝緣獨不肯覊縻北方未得將滴水
點墨之命則宿業深重現行乖違所致也其有負本
師不既多乎經既成特命果清師兄賫送蘆芽藏之
鐵塔中今詣都城鑄造銅函足下當速往平賊門外
茶菴中瞻禮之相知者或拉之同往以廣其孝思以
拓本師錫類之願可也本師已飛錫鎮州不日欲登

覺山繼此或可入清涼矣足下與中甫迷繩爲蛇依
他徧計一念瞥起萬念紛紜遂于一兆中互相背觸
如眼姤眼如指疾指是豈惟出世法中無如是事即
世法中一非賢人君子之用心矧兩足下同師而有
是行徑亦欲使盡大地人謗佛法無靈驗謗僧無家
法如是謗三寶之罪誠恐兩足下且爲大地人受之
則豈獨兩足下互相蛇蝎已哉昨在龍華業已洞悉
足下之情似少見及乎此而顧有念釋之中甫此誠
無間鑊湯中一滴清涼葢誠能動物先人格言一念
真精六種震動吾知中甫當必悟繩非蛇了依他徧

計而圓成固有但在足下貴精誠以待倘其才有一念回光便須迎機一接令不至更相離合斯得之矣惟足下勉之長安風景易以溺人身世匪堅一靈局閉使非此生少有回頭轉腦處則冥迷長夜馳逐三途寧有既耶草草不盡瑣瑣

跋某卷

死生患難于人亦大矣不知覺範得何三昧而能于鞭笞束縛中飲食談笑縱橫自在又不知強仲得何三昧而能于衆情嘩聞諱見之時獨躡足三千里而皂無避忌授持此卷者當自得之若向本序中摸索

盡足指蹤畫餅

與傅侍御

貴治小西天有石經山乃北齊慧思尊者及隋靜琬尊者刻經于石藏之此山山因以名焉山之東西峪各有寺寺皆名雲居故有東西雲居之稱史乘載之詳矣邇來僧無正見魔有巧圖東雲居乃改名觀音西雲居乃改名天寶頃登此山詢得斯事良爲錯愕豈有千餘年所寺額一無所稟承而輒擅改之乎然姑念改之人既徂化而繼之者又愚昧無知事雖宛而情可原特爲改書仍舊額敢微寵門下并藉尊銜同爲立石既徵且尊則斯善也始信從之者衆矣兩寺更祈各給告示一紙以勞僧行以禁邪教庶魔佛分而邪正辨斯不獨金湯佛道實陰翊王化之一機也惟門下念之

與房山王明府

惟門下妙稟休明縱纓蘭芷惠風披濯使人意消野人雖未識荆然幸于尊公拓方外之雅數載論心意言攸愜故于門下心先昭緝識地趣承亦且數載信矣夫道合神交千載符契固不在形跡疎比間也野人枯坐五臺久逃塵俗邇者偶同二三麓紳中貴奉

本師達觀尊者來探小西天上方諸勝覩小西天石經山雷音洞地面殘缺因布金令住持脩補之忽于地中得石函函面有大隋大業年間字刻中藏佛舍利三粒靈骨附焉中貴歸奏[illegible]慈聖皇太后旋遣中使迎入供養本師謂此舍利乃名山奇瑞也特命不佞偕往密爲完璧計茲同使臣過貴治敢勤八行報左右儻不以世俗爲障一至瞻禮他日報之尊公亦足以見不佞以法供養之念矣且我佛于金河顧命大般涅槃火浴得舍利八萬有奇其流傳震旦者十有九粒此其三也自隋迄今千有餘歲而靈光特耀

豈非門下仁心善政和風甘雨有以感之耶不爾非
百川澄湛月不現也矧石經山爲國家大福地北齊
慧思尊者刻藏于石以壽佛慧命隋靜琬繼之至元
慧月終焉歷歲久如初未嘗罹兵燹之厄此固神物
呵衛而要之卒是邦者亦多受靈山付囑而來其禮
護之功不可誣也然則今日爲名山作金湯爲國家
祈福澤寧不于門下有厚望哉草率具陳不盡欲吐

與某

足下豪爽揮斤于儈詩酒文章風流富貴一切世味
亦既備嘗即灕韓石范盡是鏡象空花海漚陽燄瞬

息不存徒增結業入聞樂從地獄苦長願足下圖之
此亦信知鼓瑟齊門然終不敢舍瑟而從人所好也
至若惡業有十而口居其四足下大都犯之纔此猶
當重戒傅大士何時西去去後有音耗相聞否足下
業已移家至聊城否牓言有期阿凍不既所欲

與傅侍御

正月十五日附書于中甫致門下廿一日接中甫八
行云十一日已出都門尼不肯與門下往來音問皆
屬曾司馬爲之轉移書至都城想曾司馬當爲致之
矣中甫使至兼以門下兩尺牘見示始知門下疏已
及都門甚爲懽喜大丈夫既不能展其所學爲斯世
斯民免饑溺出水火則咲談山水揮斤煙霞以遂其
高亦人生樂事況吾老之親所當奉懽菽水窮劫之
我所當究竟頭面而可不于此時决去就乎第聞竟
告休致則恐又拂人情而來物議此何時也功名富
貴不啻若蛾燈蠶繭寧喪其軀無寧捨離安有御史
而告休致者小年不及大年亦無怪其然疏草及[illegible]
旨意皆未得入目不委云何但據不肯妄意揣度此
時舉動大都非陳情則稱疾斯合世調之二者而稱
疾爲尤順也門下其裁之五臺因緣他盡可緩獨申

文一節必得批行立石斯爲至要全美即門下歸速
不及立石而有按院批申立案該道府州縣亦足以
爲後日張本也近者告開墾陞糧者紛紛爲害甚切
肌骨過此則蔓難圖矣張兵臬甚仁慈敏慧第其有
屯荒蠲賑之令而下官多奉行太過亦難可辨察苟
有以通其情及示以禁山不可槩開僧地既有額免
不應爲豪民所中而輒陞其糧則此公必豁然大悟
而名山受福多矣儻有司有所糾劾于僧或貪或婬
有實跡可據者亦應盡法不必姑惜治吏胥商民以
護名山治穢惡僧人以服有司斯法公情允人無得

而議矣華嚴合論之刻門下既有歸志宜暫停止吳甘二老皆非歸信法門一時人情強勉終非美事我教以自發肯心爲殊勝善緣無強況門下今日行事尤宜愼約世態雲雨自古然矣萬一二老有心念及則當報以此書刻于五臺聚貲于曾司馬而貯之龍華蓋不肯此去住跡京都時少事非可委之他人故未可刻之都城至云委之地方官則尤萬無是理二老若不念及只合舍此而圖大事蓋此緣當日獨爲二老倡故也聞憨師有書致門下料必及五臺蘆芽師去山已久恐有所籌慮或未必時宜凡百當以不

肯所云爲準彼不足憑也況妙憨二師皆注念塔院寺而不知此時塔院大非昔比護之恐反損況明耳近知老師過冬蘆芽或不無所囑累亦當觀其時節因緣以爲行止蓋老師佛祖肚腸而衆生巧于投抵且左右無明眼護惜凡百在門下主張必期世出世法兩無傷損若虧其一必喪其兩一時之情不必盡狥我輩于老師處當大家愛護縱一時少有違拂而要之到結局處終自光明透露矣不肯二月盡出足三月猶往來五臺蘆芽兩山間尚可蹤跡門下儻以此時東歸當于便地相期一晤過此則不肯出燕都半歲復過東昌一敘乃去江南亦可也又不然則自江南歸錫五臺取道東昌一晤亦可也大都門下行期必于何時以不肯愚慮似惟早一日爲得矣聞官舍無內典謹以圓覺經起信論永嘉集宗門武庫成道記各一冊附往幸於宗門武庫永嘉集二書更宜多着精彩古人有一生坐卧經籍邊未嘗得一字一義受用偶因謫竄海島于破寺甕甏堆頭拾得半部楞嚴遂得大受用證入首楞嚴三昧因著論辟之富家兒終日靠米囤而不得餐享米味何以故飽雜味故窮漢得升合便事炊煮恣情享納飽齁齁地去也

門下此時正窮乏餓餓中米至須趁時恣意一飽望望

又

即日曾司馬使者報言不肯正月十五日寄門下書業已託甘直指轉上不肯甚危之此書得從承差人附往即無慮儻官封發舖而門下又不投文此必類收憲司且將投之新院矣書中所云五臺因緣甚絡索兼有申草在內脫投之新院奈何不肯已趣使都城訊其事圖止之復顙入白之門下乞留意查之凡甘開院公文至得盡收拆乃可不然則狼藉不少矣

大都中甫出都門便有如許諸譊也五臺事節正月廿四日寄書雖復云及即不詳矣正月十五日書并重錄申草呈上幸委悉之他餘皆在緩急間獨中文一節僧司業已候之門墻萬一可行乞批發以了彼我一番心願而名山有幸萬萬不可辜吾一語徵示去役令其歸山去役係不肖最久頗伶俐能領會也從甘使者寄書儻已達彼岸幸慰我報音

代張中貴作戒文

弟子張進自思根器下劣習染卑庸雖得人身而宮闈是近雖生中國而佛法緣疎是以境日侵而染逾

深性日迷而情益熾驕奢縱恣弱懦愚癡不知昔之將長自謂樂之無極萬曆丁亥春幸得瞻禮達觀尊者于明因寺先言開示即戒葷酒甫及三季一朝破毀業重障深魔強正弱今幸尊者飛錫潭柘山重復警策惶愧無地痛淚悲泣因自思惟五戒不持人天路絕縱不能全受敢不分持是以發心重戒酒肉誓盡今生決無毀犯又思殺生乃飲酒食肉根本本之不除枝葉寧瘁是以發心戒殺生靈誓盡今生永無故犯惟此二戒實蒙尊者哀憐提拔實亦自發肯心命根可斷此戒不毀惟願釋迦如來觀世音菩薩并

呈獻天將護戒善神潭柘山一切護法靈聰加被于我護念于我使我戒力如須彌山王永無搖動弟子張進不勝哀懇惟願證盟

重脩稽古寺記

完邑西北去治二十里而遙爲陳侯村村有寺建自唐開元間始名寄骨迄我明景泰中檀越靳君馬君再三舉廢墜易名稽古而世俗則亦有仍村名而以陳侯呼者然義各有攸據碑幢舊志載之詳矣寺近復頹毀蘭若僧伽一時爲之消索而中巖居師受業其地乃矢力事修葺天王伽藍祖師三殿業告成功

已復集緇素檀物詣京師印造大藏六百七十八函事聞■聖天子特賜勅護持之玆且從事佛殿兼創閣以庇法藏會余由燕山入清涼取道謁師師因屬一言傲惠檀越余曰檀之義大矣哉襍華經載初地菩薩脩檀度證入二地其曰菩薩以種種所有乃至頭目髓腦國城眷屬不見有施者受者及所施物是名三輪空寂名脩檀波羅密由是觀之則金剛經所稱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不如受持金剛經四句偈等所得福德多殆與此意互相發明何也必能受持金剛經四句偈等而後謂之三輪空必能

脩三輪空極而後謂之善受持金剛經四句偈等蓋金剛經非揀布施揀住相布施也住相布施即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非礫華輪空極其得福之寡也固宜不住相布施即布施非布施是名布施斯雜華義也此一舉也吾知吾師行將導究之善信由斯陞度了知一切行度乃至盡十方三世萬有諸法悉皆令入薩婆若海而大莊嚴之豈獨爲一區區稽古云乎哉究之善信固自各各具有如來智慧福相者又奚俟夫余言

與真實居士 已下八編辛丑年正月虞山錢牧翁發來刻入

金山道場向非靜圓師幾復艸莽矣磨涅始見堅白霜雪始信松筠足下當更護持之顯親隣巨室必得柔和戒德者居之此地始爲三寶有不然以若人之刁強強執勝之以若人之吹求疵執撓之不惟失其道場辱及僧類即足下護法之名亦從此掃地矣大都作事宜公不得私所好江南之廣豈遽無僧願足下語之靜師期無相負

又

光陰轉眼已分上事可有多少下落否日用可覺日有光明否學途中日有進益無謂未得一跌粉碎遂甘心醉夢過了現前光陰也仲淳可得共朝夕否世出世法幸相與有成子胥病恙何如便當報我靜圓師在金山有無緩急乞留念

又

潤州鶴林寺爲玄素禪師道場有蓮池竹院皆爲人所侵陸太宰力復之有田亦爲千兵人家所有前丹徒令馬君斷歸寺近千兵假以軍衛具告屯院批高二府反斷與侵者而僧亦復具告江院批張明府冬底不肯在當湖乞太宰書與張明府明府業已領略不謂張君近復有更調消息漫不視事敢乞足下一

言以促之使其完結此事新令爲汶上人或未必有益于僧即難爲通情耳高二府儻素相識并乞一言以弁其偏執之情如不相知乞發數字懇工部崔君一書乃妙崔君與高至親故也太宰前與張書中亦云同足下作鶴林檀越其中委悉須細訊之鶴林寺僧有得之矣

與某

汪陳兩居士每以舌相抵牾然舌心使也余甚不樂兩居士有此鄙入兩以善言私相攝規又以惡口警折之然終不能革其流習亦嘗示之傳直指直指爲

兩君捲惡直指既宦遊此一段因緣足下當默致調燮必使和美適人口頰乃可此但與足下道也覽既屬之火夗三昧

與某

別至淸凉於寰幽深處禁足禁語氷雪封埋人鳥絕跡移步卽當穴氷雪爲竇日烺榾柮煮燕麥或焚柏子瞑目跏趺時忽身世都遺證入三昧甚之忘失且莫者十恒八九間遥念諸君子輪蹄逐逐風塵雖欲於此三昧中受用刹那夗景輙不易得矣

與陸太宰

切惟名山藏幽合抱爭秀高士嘉遯巢穴流和遯來五峰競秃萬木空門釋子逋逃徵糧荒瘠於是輙申蠛虱之痛剖徇馬之情敢乞曲賜弘慈委成衆妙片言之下轉凍爲春枯杌重榮亾僧知返仰又金地庶使文殊不乏靈花之圃均提仍備慧水之儔雲外來賓林間得主張相國振頹風於趙宋陸太宰啓法運於明朝一擧玄譚千秋芳響此而不計餘則奚圖且地隣紫塞 跳梁林木崢嶸風鳴葉吼 賊以爲兵仗巖藪榦舞枝搖訝認戈矛既進施退是以苻堅敗績艸木皆爲晉兵豈八公之神巧驚劾敵哉實乃茂林助險絕壑資危故也山野本方外之曹與世澹然無接尚慮及此況明公原國家宰輔先朝老成此而弗憂信非丹悃山野不揣脂短無狀獻言伏惟赦其狂猖憫其爲法俯察微誠不勝感激之至

跋持準提陀羅尼福用解

客有疑持準提陀羅尼福冣神用無徵者瞿元立氏乃爲之解葢有法爾報合之辨以夫人昧法爾則滯福用而狂求昧報合則擬福用而妄作而不知自佛以至衆生自佛界以至衆生界孰非此陀羅尼爲之總持又孰非此陀羅尼爲之出生故受持者知法爾

則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而謦欬彈指風動水流皆已具足福用孰謂其無徵知報合則心佛衆生森然萬狀而報之勝劣實持之純駁爲之殆無毫爽孰謂其無徵知法爾報合則不移跬步徧歷道場知報合法爾則萬德炳然了無一法又孰謂其無徵也嗟乎是解出則凡欲由一切陀羅尼門趣無上等覺者信猶執指南適姝方而無泣岐不獨一準提陀羅尼爾已萬曆丙戌春余杖錫至燕都元立氏持是解質余余讀之躍然肯首明年秋元立氏捐俸梓成佛心要集於龍華方丈戊子春告成工會余復至自淸凉遂從臾

之附刻以嘉惠末學誠有因是解而信受此陀羅尼直截相應了無疑礙則豈惟元立氏所解殷公所集即釋迦所說乃至一切若顯若密皆長語矣五臺山古師子窩釋道開跋

明優婆夷薛氏塔銘

此優婆夷薛氏塔也是塔之建亦既平地耙骨堆而余復銘之又何異鉢盂安柄雖然無奈呼馬呼牛未免將錯就錯銘曰

天目之山有靈物焉東奔入海波湧雲駢若雷雨軍善能柔敵直截剛強頹然元立聳若圍城人因以名有菴清凉儲釋之英有女丈夫跏趺示寂遺命五子龕之禪室鑊湯甘露火宅青蓮香風周匝熏拂人天吳山師子千年絕響此日其誰嚬呻相望寒潭空影幽谷希聲斯塔斯菴其永勿崩

示寂先師楞嚴寺住持了然和尚行狀

先師法諱能弘字了然一字休休嘉興縣王店鎮欣氏子父某母某氏以嘉靖癸卯十月十日舉先師年十三四即不樂處俗里有菴為杭州靈隱寺下院有僧居之先師見輒喜數往焉請乞身父母詰菴披雉二十八講席習經論以資弗進入禪心斷思功視人恒有倍由是講業日精學輩就質疑義者日益衆先師亦誨人徹旦夕無倦隆慶辛未夏月溪座主赴金陵天界寺講期先師為副講值歲凶饘粥不能繼迺倡衆月乞食都城夜則尋討經義天暑弱軀遂困憊成疾忽自歎曰文字語言終非了義因謁棲霞雲谷和尚叅趙州無字話間有所發明輒疑不自肯然教乘則日益精徹每至叢林提一經一論為四衆開演直截明快有非尋常講者所能及雲谷和尚晚年歸錫武塘大雲寺先師居首座祭身心勞悴病益進由是始決策終老泉石間矣萬曆戊寅掩關武林高亭

山壬午移關于嘉興之東塔癸未不肖以達觀老師命有事楞嚴亦駐錫東塔一日達觀老師至茶話及德山托鉢因緣先師未暢達觀老師以偈進之曰托鉢因緣不甚難耳邊密啓即幽關先師疑益甚乙酉楞嚴復郡邑大夫議檄先師住持請于按院范公兵道曹公咸報可先師强起應命居無何復掩關東靜室丙戌春不肖遊燕京明年冬登臺山禁足龍翻石期百日甫越月一夕夢落五齒吐掌上血蹟宛然越日先師書至諄諄誨言無以已見為通方塵勞為妙用且自通其所得于托鉢因緣者併致書達觀老師

請印决時達觀老師飛錫蘆芽蘆芽距五臺五百里
卒無便郵可寄不肖仰據先師所見遂先報嵩葢當
仁不敢讓也又明年八月不肖自五臺南來至聊城
見吳康虞居士寄曹林師兄尺一附言楞嚴了然關
主已于四月二十一日化去嗚呼痛哉先師衎心教
海而不受其沉溺乃于大事因緣方期此生取辦奈
何天遽奪之使其抱志以沒嗚呼痛哉先是萬曆辛
巳秋不肖自高亭披剃已從先師結冬大雲偶達觀
老師過大雲才一瞻禮而不肖平生惡知見悉于其
眉睫間消鑠殆盡自是不肖日親炙達觀老師而先

師輙私喜謂不肖曰達觀師眞善知識若得親事之
誠幸矣奈何我以疾病暫阻洛參然不肖每自達觀
老師所來必備訊所聞而後已是先師于達觀老師
迹雖友而心實師之故臨終呼達觀師其垂光攝受
我乎如是者三四時達觀老師結夏靈巖一夕夢二
幢離崩一倒于南一倒于北次日不肖遂以五臺山
無邊老師并先師訃告益無邊于是年閏六月化時
亦以不獲盡曲折于達觀老師爲慢憾諸老宿一念
感通千里靡間眞有如水月相爲映射者獨恨不肖
于先師既缺巾瓶侍奉于平時而臨沒又不及請一

言爲終身佩披離之恩其何爲報今同法兄仁慶等
謹奉靈骨塔于楞嚴方丈後因摭其生平大略具狀
仁者乞垂一語勒之貞石爲末世叢林光幸無恪焉
不肖不勝哀懇之至 終

密藏禪師遺稿後䟦

弋　紫柏尊者有徒七人焉一密藏祖二幻予祖三寒灰祖四幻居祖五澹居祖六洞聞祖七慈音祖其擔荷翻刻大藏經者惟密祖與幻予祖也恢復化城中與刻藏者乃澹祖也幻居寒灰二祖者贊襄刻藏者也洞祖不預焉慈祖無聞也密祖有徒焉乃念雲翁也念翁繼祖父之志續刻未刻之經司掌經坊吳江開建禪林接待往來雲水二時茶飯精嚴天下禪流稱頌此真誠實行菩薩人也念翁有徒焉今我香巷叔也香叔生平無喜怒色無世情態具慈忍心體佛祖意持蓮華經數千餘部寒暑不歇老病堅持此是靈山會中曾受佛記弟子者也香叔有徒焉乃明一兄也明兄發厭世途長臥而逝明兄有徒焉今吾按指穎姪是也維其傑出緇倫注心道法慨祖宗之公案未完收輯密祖遺言廣布搢紳了完全藏不謂第六世而有斯人願來繩繩而無盡我本樵採之人愧無文字可贈但直敘其枝分源派而已以示將來法屬咸知刻藏相承之脉若一微塵內流出大千經卷牛滿科中現起無位真人則在讀是書者當機領略云爾

順治己亥季春望日紫柏五世法嗣解印敬述

遺稿始末畧言

契穎嘗讀古傳記授受中間未有冥通如密祖之與穎之緣奇也穎年十六幸嗣祖派知祖矢刻書冊藏板流通而功未竣飄然往矣惜其遺稿諸篇湮沒無傳心甚悲之丁丑歲杪謁巾石師座側見祖親書誓刻大藏願文一手卷固請至再乃得歸焉然亦僅得其一間遺稿向為介生翁祕笥中後介翁卓錫凌霄歲戊寅往謁之叩示詭讀具見吾祖之矢願宏深裨益大法豈細也哉穎因固請珍祕不與許穎祝髮後力能勝此斯不虛所授求之不獲鬱鬱而歸庚辛兩歲荐饑介翁抱節去矣後聞乖謝吳門故物散佚耿懷彌切壬辰冬[illegible]虞山與澄如法兄促膝論心情甚歡洽語及遺稿不復再覩為悵澄曰無憂介嘗授我今以授爾可乎穎之驚喜出自意外拜受而歸噫是非祖願神護何以隱而復現俾穎既得其一復得其一也又得牙象一方乃祖諱章也亦名手所鐫捧持秘重時癸巳中秋日也若楞嚴寺規約并禪堂規制俱出祖心裁製復從徽微老宿處得之斯真祖靈有屬大願欲成故種種法言萃于一時每於無意中作有意之合於難得間啓必得之緣不知造物與之歟抑精誠合之歟固不惟炎霜將所得文言敬壽諸梓以廣其傳惟諸高賢覽是刻者知穎之志願之誠特符祖意之神護不沒也昔

順治戊戌菊月望日五世孫契穎謹識

楞嚴寺規制敘

密藏大師鴻飛寞寞已七十憂星白矣法門有想望
其風釆者不知無位眞人出没於何刹海忽今秋徑
山璉珠菴五世孫按指穎上人於故老處得其祖之
法門遺編復於老僧處得其祖之楞嚴規制因丹山
居士屬余一言以刻行之先既序其遺編玆應序其
規制庶使此希世神奇以成拱璧天下後世共得親
見大師生面敦教育於春風化日中稟鉗鎚於迅雷
激電下法乳之施不廣遠乎或曰此規但於楞嚴倘
未可盡行而何足以曲盡諸方之叢社乎余笑曰此

一曲之見也此規又何必楞嚴之能行不能行推此
大法爲公之關棙子於種種宜規凡例即忝於百丈
清規與尊正規鑒中又何加損之有哉凡有叢林無
叢林但是單丁住山曠蕩行脚有此一冊隨身自律
便足以律衆於人天也此豈法門之小補哉乃爲之
序云

戊戌季秋望日皋亭溟杖人道盛題

密藏禪師定制楞嚴寺規約

五世孫契穎較梓

楞嚴寺建自宋嘉祐間爲浙西名刹禪講高流多駐
錫焉入
國朝尤與精嚴諸名藍比肩稱盛迄嘉靖辛酉廢爲
巨室別業萬曆己卯
郡守金谿黃公以寺居郡治之乾邑治之艮寺廢則
乾艮頽陷迺力請于
按院淄川王公
兵道無錫張公議復之越四載癸未復有規取其地

者
郡守龔公
嘉興顧侯
秀水陳侯堅持不可遂復上之
按院范公
兵道曹公而鄉達
大司空五臺陸公
學憲瑞溪包公
鄉進士袁公坤儀
太史馮公開之相與捐貲恊力始得盡歸故地此豈

非伽藍神之默護而一時宰官居士乘運挺生共興佛事哉大司空以殿宇工繁未易卒舉因買施廳堂房屋六十餘間先造方丈禪堂屬道開督理工役道開不自揣勉承諸公之命始事于甲申秋七月迄今季春二月禪堂齋厨等室告成方且有事方丈太史謂禪堂既創粗可安僧宜緩方丈而急佛殿夏四月遂命僧乞施郡中甫三月隱隱有嚮應之機矣會秀水陳侯不祿乃不逞輩藉以興謠中止工役此寔道開德臘淺薄願力輕微所致不然何能舉二十餘季之廢墮而遂成功于一旦也道開罪戾誠無以自解

敬謝檀越乞食他方殿宇大功俟諸來哲然叢林新設庶事草創非有成規曷能垂遠今定立寺規十條錄成一樣十四本方丈禪堂并十二庵各付一本後之居斯地者願共遵守無作虛文

一分授基地

古叢林百千萬指羣居共學法固不得自私粒米滴水況有分居析爨如俗諦者哉慨自世降風微法衰道蠹有不居伽藍而恣惰神祠鬼墓旗布星羅以饕食檀信者矣有雖居伽藍而割井離烟孳畜烹宰有甚于俗民者矣有雖居禪室而務多藏

厚積畜子養孫無異于酒肉僧者矣嗟乎狂瀾倒海撮土其何以廻之碎膽裂肝強願流習今將本寺基地公私分作一十五分正對城隍廟一分作佛殿天王殿三門雨花閣及東西兩廊基共濶一十六丈深三十四丈殿正東而北一分作方丈及金湯別室般若堂基般若堂藏郡守龔公所書金剛經石刻及各經板共濶十四丈深二十五丈殿正西而北一分作禪堂休夏堂及庫司厨司齋堂且過堂基共濶十四丈深二十五丈已上皆公所也殿東南方丈前一分作一庵基名妙覺殿西南

禪堂前一分作一庵基名等覺各濶十四丈深九丈禪堂西爲街街西共地九畝零南界寺墻西北俱至城脚街均分作四庵自東而西第一名法雲庵第二名善慧庵南北各濶十二弓第三名不動庵南北濶二十二弓第四名遠行庵南北濶二十四弓有奇佛殿禪堂後浜北共地十三畝東北俱界寺墻西至城脚街均分作六庵自東而西第一名現前庵第二名難勝庵第三名燄慧庵第四名發光庵南俱濶十一弓三尺北十一弓一尺五寸第五名離垢庵南濶十一弓四尺北十一弓二尺

第六名歡喜庵南十二弓北十一弓三尺而池西
岸地一帶屬之已上皆私室也其法雲善慧庵後
池南弦上地一帶及禪堂後啖慧發光庵前地一
帶俱屬禪堂作菜園亦公所也查方丈禪堂及十
二庵亡僧俱無葬骨地合將現前或難勝庵基動
支禪堂錢糧照叢林舊規造普同塔一座塔院三
間聽禪堂撥僧守之其內隙地悉禪堂種菜辦糧
各庵不得規取寸尺首僧雜役亦應除免不得繁
累此雖私亦公也再照十二庵基內有未造者禪
堂暫管辦糧俟有戒德高流會議與之愼毋徇私
比之匪人尤不得借與俗諦中人竪一椽一瓦以
啟他覬違此言者永刦沉墮

一均派糧差

觀夫南北叢林中方丈禪堂必有德者居之未有
納糧當差者今本寺佛殿方丈禪堂及十二庵共
基地四十一畝一分五釐四毫議除方丈禪堂外
止應十二庵照依精嚴故事無論本庵地之多寡
均派糧差每庵三畝四分五釐各自辦納但永不
得分戶及將地畝割寄俗戶以貽後患違者衆當
協力救正甚則告官懲處不得隱忍其遇造冊及

糧里幇貼使用亦十二庵均派償有
大德地主矜憐曲護得蠲免佛殿方丈禪堂公占
如他名刹尤幸事也余日望之

一朔望祝延

我釋子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粒米寸絲恩有所自
苟非大事寃竟如之何其坐受之故祝延一事實
報恩重務也每月朔望應照各大刹上殿稱祝方
丈禪堂僧畢集十二庵各以首僧一人至違者罰
香十束油十觔供佛二次罰銀一兩作修造之費
三次則會衆擯出其庵另請僧居之所有祝延香
燭并衆僧清茶一杯十二庵逐月輪供今佛殿未
造暫在禪堂祈祝各庵免至

一官府支應

昔法道盛時龍象傑出王臣每敬禮之恐後今也
糧差正供外追呼征索下同胥吏此豈盡王臣之
過哉實我輩不修梵行自入卑賤致之也凡迎接
祈禱一應襍役本寺諒亦不免除塔院係禪堂管
理辦糧襍役應免外議十一庵輪季或輪月充首
僧支理今庵居未經造完已造者先儘輪充永不
得干涉方丈禪堂

一方丈任持

粤稽我釋迦如來之任持五印土也四十九年三百餘會遡乎不可尙已嗣是逹磨東來任持震旦九年熊耳五葉芬芳智者之天台觀師之淸涼繼嗣亦各有人庶幾皆無忝任持之義于是叢林之興在禪曰方丈在講曰法堂任持者在禪曰堂頭在講曰座主曰上堂曰陞座此又禪講說法之所由分也考之六朝唐宋盛時逮我

太祖

成祖以至弘正間凡任持者皆有司致敬敦請相與表裏匡扶化道嘉隆以來各寺類以本山酒肉僧輪充任持且指實行禪者本色道人及諸方叅遊衲子爲野和尙嗟乎爲佛子者寧甘心若所爲家和尙哉昔也敦請而至今則牒劄而驅昔也捧鳴上堂今則杯酒入院昔也利生陞座今則自利赴期又何怪乎有司之驅使而奴隷之也本寺方丈之攝雖不能廻波泝流上法古昔亦當少匡時獘冀振玄風凡請任持必咨訪他山名德瓢笠高流或能以正知正見開悟一切或能精持靜念鎭攝一切或能堅持淨戒風礪一切無論齒臘高下皆

議請之訪議既定禪堂首座維那并本堂主僧即監寺各庵首僧隨力辦具香信兼求金湯書刺擇日請迎至日禪堂設齋禮送入院如地遠者止令禪堂主僧當季首僧賫具衆僧名柬及金湯書刺往迎不得赴官給帖不得設齋慶賀任持亦不得設齋欵衆如無名德堪以應請不妨闕席愼無以師子蟲魚貫輪充自食身肉入院之後每月朔望先晚禪堂設茶千枏檀林首座監寺等執香詣方丈恭請茶話茶畢或隨意擧唱或叅決心疑或咨請經旨或商畧常任事務各庵首僧必至其餘有志叅請者聽任持如欲退院禪堂上中下座及本堂主僧各庵首僧再四懇留不可然後于禪堂脩齋禮送出院首座有爲衆所推仰及前院擧代亦堪補席葢古有其事也方丈立任持題名碑一座使後之人得指而賢否之此昭勸戒其任持闕席方丈堂舍聽禪堂擇僧守之不許各庵令僧安居以致侵没常任

一茶叅坐次

自昔禪林叅堂入室惟立受而已初無坐禮況敢與主法者抗使道法不尊今設茶坐次惟任持一

人正坐于上餘皆列坐兩旁自北而南先本堂上
中下座次各庵首僧本堂監寺知賓化主又次各
庵散衆及本堂典座等一切行人郎本堂四首座
有耆宿與住持年相若道相似或曾同叅共學于
此亦當折節贊揚故一佛出世十方諸佛同集道
場先輩祖師亦類多隱顯上下互相皷激無他念
也其或未至無學地位更當虛心叅學毋自慢高
儻缺住持則第一座舉揚叅請坐次則堂中四首
座上位各庵首僧本堂監寺知賓下位餘盡兩旁
序坐

一叢林賞罰
佛律視刑書其詳密不啻萬倍故俗諺中人于冒
國憲無或深怪如僧行少虧郎不逾時遍入口耳
是僧家犯佛律爲王章所不科議者最多故持佛
律以整肅僧輩實住持之職也本寺凡各庵有事
當白當年首僧轉白禪堂首座赴住持聽理如禪
堂有事則首座知會首僧赴住持聽理住持缺則
首座代理首座并缺則當年首僧鳴板集禪堂監
寺等及各庵首僧共赴方丈議處若事情重大郎
住持首座不缺亦當集衆共議方丈設立二簿註

記合寺僧功過有不服公議者連名具呈僧綱司
轉聞
官府懲治
一禪堂規則
古叢林有明眼者主其席又有第一座贊其化由
是諸方叅學龍象雲奔霧湧相聚一堂拚命鉗鎚
不至發明已事不已充其心郎死于凍餓吾寧焉
何法道衰而叢林敝祖意微而僧行虧王法者惟
利養是圖而號稱粥飯主者亦往往據禪堂爲壟
斷借長連曲彔木床爲利媒俟期論價賈集庸材

以爲奇貨而鑄齋之期畢則競少爭多作散場公
案嗚呼此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舍是則能
持福緣供接往來者爲大善知識矣初不知叢林
之設爲何事又或一瓢一衲萬水千山與先聖賢
遺跡作俛贊借路債者爲叅方之士矣初不知古
人三到九上與八十猶行脚者爲何事又或有因
營修寺院建立講經諷經坐禪念佛期場自謂得
方便募化之道殊不知解說爲闡明法要讀誦爲
借熏鈍根叅禪爲究明心地念佛爲求生淨土若
營修則自有本分善緣顧可因瑣瑣有爲功德而

倒行逆施若此也今本寺禪堂不宜蹈前非務
在延請正知正見戒德精嚴者爲第一座實心實
行勤勞爲衆者爲主僧每年立二長期四月初一
日結夏至八月終解期十月初一日結冬至明年
二月終解期盖古惟坐夏今兼結冬者以近來叢
林習便故也舊規上期不過百二十日今百五十
日者以近來眞叅實學每苦根鈍期速功廢半途
故也歲闕三月九月者以其時便宜辦葺冬夏衣
服故也堂中當遵古法立床曆簿一扇每三月初
一日九月初一日出付書記無論他方此界但能

眞實甘淡泊爲生死者即與登簿進堂期內除疾
病外决不許起單及告假暫出其修持之法或叅
禪或念佛或持經咒或習教觀各從其便惟四時
止靜二時課佛或課經則衆共之苟有不諳道而
謀食不務實而務名冒進此堂即宜擯出即堂內
草深一丈應無所徇其禁戒言笑戲爭等項聽第
一座隨期立規便宜賞罰堂中飲食惟隨庫司豐
儉而致隆殺不應爲利養故謟曲求施
門庫司畜有冬夏衣布于立夏前三日合堂內外
均給散之禪堂一應銀錢米貯庫司主僧惟董理

提調不得擅自私畜凡主僧不守禪規或徇私誤
爲及容留不肖僧衆許衆白第一座以理勸戒不
改則知會首僧共白方丈更宜擯出不得互相姑
息致墜叢林

一各庵規則

僧俗之分不徒以其跡盖有實存焉乃今住寺分
房豈獨盡亡其實抑且并去其迹所存惟雜染而
已本寺分居十二所不曰房而曰庵宜取各十地
二覺者屬望之意實深且重所願各庵悉照禪堂
規約精進修持冀挽頹習不爾亦當無虧戒律無

毀規儀不缺二時課程自辦一生事業庶無忝居
名藍爲佛子至若栽葱種韭蠶桑孳畜尤本寺昔
日傾廢之因切宜重戒

一常住修造

修寺建塔世疇不以有爲功德稱之然亦願主修
者何如人耳若爲自求人天福報稱之曰有爲固
宜苟念一切衆生慳貪執重藉此而銷亡其執習
又念一切衆生處大火宅中熱惱無告藉此令得
寄滴水于佛海作他刦清凉之源又念時當末季
像教漸微藉此而扶十二于千百令未來諸衆生

見一剎開一剎入一塔廟一瞻禮一指顧一低頭皆成佛道如是而可謂之有爲乎哉故在凡夫則終日靜坐徒增我習在菩薩則一止一作無非妙用奈何今之修造者不惟昧普賢願行而求報人天者且寡矣故佛亭旗鼓歌舞衒術者有之廣求書刺偏叩豪門者有之入一郡邑至一聚落多方探訪專求善施者有之舍是則或建講經坐禪之期或開念佛誦經之會千奇萬怪簧鼓梱那倒行逆施毀佛規式要之盡非修造本分行門也今本寺置立緣簿四副每副四冊自一分至九分爲一

冊自一錢至九錢爲一冊自一兩至九兩爲一冊自十兩以上爲一冊內將一副存本寺收支櫃上立二櫃主掌之有來寺隨喜者隨緣乞施將三副擇請眞實戒行僧分布城邑隨緣乞施無貧富無貴賤無多寡必施而後已有慳結者當爲三懇化之無使郎農樵負販發心喜捨少至一錢一縷一粒亦當生恭敬尊重心以受之蓋貧人一錢與百千萬貫等也如是募緣其得雖寡而緣則溥其時雖久而功則堅所收之銀惟貯櫃中不得入方丈禪堂及各庵櫃上別立收支二簿凡收支銀兩櫃主會同禪堂監寺及管工僧三面眼同稱兌登註明白除木石磚瓦灰釘工匠外分毫不得他費亦不得彼此支借以昧因果自沉苦趣其殿宇式樣基址界分俱有定規無擅更易方丈禪堂并各庵不得私自取用寸木片瓦及私役匠作做造家火如有此等管工僧白衆罰銀一兩公用仍罰賠所費工料可寧告戒之後有故犯者伽藍神其殛之

皇明萬曆乙酉冬十一月望日沙門道開識

本寺
欽蒙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
賜畫像觀音大士一軸紫衣一襲每年十一月十九日恭遇
皇太后聖節及
今上聖節冬節年節住持當遵奉
南京禮部劄付及
本府帖文內事理陳像披衣祝
賀諸常務要珍藏保護不許披展玩褻如住持闕則禪堂首座代披行禮首座并缺則監寺代披行禮凡住持首座監寺更換須交收明白至囑
特
皇明萬曆己丑五月朔旦道開續筆

客藏禪師楞嚴寺禪堂規約

徑山五世孫契穎較梓

昔如來應世作大醫王救療衆生良非一味故四十九季惓惓善誘而防非止惡律部獨詳焉迨夫世降風微僧行謭劣由是百丈大師大不獲已曲施俯徇建立清規此又貫高田光之用心也然其周折進退經曲威儀循有足觀宋程伯子有言三代禮樂在是矣何今也日趨日下愈流愈遠比丘家率以詩文字晝爐香杯茗相高習成逸豫燕安背馳本教而世之所以貴方外交者亦惟此輩而已如是而欲其持佛

律奉祖規爲七衆瞻依得乎與言及此誠可痛悲罣示堂規幸相持守

一近世修行類曰參禪念佛然參禪念佛非有定時定處一日之間自子至亥皆參禪念佛時也靜鬧閒忙皆參禪念佛處也故潙山典座雪峰飯頭黃梅腰石力舂白雲身親磨職皆莫不洞徹心宗作後模範凡我同居起居食息俯仰周旋愼毋虛度光陰各顧本參本念先德云一息不在如同死人勉哉

一二時功課乃叢林舊規一聞報鐘內外盡合隨堂禮誦遺者罰跪香一炷惟厨庫各留看守一人及茶頭應免有疾及有公務者亦免

一叢林飯食粒米滴水義重同飡除打板過堂外有私自飲食及私與者各罰跪香一炷惟客至并有常住公事先出後歸及戒過午食者病者不論

一酒戒律中甚嚴凡號稱比丘佛子若飲酒者跪香一炷再犯擯出有病服藥及工偕人不論

一叢林之建爲衆參學之地非曰美觀亦非戲謔鬧閧場也凡有閒談雜論者跪香一炷嬉笑及攀肩搭背損失威儀者跪香二炷再犯罰油一觔三犯擯出其罵詈諍鬭者無論是非各跪香二炷罰油一觔再犯擯出

一戒赴請念經夫佛說一切法本欲衆生聞而思思而修修而證若讀若誦亦不過使劣根人出口入耳文熟義解迺今藉以傳身口受用甚至杜撰偈讚歌舞悅人且用角技矜能恬不爲耻豈不大悖佛祖意哉即如瑜伽一教彼固自有儀軌眞言初未嘗令人念何經亦未嘗令禪者爲之古有撥僧應供齋畢轉經亦不過因齋轉經非因經貿利也獘至于今誠可痛惻凡居此堂者决不許赴俗誦

經以圖利養違者罰油十觔
一戒接待女衆夫婦女入寺禮佛固其善心然民風
不古謗讟易興而我教往往受斯玷累不可不戒
今縱不能嚴拒其來亦當漸爲杜絕之計凡我同
居不許以一茶一飯欵延婦女及接言談違者即
時擯出
一禪堂內外各不許私收徒弟及披薙違者師徒俱
擯倘有在家善人及在寺行人欲請法名者監寺
爲白首座命之
一禪堂內外非爲常住公務不許私出違者每一宿
罰跪香一炷五日以上者擯其有公務及省師省
親訊友者須白首座允可立限木牌方出違限者
每一日罰跪香一炷十日以上者擯
一近時海內叢林衰落大都皆以住持不得其人而
禪堂內外又賓主太相懸絕在堂內者意不過日
藉衣食以資熏脩已耳叢林得失漠不介懷故一
飲一食百謝千酬宛然思出主僧受之分外在堂
外者則賴此以便私圖鬻價既售利養既歸鮮不
畜子養孫親疎爾我其究也不至蠹逐高賢不已
情深業重伽藍神且厭薄之而叢林之廢可日待

不知極那滴水條劇洋銅而叢林內外實關一體
譬之一夫身心不可岐而二焉者也且今所稱主
僧及俗呼當家蓋古監寺職耳首座監寺相與表
裏翼贊住持以弘化道分自有差詎容倒置本寺
倘缺住持則堂內外事無大小必監寺白首座裁
之庶幾其猶心臂指之相使而得免夫內輕外重
借公營私之弊乎
一禪堂立牀曆執事二簿凡欲入堂及領執事者必
白首座訊其名號鄉族及無忤逆逃叛緣事在官
等由然後錄艸簿登水牌令之安单就職閱旬月
察其人果心無外慕與衆和同然後入堂者登牀
曆簿領執事者登執事簿有不白首座徇私擅留
者罰跪香一炷所留人擯去其由堂外執事入堂
及堂內出就外職者不必登艸簿水牌
一禪堂立記過簿一扇凡僧行有過每日晚課畢堂
內聽維那糾舉堂外聽監寺糾舉俱首座酌量輕
重論罰罰畢登註記過簿臨罰抗辯不服者加罰
香一炷再不服者擯
一堂外執事除犯淸規立擯外凡無過欲起单者須
半月前預白請人替職如滿半月即無人交替聽

從起單
一禪堂立交割題名簿一扇佛像經書器物簿二扇
凡交割家務須舊管者或點茶或備齋請住持及
堂內外各庵首僧切近檀越眼同將常住佛像經
書器物照簿逐一查點交收明白然後題交者收
者名于交割簿方丈以下皆書名花押證盟如有
缺少須責賠償蓋常住物寧有增無寧有損也倘
下手無正職收領聽住持或首座命僧署管署管
人亦須題名交割簿常住物不可令一日失守其
佛像經書器物簿二扇一存欽賜匣內以立根本

一存首座寮以時稽查如有檀越增施佛像經書
及賢能主僧新置器物即須添記二簿以聽交割
一禪堂立經書器物暫時出入簿一扇凡有公事取
本堂常住物出外應用及借他寺院物來堂應用
即旦夕亦宜登簿以便日逐查銷蓋人命無常呼
吸代謝前後失告罪業誰歸其欽賜匣內物尤必
首座面衆親手檢查出入不許他人私自啟閉匣
上鎖匙須收庫司至祝至祝
一禪堂立亡僧抄劄簿一扇凡堂內外有僧亡化首
座即時集衆抄劄登簿所有衣鉢除量與看病行

人外盡須估唱爲買棺木及點茶或備齋請衆誦
經稱佛津送茶毘以資冥薦如無衣鉢者須常住
量力津送亦須記其名號鄉族及化時季月日時
此叢林重規不可忽也
一禪堂雖戒應付誦經倘有檀越就請本堂禮誦則
無可辭之理堂內合輪次撥僧以應如所應撥之
僧于檀越所欲誦之經稍不閑熟聽首座另撥即
抵下次應撥之數也又或檀越意有專指則亦委
曲從之其經資無論多寡悉照常規合堂內外三
等均分不得私收入己違者罰油五觔

一禪堂錢糧雖貯庫司而收支簿則堂內書記掌之
凡檀那粒米寸絲必入堂白衆登記庫司日逐支
用銀錢須錄水牌每日晚課畢送書記謄入簿內
半月算結一通即暫時賒借亦須白堂登賒借收
支簿以便查銷
皇明萬曆己丑仲夏朔道開謹白

明吳江接待寺監寺前徑山寂照庵司藏念雲勤公
塔銘并序
維我達觀大師遺讖有恠來雙徑爲雙封貝葉如
雲日自屯之句故闍維而建塔波則歸骨於鵬
搏峰方冊以行脩多羅則貯板於寂照庵蓋一遵
先訓云而大師生緣實在吳江吳江之接待寺尤
其所常駐錫地念雲勤公於大師爲法孫於雙徑
經房吳江接衆皆嘗爲主者葬處在徑山黃沙灘
左余於兩處皆忝稱外護不能無片言以誌其方
墳乃序而銘之公諱興勤念雲者其字也俗姓張

氏河南之禹州人少失怙恃十六即入清涼山勤
行苦行刻余本公見而器之曲爲成就既一再往
還京師得事密藏開師命今名爲弟子然猶未爲
薙染開師乃大師之得法上首諸法門弘護事皆
親承付囑一力擔荷大師欲易梵筴爲方筴以流
通大藏開本二公實爲領袖時方設刻場於五臺
取施貲於吳越金錢出納之在南方者余友周季
華氏司之而齋持道路者惟公一人益爲開師所
托重如此又以其間隨大師遍謁諸大名山公充
前驅先至後息汲泉掃室以息大師之道從其勞
瘁亦倍於他人開師隱道公於大師前落髮禮別
尋師絕橋鳥道無險不經終南峩嵋匡廬衡嶽無
幽不歷迄不得師消息益行逾萬里期越三季而
始返就大師於潭柘俾充都管稱益爲多公長身
偉貌熱腸直口事所當言即大師室中衆皆屏息
者亦陳白無所畏讓既以北地苦寒遷五臺經板
於雙徑立爲定法山之寂照堂收藏禾之楞嚴主
流行推公領其事余友周子介氏與共爲經紀事
事咸理吾邑接待寺地處南北之衝雲水來遊肩
摩踵接無邊海公主此禪院願王深廣道行高嚴

十方粥飯主人稱爲第一萬曆庚戌海公遷化難
乎其繼邑諸檀越我沈周兩氏爲之倡余宗人僉憲
憲副兩兄輩特禮致公以據其席公鉢無異飯匱
無餘納一心爲衆千指稟仰叢林之盛視昔有加
邑諸宰官若前趙中丞周冏卿及今呂李兩司馬
孫方伯始吳侍御沈儀部輩無不終信嚮之檀施
所積凡置常稔田三頃計每日可以一釓之餘粒
供衆歲所求者惟果蔬薪炭雜需公亦時或以施
貲假貸於往來善信取息佐其缺乏或以好利諷
之公毅然曰吾不爾者齋廚諸費何來固知公不

避殖貨之嫌者正其飯僧深切處也又增置養老
堂以居退休則與其法支念光通公協力成之公
往執侍大師左右嘗令熟讀永嘉集等未來接待
時曾當寒熱交作中夢作諸經頌其頌法華一首
云悟佛三乘坐信車利生道行辨龍蛇如律獨跳
蕉芽種蓮華波心不染沙醒以告人聞者異之及
領堂事寒宵暑夜課誦必以身先迄老不怠有關
常住細務畢親風有威望見者自皆畏而服之暮
季屢病屢起終不肯以衰憊自佚崇禎戊辰十月
二日遂爾長逝世壽七十有一法臘三十有五公

素不畜徒晚見一僧朴誠他日可奉香火爲命名
隆徑而字以香菴立爲己嗣黃沙灘有山四十畝
售。自天然房者俾作塔院恒産今來乞銘者卽隆
徑是也公歿旣從茶毘庚午歸葬山中而碑碣尚
虚余從子君善常寄跡禪寮稔公行履爲詳余得
撮其梗槩作爲銘詩銘曰
紫栢馨芳奕葉有光勤公挺出厥貌堂堂心奉塵
剎氣作金湯飯出香廚經藏寶坊淵神萬護歿而
不忘孫枝祖蔭趾頂相望敢告山靈環護是鄉彌
天法雨永作津梁

皇明崇禎六季歲次癸酉中秋之吉　弟子隆徑立
石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巡撫山東提督軍務兼理河道
營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山東等處承宣布政
司左布政加正二品服俸　沈　珣撰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欽差提督省
直援遼餉務前奉
命巡按陝西兼攝三鎭地方　吳　煥書丹
賜進士第中奉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
政使　孫枝芳篆額

附刻徑山請書
徑山興聖寺天下選佛場始而
國一欽把牛鼻繩遽於
佛日杲作師子吼信爲麟鳳飛遊之苑允矣龍象蹴
踏之區旣去聖逾而邪法興遂當人藏而正宗墜
豈期法堂前草深一丈安得寶座上舌覆大千 昭
等幸忝僧倫深慚勝刹思以身而徇道特爲法而
求人然恒提
佛祖已墜之綱宜得慧行絶倫之士顧日月照臨而
靑盲莫覩雷霆震烈而聾聵無聞爰自辛卯之歲

二月望日本寺方衆千人佛會畢衆洪鐘有
師自方外趍來登堂禮佛咨徘徊乎
祖塔遂振錫而遐征 昭 等目珠光而自失瞻寶月而
踟躇念一去之何追惛中心以忽若迺告 叉居
界師師驚曰此
等者也日之云暮相與追于雙溪執炬以行剝啄窮
于列戶天與之逢果得其處時且丙夜境方在暝
梵絲袍之拜跪覺緇衣以皈依
等者問先古之遺蹤索志書之全帙星言夙駕按仰
無由明發告辭犬馬中結忽念本山伽藍衣緣者

衆迺警神靈爲法擁衛有歸宛彼志誓明將以獻
等者辱賜徑山之歌重發放生之隘增我山之光罄
啟列祖之緖端 昭 等非人知恩知德當今之世舍
此其誰八十人中截來果是叉居界師曉諭 昭 曰
等者道在天下跡徧四方道合則千里命駕義乖而
一飯拂衣迅雷不測其機用神龍難窺其躍潛或
有御仰終季不獲半而葢是門風之峻絶非存情
者之可疎親耳吾爲子計
等者上足二人叉子本禪師、寄藏開禪師、並親承
棒喝久侍巾瓶

等者法道庶幾在玆一則春風和氣大衆瞻依一則
枯雪嚴霜魔宗銷伏其如左右手不分兄弟身旣
而見之大江以南士大夫之好法者咸舉芳名淨
比丘之飽叅者讚揚道譽于是 界師爲紹諸名
公勸言 昭 等躬即五臺山妙德菴稽首
二師座下將以不腆用致我詞恭惟
叉余本禪師
寄藏開禪師悟有生鴆毒乘出世舟航號稱飽叅定
宗門之爪牙卓有實行爲法窟之頭角平生刻苦
於道諸方咸服其誠誓將把手牽一切入同入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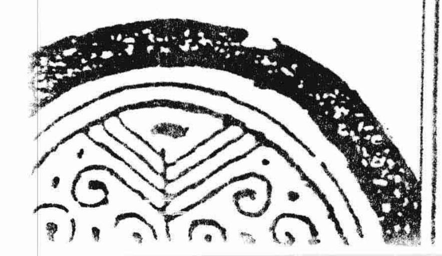
槃場豈得掉臂向五臺山獨居清涼地秋月行空
非厭污而臨照春雷震物將隨地而發聲況三千
樓閣雖墟而十萬松杉未老山花野草微風動搖
猶堪永日暮皷晨鐘清規隱賺未錯用心謂於棒
頭喝下可見彼八十一人勿言寺老僧殘曾安我
千百七衆紺目金容期重臨於鳥道慈雲法雨且
忽湧於龍宮斯雖諸祖莊嚴此山之宿願待人而
行實
尊者賜歌浚沼之公案得
師以了感因緣之殊勝知諸佛之冥加爰徧盟於

諸檀特專祈於
法座鏤蟠微誠冀慈嚴之易動嚴龜久寂覩佛日之
重輝幸賜哀憐均垂允諾謹疏
萬曆壬辰正月元日
徑山興聖寺弟子圓炤　圓輝
海舟　古曇
性正　如朩
如昇　如旻
淨霖　真月
圓曉　圓奎等仝稽首頂禮

尊者與藏大師書
大都法化之柄所以抑揚聖凡之椎輪也苟非見地
高古脫略窠臼不動思惟神情開朗者誰敢妄襲之
哉邇來庸鄙設與言此未有不縮首駭而噬舌者也
苟不立志則臭虫勿若矣予又何言哉徑山諸僧遠
來不易須委曲成就凢一應事體當與幻予幻居議
之可適者但憑汝決之無煩老漢介意至囑開郎目
之

費隱禪師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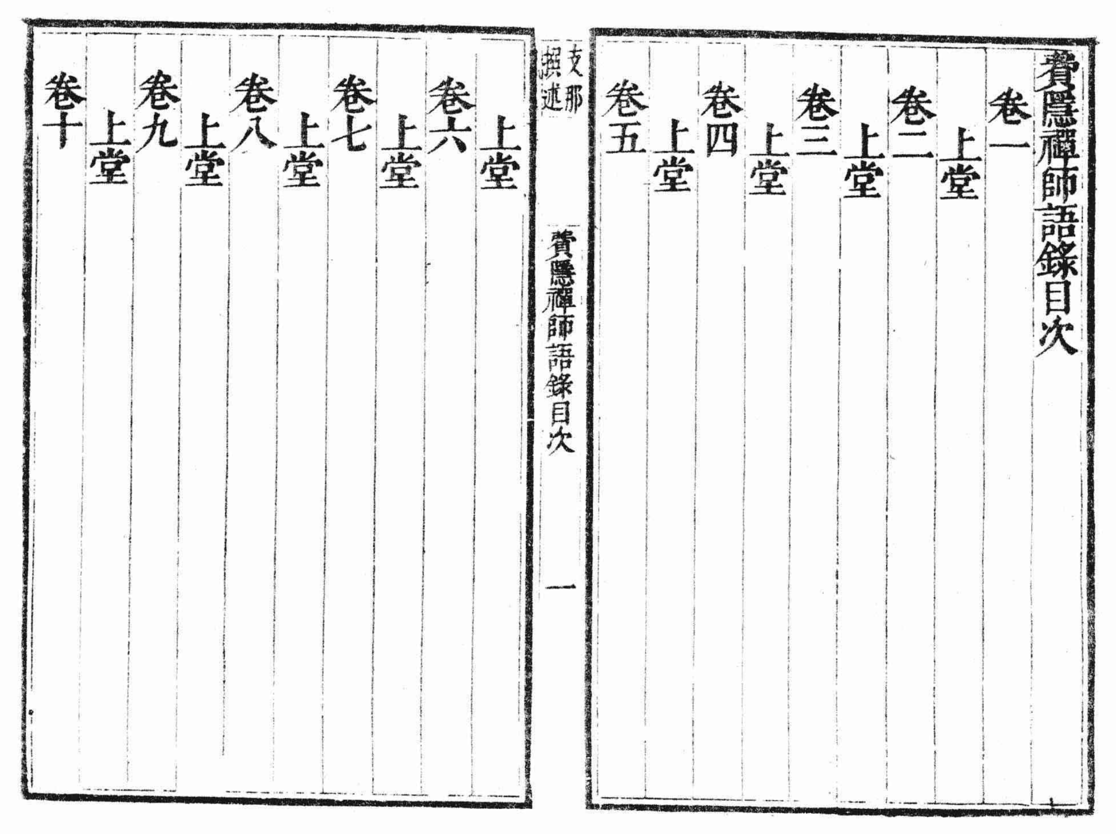
明・費隱通容 撰
隱元 等編



金粟費大師語錄序

佛祖之道待其人而後行將以光先覺啓後昆建正摧邪扶衰拯溺此不唯其言而已也二十年來濟宗大盛踞曲盝床唱無生曲者列刹相望而遡厥亨衢實自天童老人闢之老人以堅剛之骨荷擔斯道重以德業純備故龍象闐騈得人爲最出其門者縱橫展演各不相襲各自建立法幢而金粟費大師尤爲烜赫大師說法利生十有餘年每垂片語皆足爲人解粘釋縛今學者彙之成集與遍覆大千俾來際不泯余受而讀之大都刊華就實覿面全提機關秪在臨時運用毫無擬議是以孤光絕響久而益新衣被禪林振耀寰寓自非頂門眼正何繇肘後符靈倘僅求諸語言文字中是舍魚兎而問筌蹄也且大師昔年遍歷諸方博通教理今觀其提唱未嘗輙援契經隻字況於外典蕃純拈向上流自胸襟決不肯以一滴惡水塗汚學人卽有時鉗鎚所被如奔流度刃電激雷訇凜乎可畏而其會下朝叅暮聚倍加親附依法而住不忍遠離以故英靈輩出激揚酬唱蝟起未艾所謂師窟無異獸旃林無雜樹俄頃之化其陶鑄神也嗚呼天童往矣得大師而益著人能弘道詎不信夫學者而無意滹沱之傳則已如其有意讀斯錄者幸毋交臂而失之也

崇禎癸未春仲烏程唐世濟頓首譔



賁隱禪師語錄目次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隆琦等編

上堂一

崇禎六年四月初七日紳衿林朝龍薛秉銊林正立夏春韡龔士龍請師住福建福州府福清縣黃檗山萬福禪寺於十月初五日入院至山門云盡大地是個解脫門且道從何處入良久云從脚跟下入便進佛殿云過去已過去未來猶未來現在作麼生坐斷主人公向何處出氣容上座到者裏卽得大展三拜伽藍堂拈香云叢林藩籬佛法金湯自受靈山付囑

直至而今不忘且道以何爲驗看燒者一瓣香祖師堂云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盡在者裏日午打三更乃舉香云今日不肖兒孫到來一時捉敗便燒方丈云釋迦在者裏掩室維摩在者裏默然古今天下老和尚在者裏横說豎說容上座在者裏作麼生施設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遂據坐

當日衆請上堂師至座前拈山門疏云披歷佛祖肝膽提掇衲僧性命盡在個裏山僧不敢覆藏被蓋特向人前拈出仰煩維那對衆宣讀維那宣疏畢師指法座云寶華王座爲衆兄弟顯本分事了也旣若眼見耳聞便可休機罷釣設或未然容上座錦上鋪華去也遂陞座拈香云者一瓣香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皇圖鞏固之休峻命衍綦隆之運者一瓣香包羅今古統御人寰爇向爐中奉爲滿朝文武天下官僚并及福清縣主諸位高官恭願福祿同滄海壽筭等喬松者一瓣香最初到處尋覔不得到手一旦到手便乃當陽拔露不可指目末後遇着個沒眼睛老和尚伸手一捏直得脫白無光爇向爐中專爲現住浙江寧波府鄞

縣天童禪寺傳曹溪正脉三十四世本師密雲悟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坐僧問昔從黃檗去今向黃檗來作麼生道個無來去底事師便喝進云砂盆雖破家風猶在師云與闍黎無干問未離馬峰遍界風光騰瑞彩纔跨猊座眉間劍氣爍鋒鋩黃檗門庭卽不問祝聖報恩事若何師云天長地久進云恁麼則一句了然超百億便禮拜師噓一噓問一線陽春曲谿來和者稀如何是陽春曲師云眉毛八尺長僧禮拜師云何不再進後語僧歸位問黃檗祖庭久寂寥蹉跎虛度幾春秋今日蒙師呈此令臨濟家

風事若何師便打進云恁麼則昔日臨濟今朝和尚
師云汝增我不得乃云全機展演一道提持蓋古覆
今超聲越色突出報化佛頭拽脫娘生鼻孔向此辨
的得去便可施大機發大用與銅頭鐵額敲枷打鎖
超宗異目碎骨取髓天上人間解粘去縛佛祖場中
抽釘拔楔所以道縱橫無礙殺活自繇我為法王於
法自在正當恁麼時安家定業一句作麼生道拈拄
杖按膝云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復舉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周行七步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文偃禪師云我當

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云
世尊衍鐵牛機雲門明格外句雖則各露風規要且
未合本據且道如何是本據底意天上有星皆拱北
人間無水不朝東以拄杖卓一卓上首復白槌云諦
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謝詞不錄
開爐結制上堂云紅爐猛燄當前不可湊泊鉗鎚運
動貴乎直下翻身透出威音那畔嘗在鬧市門前問
着劈頭便棒徹底更無廉纖因甚致得金烹大冶玉
出藍田復云九十日中間結住布袋口日用卓卓然
從新自抖擻拔透頂門與能為獅子吼大地悉平沉

百獸都奔走堪入臨濟門白棒劈脊摟如何是獅子
吼乃喝一喝云薦取攙先一着子發機不落諸人後
下座
上堂十五日已前回首俱陳迹十五日已後未來望
莫及正當十五日頭頭呈露物物披真衲僧門下一
一現成九年面壁未解作活六載雪山徒受苦辛爭
似明州憨布袋逢人無事笑吟吟拈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高步毘盧頂截斷威音喉婢視釋迦奴呼
彌勒此人面目如何師云半邊鼻孔進云若然即今
來也請和尚答話師便打進云忽若道個須彌山又

作麼生師云推倒了也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
打教髑髏穿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掀翻坐具地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一并收下如何是人境俱
不奪師云任汝踍跳乃云聲前薦取斬釘截鐵未免
猶有者個在周遮不省多諸饒舌不知何劫出頭時
若是靈根夙種底漢那邊不肯者頭不拘高高地立
不與諸緣作對不與萬法為侶然亦者邊人未明向
上事若明向上事不慕諸聖不重已靈百億部洲走
馬三十三天着跌此又無窠臼立窠臼無得失成得
失驀拈拄杖云不若向者裏承當信得及見得徹得

失一時打破窠臼頓爾剗除堂堂用無岸畔歷歷過
絕階梯三世諸佛直得退步歷代祖師未免藏鋒明
眼衲僧轉身無路現前大衆便合休機且道正當恁
麽時超宗越格一句作麽生道千峰勢到嶽邊止萬
派聲歸海上消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僧問不要尋思作解秖要單刀直入不顧危亡
得失正恁麽時又作麽生師云脚下七華八裂問如
何是賓中主師云腰有數文錢如何是主中賓師云
得錢隨手使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長年走路程如何
是主中主師云終日不出戶進云賓主已蒙師指示

賓忘主不忘事若何師便打進云截斷兩頭去也師
云脚下還有葛藤在問法座未登乾坤坐斷輪槌影
落殺活全彰去此二途請道一句師云眉毛插天進
云水歸巨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師云闍黎分
上什麽交涉問打着昔年舊痛處于今猶恨棒頭輕
請師末後一頓師打云舊瘡瘢上着艾進云恁麽則
徹骨徹髓去也師云如何是徹底意僧一喝師云喝
後聻進云時清休唱太平歌師云秖引一半乃云物
中作主高超物表機下開眼照在機先然後發一機
而千機萬機通透乘一境而千境萬境齊彰有炤有

用有權有實有賓有主有放有收如天普蓋似地普
擎萬象該羅千差一貫四方自在八面受敵直得盡
閻浮提所有草木一一草木具無量舌相一一舌相
典無量辨難不能挫其當鋒遍虛空界所有勝身具
無量神通一一神通顯無量妙用亦不能動其元本
所以塵說剎說熾然說神用妙用恒沙用都來在衲
僧分上皆用不着且道衲僧有什麽長處莫怪從前
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下座
居士夏春暉龔士龍等請上堂僧問身居學海意出
雲霄花無戀影之心境不留人之迹正恁麽時是何

境界師云獨步大方進云如何是黃檗境師云十二
峰高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頂天立地如何是人中意
師云自家薦取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人亡境寂事
如何師云頂門霹靂乃云眉橫錦繡披一念於古今
目機銖兩融古今於一念非彼非此非遠非近卽塵
離塵居世出世遊歷宗家舉揚佛事道骨參天仁風
洽爾人天贊之有分緇白諷固無窮然而更要信得
當人自己分上有一段描不成畫不就底奇特事佛
祖窮之不到人天贊猶莫及坐斷要津不通階級所
以發明奇特事須是恁麽人要是恁麽人方明奇特

事既若發明得去則與山僧拄杖子同條合命且拄杖子初無多少奇特秖是風標獨立斬釘截鐵喚作山僧拄杖子却是現前衆居士喚作現前衆居士却是山僧拄杖子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正恁麼時歸根復本一句作麼生道萬物盡資和氣力靈苗豈藉四時推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驀拈拄杖云覿面提持個一着當人要在親領畧轉身移步若能行荊棘林中活卓卓遂舉臺山婆子話畢師云據者婆子一手用錐一手用鈎雖則光利一時究竟勞而無功者僧不着草鞋赤脚行路固

自快便不識泥中有刺趙州因水和麵背地揉個鬼面致人生疑難免明眼者笑後來又有玄覺徵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什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師云不妨是賊識賊據者四個不唧𠺕漢若到山僧門下都與三十棒何以如此要見賞罰分明便下座

聖節上堂拈香云者一瓣香最尊無比最高無上爇向爐中端爲奉祝
今上皇帝今日御誕萬福駢臻伏願
聖壽與天地同久聖明共日月齊光問香爇金爐誠一瓣祝聖一句作麼生師云嘗將日月爲天眼進云山河大地同秋月法性凝然湛海清師云好把須彌作壽山進云人人行化日個個闡宗風師云好個消息進云却被和尚道着師云却不恁麼僧一喝歸位師乃云大哉
聖君今日降宸多方休慶萬海康寧步步優曇生面面祥雲應演無爲之化行不言之令若貴若賤均蒙陶鑄或隱或顯咸叨福蔭佛法賴以綱持人心得以歸正所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覆載之恩不易酬炤臨之德忠難盡僧衆丹心報我

皇壽嶽穹窿千萬仞下座

上堂問今日居士請陞堂畢竟說什麼超方底句師云拋出栗棘蓬進云說底既蒙師指示龍吟霧起事如何師云今日念七乃云祖師門下不形露布據令行持惟敲毒鼓若是伶俐衲僧三千里外聞恁麼道便乃騰躍而去不妨慶快倘乎進前要人鼓兩片皮掉三寸舌者也周繇分明斷送窮命然而如何得活放曠嘗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便下座

上堂冬至一陽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衲僧分上須向無陰陽地上撥一句將來益天益地益陰益陽益

寒蓋暑蓋人蓋物覿面全提不露龜紋畧開爪縫便道天是天地是地陰是陰陽是陽寒是寒暑是暑人是人物是物秖要人回光返炤究本尋源眼不自見耳不自聞鼻不自嗅舌不自嘗身不自觸意不自覺便知天不是天地不是地陰不是陰陽不是陽寒不是寒暑不是暑人不是人物不是物全體豁然獨露見聞覺爾無寄然後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以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要且不從別處傳來秖在當人無陰陽地上流出且無陰陽地上一句作麽生

道拋拄杖云撲落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復舉僧問古德云如何是冬來意古德云京中出大黄山僧有一偈畧爲表揚有問冬來意京中出大黄頭頭渾坐斷獨露句超方今日忽有人問山僧如何是冬來意山僧便答道朔風凛凛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便下座

上堂兩僧並出擬問師云一得一失僧罔措師便打問雪嶺六年埋没本來眼悟星子夜鈍置天下人釋迦老子捉敗了也和尚如何出氣師云想汝也跳不出僧一喝師便打乃云臘八午夜一天星刺破瞿曇眼裏睛透漏頂門關上竅方知滿目是眞人故云奇哉大地衆生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繇妄想執着而不證得却又拗直作曲未免話作兩橛致人眞與妄相持執與證相背生情取捨依舊輪廻今日曇域上座設齋山僧因齋慶讃不唯拗曲作直亦是據欵結案驀拈拄杖云人人萬仞壁立個個眼横鼻直都教如此承當參學無事不畢卓拄杖下座

元旦上堂拈香祝

聖畢問答不錄師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平今日正是君王得一天下平底時節故無論域中海外四方八表莫不朝拱無爲草木叢林山川溪谷悉皆擁抱瑞氣遍界含靈共沐恩光野外衲僧均蒙至化直是堯風永扇舜日高明到處村歌社舞隨方禮樂文明戸戸納慶迎祥人人歡顔悦色固無敢昧赤忠咸皆知恩有地秖如報恩祝

聖一句作麽道瑞獸檀燒金鼎上仰祝皇躬億萬年下座

春日上堂僧問物有榮枯歲有新舊如何是不變遷境界師云八八六十四問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如何是春師云百草頭上見端倪乃云溪河解凍草木初醒四野燒痕漸綠滿園麥色逐青路

上佳人作舞林間好鳥弄音拂拂和風襲面融融旭日鋪金會則途中受用不會世諦傳新如何是途中受用底意驀豎拳云不知是什麽便下座

解制居士葉進晟進昱請上堂問滿堂香烟馥郁四海衲子奇逢今日法筵之中如何是解制之譚師云山門八字開進云不解不結一句又作麽生師云鼻孔仍舊乃云有解有結特地乖張非結非解無繩自縛有既不拘無亦不管亦是墮坑落壍直須離四句絕百非撥得一線路去始知當陽一着個個圓成向上全機人人具足便可卸其枷杻罷却干戈天下橫

行大方獨步處處爲祥爲瑞在在顯奇顯特永使正宗流傳堪報佛祖恩德秖如今日功圓行滿一句作麽生道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卓拄杖下座

上堂一種平懷還他無事禪客多般施設須是通方作者把住時水泄不通放行也八面玲瓏且道從上曾有恁麽人麽試舉看遂舉女子出定話畢師判云世尊敲鎖鑰女子動關棙文殊與罔明遭他岐路使人多不會所以說道理者多明端的者少聊爲頌出牢關把住擊難開畧放繩頭任你來堪笑婆娘關棙子等閒做處惹人猜

上堂問融日昭明獨曜人天正眼和風淡蕩直扇佛祖肝腸正當恁麽時幾個知音者師云捲簾當白晝進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師云移榻對青山乃云衲僧分上無字可吐驀露一機見聞莫覩雪峰輥毬玄沙看虎睦州擔板禾山打鼓魯祖面壁雲門道普看來一隊老古錐五五分明二十五若道是向上未免如糞土若道屬露布咬嚼難吐畢竟意旨如何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卓拄杖下座

四月八日上堂最初一句明揭正眼現在一機直示根蹤黃金殿上作王紅塵堆裏出頭要人覿面領畧

更莫向外別求所以指天指地人天標格唯我獨尊全體自由如是則個個手姿瀟灑人人徹底風流取新羅國與占波鬬額拽南贍部作北俱盧洲固是當人之常分更不假借于他籌雲門小厮兒謾云打殺諸方老凍儂徒用錐鉤者個風頭極是孤硬一隊蝇子何處鑽偷遂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良久云聲前一句子欲要大家知便下座

生日製法衣送請上堂僧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和尚如何得此衣師云信受奉持進云昔日靈山付囑今朝黃檗重拈未審分付阿誰師云闍黎證明乃云靈

山會上迦葉親承少室峰前神光面禀所以師師授受祖祖相傳以至天下老和尚莫不以此爲個表信且信又作麽生表提袈裟角示〻云若向者裏信得及去點紅綴紫顯成格外風光鋪花織錦正是太平春象若聖若凡都在者領袈裟地上信手拈來千丈盧舍那身披之不知丈六老比丘僧搭亦非長雖然長短無殊要且離言思想山僧如此擧揚一任人天瞻仰復提袈裟角示〻云還會麽薦取當人元本物至眞壽量自延長下座

上堂萬安城裏善女人黃檗山中請陞座不說分明違所請說則特地成話墮爭似自家達本源亘古歷今秪者個秪者個透本來宗師姑原是女人做復擧昔有僧智通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宗上堂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智通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麽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通曰師姑原是女人做宗異之師云者僧悟得自巳不從他覓點生死流裂愛見網不妨氣槩驚群風光凛冽山僧恁麽批判汝諸人分上還甘麽若也甘去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一任無事若也不甘畢竟意旨如何試道看一僧拍掌又一僧〻云道過了也師皆不諾下座

秋日上堂一僧拂坐具〻云一葉落也天下秋如何是今日爲人句師〻云蟋蟀鳴幽砌進〻云覿面歷然今古煥師〻云悠然見遠山乃〻云秋風起秋雲飛他鄕客思故歸思到故家田地穩面門獨耀〻示全機旣爾則此界他生無越初念得失去來不隔條線所以道一塵起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契入者個行尸始信古人謂若論佛法自有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忘忽憶如迷忽悟覿體絕承當當陽無背向歷落栗棘蓬拋拾金剛圈直得須彌岌嵲大海波騰露柱攢眉燈籠起舞喝一喝〻云若不喝任幾乎打葛藤無有了時也且忽憶忽悟一句作麽生道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座當軒孰敢窺下座

迎薰薛居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道不盡底句師〻云面前大案山僧喝師〻云脚跟未點地乃〻云現成三昧書案頭十分顯露本有風光枕席邊百帀千重及乎越戶庭出福州入黃檗分明彼此心眼相炤各證據而已更命山僧登于此座說個什麽卽得未免借古人鼻孔爲薛居士出氣釋迦老子〻云未離兜率巳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巳畢釋迦大似布袋盛錐固自

藏鋒不得又雪峰祖師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然三處既皆相見秖如雪峰未出世時又作麼生體悉若向者裏透脫得去則知山僧與薛居士空劫之前早巳眉毛厮結威音那畔亦曾握手共行且道有何憑準良久云識得傳時真面貌相逢相見總無偏卓拄杖下座

中秋上堂中秋時節不寒不熱透體清凉遍界明徹清風明月古猶今流水高山無間歇人人合知有不用多饒舌復舉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炤

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盤山大似喫官酒臥官街當地死當地埋洞山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也是風頭撥刺夢裏惺惺大慧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樹上一枝花縱救得來未免平地上死人無數又我本師寄雲老人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點撥即不堪還有不涉古人前輩舊轍底麼遂舉拳作鵓鳩鳴云谷谷孤便下座

上堂言先定奪機不脫漏句下精通多成管見慈悲林裏駐脚事涉殊塗純如界內安身理非究竟佛祖禪道故是生冤家玄妙知解値甚破草鞋到者裏從前無可寶措直下脫體風流且離功就位一句作麼生道騰身一擲太虛外鼻孔依然搭上唇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鐵牛之機即不問如何是祖師心印師云螺螄吞大象進云恁麼則坐斷千差去也師便打僧轉身云四顧無人師云顚預作麼乃云十五日巳前千手挽不來十五日巳後千眼望莫及正當十五日有心沒處覓所以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以拄杖卓一卓云向者裏轉一機通一路則知十五日巳前也如是十五日巳後也如是

正當十五日亦復如如是所以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與不恁麼總得且道意旨如何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復舉臨濟栽松次黃檗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麼濟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以钁頭築地三下檗云雖然如是子巳喫吾三十棒了也濟又築地三下噓兩聲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師云山僧偶有一頌說似大衆撥着當頭便舉伊分明覿面展全機饒伊據令如雷急更撥些兒獨步歸下座

重陽上堂今朝九月初九衲僧要脫窠臼眼開不用

登高平步大觀宇宙秖如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
前狗屎天是什麽香臭者裏剖析得出彈指圓成八
萬門門門不必頻根究還會麽山河大地明暗色空
一一仍舊喝一喝云又是從頭灸下座
上堂向上一着千差坐斷信手拈來當陽顯煥遂舉
拂子云還見麽又擊香几云還聞麽既見則孤明歷
歷既聞則聲聲不亂歷復歷亂不亂大道縱橫通一
貫僧俗根源固本如當人莫作差異看且作麽生說
個不差異底意丈夫立地自堂堂覿面全眞没涯岸
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舉坐具云覿面離披無過者意當陽殺活不
外此機和尚還見麽師云放下着問舉一不得舉二
今朝是一便請和尚舉師拈拄杖云會麽進云慣得
其便師便打乃云今朝初一好個消息若還不會又
是明日所以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
山僧舉一了也是汝諸人如何委悉便下座
開爐僧玄生請上堂拈拄杖卓一卓云者裏是個爐
鞴還有當爐不避火者麽出來與山僧相見問靈山
拈起一枝花趙州指出庭前栢從上傳來的的旨大
地山河俱漏泄正恁麽時連年結制作什麽師云要

汝舌頭自斷乃云就地開大爐鞴信手用惡鉗鎚任
是超佛越祖頂門更與一錐所以若聖若凡若智若
愚都向者個爐鞴上煅煉淨盡無復遺餘試問匠首
者個爐鎚從什麽處得來遂舉拳云還會麽復云虛
玄大道無生卽生騰騰任運任運騰騰伸脚踏倒當
年聖僧釋迦没處出氣達磨又往西天喝一喝云猛
火着油煎下座
上堂問一句逈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埋兵掉
鬬卽不問單刀直入是如何師便打進云狠烟掃盡
乾坤靜壯士長征奏凱歸師云未是猛漢乃云今朝

十月十五日輪正是當午孤明爍破太虛更無絲雲
點汚頂門普歷光輝從本不涉迷悟喝一喝下座
上堂當頭便棒全行正令一語酬機旁通消息賓主
和會處流傳的旨殺活齊彰時佛祖不容去住風標
獨立收放不拖泥水且流傳的旨一句作麽生道一
條拄杖黑如漆是聖是凡劈脊摟復舉臨濟祖師將
終示衆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事因叮囑
起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擱頭把柁臨
濟云巳後有人問汝作麽對他鈎到不疑之地三聖
便喝盡大地人亡鋒結舌臨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

向者瞎驢邊滅却蛇尸佛心臨濟尋常如鐵牛踞地無敢摩其鋒角末後被個不孝之子直推向萬丈深坑至今翻身不得還有相扶者麽舉拂云芍藥花開菩薩面櫻櫚葉散夜叉頭喝一喝下座

臘八上堂今朝正是釋迦老子眼睛突出底時節然眼睛既突出也則眼不自見亦不他見既無自他之見則無差別之殊亦無男女相現如是則個個常光獨露人人脫塵離念秖如眼端上一句作麽生道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復舉楞嚴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師云黃面瞿曇說到者裏似乎極頭但猶欠個轉身未免致人失措且作麽生說個轉身底意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下座

歲旦上堂拈香祝

聖畢按拄杖云斬新條行新令衲僧不許擬前近直須如眼處聞聲耳中見色方與他覿體相稱張公喫酒李公顛繁與永處那伽定卓拄杖下座

天晴上堂僧問細草抽芽萬物發生當人笑顏不開和尚作麽生道師云旭日發生鋪地錦進云某甲未夢見在師便打云孾兒垂髮白如絲乃云廓然天地清如洗散盡陰雲見古臺物物頭頭全體露衲僧正眼自應開下座

解制上堂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獨超萬象歷落諸物恁麽會得則無制可結亦無制可解九十日前全體如是來九十日中全體如是住九十日後全體如是去直得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稱提十分光彩隨用千差截斷且正當恁麽時超方獨步一句作麽生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下座

久雨上堂淫雨不晴大地黮黑衲僧無處摶量且學維摩一默直待天宮正驗來遍界明明是者賊咄便下座

結冬開爐請上堂僧問自從剗斷葛藤寞曾向三爐親煆過今日純剛爲一塊請師重振舊規模師云弄泥團漢問如何是結制本分事師云點過冷地坐僧云恁麽答話未在師云汝又作麽生僧擬開口師便打乃云黃檗今日結制不依修證舊例顯發莫大威光免得諸人鈍置所以道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放去則八面玲瓏收來則四稜蹋地若也不收不放直下如紅爐火聚將欲如何若何早已喪身失命還會麽圓覺伽藍渾我體虛空爐鞴自

錄中下座

上堂西堂亘信問寶座纔登百帀千圍未出方丈還有爲人也無師云截斷汝舌頭進云恁麼則兩重公案師云斬釘又截鐵進云風行草偃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闍黎自領去信喝一喝歸位師乃云問話且置直饒問如雲興答似瓶瀉於當人巳躬事殊覺轉遠所以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若要不承言不滯句秪要當人畧廻光相着眼自看且正當恁麼時契證一句作麼生道從來千聖不相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卓拄杖下座

冬至上堂僧問一句不涉陰陽請師道師云石頭生煖氣進云謝師指示師云大地冷湫湫乃云今年此日是冬至衲子須當明祖意栢樹庭前翠又青歷盡陰陽無變異以拂子畫十此相下座

上堂師驀豎拂子云三世諸佛總在者裏歷代祖師亦在者裏天下老和尚也在者裏乃至四生九有十二類生都在者裏既都在者裏則者裏喚作三世諸佛不得喚作歷代祖師不得喚作天下老和尚不得既都喚他不得則者裏堂皇濶畧不是邊隅籠罩聲色逈絕見知眼見則瞎耳聽則聾鼻嗅則爛舌嘗則

縮身觸則背意覺則迷從教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乃至四生九有十二類生都無影響毘盧頂上坐臥須彌脚下翻身十字縱橫不可攔攩若是出格底漢聞恁麼道便與山僧一槌粉碎不妨痛快若向言中取則句裏尋思又是墮坑落壍不能超群越隊正當恁麼時還有出格底漢麼時西堂亘信遂走出堂師云未是俊俏又云還有麼時一衆俱喝師云山僧失利下座

上堂年年此日臘月八盡說釋迦悟奇特黃蘗乘時驗衆人星前底意瞥不瞥苟瞥也一度拈來一度新若不瞥一回飲水一回噎秖如不依倚一句作麼生道風光本有非差別遍界明明是者賊喝一喝下座

上堂個事人人自現成無勞肯綮動修因波吒路上多差互覿體承當是本人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打開門戶全體顯露突出聲色逈無遮護問着當頭即打伊正令全提超佛祖若將鼻孔被人穿莫怨山僧不分付便下座

上堂個事本來人人具足秖緣不悟向外馳逐驀念返本還元凡情聖解頓絕一旦孤光逼太阿千手大悲難指目所以當初青原行思禪師往參六祖問曰

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〻云汝曾作什麼來原〻云聖
諦亦不爲祖〻云落何階級原〻云聖諦尚不爲何階級
之有祖深器之故學道人要在二六時中廻光返照
至于眞妄不立聖凡無寄脫體了然不被物轉便與
從古人把臂共行頓懸自在且正當恁麼時横身宇
宙一句作麼生道龍神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
蹤卓拄杖下座
上堂大道之體逈然獨露萬象平吞千機頓赴譬喩
雪覆千山孤峰不異春回四野草木匪虧完全同無
滲漏透脫八面玲瓏從敎倒騎牛兮入佛殿驅露柱

也出山門火燄裏安身不妨清涼徹骨虛空中走馬
却在平實地上爲復是本來如然爲復是功夫造就
驀拈拄杖云棒頭點出一毫端脫體超方不覆藏復
擧昔日兩僧參法眼禪師師〻云烏龜撞壁法眼以手
指簾起模畫樣兩僧遂去捲簾逐塊不少法眼云一
得一失鈎頭有餌再爲一頌撥動當前那一機蝶飛
蜂噪亂香枝凉風忽陣飄殘露撲面寒生杳不知下
座
上堂問一腔風雨落花天喬木聲聲喚杜鵑說法堂
中龍象擁請師一句利人天師〻云清風敲翠竹進〻云

不是宮商曲調亦非敎外別傳再請師和師〻云明月
挂蒼松進〻云恁麼則獅子窟中産俊猊鸑鷟迸出丹
山穴師〻云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僧隨喝〻云這老
漢瞞人不少在師〻云且莫矜卜聽虛聲乃〻云佛法多
時口懶開從他日炙與風吹今朝施主相催逼又向
人前擧一回且作麼生擧遂驀豎拂子〻云者個若是
則頭上安頭者個不是則斬頭覓活捨此二途又作
麼委悉復以拂子打十字相〻云太湖三萬六千頃月
在波心說向誰下座
辭衆上堂大道絕中邊不分前後際至眞非內外誰

論去來蹤覓去來蹤不得總十方是個坐具地求前
後際無有藏大千於一粒粟中全此全彼全內全外
來也循途合轍去猶據本歸宗所以道去去實不去
途中好善爲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既知者個端
的時節到來自合開交且蹈行一句作麼生道以拄
杖架肩〻云榔標横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下座
便行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隆琦等編

上堂二

崇禎九年衆護法請師住建寧府建安縣蓮峰院當日請上堂拈香云者一瓣香横該萬有豎透金輪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者一瓣香自從親遭毒手至今鋸解不開次第二回拈出爇向爐中專爲現住天童禪寺傳曹溪正脉三十四世本師密雲悟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歛衣就座上首白椎竟

師云隨處作主遇緣卽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提持向上巴鼻直指當人本分若能直下翻身便見自家境界現成覿體不受囊藏施機發用八面威光所以道若論戰也各各力在轉處雖然如是秖如今日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邊邦寧靜歸王化萬姓謳歌樂太平下座

開爐上堂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長連床上消閒過日猛火爐頭話無主賓撫沒絃琴唱無腔曲笑他釋迦老子揑恠多事達磨祖師勉强出頭三藏玄文拭瘡疣紙千七百則破爛草鞋眞是貽子害孫鈍置殺人忽有人問蓮峰今日出來作甚麼卽得退身有分

復舉趙州謂衆云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着師云大小趙州舊習不忘賣弄已醜今日恰遇此個時節不妨與他領出無賓主話若何論覿露當陽世界吞越色超聲常顯煥綿延終古逾彌存下座

臘八上堂三界釋迦尊極是無面目一朝禍入身百世遭罵咄道個不曾悟焉能得成佛漢語胡言誑惑人罪犯彌天不可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有甚麼屈辱忽有人抱不平出來道且謾喃喃費隱老禿古今

公案難逃衆目山僧便與一棒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卓拄杖下座

上堂祖師門下水洩不通風吹不入恁麼見得極是直截其或不然放一線道山門前佛殿後翠竹動清風錦河翻白浪明明般若門一一菩提路會得也自古至今會不得也從今至古何以物物般般本不遷湛然嘗住曷能數便下座

祈壽請上堂山青水綠李白桃紅輕舟泛小浦幽鳥語長空頭頭彰寶所物物顯全機離此別有則向外馳求卽此便是則世諦流布于中豁開一隻眼便見

當人盧舍那身時時現前金剛妙體無處不周如是于一身中復現多身于一一身各現廣長舌相以說其法且道說什麼法遂以拄杖架肩々云長年滯貨無人識挑向街頭付與誰便下座

上堂今朝四月初六釋迦尚未降跡若能瞥爾知歸一生參學事畢苟自知歸也如鳳冲霄漢不墮金網魚躍龍門那遭點額逍遥碧空以爲家鄉浩然滄海是其活計纔見得未離兜率已降皇宫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還信得及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下座

上堂僧問語默涉離微向上還有路且道淨名杜口意作麼生師々云點進々云吹毛威不動神光射斗牛師云喪身了也問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意旨如何師便打々云會麼進々云既然如是爲甚又道雪山六年睹明星悟道師々云不妨疑着僧以手指天々云恁麼則世尊也師々云未夢見在僧喝一喝師々云再喝看僧無語乃々云削髮爲僧相善根宿世培若還不了道依舊入凡胎且道又作麼生了向此豁開正法眼紅塵堆裏見如來遂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途中事作麼生師々云草鞋拄杖乃々云展沒巴鼻句莫不罔措撥向上關悉皆躊躕咬嚼不破十分滋味卜度不行全身揭露不是謾指蹤蹊亦非無端特地高超物表一句作麼生道萬丈峰頭獨足立十方世界示全身下座

師誕日請上堂若道今日是生日前湛無水之波若道今日無生刼外滲枯木之花若道無生即生生是無生也是秤錘裏呷汁更說離四句絕百非是他端的處亦是靈龜曳尾自取喪身之兆既爾畢竟如何燈籠露柱呵呵笑驚得鐵牛徧體麻下座

上堂向上無門撥不開折旋俯仰幾多回等閒踏倒

珊瑚樹格外風光特地來如是則轉短壽爲長年改粟柄爲禾莖不是曩刼培成亦非今時造就且道端的在什麼處千紅萬紫從君看那把春風度與人下座

請上堂問弟子請師陞座將什麼超拔先親師々云一毫頭上可翻身進々云畢竟向何處安身立命師々云徧界明明不覆藏乃々云父死多年未及報憂愁無限結眉端若非般若多靈驗那得三途絕往還驀豎拂々云此是摩訶般若光光非炤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巳故順齋居士若向者裏薦得則生着冬時

襖死脫夏天衫超然了生死前三與後三遂以拂子
擊一擊下座
開爐請上堂問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如何是無
爲一句師云廓落無邊際進云無邊外又作麽生師
云汝又要立邊岸僧乃笑師云見人空解笑弄物不
知名僧以手畫圓相師一喝乃云破釜猛焰亘古彌
新金圈栗棘煆出眼睛便爾輝騰今古不是無位眞
人當此之際虛空倒卓大海揚塵更說起期結制誰
知蚊咬鐵釘其或應時休去已是夾背汗淋到者裏
不得動着動着則打斷驢筋遂以拄杖擊香几下座

上堂僧問前半月已過去後半月猶未來即今十五
是如何師云眉毛卓豎乃云一機獨脫立地超卓枯
三放兩妖精伎倆流布差殊作話端到處逢人便喫
棒爭似全機截衆流人間天上更無兩明指破休魍
魎撥着不知劈面掌
元旦上堂僧問新年頭有佛法正是雪上加霜新年
頭無佛法又成當面蹉過不涉二途請和尚別接來
機師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進云恁麽則直下有無
俱不立逈然獨露句超方師云闍黎自道取僧云禮
拜和尚去也師云不干山僧事乃云一年三百六十
日今日分明是初一會得一兮萬事周世間出世從
茲立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
能成佛道如今成佛否師云百草頭上無邊春僧云
謝師指示師云草尖刺汝眼問如何是陽春境師云
滿面是落花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披襟獨自得
進云恁麽則春風吹處百花新師云闍黎何處着脚
乃舉靈雲禪師悟道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
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云
慚愧古人二三十年起倒存忘至於智窮力極向桃

花邊打失眼睛直至如今不見天日又有玄沙傍不
肯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且道什麽處是
靈雲未徹處莫是見色明心附物顯理爲未徹處麽
且喜沒交涉莫是道無向背說疑說悟爲未徹處麽
且喜沒交涉莫是把斷要津不通凡聖爲未徹處麽
且喜沒交涉既都不如是畢竟意旨如何一擘華山
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大制從來無解結當人不薦自羅籠
百匝千重即不問東擲西拋事若何師云汝自蹉過
乃云問着劈脊便拳始彌衲僧意氣放出面門老大

光佛祖橫吞千萬里者裏還有汝諸人立地處麽以
拄杖一時打散
蓮峰辭衆云衲僧行止沒多般大似閒雲繞翠巒來
既無心去無住不妨隨處現瀰漫
崇禎十年丁丑浙江温州府永嘉縣檀越張養虜李
光春邵建策周宗壁陳立政等請師就法通寺開堂
於八月十五入院
當日衆請上堂拈香云者一瓣香上拄天下拄地爇
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皇圖與乾坤

並固國祚同日月長明者一瓣香插固不成畫亦不
就信手拈來次第三回爇向爐中端爲現住天童禪
寺傳曹溪正脉三十四世本師密雲悟老和尚用酬
法乳之恩乃云全身擔荷赤體提持要是夙有器骨
英靈漢子於尋常日用活卓卓地不將奇特言句貼
於額頭玄妙理致蘊於底裏專用格外鉗鎚獨距宗
門牙爪生擒猛虎活捉獰龍縱有言超佛祖行過含
那入此閫域未免橫身撥出其餘之輩觀心作念著
意思惟塵寂光生而有神頴妙慧自作去就畢竟搆
他語脉不上要有者等丁卓始可別行教外單傳直

指主持棒喝全行正令而與從上瞎驢蹄肉相會且
正當恁麽時回機就位一句作麽生道本來不借修
因得那說心明與法通卓拄杖下座復白椎云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瑞安可受林居士請上堂僧問棒頭點出超方眼便
解翻身捋虎鬚正法瞎驢邊滅却師今何以接賢愚
師便打云只將者個進云不逢別者不開拳一遇知
音便分付師云自羞也不識乃云珠沉滄海秀媚淵
波劍埋荒墟光射牛斗人人具頂門向上一着個個
蘊超佛越祖之宗耀古騰今離見絕聞如地擎山不

知山之孤峻似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向此開得一
隻眼便見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
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同聖人即同
凡夫故喚釋迦老子作具縛衆生即同聖人故指具
縛衆生爲釋迦老子不是壓良爲賤亦非呼賤作貴
本來一體浩然大均且正當恁麽時各歸本位一句
作麽生道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下座
上堂問破衲條條全體現白牛露地事如何師云點
進云出群不帶肉不與類相同師云好打進云踏破
虛空掀翻大地師以杖擲退問世尊拈花迦葉親承

請問和尚卽今華在什麼處師云萬年山上一枝松
乃云風不待月而凉火不待日而熱若論祖意西來
三人證龜成鼈今日試問諸人日用還曾不曾若也
巳曾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曾鼻孔舌頭一時
頓裂不是山僧强言秤錘原硬如鐵驀竪拂子云釋
迦老子來也在山僧拂子頭上說道騎佛殿出山門
驅山門入露柱驚得四天門王踍跳上三十三天帝
釋打一棒東海龍王發怒一時海天變色油然作雲
沛然下雨直得大千界內擎拳底擎拳合掌底合掌
且道恁麼提持如何話會脫體頓超知見外方名越
格自繇人喝一喝下座

上堂驀竪拂子云者一段事亘古亘今人人本具個
個圓成會也草披春色不會月瀉秋清弗用求眞息
見那許曾帶忘形五湖四海同風日社舞村歌樂太
平下座

開爐上堂問千聖不傳之法還許諸人悟入也無師
云山僧亦不知進云恁麼則善財來到無門路俱在
渠儂彈指中師云闍黎太分曉僧便喝師云你者一
喝落在什麼處乃云者裏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是個
火爐在汝諸人如何廻避若也廻避不得以大圓覺

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性智既平等則內不
見有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圓覺爲伽藍則外不
見有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內外一如身心寂滅虛而
靈寂而妙者猶未是衲僧透脫邊事益衲僧分上如
透網金鱗不吞鉤餌吹雲鼓浪志在丹霄舉鬣揚腮
全彰意氣不與佛祖同驪那共人天合伴當頭發問
攔腮便劈如此跳躍掀騰始稱宗門中客更說什麼
東西十萬南北八千猛燄火爐又道是甚三月護生
九旬結制束縛形軀既爾則今日出來做者去就作
什麼舉頭天外看憶是個中人復舉龐居士云日用
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
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師云
大小龐居士將常住片地作爲自己田園今古推他
得處朴實不知人人悉皆如是然而更望超群出類
吞佛噉祖底漢將他龐公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
毛孔一一分析碎爲微塵撒向他方世界自己風高
千仞萬古垂芳甚生奇特且道還有恁麼漢麼上大
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
知禮也誠能如是不妨示現全身力同轉繇來正法
輪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闍黎問得自然親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山僧答處出常情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到處逢人拾涕唾如何是主中主師便打云還會麼乃云本來個事自尋常日用堂堂絕覆藏更欲別求消息了一條白棒一條痕拍香几下座

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雖則覿面提持未知向上一竅欲知向上一竅須是衲僧自透且作麼生透一莖草上解安身百億須彌翻筋斗便下座

上堂今日陽和忽地升石頭土塊盡翻身生機一路繇來別纔動些兒海嶽驚總差別於群芳野水破衆

疑於寒灰冷焰都教出頭露面終不晦迹韜光且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欲知天地無私力看取梅花破雪開下座

上堂僧問臨濟家風則且置曹洞宗旨是如何師云牽連斷貫索進云如何是正中偏師云白雲覆青山如何是偏中正師云青山鎖白雲如何是正中來師云獨坐古皇臺如何是兼中至師云寒山逢拾得如何是兼中到師云大家在者裏乃云今朝正是十五個事本來獨露普請諸人自觀管取頓超佛祖卓拄杖下座

上堂教中道若心取相則着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則着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亦着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世尊生平神通無量手眼千般到者裏大似智窮力極轉身不得遂以拂子擊香几云山僧與他打開寶藏湧出摩尼以一分奉亡過覺靈得無生忍以一分奉今日齋主壽筭彌衍不惟功超等級亦且價重娑婆但能從緣薦取管教永無退失且道意旨如何驀豎拂云碓嘴開花後虛空笑點頭下座

臘八上堂最是無端老釋迦纔生下地便周遮忽覩

星斗猶言悟雪上加霜眼轉花恁麼道來未審諸人還甘不甘若也不甘爲他出氣多分說倘乎甘去莫怪兒孫却罵爺

解制上堂舉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秖如不去不住還是印即是不印即是師云能于不去不住端倪上具得個眼不妨坐斷佛祖縱繇任運鐵牛之機利益天上人間都教徹骨徹髓安期百餘日內壁立萬仞而解制百餘日外萬仞壁立直下脫灑自如更不麻纏紙裹且如今日稱勞賞功一句作麼生道個個都與三十棒爲甚如此功不浪

施去也遂以拄杖一時打退

尼請上堂問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舉坐具云還有者個麽師云闍黎試道看僧以坐具拂一拂師云打之遲作麽乃云本有非男女常光燭古今顯揚何爾狀非色亦非聲既非色兮又非聲直指無過個現成脩念知歸塵累脫縱横無礙是全眞復舉古時有個灌溪和尚問末山尼了然禪師云如何是末山尼云不露頂溪云如何是末山主尼云非男女相灌溪乃喝云何不變去尼云不是神不是鬼變個什麽灌溪于是服膺作園頭三載師云據者尼僧達本還元作女中英標隨機答問不妨驚聽百世之下合有知音且作麽生知但向言前諳落處與他較量不多爭下座

四月八日上堂今日是釋迦降生之辰淨頭希賢禪人化施主爲法通結夏設齋請山僧上堂然亦無可別說郎釋迦老子纔降生時便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周行七步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者是黃面瞿曇最初爲人竭力顯露本來面目無論聖凡迷悟人天異類莫不皆然然則法通今日一會而與盡虛空徧法界人及非人普同結夏大伽藍中經行坐臥穿衣喫飯騰騰任運任運騰騰更無可爲緣爲對爲障爲礙不妨與我如來把臂共行天下宗師一鼻出氣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剪覺花於無影樹頭刮龜毛於鐵牛背上力用完全不假于外但向腦後自看管取眞宗顯著雖然如是畢竟結夏一句作麽生道不憐鵞護雪那許蠟人氷卓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四月十有五不用揚塵并播土驀拈拄杖作射勢云當陽一箭中紅心發機須是千鈞弩等閒射着個中人便解翻身向上路還有麽有僧便喝亦有走出位者師遂以拄杖擊香几云謾向人前呈莽鹵便下座

上堂今朝正是端午節魍魎妖精盡消滅佛祖傳來正法眼此際不知滅不滅有人道得句超方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且道秉什麽威權乃拈拄杖喝一喝云急急如律令敕

上堂春風襲襲春日融融春鳥喞喞春草叢叢都在春光同受用更須悟取主人公且主人公又作麽生悟豈不見當時雪巖欽禪師問高峰遠祖云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麽答云作得主夢中作得主麽答云作

得王秖如睡着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什麼處高峰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遂存心六載一夕因枕子墮地作聲始乃大悟雖然如是法無一向直指路人道無方所悟之在已不論年月遠延若是個漢聞恁麼道便乃脫去則大地山河翻觔斗門邊苕箒化爲龍更說什麼春風裊裊春日融融春鳥喞喞春草叢叢從上葛藤俱透盡赤拳隨處任張空便下座

居士屠民開薦親請上堂卽心是佛水外無波卽佛是心波外無水於斯見得在聖不增處凡不減不增不減則慧光渾圓彌滿法界以大千土作一粒粟將一粒粟作大千土此於倡道門中不妨好個入路若在衲僧分上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更須曉他向上一竅始得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知有底擎頭戴角不知有底灰頭土面不特斷盡凡情亦乃蕩却聖解到這裏若說向上向下正是頭上安頭更云最初末後亦是泥裏洗土直得是非杳忘聖凡不立山僧今日說此無上大法最勝善利追薦屠居士亡過兩尊人不辭塵勞當體解脫捨生受身隨處逍遥雖然如是更須返常合本纔見其妙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

鷗復云三世諸佛不知有從空放下貍奴白牯却知有平地昇高雖然曲直不分要且兩不相着你道古人意旨如何八角磨盤空裏走遂喝一喝下座

解夏辭衆上堂今朝恰是立秋日法通結夏期事畢驀竪拂云暫然薦得者些兒日日元來是好日旣爾則施主設齋衆僧受供掬水月在手摘花香滿衣放行把住渾成事不問從前兩道眉復云等閒鼻孔被穿繩帶累諸人去不能擺脫鼻頭咸慶快通霄有路各須登便下座

崇禎戊寅三月嘉興府海鹽縣邑侯朱諱應熊紳衿黃承昊曹谷鍾鴻穎徐昌治蔡聯璧等請師住金粟山廣慧禪寺於七月念九日入院

卽日孝廉覲周徐居士同衆請上堂師至座前以拄杖指法座云若論據本明宗直是須彌燈佛也須立在下風遂陞拈香云者一瓣香巍巍乎蕩蕩乎無得而稱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皇風永扇帝日長明八方歌有道之君四海樂無虞之化者一瓣香信手拈來根源有據次第回拈出爇向爐中端爲現住天童禪寺傳曹溪正脉三十四世本師密雲

悟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
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須知第一義諦最初
一槌打就若有錯解不開底衲僧試出來敲磕看僧
問敲磕當陽即不問全提向上請師裁師舉拂子云
會麽進云恁麽則棒頭敲出玉麒麟撥轉紅爐金鳳
了師云難得者一句進云昔日密雲今朝和尚也師
云不勞讚嘆進云晉教洞徹法源底地覆天翻我不
聞師打云是賞你是罰你問臨濟問黃檗如何是佛
法的的大意三遭發問被他三頓痛棒還是佛法有
格還是和盤托出師便打云你試定當看進云恁麽

則黃檗門中無個消息大愚言下徹底掀翻師云道
不着進云忽有人問和尚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又
作麽生師復打云你會麽進云西來的旨蒙師指更
有一句是如何師云我不聽得乃云高提祖印千差
無異舉唱宗乘萬別同元隨方任我行持展演全無
彼此更無別法流傳直指當頭便是面皮直下翻轉
即用向上全機掀騰毒鼓音聲劈破摩醯眼目任是
佛祖當前不敢正眼覷着人天在側亦須尋路迴避
惟許具目超宗格外瞻風自契秖如今日據方就位
一句作麽生道鐵牛未踏欄邊草木馬泥牛任喫驚

卓拄杖下座
立頭首衆執事上堂衲僧造行事事勿怕經持勞苦
如牛拽耙雖則通身泥水要且十分瀟灑一莖草上
安身徧立無量生涯叢林賴以贊成世風轉歸法化
乃驀拈拄杖云誰知者一隊訶郎當漢却被個沒眼
睛長老一匙挑上永不放手一句作麽生道沙盆共
掇從人看萬古人間作典論遂下座
師過報國院請上堂個事本來曾無背面顯發當陽
人須自薦苟自薦也則見天寧地泰海晏河清天下
太平萬民樂業國王水土之恩報盡佛祖之意抑亦

契畢了煩惱即菩提就生死是解脫以一莖草作百
千萬億身用從教越聖超凡臨機縱奪隨方自在且
正當恁麽時報國一句作麽生道常將日月為天眼
指出須彌作壽山卓拄杖下座
開爐居士吳稱仙董爾潛等請上堂問紅爐點鐵大
冶烹金猶是第二儔侶事未審格外人來如何接引
師云門外立進云恁麽則法鼓一聲轟宇宙金鱗銜
破釣鰲磯師云聵老僧耳聾乃云金粟今朝結制無
端畫地為牢就裏翻身跳出便見佛法無多透過毘
盧頂上踢殺魍魎妖魔如是則從前入一叢林出一

保社長期短限修禪習定佛祖邊覓盌玄妙上話脚
乃至東覷西捕零星所得紅爐片雪銷鎔淨盡無復
遺餘即此紅爐便是當人個事現前曾無蓋覆豈容
向背自古及今熾然不息所謂般若如大火聚四門
皆不可入從教今日齋王不歷門戶親證火光三昧
與他勝熱婆羅門把手共行自繇自在苟不如是則
眼睛著知見刺底裏中雜毒深直到驢年無繇擺脫
且正當恁麼時翻身跳出一句作麼生道新出紅爐
金彈子簉破闍黎鐵面皮卓拄杖下座
上堂問鐵饅頭入口便消且道無米飯阿誰攝受師

云無面目人進云滿盤親托出慶讚句如何師云大
家飽膨脝進云恁麼則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師
云不勞讚歎進云當堂顯出眞消息錦帳重重露古
風師云葛藤滿地乃云覿面消息孤明歷歷迥脫根
塵披露眞實所以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
生法相且作麼生說個法相驀豎拂云喚作拂子則
是法相不喚作拂子亦是法相畢竟如何撩起便行
超佛祖聖凡名字何從立下座
上堂逐年十二月初八盡道釋迦悟時節不識渠儂
禍入身忽添腦後三斤鐵山僧恁麼舉揚掀翻迷悟

兩途顯發向上一路任是釋迦老子復現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變無量神通到來也須喫棒是汝諸人更
在者裏覓什麼盌遂以拄杖打出法堂
解制上堂劈破面門掀開腦蓋突出無位人縱橫得
自在且超方獨步一句作麼生道銀山鐵壁萬重高
脚下無私都踏碎下座
追薦請上堂僧問生也如寸雲遮日死也似尺霧障
天一旦雲飛霧捲時如何師云突出難辨進云不會
師云瞎乃云節屆端陽五月五烈燄光中鬪石虎帝
釋人間奪錦標波斯天上擊鼉鼓燈籠突出眼睛聽

露柱撒開兩手舞不是世間出世法能令亡者脫幽
苦安身只在一毫端徧界無非是出路且作麼生是
出路底意不曾動着脚跟頭朝到西天暮東土喝一
喝下座
開爐上堂僧問金粟山中結制十方龍象同參我師
高登猊座有何佛法指南師云平吞萬象進云覿面
純彰無異旨十方世界現全身師云擺手出山門進
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一句又作麼生師打云曲枕
橫眠僧禮拜云恁麼則知恩有地師噓一噓乃云盡
道今日開爐誰知柴炭俱無骨髓都教凍裂更討甚

麼分疎直得吒吒沙沙歷歷落落佛見法見無從起覓毅言剩語不挂嘴頭卓卓丁丁行大步眼空四海若爲儔唱一喝卓拄杖下座

送法衣請上堂問錦上添衣即不問赤條條地是如何師云着了七八重來進云休下羅籠網師打云剌腦入膠盆乃云不是聖賢了事凡夫且事作麼生了遂提起衣角云喚作法衣則不能了不喚作法衣亦不能了且道喚作什麼又以衣角提一提云生佛通同一片地偏覆三千及大千復舉當時應菴華和尚問密菴傑禪師云如何是正法眼師云現成捘將來傑禪師答云破沙盆師云特地生荊棘更爲頌出暴露街邊絕覆藏風敲雨打任郎當羽流携去超方用煮石烹雲歲月長下座

上堂僧問世尊拈花則不問迦葉微笑意如何師云覷破伊面孔僧云恁麼則學人倒却剎竿去也師云汝向何處安身立命僧喝師云汝者一喝未有端的在僧又擬進語師直打退乃云句要分明意須不錯分明不錯洒洒落落隨處騰雲降雨不比禿箒墮在門角所以垂鈎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獰龍既釣也則蝦蟆蚯蚓不在所言知己若遇也則

門外漢子徒勞捉摸且道金粟會裏以何爲知己滴水能與萬丈波到來猶欠那一杓復舉當時五祖演禪師云譬如水牯牛過窓櫺頭角四蹄俱過了只是尾巴過不得山僧道不妨下載清風因與一頌昂藏頭角足堪誇一種風流出當家跳躍綠叢應有據春光踏爛莫嫌賒

祈嗣請上堂問堂前露柱入懷胎生下嬰兒頗俊哉爲復是從天降下爲復是從地湧出師云當陽指出進云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操直取狀元來爲復是公侯有種爲復是獨占鰲頭師云現成道將來進云恁麼則雲裏撥開金鳳鎖棒頭點出玉麒麟師云不妨據款結案乃云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遂以拄杖擊香几云寶藏打開也有眼者見有耳者聞聞見分明隨機證取如父得子如貧得寶如病得醫如饑得食任其根性悉得充足所謂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正當恁麼時點即便到一句作麼生道栽得堦前數竿竹從教飛鳳好來棲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法身師云問取露柱如何是法眼師云腦後看進云恁麼則頭頭顯露師云百匝又千重

詰問和尚未薦已前一句作麼生師云觸着磕着進云薦後一句又作麼生師云又落第二頭進云恁麼則亡靈得度也師云又要重說偈言乃云雪月風花解脫機不加點綴自離披機先豈是拖聲色從本何曾涉水泥所以生本不生死本不死不生不死東湧西沒南湧北沒離則出沒無方要且腦後圓光不曾打濕且伊糯人卽今在什麼處白藕池中爲雨露黃金地上起風雷下座

解制上堂問下釣垂鉤事若何師以拄杖作垂釣勢云急着眼覷進云恁麼則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

他獅子兒師云誰是其人僧一喝師便打乃云天寒地寒大家在者裏風和陽和彼此行物外有佛處不得住沒孔鐵鎚恐虫蛭無佛處急走過枯木巖前蹉路多恁麼不去也驀地翻身尋本據摘楊花摘楊花誰憶趙州老作家然則金粟今朝解制還是去的是不去的是把住兩頭咸踢脫等閒擧步廓周沙下座

廣東僧悅西請上堂師云千鄉萬里來單爲個一着須要自回光不用多行脚江北江南共天日海東海西同風月青山綠水古猶今翠竹黃花明且灼回頭便是故家鄉當體無羈本寥廓以拄杖卓一卓云還會麼便下座

開爐上堂問有一人呼喚不回頭點卽不到有一人長年不出戶到卽不點未審恁麼人如何師云七縱八橫進云恁麼則解拈一粒粟供養于此人去也師云淸風生腋下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打云雲雷相送乃云逐歲開爐枉費工夫長年結制分明鈍置若是過量底人聞恁麼道便乃掀倒禪床喝散大衆把山僧欄椎一頓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其或未然不免向第二門頭放一線道烹佛烹祖大爐鞴煆生煆死惡鉗鎚四海英靈奇

衲子到來都與痛加錐不惟覿面提持抑顯格外風規泥牛入海人皆會金佛度爐若個知驀拈拄杖云拄杖子呑却乾坤了也是汝諸人更向何處出氣若云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正是熟睡饒寱語三世諸佛立地聽也是杓卜聽虛聲到者裏若存纖毫異見卽墮鐵圍那邊正恁麼時金佛度爐一句作麼生道毛呑巨海尋常事芥納須彌匹似閑下座

上堂擧楞嚴經佛告阿難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師云大小世尊爲阿難

牽來拽去到末梢頭直得鈎繩自斷令他覿體全彰脫灑自繇不假風帆孤舟到岸所以當時遠祖白雲端禪師作頌發明其意云堂前露柱久懷胎生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操直取狀元來葢遠祖之意正古人所謂若欲播揚大教須從自己胸襟中流出將來與我葢天葢地一期語句不妨奇怪山僧今日因求嗣上堂亦有一頌不惟幾百年後與遠祖闔當亦令現前一切人天凡有所願悉皆如意頌曰天曉園林盡放花十分春色最交加人多賞翫渾如醉得意忘歸到月斜卓拄杖下座

伯載吳居士將逝遺囑請上堂僧問卽今亡者向什麽處安身立命師云揭露當前進云恁麽則不涉途程卽生蓮界了也師云覔之卽不見進云承師直指西來路亡者聽法得無生師云作恁麽解會乃云大道坦然更無罣礙就死如生面目儼在且道伯載居士卽今面目在什麽處以拂子打圓相云還見麽又以拂子擊香几云還聞麽若向者裏聞又聞矣見又見得則知居士二十八年前寂寥非内二十八年後寬廓非外正當二十八縱橫得自繇於前後中際求其三毒水泡了不可得五蘊浮雲亦無所有更說生死涅槃輪廻苦趣亦是鉢盂安柄仁者自生分別殊不知當人本體圓同太虛無欠無餘不容修治那許向背所謂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任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眞實既不辨也則描固不成畫亦不就又說什麽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三千七百則祖師葛藤窠是玄是妙撥過一邊說心說性拋向他方直得淨躶躶赤灑灑清風翻白羽野老笑相親殿角風搖樹行人盡解衣通身手眼竿木隨行徧界是渠逢塲作戲分明與十方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眞契實證同條共命一

道提持劈不開撲不碎自古至今點胸點肋於了了之地且正當恁麽時不偶萬緣一句作麽生道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遂下座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隆琦等編

上堂三

海鹽天寧寺衆僧請上堂問楚石昔年垂手處吾師特地又如何師云紅塵堆裏現進云隨緣赴感四衆臨筵不涉化門一句請師爲人直指師云葉落見秋空進云恁麼則一輪明月家家炤覿體清光個個寒師云霜飛知骨冷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重說偈言乃云一即一切半粒粟中藏世界一切即一大千刹土掌中觀山僧今日信手拈

來撒向海鹽城裏一任在座人天普同契會驀呈拄杖云還見麼復卓拄杖云還聞麼既見又聞且道是個什麼若道是教外別傳正是節外生枝更云是世諦流布亦是眼中着屑到者裏正眼觀來好不資一毫醜不資一毫分明是個平等平等廣大法門世出世間攝無不盡舉處則彼此全彰不舉則各不相到舒卷立方外乾坤縱橫挂寰中日月且共樂昇平一句作麼生道天寧地泰歸皇化萬姓謳歌樂太平卓拄杖下座

榜眼彥升陳居士同弟孝廉次升請上堂問露地白

牛還要加牧否師云一棒打殺進云行人更在青山外如何是青山外底境界師云墮也進云末後一着還有商量也無師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問昔日鹽官扇子匝地清凉今朝太史懷香請師拈出師云普天匝地進云秖如犀牛兒又作麼生師云頭角崢嶸進云一機超出潮音外徹體風流那畔春師云又恁麼去也乃云大道洪荒包博無遺城市山林不異去來動靜一般所謂頭頭顯露物物全彰秖要回機自得便見左右逢原如寶珠網彼此互融明鏡高懸千差普炤故獲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官貴臨筵四衆普

集上堂

聖化莫大之恩又遇萬姓崇善之德處處闡無上道在在弘正法眼浩蕩乾坤樂逢化日且普同受用一句作麼生道離垢文明眞勝地慶雲覆遍萬人家卓拄杖下座

上堂據祖師門下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今日衆居士命山僧登于此座更說個什麼即得莫是說明心見性得麼莫是說成佛作祖得麼殊不知但有言說皆是塗汙既有所說皆是塗汙則現前一會個個顯發本有風光人人居任平等性智

所以祖師云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大小祖師也是相體裁衣量水打碓千百年來無敢移易絲毫然而尋常見有彼此差殊境緣好醜皆是迷背不了今日山僧因行掉臂不妨覿面提持諸君就路還家正好直下承當所謂一念回機便同本得且正當恁麽時瞥然一句作麽生道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卓拄杖下座

孝廉君謨周居士文學爾發潘居士等請上堂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師云頭頭不昧進云如何是諸塵入正受一塵三昧起師云物物現前進云只如不入不起一句作麽生道師打一棒云七縱八橫乃云都謂今朝是釋迦老子覩明星悟道之日殊不知自己早已墮坑落塹而黃面瞿曇亦遭塗汚誰知伊本不曾生本不曾滅本不曾迷本不曾悟亘古彌今不變不易若是英靈漢子勇猛丈夫纔見山僧作恁麽道便乃爛椎一頓不妨許他頂𩕳上具隻眼亦有超佛越祖之見堪與普天下有心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其或不然未免依門摸壁抱橋柱澡洗究竟不能自繇自在且不涉迷悟一句作麽生道拈

拄杖云不打林中鳥恐驚天上雲卓一卓下座

解制上堂從前赤土畫簸箕今日分明跳出時鶻臭布衫俱脫下千山萬水了無疑雖然如是也須照顧脚下始得便下座

祇園唐居士請上堂問空刧已前本無名相如何是金剛正眼師云直下覷進云生緣已後萬物齊彰如何是真如大道師云遍界不曾藏進云名相俱寂杳無形影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又恁麽來也乃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當陽突出虛空骨（居士叅此三不是話因請及師驀豎拳云者個喚作甚麽士擬議師便掌士遂禮拜）丈夫猛利便擔當踢碎從前閒窠窟窠窟既踢碎也則無途路波吒亦無修證名目更說有工夫可做話頭可叅正是無端枉受屈覿面提與孝廉公者回也須親努目卓拄杖下座

青雷查居士請上堂道本無方隨處舉揚祇者便是更不覆藏是以竿木隨身逢場作戲指點向上巴鼻開發人天正眼照破從前漆桶都教黑夜生光人人灑灑落落個個任運騰騰百億部洲走馬三十三天着跌不干佛祖機籌豈是教途理致所以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猪左膊上且到此門來一句作麽生道彈指不勞頻歛念重重樓閣應時

開卓拄杖下座
師五袠誕辰居士吳穉仙等同衆請上堂僧問薰風
意旨即不問仰祝南山事若何師二云鉢囉娘進二云恁
麽則福越于滄海壽超於須彌師二云喚鐘作甕乃二云
窮和尚慶壽日裸形國裏贈服飾諸君太煞不知情
帶累山僧面門赤何以葢者老漢五十年來赤條條
地更無福利人天亦無玄妙巴鼻四衆雖然橫逆來
終不拖泥帶水濕便下座
本師密雲和尚訃音至遂掛眞舉哀乃對眞二云佛祖
源流曹溪正脉綿遠相傳至我老和尚三十四世六

與巨刹海衆同居以一條白棒撐天拄地直指當人
本元命脉契其旨者既多會其元者亦盛三十年來
道滿天下一代化儀周全完備本懷既罄遽爾歸眞
誰謂法眼滅法河乾法梁折直得超古越今光前裕
後眼目爍破四天下百世無能逾之者既爾今日又
要一場特地作什麽詗尸城畔聊通信要與人天普
共知便舉哀
曹夫人請上堂問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
頭在什麽處師卓拄杖二云向者裏會僧二云謝師指示
師二云蹉過了也僧二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師二云好惡

也不識問千年祖燄今日重新向上全提請師指示
師便棒進二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二云大家證
明進二云脫體無依全卓落不風流處且風流去也師
乃呵呵遂二云覿面提持只是者個以拄杖卓一卓當
機透脫更非別物又以拄杖卓一卓若向者裏見得
則人人心空及第個個越見超方不向瞿曇尋落處
隨機應用自堂堂復卓拄杖下座
送靈骨入塔請上堂瞥爾收光任安樂地生涯一任
笑春風綠水青山不變易若道此時無面目綿包特
石是何意汝諸人試道道看衆僧競喝師二云不是恁

麽消息山僧自道去也龜毛既縶虛空骨塞斷人天
來往路下座
臘八上堂凍餓雪山腰欲斷明星忽現便成妖當時
我若同斯會劈脊攔腮定不饒何以家有白澤之圖
必無如是妖怪雖然如是還有爲釋迦老漢出氣者
麽有則不負今日施主信心供養其或不然莫怪山
僧指死蛇頭好遂以拄杖一時打散
歲旦上堂舉昔日有僧問鏡淸禪師二云新年頭還有
佛法也無淸二云有僧二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淸二云元
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二云謝師答話淸二云山僧今日失

利後又有僧問明教禪師二云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
明教二云無僧二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爲什麽新
年頭無佛法教二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二云老老大大
龍頭蛇尾教二云山僧今日失利𢹂二一大老一人說有
一人說無大似徐六擔板各見一邊今日如有人問
金粟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但向他道數縷彩霞環
寶座森羅萬象盡光輝遂下座
解制上堂金烏急玉兎速明暗相催任徃復牛頭沒
馬面回多方出沒聽徘徊若識那些關棙子不妨南
嶽與天台殺活何曾非手眼縱橫無不是鉗鎚擊木

敲空行格外抽釘拔楔許誰猜呵風罵雨與波浪喝
月棒雲降禍灾倘無如是超方作莫道親從金粟來
雖然如是老僧也須喫三十棒始得便下座
老和尚忌日師拈香二云今朝是老和尚示無爲身說
寂滅法諸人不得以眼見幷耳聞只要知其時識其
節且道是什麽時節一年一度燒香日徧界明明不
覆藏
誕日請上堂師登座二云混混沌沌樸樸憨憨壽宜太
古那同等閒佛法禪道了不思絲翻身撥入婆伽室
須嚼當空玉一團也不混也不沌也不樸也不憨四

月芳郊烟景好華堂飛彩燕喃喃下座
解制上堂虛空昨夜翻身吼驚得須彌藏北斗天大
將軍用力撐堅牢地神笑破口衲僧更欲蹈芳規板
齒生毛行不到狸奴合喫百兩砒礵不應將從上家
風一時漏逗喝一喝下座
蓮如上座出關請上堂僧問鯉化桃花浪龍門跳躍
飛等閒頭角露師二云第四句又作麽生僧擬議師二云
暴腮龍門客僧二云白雲堆裏過寸步不曾離師二云死
活也不知僧二云粉骨碎身難報答當陽一句卽時酬
師二云閒言語乃二云千日關中事如何擧似人却來請

我說特地一塲新何以未進關時格外春風正在裏
許壺中日月及出關後鶴唳長空恁麽去就則長年
喫飯未嘗咬着一粒米終日披衣何曾穿他一縷絲
騰騰任運任運騰騰雖在房屋之中却似雲行鳥飛
山青水綠絕慮忘緣無罣無礙其或不然畫地爲牢
釘椿摇櫓直到驢年未有休息雖然如是秖如今日
特地一塲新又作麽生不因柳毅傳消息爭得音書
到洞庭下座
請上堂假饒頂戴經塵刧身爲牀座遍十方若非說
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且法又作麽生說莫是

說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麼且喜沒交涉莫是說大小乘教頓漸偏圓權實半滿麼且喜沒交涉莫是說五十五位等妙二覺麼且喜沒交涉殊不知法離見聞法離語言法離文字法離動靜直是離四句絕百非古人謂之離心意識忝絕凡聖路學遂以拂子擊香几云若向者裏透脫得去則無恩不報無生不度先帝十七年中平治天下莫大之恩報無不盡更有父母養育之恩師友教誨之德亦一時酬畢至于一切情與無情以及蜎飛蠕動悉令解脫蓋般若功勝非同等閒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八識為四種妙智轉煩惱為菩提轉無明為佛性一決一切決一了一切了亦可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雖然如是若到者個田地更須曉得向上一路始得何以分明月在梅稍上看到梅稍早已遲便下座

轆轢巖居士請上堂師陞座云今日諸人莫撒沙聊聽山僧一指述嘉禾有個老鼠子偷喫上天一粒粟慣到諸方弄爪牙動得清風多拂拂獨是山僧不近情白棒掀天與打出翻身見得沒師禪好向人前罵老禿遂喚巖居士云翻身一句作麼生道居士便出法堂師云恁麼去也即下座

佛誕孝廉覲周徐居士請上堂以拄杖拍香几云若向者裏見得則超聲越色離見絕聞格外安身大方獨步不妨婢視釋迦奴呼彌勒滿虛空是個毛孔徧法界一隻眼睛豈不見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其或不然年年四月八定是釋迦生與諸人分上有什麼交涉復舉當時臨濟祖師與王常侍入僧堂王問云這堂僧還看經麼臨濟云不看經王云還習禪麼臨濟云不習禪王云既不看經又不習禪教他做個什麼臨濟云教他個個成佛作祖去王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臨濟云我將謂你是個俗漢師云臨濟與王常侍一時賓主相逢激揚個事透脫超方彼此作家為千古眼目今日覲翁居士為山僧法門之內外護累次設齋請登此座讚揚法化四海騰聞忽若問山僧云這堂僧還看經麼山僧但答云徧身是若云還習禪麼山僧復答云通身是居士若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山僧却答云却是居士具眼據山僧如此舉揚與古人提持相去多少更有末後一句大衆聽取不是靈山親記莂肯來撥動上頭關卓拄杖下座

結夏上堂問如何是殺人刀師云與汝一頓如何是

活人劍師云云要你跨跳進云云脫體全彰去也師云却
成兩個乃云兎角三千尺龜毛百丈餘縛他奇衲子
特地倒騎驢三七日中嚼無米飯飲不濕羹九十日
內行無陰陽地坐折脚繩床摶大千界藏鉢盂裏擲
百億身向他方外身心自寥廓念念更幽閑佛祖無
處摸索人天迥絕躋攀直敎布袋解開日放出群猊
入閙藍雖然如是秖如今日施主設齋功歸何所實
相門行無相施福如大海壽如山下座
送先和尚法衣進塔上堂僧問歷代祖師安身立命
即不問老和尚入塔後還有出頭日也無師豎拂子
云云還見麽進云云和尚莫要瞞人好師云云蹉過了也不
知爾潛董居士問天童全身金粟法衣全身法衣即
不問如何是今朝入塔一句師云云大衆證明進云云恁
麽則光前耀後去也師云云親言出親口進云云謝和尚
師喝一喝乃云云釋迦文佛法衣留在鷄足山中密雲
老人法衣藏于金粟塔裏且道是同是別若道是同
則自古至今事有千差若道是別從前及後理唯一
致若向一致千差分曉得來便見一有多種二無兩
般而與十方檀那叢林僧衆永遠祥瑞正當恁麽時
應時及節一句作麽生道一把椰絲收不得和烟搭

在玉闌干便下座
師到東明寺禮東明昱海舟慈寶峰瑄三位遠祖塔
安溪衆居士請上堂遂陞座云云遠祖東明刹今朝輙
一登面目儼然在時人識未曾且道遠祖面目即今
在什麽處遂以拄杖指云云南山雲北山雨自古至今
常在此湛然不動于其間凛凛宗風播寰宇雖然如
是不肖兒孫應喫三十拄杖不合向祖師頭上撒沙
便下座
拈花舍請上堂云云微笑拈花事分明在目前等閑能
薦得任運復騰騰既任運又騰騰則無世緣依倚那
討佛法廉纖撒手懸崖隨步樂橫拈白棒打青天遂
卓拄杖下座
舉前堂隱元首座秉拂上堂問玉趾麒麟朱點額金
毛獅子劍張牙程途底事俱放過根源一句問歸家
師云云問得最親切進云云堂堂獨露乾坤塞剎剎明宗
宇宙新師云云又不相當乃云云搶旗奪鼓折角衝鋒須
是宿將登壇纔能捉敗從上古錐世尊拈花迦葉微
笑馬祖一喝百丈耳聾黃蘗三頓棒臨濟無多子皆
遭按下等閑施一機透過千差尋常發一語胸襟流
出皆因踏着佛祖上頭關與教外別傳單提直指深

相符契故能掀天關翻地軸開發西來命脈展托衲僧巴鼻掌握從上綱宗維持叢林綂紀誠爲人天眼目炤明于世凡我會中英靈衲子俊俏禪和多負冲天意氣常佩肘後玄符正好吹拍相隨同緣唱和直令教外别傳臨濟正宗永遠垂芳纔是報佛報祖之恩亦爲成巳成人之德秪如今日人天交接一句作麽生道獅子窟中獅子吼旃檀林裏現旃檀下座

禮大悲懺請上堂云聞性空時妙無比思修頓入三摩地無緣慈力赴群機如月影臨千磵水譬喻圓光寶鏡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雖然如是各位先靈更須返觀自巳千手千眼全體大悲圓通自在横拈豎放無非是神通妙用逆來順去不離大圓覺海且正當恁麽時如何是觀音之面目日炙風吹千手眼塡溝塞壑大悲身下座

上堂佛祖之道恢廓無方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一任施大機發大用掀天關翻地軸從教佛祖禪道賤如破草鞋玄妙知解値甚乾矢橛擒縱出奇施奪可觀要有者等風標纔是宗門種草秪如會元歸一意旨又作麽生苕溪綠水年年綠郭外青山歲歲青卓拄杖下座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知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以拄杖拍香几云者個是聲又呈拄杖云者個是色問來荅去是言語作麽生是大道復拍香几云若向者裏見得則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其或不爾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卓拄杖下座

解夏上座凉風撲面炎熱頓除法門大啓出入無拘騎象底騎象乘獅底乘獅一任逍遥雲水外豈學臨濟問大愚秪如達磨忽在面前又作麽生以拂子擊一擊下座

孝子吳繁昌追薦令尊殉難奉常公磊齋老居士請上堂問本來眞父毋歷刧不曾離未生巳前父毋在什麽處師云此問最親切進云卽今父毋又在什麽處師云瞎眼看進云覿面相逢爲什麽不識師云兩個問如何是先雷後雨師云七縱八横如何是先雨後雷師云八横七縱如何是雷雨一齊師云與汝一頓如何是雷雨不一齊師云我亦不知進云恁麽則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師云你又作麽生僧一喝師云杜撰禪和乃云靈山受囑作菩薩之宰官毘耶分談爲皇家之柱石出仕二十餘年高遷三五六任執政

公同日月操巳潔若氷霜至于臨大節而不可奪見國危便乃授命朝野仰宗頻自誦德履歷布于青史千載不能磨滅如此造端眞爲希有然而靈山闡法無住爲宗毘耶門開不二明旨且作麽生是不二之旨以拂子打圓相〻云就在者裏透脫則生與死不二來與去不二存與亡不二逆與順不二古與今不二此不二之法離是非絕對待旣絕對待又離是非又拂一拂〻云恁麽則雖做官不曾做官雖殉難不曾殉難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光明赫奕炤耀兒孫且正當恁麽時向何處見其面目山蒼蒼兮水泱泱先生之

風天地長遂卓拄杖下座

上堂吳江敬萱包居士五旬初度請山僧上堂爲他祝壽且道以何爲壽若以虛空爲壽則虛空有消殞之時若以大海爲壽則大海有枯竭之日若以松栢爲壽則松栢有憔悴之年若以龜鶴爲壽則龜鶴有終盡時節此于世間最長最久旣不可爲壽則惟據當人本來壽量爲居士提持遂以拄杖卓一卓〻云過去無始未來無終現在不滅三際旣然平等則十方自合一體亘古今而不磨歷萬刧以常在回觀虛空大海松栢龜鶴只是剎那剎那心心不住念念生滅

不能久遠常住於世然而離生滅求不生滅了不可得舍不生滅覓其生滅亦不可得如是則壽如虛空也壽如大海也壽如松栢也壽如龜鶴也比龜鶴則壽靈比松栢則壽蒼比大海則壽深比虛空則壽久旣久且深又蒼又靈則浩然于世永遠常住逍遙自在正好擔當如來第一大事祇如應時納祐一句作麽生道刧外靈芝多帶秀長年在土不霑泥卓拄杖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賓中賓師〻云波波門外走如何是主中主師〻云千峰頂上立如何是賓中主師〻云布袋盛猪頭如何是主中賓師〻云打開乂口賣皺皺巖居士問古〻云百尺竿頭須進步百尺竿卽不問如何是進步處師打〻云向者裏轉身進〻云此猶是百尺竿未是進步在師又打〻云不知進退漢居士便作跳勢〻云山猫原是脚短底師〻云且謾揑怪居士遂作虎聲而出師〻云轉見賣醜乃〻云當陽指點秖要作家相見左右敲磕須是知音唱和若得知音唱和又有作家相見則開爐結制正是錦上鋪花長期短限亦是空中畫彩正脉于是流通道緣于是廣播不惟門裏有人亦賴人天共荷十方世界咸知佛祖法門高明如天幬

厚似地深藏若海孤峻猶山任他鵾鵬獅象蛟龍麟鳳各適其性自在逍遥人人抱冲天意氣個個佩無上大道自古至今人傑代興盡未來際亦復如然宗風永振佛日長明秖如超宗異目一句又作麼生道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臘八上堂僧問瞿曇六載殷勤忽覩明星悟道爲復是從天降下爲復是從地湧出師云火裏拾螺螄進云然則噴鼻梅香自雪嶺一段眞風宇宙春師云未是你境界進云及乎末後拈花迦葉親承印可還是

逗漏家風還是流通正脉師云雪上加霜進云橫身獨步千峰頂閒看白雲自往來師云傍觀者笑乃云一畝之田三蛇九鼠呼遣莫能是甚鼻孔天上明星當晝現瞿曇日午打三更以致從上瞎驢互相鈍置累及山僧喚鐘作甕海昌居士向此地上撒尿潑天種麻得豆更有受戒阿師空中釘橛都來合喫三十拄杖還有不甘者麼禹力不到處水聲流向西下座

元旦上堂師陞座云金粟堂中爐烟藹藹仰祝
當今天子聖壽萬安天下太平萬民樂業然天下既太平也則人人享無爲之化處處奏絃管之聲龍樓凝瑞四海安寧鳳闕騰輝八方鎮靖是智是賢鳴鑾佩玉若草若木和氣春風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林下修持無別念願君年樂太平年便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一貫通底意旨師云好春光進云等閒獨步千峰頂隨方何處不風流師云埋沒了也乃云周吳二居士設齋請上堂山僧信口道二月好春光山鳥山花明祖意春園春浦洩宗綱現前披露如相委始信西來一脉長且道達磨祖師即今在什麼處試道道看一僧拂坐具喝一喝出堂師云若向者裏見得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

上堂僧問師登寶華王座拈提向上綱宗臨濟之道不妨奇特請問和尚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云分身兩段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云八面威風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云知你是龍是蛇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聲未絕師便喝僧擬議師遂打僧禮拜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師云阿誰信你乃云若據正眼觀來佛法莫可饒舌人人覿體現前亘古彌今不滅若能自肯承當從前狂心頓歇恢廓風光超格外是男是女都教徹還會麼喝一喝下座

結夏上堂僧問個個現成活潑潑因何特地又爲牢師云是你跳入網中來進云某甲不恁麼師云慚不慎初進云恁麼則杜口單前默師云更須護末始得問寒則普天匝地寒熱則普天匝地熱請問和尚是什麼物師云天上天下進云恁麼則上同孤危下徹賢聖師云與之則觸僧拂坐具云恁麼去也師云不喚則背進云恁麼則如何指示師云速退乃云金粟今朝結夏更不周繇者也都教撮摩虛空笑殺嵩山道者何以說禪說道孤負佛祖論心論性埋沒已靈默坐用工鈍置人天指東話西見責明眼誰知如鐵鑄胸襟極難情況惟許長手臂底向此撥得一線路開則清風生腋下光彩發眉端灑灑落落活活脫脫如何是佛破草鞋如何是法臭皮襪如何是僧百不能信手拈信口道不惟機出衆流亦是增人意氣今日會中還有長手底麼衆不對師云山僧今日失利便下座

舉後堂百癡首座秉拂上堂問劈破泰山雷未猛炤開滄海月非光如何是炤用同時底句師便打如何是炤用不同時底句師云闍黎且歸位如何是先炤後用底句師云閃電霹靂如何先用後炤底句師云

霹靂閃電僧云炤用已蒙師指示不落炤用一句請師道師云眉毛在眼上乃云攢花簇錦喜有其人敲骨取髓還他作手二者相須不將違背皆從正法眼藏透脫出來炤天炤地炤古炤今佛祖瞞他不得龍天欲昧無繇四海高人十方龍象要明從上綱宗自來正脉正好運虛舟迎風聽舉揚莫道山僧强按牛頭何以瞎驢若不拽來使爭見法門有白眉下座

解夏上堂僧問布袋打開從抖擻笑看雪嶺碧層層師云少賣弄進云蝸牛角上三千界木馬蹄邊刧外春是阿誰受用師云面皮厚多少進云動地春風歸掌握滔天石浪出松門去底是任底是師打云者裏未是你安身處乃云一夏以來不曾與諸人說青道黃指東畫西爲什麼今日又要一場特地只因九十日內累及諸人種田底種田車水底車水搬磚底搬磚運土底運土磨麥底磨麥舂米底舂米乃至執勞負重不勝其煩以致各人一領汗衫臭如鶻突今日乘涼風之便不妨解却好東去西去南來北往自繇自在雖然如是秖如前途忽有猛虎當路坐時又作麼生折合試道道看衆擬議師以拄杖一時打散

實我王居士爲薦慈十週請上堂僧問有物先天地

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如何是萬象
王師云莫將眼見乃云冷雲忽爾歸無際枯骨連宵
凍欲還就向髑髏開隻眼去來遠近自超然轉身一
路如能到石虎平空抱子眠卓拄杖下座
爲釋迦彌勒兩佛開光上堂僧問釋迦不前彌勒不
後正當恁麼時是如何師云欛柄在山僧進云只如
雲門一棒打殺又作麼生師云今古咸知進云恁麼
則未解語言先作佛也師云傍觀者笑乃云一對老
古錐自來多頑賴一個獨稱尊一個携布袋相逢驀
面欺入門見笑怪分明滯貨不堪聞攤向街頭作貴

賣阿修羅王與一文百刦千生成冤害山僧今日特
地與他雪屈遂以拂子向空點云面門點出摩醯眼
無限清光上下截雖然如是也須喫三十拄杖不合
壓良爲賤復舉當時有僧問雲門禪師云如何是佛
雲門答云乾矢橛師云大小跛脚阿師拋泥撒沙塗
污古今人眼目山僧今日忽有人問如何是佛但答
云有讀書人在這裏不特打草且要蛇驚還信得及
麼師姑元是女人做便下座
薦中丞石袍老居士請上堂僧問下雨添流淚轟雷
起慟悲未審亡靈是何面孔師云謝汝助哀進云不

涉陰陽底人和尚作麼生薦揚師云汝即今在什麼
處僧便喝師云陰陽僧無語乃云悟迷非向背佛法
了無多圓通門大啓許接老維摩上是香積世界下
是毘耶離城中是獅子寶座行任但憑行住坐臥一
任坐臥文殊休來對談默然風光更好拋却榮華富
貴那論生死病老宗門消息如能契格外乾坤日杲
杲復舉唐朝有龐蘊居士於臨終時太守于頔公特
往問候龐居士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遂
奄然而化師云龐居士雖則末後提持爭奈如靈龜
曳尾掃跡跡生即如中丞吳居士既一旦逝世且道

還屬于有還歸于無若說是有即今在什麼處若說
歸無又要追薦作什麼向者裏透脫得來則眼空宇
宙渾無物大座當軒孰敢窺喝一喝下座
休夏上堂僧問虛空廓落無依倚特地何勞起禍端
師云又是刺腦入膠盆乃云九十九峰頭環遶金粟
寺四海五湖僧九旬長共聚桑青麥又黃田疇足風
雨村童驅玄犢野老親白羽物物顯靈機頭頭合天
趣執法便乖張盲修迷本據隨分現家風不用立規
矩以拂子擊香几云還他男子漢高飛而遠舉復舉
當時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度夏迦葉擬白椎擯

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世尊二云汝擬擯那個
文殊迦葉無對師二云文殊天上月正圓迦葉人間道
月半欲得兩相應分身兩處看雖然如是只如世尊
分上又作麽生昨夜春風忽地來屋角梅花偷眼覰
便下座
老和尚三週忌日拈香云一二三三二一鐵馬嘶空
沒蹤跡憶得當年騰踏時一囘飲水一囘噎雖然如
是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琪園唐居士披剃上堂僧問鬚髮不礙菩提路今朝
披剃事如何師二云獨露本來面進二云如是則超凡越

聖去也師二云不要塗汚他問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
是眼更須叅叅即且止出塵離俗一句作麽生道師
云脚下步騰騰進二云冲開盡是通霄路透出無非解
脫門師二云未是你境界僧二云不得瞞昧師二云可惜許
乃二云旣到出家田地須具烹金琢玉敲骨取髓之作
畧萬丈懸崖撒手佛祖頂𩕳特坐更謂裂愛網出塵
勞正是閒閒之談更二云取菩提證涅槃亦是膚淺之
見從上玄關悉皆透過一切誵訛都敎了了吞却栗
棘蓬跳盡金剛圈不妨做個三脚驢子無毛鷂兒天
上人間杳絕蹤跡故曰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囘頭古

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臻到那個時節纔不辜負國
王水土之恩亦不昧今日發志之始且恁麽去就一
句作麽生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復舉
當時崔趙公問徑山國一欽禪師二云弟子求出家還
得麽國一欽答二云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
能爲崔趙公于是有省據國一欽垂鈎四海秖釣巨
鰲其餘凡下似皆無分唐居士輿素受戒已十餘年
操守貞修遍叅諸方到處護法今日一旦發心鬚髮
自落且道還契得國一欽禪師也無雖然如是欲窮
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卽下座

林野和尚至上堂僧問寰中能作王化外自來賓除
却寰中化外賓王句請師直指師二云唱拍相隨進二云
三千禮樂輝天地百萬威儀亘古今恁麽時合談何
事師二云任汝採聽進二云二難濟濟兩班雍雍師二云喜
得闍黎證明僧禮拜二云坦步法堂去也師二云更少一
句在乃二云山中無個事終日視雲霄不意通玄客到
來訪寂寥天邊瑞靄覆此叢林衣下明珠映我山門
大衆喜溢眉端是人通身踴躍建法幢立宗旨原有
賓主交互震法雷擊法鼓豈無風雲相會指點差別
因緣提持無上大法今日幸遇通玄和尚光臨此土

正是人天交接水乳相逢山僧與大衆當住錫前請
登寶座敬聞舉揚當生難遭之想休教當面蹉過秖
如今日賓主交接一句作麼生道等閒携手栴林過
一任香風四海聞卓拄杖下座
薦嚴請上堂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又
作麼生師云討棒喫僧便禮拜師云不知痛癢漢進
云一句無私語且喜賀太平師云是甚語話乃云山
僧今日擬舉向上一着則恐佛祖笑怪若不舉似又
慮孤負當機吐之不得忍之莫能既不得已畧引兩
個古人以塞來意只如趙州禪師到一菴主處問云

有麼有麼菴主便竪起拳趙州云水淺不是泊舟處
便去又到一菴主處亦如前問云有麼有麼主亦竪
起拳趙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禮拜據前後兩
個菴主一般竪拳趙州一襃一貶天淵各別且道諸
訛在甚麼處若向者裏辨別得出則佛祖禪機一時
覰破當人生死亦自明了若去若來活活潑潑又有
一婆子將淨財請趙州老漢代轉藏經趙州得財乃
下禪牀走一匝回報云轉藏經已竟婆子聞得便云
適來請轉全藏爲甚只轉半藏看他兩人一賓一主
激揚個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一着高一着一步勝

一步顯揚無盡寶藏透脫本有家風不惟上契佛祖
本源亦復下合衆生心地山僧將此最上善利追薦
覺靈驀竪拂云還信得及麼剔起眉毛便領取瞎驢
一任笑春風喝一喝便下座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賁隱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隆琦等編

上堂四

上堂僧問佛祖家風全提正令正恁麽時一句作麽道師云闍黎腦門裂進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師云死活也不知僧喝一喝師云亂統禪和問昔日龐婆進鹿門設齋賣盡風流今朝清太請師登座還有優劣也無師云試分析看進云恁麽則前龐後馮兩彩一賽師云阿師自道進云是事且止只如溈山見劉鐵磨來便曰老牸牛來也意作麽生師云點進云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麽又且如何師云放過即不可進云山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爲復各顯神通爲復別有道理師云還他老漢始得進云可謂昔日溈山今朝和尚師云不勞潑泥水乃云衲僧家隨緣放曠任性逍遙火爐邊帽席下透脫超方眼三條椽七尺單活潑逼霄路更說什麽九旬禁足三月安居踞菩薩乘修寂滅行正是刻氷求火蒸沙作飯殊不知東山水上行西河火裏坐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敲空作嚮擊木無聲佛祖塲中慣作白拈人天會裏難可安排要有者等嚢藏纔是百味酸餡只如

今日應齋普利一句作麽生道端坐單前受供養都教施主常安樂下座

舉本堂首座秉拂上堂黃蘗與臨濟二頓棒如金翅劈海直取龍吞臨濟向大愚言下翻身似猛虎揷翼多增意氣自此父不讓子子不讓父父子機强遺害後昆徧滿江湖皆機裏轉機用處發用牙上生牙角上生角飢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毒氣衝天流芳千古都發明敎外別傳單提直指後學初心若要透漏從上宗門爪牙不妨問取堂中新座元便下座

上堂衣冠一旦入黃泉四十年來湛妙圓今日忽然祈薦拔却如明鏡又重昏殊不知當人本體湛若太虛明如寶鏡非去非來無垢無染于聖賢不爲解在凡夫亦非縛妙圓覺海無欠無餘但能常寂光通自然神明百世爲甚如此豎拂子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喝一喝下座

上堂靚面弘揚西祖意要人直下契全機全機契得開眞眼死後生前兩不虧遂以拂子打〇此相云就向者裏透去則世出世法斯爲根本故曰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未來諸菩薩當依如是住現在叅學人今各入圓明其或不然只知爭逐眼前過不覺老

從頭上來撫掌呵呵下座
上堂野老負薪歸少婦連宵織看他家事忙且道承
誰力只此四句偈乃成佛作祖之基本了生脫死之
根由卽向個中瞠眼開免教流落兩行泪復舉當時
殃崛摩羅尊者因持鉢至長者家其家婦人正値産
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
能免産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却
來相報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聖賢法來未
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山僧作一頌以薦産亾信女殘冬白雪冷侵衣苦瘦

梅花動笑眉狠籍枝頭人共曉春光一線許誰知下
座
齋千僧請上堂齋僧無漏福淺信莫能知掬水月在
手摘花香滿衣山僧恁麽告報大似水中鹽味色裏
膠靑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只要深信得及嘗教求福
福生懺罪罪滅若也執相分別生心取捨則如捕風
捉影徒勞心力故曰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
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
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且無爲實相又作麽生以拂
子向空點云東西南北門相似無限輪鎚擊不開喝

一喝便下座
上堂天何高地何極上下四維無等匹僧是僧俗是
俗六六元來三十六所以世尊云未離兜率已降皇
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實際地上據本還他鶴長鳬
短松直棘曲各居方位任適自性故曰是法住法位
世間相常住更請山僧登于此座鼓兩片皮掉三寸
舌大似無風起浪好肉剜瘡笑殺當年達磨面壁雖
然如是若作恁麽見解則平白地上死人眞個無數
灼然出得荊棘林纔是好手只如臨濟大師云有時
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

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據臨濟四喝
各有功用總不徒然山僧也有一喝遂喝云且道是
那一種若簡點得出不妨具眼若也不能鈍鳥棲蘆
忽有僧震聲一喝師云不要亂統便下座
上堂僧問古人不出方丈門庄上喫油糍意旨如何
師云被山僧勘破僧云爭奈學人何師云汝是漆桶
僧擬議師便喝僧亦喝師云救得來已遲了僧又喝
師云又要撒沙那乃云鹽城諸施主何事入山來欲
聽山僧法談禪口不開恁麽見得則山僧接物利生
開言剩語盡被居士一時看破不妨休機息念歸家

穩坐纔知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還曉得實相不相違背處麼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自覓山歸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未陞座時學人有一問請和尚不答師云昨日向你道了也進云未在更道師便喝僧云蒼天蒼天師云還不知羞僧出衆跳一跳云獅子遨遊徃來自在師云野狐精魅僧喝一喝師云捉敗了也乃云鵓鳩樹上啼意在深麻裏山僧未出方丈門未登法座上便能薦得畧較些子若也擊動法皷擂起洪鐘鼓兩片皮掉三寸舌展演詞鋒馳騁言句大似鄭

州出曹門直到驢年亦不能搆風颼颼草叢叢如何看不見猶隔兩三重所以古人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法堂前與汝相見了也旣相見且道是甚意旨白雲影裏怪石露只可惺惺不可名遂以手搊巴云多嘴作麼便下座

上堂森森夏木蔭山堂無位眞人脫體彰不涉玄沙三種病掀騰自有好風光從吾磊磊落落還他偉偉皇皇不踏荊棘路休登寂滅牀清風扇大野明月照滄浪九十日中活潑潑碧空原是鶴家鄉更說修禪入定誰喫殘羹餿飯驅昏敵散分明隔靴搔痒到者裏還有玄妙道理也無以拄杖擊香几云百雜碎復舉當時肇法師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後來雪竇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挂在壁上據二大老一人說近一人說遠依稀越國彷彿揚州山僧者裏則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遂喝一喝下座

上堂秋樹黃春山綠自古至今任徃復枯而又榮年逐年誰識先天元本物恁麼會得則頭頂天脚踏地穿衣喫飯西來意其或不然只見陰陽侵開藍潑空雲雨何時止秖如不涉衆緣一句又作麼生跳出牢

關脫蓋纏這回應有冲天志便下座

佛誕日上堂問法本無生卽不問今則無滅意如何師云正是淸和四月天僧云天長地久無餘事萬國長明覩聖君師云念間語作麼問世尊降生意旨如何師云眼空宇宙渾無物進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師云大座當軒孰敢窺僧喝一喝師云亂統禪和乃云今朝四月八皇宮生悉達將謂打殺人却被人打殺山僧今日要與瞿曇老漢出氣將那跛脚阿師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北斗裏藏身東山水上行一一深錐更加痛劄不圖剪斷葛藤

要見話流今古使人共知釋迦老子面目現在遂擧拂子云還信得及麼喃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出衆云學人從偏位中來請和尚向正位中接師云汝還見麼僧便喝師云回互也不知僧又喝師云且過一邊遂以拂子左右擊一擊云八字打開君須自薦直下翻身頓超方便方便既超也諸佛拽不向前列祖捺不退後燈籠起舞露柱攢眉跨跳三十三天却在藕絲孔裏忽若翻轉面皮云恁麼說話豈不帶累人眼花山僧却呵呵云鯨吞海水盡露出

珊瑚枝卓拄杖下座

結夏上堂問滿堂結夏是如何師云風不待月而凉進云雲散碧天金鳳舞日生滄海玉龍吟師云火不待日而熱進云玲瓏八面起淸風師云殘葉又飛來乃云封起拄杖頭結却鉢囊口放下馳求心眉鬚好抖擻無量西祖意單前與單後吒沙復吒沙拙醜更拙醜木女倒騎牛石虎平空吼露柱上天台燈籠水面走鐵樹夜開花突出子午酉不肯掛靈衣豈飲曹山酒一旦孛滿來虛空開大口且道說甚語話萬象競攢眉森羅咸稽首只如堂中聖僧又做什麼遂擊香几云叅卽下座

求嗣請上堂秋江淸淺時白鷺和烟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恁麼則縱目所觀縱手所指無非是圓通法門只要志誠禱告切勿疑慮廉纖磕破虛空頭角露管教寶樹長庭前下座

平湖德藏寺請上堂宗門一事自世尊在涅槃會上拈花示衆迦葉尊者微笑契機世尊便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自此遞相傳授奕葉相承代不乏人逗到山僧手裏一十五年外揚家醜今日既登

此座不免亦要露布一回要明世尊拈花麼突出難辨欲知迦葉微笑麼當機覷破向此兩轉語透脫得去一千七百則更無餘蘊三藏十二部總是閒言一任毘盧頂上行却來化佛舌頭坐照用同時縱橫不礙以海印三昧印諸群生以諸群生入于海印一多相攝古今一際如當湖萬頃水光接天森羅萬象一時頓入大者大現小者小應然則人人披大圓鏡智個個懸肘後靈符只要從緣薦得便見完全慶快還信得及麼復舉世尊一日舉五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曰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各互說異色世尊

復藏珠入袖却擡手云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云何有色世尊嘆曰何迷倒之甚我將世珠示之便强說有青黃赤白色我將眞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然據瞿曇老漢拶竿在手辨驗龍蛇當機若契千古作家山僧今日與他花擘一上若道擡手決是眞珠則徧界髑髏若道擡手不是眞珠則墮空落徧于此兩途俱不涉摩尼光耀照河沙喝一喝便下座

解制上堂金粟今朝解制十方龍象放叅東西南北去任佛法不用指南贏得一身窮徹骨清風明月杖

頭擔慶快還他是今日不嫌拾得笑寒山徧界任從獅子吼碧潭不許臥龍蟠喝一喝便下座

赴天童請上堂正法書記問古人道長安甚鬧我國晏然如何是晏然一句師云八面起清風進云恁麼則大地衆生皆承恩力師云蒲團伴明月乃云十年萍寄在金粟四海英靈競聚頭鎮日更無相爲處單拈榔櫟結寃仇敲空取髓撥火覓漚鶻臭布衫重重脫盡臭爛葛藤一一摟搜邪魔近欽袓謬解遠當羞風光既成一片法化豈不周流正值太平無事日又被風吹到上頭便下座

順治三年歲次丙戌八月十一日師在金粟受寧波府太守韋諱克振等請住天童景德禪寺十月十一日入院至

山門潑天門戶名灌娑婆飛騰快便麟鳳何多山僧今日到此一網都要收羅且道是甚意旨同唱陽春曲厭聽是巴歌

佛殿誰知三世佛我却不是你雖然施禮拜自動還自止乃展坐具云十方俱通透八面祥雲起遂作丈夫拜

伽藍堂禪非有說法無可尚壯麗叢林賴君保障還

會得麼如有侵毀者等閑勿輕放

祖師室拈香云柏樹子乾矢橛燒向爐中専伸供養不圖報德酬恩要見西來榜樣遂喝一喝云舉似諸人切莫亂想

先覺堂拈香云許多老古錐咸在者裏把住要關不通凡聖蒲團坐破壁立萬仞從教天下衲僧都來于此乞命獨其今日相見不然一炷清香一盞茶相逢原是舊仇家

方丈先師十二年在此鉗鎚凡聖煆煉人天山僧到來繼席雖然庶事不才只曾收得先師在生用底金

剛圈栗棘蓬未免向大衆面前抛三放兩都教一切瞎驢擎頭戴角騰踏諸方只如今日繼席一句作麽生道簷前不斷前朝雨電影還連後夜雷以拂子作金剛圈勢〻云若能向此下得一轉語相當許與山僧相見試道道看衆纔擬師便喝衆亦喝師〻云莫要亂統遂據座

當日衆請上堂師至座前拈請啓〻云言言錦繡句句珠璣維持祖印擁護法幢須是郡侯縣公及衆鄉紳始得仰煩維那對衆敷宣宣疏畢指法座〻云巍巍乎若須彌處於大海蕩蕩乎猶釋利居於梵天截斷衆

流突出難辨大家高着眼始得遂陞座拈香〻云者一瓣香千祥並集萬瑞咸臻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萬歲萬萬歲者一瓣香膺一人簡在副四海具瞻爇向爐中奉爲滿朝勲貴天下官僚并及寧波道臺府縣各位高官者一瓣香次第五回拈出爇向爐中耑爲傳曹溪正脉三十四世中興此寺本師客雲悟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歛衣就座上首白椎〻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〻云賓主相逢當機施設有權有實亇照有用殺活與於他宗擒縱不比尋常若有如此作家不妨出衆相見僧問佛日光天

開正化法輪常轉事如何師〻云今日好個消息進〻云堂堂獨坐千華上卓卓分明萬國春師〻云却不恁麽進〻云恁麽則昔日客雲今朝和尚也師〻云山僧不受塗汚僧禮拜〻云伏惟弥重師便喝問欲識曹溪古雲飛太白峰宗乘向上事請師爲舉揚師〻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進〻云目擊知歸爲分外未言先契渉途程師〻云話頭也不領僧一喝師〻云又要强支撐問高踏毘盧頂全露法王機正恁麽時轉功就位則不問開堂祝聖一句作麽生道師〻云萬仞峰高作壽山進〻云學人則不然師〻云汝又作麽生僧〻云常將日月

光天徳正是山河壯帝居師〻云古人道過了也僧〻云一番提起一番新師〻云干汝甚麽事僧〻云禮拜去也師〻云止得如此僧喝一喝師〻云何得亂統僧〻云大家收起話頭始得師乃撫掌呵呵乃〻云入大寶刹登大法壇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顯揚臨濟宗猷提持向上一路指縱則萬别千差透脱固一字也無到者裏先師面目現在太白風規猶古摧邪挽正據直鋤僞直得四海沸騰五嶽起舞佛祖於是歡呼龍象自此奔馳人天交接兩得相見都教個個機契單傳人人悟同本得然則即此大寶刹大法壇鐘鼓喧

天法雷震地靈山勝會宛然見深沐
皇恩不等閒上首又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
是便下座謝詞不錄
立兩序上堂僧問昔日靈山普示衆師翁拈得第幾
枝師舉拄杖云你試定當看進云者裏下一語更不
難恐末後兒孫畫蛇添足還許學人明頭暗合否師
〻云自取人笑僧翻觔斗而出師〻云賣醜問獅王出窟
狐于潛踪作麽生是斬新條令師打〻云看取令行時
進〻云如此則獨尊無侶師〻云闍黎在那裏安身進〻云
半邊廝結半邊解一隻掀翻一隻擡師〻云汝自漏逗

進〻云昔日慈航樸禪師道觀音巖玲玲瓏瓏太白峰
丁丁東東即今主山與案山交眉是何意旨師〻云燈
籠與露柱證明進〻云識得當陽現成句時人盡唱太
平歌師〻云山僧卻不聽得僧禮拜起掩耳〻云果然果
然師〻云重新又提起乃〻云獅子哮吼象王嚬呻虎驟
龍驤各適其宜左之右之前之後之統率內外綱維
上下顧鑒臨時深藏不漏變生爲熟歷歲不謬乃至
接待方來隨處作主三藏鏡於心目兩序明無不盡
要而言之火就燥水就濕雲從龍風從虎各歸本位
去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移星換斗時則東

西不辨南北不分爾我無差那論高下裁奪責乎臨
時收放不可亂統於此歷然明白則爲文殊智深普
賢眼正纔可弘揚無上妙道流通正法眼藏使教外
別傳單持直指之宗光明赫奕流布將來不致寂莫
此是我等今日當爲之事故曰烹金琢玉須資作者
鉗鎚荷教扶宗必仗本分兄弟交爲肘臂互作主賓
誠能如是則法法成就事事易爲叢林可卜法席恒
輝即先師在常寂光中亦歡喜點首秪如今日推新
換舊一句作麽生道坐斷千差魚止濼寮移一步看
鵬飛喝一喝拍香几云忍俊不禁便下座

師過長安緇素請就覺王寺上堂居士問如何是長
安一句師〻云大家同受用進〻云恁麽則我國晏然覺
王稱尊去也師〻云又要重說偈言乃〻云一切法門是
解脫深坑三〻世諸佛爲無事閒人都來須讓現前博
地凡夫高一頭位故曰長安風月貫今昔那個男兒
摸壁行既不依墻摸壁風月又自徧普則髑髏常干
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若能恁麽透脫雖在塵勞之中
不妨作個沒量之人其或不然遂以拄杖架肩云榔
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即下座
開爐上堂僧問掀翻禪牀時如何師便打〻云不可放

過汝進云恁麽則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師云不是者個時節進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師便喝僧亦喝師云野狐精魅僧拂袖而出問摩竭掩室毘耶杜口則不問卽今天童結制一句請師舉唱師云眉毛廝結進云如是則當臺古鏡明如日萬里晴空絶是非師云吐氣轉身太早生進云可謂坐斷太白峯時人皆拱手師云不勞塗汚他進云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隨波逐浪去僧一喝師云遲了八刻問霜風今日來何處吹轉曇花朶朶開師云七花八裂也進云恁麽則笑倒老翁頭髮白師云自家話頭

也不識進云兩歲孩兒知音早賣炭樵郎自此休師云閣黎又撈攘乃云爐鞴重開鉗鎚再握格外推敲超方烹豕活捉鐵額銅頭生擒超宗異目當機難可吐氣退後如何摸索任他深如滄海亦要掀翻更有高似青天也須打落還有諸人進退處麽所以道若也舉唱宗門下事眞得三乘膽戰十地魂驚直饒等覺地菩薩見性如同羅月只如釋迦老子卽今在甚麽處與來者裏扇爐添炭喝一喝云爲什麽點却不到卓拄杖便下座

舉古淵首座秉拂上堂僧問龍象交叅卽不問有個大闡提來和尚作麽生抵接師云汝非其人僧云忽遇其人又作麽生師云且莫錯承當僧遂作舞便走師云手脚亂如麻乃云法門綱領叢林雅觀砂盆破須掇寶惜任掀翻指點人天眼目提持佛祖機關臨濟宗枝瞎驢起崢嶸頭角好追攀復舉當時臨濟祖師將示寂時示衆云我過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衆云誰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臨濟云忽有人問汝又作麽生對他三聖便喝臨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師云正法眼藏旣被當時瞎驢滅却過後許多老古錐將何眼目與人敲磚打

瓦是汝諸人若要明其端的不妨問取堂中成首座

舉天水首座雲浪西堂秉拂上堂僧問紅爐點雪時如何師便喝進云恁麽則徹骨徹髓去也師云是汝承當不起僧云謝和尚師云果然問獨坐孤峯則且置懸崖撒手是如何師云照顧你性命僧一喝師云還不知死活進云雙拳擘出乾坤外兩脚踏開不二門師云棺材裏瞠眼進云太白堂前親授記大千沙界絶羅籠師云又要人笑乃云放出一對瞎驢踏殺三脚蝦蟆不符今時微笑定契昔日拈花滴水興波勢拍天片雲鼓浪透滄溟教外別傳正法眼不妨今

日又添沙大海蛟鯤多變化任從振鬣競紛拏莫謂
憐兒不覺醜風雲際會看龍蛇復舉當時寶壽和尚
開堂三聖在旁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〻云恁麼為
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寶壽便歸方丈師〻云據
寶壽與三聖一人孤峰翻白浪一人平地起波瀾一
主一賓各不相讓若要定奪其勝負且看秉拂〻上
座如何點出遂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佛在心頭即不問一毫端現請師宣師豎
拂〻云還見麼進〻云現世慈雲垂鶴樹當來法雨潤龍
華師〻云今日是甚麼時節進〻云恁麼則萬機休罷千
聖不攜師〻云未到汝分上進〻云一句逈超今古格氷
壺發焰幾人知師〻云可惜許乃云法門大啓普集人
天志圖選佛以了塵緣且佛又作麼生選人人頭腦
相似個個鼻孔一般若道只這便是則為鉢盂安柄
更〻云向外別求亦是節外生枝執之不得捨之莫由
于此了悟得去則寂寥非內寬廓非外上契諸佛本
源下合衆生心地雖生末世叅學事畢故曰十方同
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心空既
及第也則心身一如身外無餘顯大機用救度衆生
示宰官身導利群品世出世法圓明了知遂舉拂子

〻云還信得及麼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為
復舉當時丹霞天然禪師在家本習儒業一日因往
長安應試偶一禪者遇見〻云仁者何往丹霞〻云選官
去禪者〻云選官何如選佛丹霞〻云選佛當往何處禪
者〻云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丹霞
竟造江西見馬大師以手托幞頭額馬祖顧視良久
〻云南嶽石頭是汝師也丹霞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
之石頭〻云着槽廠去丹霞遂禮謝入行者房師〻云據
丹霞宿生是個伶俐衲僧故偶于路次一撥便轉見
馬祖石頭以手托幞頭額豈非覿面相呈不通蓋覆
馬祖〻云南嶽石頭是汝師也石頭〻云着槽廠去可謂
前箭猶輕後箭深丹霞不知不覺受其處分若是山
僧當時作丹霞見馬祖石頭纔恁麼道便乃拂袖而
去管教兒孫遍界不致寂寞秪如今日王鎮臺送人
天選佛場匾懸挂此法堂中忽有人出衆以手托幞
頭額山僧但道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雖然如是
山僧亦須喫三十拄杖且道節文落在什麼處便下
座
臘八上堂一僧出衆作禮便歸位師〻云恁麼去也僧
〻云不勞再看師〻云勘破汝了也僧問和尚今日上堂

特爲何事師云汝試分辨看僧便喝師云亂統禪和僧云果然師云難得汝一狀領過僧云大衆笑師云笑到幾時休僧無語乃云雪山六載夢偏除忽睹明星眼又花若謂彼時成道已誰知天下事如麻見色明心隨色悞聞聲悟道逐聲邪不干聲色能開眼許見當年老釋迦若有恁麽人請出來山僧要問他個落處遂倒覷云虛空開口笑夜半日輪斜乃喝一喝便下座

歲旦上堂僧問節遇歲朝如何擧唱師云無盡香花祝聖君進云一句無私語四海見太平師云好曰多

同進云恁麽則一人有慶兆民樂業師云不勞多註脚乃云香水海無盡華藏界無盡日月燈無盡香花雲無盡佛刹土無盡玄妙門無盡功德聚無盡般若智無盡菩提心無盡以如上種種無盡之法仰祝今上皇帝聖壽無盡聖福無盡聖德無盡乃至聖量聖明悉皆無盡十方誦有道之君萬邦樂無爲之化遍虛空騰瑞彩盡大地起祥雲王法即佛法天垂寶蓋覆如來佛法即王法地涌優曇繞帝座永擊玉樓鐘長輝金殿燭受用萬年歡自然無量福然則化外衲僧又如何贊助歲首擧揚淸淨法願君歡喜悟禪宗下座

解制上堂問獅子冲然而來象王昂然不接正當互換還有賓主也無師打云且道是賓是主進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云且莫錯解進云牙爪未長昂卓立萬獸之中我獨尊師云畜生畜生進云恁麽則摸轉天關掀翻地軸師云還不知羞乃云俊鷂不打離邊兎猛虎豈食伏屍肉衲僧氣概合如斯纔見擧頭又帶角推倒須彌山踢翻蒼龍窟無意氣時增意氣沒面目處眞面目重重關鎖應時開世界無邊任往復只如去來自在一句又作麽生道一千年鶴遠天

歸十萬里鵬從海出豎拂子云雖然如是更須照顧縵天網子始得還有飛得出者麽衆纔擬師以拄杖打散

佛誕日上堂世尊降生碓嘴生花雲門打殺烏龜向火今日請山僧上堂鋸解秤鎚此三轉語有一轉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簡點得出許向毗盧頂上行却來化佛舌頭坐其或不然五十年來老古錐時中借取風光好便下座

上堂太白西堂問祖道重光即不問格外權衡一句如何道師云掬水月在手進云擊開無縫鐵新見本

來人師二云摘花香滿衣進二云鉗鎚惡辣處料得少人知師二云再與汝一頓進二云賞罰分明人天瞻仰師二云自家讚嘆進二云法王動蕩無私化大衆歌謡共唱酬師二云隨流去也乃二云山空無字印水響不傳心透脫超方外安身絕比隣故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不涉二途竿頭上坐觔斗打翻無盡界三千刹海夜沉沉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僧問太白峯高妙唱祖師巴鼻玲瓏巖秀發明向上宗乘末後一句又且如何師二云脚下喫一頓進二云一句逈超千聖格大家齊唱太平歌師二云阿誰信你進二云七十三八十四又作麽生師便喝僧二云禮拜去也師二云𡍩也乃二云如何是禪萬工池邊如何是法玲瓏巖畔如何是道淸關橋上者三轉語會得也分明世諦流布會不得也爭奈現成公案會得與不會甜者甜兮苦者苦五五分明二十五鹽城信女發大心一念頓超諸佛祖還信得及麽法門潑天開阿誰不得慶雖然如是嚩嚕嚩嚕便下座

金陵達然禪德託居士請上堂僧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意旨如何師二云寒毛卓豎乃二云今朝五月十五日輪已屬當午光明普照十方物物了無迷悟

天空海濶山高地厚雲騰鳥飛花紅柳綠鶴白烏玄松直棘曲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方者方法身圓者圓法身以拄杖拍香几二云若作恁麽見解則門裁荆棘更離那些消息則又大地平沉且道端的在甚麽處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喝一喝下座

老和尚忌日拈香二云先師在生無法與人山僧今日亦無可供養單拈一瓣香薰老和尚鼻孔不圖報德只明表信且信又作麽生表棒頭點出超方眼無限瞎驢脚下行

太守韋居士誕辰請上堂二云還有海屋添籌者麽出來與老僧相見僧問光明透脫時如何師二云八面玲瓏進二云舉頭天外看誰是者般人師二云且莫詐明頭問擊碎蟠桃核塞却獅子口請師道師二云突出難辨僧喝一喝師二云亂統作麽乃二云天空海濶山高水長明顯本來壽歷彰福德容自今至古不遷不易從本以來無欠無餘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只要瞥悟無生便見完全受用以正法眼照耀人間用勝妙手轉大法輪翻十惡爲十善轉八識成四智了無明卽佛性知煩惱卽菩提只在一念功莫大焉於是化風徧界淸凉德雲滿空現瑞人天瞻仰有路佛祖讚歎莫窮

法門廣大賴以流通出世因緣從茲顯發分明靈山一會至今儼然未散正當恁麽時頌祝一句作麽生道壽山高聳挿霄漢福海洪深不可量拈香几云還信得及麽遂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二十周年請上堂二十年來一刹那靈光獨耀不消磨追思自是妻兒事感應道交兩不差流水高山逍遥不盡清風明月受用何多不問禪道佛法休說世網塵勞面目本來恒自在寂光三昧任呵呵秖如向上一句又作麽生不妨疑着便下座

上堂佛祖示無緣慈竹密不妨流水過衆生慕最勝

因山高豈礙白雲飛惟有物外狸奴刺腦不入膠盆故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只如今日施主設齋請陞座又如何與他相見瞎驢草料輕拈出秋日秋風囉哩嗹是卽是却被諸人看破了也拍一拍便下座

開爐上堂師云還有爐邊添炭者麽出來相見西堂千峰問昔日師翁道大地分明一個爐看來渾是火柴頭老僧信手輕挑撥便解翻身動地流動地流則且止只如大地是個爐子和尚向什麽處迴避師云是汝也跳不出進云忽有當爐不避底來又如何抵對師云闍黎性命也不顧進云者老漢話墮也師云親言出親口峰便喝師云學來底一般峰又喝乃云乾柴火爆靈焰飛空無明地上左穿右穴菩提場內七達八通直得觀音嚴玲玲瓏瓏太白石丁丁東東十方響應遐邇洞聞大象舉頭看星斗小兎側眼笑清風不動纖毫行殺活等閒提敗老獰龍俱在爐邊明手眼作家相見莫從容硬如爛泥軟似鐵照用齊施是大蟲只如丙丁童子來求火又作麽生誰憶釣魚江上客玄沙原是謝三翁遂顧左右云還諦當得麽喝一喝便下座

定海鎭臺製正法眼藏匾懸挂法堂延僧誦金剛經一藏請上堂問正法眼藏休提起臨濟宗乘是如何師云一棒一條痕進云棒頭多孝子葢覆天下人師云誰是其人僧不對師乃呵呵乃云格外提持只明者個直下承當亦非他見向者裏分曉得去則輝天鑒地耀古騰今超法塵脫世網金剛體性迥然獨露般若妙門時時現前堪入聖流以紹傳燈一任普門示現隨類化生作宰官身啓發未悟摧邪顯正扶竪宗綱上同佛祖化儀下合衆生悲仰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顯見教外別傳正法眼藏終古不磨其或未然

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筭沙徒自困復舉當時臨濟祖師臨終示衆云我去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時三聖禪師在會出衆云誰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臨濟云忽有人問汝又如何對他三聖便喝臨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據三聖何似生遼天鶻萬重雲只一突以致臨濟忍俊不禁言遮意許千百年後令人吞吐不下今日敢問現前大衆如何是正法眼藏試道道看衆競喝師云何得依模畫樣衆又喝師云亂滚作麽復云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出禮拜擬問師云今日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僧云恁麽則信受奉行去也師云且道說個甚麽僧以坐具拂一拂師云少賣弄乃云啓期已半月底事如何說鼻孔若拈得眼睛又失却大地黑漫漫路頭豈不錯金剛手裏八稜棒敲折須彌一頟角問諸人覺不覺萬里長天飛一鶚阿誰知隱便下座

上堂云還有無端特地者麽如無山僧獨自拈弄去也乃云今朝十一月十五達磨不曾來東土衲僧鼻孔自遼天何用搥胸叫冤苦機如掣電語如雷棒喝交馳空佛祖欲識其中意若何木羊吞却石老虎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造漸入微守株待兔風流子弟不穿破褲須彌頂上翻身大地了無寸土開戶笑青天人心何不古求佛并問道頓塞風前路突出那吒雙眼睛一任懸空敲毒鼓死却多少人莫怪太莽鹵還委得麽便下座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隆琦等編

上堂五

元旦上堂拈香祝聖畢云天開地闢日朗月明彌今亘古孰舊孰新衲僧行履覿體全真臨時應用手眼現成拈一莖草為瓊樓玉殿指丈六身作淨地金塵豎拂拈槌於無事之世拏雲攫霧于格外之天擡首笑春風春風何太忪舉步踏白雲白雲又浮逼爭似衲僧家襟懷多自得灑灑落落何榮何辱且道造踐在甚麼處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便下

座

上堂佛法至要如何指蹤電光弗及石火罔逋莫將眼見休把耳聞薦取當陽第一着居塵不染越樊籠復舉當時龐居士頌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又有楊無為居士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閒工夫更說無生話據古時二居士識見大似徐六擔板各見一邊殊不知透脫無生處處瀟灑不論婚未婚豈關嫁不嫁磨盤八角走虛空泥牛哮吼石人怕還有一句聱遂喝一喝便下座

解制上堂真風徧普大地何曾泄漏玄機纔動四海便見知音綴春花於無影樹頭織古錦成不文之彖縱橫交錯鐵牛吼少室之風左按右提驪龍喫德山之棒臨濟三玄三要誰謂錦上添花曹洞五位君臣亦是銀山鼓浪雖則任運絕緣誰識清虛含焰所以宏智覺云一段真風會也麼綿綿化毋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象無奈東君漏洩何山僧今日為汝諸人解制去也莫怪不惜眉毛好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陽和天氣物咸新鐵樹花開劫外春未後最初俱不問即今一句若為親師云橫三豎四進云恁麼則寒松一色千年別野老拈花萬國春師云坐

七走八進云雲面揭開紅日眼山眉愁斷白花香師云咬他矢橛作麼僧擬議師便喝僧亦喝師云敗闕不少乃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古人大似慳恪不肯供衆爭似悅生上座從松江親持三四片雲得得來到天童寺裏薄切活烹與數百衲僧橫咬豎嚼都教飽齁齁地不教成佛作祖祇要龍象歡喜所以山僧今日更不牽扯從上葛藤亦不拈弄今時草木還他日用應緣騰騰任運灑灑落落不敢拗直作曲葢他在先師會裏任過是汝諸人也須說個多謝始得雖然如是祇如一片白

雲横谷口幾多歸鳥自迷巢又作麽生乃展手云收便下座

雪竇石和尚至上堂僧問乾矢橛栢樹子拈向一邊化外來賓如何相見師云箭鋒相拄進云古人道打鼓弄琵琶風流出當家祇如没絃琴無腔曲作麽彈唱師指手云還聽得麽進云虚空着彩草木增妍爲復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師云照顧脚下進云雖然鉢盂峰和盤托出爭奈不堪供養師云更振轉鼻孔始得進云播揚家醜某甲之過師便喝僧禮拜退乃云諸方誰我憶雪竇甚堪誇昨日忽然到松關現彩霞忪掃六月雪呼童快煮茶共喫三五碗醉得眼迷麻將謂是同門兄弟元來係宿世冤家海會禪人欲出氣須向獰龍頭上抓是即是却被拄杖子覷破且道覷破個什麽人情相看切莫眼花呵呵便下座

上堂居士問世尊拈花示衆今朝和尚陞堂未審是同是別師打一棒云且道是同是別聻進云千燈入室光無二萬派歸源水不分師云轉身一句又作麽生士便禮拜師云山僧亦不受乃云山雲常冉冉溪水自潺潺大法熾然說利益到人間驀豎拂云拂子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令諸有情見者聞

者念者思者皆得無盡解脱法門於彈指頃不斷煩惱即證菩提未離生死便登涅槃頓厂佛體不由蹊徑洞達根源豈歷階梯與教外別傳單提直指一隊老古錐把臂共行於荆棘林中横拈豎放灑脱自在作此一周佛事已竟遂喝一喝云却被山僧一喝跳上三十三天去也還信得及麽又喝一喝下座

大士誕辰磊齋姚居士兩函董居士到山上堂云看來觀音大士多般捏怪今朝是耳聾眼瞎之日又能興雲布雨彌滿世間令一切人撑眉的撑眉努目的努目騰空者騰空辟地者辟地長街短巷花紅柳綠荒草堆頭綠水溪畔皆是他出没之處大似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山僧好與三十拄杖不特賞罰分明要見令不虚行何故如此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秪如二鄉紳探勝山中又如何相待可知禮也上大人莫道抑聖揚凡且喜獨步上方正當恁麽時一句又作麽生乘時拽杖看流水便好和雲畫作圖下座

上堂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是易曉底涅槃心師云日輪當空照進云相識滿天下知音能幾人師云闍黎自道了也進云如何是難明差別智師

云七差八錯進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云是個甚麽擊進云不是弄潮客焉知有淺深師云與汝三十棒僧禮拜師乃云興化千餘里如何到此間一航不涉水頃刻詣松關時人多不會此意許誰語通方之士一舉便知固執之人未免躊躕山僧不妨更添個註脚偏虛空是條拄杖盡大地只一毛端横來竪去呵呵笑喝月棒風匹等閒忽有個漢發頭出來道天童老漢何得爲蛇添足者裏却正色對云爭怪得老僧便下座

上堂僧問菴提遮云明知生是不生死是不死因甚麽却被生死之所流轉師云犖懸茶瓶接嘴時進云何故文殊道個其力未充師云雲居羅漢皺襟處乃云雲澹澹樹青青牧童遥指處春色滿林新無盡意菩薩于百草頭上化度有情㕥者同出没生底共徘徊一去無消息再三喚不回且道現在何處無生國裏惺惺一任惺惺瞌睡不妨瞌睡刼火莫能侵自受用三昧正當此際阿誰證明山花野鳥多含笑明月清風潑地來喝一喝下座

佛誕日上堂僧問三逼鼓龍四衆臨筵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云無耳人能聞進云恁麽則棒頭迸出獅

子眼香象奔騰失却威師云怪你不得乃云誰知四月八當人降誕時休云黃面老成佛獨是伊所以不可高推聖境甘處下分個個具固有風光人人有向上一路只要透脱悟機便能超方無礙攝大千界於微塵縱微塵爲一大千隨流得妙動合淵源如一滴水合大海性似一金毛見金獅子奮迅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哮吼也孤佷野干消聲絶跡有如是氣概具莫大威力還信得及麽以手撫掌云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春水深下座

請上堂僧問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何是直指師云鵓鴣啼處百花新進云如何是見性師云狼籍枝頭多少春遂以拂子左右擊一擊云從上諸佛從此出一切祖師從此出天下老古錐從此出今日齋王王氏亦從此出故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若識得此經則壽筭彌衍福德難窮自古至今山高水重仙母獻桃無盡樂還他受用主人公復舉當時六祖大師聞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忽然得悟且道意旨如何海濶從魚躍天高任鳥飛此兩轉語大似相體裁衣是水打碓領得十成分明不會何故如此豈不見道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乃呵呵便下座
上堂僧問昔日劉鐵磨到潙山爲復是不守本分爲復是鼻孔遼天師云不妨被汝道着進云潙山云老牸牛汝來也還是探竿影草還是深辨來機師云是他不謹愼進云鐵磨云明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麽還是借路經過還是妄通消息師云好與一頓進云潙山放身作臥還是遭他毒手還是放過一着師云一任放夜進云鐵磨便行是見機而作是各守封疆師云不妨掉臂進云今日忽有箇過量人來和尚又作麽生相見師便喝進云恁麽則針線相投去也師云且喜沒交涉乃云水流風動是西祖意鵲噪鴉鳴爲般若門入得此門透得祖意更說甚麽生未生又論何等壽不壽直得毛吞巨海芥納須彌念念不生全體顯現故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菴主還曾恁麽一回也未若也恁麽一回則與從上佛祖眉毛厮結亦與天下老古錐同鼻出氣其或未然悟取父母未生前是則名爲做生日復云險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青山綠水事如何師云風不來樹不搖進云水中望見人又作麽生師云田雞不跳草不動僧

擬議師云活變也沒有乃云父母生育我將何得報恩回頭腦後看凡聖一毛吞所以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向這裏分曉得去則橫身三界獨步十方百億部州打鼓三十三天上堂三十三天打鼓百億部州上堂說其自他不隔父母只在眼前更云物我非殊我今即是父母雖即不得捨之莫能拈一莖草笑無邊春風咳一聲嗽攝難盡法門半把栁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且灑落一句又作麽生道南來一線薰風起殿閣廓開透體凉喝一喝下座
定海張鎭臺請上堂問滿空慈雲靄靄連日法雨淋淋天童殿上拈拄杖寶華王座登何極師云天高群象正進云了知春色無高下自是花枝有短長師云海潤百川朝乃云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遂舉拂子云慈雲布也又以拂子左右拂一拂云甘露灑也在會大衆自能眼開心悟然後起同體之悲提拔三有興無緣之慈覆陰一切或現威權攝伏魔軍或示婆心垂憐赤子直得海晏河淸風高日朗萬物皆賚和氣力英雄豈藉四時推遂召大衆云還委悉麽乃喝一喝

下座

居士羅夢章請上堂僧問道場今古卽不問茲日重新事若何師云山色長年秀進云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溪聲徹夜聞僧拈布毛吹一吹師云少賣弄僧一喝師云好與一頓遂乃震聲一喝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會得其中意差殊一指吞以拂子左右擊一擊云若向者裏轉得身去又吐得氣來則知法海波瀾淵魚龍變化多縱橫非有礙不學老維摩且道是什麼境界不道諸人不得只是不肯承當又喝一喝復舉教中道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者個說話大似眼裏着釘腦門中楔好與三十拄杖且道教外別傳又如何設施拗折泥龍角打殺赤斑蛇透脫超方外施機更不差乃以拄杖作射勢云看箭復喝一喝下座

開爐上堂僧問百丈撥寒灰直得溈山燒鼻孔丹霞焚木佛累他院主墮鬚眉有個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和尚作麼生師云且居門外進云切莫壓良爲賤師云爭怪得老僧僧一喝師云好與一棒乃云東單者東坐西單者西坐大家團圞頭圍爐共向火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水底金烏天上日三世諸佛立地聽眼中瞳子面前人笑領德山痛棒不嗔臨濟熱喝五宗差別如風吹水自然成紋三藏玄微似鏡炤象了無姸醜然後橫拈豎放左按右提指火爐爲大千沙界縱橫無礙喚諸佛作摶地凡夫與奪自由不是壓良爲賤亦非抑人揚巳何以大似蓮花不着水淸香透白令人思下座

上堂僧問一切公案卽不問天童佛法是如何師云雲起面前山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什麼出不得女子之定師云機關在他手裏進云罔明是下方菩薩爲甚麼却出得女子之定師云機關亦在他手裏乃云庭桂已放籬菊將黃西來祖意徧界芬芳會得則頭頭是道不會則業識茫茫何以依草附木分明不能了手當陽薦取還他脫體超方所以道是卽龍女頓成佛非卽善星生陷墜是非不到處當與三十棒下座

上堂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今朝是臘月初五如何是天童一曲師云點僧云恁麼答話是何曲調師云是汝不解聽乃云彤雲凍欲死梅玉破雪開時節既然至春風潑地來信手拈來無不是社舞村歌任偎諧咄咄下座

上堂積念天童巳有年此番特到了前緣本來一着完全具男女無分個個圓佛祖機關更透得回頭任你笑青天復舉當時趙州禪師路逢一婆子問云到那裏去婆云偷趙州笋去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麽生婆便打州遂休去師云婆子靈珠在握照用同時致許大趙州只得暗地裏去若是山僧當時做趙州遇婆子問云到那裏去婆子云偷趙州笋去山僧便云惜取眉毛好他若擬議便與一推云白拈賊捉敗了也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只如得意一句又作麽生道徐行踏斷水流聲縱觀寫出飛禽跡下座

雲臺恭居士請上堂問第一義諦如何師云說甚麽僧云某甲不識師云善問者不答進云某甲不曉師云善答者不問僧便喝師云元來元來乃云佛法新年頭許誰道有無民安堯舜日四海樂無虞如何是佛連書幾個空中咄如何是法惡水好將驀頭潑野鳥鳴如絃山花秀似錦祖意百草頭何人發深省踏着秤鎚是鐵彩霞徧界飛騰忽地相逢老作家勘來猶恐悟胡曾且道畢竟如何寄語雲臺恭居士好來此會了無生復云逢人切莫錯舉卓拄杖下座

上堂春風多解凍春雨灑枯荄衲子寒侵極今朝笑眼開積刧疑雲頓破三冬徒撥冷灰自此打翻玄窟宅超然何處得愁來雖然如是切莫恁麽去咄咄便下座

上堂僧問天童天下巨名盡海衆雲臻乞指南拈却趙州栢樹子楊岐栗棘若爲參師云令汝吞吐不下進云恁麽則一句無私旨千古共弘揚師云又恁麽去也進云楊岐宗旨蒙師指今日陞堂又若何師云大衆笑你僧禮拜起一喝師云上座脚下浮逼逼地乃云白雲冉冉流水潺潺風草纖纖動幽鳥語喃喃了無分外法許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以拂子打

乂此相云是甚麽遂舉當時楊岐禪師問慈明和尚云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慈明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楊岐云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慈明便喝楊岐云好喝慈明又喝楊岐亦喝慈明連喝兩喝楊岐禮拜慈明云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楊岐拂衲便行師云據楊岐用栗棘蓬慈明使金剛圈一拋一擲有照有用有放有收千百世後令人吞吐不下還會麽一條拄杖兩人扶打雨敲風勢不孤還有恁麽人麽請出來與老僧相見一僧不出位喝師云不是宮商調徒勞側耳聽下座

四月八日請上堂僧問時值清和景鶯鳴嫩綠陰瞿曇真面目漏洩滿山林正當恁麼時請師慶讚看師云眉目八字分進云忽逢雲門大師到來又作麼生師云不妨痛快進云恁麼則人天肅爾承恩力今古如然令轉新師云一任流通隨問衆云都道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且道釋迦即今在什麼處現前大衆試道一句看衆俱喝師云不是者個消息乃云釋迦老子承夙願力示金輪王種纔出頭來便露些兒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遶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不特能覿體承當抑且能轉身吐

氣遂拍香几云就向個中透脫得去則天上人間自由自在更說甚麼涅槃生死又論什麼塵勞煩惱當恁麼時意旨如何千里塵氛俱掃盡金剛寶劍逼人寒復舉當時臨濟大師示衆云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據臨濟老人格外提持開人眼目不比他宗別派說心說性帶水拖泥山僧今日向錦裏鋪花矢上加尖去也一喝如金剛王寶劍爍迦羅眼難親薦一喝如踞地獅子千妖百怪都驚戰一喝如探竿影草龍蛇陣上須勘驗一喝不作一

喝用早已突頭露面了也山僧註已註了說已說破而今亦施一喝乃震聲一喝云且道是金剛王寶劍耶是踞地獅子耶是探竿影草耶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耶是汝諸人若向者裏檢點得出則與臨濟大師把臂共行其或未然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復喝一喝下座

請上堂春城烟水諸善士擊鼓敲鐘請上堂爭奈老僧無法說還當薦取好風光玲瓏巖畔猿啼樹太白峰頭雲覆篁遠見近聞豁惺眼圓通門啓悟多方南天台北五臺拽來與老僧拄杖子相見且道是第幾

機一僧便喝師云未在僧云落二落三師云自道了也便下座

請上堂僧問夏臨春盡日初晴無限樵歌應和聲忽遇不涉陰陽者法王正令若何行師便喝進云臨濟儼然宗風在德山威德若何存師云當面又蹉過僧一喝師云學我來僧又喝兩喝師云真個是乃云三春已盡孟夏初臨祖庭的意如何指陳山峨峨木溢溢綠影浸虛碧薰風醉殺人不識更問慈溪水千古無心動太清正當恁麼時受用一句作麼生道從今𣴓得松關月笑眼常開衣帶新喝一喝下座

寧波府正堂韋諱克振誕日請師就衙內上堂僧問桂從風裏香偏遠月到秋中色倍明當道堂二千石請師說法最殷勤其中法即不問只如慶祝遐齡一句作麽生道師云公庭多瑞氣進云恁麽則不騫不崩閱歲月允文允武貫乾坤師云言親意更切進云丹桂延齡師已指黃梅祖意又如何師云又要錦上再鋪花問獅王出窟踞堂皇風虎雲龍駢驟驤惟有鐵牛無動定一時千載永垂芳師云點僧擬議師云動也進云世出世間灼然有緇有素佛法王法端的是同是別師云一任分身兩處看進云然則昔日

牧王與今朝黃堂共成一貫師云須是他自道始得進云今朝和尚當年遠祖不隔毫釐師云不勞註腳進云當臺一鏡明如日千古晴空絕是非師云大眾證明問金爐瑞靄玉燭輝煌慈雲普覆於庭階法雨繽紛於大野今日韋太守請師高陞此座且道因齋慶讚一句作麽生師云落霞孤鶩齊飛進云可謂選佛場中曾喝采今日當陽奪錦標師云秋水長天一色進云恁麽則一人有慶萬民賴之師云分明記取乃云從上佛祖以妙明心印囑託國王大臣宰官居士隆重護持故三千大千世界國土州府無處不是

宗奉三寶者所以佛法流傳我土數千餘年不損秋毫良有以焉今日屬太尊壽誕良辰特請山僧就此衙內上堂亦以妙明心印畧指一上且道如何是妙明心印遂以拄杖卓一卓云靈靈不昧了了常知非生因之所生乃了因之所了日用應緣如圓寶鏡君王得此無為致治天下太平官員得此為國愛民布德垂恩庶民得此孝順父母教訓子孫各守本分不作非為衲僧得此行解相應續佛慧命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諸佛得此慈悲喜捨廣度群品菩薩得此願行六度不休不息緣覺得此修證還滅十二因緣聲

聞得此知苦斷集慕滅修道故曰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未來諸菩薩當依如是住現在修學人今各入圓明三世既然平等聖凡必也不異益凡夫與聖人名字雖然有殊其實本體毫忽無間如官長印信一印印定前後無差二六時中見聞覺知神契於此則虛而靈寂而妙不求福德而福德自臻不祈壽筭而壽筭遐齡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然則盡虛空遍法界無一法不是真機無一物不為妙用拈來無不是用處莫生疑縱橫無礙與奪臨時收放機用更不由他如是則益信國王大臣宰官居士利

用無窮皆是妙明心印中之所流出曠刧至今不曾捨離正當恁麼時據本歸宗一句作麼生道復舉當時李翺太守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一日躬謁因藥山看經執卷不顧侍者〻云太守在此守褊性急〻云見面不如聞名拂袖而出藥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藥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藥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守欣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據李翺問得甚妙藥山答得更奇一主一賓激揚個事千百年後猶令人啓

發悟由可謂法門一時盛事秖如今日太尊忽若問山僧如何是道即答云日坐公堂應萬機分明都是自家底且道與古人答處親踈相去多少試分析看遂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順治六年九月初八日松江府紳衿王元瑞曹勳莊元禎張安茂單恂周茂源陳麐等請住超果寺開堂於十月二十七日入院至

山門云玄文玉作箇眞境妙爲門老僧從此入衣裓盛天香正當入門爲人一句作麼生道彈指不勞頻歛念重重樓閣應時開喝一喝便入

佛殿〻云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現在法柄在阿誰手裏三泖水沿門九峰霞照寺頻唱無生曲是人增意氣如何是無生曲以坐具作拈笛勢遂禮拜

伽藍堂〻云降魔杵摧邪劍憑君拈弄演法脈闡宗風還我主持海衆雲集慧命在斯仰賴神護望勿差池

祖師堂〻云西歸一隻履大地人挂齒始祖大宗師去得不乾淨帶累二三單傳五宗並峙今日敬燒一把清香平空要與出氣

方丈〻云辨龍蛇句明縱奪機坐此室行此令正是其時凡是英靈衲子項門都與一錐遂喝一喝據坐

當日衆請上堂師至座前拈請啓〻云弘揚正法眼藏贊翊教外別傳須是諸鄉紳大護法始得恐大衆欲聞仰煩書記對衆宣讀宣疏畢師指法座〻云毘盧高座人人有志上頭行山僧今日又向人天衆前潑水撒沙去也遂陞座拈香〻云者一瓣香洪濛未判之先陰陽未動之際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者一瓣香齊兩儀合四象爇向爐中奉爲滿朝文武天下官僚普同供養者一瓣香積代簪纓奕世金玉爇向爐中奉爲合府鄉紳本山護法伏願屏翰禪林多意氣匡扶祖道永聯

芳者一瓣香恩深無語懷抱分明次第六回拈出爇向爐中專爲傳曹溪正脉三十四世中興天童本師密雲悟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還有恁麼人麼請出來與老凍儂相見僧問本欲藏身萬仞山乘風吹逼到雲間擒麟打鳳尋常事一句當陽試道看師便喝進云恁麼則分明揭露無私句朝野熙怡樂太平師云却也相當進云等閑當宇宙萬古仰爲宗師云切莫隨他去進云古今眼目天然在條令新行孰敢當師便喝問雲間獅子吼龍象總來迎如何是接物利生一句師舉拂子進云如是則天童宗旨曾拈弄超果門庭又一新師云汝分上又作麼生僧云大衆共知師云知汝敗闕僧一喝師云大似學來進云八字打開全剖露分明遍界雨花香師云落二三頭乃云靈源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知解既不存也則泛瓊波游玉浪不妨作個透網金鱗佛祖當前掉臂不顧人天在座鼓鬣相看笑指格外春光默提向上巴鼻拋栗棘蓬擲膠盆子一句當天八萬門開直得三乘五性八教四儀都教旋本還元休機息見不特廻狂瀾起既倒亦且建法幢立宗旨靈

山一脈儼然未散少室九年宛爾在目追囘船子家風笑看雨花瑞彩到者裏分明不涉階梯直下頓超覺地正當恁麼時轉身利生一句作麼生道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復舉當時船子和尚問夾山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夾山纔擬議被船子打落水中夾山纔上船船子云道道夾山擬開口船子又打夾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船子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師云據船子和尚深錐痛劄用格外提持夾山全身撥入誠不顧性命所以眼睛突於腦後虛空於是點頭師資道契實非偶然聊爲頌出離鉤三寸如何道擬議驀施三兩橈脫殼烏龜飛碧漢相逢不用更嘮忉遂喝一喝上首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立兩序上堂僧問動絃別曲本分龜鑑舉一明三衲僧手眼忽有個過量人來和尚又作麼生師云誰信你進云自從踏着曹溪路拍拍原來總是歌師云瞞大衆即得僧擬議師便喝僧亦喝師云隨我來問達磨西來別傳教外師臨雲間當示何法師云山僧不識字進云恁麼則太平無事日塞外絕風塵師云糊

塗作麽僧禮拜師乃〻云行行藥樹濟濟慈舟接人天到彼岸點苦聚了生死須是深依叢林抱道宿衲纔能勝任其職所以首座首其人天眼目西堂主其識見學業監院監其禪林大小維那持其法席紀綱書記書其玉牒玄文庫司掌其錢穀出入知藏知其用心博究典座司其上方妙供知客待其方來賓朋直歲直其一切庶務知浴浴其無位眞人侍者侍其主法左右總而言之大小必盡規矩高低都得方圓如衣之有領網之有綱提綱挈領衣網齊備禪林頭首亦復如是然而更要盡其心用其力不可有頭無尾

有始無終弛壞規繩致不雅觀但看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本色道流爲法卽是爲人爲人卽是爲己人法雙美聲名震矣禪林可典豈不見道妙舞應須誇徧拍三臺宜更大家推卓拄杖下座

開爐結制雲臺蔡居士請上堂僧問太白峰前呵佛祖雲門超果棒人天大開爐鞴卽不問轉凡成聖請師宣師〻云八八六十四進〻云恁麽則恒爲選佛場中主個個心空及第歸師〻云且緩緩進〻云好觀鷲嶺千峰秀湧出曹溪一派淸師〻云鼻孔謾遼天僧〻云謝和尚答話師便喝問機前負荷廉纖絕離見離聞出蓋纏九旬禁足猶且止向上一着請師道師〻云拂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進〻云恁麽則石牛常吼眞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師〻云露柱證明進〻云卽今大衆共見去也師〻云脚跟下一句作麽生道僧擬議師便喝僧亦喝師〻云鼓粥飯氣作麽問峨嵋山頂忽澄泉何處淸風作浪顚九曲長溪無關礙永教寒月挂眉尖師〻云面皮厚多少進〻云釋迦與學人同也不同師〻云不要妄承當進〻云奐應十方無蹤跡放他十指見親顏師便喝僧隨喝師〻云亂統問炎炎赤日雪花飛萬象森羅具大機不是天中行倒令分明做出令人疑忽有

個不擬不議底漢子來還許他有佛法也無師〻云猶在山門外進〻云者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師與一棒僧〻云呵呵大笑去也師不理乃〻云教外別傳直指之道上自　國王大臣宰官居士下及庶民百姓一切衆生無一不該無一不攝譬喻廣大虛空包含森羅萬象森羅萬象不背廣大虛空曠刧至今不變不易盡未來際不易不變是則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毫端刹境刹境毫端完全統備一大陀羅尼門所以爲大道所以爲公案所以爲如來藏所以爲眞如性所以爲妙明心所以爲本分事無得無失不二不二平等平

等日用恒常契機自得則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歷
代祖師一鼻出氣脚下踢出無邊栗棘蓬手中彈出
許多玄妙曲隨緣赴感靡不周徧其有根器不等機
思遲鈍者就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晝夜六時眉毛
撕結通身徧身將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輥作一個話
頭窮究叅看是個什麼意旨叅之又叅看之又看看
到無可看叅到無可叅逼拶到結角羅紋處忽然突
出眼睛來因元來教外別傳直指之道得恁麼近本
分事得恁麼現成妙明心得恁麼靈通真如性得恁
麼不變如來藏得恁麼含藏公案得恁麼無私大道

得恁麼廣大事事歸宗頭頭合轍如何是佛乾矢橛
如何是道透長安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便與三頓
棒大用現前不存軌則豈不為最上圓頓之法門者
乎正當恁麼時推功就位一句作麼生道畢竟水須
朝海去到頭雲定覔山歸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立座元秉拂上堂師遂舉世尊拈花萬古長如白練
飛迦葉微笑一條界破青山色阿難問迦葉云世尊
付金襴袈裟外別傳個甚麼貧兒思舊債迦葉答云
倒却門前剎竿着富者捏空拳神光立雪覔心海枯
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達磨云與汝安心竟一箭中紅

心大地無寸土六祖云什麼物恁麼來半含半吐令
人猜南嶽云說似一物即不中信手拈來呈舊面馬
祖震威一喝雷轟霹靂電光飛百丈三日耳聾推倒
須彌海水乾黃檗痛施三頓棒焦磚打着連底凍臨
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嚼碎通紅火一團興化
云悟得先師在黃檗處喫棒的道理珊瑚枕上兩行
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南院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未
證據者看看火蛇燒面令人驚風穴云佛祖心印狀
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大蟲裹紙帽驚人
又好笑風穴云正恁麼時是說不說拋出金圈看變

動首山拂衲便出堂百尺竿頭撒手歸汾陽云萬古
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不是苦心人不知慈
明云悟得臨濟道出常情臘月扇子過新羅楊岐云
知是般事便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白雲端云渠愛人笑汝怕人笑斑鳩樹上啼意在深
麻裏五祖演云從茲出得一身白汗得明下載清風
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圓悟云少年一
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描不成兮畫不就虎丘
隆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明瞞猶自
可暗箭更難當應菴華云懸羊頭賣狗肉相識滿天

下知心能幾人密菴傑云如何是正法眼答云破沙盆餿驢餿馬傳千古正眼覩來不値錢更有二十代祖不及備與然從上師資道合機語投契如函合蓋似箭拄鋒謂之曹溪源流單傳的派今日被山僧用斷貫索一串將來逐個花擘一上將謂是克家兒孫元來是敗產子弟在會有明眼衲僧自然不甘何妨問取秉拂座元便下座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隆琦等編

上堂六

鄉紳請上堂僧問昔日普門大士三度華亭今朝大童和尚一番特地且道是同是別師與驀頭一棒云試分辨看進云恁麼則人人奴驅彌勒個個高揖釋迦師云莫太尊生進云獅兒吼破千江月俊鶻衝開萬里雲師以拄杖卓一卓乃舉蘇東坡悟道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後來護國此菴禪師別前話云東

坡居士太饒舌聲色之中欲轉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據東坡與此菴一人向東南坐一人向西北行大似徐六擔板各見一邊爭似山僧者裏今日鄉紳請上堂更不說廣長舌清淨身亦不說是色非色是聲非聲乃至佛法禪道玄妙理性總不提個元字腳以知刻位性天黃金自黃白玉自白水不洗水金不博金鵠白烏玄松直棘曲且道與德山棒臨濟喝是同是別若向者裏撥得一線路開則居士與山僧眼眼相覷各證據而已纔好說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然則捨位就功之事又作麼生不是

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復舉玉泉皓禪師問
東坡居士云官人尊姓坡〻云姓秤皓〻云爲什麼姓秤
坡〻云是稱天下衲僧底皓乃震威一喝云且道重多
少東坡卽時無語然東坡雖然無語其聲如雷只是
不解轉身玉泉固是一時善應來機未免亦少賣弄
檢點將來各〻與草鞖一緉何故聻不是與人頻理論
大都緇素要分明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龍象交參凡聖共集正恁麼時如何是賓
中主師〻云闍黎問得頗相似如何是主中賓師〻云山
僧答處亦隨人如何是賓中賓師〻云瞎漢撞着露柱

底如何是主中主師〻云貓兒偏解捉老鼠進〻云恁麼
一句又作麼生道師〻云點問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
拄箭鋒相拄卽不問卬何是單刀直入師〻云速退速
退進〻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師〻云血
淋淋地僧喝一喝師〻云死也不知乃〻云盡大地是沙
門一隻眼見聞覺知在裏許盡大地一個坐具地行
住坐卧亦在裏許既都在裏許則是之不得非亦不
得是也南山起雲非也北山下雨是非不到處則木
馬嘶風石人耳語格外風規畫不成頻拈白棒爲人
舉遂喝一喝復舉當時僧問趙州禪師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趙州〻云庭前栢樹子僧〻云某甲問祖師西來
意和尚何得將境示人趙州〻云我不將境示人僧又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復答〻云庭前栢樹子據
趙州見道眞擇法明信手拈來用得恰好者僧用揀
擇心隨波逐浪當陽不薦覿面蹉過山僧今日忽有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答〻云雨花堂上看繽紛且
道與古人相去多少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向上機格外句拈置一邊五家宗端的意
請師舉似師〻云逐一問來僧〻云喫棒還拳未爲英俊
生擒活捉固是作家如何是臨濟宗師〻云一棒一條

痕進〻云電光影裏穿針手顧鑑咦中陷虎機如何是
雲門宗師〻云一字關頭透將來進〻云正偏回互當陽
妙展折無私猶滯功如何是曹洞宗師〻云明暗相參
底時節進〻云聲前托出驗來機師唱賓酬盤走珠鶖
子滿慈難眨眼呵呵笑倒赤鬚胡如何是潙仰宗師
云圓相暗機任人透進〻云萬象森羅豁開正眼青山
滿目獨露家風如何是法眼宗師〻云人間無水不朝
東進〻云宗旨已蒙師指示覿面全提事若何師〻云金
剛手裏八稜棒進〻云恁麼則信步行山嶽贏得雨花
新師〻云且顧脚跟乃〻云如何是道闊浩浩如何是道

靜悄悄靜悄悄悄底是爲什麽猶有鬧浩浩鬧浩浩底
是爲什麽猶有靜悄悄到者裏若要一動靜泯叅差
須是悟始得悟得也纖塵不立萬象森羅萬象森羅
不立纖塵綠水深底深淺底淺青山高底高低底低
透得那些〻端的意白雲流水空悠哉復舉靈訓禪師
問歸宗如何是佛歸宗〻云即汝便是靈訓〻云如何保
任歸宗〻云一翳在目空花亂墜據歸宗如是放去較
危收來太速纔恁麽便不恁麽惜乎靈訓不見轉身
吐氣以顯衲僧巴鼻若是山僧做靈訓見歸宗纔恁
麽答便〻云和尚得恁麽老婆心切敢保歸宗自有超

方作畧只如歸宗所答之意又作麽生竹影掃堦塵
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居士問者個本來面從古無人筭今日親拈出
請師指〻示看師以拂子點一點〻云舉似了也士〻云和
尚幾時涅槃師〻云且道山僧何時生士不對士又〻云
死後又向何處安身立命師〻云未知生焉知死乃〻云
一即一切天高群象正一切即一海潤百川朝是火
皆燥是水皆濕人人天性佛個個本來眞遂以拄杖
卓〻云山僧今日覿面提持當陽直指放去也瓦礫生
光收來也黃金失色更若十字縱橫佛祖口門亦窄

畢竟如何又卓拄杖〻云了得直超三祇刦不會當來
問彌勒遂卓拄杖下座
上堂居士問露柱生花滿院香師〻云莫妄想進〻云堂
皇淨妙無涯岸到處風流不露踪師便打〻云未可喫
棒在士拂袖而出師乃〻云動轉施爲只是者個不識
者個當面蹉過今日檢點將來猶是貼肉破襖縱饒
廻光返照轉入轉深深而爲妙妙而爲玄玄而爲要
玄路金鎖關何日得脫了所以船子和尚問夾山禪
師〻云大德住甚寺夾山〻云寺即不住住即不似船子
云不似似個甚麽夾山〻云不是目前法船子〻云何處

學得來夾山〻云非耳目之所到船子〻云一句合頭語
萬刦繫驢橛據非耳目之所到便是萬刦繫驢橛且
道如何得透脫去遂拍香几喝一喝下座
臘八上堂僧問盡力道不出底句即不問如何是無
舌人之語師〻云蘇嚕蘇嚕僧〻云摩訶摩訶師〻云暗裏
畵符誰信你僧便喝師〻云且道是甚意旨僧擬議師
亦喝乃〻云釋迦老子初降生時便一手指天一手指
地目顧四方周行七步〻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及乎
捨王宮入雪山苦行六年於臘月八夜忽覩明星又
大悟〻云奇哉大地衆生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只由

妄想執着不能證得然則初降生時以顯自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於此覩明星亦知大地衆生亦皆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可見佛與衆生不別衆生與佛無差旣不別又無差驀竪拂子云喚作拂子又是釋迦喚作釋迦又是拂子無二無別新羅國內打鼓大淸國中上堂三十三天轉身百億部洲吐氣放之不開捏之不聚不知是個什麽元來只是一乾矢橛若喚作乾矢橛則入地獄如箭射又云始覺合於本覺本始不二方名曰佛此係應化門中指個標的若論釋迦老子縱不可思議塵點刧前成佛已竟如聖教所

明不能備擧且只一釋迦老子爲甚有許多殊名異致聊引一頌發明其意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如何是仙人面急着眼覷已落第二復擧趙州禪師示衆云金佛不度爐烈焰爐中看飛鳳泥佛不度水大洋海底波濤起木佛不度火火光爍破四天下眞佛內裏坐不落有無誰敢和據趙州大似金翅鳥王鼓翼劈海直取其龍要人深契固有風光親見本來面目後人不善其旨便認昭昭靈靈以爲心相妄認四大以爲身相棄其大海却認浮漚豈不謂之錯認何曾辟

方便乎古人所云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呵呵下座

上堂卽心是佛蚌含明月非心非佛兎子懷胎衣裏神珠常顯煥下載淸風若個知大圓鏡智燭千古上方寶劍逼人寒菩提岸上覺花發實際堂前玉樹新居塵出塵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在世離世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不用他方求作佛風光無限廓周沙當是時也彌勒起舞釋迦呵呵觀音合掌勢至動眉元與聖賢同會不是濁世凡流但能隨緣得妙便見故鄉田地還信得及麽三泖水連君上水九峰

雲起萬山雲下座

上堂僧問六花未動寒風繞紅爐出焰事如何師云金彈子出爐進云一帶冷風吹破臘數枝梅艷映堂中師云十分景色令人看進云脚下草鞋無多重踏破乾坤四壁空師云草鞋錢阿誰還乃云高提祖印了無千差直指玄宗其惟一致百川衆流盡歸乎海河沙性德不離乎心此心也根塵不偶依正靡他不任色聲香味觸法不任虛無寂滅偏空還會麽盧公面目端然在衣鉢誰云在嶺南復擧當時僧問香林遠禪師如何是衲衣下事香林答云臘月火燒山據

香林所答不妨應時及節若論衲衣下事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在如何是衲衣下事抖擻任人看再與一領臘月火燒山打鼓普請看帝釋燋鼻孔波斯海水乾頂門開隻眼不用口喃喃喝一喝下座

元旦上堂師拈香祝　聖畢乃云格外乾坤大壺中日月光山河原不易世界更悠長所以謂古今無二道聖人沒兩心既沒兩心又無二道則說新說舊衆生挑情道去道來人之妄想殊不知昨日不去今日不來今日非新昨日非舊昔物自在昔不以今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以昔至今物各住於一際何有相可去來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如是高地如是厚山如是蒼水如是深亘古恒常不遷不變還信得及麼正當恁麼時體用全該一句又作麼生道金剛際下翻身轉信手拈椎擊梵鐘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穀雨初施萌芽發動拈椎豎拂即不問如何是斬新條令一句師云春色無高下進云恁麼則鐵蛇橫古路石馬笑春風去也師云花枝有短長僧歸位師云着賊了也不知僧便喝師云三十棒放你不得僧云和尚也須喫一半師不理乃云凍雲乍散

春意初回社舞村歌樂自諳禪機無盡頭頭露不是西天帶得來須領畧莫疑猜疑猜依舊受塵埋記得靈雲於昔日桃花一見笑顏開猶有玄沙旁不肯未徹之言遍九垓眼目清明不容翳無疑灑落古今推復舉當時僧問趙州禪師云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答云有僧云既有佛性為什麼撞入者皮袋趙州云因他知而故犯又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答云無僧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為什麼狗子却無佛性趙州云是他有業識在據趙州年老成精手段不同答有則無處抽釘答無向有處拔楔大似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後來人不知其意往往錯解未免墮坑落塹不知其數可惜許喝一喝下座

上海縣邑侯高諱維乾薦嗣法諱超端請上堂僧問高公子既作沙彌又復遷化特請和尚陞於寶座未審個事如何舉揚師云梅放五陵春進云恁麼則千門萬戶瞳瞳日直把新桃換舊符去也師云且喜汝證明乃云般若妙門充塞太虛彌今亘古非欠非餘或示貴人身而導群品或現公子相以行解脫或應長年或現短壽出沒無方風光徧普遂拍香几云近

亡超瑞相公就向者裏薦取便與三世諸佛同體亦與一切衆生共源百川衆流同歸乎海無量法門不離佛性佛性現前法海受用又說什麽生死去來又論什麽長年短壽正當恁麽時超生脫死一句又如何道瑞氣逢嘉運靈苗觸處春又拍香几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拈花微笑一聯已足專美泒五宗後來愈出愈奇未審和尚鉢袋子分付阿誰師云闍黎且緩緩進云恁麽則金枝玉葉奕繼無窮師云念言語漢問春風滿座春鳥嚶鳴鐵鞋倒卓隨處橫行

如何是獨步一句師云且還鞋錢來進云途中忽有人問超果和尚有何言句示人師便喝問一期杜口絕商量誰道壺中日月長解制在今卽不問前途底意懇宣揚師云出門休踏草進云打開布袋般般具踏破草鞋路路通師云須顧脚跟僧云過在阿誰師云自知始得乃云九十日內敲氷取火緣木求魚嚼碎鐵釘飯吐却木查羹若謂有修有證添枷着杻更云無事無爲亦是淨地迷人兩頭不涉直下無干正是今日如龍出水似鳥飛空扶搖萬里奔騰自在返觀從前入一叢林出一保社把纜放舟抱橋柱澡洗

分明虛空釘橛子只如今日應時及節一句又作麽生道放浪梅花二月裏杖藜亦任潑天遊喝一喝便下座

素本上座請師過小崑山上堂心空無盡界眼豁一壺天信步超塵外機閒契覺仙到者裏分明是諸人自受用底三昧還委悉麽若也委悉則山花披錦繡澗水瀉空淸其或未然不能直下超玄鎖難免山河礙眼睛復舉當時長慶稜禪師悟時作偈云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覔今日看來火裏氷據長慶雖則信口道出未免外揚家醜

山僧試問萬象之中獨露身還撥萬象不撥萬象若撥則千頭萬緒不撥又儱侗莫辨向者裏窺得一線路去則與古人把臂共行正當此際還有恁麽人麽遂以拄杖架肩云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烟城萬水去卓拄杖下座

玄津菴請上堂僧問來則卽任任則卽去不去不來和尚又作麽生師云不妨好個時節進云三泒九峰一脚踢翻向甚麽處去師云處處綠楊堪繫馬乃云大道無方所顯發在當人左右逢源妙當機指點新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遂拍

香几云且性又作麼生見見聞覺知不涉緣應乃稱性現量從緣悟入不是家珍覿體承當葢天葢地向者裏分曉得去直下無依活潑潑正眼觀來個個圓便下座

慈門寺請上堂居士問虛空籠不住大地載不起正當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云點進云橫挑三泖水獨步九峰頭師云還覺氣力麼進云自從一頓天童棒無限風流直到今師云今日更喫一頓始得問慧日中天及九霄慈門肩架五環橋水流明映空王殿男兒叩問不相饒如何是明映空王殿師云腦後圓光

千萬丈進云學人如是問和尚如是答惹得露柱燈籠放光動地師云不可眼花進云昨日兜率陀天過分明親見一番來師云瞞自己始得僧擬議師震威一喝乃云第一義諦人天莫測幽顯難通虛空逼塞個個若聾縱佛祖到此亦須口挂壁上然而猶恐幽顯大眾望崖而退未免向第二義門畧通一綫葢體道之士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慈也與樂悲能拔苦悲喜兩盡則方便已在其中遂以拄杖卓一卓云從前受難眾位覺靈就向此慈悲林中翻轉身來共聞正法以了無生鳥啼花笑是般若智水流風動系古

佛心契其心明其智則與三世諸佛共坐無為床亦與歷代祖師共披忍辱衣休心體合解脫無疑以知佛祖接物利生以導群品隨機開示令人悟入還信得及麼復舉當時肇法師臨國難說偈云四大原非有五蘊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據肇法師了得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觀生死如泡影臨國難若遊戲真得無生解脫之旨且道他受用在甚麼處潮生潮落還歸海月去月來只在天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師往姑蘇掃虎丘隆遠祖塔道經婁東紳衿孫逢吉

王時敏吳偉業同監院隱山等請就海寧寺上堂師陞座云陳爛葛藤拋過一邊巧言異語不勞拈出別通一路出來相見還有麼居士問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古德頌云張郎沉醉一杯酒扶醉李郎醉更深不顧脚下水三尺只貪步步上高岑今日和尚陞座上首白椎與黃面老子是同是別師云汝試辨驗看進云恁麼驗人猶不知非師云不是知音莫與談士便喝師云不怕旁觀士云忽有個漢推倒禪床喝散大眾也與和尚一頓作麼生師云拈一放一不是好手士又喝師與一棒士云什麼所在出頭來師云性命

也不顧乃云若論佛法只在迷悟之間悟得也則行住坐臥折旋俯仰頭頭爾法法爾塵塵爾剎剎爾無非是第一義諦所謂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人人佩毘盧印個個披解脫服然後向作家爐鞴烹金琢玉敲骨取髓丁一卓二橫三豎四炤用分明收放自在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從苗辨地拈椎豎拂見端倪因語識人瞬目揚眉逼消息雖在紅塵隊裏不妨超宗異目若無如是造詣亂草堆頭多是觸途成滯還有出格底道流麼白雲盡處見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喝一喝復舉當時梁武

帝問達磨祖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云廓然無聖帝進云對朕者誰祖云不識帝不契祖遂渡江過魏據達磨祖師極則提持使人脫聖情凡解透脫當機翻身格外奈武帝執筌滯蹄覿面蹉過可謂遇而不遇逢而不逢且道達磨祖師即今在甚麼處杖頭風月輝千古驀路相逢若個知下座

上堂僧出師云昨日答汝了也僧云人人具足個個不無是如何師云無山不帶雲進云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即今性在甚處師云又是從頭起乃云向上一着子今日又重舉舉得十分明猶未敢相許何也即

世尊住世四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法門無量義海莫窮若較之向上一着子大似逆風揚塵把捉不得就五宗並峙巧言異唱臨濟三玄三要四主四賓雲門三句吉一字關曹洞五位君臣三種滲漏潙仰圓相暗機父慈子孝法眼三界惟心萬法惟識若較之向上一着子亦似癩馬繫枯樁令人無自由分除非夙有靈骨過量底漢向父母未生已前一覷覷破始信古人謂釋迦不降生達磨未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二六時中灑灑落落活活潑潑一任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去騎牛臥牧童百億

部州喫飯三十三天打睡三十三天喫飯百億部州打睡據此猶是超方作略邊事若論向上事猶未是在且如何是向上事遂拈香几云劈面來也急着眼覷復舉僧問趙州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答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據趙州一領布衫千補百衲漫稱七斤一任拈來遮頭遮面若論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猶隔天壤且道意旨如何喝一喝下座

師到虎丘掃隆遠祖塔焚香禮拜畢乃云曹溪正脈臨濟真宗得我遠祖隆大祖師全身擔荷崛起中原當是時也虎驟龍驤星馳電激四海之內莫不知有

睡虎之名以致法脉聯芳燈輝轉焰緣至今日數百
年餘猶道行天下兒孫滿眼後裔雲仍即遠孫通容
固散質樗材尚然王盟斯道已二十多年每於人天
衆前獅子座上思念及之不敢忘其所自益源遠流
長宗高派别故親從雲間超果不遠數百里特特而
來敬設香齋羅列塔前翹勤九頓以報宜德望我遠
祖隆大祖師於常寂光中慈悲攝受正當恁麼時伏
惟尚饗一句又作麼生道栢樹庭前開笑眼虛空騎
象㸃頭歸又禮拜
順治己丑九月師寓武林皐亭山直指菴受崇德縣

衆紳衿吳履之吳之屏唐彥襄曹序曹廣等請住福
嚴禪寺今於庚寅二月到雲間超果寺再請遂於四
月廿二日進寺暫視修造又於八月二十日赴雲間
衆鄉紳延至小崑山修續五燈嚴統畢擇十月初二
日入寺至
山門云雙池明月懸空鏡一片青林照碧天既到門
來又如何相見早已八字打開了也便進
佛殿基〻云諸法空爲座柔和忍辱衣莊嚴佛淨土不
識是阿誰若遇布金眞長者多年古剎轉光輝只如
釋迦老子面目即今在什麽處以拄杖㸃空〻云只這

便是
方丈〻云從上善知識在者裏或橫說竪說或寂然不
動感得人天交接兩得相見獅子窟中獅子哮吼栴
檀林裏栴檀圍繞秖如山僧今日到者裏又如何施
設等閒棒喝如雲雨契旨還須大丈夫
當日衆檀越設齋請上堂師至座前拈請啓〻云此是
語溪諸檀越向筆尖頭上放光動地照耀禪林共轉
法輪山僧不免亦向錦上鋪花仰煩書記對衆宣讀
宣畢遂指法座〻云歷代佛祖多向此個位上巍巍堂
堂未解轉身山僧今日向高頂上轉身去也便陞拈

香〻云者一瓣香識不可窮智莫能測爇向爐中端爲
祝延
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皇圖同刧石實祚
等金剛者一瓣香文第七回拈出爇向爐中專爲傳
曹溪正脈三十四世中興天童本師密雲悟老和尚
用酬法乳之恩即歛衣就座上首白椎〻云法筵龍象
衆當觀第一義師〻云若論第一義諦佛眼莫覷天耳
難聞爭如腦後迴光便見透脫分曉作是觀者名爲
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有疑請問僧問
滹沱竪旨克普穪成福嚴建宗阿誰作證師〻云早已

流布了也進云恁麼則太白峰頭鼻孔語溪灘畔出氣師云闍黎不可換却眼睛進云非惟昔日高懸慧日亦見今朝別扇玄風師云莫教塡溝塞壑進云敲枷打鎖殺活齊行是和尚尋常作畧忽遇吞得栗棘蓬透得金剛圈底衲僧到來和尚以何相接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進云某甲赤體承當一任和尚全身把住師云未是你賣弄處僧拂坐具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又恁麼去乃云主持一方弘揚大法須具五種緣纔能成就如福嚴廢寺坐在荒落之鄉佛殿未與寮舍不備欲建法幢立宗

旨甚是不易所幸有本色衲僧信心居士常在於此共提栗棘蓬同挈金剛圈流通正脉宗枝有人雖任在七通八達無關鎖地上大似龍騰滄海鳳舞丹霄意氣冲天潑空自在只如隨緣作主一句又作麼生道揷草爲標成梵刹宗風流布古今聞喝一喝上首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立兩序上堂師陞座云大根大莖大枝大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一雨普滋三草二木叢林於是茂盛法門於是大振多賴汝兩序大衆高低普應左右交叅尊卑一體大小相融各盡自心無事不辦挑開海底明燈揣出虛空骨髓楊岐燈盞明千古保壽生薑辣萬年都肯如是擽手曾教佛祖歡顏只如依教奉行一句又作麼生共提無相毘盧印好與人天作範模下座

開爐上堂僧問上拄天下拄地歷歷明明有本據爲什麼又道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師云咬人矢橛不是好狗進云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師云話作兩橛問高提祖印卽不問如何是福嚴境師云庭前栢樹青今古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你不可忘却進云人境蒙師指示如何是中與一句師舉拂子云會麼僧提坐具云分明千古意問乾坤未立世界未形且道者一着子落在甚麼處師云山僧入方丈進云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師云一任拈出進云謝師答話師微笑問忽遇個吞却乾坤底來和尚如何施設師云正好打進云高步毘盧頂上行師云不知進退僧一喝師云不堪不堪乃云爐鞴初開弘祖席鉗鎚幾度若何爲忽然滅却摩醯眼好笑諸方老古錐摩醯眼若得滅却也則山僧有眞實受用諸人不會諸人有格外風光山僧不知不會不知孰悟孰迷關南鼓德山歌從人

采聽南斗七北斗八任我拈施爐鞴鉗鎚不必問剎
竿倒却許提持鋪花錦上無邊好光彩重重天下知
應時及節又作麽生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喝一
喝卓拄杖下座

師在小崑山居士王道元陳應麟請上堂僧問吾師
正法傳千古飛錫崑山續祖燈三派豁開天地眼九
峰百鳥意騰騰和尚雖然兒孫滿天下畢竟正法眼
藏屬於何人師〻云瞎驢邊滅却進〻云獅子窟中無異
獸師〻云是汝錯承當進〻云松栢後凋榮晚節枝枝葉
葉耐霜寒師〻云臘月後看進〻云一句迥超千聖外三

玄戈甲振叢林師〻云重陽九日菊花新進〻云丹桂風
飄香露冷看看黃菊正芳菲師〻云又是重說進〻云長
嘯一聲天地靜師喝住乃〻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豎
拂子云拂子𨁝跳過不可說不可說香水海世界從
威音王佛鼻孔裏穿來却向金剛際下打一棒驚得
東勝神洲露地白牛忽然發惱此猶機通格外人天
絕望更與大衆打一之遶喝一喝下座

請上堂師陞座舉拂子云凡心卽佛擲須彌於方外
佛是凡心取上方於掌中收來放去顯見靈光獨耀
左敲右擊盐知心華發明盡大地是一粒粟非內非

外偏三千爲沙門眼何得何失趙州東壁打西壁何
如海底泥牛啣月走雲門東山水上行爭似崑崙騎
象鷺鷥牽格外提持一任風前灑落覿面全機還他
活潑受用且道承什麽力得如是自在九峰倚水圖
千樣三派連天玉一團復舉當時僧問古德云如何
是道古德答云明眼人落井師云據古德如是答話
大似栗棘蓬令人吞吐不得若恁麽去臨崖看許眼
特地一場愁若不恁麽去一言既出千江口良駟如
何追得回畢竟作麽生透脫不將矢橛咬剎竿頭上
挂雷槌喝一喝便下座

師於福嚴寺受浙江杭州府餘杭縣徑山寺請至座
前拈諸鄉紳請啓云祥雲襯紙墨海騰文錦心繡口
鈎章棘句讚歎佛祖眼目維持知識洪範此是徑山
請山僧底公據既是遠來只得從命恐大衆欲聞仰
煩書記對衆宣讀宣畢指法座云明取目前機便了
格外句乃陞座云坐寶王剎轉大法輪因緣分定非
是強爲卽山僧年將六十七處住持多係機感曾無
心想如徑山名藍素稱法窟龍象所居虛席已久未
有主盟不意浙直檀越同本山禪德修書遠來敦請
山僧到彼弘揚正法眼藏提持臨濟眞宗此雖重任

不易承領其實法門已增瑞氣而在山僧亦有光施秖如符到奉行又作麽生十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高翔卓拄杖下座

順治庚寅年師受杭州府二府攝餘杭縣事白諱粹然蘇州府鄉紳金之俊范周周永言周永肩等共請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於十月廿七日入院至

山門卓拄杖云法門開向青天外虎嘯龍吟肯到來山上鯉魚能捕着大家聚首笑盈腮既到者裏還得稱意麽遂作女人揖云且喜八十餘代祖師門風如舊便入

佛殿纔出娘胎意氣豪藏身宮殿半天高昔日雲門要打殺至今天下動腥臊山僧將他二老漢都與點過若要感格人天又作麽生乃展坐具云齊之以禮便禮拜

伽藍堂稽首老龍王長年降吉祥護僧并護寺妖怪盡潛藏山僧來主席凡事賴支當曾在靈山親受囑五峰之內顯威光遂作禮

祖師堂撫沒絃琴唱無生曲底從上一隊老古錐都在者裏默默而坐不知商量個什麽莫是續佛心燈接機利物麽莫是吽不應山拈無根樹麽從前不曾識得今日登堂看破雖然如是也是祖室不嚴惹得山僧亦入者殼

方丈新長老入新院據新座說新法抛泥撒沙露布葛藤是尋常底草料作麽生是今日所說底新法隨拍香几云開口不在舌頭上便據坐

當日衆請上堂師至座前拈衆護法請啓云此是鴻儒碩德騰龍蛇筆起風雲文展演佛祖巴鼻透漏衲子機鋒無量百千法門都在筆端上流露不惟使得法幢高竪亦令此山暗自點頭可謂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仰煩執事對衆表揚宣畢又拈本寺請啓云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水乳道合正在斯時寶惜從前都捨却普天衲子共瞻依名既然正言亦復順亦當人天衆前重復宣過宣畢師指法座云毘盧座上三乘聞之膽喪十地見之魂驚山僧到此別資一路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且道是甚麽意旨便登拈香云者一瓣香分天地造化育爇向爐中端為祝延

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　皇風永扇天下太平　帝日恒明萬民樂業者一瓣香本有本水有源自從累及擔子至今慾氣衝天次第八回拈出爇

向爐中爇為傳曹溪正脉三十四世中興天童密雲悟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歛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動披三玄戈甲舉則七事隨身欲作臨濟後裔不妨當衆問來僧問一條白棒掀天地萬古弘揚臨濟宗今日吾師即此位五峰重整舊家風請師速道師云個個都與一點進云直得碁盤石起舞鉢盂水滔天師云闍黎重復眼花問法幢再豎祖道重光如何是重光底消息師云山花影裏鳥騰躍進云只如吹無孔笛操沒絃琴誰人唱和師云知音者知進云可謂曹溪浪湧三千界便

嶺燈傳萬億年師云山僧無法可說問正當入門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水到渠成進云人到靈山增意氣水湧曹溪賀太平師云闍黎立在乾岸上進云突出難辨師云更說什麼問本色住山請師道師云本無刀斧痕進云因甚凌霄峰堂堂獨踞師云是汝側眼看僧便喝師云鼓粥飯氣乃云高提祖印須藉名藍流通正眼要有人歸此山為江南首刹天下人聞莫不仰止葢有五峰插天萬松覆屋兩徑走天衢三門鎖龍澤況有八十餘代祖師於此建大法幢弘無上道宗風振遐邇光明照古今龍章聿降鳳詔頻瑧代

不乏人珠聯璧合赫赫然祖室傳燈巍巍爾山藏龍象盛哉當年壯麗可觀山僧今日到此主席大似鼠尾續貂如何得相似去但山僧平昔於密雲彌布壚壢堆頭遂以拂子作圓相云拾得者顆明珠特特持來要與列代祖師等閒一賽葢佛佛道同祖祖不異且道此顆明珠與歷代祖師是同是異若道是同古今相隔作麼生說個同底道理若道是異佛佛道一作麼生說個異底差別舉揚到此大似機輪轉處難為回互直得八字打開縱橫無礙閒將三句權接人天四喝頻施敲磕龍象料揀將來驅耕夫之牛奪饑

人之食照用同時掀翻海嶽別覓知音拋出家具賓主相看更與三玄三要為破沙盆追回臨濟家風振轉列祖鼻孔如遊法海了無涯岸同登覺苑光輝滿目正當恁麼時觀瞻上刹一句又作麼生道尊宿當年如寶集無窮三昧潑空流復舉當時僧問開山國一欽禪師云如何是道國一答云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據國一欽恁麼答話雖則道出常情機通格外檢點將來也是板齒生毛忽有人問山僧如何是道但答云兩徑盤旋上翠微據此與國一欽相去多少只如今日最初上堂祝贊一句意旨如何喬木山

中無盡數檀那福壽倍於斯上首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謝詞不錄）

立兩序上堂師陞座云舉一明三目機銖兩隔山見烟便知是火隔墻見角便知是牛此是衲僧本分底伶俐若具恁麼本分伶俐則法幢處處建立宗旨在在弘通堪與克符普化把臂共行亦與懶安溈仰一鼻出氣同顯向上宗猷共維祖庭龜鏡攪長河為酥酪信手拈來變大地作黃金滿口道出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秖如永遠奉重一句又作麼生信知佛法無多子荷任久長難得人卓拄杖下座

費隱禪師語錄卷六終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七

嗣法門人隆琦等編

上堂七

啓期上堂僧問垂鈎四海意在鯤鯨撒縵天網希擒鸞鳳和尚卽今監拂拈椎圖個什麼師云且喜蝦蟆跳上來進云對面不相識全承此恩力師云瞞老僧不得問古人道一微塵中轉大法輪卽今徑山堂上者一轉又作麼生師云八面玲瓏進云人人鼻孔遼天個個脚跟着地到者裏為什麼不肯任師云未解轉身吐氣在問千花亂發開香院尊尊都是泥菩薩

請問那一尊不是泥菩薩師云縱目所觀乃云今日徑山啓期底意與諸方常例不同蓋者裏天空地濶山高水長如鵬摶萬里扶搖自在朝陽峰下祥光滿目晏坐當軒八面玲瓏缽盂峰頂香積成堆更有大人擁護其間（峰名係五頭）頭頭彰實所一一顯眞機心目所知手足所到無非是格外乾坤古佛家風從緣薦得匝地優曇就體消停荊棘橫生所以學道人貴乎緣境會心從心了境心境一如方名解脫始信古人謂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忽然灑落時又作麼生山月如銀牽我與閒行不覺到峰西卓

拄杖下座

圓通殿請上堂僧問獨踞寶華弘祖道五家宗旨請師分師云逐一問將來進云驅耕奪食玄要齊施如何是臨濟宗師云擊塗毒皷進云上下和平針來線去如何是曹洞宗師云斷碑橫古路進云關山嶮巇劍刃施爲如何是雲門宗師云紅旗閃爍進云暗合機輪不留朕迹如何是潙仰宗師云把芥投針進云山色溪聲全身獨露如何是法眼宗師云凌霄峰頂不是人間乃云觀音大士悟圓通聲色堆頭不用聾今日主人忽覿面却來請我演宗風且宗風又作麼

生演遂竪拂子云此不是色又擊香几云斯亦不是聲既不是聲又不是色且道是個什麽透得那些關竅子普門示現刹塵中忽有人問如何是普門示現一句但答云後園驢喫草便下座

冬至上堂師登座云今日應時及節大衆道一句看衆下語不恰師云山僧自道去也乃云今日冬至慶無不利衲僧門下多增意氣日添少許長梅將鋪梵宇不是東魯書亦非西祖意律筒灰裏煖些見靈焰融通三昧地且道者一氣從何處發來衆復舉當時雪峰禪師在洞山會下做飯頭一日因淘米次洞山問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雪峰答云沙米一齊去洞山云大衆喫個甚麽雪峰遂覆却盆洞山云據子因緣不在此當往德山後雪峰果嗣德山據雪峰等閒答一語轉一機不契洞山宗旨過後遂參德山投契得承嗣焉可見雪峰與德山龍潭一派人非石頭後裔不辨可知葢德山臨濟施大機發大用掀天揭地不存窠臼人人所共知而在洞山則正中妙挾偏正回互理事兼到針去線來宗旨綿密人亦須曉今人不向語脉中定宗旨只承差誤裏爲憑據多謂雪峰德山龍潭係石頭派下其實不是今更別兩轉語以

見殊異如洞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但答云鳳闕垂簾蹤不見如云大衆喫個什麽但答云潭移月影照幽人據此兩轉語雖非洞山全旨亦見彼宗梗概是汝諸人還知麽便下座

上堂舉臨濟祖師云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徑山者裏則不然若向第三句薦得則石笋抽條若向第二句薦得則種蔴得豆若向第一句薦得漆桶不快笑看臨濟强分節目將刀割水無事望江亭上立山河無限座中圓喝一喝復舉當時

越州乾峰禪師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
在第二時雲門文偃禪師在座云昨日有人從天台
來今日却在徑山去乾峰云分付典座今日不得普
請據乾峰雖則東頭賣貴西頭買賤只因物價不等
而雲門等閒答一語如箭拄鋒似函合蓋雖則信口
道出不妨用得恰好只如昨日有僧從天台來今日
却往徑山去既到徑山又作麼生披蓑側立凌霄外
引水澆蔬妙喜前卓拄杖下座
臘八衆請上堂師登座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
久矣爾方刻舟古人恁麼提持只要人向石火電光
中識得透見得徹則二六時中豁落見聞超方獨脫
等閒念一聲佛則漱口三日更有佛之一字吾不喜
聞此皆老成人之所造詣非尋常浮泛者所能臻到
現前耆舊多是徧叅諸方久親知識契得自已不向
他求豈非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況近日更發無
上大志增進最勝妙行不遠數百里外堅請山僧到
者裏舉揚個事續佛慧命以見佛祖標格叢林典型
可謂各出一隻手共撥破沙盆喚什麼作破沙盆便
是數千年前釋迦老子在雪山修道六年於臘月八
夜明星現時忽然大悟便耀古騰今普天匝地至今

七花八裂收拾不得便是此個消息也且道釋迦老
子卽今在什麼處來也在山僧拂子頭上說道南天
台北五臺與雙徑峰頭共轉法輪不知法輪又作麼
生轉遂以拄杖卓一卓云莫行心處路休挂本來衣
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直得御愛峰起舞南山塔
跨跳天雨四花地搖六震無論耆年妙德隨其根性
悉得解脫更有末後一句又作麼生不因高突寒崖
坐爭得梅花雪裏開又卓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十五月輪當午晝暗夜明眼聞耳覩不擊
自鳴橫空鐵鼓善財合掌龍女起舞透過妙玄關無
計禦石虎直下便翻身再要个兩醋且道是什麼滋
味乃云苦復舉當時有僧問古德云如何是大乘古
德答云井索進云如何是小乘答云錢貫據古德恁
麼答話雖則事無理外之事爭奈天下事如麻若問
山僧如何是大乘但答云四兩輕如何是小乘但答
云千斤重忽有人出來云為什麼如是倒置復答云
交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便下座
元旦上堂拈香祝　聖畢乃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
聖躬康樂甚百姓喜無垠衲僧林下客修祝報君親
且作麼生說個報底意旨無盡江山圖畫裏至人受

用萬年春伏願行其仁布其德八方歌有道之君風以時雨以時四海樂無虞之化復舉宋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看什麽經僧云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爲什麽在卿手裏僧無對後雪竇顯禪師代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師云如太宗皇帝正是覿體承當寰中作王踏毘盧頂上行於法門爲百世聖人也若雪竇則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可謂善投其機者矣若問山僧云既是寡人經爲什麽在卿手裏但荅云長時信受奉行雖非越格之談其亦不曾違背現前大衆還知麽遂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一期之中還有摸着佛祖巴鼻底麽出來山僧爲汝證據僧出問大人燕坐凌霄畔迥出千峰榜樣高雲水盡從今日去危樓紺殿許誰操師云留闍黎在者裏進云草鞵似虎獨步大方師云未可少賣弄僧禮拜云大衆聽取者一轉語師云不可放過乃云始之啟期也雲積霞委眉毛撕結欲悟心宗今之解期也虎驟龍驤隨處接物若也不結制又不解制則孤光萬里不挂片雲神光立雪達磨安心好肉剜瘡至於擎叉輥毬打地面壁總是璮拍板如是則古往今來天下老古錐說個起期結制無乃量兎角爲短長較龜毛是有無不亦太多事乎爭如還他光風霽月海晏河淸人人灑灑落落不亦快哉到者裏更云如何是佛但展兩手云了雖然如是此去前途有人問如何是徑山境不可忘却百萬松杉雙徑杳三千樓閣五峰寒便下座

請典座上堂僧問靑天轟霹靂陸地起波濤卽不問歸鄉絕跡事如何師云孟春猶寒善爲道路乃云巧心妙手變生成熟鈍刻快箸攪酥爲酪菜鍋邊吒吒沙沙洞明根本智案板上歷歷落落深轉大法輪能

作雲厨之王堪繼香積之風衲僧慧命賴以養活高賔遠到得全方面宗風於是遠振家法從此安立更須隨時豐儉稱家之有無有也攢花簇錦添於盛饌堆頭無也黃虀苦菜湊在麻麥飯中縱淸虛之極枯淡異常亦不妨薄切嶺頭雲活烹水底月與四海英靈衲子俊俏禪和共享太平春同樂無爲化故曰人情若好喫水也甜管教遐邇揚德一句作麽生道人人得飽金牛飯全仗溈山老作家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到者裏水窮山盡還有進步也無師云坐却白雲終不妙進云恁麽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

時師云未搆向上在乃云發足雲門到徑山殷勤請法動容顏須知直指單提事領畧更無易與難若論難也轉圓石於千仞之岡更說易也瀉瓶水於百級之潭再道無難無易大似淸風明月拂幽蘭所以昔日龐居士於坐次驀云難難拾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接云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照女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據他三人議論難易大似鷸蚌相敵俱落漁人之手阿那個是漁人直下縱然窺得破靑山之外更靑山爲甚如此只如鐵牛橫古路一馬生三寅又作麽生會復云叅

因雪上堂問衆云閏二月半爲什麽天又下雪維那云凌霄峰頂別是一天知藏云總是春王令一僧云春行冬令堂主云請尊重師云都作恁麽見解山僧亦自拈弄去也乃云時臨二月又二月初十十一復下雪滿山渾似碧琉璃徧界都成天兜率山鳥山花笑不開若老若少不歡悅不是龍宮降吉祥便係瞿曇呈醜拙大家回光返照看流露當陽那一着遂喝一喝復擧龐居士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居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時有全禪客云落在什麽處居士便掌全云居士不得草草居士云汝恁麽稱禪客閻羅老子未肯放汝在全云居士又作麽生居士又掌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據龐居士雖黠當機能轉諸物不被物轉然而又得全禪客左敲右擊以見端的所以道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便下座

請上堂師陞座云還有不着壽者相底麽請出來話會看衆不出師云却也相當乃云千山萬山衲子團圞無法可說口似匾擔久叅無從看破初學何處得鑽更說今朝是生日却請虛空對汝談遂拍香几喝一喝下座

內翰林念莪韋居士爲令尊聲玉翁六袠初度請上堂師登座云還有與韋太尊眉毛撕結者麽出來老僧爲汝證明僧問建立綱宗須是人天師範挽回末運還他明眼王臣今日太史韋公請登猊座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師云不妨問得恰好進云可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覩師云重言不當喫進云南湖水擊三千里北溟鵬搏九萬程師云大衆傍觀有分乃云秋桂芬芳秋月圓明秋霞結彩秋水連天者是聲翁老居士出頭露面眞實受用底時節據此時節從前無數刦以後不思議現在超格

量不妨現大人相廣作佛事盡心竭力維持法門與往古楊大年李駙馬張無垢黃山谷輩把臂共行以明佛祖向上消息作麽生是佛祖向上消息八角磨盤空裏獨旋只如今日臨筵頌祝一句又作麽生道等閒吸盡西江水翠栢蒼松莫比倫復舉當時韓退之居士問大顛和尚云老師春秋多少大顛和尚提數珠云還會麽退之居士云不會大顛和尚云晝夜一百八師云據大顛和尚覿面提持耀古騰今雖佛祖當前難可啓口惜乎不領猶用第二機相爲雖然如是若向數目上分疏劍去久矣爾方刻舟今日若

有人問山僧章太尊春秋多少山僧但舉拄杖子云與者個同年便下座

上堂還有探竿在手者麽出來與老僧相見居士出衆喝一喝師云熱碗鳴聲進云今日因緣也須道破師云落第二頭也進云此個門風誰人會得師云破他轉却去也士擬議師便喝仲連汪居士問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此意如何師云此是第二機進云如何是第一機師云昨日向汝道進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是如何師云昨日有人天台來今日却往徑山去乃云數日施櫓棹忽然到吳江歷逢諸檀護相與建法幢法幢建也五峰雙徑繞鐘皷響鏗鏘八十餘燈復起焰龍騰鳳舞賴名邦只如法喜相交一句又作麽生道太湖一片深秋月徹夜無雲照上方復舉當時晦堂和尚問黃山谷居士云公是讀書人只如孔子云吾無隱乎爾又作麽生會山谷擬開口答晦堂便云不是山谷於是疑之不已明日晦堂同山谷閒行次時木樨花盛開晦堂云是什麽香山谷曰木樨花香晦堂云吾無隱乎爾山谷直下便悟據晦堂拈木樨花塞却山谷鼻孔則固是然黃山谷因是自得之旨山僧今日不妨舉出要與現前諸

大護法眉毛一動且道意旨如何遂舉拂子云半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喝一喝下座

開爐上堂白椎竟師云殘言剩語不勞拈出格外新鮮一任舉揚僧問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和尚如何施設師云開口不在舌頭上進云又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那師云是汝恁麽解進云新羅鷂子飛天外豈是人間死鵲兒師云只可自騎問涉水登途特進山請師陞座別無言當陽乞賜鉗鎚手點鐵成金作麽宣師云金不博金進云恁麽則一言超往古逈脫聖凡情師云未到恁麽田地進云寂光遍覆三千

界不間閒忪動靜中師云者是什麽所在許汝說道理士云謝和尚師云知即得乃云一年一度丁丁卓卓大地翻身虛空撲落露出眼端十方寥廓許是達道人渾身多線索縛他物外猢猻子船子玄沙摸不着秪如今日爲人一句又作麽生道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問山高路嶮絕旋還多少仙人在此間煆煉紅爐金彈子出爐消息爲誰宣師便打云會麽進云俊鷹快鷂飛天外跛鱉盲龜天外飛師云只是籬邊打之逵進云百尺竿頭放馬大洋海底打毬師便喝乃云凌霄峰頂峭拔孤危淸虛上下寥廓四維目極萬里浩蕩無爲逢人吐一語淸風明月是其韻度遇緣顯一機泉流花發以見血脉更有奇怪石頭無量個火燒松樹百千般若作深山佛法論量眼目未開更擬人間境致話會自救不了再引一偈發明其意穿雲透石不辭勞到底方知出處高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雖然如是且道源頭在什麽處若向者裏會得一任東去西去其或未然卓拄杖云且住且住又卓拄杖下座

上堂山河大地是法身則法身有相法身非山河大

地則法身無相有相無相千形萬狀等閒吸盡滄溟水蝦蜆魚龍何處藏放出薰風一線凉四維上下浩蕩蕩且道是甚意旨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雖則泥裏洗土且看石牛放卵喝一喝下座

師六十歲雲臺蔡居士同衆請上堂師拈香畢云還有敲唱同時者麽請出來與老僧相見僧問曇花現瑞即不問初生一句請師道師云囫聲裏聽取進云恁麽則撐天拄地去也師云且莫碗鳴聲進云忽然突出娘生手共祝空王無量春師云又亂撒沙僧拂袖歸位師云囌嚕囌嚕問流光日日射西東野水寒山盡思濃萬派松杉同共默一莖白髮老春風正當恁麽時如何是老來風流處師云大衆同灑落進云六十年來陞座千年龍樹當陽且道爲個什麽師云老僧從來無剩語問刦雲已前和尚向什處安身立命師云老僧也不知進云明知漚影原來寂且指虛空作壽年師云又向水中撈明月進云恁麽則低頭禮拜師云自知較一半僧禮拜乃云四方衲子及我法屬不遠千里而來如雲臻霞委將謂老僧六十歲壽獻芹祝慶殊不知老僧不任壽者相忘却花甲子

大似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
知年有時獨上凌霄吟清風嘯明月有時沿溪澗看
魚躍逐鳥飛更有時偶來無事倚松立笑問客從何
處來如此逍遙物外不[illegible]世相何似且道者老漢安
身立命在什麼處青山笑我無窮樂終日不聞世上
風卓拄杖下座
師到龍池山掃幻師翁塔明一上座請就顯親寺上
堂佛祖之道迴絕異同提持向上石火罔通契其機
者如芥投針會其源者似流入水透脫超方踏翻大
海須彌頂上立多把栗蓬賣其或未然聽不出聲見

不超色都在心性上埋沒玄妙中留礙挨撥到驢年
依然不慶快且作麼生說個慶快底句蝦蟆吞却珊
瑚月格外風光天地泰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問長安雖鬧我國晏然如何是晏然一句師云
大家靜悄悄進云獅子點頭崖上翻身師云誰是其
人僧一喝師云又亂統那乃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面面高山不屬塵徧界青青豈
是草靈符懸肘後正眼照恒沙等閒拈一粒粟不妨
是鐵牛機尋常施一大用顯發向上關透得過者龍
騰滄海透不過者鳥度長空到者裏更說什麼紅塵

世內清虛界外分明是個解脫無盡法門只要二六
時中光回自得管教受用無窮雖然如是思不出位
一句又作麼生道黃河水溢黃河水紫蓋雲連紫蓋
山卓拄杖下座
禪燈菴檀越敬川張居士請上堂師登座云座中若
有仙陀客不用文殊下一椎還有仙陀客麼不妨出
來與老僧相見僧問西來大意即不問覿面相承事
若何師云今日好清風進云棋逢敵手方堪着琴遇
知音始可彈若問個中消息子前三三與後三三師
云阿師滿口道了也僧喝一喝師云又恁麼那居士

問折蘆江上客流派五家宗即不問透法身一句是
如何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進云和尚堪與人天
爲師只如佛祖爲師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合取口進
云恁麼則昔日世尊今朝和尚師云老僧耳聾士禮
拜歸衆師乃云古人道若得一回汗出則以一莖草
作瓊樓玉殿若不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被一
莖草覆却古人恁麼道只要人一回汗出以見悟源
爭如敬川與衆道友不用一回汗出故不見瓊樓玉
殿茅蘆草舍之別肯將囊橐共建此菴供養衆僧在
內修行初不見有能施之心亦不見有所施之物能

所兩忘法法圓融雖在塵勞中人不妨隨流合妙遇緣可宗與我佛祖之意不相違背只如佛祖之意如何指點金磚不出井白雲常在山個中如契會不用更喃喃卓拄杖下座

上堂師登座云無影枝頭一點春阿誰拈得龍文法姪孫出問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如何是叮嚀教誡底意師云高着眼看進云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修竹引清風未審契券甚麼人寫師云看他少賣弄進云直得諸佛拍手演祖點頭師云干汝甚事又云且禮和尚一拜師云山僧何曾受問向上

有一句子從上諸祖未曾道着且道如何是未曾道着底句師云大似瞞頂進云禮拜去也師云輕輕便捉敗乃云動動林中鳥遊遊水上魚不知何所以活潑更無拘月來思焦兎烏語見唐人灑脫春光裏煥然天地新此兩首偈若機悟得去攢花簇錦流露將來奇言妙語活脫而至更說有百千三昧無量妙門分明都是個爛草堆正當恁麼時得意一句作麼生道笑眼豁開沙界外半竿風雨樂瀛洲喝一喝下座

上堂師登座震聲一喝云臨濟老祖云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臨濟老祖分明敲出虛空髓揭却腦門蓋兩處俱掀翻多把風流賣又云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臨濟老祖在世以棒喝接人如電激雷轟雷轟電激火蛇燒面廻避不及又云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眞人既稱無位不知在何處安身立命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舉拂子云臨濟老祖來也急着眼覰喝一喝便下座

超果寺當家知一公請上堂師登座擎香几云一番

提起一番新還有新鮮見識底人麼請出來與老僧相見如無老僧自拈去也雙徑峰頭壁立萬仞超果門風平沙水月兩處風規了無沾着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于彼此那有象可去來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則唯施大機發大用與法門龍象解粘去縛一番提起一番新一度用來一度快不容淺見衲僧會只許通方作者知又有恁麼人麼且莫眼搭䀹遂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光祿寺雲臺蔡居士七旬華誕送米百擔徑山供衆請師就宅中上堂僧問福如東海郎不問壽比南山

事若何師云海屋重添籌進云一點白雲常作伴如
來千古鎮儒林師云汝肯證明進云大庾嶺頭提不
起何必錦上又鋪花師云汝自眼花乃云今日是蔡
居士從心華誕之辰瑞氣騰空慶雲繞座皈依老僧
有年與諸方善知識交遊必有自得灑落無留礙空
洞何窮際四方幣達八面玲瓏兩到徑山一回天童
亦至龍池常往金粟請揚法要飯食衆僧看破世緣
猶如夢幻雖在閻浮提內不被閻浮所埋沒而在紅
塵世上不為紅塵所染着日應萬緣神思不昧可謂
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即此堅密身便是常住法

身亘古今而不磨歷萬劫以長在靈機顯煥光明燭
天當時有龐居士悟得此意便作偈云日用事無別
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
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也好龐居士
向者裏悟去蔡居士亦須向此透脫一番尋常云福
如東海壽比南山較之常住法身何啻天淵只如今
日臨筵慶祝一句又作麼生道劫外靈芝多秀茂陰
陽不涉自長春遂拈香几下座
兩序耆舊同大衆請師進新建大方丈師據立云衆
木成林衆鐵為釜方丈雖成多頼諸昆仲各出隻手

以就規模老僧坐在者裏不過恢弘祖道指點人天
流傳正脉接續後賢昔日風雲多際會今朝復見好
因緣遂喝一喝就坐
請上堂師登座云老僧開堂周足已二十年今日有
一句奇特之語欲答奇特之問還有奇特之人發奇
特之問麼出來與老僧摩拶看僧問栴檀林內必居
麒麟猛虎巢中更有金毛只如鼻孔遼天底又作麼
生接他師云老僧者裏不納進云裂破虛空成粉碎
頓明腦後一輪天師云費力作麼乃云舉手攀南斗
將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古人恁麼說

話大似發明徑山底意蓋徑山者裏縱目浩蕩放步
渺然千山萬山都在脚下奇雲怪霧多掛山腰起朋
結制如泛虛舟在於滄溟談禪說道似吹玉笛入於
青霄霜花結彩野老謳歌瑤衆布地樵夫起舞更有
一般奇特之處還曉得麼萬里江河飄玉帶一輪紅
日輥金球乃喝一喝下座
歲旦上堂師登座拈香祝　聖畢就座云元旦資始
諸物咸亨
皇帝萬歲百姓康寧化外衲僧窮快活笑看世界萬
年新吹無孔笛撫沒絃琴一曲兩曲何人會雪是天

花許證明忽有人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以上供通並是請實乃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問活埋三載出塵埃頓地張牙口半開請問如何是口半開底句師云一期佛事多謝汝進云如今暑借風雲力普天匝地一聲雷師云那半隻口未開在僧便喝師乃呵呵遂云草鞋猶似虎拄杖活如龍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玄關妙鎖一脚踢通超方獨步八面玲瓏明眼相逢如問着鉢盂無底起清風問汝大衆如何是無底鉢盂試道道看有二僧同答師俱不諾云既道不着且任且任卓拄杖下座

起春期請上堂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今日起期作何話會師云人人一分餺飥子進云恁麼則一聞巴峽猿啼後不是愁人也斷腸師云喫驚作麼進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台師云又識得汝也乃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還會麼到此境界不是多種亦非是一透脫無方孤明歷歷若有恁麼人叅學事亦畢其或未然朝也看暮也看看到山窮水盡時突出那吒眼一隻復舉當時僧問雪竇顯禪師云如何是諸佛本源顯云千峰寒色進云未委向上更有也無顯云雨滴巖花師云據雪竇答兩轉語一轉叅天立地一轉隨波上下會得也則遇緣卽宗會不得也露布今古山僧恁麼批判是汝諸人也須理會始得只如今日起期一句作麼生道一自隨雲歸洞後從教斧爛不知年遂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突露消息師云苔痕上堦綠進云最上靈機如何吐露師云草色入簾青又問無邊身菩薩來時如何相見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乃云水遠峰高是徑山衲僧到此覓禪叅多賴松江兩居士連年辦供不憚煩既然如是衲僧分上將何酬答卽山

萬疊水千灣廓落無依淨灑灑眼開不見物遮瞞所以道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頭頭非取捨全露法王身恁麼語話理極情忘堪酬施主之德只如今日普同應供一句作麼生道那個臺無月誰家樹不春便下座

上堂四月春已過山房冷似氷如何說此法林木翠彌新鳥啼幽谷聲聲明太古之音花開滿路枝枝動格外風規雖然聲色流布不妨借路還鄉若是過關底人聞恁麼道便乃咳嗽一聲掉臂而去且道過關底端的在什麼處信步翩翩天地濶揚眉不落二三

機喝一喝便下座

建法座完解制請上堂僧問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今日放行如何分付師云驀直去進云男兒自有冲天志豈向他人行處行師云老僧不信汝進云莫埋没學人好師云風光在什麽處僧一喝師乃哂之問言前有句非爲鷹陣後揮戈落二三不落言詮棒喝如何得别轉玄途師云汝將謂别有那進云恁麽則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云又如此錯會問乾坤之内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舉坐具云今日呈似和尚師云休錯認僧擬議師云落

二三了也乃云法座初成法化新舉揚宗旨示多人法門廣大毛星現見處分明用處親所以三世諸佛坐于此座歷代祖師登于此座天下老和尚亦升此座此座分明是佛祖之標格宗門之洪範大凡善知識出世此法此座斷不可無然而徑山江南首刹天下祖庭古時八十餘員善知識於此轉大法輪想其規模氣象自然畢備奈何山運旋還祝融氏行權之後堪輿家定向不同以致地基淺狹法堂無處建造山僧于此住持濫膺斯任觀此壇場甚不得已就此殿裏建此法座以表佛在此殿法亦在此殿僧也在此殿三寶共堂一體同觀可謂大光明殿莊嚴畢備一任天下龍象取足觀瞻共得法喜之樂然後回視從前結制解制俱成剩語矣只如夫説法者如法而説一句作麽生道法海波瀾無盡相須彌屹屼古今存遂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臨濟綱宗事若何師云殺活臨時進云惡辣兒孫作麽生祇待師云朝打三千暮八百進云謝老祖供養師云明頭且莫詐乃云祖道淵源不倚不偏在人而人在天而天頭頭應現物物如然如此提持又作麽生契會遂拍香几云不可以有心求亦不

可以無心待有心求則屬妄想無心待則屬杳茫有既莫憑無亦勿守則虛而靈寂而妙上契諸佛法印下合衆生心性然後以一微塵作無邊勝用以無邊勝用作一微塵提持不是壓良爲賤亦非扶賤爲貴且道意旨如何明破則不堪復舉當時趙州和尚遊方到臨濟祖師院在後架洗脚次濟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濟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卽便會啗啄作什麽濟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註脚據臨濟探竿在手要驗淺深趙州覿面提持更無隱諱雖然如是檢點將來也只

得一半且道如何是那一半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喝一喝下座

陶方伯夫人請上堂僧問樹凋葉落卽不問體露金風事如何師〻云覿面看進〻云雲散家家月春來樹樹花師不理乃舉易〻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聞陶老夫人生平積善衆慶畢集千金寶樹秀於庭前百斛明珠耀于堂與山峩峩是其壽相水溶溶是其性靈更向宗門投慧種栴檀林裏一枝新復舉昔日有個俞道婆賣油糍爲業叅瑯琊覺禪師令看臨濟無位眞人話一日忽聞丐者唱蓮花樂〻云不因柳毅傳書信

何緣得到洞庭湖忽然大悟遂拋糍盤于地上其夫云汝顚耶婆與一掌〻云非汝境界乃見瑯琊覺〻云如何是無位眞人婆應聲〻云有一無位眞人六臂三頭努目嗔一劈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師〻云據古人一言半句皆從胸襟中逼拶將來掀天揭地縱無窮儻世能令人仰止山僧今日亦願陶老夫人將此無位眞人話密密提撕一旦豁然于生死地頭有自立分纔不枉今日命僧到徑山請法也切宜勉之復咄咄下座

二居士請上堂僧問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〻云驪龍頷下見明珠進〻云識得一萬事畢因甚猶有重關不透師〻云又是兩句僧禮拜〻云且道是一句是兩句師〻云應須識羞僧便喝師〻云亂統禪流乃〻云肯把禪期擔子肩三年供養故周全方來衲子多生喜法脉因茲得遠傳五峰凌漢空今古雙徑沿溪步聖賢珍重現前操道者拋三放兩要機圓復舉當時天衣懷禪師作投機偈〻云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且道維摩詰作麽生勘破休坐無爲寂滅床發機須用千鈞力喝一喝拍香几下座

上堂左敲右擊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碗前呼後應風吹日炙自古破砂盆此兩則話會得也師姑原是女人做會不得也說法還須老比丘更有[illegible]囉娘須突出猫兒始得復舉當時俞道婆叅無位眞人話開悟之後凡見僧來便〻云兒兒時佛燈禪師特徃勘驗婆子亦〻云兒兒佛燈〻云爺在什麽處婆便轉身拜露柱師〻云據俞道婆拜露柱雖然無語其聲如雷且道意旨如何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喝一喝下座

費隱禪師語録卷第七終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八

嗣法門人隆琦等編

上堂八

上堂今日放一線道還有問話者請出來相見僧問還許學人棲泊也無師云霜月照寒夜進云恁麼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旭日上高林進云也要和尚委悉師不理驀豎拂子云山門前佛殿後歷歷分明不逼葢覆是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更有是非不到處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遂高聲云還會得麼遂喝一喝下座

上堂師云吾與松江夙有緣徃來施主亦綿延宗乘極則如何指石虎山頭抱子眠諸佛當前難吐氣祖師歷代若爲傳忽然迸出摩醯眼剎海無窮一芥天且道如何是一芥天驀豎拂云露遂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一椎便就是如何師云眉毛領下生進云不假一椎又作麼生師云又作恁麼解進云藕穿池面爲荷葉笋出東家作竹林師云元來乃云知浴已三年說法歲復歲八字俱打開始終無忌諱拈椎豎拂及揚眉問着誰人云不會玄機妙用縱多般七縱八橫任抵對須知佛法本無多不用分皮又分髓不了又去問諸方逐浪隨波終不貴只如今日解制一句又作麼生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喝一喝下座

對靈上堂師登座豎拂子云巳躬下事若何論見性明心是本源透得這些消息子生來死去了無言亡過兩尊人及司理長公先生祖宗積德福蔭子孫壽考終盡解脫無根况司理先生人世天球法門鉢優文章留於上國德政布于蒼生遐邇傳聞緇素仰澤祿位將欲高遷便向中途撒手丈夫事業可無遺憾但出世佛祖大事因緣聖賢妙悟端的在生不曾徹悟似未了了所以今日天樞老居士特請山僧登于此座舉揚法要以資冥樂且佛祖法要如何舉揚豈不見經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驀豎拂云一乘之道聖凡平等貴賤無差直下透脫千殊頓離生死窠臼遂拍香几云雖然如是更須向者裏立大志發大願再來人世廣作舟航示宰官身而說法現大人相而度生羽翼皇綱維持佛種菩提心永刦不磨本來面風光長在只如今日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三泖滔天塵垢淨九峰冲漢道風高復舉當時古德問一官人云官居何位官

人答云是推官古德驀豎拂云還推得者個麽官人
無語然古之推官卽是如今司理同一鼻孔更無有
異只是不會呈一機施一語以通其消息老僧今日
不妨着兩句話以結前案欲得自拈拈便得目前機
境有誰爭喝一喝下座

海鹽元朗陸居士稱壽設合山齋請上堂問話不錄
乃云普同供養衆禪僧必感家門瑞氣增福壽深高
如海嶽管教受用樂騰騰所以種麻得麻栽荳獲荳
源遠自然流長根深必定蒂固此在人天路上感應
論量一毫不差若在當人分中性命之學必須薦取

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然後齊修短一
延促圓明了知不因心念譬喻靜夜鐘聲隨扣擊以
無虧寒潭月影觸波瀾而不散經年彌月逢緣無礙
無礙逢緣與從上佛祖安樂自在無異無別拍香几
云還信得及麽且緣起無生之旨又在什麽處見滿
目山花開似錦徧觀澗水湛如藍喝一喝下座

庵主請上堂僧紫巖出位便喝師云亂統底那裏來
巖云蒼天蒼天師云哭你底爺巖云更寃苦在師云
猶要第二句巖拂坐具歸衆師云恁麽去也乃云海
鹽庵主出關來到此山中扣法雷正值春光三月裏

鷓鴣啼處百花開歷落五峰是甚意洞明心眼莫疑
猜復舉昔日有僧問古德云如何是佛德云花藥欄
據古德等閒一語大似刺腦入膠盆今古一隊訝
郎當漢隨聲逐色不知何時得出脫去良久云斫卻
月中桂清光何處無便下座

順治甲午年季冬師在姑蘇普安院受琴川衆護法
請住本山維摩寺於乙未二月廿四日入院是日紳
衿同大衆光伴受齋不陞座

賓化上座同居士陸明皐周峻卿等請就資福院上
堂上首白槌竟師云還有問話者麽請出來舉似看

居士徐公亮問法無定相遇緣卽宗獅子嚬呻正當
籬邊菊綻象王回顧時逢葉落枝殘和尚未到琴川
已前弟子有一問在和尚處師云昨日路中答汝了
也進云杖挑日月明今古手握乾坤孰敢窺師云又
恁麽來進云金翅鳥王當宇宙個中誰是出頭人師
云與汝三十彥仙陳居士問承古有言及盡去也直
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是否師云山僧自領去進云
自領且置只如和尚遠離祖席駐錫海虞今日陞座
當爲何事師云任汝覷面看進云是則便是爭奈資
福刹竿未肯點頭在師云速退速退叔和顧居士問

資福陞座師不問此去杭城有幾程師云誰人傳此消息來進云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師云開言語乃云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言聖人出世也佛祖門內亦復如是獅子窟中獅子哮吼栴檀林裏栴檀圍遶只如琴川一縣宰官居士善男信女千姓萬家莫不皆知賓化上座于此宗奉三寶以開接待作福者于此齋僧者于此置田者于此放生者于此至于諸方雪竇天童龍池列剎相望諸善知識往來作法喜之遊莫不在此挂錫焉即山僧爲法雲遊到處觀光亦寓于此所謂竿木隨身逢

場作戲法不孤起仗緣唱和既蒙唱和登于此座說個什麼即得莫是說禪說道得麼禪道是所知理障莫是說心說性得麼心性是貼肉布衫莫是說五宗差別諸家異倡得麼建立名言是門庭施設莫是說三藏玄微五教十門得麼教家名相係陳舊葛藤然而既不依如是等說畢竟又如何施設沒絃琴一張無筋水百川彈動天花落洗空佛祖心諸人恁麼會識見日恒新然後以一句作百千萬億句說以百千萬億句攝歸于一句且有說時顯無說底道理無說時含有說底差別所以宋朝蘇東坡居士悟得者個

意旨便說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雖然山僧恁麼舉揚已是漏逗不少却與諸人看破且如今日因緣聚會一句又作麼生道滿目晴空多歷落半塘秋水繞禪林復舉當時西天東印土國王問般若多羅尊者云衆僧皆看經爲什麼尊者不看般若多羅答云貧道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據般若多羅如是酬答且道端的如何良久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是汝大衆還會麼遂喝兩喝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九月望後性空上座同居士陸愛泉等請師到虞山院上堂師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奉爲現前各位宰官并今日齋主普同供養伏願各具圓明正法眼照了世間出世間遂就座上首白槌竟師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還有敲唱同時者麼請出來探水看僧問聲後一句即不問聲前一句是如何師云你來也僧擬議師便喝僧亦喝師云汝又學我問千峰擁衛萬木交參猊座高登未審和尚唱何曲調師云八八六十四進云果然陽春白雪和者應稀師云錯註脚進云十字街頭展手千峰頂上横身爲

復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師云你都没分僧禮拜師云敗也問法不孤起遇緣卽宗法則不問如何是虞山境師云面前好案山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闍黎且立地進云如何是人中境師云依舊恁麽來進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你在那裏安身進云山山皆拱北處處水朝東師云瞎老僧乃云鳥道玄途行到此全提向上見風規英靈忽爾當陽薦萬仞懸崖撒手歸且撒手歸後又作麽生天如是空海如是濶山如是高水如是長所以唐五代時有天台韶國師示衆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然則目前森羅萬象草木叢林動靜施爲見聞覺知從本已來色色仍舊人多不會將爲别有向外馳求以至盲修瞎煉如蒸砂作飯終不成事試將眼前法法頭頭反覆窮究總無元始直下如大圓鏡光明透脫無位眞人覿露顯現便與從來佛祖全提向上直指風規如符合節舉拂子云還信得及麽若也信得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其或未然且待冷灰粒豆爆管教梅蕋放南枝復舉宋時大慧杲禪師上堂舉馬祖三不得話公案時給事馮濟川居士在座聞得便悟云某甲會也大慧問云汝作麽會濟川云恁麽

也不得蘇嚧娑婆訶不恁麽也不得悉唎娑婆訶恁麽不恁麽總不得蘇嚧悉唎娑婆訶大慧遂忍俊不禁乃說偈印證云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然而大慧禪師大開爐冶煆煉賢聖而濟川居士一似立在爐邊拾得一柄金剛王寶劍光天燭地令人膽寒山僧今日忽有人問恁麽也不得是如何山僧便答云且信一半又云不恁麽也不得又如何山僧亦答云低聲低聲又問恁麽不恁麽總不得是如何山僧又答云逢人但恁麽舉且道山僧如此拈提意在於何良久云數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

我向秦遂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鹽城縣永寧寺大機上座費當道鄉紳書請師過本寺授戒于四月八日本縣中尊同各官及衆鄉紳請上堂師陞座拈香畢乃云佛法遍遍一切處一切處遍遍佛法老僧到者裏還有探竿影草者麽若有請出來與老僧相見衆不出乃云旣無自拈自舉去也復云佛佛授手祖祖相傳西天七四東土三二自曹溪鑒傳南嶽讓讓傳馬祖一一傳百丈海海傳黃檗運運傳臨濟玄玄傳興化獎乃至首山念念傳汾陽昭昭傳石霜圓圓傳楊岐會會傳白雲端端傳五祖

演演傳圓悟勤雲祈繼起奕葉相承及六十七世傳到先師上密下雲老和尚于人天衆前傳與山僧且道傳底是甚麽意旨豈不見釋迦老子最初便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自後諸祖迭興雖有玄機妙用棒喝交馳語言敲磕七縱八橫莫非顯發無相心印正法眼藏以致人天集會四衆皈依開豁見聞明心見性以了生死且性又作麽生見就當人分上返而觀之心不自心性不自性脫體全彰圓同寶鏡若官若貴若男若女卽向者裏開悟得去透脫將來便與西天諸老古錐東土一

切尊宿心心相契念念不異如水投水似金傅金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乃至動徧動震徧震湧徧湧擊徧擊以見至眞之道浩然大均雖然如是更須曉得如人滿口含霜更不說霜之一字還信得及麽無影優曇香世界不雲雨露自芬芳復舉當時宋朝蘇東坡參佛印禪師印云此間無坐處坡曰借和尚四大爲禪牀印云今有一問若答得卽如所請若答不得留此玉帶以鎭山門東坡卽解帶置几上印云老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向甚麽處坐東坡擬議印卽呼侍者云收取玉帶然而東坡答得甚奇佛印問得更妙

但惜東坡末後欠一轉語輸却玉帶以成話柄若是老僧當時做東坡見佛印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便云和尚這一問從何處發來印若擬議便云不勞再勘東坡若下得者兩轉語不惟免輸玉帶一時亦見話圓何爲如此擔荷如來正法眼等閒勿落箭鋒機卓拄杖下座

比丘尼實相等爲師預慶請上堂師陞座云向上底事如何舉揚括得眼睛失却鼻梁南嶺起雲北山雨倒騎玉象到他方折得一枝無影樹須彌倒卓隱天光是汝諸人還覺眼前暗麽雖然如是巴甚郎當復

舉宋時大慧杲禪師問尼妙總云南泉不出方丈莊上喫油糍意旨如何總云和尚放某甲過有個道處大慧云我放汝過作麽生道總云某甲亦放和尚過大慧云爭奈古人公案何妙總喝一喝便出據者尼妙總竊得佛祖巴鼻便向人天衆前播弄爪牙將南泉所喫油糍拋來擲去光耀千古外揚家醜當年事賣弄家風也大奇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順治丙申年四月日師在淮安鹽城縣永寧寺受蘇州府長吳兩縣諸護法紳衿沈世奕陸文衡何謙貞顧予咸范周沈荃姚宗典張封周茂蘭等請就堯峰

山興福院開堂於九月初一日入院至
山門云菩提路直解脫門開瑞鳳祥麟一任往來今日不須更彈指幾重殿閣可徘徊以拄杖卓一卓便進至
佛殿云過去釋迦佛不前未來彌勒尊不後不後不前其道綿延山僧與於其間又作麼生旃檀林裏香風發錦上添花三五層至
方丈云披衆和衣任法忍地手眼沒多般弘揚佛祖意珠回玉轉見玄機有意氣時增意氣還有麼衆默然復云且喜木吞鈎餌遂據坐

當日沈府設齋請上堂師至座前拈請疏云此是那中衆紳衿護法以文章三昧闡揚第一義天敦請山僧到此王弘法化可謂公驗分明隱藏不得現前大衆欲要相聞須向當堂朗讀一徧宣疏畢以拄杖指法座云獅子法座深廣奚量賢聖既登我亦頻上擲拋自古栗棘蓬領畧全憑衆龍象便登拈香云者一瓣香天地之根萬物之源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施以仁布以德萬姓樂唐虞之世風以時雨以時八方享太平之年者一瓣香四海育秀五嶽鍾靈爇向爐中奉爲

滿朝文武天下官僚蘇州　撫臺洎及本道本府本縣諸位高官普同供養伏願等閒伸出絲綸手撥轉禪宗正法輪者一瓣香巖廊柱石法苑金湯爇向爐中奉爲合郡鄉紳本山護法遠近檀那普同供養伏願法門廣大心城護名位福基世世昌者一瓣香火就燥水就濕同聲唱和何分彼此爇向爐中奉爲鄰封耆宿本寺禪德普同供養伏願拈花微笑當年事誓願維持此日心者一瓣香人天普見遐邇共聞次第九回拈出爇向爐中專爲傳曹溪正脉三十四世天童本師上密下雲悟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歛

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問如金聲玉振荅亦如玉振金聲須是超方作者纔能如是還有麼請出來酬對看瑞光法侄孫中興和尚出問建法幢立宗旨巳知和尚處處金聲玉振且今日風行草偃水到渠成一句又如何見示師云天上有星皆拱北進云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又是阿誰師云誰能當此意進云如是則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老僧不敢輿禮拜退問人境兩忘太白一燈朗耀主賓合轍堯峰萬物維新扶起沙盆且止登堂祝聖事如何師云只把堯峰作壽峰進

〻云只如護法苦心將何酬荅師〻云一炷清香祝天祿
進〻云恁麽則歡天動地千古敷揚去也師〻云有感必
應問到處振曹溪宗旨隨方闡臨濟家風九坐大道
場今朝臨興福龍象奔于座下當陽一句請師道師
〻云杲日天下照進〻云人天不謬殷勤請法雨慈雲徧
九垓師〻云又作恁麽會進〻云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
步處絕狐蹤師〻云未許妄承當進〻云學人禮拜師〻云
老僧何曾受問雲來千嶂麗水到百江平今日龍象
交叅正當者個時節和尚如何指示師〻云流布早也
進〻云頂門有眼超群象又作麽生師〻云未是你底境

界僧便喝師〻云亂統禪和進〻云千木隨身逢場作戲
師〻云信汝一半問海天浩渺法界無邊昨泛慈航今
登寶座請問和尚說何法要師〻云六四是八八進〻云
法雷振起雲霞合選佛場開花雨飛師〻云又恁麽去
進〻云數十峰巒皆拜下四維上下豈能齊師〻云不勞
如是僧〻云恁麽則無處不流芳師〻云且謾謾乃〻云堯
峰山上紫雲飛昔日堯君到此歸堯德彌施千萬世
普天匝地永光輝山僧到此亦賴範圍靑松作蓋流
水成溪湖光奪目山色可依梵刹亦大僧衆和怡有
時唱無生曲憑諸衲子唱和或時指第一義聽其達

者拈提況吳門重地賢俊更奇緇素相逢多諸白眉
識山僧于驪黃之外撑水乳非異類可期所以建法
幢立宗旨須遇恁麽人方提恁麽事不是恁麽人不
提恁麽事而今恁麽事既提也則挑金燈于幽室施
白棒于當機佛祖正脉於是流衍先師法道在此傳
持契機契理如箭中的脫妙離玄似蓮出泥然後轉
鐵牛機于無影樹下展龜毛拂于有相光時將謂超
凡越聖誰知空花暗抽一枝更擬迴途復妙須識語
微亦涉支離內外中間覓總無黑馬生出白銀蹄且
大功不宰一句作麽生道淸秋一片三吳月照見小

千及大千復舉當時靑原思和尚問石頭遷禪師〻云
汝從什麽處來遷〻云曹溪來思和尚乃拈拂〻云曹溪
還有者個麽遷〻云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思〻云汝莫到
西天麽遷〻云若到即有也思〻云未在更道遷〻云和尚
也須道取一半不得全靠某甲思〻云不辭向汝道恐
已後無人承當據兩尊宿激揚個事極是直截痛快
直至而今如何是轉機接物底事七十二峰高插漢
太湖無蓋古今揚上首白椎〻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 謝辭不錄
立大小執事上堂僧問獅座復登龍象整齊內外雍

肅請師法令師云與汝三十棒進云一句分明益萬象總教內外盡安寧師云蘇嚧蘇嚧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節文落在甚麼處進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師恩師云自肯始得問古人道獨掌不浪鳴兩掌鳴摑摑又云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兩邊不着請和尚道師云不妨左看右看進云如是則爍明燈于暗室羅英俊于吳門師云去就自作進云某甲知恩有地師云有甚麼交涉問龍象既聚選佛重開師子兒來如何交接師云交進云千峰頂上安宮殿大地山河一掌中師云顛倒作麼僧喝師云太鼓粥飯進云一句逈超從此出當陽杲日印長空師云轉不相當僧歸位問賓主交參合談何事師云鉢囉娘進云一句分明今古外大千沙界絕支離師云未解語脉在進云卓卓然彌古彌今寂寂爾非聲非色師云且勿說道理僧一喝師云學來底問正令當行請師直指師便打進云還是拋芥投針還是兩彩一賽師云了沒交涉乃云大道虛玄之平者也驀會其源水銀無假提綱挈領空中走馬語言應對切勿矯詐流通正法眼何日得休罷左輔右弼懶安普化必恭必敬可知禮也共把無腔一鐵

笛吹出雲光布天下喝一喝下座

師到瑞光寺法侄孫中興和尚請上堂中公出問荒林蕭寺古殿頹垣得蒙和尚高陞寶座致令緇素一時雲臻既開鑿人天眼目提持向上法門未審向上之上更有最向上者麼師云火裏蝍蟟啣月走進云昨蒙慈旨云佛照杲向佛殿裏忘却香盒又未知與今日考鐘伐鼓豎拂拈槌時還是同是別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此一句如栗棘蓬金剛圈相似要諸人向者裏吞不得處要吞透不得處要透師云吞跳何礙進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師云不妨得汝證明笠雲法侄孫問高提祖印四衆雲臻請老和尚慈悲指點師云眉分八字進云現前有眼者見有耳者聞師云汝自分曉始得進云寶塔光騰齊唱采現前一衆報師恩便禮拜師云露柱呵呵乃云教外別傳直指之道人人本有個個不無且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只要具莫大之正信便乃完全而自得君王得之端拱無為天下太平大臣得之與忠與孝父母得之居嚴秉慈子孫得之行孝行順諸佛菩薩得之三德圓明四無量心聲聞緣覺得之修禪入定期出三界衲僧得之續佛慧命接物利生故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

立只要歸宗識旨更勿節外生枝則本有風光隨時透脫在此無此在彼無彼旣無彼無此則西來端的大意當陽顯露更無遮曲所以古之人立門庭建綱宗只欲後人契其大同有以七事隨身顯發向上有以三句提持的旨有以五位君臣回互當頭有以九十七種圓相披歷意義有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玄會圓宗譬如虛空不拒萬象亦如大海普納百川無法不爾無心不然只如驗在當前一句又作麼生道四瑞騰空今古著三吳法道藉斯興復舉當時三聖然禪師問雪峰存和尚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雪

峰〻云待出網來向汝道聖〻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〻云老僧住持事繁據兩古宿一激一揚一挨一撥有照有用有收有放若非久參禪士莫能知其下落中公侄孫久荷斯道必諳其意又請老僧登于此座舉揚一番以見法門有人若有僧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老僧但荅〻云烹取虛空髓若進〻云老老大大話頭也不識但荅〻云客由王裁復〻云今日因緣也大奇提持向上要人知卓拄杖下座

金府大房夫人陶氏率男秉楠秉樸追薦本夫長源翁設齋請上堂僧問微雨乍收永日淚淡雲靉靆昔時愁愁淚欲收親欲度無生〻一句請師酬師〻云潮去還歸海進〻云如是則涅槃城裏翻身轉直踏毘盧頂上行師〻云月落不離天進〻云祖調金鼎當朝貴父入無生出世奇師〻云不勞你讚歎進〻云不是當筵多衲贊從來好事大家知師〻云瞞昧你不得問拈提向上宗乘獨露正法眼藏薦修一句未陞座以前布施了也即今陞座後合談何事師〻云九九八十一進〻云一重烟水一重山一任從人罷往還師〻云你腳下一句作麼生道進〻云踏翻雲水路何處不風流師〻云未信你在僧以坐具拂一拂〻云爭奈者個何師乃呵呵問

石霜全施妙用奪裴休玉笏于言前金山把住要津解東坡玉帶于句下今朝檀越臨筵和尚以何接待師〻云吒吒沙沙歷歷落落進〻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〻云無眼人聽始得進〻云碧玉盤中珠宛轉琉璃殿上月徘徊師〻云大似曾歷門庭來進〻云相逢話盡壺中事重把仙書仔細看師〻云肯細細註腳進〻云道甚麼師〻云裝憨作麼僧一喝師〻云信你有者一喝僧拂袖歸位問吾道一以貫之孔氏玄談已悉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老聃奧義全彰只如我佛世尊第一義諦如何闡揚師〻云裂破舌頭進〻云即今長源護法

在兜率天宮聞聲賛言善哉善哉和尚大慈慜故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還肯不肯師〻云待汝裂破舌頭向你道進〻云恁麼則代護法禮拜師〻云居士說多謝問寒風颼颼吹人面玉露盈盈潤客衣自覩明星歸去後直至如今更不疑作麼生是不疑一句師〻云腦後看進〻云作麼生是有疑一句師〻云瞎却你眼進〻云疑與不疑蒙師指臨機一着事如何師拈棒便打進〻云棒頭懸杲日爍破正中天師〻云撈天摸地進〻云家家明月穿窓牖處處霜凝徹骨寒師〻云太絡索問棒喝交叅俱是遊戲三昧不着色相一句作麼生道師〻云

遊戲進〻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許多大衆集立和尚如何登座師〻云山如是高水如是平進〻云和尚者一句還是答在大衆分上和尚分上師〻云有人證明進〻云當初只道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師〻云且喜汝招款進〻云和尚只得放過一着師〻云汝只得如此問生死元無定據卽今金檀越在甚麼處師〻云無眼人能見進〻云脫體無依向甚麼處出沒師〻云好個消息進〻云識得個中端的意十方世界現全身師〻云如何是個中意僧喝師〻云者一喝落在甚麼處進〻云證明不妨師〻云證明你鼓粥飯氣乃〻云生從何來突出難辨死從何去逼塞虛空生本無生兩重公案死本無死公案兩重故古人〻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遂以拄杖卓一卓〻云已故長源翁覺靈就向者裏透脫分曉便知本命元辰落處既知本命元辰落處自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個風光無限普人問天上任安閒更有溈山禪師〻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癩馬繫枯樁長年塞斷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者兩則語在會衲僧不妨耳水復舉當時龐居士問靈照女〻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汝作麼會靈照〻云老老大大

作恁麼語話龐居士〻云在汝分上又作麼生靈照女〻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龐居士乃大笑然龐居士大笑乃笑中有刀據靈照女既能奪機又能明機奪機也一法不存明機也流通正眼于當機能奪能縱能照能用能收能放可謂法門中當家種草今日金大夫人若問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山僧但答〻云今日大衆謝齋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一任叅取乃卓拄杖下座

請兩首座秉拂上堂僧問踢脫千差融通大道如何是大道師〻云一旦晴空古到今進〻云雲從龍風從虎

師云汝且立在兩邊僧喝師云汝氣急作麼問擊金鐘鳴法鼓第一義諦早已舉揚更說個甚麼師云汝累我進云也是落三落四師云是誰之過僧喝師云亂統僧又云落之七八九師云齷齪問尭峰摩漢秋天廻果熟香飄事若何師云秋風多帶殺僧云自知時節去也師云秋露愈加寒僧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師云弄光影漢僧云今古分明存不易一輪紅日歷當空師云猶不了事乃云龍華宗賓福廣久展化機有聲望肯到此間提折鐺傾湫倒嶽誰能算騰踏楊岐三脚驢一任獅猊共稱賞擬將扣擊鐵門

關不妨用取遼天杖喝一喝下座

苕溪理學孝廉嚴居士至山師上堂僧競出問話師云今日有不露頭角者在不答話一僧云某甲今日失利師云且喜自道乃云三求嚴居士平素聞名不曾會面昨日晦名易服而來光訪禪道于語言應接之間多見機教相扣水乳相合可謂湖海有知音雖遠亦覿面且作麼生說個知音底意信口談來無個事句投心竅喜恒新復舉當時駙馬李遵勗居士在谷隱禪師會裏聞答崔趙公問徑山出家公案忽然大悟便作偈云學道須是鐵漢着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大小李遵勗是個性燥漢一脚踏到底不見有淺深為法門丈夫千古誰能媲美只如嚴居士今日在此又如何相為世出世間俱養晦樵夫牧豎聖人心擊拂子下座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八終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九

嗣法門人隆琦等編

上堂九

開爐結制居士徐敏吾祈壽同黃敬愚蘇千九設齋請上堂問爐鞴宏開七尺烏藤點鐵成金法幢肇建一枝白拂轉凡成聖如何是直指向上一路師云者是順硃填墨來進云既是吞盡十方因甚寸草不納師云爲甚不領前話進云若然者人人頂顊上放大寶光個個脚跟下縱横十字師云料掉沒交涉進云土宿夜遊南瞻部泥牛脚下火星飛師云嚃唎吵進云鐵花生碓嘴遍界發馨香師云轉遠了也進云謝師答話師云救得差一半問衲僧家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因甚今日又畫地爲牢師云是你帶累進云設有不甘衲子掀倒禪牀喝散大衆又如何師云老僧不曾登座僧喝師云亂喝作麽進云曾踏上頭關棙子休將鸞鳳作烏雞師云不要詐明頭問號令人天須是作家宗匠王張法席唯憑本色高人從上宗乘即不問臨機一句事如何師打云金剛手裏掀天棒進云即今一棒與臨濟是同是别師云你試卜度看僧便喝師云連棒打退始得進云等閒一句無私語千古傳聞似怒雷師云低聲低聲問堯峰孤迥八面風光四衆雲臻師登寶座靈山一會何似今日如何是今日事師云描畫不成進云紅爐煅出無多子一輪明月掌握中師云又落筆墨來進云也要和尚證明師云眛却當機一着進云玉兎挨開碧海門拂袖歸位師云太不領話問轉天關盡在舌尖定當廻地軸全憑掌上分明去此二途和尚如何接人師云老僧無舌又無手進云一言超影象不墮古人風師云猶有舌頭在僧喝師云那裏學來進云恁麽則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師云是你眼花進云某甲禮拜去師云老僧全不受問拈起也龍吟虎嘯放下也月白風清不拈不放如何施設師云須彌山進云恁麽則孤峰絶頂垂綸坐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被你詿脚進云臨機一句縱奪得妙師便打僧無語師云墮也墮也僧云破也破也師云自招其禍問飄飄葉落樹頭空昔日今朝事不同唯有山中榔栗子頂天立地振家風者箇且止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無鹽又無米進云恁麽則威音那畔登猊座獅子逍遥直入時師云那有閒氣力進云有意氣時增意氣師云老僧忍饑不暇問凡聖交参即不問霜風拂

面意如何師云寒進云如是則人人頂天立地也師云與你没交涉進云雲開見日獨耀乾坤師云白雲迷却乃云狸奴白牯結同叅泥揑金剛肯指南驀會其中端的意無心碗子笑瞿曇於是了知百千三昧無量妙義未是平等性智三千大千世界及無量無邊香水海亦非圓覺伽藍蓋三千大千猶屬事障無量妙義亦係理障事障理障並遣人空法空頓除翻身格外手眼多姝等閒拈一莖草便是佛祖鉗鎚信手畫一圓相亦為大開爐鞴從教人天于此鍛鍊龍象在此鉗鎚身心透脫任運無為且作麼生鉗鎚又如何鍛鍊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奪人不奪境也覿體承當須喫棒奪境不奪人也造到玄妙俱將下人境兩俱奪纖悉不存人境俱不奪天下太平受得者沓毒手則披三種衣居三服國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南山舉足北山行纔見得臨濟宗風自來迥別堯峰手眼亦是不差正當恁麼時迥脫羅籠一句作麼生道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復云居士欲齋一藏僧敬來此會禮金仙更祈壽筭多彌衍願與須彌軸比肩乃高聲云大衆與他證明始得乃卓拄杖下座

常熟鄉紳喜賡王居士到山師上堂僧問打鳳羅龍敲骨取髓即不無今日事作麼生師云無星秤子稱不起進云承言者喪滞句者迷如何是不借借師云不妨超超進云恁麼又爭得師云誰是其人進云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師云汝猶賣弄僧喝一喝禮拜師云䫻問山深路僻車馬應稀居士得得到山未審有何垂示師云絃音一曲向人彈進云昔時王常侍今日王喜翁是同是別師云汝辨別看進云王常侍云者一堂僧又不看經又不習禪還成褫伊還不成褫伊師云一字不着畫進云只如臨濟云總教伊成佛去又作麼生師云亦好三十棒進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是承當不是承當師云問取闍黎進云佛教儒宗一肩擔荷師云阿師莫踏兩頭船有僧出衆竪拳云不得喚作拳頭畢竟喚作什麼師云露進云萬象恒談無晝夜靈山一會古今傳師云曲安註脚乃云正心君子樂道宰官長慕西來大意立志欲透禪關老僧在于虞山駐錫常來聚首物外盤桓而今既應堯峰之席亦來垂顧不懼時寒如天降瑞一寺同歡更須曉得老僧與王居士會心在乎

物表符契貴其默叅所以今日更無機用語言正是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記得春間在虞山言其萬物從四象生四象從兩儀生兩儀從太極生太極從無極生只如無極從何處生喜翁居士答云到者裏却不會老僧將居士手臂一捏云向者裏薦取居士彼時亦唯唯而去今日人天衆前輒爲舉似去也便下座

沈府太夫人設齋請上堂僧五始問昔日德山托鉢下法堂雪峰云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此意如何師云一任傍觀進云德山老漢低頭歸方丈

又作麼生師云壁立萬仞進云只如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恁麼道還是肯語不肯語師云家富小兒嬌進云巖頭密啓其意未審密啓箇甚麼意師云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進云至來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那裏見他不同處師云欛柄在他手進云巖頭道雖然也只得三年活向甚麼處定當師云且信一半進云德山果三年而逝與巖頭前話相去多少師云赤眼偶遇火柴頭進云若無舉咢扳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師云在汝自念干他甚麼事進云只如堯峰今日缺供大衆持鉢出山與德山持鉢相去多少師云一朶兩賽進云恁麼則古今無異轍也師云任汝合將來進云知音不在頻頻舉作者須知暗裏驚師云老僧耳聾僧云且放過一着師便喝乃云此道無窮際如何契得全心空了何法寂爾一長天分明一念不涉其年山上鯉魚啣月走不勞野老更安筌檀信設齋奚樣福火裏花開朶朶蓮遂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云突出難辨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師云看破了也即今老和尚獨踞猊座龍象如雲未審衆中更有阿誰解笑師云獨汝不

唧嚕進云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師云強出頭來堪作什麼僧云難瞞作者師云不知掩彩問金果乍香群鳥集氷壺發燄幾人知師云汝還信得及麼進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師云誰許你賣弄問淨倮倮赤洒洒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師云正好打進云盡大地是荊棘林透過此關能有幾人師云獨汝過不得乃云有問有答撩鈎搭索無問無答塡溝塞壑援引機緣竈邊木杓施棒用喝秦時𨍏轢總不恁麼來多苦少樂更不恁麼去千差萬錯無面目人開眼笑沒隙太虛飛一鑿遂拋拄杖

云看看復舉昔日世尊勅阿難々云食時將至汝應入
城持鉢去阿難應諾世尊々云汝既持鉢當依過去七
佛儀式阿難々云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
應諾世尊々云持鉢去據世尊向急忙中抉箇眼目要
人諦信衣鉢有源不致世諦流布可謂恩大難酬爭
如尭峰寺中諸位上座托鉢入城駕一舟航時大兵
往來被衙役封鎖不能挽回幸得　撫臺道尊及府
縣諸位官長各批文發回可謂一鉢含藏天地寬龍
天陰助送將還衲僧應有超方句七佛機玄亦透關
雖肰據欵結案亦須信得托鉢功高不是等閒合寺

大衆更當信取始得便下座
初一日武林屺龍菴性肰禪德請上堂僧問若論佛
法自有時節因緣如何是時節師々云胡地冬抽笋進
云滴水滴凍去也師々云節外又生枝乃々云日日日是
好日大道縱横明歷歷于此透過頂門關鐵肰說法
不干舌碗子撲落地拈來却是碟且道意旨如何笑
殺東村王打鐵便下座
脫塵上座領松江居士周本源王君英等請上堂師
陞座々云雲從龍風從虎意旨如何若答得相當老僧
上堂已畢其或不肰老僧自拈也雲從龍風從虎箇

箇有心向上路尭峰寺裏覿面提眼不聾今耳不聾
驀爾翻身格外行方信禾山解打鼓聲光落落見端
倪博地凡夫成佛祖復舉當時龐居士問馬大師々云
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馬祖直上覷龐居士々云一
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馬祖直下覷龐居士便禮拜
馬祖乃歸方丈龐居士々云適來弄巧成拙據馬大師
直上覷而又直下覷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龐居
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可謂外揚家醜檢點
將來二俱失利今日忽有人問老僧々云不昧本來人
請師高着眼老僧但答々云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

出飛禽跡此語有兩負門若檢點得出不妨伶俐卓
拄杖云去罷歸方丈有僧問話師打侍者云他說什
麼其僧猶進語侍者亦打僧師々云喫酒索錢
臘八卓肰上座領惟友王居士請上堂僧問風雲際
會龍象交參即不問如何是昭昭靈靈邊事師々云觸
着磕着進々云如何是夢中主師々云老僧不曾睡進云
無夢無想主人公畢竟作麼生師々云老僧不識進云
只如桄子墮地與覩明星相去幾何師々云盞子撲落
地碟子成七片進々云恁麼則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
名爲報佛恩師々云與你分上無交涉□□□要大衆

證明始得師乃云悟道釋迦去不囘叢林歲歲食香糜咸言多少奇特處誰識奇中更有奇只如釋迦未出世時未到雪山時未覩明星時以至明星未出現時者一着子落在什麽處遂以拄杖卓一卓云若向者裏見得徹透得明則人人指天指地箇箇點胸點肋譬如壯士不借他力獅子遊行不求伴侶所以道釋迦未降生達磨未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如是則釋迦覩星悟道已落第二頭後來拈花示衆亦落第三首乃至施設教綱撈攞人天大段多種周遮故昔日米和尚問仰山禪師云今時人還假悟否仰云悟則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據仰山可謂焦磚打着連底凍直截提持更無委曲雖肰如是老僧亦合喫空王一棒何故聻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便下座

台宗乾三法師俗姓管到寺相訪師上堂僧問把斷四時節令收囘刧外春風即不問以手策眉毛云且道者箇喚作什麽字師云一任領下生僧又將脚畫圓相自立其中云者箇是什麽義師云自已塗却了也進云有一人氣吞佛祖眼蓋乾坤到來且安在何處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僧舉坐具云坐具空中吼千峯盡點頭師云死活也不知進云觀音屋聽無生法湖水呵呵笑不休師云從新露布乃云海內聞名數十年未曾覿面共談禪今朝來到堯峯寺議論風生亦透天肰而教中玄妙理致科目各相猶如人家廳堂柱礎門庭戶牖歷肰不紊自成家法但突出頭地一句作麽生道翻身擲過太虛外一任眉毛領下生喝一喝便下座

無傾張居士爲尊夫人五十歲壽設齋請上堂僧問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翠巖與石霜前後一樣語得失在什麽處師云何妨移星換斗進云莫是言中有響句裏無私麽師云汝檢點他不着進云今日有人問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又作麽生師舉拂云一拂三千界乃云人生乃何始歲歲見生朝青春五十載瑞氣發靈苗菩提心弗昧般若智彌昭受用莫大風光世法佛法逍遙龜齡鶴算止屬外篇松壽柏年亦非內紹且如何是莫大風光但看堯峯峯頂月清光何處不通宵復舉當時有僧問古德云如何是佛古德答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古德云一翳在目空花亂墜據古德答語放去較危收來太速一時機語不勝徑庭老僧今日亦有一偈舉似大衆即心

是佛人人具箇箇應須紹佛燈信得靈山曾受囑塵
勞之內入無生還信得及麼遂卓拄杖下座
元旦知浴慈光上座領平湖善護菴一音菴主請上
堂師陞座拈香祝
聖畢乃云昨夜火盆竹爆開簇新日月碧天來蒼生
仰望無窮意五穀豐登大快哉更語年頭新佛法燈
籠露柱共徘徊驀拈拄杖云拄杖子踍跳三千大千
世界直得觀音起舞彌勒翻身龍女獻珠善財合掌
拄杖子且云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復舉當時僧
問九峰虔禪師云祖祖相傳復傳何事九峰云釋迦

慳迦葉富僧云如何是釋迦慳峰云無物與人僧云
如何是迦葉富峰云國內孟嘗君僧云畢竟相傳底
事作麼生峰云百歲老人分夜燈據九峰一語之下
明緇素一語之下定差別一語之下啓道脉若論祖
祖相傳底事分明未在今日若有人問山僧云如何
是祖祖相傳底事山僧但答云天下太平萬民樂業
若云恁麼答話未夢見在山僧便與一棒云不妨疑
着遂下座
爾服同潤月二上座領嘉定居士陸君留張雲臺等
請上堂僧問麟栖鳳舞現千年之瑞氣大人相現作

萬古之津梁如何是大人相師云一拳拳倒黃鶴樓
進云銀山透玉笋鐵壁長新蓮是如來受用是維摩
受用師云一踢踢翻鸚鵡洲進云沒絃琴奏須彌舞
大闡洪音滿帝都師云是何言歟進云赤條條地空
三界縱橫無處不稱尊師云未是放身處僧以手點
空云當軒指出春風面為瑞為祥遍界春師云轉轉
錯看問昔日韓文公叅大顛和尚云弟子軍州事繁
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顛良久意旨如何師云放憨
進云三平侍者在傍敲禪牀三下顛云作麼平云先
以定動後以智拔意旨如何師云私通車馬進云韓

文公云和尚門庭高聳弟子在侍者邊得箇消息且
道他得箇甚麼消息師云窺覰許他進云只如老和
尚門庭高聳衆居士得得到山且道在那裏得箇消
息師云看棒落處問把住則乾坤失色放行則瓦礫
生光正恁麼時把住即是放行即是師云綾進云水
窮山盡處風起月明時師云雨下堦前濕進云坐斷
千差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師云風來樹有聲僧
喝師云顢頇乃云嘉定縣是老僧舊遊之地合城善
友與老僧夙有因緣道契老僧繼席天童亦曾天童
設齋在徑山開法亦到徑山獻供於福嚴興造亦曾

費助而今在此堯峰建立法幢亦復如是更請老僧上堂爲人說法可謂財法二施等無差別且法又作麽生說祖師門下只有明心見性成佛作祖之法門只如心又作麽生明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性又作麽生見性無形段性非色相性無邊表如大圓寶鏡非內非外佛祖與博地凡夫一體凡夫亦與佛祖無異非勝非劣非得非失古人要人有箇入路別提持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麽蓋心有分別故佛有知覺故物有對待故三者透脫得去則當陽披露直下顯揚現前若有

英靈衲子俊俏禪和出來云者老漢說心說性成得甚麽邊事老僧更說一偈略爲鞭影硬如綿帛軟如鐵等閒咬着見重牙頂門忽具摩醯眼不動脚跟駕白車還會得麽便下座

解制知浴慈光上座領法淨菴主請上堂僧問和尚陞座鐘鼓齊鳴若聞聲卽着有句若不聞卽着無句去此二途請道師云瞎進云忽有無耳人還聞聲否師云汝不是無耳進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始得知師云元來問當陽一着衆眼難瞞末後一機千聖端的拈却兩頭中間不立如何進步一竿頭師云踏翻船子進云樞輪轉處難廻互又作麽生師云如何是你樞輪進云無根兮得活離地兮不到師云照顧眉鬚問庭前殘雪已消盡門外春風撲面來會得箇中消息子當陽一句在其中如何是其中意師云舌頭在口如何是當陽句師云八面玲瓏進云意句已蒙師指示主賓分袂又如何師云闍黎自闍黎老僧自老僧進云可謂獅子座前獅子子爪牙未露已翻身師云沒你分進云明知肯許潛龍意免向灘頭借水波師云且喜埋沒問解開布袋放群獅踏遍溪山得自由如何是得自由句師云緊俏草鞋進云

長笑一聲天地窄崢嶸牙爪露人前師云未得自在僧拂坐具云到處得縱橫師云羞不識問際會風雲卽不問超方獨步事如何師云快走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別人道過進云爭奈學人何師云救不得乃云結制也踞虎頭解制也收虎尾不解不結第一句下明宗旨宗旨既明也南天台北五臺去底去來底來中途遇着別寶波斯驀指衣下神珠照天燭地不受塵埋老僧不動脚跟眼覷宇宙一似厓柴拄杖肩挑千嶂月從教四海動風雷復舉臨濟祖師云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

人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二人那箇合受人天供養據臨濟祖師心跨兩頭遽成二見非特不能受人天供養卽時中滴水也消受不得老僧者裏所見不同若在途中超宗與目若在家裏透脫自在其或回頭轉腦不免墮坑落塹且道意旨如何雜花林裏過一葉不沾身卓拄杖下座

順治丁酉春師在堯峰衆護法請師再住福巖寺於立夏後三日入院卽日居士黃耳鉉蔡辰生鍾玉音設齋請上堂師登座拈香畢乃云宗乘廣大法門須是大力量人徹底承當若承當得也則堪共建此大

法幢立大宗旨與諸人天開大眼目明正知見然後信知儒釋不二凡聖無差靈光透脫機用宏大不孤靈山受囑堪爲禪宗種草只如今日重振規模一句又作麽生道昔日殿樓應托起家珍運出莫遲疑下座

居士曹樂山徐受泉王慕塘請上堂師陞座舉拂子云如何是西來意桑青麥又黃若向者裏薦取則祖道芬芳其或未然則世諦流布所以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折旋俯仰無非是刧外風光行住坐卧不離心性本源衣下神珠常顯煥靡

醯正眼廓遍沙復舉昔日僧問雲門文偃祖師云如何是和尚家風偃祖答云有讀書人來報今日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福巖家風但答云且喜鍾解元來遊法社（是日鍾翁到會）更述一偈以見大意金榜題名最上頭香風吹起到天遊佛燈多賴玉人撥照耀乾坤永不休便下座

請上堂僧問福巖勝地重增氣萬象森羅盡發輝古佛再來與舊剎尋常顯現玉麒麟如何是玉麒麟師云不許描畫進云恁麽則騰空自在遍界全彰師云汝覷他脚跟不着乃云佛祖之道具在博地凡夫其

猶明珠在於濁水是水皆清亦如寶鏡架於長空無物不照卽染有無累之功卽聖有涉凡之德故僧問歸宗禪師云如何是佛禪師答云卽汝便是又僧問法眼如何是學人自己眼答云丙丁童子來求火若向此兩轉語分曉諦當則在凡不減處聖靡增直下脫塵離念亦見隨流合妙只如凡聖同根一句作麽生道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復舉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麽山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山曰老僧看他有分曰和尚看他時如何山曰老僧看他時則不見有病據洞山以病與自

巳分作兩箇未免令人檢點今陸居士既然有病當了其即病非病則主人公時時現前便與古人把手共行灑灑落落快快活活更無疑矣再說一偈表明其意即病非病天地廣非病即病乾坤濶能向兩般俱透過五欲塵勞成解脫乃卓拄杖下座

雲間茂生張居士請上堂師登座云栗棘蓬與金剛圈阿誰跳兮阿誰吞唯有英靈奇特子橫三豎四自超方拄杖擊碎虛空髓出言吐語響瑯瑯居士欲知西祖意亦須格外肯承當所謂見義勇為見賢思齊最上懸崖能撒手西江吸盡杳無痕寄語茂生諸居

士等開莫蹉好時光即下座

孝廉徐昌治同治喪孝子升貞等請為亡過光祿寺型唐翁對靈小叅師陞座云夫道也非遠非近無方無所惟博厚君子識見精明休心體合日用尋常多見自得型翁老居士與山僧一門三代相契每相逢聚首之時多談此道以知深契無修無證非得非失之大本宗源古賢所謂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今年正值九袠大誕之時山僧不遠數百里特來祝慶不意先臥病在牀連綿半箇餘月雖有苦痛之狀然亦不曾向外馳求以見盡道之意於前晚四

皷時候忽啓手足倏爾長往可謂死生同一際去來亦一時死生既同一際則死猶生去來既共一時則去亦猶來且道型翁即今在什麼處欲識先生真面目清風明月樂徘徊

順治丁酉仲夏師在福嚴寺徑山僧同衆護法請師再住徑山與聖萬壽禪寺即日設齋請陞座僧問語溪法令正初行野水鯨波杖底生坐看魚龍競變化詎知雙徑又重迎正恁麼時如何是不負來機一句師云隨處起清風進云來機既赴祖庭生色如何是開鑿人天一句師云與汝頂門一錐進云如是則學

人不動脚跟深沾法乳了也師云自納敗闕乃云有往必有復有去必有來此是世間尋常之理山僧昔年於徑山開法四載山門庶務悉有頭緒曾修五燈嚴統一書因諸方有異同之見乃風吹出山迄今又覺三載矣茲蒙　撫臺陳大檀越批文准合寺衆僧及各護法鄉紳重復修其書啓敦請山僧依舊到彼弘揚法化此雖轉折之事其實亦為美舉合山境物多賴光新　撫臺功德高大如天博厚似地朝持暮誦無能報其萬一唯祝官星長耀祿位彌堅佛光有靈必不虛照但山僧望七之年精神不逮常任事業

不敢承領一切執務山塲庶務仍憑監院及衆耆舊掌管山僧雖肰允其再請歸山唯一心一意與十方衲子主盟斯道以圓昔日舊時公案除此之外更無他志况此福巖寺基業亦大不能穉手諺云有頭必定有尾有始豈復無終在寺衲僧凡發心出力相助者切勿懈怠只如有感必應一句又作麼生道幸得天臺垂雨露山川草木盡敷榮復舉宋時有胡文定公曾叅上封秀禪師契悟之後作頌一首發明南泉和尚斬猫公案云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横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據胡定公具

正法眼藏明差別智門只此一頌深契南泉機用千百年後為宰官眼目且昔年　奉撫臺公斷而今陳中丞批文不妨兩彩一賽更說小偈以表明之一手擡兮一手搦十分佳話播皇州衲僧一任傳消息鳳舞鵬騰兩徑遊卓拄杖下座

性然禪德引何奉山繆敬宇兩居士請上堂師登座云錢塘江上浪如銀淨明清泉行門深佛祖家風於是見不知那箇是知音幸有信從兩居士設齋到此扣談心遂拈香几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透脫翻身了無迷悟日用頭頭不染塵管教灑落無窮好如是

則淨明院與維摩法門不異現前衆與賢聖非差肯向當陽開隻眼方知此道廓周沙復舉當時有僧問古德云如何是學人自己古德答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據古德答一轉語當頭指點要人啓悟珊瑚林裏起清風八面玲瓏非草草還會麼現成公案不須別討喝一喝便下座

靈源菴監院克先上座引檀越黄若美等請上堂師登座云還有問話者麼請出來作箇探竿僧達眞出問云和尚從杭州來還知蘇州信麼師云昨日向汝道了也僧云恁麼則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師云

不是如此消息僧一喝師云郎當不少乃云夫道也本乎無言然亦因言以顯其道無言也寂寂爾湛湛焉上下四維覔其形叚了不可得因言顯道也隨緣赴感接物利生現成自性本來成佛煩惱不外菩提無明即是佛性了得如斯天性佛青蓮火裏透天香

行崇菴主七十歲請上堂僧問雨落地下濕天晴日頭出明甚麼邊事師云時分不相應進云個個眼横鼻直人人脚跟踏地還許他受用也無師云自分曉始得進云山河大地呈正眼十方世界現全身師云一脚踏破乃云七十年來夢裡春根身器界是浮塵

了得身心原是佛微塵剎土現全眞所以道一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眞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没却身既没却身今日事又作麽生記得有人從北京來一路覓個人參附子了不可得問着心肝脾胃杳然不知雖然如是鈎到不疑之地也須實證實悟始得復舉當時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將欲下界時諸比丘出城迎接有蓮花色比丘尼越衆大僧而往前迎世尊見云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而來見我汝雖見吾色身不見吾法身須菩提雖在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蓮花色比丘尼無語惜乎比

丘尼當面蹉過當時老僧若做比丘尼便問云世尊除色身外向何處以見法身若下得此一問管教世尊結舌有分千百世作女衆英標豈不快哉更作一頌法身色身兩舉揚個裡誰能作主張唯有超宗異目者騰騰任運見風光卓拄杖下座

居士楊修之金常白請上堂居士問十年不見面目儼然特特問訊和尚如何師云老僧近日有病士云且喜堂頭老漢憂悲苦惱半點也無師云何不領前話士云謝教師云前話如何乃云佛祖之道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性若一見心華發明炤十方剎如優曇

鉢花時一顯現若僧若俗靡不歡喜多生稱贊淸浦衆居士插草爲標與崇佛宇建功立業當有壯觀在來衲僧在彼寄宿如入香林是身皆香滿眼滿耳無非是自得之意且道以何爲驗談玄說妙恒沙數那個男兒摸壁行復舉當時南嶽讓禪師初參六祖大師時六祖云什麽物恁麽來南嶽讓彼時無語過六年忽對六祖云說似一物卽不中六祖云還假修證也無南嶽讓云修證則不無汚染卽不得六祖云卽此不汚染便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據南嶽讓云說似一物卽不中又云汚染卽不得分

明描不成今畫不就脫體見風光何從立窠臼會得如斯過量人雷轟電掣當白晝還會得麽遂卓拄杖下座

宗達禪德引孝廉陸集生居士周公禮請上堂師云還有問話者麽請出來與老僧相見僧問師爲法王於法自在建法幢立宗旨爲衆爲巳爲巳卽且置如何是爲衆一句師云今日接闍黎進云有問有答盡落今時格外玄機請師一指師云腦後看進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法戰還他獅子兒師云闍黎未到恁麽田地進云和尚不得壓良爲賤師云話不虛傳問龍

吟霧起虎嘯風生是衲僧家尋常茶飯入鄽垂手一句作麽生道師云與汝三十棒僧禮拜云全體獨露去也師云如何是全體顯用僧喝一喝師云又是兩個僧云親言出親口師云贓證現在乃云昔年曾到此今日又復來闡揚正法眼一任笑盈腮佛法禪道現成公案眞如佛性固有風光向此體貼得去則不唯隨處作主亦且遇緣即宗是僧是俗莫不含其妙光個個具透脫一路譬如春風了無向背是樹皆花朗月當空無心炤物是水皆現所以道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只要履踐分明更莫墮偏落臼豈不見道菓熟猿兼重山遙路不迷復舉當時雲巖問石霜云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石霜云堂中事作麽生雲巖曰無人接得渠石霜曰道也太殺道也只道得八成雲巖曰未審和尚作麽生道石霜曰無人識得渠據兩轉語一轉語人天不昧一轉語絕無朕跡親疎如吳越勢悟任當人且道意旨如何踏破草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卓拄杖下座

玄津菴監院福生上座引居士唐安之高仲元等請上堂達大西堂問達磨施手眼於梁王殿上太無面目昔化搖木鐸於十字街頭可殺風流二俱闡揚宗風請問相較幾許師云會得八八六十四進云恁麽則須彌南畔把手共行師云汝不是同伴進云要且瞞某甲不得師云一任汝瞞盰進云何得重瞞某甲師云老僧罪過達一喝師云你者一喝落在甚麽處達云某甲罪過師云知即得問截斷千聖機不遊祖師窟向上玄機請師舉唱師云火裡蝍蟟啣月走進云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者猶是第二頭進云放生橋上獅子吼九峰三泖盡光輝師云那個證明進云大衆現在師云老僧耳聾問法雷忽震衲僧眼底聞聲獅子遊戲摩詰耳邊見色如何是眼底聞聲師云耳裡不瞎進云如何是耳邊見色師云眼中不聾進云聞聲見色蒙師舉鳳子龍孫是若何師云誰是其人進云恁麽則露柱懷胎生鳳子龍門點額姓名揚師云錯安註脚進云學人退身三步師云只得如此安之唐居士問傅大士偈云空手把鋤頭阿誰着力師云騎牛倒上樓士云步行騎水牛是脚踏兩頭船師云眼在東南意在西北士云人從橋上過是何消息師云點士云橋流水不流却是眼花師云且信一半士云復有一偈無情最是曹溪水日日菴前漫漫流今日請師高着眼日紅初上九

峰頭師云自信得及始得乃云天地是天地日月是日月青山是青山流水是流水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會得是法住法位則明得祖師西來意悟得祖師西來意則刮龜毛於鐵牛背上結空花於無影樹頭三脚蝦蟆跳入井脫殼烏龜飛上天則天地日月青山流水亦迥脫無依了無名字較他一等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舟超過幾多倍矣復舉當時有蜆子和尚終日沿江取蜆子喫以過日夜入白馬廟紙錢爐裡歇宿時有華嚴靜禪師疑他不知是凡是聖一夜先到紙錢爐中歇宿其蜆子和尚將夜由由而來華

嚴靜遽索手便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蜆子和尚信口答云神前酒臺盤華嚴靜方信其爲過量人現前設齋居士亦須信其爲出格之人不然撥無因果斷佛慧命不可不信今以一偈發明之閃電光中下一椎劈空突出大須彌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巳遲現前大衆還須信得恁麽消息麽便下座

禮部朗師唐居士追薦請上堂僧問聞香平步登天府丹桂連根帶月攀獨占萬人頭角上龍門光耀紫衣還如何是三元及第一句師云桃花浪裡現消息僧以手打一圓相點三點師云汝作如此證據進云名標金鳳闕垂手御街行師云誰是其伴進云從玆當作調羮手撥轉如來正法輪師云不爲分外進云恩沾宇宙承皇化鐵筆花開五色蓮師云瑞氣逼人問薦亡一句曲垂方便正當恁麽時如何是直截提携師云先德自流芳進云可謂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師云孝子更光施進云爭奈知恩者少師云你又作麽生僧以臥具一拂歸位師云懡㦬去問有一人與日月齊明今古同壽有一人明超日月壽邁古今請問和尚此二人是何意旨師云鐵蒺藜子無面目有眼目人知見淺進云如是將甚麽樂更自由師

云猶不信道進云山窮水盡去也師云闍黎試到到看進云野鶴不凋千歲翮青松常帶萬年枝師云又恁麽解問大護法爲薦父母一句即且置二靈相見是如何師云靈光相炤進云薦取去也師云謝你證明僧云代主人禮謝和尚師云起勞起勞乃云宗親父母恩如海雖然逝久亦當思愼終追遠聖賢事鼓吹仁風道有餘所以孝爲百行之先孝是人間第一況佛經云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以此觀之世出世間靡不以孝爲本朗師翁既發科發甲正是現宰官身爲衆生說法之時猶肯累歲敬修懺摩以資冥

福蓋見木有本水有源大理大義須臾不能忘也且道宗親父母卽今在甚麼處分明只在頂顊上返炤回光卽現前復舉昔日有人見死魚浮水上問僧云魚豈不是以水爲命僧曰是人曰爲甚麼却死在水中僧無對後天龍機代云是伊爲甚麼不向岸上死據天龍一轉語不唯令人明心見性亦且使他了生脫死莫謂生靈與人異須知人物性無差卓拄杖下座

佛殿上梁射侯曹居士爲太夫人祝壽請上堂僧問梵刹中興光揚祖道斬新條令一句作麼生道師云

棒打石人頭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爆爆論實事問虛空爲殿日月爲燈天童境界今日福嚴重新殿宇再覩光明是同是別師云山門八字開任你着眼看進云恁麼則皇圖鞏固帝道遐昌師云人人共相歡乃云豎大佛殿上大法梁慶大福壽吉星貢臨彌多瑞氣四方安靖天下太平更願曹太夫人壽如佛殿堂皇濶略壽如法梁聰仰彌高壽如法海深廣莫測而於二六時中明取綱宗悟其大義大義悟也正知見現前綱宗明也利益人天此心此性與佛祖無異所願所行與聖賢不差菩提心永遠不昧廣度人世世不休出應造詣不是等閒只如今日堂搆相承一句作麼生道殿閣樓臺旣豎起光明刹土應時開復舉當時南院慧顒和尚因僧問古殿重興事如何院云明堂瓦揷簷僧云恁麼則莊嚴畢備也院云斬草蛇頭落據古人得之於心應機發用縱奪可觀今日忽有人問老僧古殿重興事如何答云無根樹子揷天高更云恁麼則莊嚴畢備也答云更須大瓦葢將來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卓拄杖下座

新歲本鄉居士黃耳鉉蔡辰生錢希一請上堂僧出

問福嚴慧嚴卽不問如何是五燈嚴統師云話巳傳天下進云建法幢立宗綱須是和尚始得師云且信一半進云恁麼則新殿懸日月古刹現山河師云莫嘮叨問放生會啓萬物蒙恩忽遇無頭尾底來和尚還接濟也無師云鼻孔任我扭揑進云爭奈大悲院裡不見救脫菩薩師云是汝不信僧一喝便歸位師云顢頇問千尺浪裡檣倒帆眠舟子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汝自喪身也進云直得無依無倚六通自在去也師云誰信汝進云碗邊玄印翻三藏舌上青蓮論五宗師云且謾賣弄進云低聲低聲師云瞞老僧

不得問曲新調別還他過量者知入塵垂手一句又作麽生師云闍黎且禮拜進云如是則一標纔補起四衆悉皈依師云任汝之吒僧回顧云且喜年樂歲豐鼓腹謳歌師云且謾謾問貪觀天上月忘却室中燈坐守室中燈孤負天上月正當燈月齊明作麽生得恰好去師云一任齊觀僧畫一圓相云且道喚作燈即是喚作月即是師云隨汝顛倒僧又畫一圓相即抹殺云到者裡又作麽生師云你又打之遶乃云佛祖相傳正法眼光明炤耀古猶今儒門君子亦歸信即以凡心見佛心佛祖之心慈悲喜捨柔和善順

但有利益無不與崇所以山僧在此與建佛殿列位居士周全幹辦亦靡所不至今也佛殿已成重復發心向此殿上逐月啟禮懺念佛放生之會如此積功累德甚是希有餘且未論即放一生救一生靈性命禮一佛除無邊罪障深佩諸佛化儀多弘菩薩願力既肰如是只如善緣嘉慶一句作麽生道蓮華池裡魚騰躍家家應見起祥雲卓拄杖下座

仲璘徐居士祈嗣請上堂僧問麒麟有種從天降貴胤多生長者家多生即不問如何是天上麒麟種師云春來樹放花進云生也生也師云難得恁麽道進云繼宗元是麒麟種出類還他獅子兒師云冬冬不寒臘後看僧喝一喝師云何太亂統問雲門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音大士將錢買餬餅放下來却是饅頭即不問請師直道師云東壁打西壁僧喝一喝師云話也不識乃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佛心離念根塵清淨肰後與無緣慈起同體悲招感一切有情求子嗣者得子嗣求長壽者得長壽懺罪罪滅祈福福生有感必應發願自成肰而更須力究佛祖西來的的大意專心致意一旦豁肰則即在塵勞優游自在到恁麽時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一句作麽生道譬喻

東風無背面蒼松秀柏滿林青遂卓拄杖下座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九終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十

嗣法門人隆琦等編

小叅

春日小叅僧問陽春一布萬物皆輝即不問陽春一布是如何師云燒痕方轉綠進云恁麽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含雨未萋萋乃云春光曉鬧啼鳥頭頭明物物了就瞥然無剩少一躊躇打之遶直闖到驢年不知何日了春風堆裏謾高眠梅椰與君通一竅遂竪拂子云還會麽有僧云會得師云瞎以拄杖約退

小叅云當人個事不涉程途不是目前妙理亦非格外玄符所以法是常法道是常道人是常人我是常我恁麽見得則丁丁超佛越祖對對絕親滅疎拈却當陽一隻眼笑看楊岐三脚驢復舉三聖禪師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興化禪師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師云據二大老一人藏頭露尾一人藏尾露頭未免致人不了多生疑見今日山僧向人天衆前提持批判可謂全身手脚一齊俱露且作麽生說個俱露底話坐斷千差路堂堂是本人

小叅僧問當陽一句埋沒宗風格外眞規超越祖意

請問和尚拄杖子甚麽人得師便打進云撐天拄地去也師云還我端的來僧竪拳師又與一棒乃云英靈衲子俊俏禪和葛藤廸斷湯辞舊窠不圖成佛作祖只要跳出網羅所以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直似横空寶劍孤光溢目摩挲鐵拄截斷衆流用去功不浪施不用鬼神莫測畢竟行履在甚麽處棒頭直下翻身轉沙界大千一口吞

小叅云踏着當地不拾人涕唾不走人舊路明月簾外不足安身荊棘林堆一時靠倒猛虎口裏拔舌饑鷹爪下奪肉快刀利劍上明明知有出身之路轟雷激電處歷歷曉其進退之謀不惟顯擒龍捉虎之作畧抑且具殺佛滅祖之手段要是恁麽人方可入臨濟門下從容話會故云垂萬里鈎駐千里烏騅布漫天網打衝浪鯤鯨不是分外安排亦非無端造就蓋道出常情機逼格外不許瞌睡漢敲輒打毛骶要超方眼擊節知音如是提唱還會麽且作麽生說個踏着當地底一句卓拄杖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

除夜小叅僧問百千日月閑中度三十除宵去復來

時如何師〻云赤歷地僧豎一指〻云其柰者個何師打
云收取去乃〻云纖毫脫盡時理極情忘際曠刧主人
公突出無眼鼻所以不見有生不見有死不見有涅
槃解脫不見有真如妙性廓落無依閒然獨證且道
末後一句意旨如何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
未休

小叅〻云大道淵源曾無蓋覆歷歷現成不假思湊恁
麼會得便見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古今天地古今日
月古今山河古今物理行也如是住也如是坐也如
是臥也如是乃至折旋俯仰生死去來悉皆如是是
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驀豎拂〻云劈面來也急着眼
覷

冬至小叅〻云不涉陰陽底句還有道得者麼僧問一
陽已發先春信昨夜寒梅蹋雪開如何是一陽師與
一棒〻云急急如律令乃〻云群陰剝盡一陽來復盡天
下人跨跳不出驀拈拄杖〻云唯有者條拄杖自古至
今從年竟歲不可指目既不可指目則無陰陽之相
亦無寒暑可述脫體頓超千聖頂明明獨露吞諸物
乃卓一卓〻云還會麼歸方丈

小叅僧問空刧已來和尚在那裏安身立命師竪拄

杖於香几僧竪拳師〻云是何消息僧禮拜師〻云暗裏
畫符乃〻云者個便是全彰意氣如虎靠山似龍得水
拏雲攫霧浪滔天咆哮威獰聲震地奪佛祖權衡展
向上巴鼻丹霞燒却木佛院〻主鬚眉墮地喝一喝遂
舉趙州示衆〻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
水真佛內裏坐山僧逐句下一轉語為註脚去也金
佛不度爐達磨原是老臊胡木佛不度火堪笑嵩山
破竈墮泥佛不度水個個都有一張嘴真佛內裏坐
動轉施為渾是我恁麼會得則三條椽下七尺單前
踏本分地雖然如是猶恐平地上死人無數灼然出
得荊棘林方為好手還有活弄者麼乃拈拄杖一時
打退

對靈小叅問慈雲初臨此土法雨普潤大千向上宗
乘即不問請問閔老夫人即今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師〻云靈光獨古今進〻云恁麼則淨光一片耀今古花
落花開總是春師〻云透脫千差路進〻云橫身出宇宙
何處不稱尊師〻云蹉過了也問且道先靈還假追薦
也無師〻云不妨疑着進〻云天上人間無着處塵塵剎
剎現全身師〻云更說什麼進〻云一句了然超百億師
〻云下文又作麼生僧擬進語師便喝遂以拄杖向香

几左右擊一擊二云諸佛妙道歷祖玄機八字打開了也巳故錢氏閔老夫人要見直下便見要悟直下便悟更莫舉心動念思惟卜度自然了生死絕去來離悲喜忘哀樂于常寂光中灑灑脫脫自由自在若也舉心動念思惟卜度則諸佛妙道歷祖玄機特地迷背生與死差來與去異悲喜交併哀樂相生正是攀緣起倒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而今閔老夫人若要一念明本據空業識忘哀樂離悲喜一去來超生死又以拄杖拍香几二云就向棺木裏瞠眼常寂中開悟心花發明炤十方剎隨處現身遍利群品故曰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諸佛妙道如金博金歷祖玄機似水投水無勝無劣非得非失若也擊山不知山之孤峻似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但得恁麼去就更不揑目生花且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從今契得單提後徧界蓮開火裏花卓拄杖下座

小叅二云刀不自割鏡不自炤瞥爾知歸當下便了若是伶俐衲僧聞恁麼道便乃呵呵大笑却許他有些俊俏何以到處逢場驀面欺萬人頭上翻觔斗不爲分外還有麼眾無對師二云元來一隊漆桶以拄杖打趂

小叅僧問仰山插鍬意旨如何師卓拄杖二云會麼進二云拔鍬便行又作麼生師放倒拄杖子乃二云據本就位分明坐斷千差曉句會機便能橫三竪四生擒虎兕活捉獰龍手拳脚踢格外提持任是超佛越祖當前無處出氣且據本就位一句作麼生道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爲老和尚示寂請小叅師二云尋常謂此方緣盡他方顯他方緣盡此方顯若是教途化儀之說須知老和尚大人知見大人機智大人境界大人受用盡十方是個自己徧法界是個全身非此非他無出無沒雖示個生生固不生雖示個滅滅猶不滅不生不滅亘古彌存董信女一向皈依老和尚念德修德知恩報恩特請山僧於人天眾前至誠表揚不是堆裏挖土亦非錐上加尖惟是沒量大人分明知其端的且正當恁麼時老和尚轉身一句在什麼處遂以拄杖一時打散

小叅二云當人個事描固不真便爾翻身畫亦難象塞斷人天路頭佛祖不敢近傍不須曠刦修因直下千了百當喝一喝便歸方丈

小叅舉雪峰示眾二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

切須好看師〻云蛇無頭不行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師〻云張開蛇口雲門以拄杖攛向面前作怕勢師〻云露出蛇斑僧舉似玄沙沙〻云須是我稜兄始得師〻云與蛇揩癢雖然如是我却不與麼僧〻云和尚作麼生沙〻云用南山作麼師〻云跳出蛇窠乃云當時雪峰會裏者一群蛇今日被山僧挑向拄杖頭上要教他生也得要教他死也得要教他不生亦得要教他不死亦得所謂把住則四方無路放行則草蔓裏輥境前兄弟還有與古人出氣者麼有則出來為蛇畫足無則山僧放者一群蛇咬殺汝諸人去也

以拄杖一時打退

小參舉佛果遠祖云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着通身是心鑑不出今日不肖兒孫則不然通身是眼見個什麼通身是耳聞個什麼通身是口說個什麼通身是心鑑個什麼於此會得面目儼然秖者是不須更問西來意廓落群方獨步行從前不與法為侶直得佛果遠祖立身無地那許見聞覺知直下現成誰論過去來今且全身獨步一句作麼生道一雙眼蓋乾坤廓啓口橫吞宇宙空

對靈小參僧問香烟繚繞燈燭交輝正恁麼時未審薦只居士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師〻云清風明月下進云恁麼則不離當處即蓮邦師〻云元是昔時人僧云謝師答話便歸位師遂舉拂子云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山僧舉似去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居士若向者裏回顧得去則為回光返炤旋本還元了知從前頭出頭沒虛生浪死今日於常寂光中無依無倚自由自任無有煩惱可捨亦無菩提可取故曰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就向不可得中作得主坐得斷自然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即如如佛然則不假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長自在

卓拄杖下座

小參云當頭一着不可名邈纔擬纖毫千差萬錯所以三世諸佛只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唯許本分衲僧默爾知歸當陽坐斷不求玄妙不立知見一毫頭上安身百億界外伸腳極其孤迥巍峩不止壁立萬仞任是佛來祖來天來龍來纔見開口便與一摑透脫直截始與他覿體不違且道他是阿誰驀豎拳云切莫當面蹉過

除靈請小參師陞座云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遂以拄杖卓一卓云若向者裏會去則踢脫青

春廿餘載從今不戀畫樓新空花水月應抛郤物外逍遙樂本眞雖然如是切莫道山僧點破須是鄭孺人自悟始得又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請對靈小叅孝子問一口吞盡無邊剎是何人境界師二云看脚下進二云脚跟不穩師二云與汝三十棒進二云謝和尚師便喝乃二云大道之體本無悟迷現成獨運不假修持只因不惺見倒惑生造三界業故有輪轉以拄杖拍香几二云若向者裏會得就棺木裏開眼黃泉下翻身便見從前起倒業緣了不可得生死去來悉皆無有親契本來面目獨證固有眞常正當恁麼

時歸元復本一句作麼生道靈光一段超情謂耀古騰今絶去來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小叅云終日窮究要從根本上著到若不從根本上著到非入於玄妙定墮於平實一入玄妙則被玄妙遮障而自已不能透脫無繇得到大自在田地苟墮平實則坐死地不能施大機發大用見有通方手眼格外提持全無辨別所謂灼然出得荊棘林方是好手且根本上著到一句作麼生道遂起身二云山僧今日據本去也

春日小叅僧問爆竹數聲催臘去梅花幾點送春來催去送來卽不問目前光景事如何師二云斬新條行新令進二云現成境界爲什麼特地師二云惱亂春風卒未休乃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惟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師二云自古及今盡大地人無有一個不具完全大備何故要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便爲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爲復是賣美自已爲復是無風起浪驀竪拂子二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

對靈小叅師陞座二云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覿面提持要知落處遂卓拄杖二云查氏董孺人還會麼若向者裏會得則生也全體恁麼來死也全體恁麼去去來只是一體生死亦無二致百苦交煎總不妨立命安身有本據且本據在什麼處又卓拄杖二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便下座

小叅僧問昔日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未審和尚將個什麼以爲傳授師便打二云闍黎露布了也進二云恁麼則男兒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師二云早已隨他脚跟轉乃二云明明舉處人人曉會不許承當那容葢覆所以道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

動被雲遮斷除妄想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直得離四句絶百非突出眼睛超物外了無生死絶周遮請小叅僧問四大分張卽不問一物鎭長靈是如何師云充天塞地進云恁麽則超凡入聖去也師云猶加塗汙問金粟山頭雲舒卷大洋海底浪滔天龍門盡是滹沱客傾湫倒嶽是如何師便打云還有闍黎立地處麽進云恁麽則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去也師又打云少賣弄乃云言前薦得觸樹迷封句下精通坐井窺天直饒離四句絶百非會得猶未是衲僧安身立命之所在只如表自禪人既然亡過卽今

在什麽處若道在佛界魔宮分明墮坑落塹更云在人間天上亦是埋没風月且正當恁麽時是如何撩起便行休伴侶呵呵三笑更超方（表自臨終纏綿寄中云衲僧撩起便行表自遂呵呵三笑而逝）

小叅云今朝正月十五底事如何揭露百億部洲上堂三十三天打皷蟭螟火裏吞龍巨鰲水中噉虎盲龜跨跳上天跛鱉走飛他土目前有路超方不識誰能忽悟試問諸人如何是今日悟底一句有僧一喝師云不是者個消息僧無語師云不但似聾抑且如瞽下座

對靈小叅僧問紅輪畢竟沉西去未審靈魂往那方師云一點座中圓進云恁麽則生也全體現死也全體現師云卽今在甚麽處進云蒙師指出金剛眼天上人間得自繇師云亡靈說多謝乃云脫體無依在此行天堂地獄莫欣憎生前贏得閒閒地乘此閒閒遍界騰人天莫與爲伴佛祖豈能規繩透脫超方一隻眼霜花映水碧層層便下座

請小叅問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卽不問現今於人天衆前當機一句又作麽生道師云與汝三十棒進云世尊說法四十九年當處發生隨處滅盡既是滅盡

聲未絶師云又要潑許多惡水作麽僧云恁麽則一句了然超百億師云自首者原其罪乃云賣田請說法無法可斷當但信天眞事完全脫體彰更有傅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秖者語聲是大小傅大士雖然說得現成爭奈話作兩橛令人于二六時中却有個佛同眠同起同坐同止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若在面前好與三十拄杖爭似嵩江超普陞居士賣兩畝田到金粟與衆僧結個飯緣却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但恁麽信受行

持不許萬別千差透過無明窠臼且道意旨如何打趯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卓拄杖下座

小參師云有不顧危亡底猛將請出來相見一僧纔出師云敗軍不斬僧無語及師說法畢其僧又出擬問師直打退乃云業本無性罪亦無生無生無性全體顯現故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無生之理上從四聖下及六凡縱橫該攝平等不二所謂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無餘涅槃即是無生之理然則人生在世所作之業返而觀之直下氷釋業既氷釋則

了生死生死既了輪廻亦脫于日用之中閑閑地可可地不求福慧而福慧自臻不遣灾厄而灾厄自除秪如返本還元一句作麼生道驀然一擲太虛外鼻孔依然搭上唇卓拄杖下座

剃度請小參僧問師姑元是女人做意旨如何師云鍋是鐵鑄進云恁麼則覿體了無男女相迥然獨露句超方師云鉢盂重安柄乃云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畢竟如何話會若向者裏分曉得來可謂破無明網出三界家更說什麼五欲塵勞恩愛纏繞其或未然秖知事逐

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下座

滿懺金剛經請小參師云經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然則目前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是諸相作麼生是如來又五蘊六入十二處是諸相作麼生是如來若作恁麼見解則撥波求水離相覓佛不能契真終成幻化殆不知波外無水離相無佛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是如來作麼生是諸相五蘊六入十二處是如來作麼生是諸相遂以拄杖卓一卓云若向者裏分曉得去則金剛體性時時現前般若智慧念念相應故曰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

解不生法相法相既不生則從本至今更非第二人亦無第二念從今日去盡未來際亦無第二人更非第二念男子身中入正定女子身中從定起女子身中入正定男子身中從定起出入既然不隔古今何曾問離還信麼卓拄杖下座

追薦請小參僧問今日忽遇個不恁麼底兒孫來又作麼生撥師云正好與伊一頓進云恁麼則金刀剖去千年髮都來依樣畫葫蘆師云墮坑落壍漢乃云據本提持迥無滲漏亘古彌今性天朗耀越色超聲心光獨炤更說有死有生正是腦門着楔有去有來

亦是平地喫交始不知生本不生死本不死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故曰處生死流驪珠獨耀于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于碧天生死即是涅槃涅槃不異生死所以古人有問答云如何是生死業求大涅槃者是如何是大涅槃造生死業者是如是則伊亡過先靈正是現無相身說寂滅法與十方諸佛歷代祖師同居無上大涅槃中更教山僧說個什麽豈不見云人人自有通霄路死死生生本自如便下座

小參舉古人云百丈三日耳聾不在馬祖一喝邊黃檗吐舌不在百丈耳聾處是汝諸人還識百丈黃檗麽若識得他二人到方丈來喫一鍾茶一僧隨後至云裝聾作啞師徵云那個裝聾是誰作啞僧無語而出師云將成九仞之山猶欠一簣之土

懺罪請小參云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三際覔之不得則罪性如夢如幻如泡如影若是靈根宿種底人見恁麽道便乃了知從前眼如是見耳如是聞鼻如是嗅舌如是嘗身如是觸意如是知圓光獨脫不與憎愛與從上聖賢同本同元同應同用收放自如縱橫無礙更說有無明煩惱寃愛纏繞正是如蠶作繭自纏自縛說有聖凡迷悟男女貴賤亦是遊人

迷路且當人甚的諦當一句作麽生本來大道非男女靚體明明不掩藏

對靈小參云覺靈不昧洞鑒非虛死生不二無欠無餘所以當人從父母生來養育長大治家理業婚男嫁女乃至經歷事務萬别千差以拂子打圓相云總不離者個從今日去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身寂滅虛而靈寂而妙稱性論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以拂子打圓相云亦不離者個然則生固不離者個死猶者個不離拂子跨跳上三十三天觸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到者裏更須知有轉機就位底時節生任於生死任於死聖任於聖凡任於凡彼此各不知法法不相到故曰鍾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既無前後說什麽生又論什麽死正是當人解脫無累之候且正當恁麽時透脫一句作麽生道兩手撒開隨步樂騰騰三界不拘留卓拄杖下座

對靈小參僧問老氏云內觀其心心不見其心外觀其形不見其形豎拳云這個又作麽生師云無爲鄉裏坐進云恁麽則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師云一欸便成招僧禮拜師云瞌也僧喝一喝師云已遲八刻

問未審吾師在那方師云水去還歸海進云恁麼則覿面來也師云月落不離天乃云無爲禪德在生出入先師之門驀豎拂云還會者個麼若也會得則知是般事便休其或未然不妨打個之遶生也不可得死也不可得佛也不可得祖也不可得禪也不可得道也不可得若作恁麼見解則墮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必須舉一明諸目機銖兩橫三豎四坐七走八辨驗龍蛇權衡佛祖爲人天師作將來眼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雖然如是正眼觀來猶是平白地上撒沙清淨鏡裏添塵不特見笑大方亦被露

柱勘破既爾歸根得旨一句作麼生道自從步入鶴峰後一任青山笑點頭喝一喝便下座

超果寺結制日晚叅云早間上堂問話者甚多不能備錄然直饒問如雲興答似瓶瀉佛手驢脚針來線去於建化門頭鬧熱一塲即得若在當人分上正眼觀來料掉沒交涉正是紅線套索玄絲不斷爭如超果寺裏猛火爐邊逼教禪命不存佛性靡有然後却與清風明月高山流水任緣徧普南贍部洲喫飯北俱盧洲坐臥入鄽垂手接物利生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着着有出身之路言言是斬釘截鐵纔見其

妙故曰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其或未然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復舉高峰大師云海底泥牛啣月走鐵樹夜開花巖前石虎抱兒眠露柱日懷胎鐵蛇鑽入金剛眼木女騎牛出佛殿崑崙騎象鷺鷥牽燈籠緣壁上天台據高峰四句語格外提持山僧四句語提持格外會得也兩個五百分明一貫若也不會更入紅爐重新再煅爲甚如此從前將謂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

小叅師舉拂子云一向波波望外求無門可入始甘休盡期更欲談禪道直下誰知椀脫丘所以道去年

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香嚴老子造到恁麼田地仰山猶謂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且猶未在若有見處不妨再道香嚴又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還不會別喚沙彌仰山纔云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了也此亦可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且祖師禪與如來禪是一是二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若挨到臘月三十日來是祖師禪是如來禪總用不着遂良久云到者裏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苟有纖毫脫不盡招風招雨亂啾啾大衆珍

重便歸方丈

對靈小參師據座舉拂子云佛祖之道廓同太虛當人本性無欠無餘生也全體恁麼來死也全體恁麼去且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形形無其形象無其象湛然常住風規獨露故曰無常生死法與我沒相干若能如是見不用哭蒼天正當今日追薦一句又作麼生道紫羅帳裏翻身轉九品蓮香遍界聞便下座

除夕小參云臘月三十日到來不知當時釋迦老子作麼生折合想必亦將口門挂在壁上致令後代竒特男子休去歇去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去都教個個銀山鐵壁人人鐵壁銀山未審現前大衆還得恁麼一回也未若得恁麼一回也則可暗裏橫抽骨明中坐舌頭其或未然只知梅眼笑長空不識霜花侵佛面復舉昔日長慶稜禪師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後來保福禪師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據二尊宿一人依稀越國一人彷彿揚州山僧者裏則不然總似今日石牛放卵撞破上頭關自身沒處放十字街頭覓總無孤峰頂上滔天浪遂喝一喝便起身

入室

師問僧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僧云大家

在者裏師云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意旨如何僧拂袖便行師云秖如潙山放下泥盤呵呵大笑又作麼生僧回首師便打又僧進師云世尊初生意旨如何僧作指天指地勢師云上他鈎了也僧一喝師云蓋覆了也僧禮拜云謝和尚入室師領之師問僧云離却玄妙心性如何是向上全提事僧指桌云但問取他師乃打云正問他僧云作個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又打云莫謗山僧好師問僧破沙盆意旨如何僧云佛殿對經樓師云離了此又作麼生僧云門外青山個個高師領之春日入室僧進師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如何是東風面僧云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師云汝腳何似驢腳僧喝一喝師云異日再商量古風進師問云古人不出方丈門庄上喫油糍意旨如何風云是他屋裏事師云是什麼事風云某甲歸堂去也師云怎奈古人公案何風云舉似和尚了也師打云何不親切道一句風擬議師又打云顢頇作麼風便走出鐵舟進師問云清風翻白羽野老笑相親意旨如何舟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師云昨日有人從北京來為什麼不得鎮江信舟擬議師便打師問侍者公衡云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意旨如何衜云突出難辨師云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麽生衜云且過一邊師以手作圓相云者個九十六種圓相中是什麽義衜便禮拜師打云墮也獨冠進師問云西方日出卯意旨如何冠云扶桑人種陝西田師打云者一棒又作麽生冠便喝師又打云何不別道一句冠頓足一下師連打出僧進師問云描不成畫不就意旨如何僧呈坐具師云者是坐具僧云師作坐具會那師打云者一棒是賞你是罰你僧云我者裏無賞罰師又打云好惡也不知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十終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嗣法門人隆琦等編

法語

示隱元上座

向上關棙纔恁麽便不恁麽擬不恁麽却又恁麽要是眼辨手親底向急風頭上作得主坐得穩把得住見有問着便用痛拳擬欲如何直與推出放開大手脚騰踏當機龍象掀翻玄妙窠窟棒喝提持要人深領語言敲磕啟其悟繇與臨濟一派臭乞兒氣分相投輥作一團縱橫十字不可攔攩殺人刀活人劍覿面舉揚從教惡虎獰龍當前無可造次者便是毘盧頂上行坐斷報化佛頭耳隱元琦公先在黃檗領衆既辭職歸獅子巖搆屋住止索法語爲徵信遂書向上關棙及臨濟正派接人垂手一段話畧爲梗概云

示朗眞上座

本分衲僧於活卓卓地作畧施爲直是徑庭如拋金剛圈栗棘蓬令人吞吐不下若是吞吐得下便是涉露布打之遶成之乎也者支離汗漫究竟不能爲末波柢柱豈堪承紹從上秉付單傳之觔骨兒不惟忝竊法門抑且有玷宗枝且看曹溪正傳一縣古錐突

兀堆堆堂皇施縱又何曾有許多之違説話故能範圍此道於千百世以至終古不磨豈非契在朴實頭地上活卓卓所繇來乎然有逸格衲子猶不向伊坐伍邊穿衛況復降此之下而猶可爲矜式哉所謂過量人不向他人行處行耳

臨濟宗祖繇棒喝發明本領故於接人之際極其鄭重炤用收放必不造次見有亂統胡做便是捕竊之流須以本分宗眼炤之規其正知見而後方可入作爲大方家子若隨他不分皂白一總顢頇不知簡察便是師家失眼難稱從上烹佛烹祖大爐鞴煅凡煅

聖惡鉗鎚也

尋常在叢林中操持既逴得個源頭事無大小須是忍耐恢廓其量於十字街頭或孤峰絕頂不妨能操能守能做能行衆有多寡平等攝持不露能所圭角一直道念爲懷竟年朝暮乾乾爲事如此去就不計功程自有龍天推送出人頭地若放心縱意怠惰思逸不念弘持法門接人爲事則是二乘之行非爲宗門種草朗眞上座親予有許年月爲伊出手磨歷見聞至於自肯茲欲把茅蓋頭乃乞法語故書此三則之話任其欽警雖然要行持此門中事切宜將火燒却不留隻字庶爲痛快直截也

示百癡上座

秉持個事應機接物如珠走盤如盤走珠頭頭不滯着着無差活卓卓地自然法脉疏通承接有人而與我家從上先輩用棒施喝擊揚開廓覿體相稱縱有殊奇列異牛頭馬面象踏龍奔橫逆將來亦須力在轉處若也拘方守隅有所固滯偷安盜懶不健於事不惟把纜放舟抱橋柱澡洗抑亦弛墮法檐爲此門偷生有負向來荷擔底事焉能垂典型於百世作模範於一時乎雖然山僧者段説話猶成圈繢其生機

一路在汝擒奪何如耳

示金粟上座

既契當頭一着就在當頭上歷落千差踢脫萬别從教浮游之學皮膚之見披剝光新如木在春而自秀似珠在淵而自媚施大機奮大用自是正脈中展托運鉗鎚開爐鞴不曾向外邊之違不妨龍驤虎驟佛祖窺覷無門人天要入沒路便是突出一頭地而自家亦不識似個甚麼若傍不甘者走上釣來與他劈頭一棒莫道專爲流通

示慈俊禪人

衲僧繼紹此事皆從個中全身輥將出來邈無涯岍
不可摹倣發之於言言句磊落發之於詞詞華粹美
發之於機機用宏達總之首尾一貫表裏相稱至於
日用自立處固為超卓然後據師位光門庭導方來
接後昆始不忝祖宗家法此是從上古人所共繇之
者

示書記蓮如上座

蓮如上座道心用事輔佐天童金粟兩叢林波波挈
挈不惱拖泥帶水於本分留心多年有開豁處每向
人天衆前拋三放兩不顧打濕眉毛未知恒常亦能

檢點否殊不知禪門中事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句句
能按人雲頭步步解跨他頭地始有出身得自由分
更須知其句能剗意意能剗句意句交加實爲可畏
若無斬釘截鐵敲骨取髓之作畧總是隨波逐浪葛
藤露布不知不覺死於句下無有格人之語故曰韓
獹則逐塊獅子能咬人應勉之可也

偈

冬景

山中盡日雪威嚴萬物陵夷徹骨堅唯有林機呈醜
拙更無塵靄現廉纖梅凝香晴寒淸野月皎光沉凍
碧天消遣衲僧情淨盡逢人不說老婆禪

和澄靈禪師山居韻

因僧問我西來意報道山居不計年看兎籬邊雲式
磴敲藤石上樹摩肩勤鋤靑圃除黃甲開拾枯枝煮
白泉底事明明誰可語秖應高枕臥巖前

示培菴沈居士

當人一段風光事只在尋常日用邊解向頭頭開正
眼張公喫酔李公顛

送濬崖師歸吳

握手相將不等閒機緣酬酢百千般當陽一句無私

覆楚水吳山獨往還

示時默禪人

一段風光徹古今騎聲蓋色謾追尋橫拈竪用無多
子秖要當人達正音
等閒廓徹娘生面突出那吒隻眼睛始見頭頭俱正
令寰中獨步振嘉聲

示金粟上座

吹毛寶劍從君用殺活當陽要見功收放若無端的
處不惟亂統又朦朧

與大含王居士

翻身機下出叢荊透脫羅籠致太平臨濟屈遭三頓棒得君驀舁拽佗行

示三笑禪人任楚任靜

當人本分自騰騰行脚區區似未曾海濶天空都吸盡閩山楚水不多爭

復寧德張邑侯次韻

祖師門下唯直指秖要當人發悟機瞥爾頂顊開隻眼許拈白棒搵須彌

示藥友龔居士

瞎驢鼻孔直如弦被個青翁索子穿拽出欄來鞭欲死痛聲吽徹滿霜天

登獅子巖絕頂

鳥道曲千尋高頭結個屋杳然出人間獨立望天目

和誌公辰時歌

食時辰頂天立地本來身赤體條條無所倚大用全提脫苦辛騎聲色絕疎親當陽舉似個中人纔剔眉毛擬薦取分明淨眼裏添塵

示繼川嚴居士

八十年來事不差紅塵堆裡現那伽無分迷悟天眞佛任運騰騰意氣奢

示大休上座任山

坐臥經行總個山更無別法雜倪端時時不失山頭事管取山頭振宇寰

示伯鸞楊居士

三頓棒頭明底意闡揚須是赤身人生擒活捉如龍虎直要當機怒目嗔

復無咎何居士 諱白

本來個事直如絃奚用算沙入海焉移取脚跟歸舊路原人鼻孔自完全

棒頭直指事何關秖要當人省自顏脫體不存元字脚那來譬說許多般

與太白禪人

出入叢林舊有聲棒風喝月不多爭比來見我翻身去活路生機任汝行

復海寧縣中尊霜崖顧居士

化滇長年待有緣喜逢龐老現空拳白拈手段豯來別餓驚之夫要飯錢奪食驅耕解縛緣空拳正好自加鞭鞭頭忽脫超方外吸盡西江不用錢

禮本師老和尚塔

太白峰南盤山之北松石蒼蒼煙霭霏霏虎踞龍蟠賓歡王樂我師靈塔巍然高卓光明遍炤十方四海咸知正覺不肖兒從掩土歸四年於此成疎畧今日焚香憶轉深雲自依依風落落

和益城姚居士原韻

本無巧拙與痴憨擬欲名模落二三西落不拘南以北了然豈礙北於南臨機陷穎頭頭省觸目迷封事事酣越格還他無舌漢長年不味苦和甘

寄九霞劉居士

淨名口默坐繩牀妙德舌徧布廣長既默又言無異路一溪慈水蕩風光

贈吳居士號泰菴解

一念契機身心清泰泰即是菴菴即是泰清淨了然不分內外乃信此菴包含法界取與施奪縱橫無礙泰乎菴乎大觀自在

過朱逕泳船子和尚

當年鼓棹個禪翁物外生涯渺莫窮垂線半鈎江月冷繫舟兩岸蓼花紅驅鱗躍浪機全異截笠披雲趣不同撒手波心些子意令人千古憶高風

寄武原覲周徐居士

廣慧棲遲十載餘勝幢高豎賴君扶贊揚宗旨文章異擊碎魔軍意氣殊席今上方多請法甑懸香積毋添玉維摩妙用神通大烟水迢迢憶不枯

示本仁呂居士

紅塵堆裡示全身任運騰騰炤用新誰謂大悲千手眼元來只是現前人

禮宏智禪師塔瞻右隴數塔被毀有感二首

青山既可埋枯骨未久如何似劫灰護塔影堂誰拆盡頓令群鶴起悲哀

堵波數座白雲邊馬觸牛挨了倒顛名字消磨心行毒到頭報應有龍天

送古淵成首座住昭明寺

天目山高萬八千名揚四海古今然衲僧風烈當如是浩浩聲光動地喧凡聖同居忘彼此龍蛇混雜任方圓钁頭劚破千山色芒屐踏翻萬項烟自古居山無別策法幢久豎要心堅

諸當道恢復小天童賦贈

塔賜名藍古到今未知何事被民侵不逢實杵從天闢難顯靈祇奕世欽山色從新含古鏡溪聲仍舊奏玄琴達人作用分明別項刻功成四海吟

寄澂城穉仙吳居士

天童泒下一枝燈剔起光明國士能炤耀祖庭直甚價瞎驢頭爲任人憎

與爾潛董居士

吾道提持二十載逢塲多喜荷擔人誰知更有董潛子亦解人前努目瞋

與子張嚴居士 別號髻珠

對顏不禁頻頻語一撥等閒正脈通佛祖相承個如意今將付汝紹宗風

寄李廉覲周徐居士

達人作用不尋常手眼高明見大方撥轉機輪超佛祖舉頭天外笑春光

酬藥樹頭陀用原韻

此道不磨似兩允天空海濶自來寬施機發用雖殊異拜旨會源只一般亂統不知毛骨冷持綱豈肯祖庭寒滹沱的泒依然在繼步惟期是莛觀

峨雪曹居士過訪書此致意

此事除非過量人縱橫擔荷契全眞頭頭用去離情謂法消歸了識神月朗天空光徹夜魚騰海濶樂玄津鴻儒多會宗門語交臂一朝萬古春

題大北菴手卷

雲間城裡大北菴遠祖中峰說法藍愧我兒孫未曉禮捫心幾度自羞慚

書問

復海昌榜眼彥升陳居士 諱之遴

十禪人歸山稱述門下於佛法生歡喜心起敬信想則公郎卽特解脫了無亡相不待所言伏承教諭謂不謁蓮座便彌歲年大師乃不以門外流浪人而諄諄誨之感涕交頤山埜道此雖是門下過謙之辭亦是天性眞誠所致故得感涕交頤出自本然然作門外流浪人之見則於意地未必然爾而山埜亦不從信斯語也且喚什麽作門更分內分外以作流浪之見乎逆信門下必不如是又謂不肖少生紈綺長悅紛華觸緒流連緣情滋蔓年將强仕迷錮逾深每披諷教言心生慚愧山埜道纔出頭地富貴榮華便爾現成是曩刼修來且具有一腔元本正因猶肯以山埜言句每嘗披諷心生慚愧可謂有返炤廻光底趣正一念廻機便同本得之意也故卽就紛華紈綺之上任性流連隨意滋蔓於此完全受用是門下之高見也又謂左携翠袖右進兕觥倏爾沉酣不復省憶

大師欲醒之以喝則聾耳不聞欲加之以棒則頑膚不痛且須放此癡漢向名利塲中自苦自樂耳山埜道因此又識得門下底止風規了也以謂卽此聾耳卽此頑膚便是正體現前通身顯露雖有痛棒莫能以用雖有熱喝不可以加不妨做個癡漢於名利塲中以苦樂自受爲自受用之三昧耳又謂辱大師屢屢注存敬奉一偈此不肖斷頭刳心以報厚恩者也冀勿哂鄙幸甚及閱偈惟一幅白帖而已據此又見門下之大究竟處也故以斷頭刳心爲極辭以見了當之極全無語路可通之意何幸數百年來於金紫

行中見徹諦信此一件事超出時人之表於宗門中添一眞種草進一眞弘護慶幸無比誠爲難得也然而者一件事旣全身擔荷亦須轉身吐氣全身擔荷也則覿體現前而千差因自坐斷轉身吐氣也則提持機用以接方來不妨建法幢明宗旨與天下人有心此道者解粘去縛流通正脈亦爲報佛祖聖人之恩倘不如是一向秪恁麽去恐不出古人道秪可自了平地上死人無數故古人又謂灼然出得荊棘林纔是好手然則門下猶有一幅白帖之見不如扯碎燒却愈見光明透脫更欲如何若何正好與門下棒

之喝之切莫道欲醒之以喝則聾耳不聞欲加之以棒則頑膚不痛也向此透脫得去方是大手眼爲禪門宗工於從上佛祖語脈機用不求印證而自契合於了了之地矣雖然山埜亦合吃棒不該與門下如此拖泥帶水不知高明以爲何如餘不及悉伏惟諒焉荷荷

復武林司理海岸黃居士 諱端伯

不肖曩叅壽昌老師時未聞居士名德經今二十年來不意居士現宰官身跡自壽昌之門到處出手與人共建法幢不惟壽昌有光抑且此道不致寂寥所

謂冷灰裡一粒豆爆非居士其誰耶雖未會晤而已與居士面也

復孝廉祈遠唐居士 諱元竑

山埜秪要居士覿體現前所謂根本得而枝葉自消落矣其餘差別智門亦自體炤明白却不曾居士昏沉不昏沉澄湛不澄湛疑情不疑情乃至得力與不得力何也如是之說皆是程途階級邊事不是瞥然分曉之意來教謂今但以必勝爲主亦是不然蓋此事覓其勝負了不可得如再問如何是覿體現前但與居士一拳且道此一拳又打在什麽分上向此了

當得去則又說甚病魔來纏及擔閣時日乎門下以爲何如

復海岸黃居士

壽昌和尚道光嚴冷如壁立萬仞時人固難湊泊然而即此坐斷學者偷心故聲價大播諸方不肖昔年行脚兩造其門在會將六個月時時親見以知間世希有也茲又得門下翰教一章并佳刻一種以明從上宗門來事亦明自巳造道履歷總歸恩於壽昌老人名固正而言亦順不肖心甚敬之但惜門下不曾在老人現生之時十分倒斷故後來猶種種生心如

翰教中所陳初裂破髑髏次寶鏡彰現再親覩空中圓相又冊中所現鐘相如此之見皆爲起而復倒倒而復起如此起倒殊無定見似未是超方透脫也若以此諸見呈之當時老人面前豈無鉗鎚煆煉若經鉗鎚煆煉則門下過後了無途路波吒亦無起倒自存所謂離師太早未盡其妙不其然乎雖然門下固爲今時儒釋中通人達士見此諒亦必以我言爲然當有一番雅論見諭茲忝法愛不遠千里以書寄我故以老人高風規之非敢一味順情讚歎也至於著書行世自有明眼者藻鑑非不肖所能緇素現既北

上不知何日出京不妨因行掉臂來金粟山頭與不肖覿面一回以暢夙懷後當圖禮老人靈塔一了素願未委高明以爲何如

復雲上張居士

居士手教殷殷以法門護持爲念則靈根智種固非今日投下山埜雖是乍會而因緣道契實是夙生而來金粟門中又添一箇內外護誠爲難得也更以臨濟在時兩堂首座同時下喝一頌見諭頌云兩堂首座實堪誇賓主分明盡作家一喝同時全正令相逢合拍唱胡笳據此只明兩人同時用喝有全正令之

意而未分曉賓主歷然之端的蓋彼此同時一喝固無異無別亦無勝無劣如何見得有賓有主歷然之意向此覷得破去便知臨濟覿面爲人之機也故臨濟上堂兩堂首座同時下喝有僧出問還有賓主也無臨濟云賓主歷然復召衆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惜乎當時此僧不能再進後語以問那個是賓那個是主若能如此再問敢保臨濟又有轉身活機活用必不說如何是賓如何是主以成座主之見也今時諸方多用心意識搏量逐旋註解并種種穿鑿謬說誠昧臨濟當機之用居士若向者裡

透脫得去不妨與臨濟異世同時覿面相見山埜於
此終不誑破須居士自悟始得未委尊意以為何如

與侍御心韋徐居士 甲申夏發

門下宏材巨公為先師法門之內外護者不啻十餘
秋矣某久企風範每欲聆教自知造謁無繇然而忝
在先師法系中則未嘗不時叨光被也茲因先師塔
銘一事關係匪輕遂義弗容嘿而深有屬望者政以
先師生平之行履本末惟門下悉之甚詳耳去歲孟
冬曾通諸嗣法弟昆合上公書并王孝廉行狀來仰
祈大手筆垂留一碣庶幾先師為人端的處昭昭然
不為末世所磨滅法門幸甚某等亦幸甚迨四月望
後續燈侍師到金粟接尊製塔銘一章讀之文質兼
到不勝欣服但末後嗣法弟昆之名未承紀載其於
此殊有隱處焉何也方今木陳以代付為事欺昧諸
方嗣法十一人倘不列名標誌而但據襲者黃介子
行狀云某某若干人則凡受代付者具得混濫此中
更不知為誰是誰非誰真誰假將使正宗的泒雜而
不清而天下後世悉受其欺昧者當何如也且原叙
止及木陳尚未及衆請之意與王孝廉所紀名實之
詳在某雖不敢以己意疑人而在木陳豈必無忽畧

公書自作主宰之事果爾則不惟蒙蔽某等弟昆抑
且蒙蔽門下矣先師晚年駐錫甬東道播天下惟門
下與有功焉末後光明還藉筆頭點出是天童法價
冠世實賴大護法始終之然則空石所存即模範所
係按覈一時為千古不朽非門下復奚望哉前公書
稿俱在恐浮沉未達特重錄一通上呈記室以證其
有無并求詳定原文以垂世世總之門下為道法為
先師故任塔銘之舉某亦為道法為先師敢進斟酌
之論皆出於不得已之衷情人地雖遥此心如一固
知高明遠炤當不我責外山刻十種請教并此附候
諸惟台鑒不宣

復東甌工部金門邵居士 諱建策

門下手諭謂自領大教來覺稍有自繇分倘所謂省
力處即是得力處耶但百尺竿頭更有一步不無待
於山野蒿枝一頓耳者山野道恁麼真誠篤信則門
下早已喫棒了也但向者喫棒底意分曉透脫則無
百尺竿為障為礙亦無得力與不得力及省力與不
省力之種種諸兩頭語直得迥然獨脫自繇自在至
於千差萬別紛紜當前不妨秪是一挼正好與大機
發大用以接物利生與祖佛老東濃一鼻出氣恰是

此個節候固爲門下挺身作如來使之時也愚見如此不識門下又何以敎山野耶法通之論不敢違命第金粟公案未了不免猶要少待當異日以面大敎也不宣

與鄞縣廣文客卿張居士

曠別多年每欲通問未有所繇舊春於天童再獲一晤喜不自勝第聚會不久即便出山未及留連道故悵怏殊甚然亦深知居士法中人必不於此見過茲啓天童先師過後法門被木陳大壞妄代先師付法訛僞相傳不勝錯謬此如朝臣不奉王命私鬻官爵罪例相等諒我居士智鑑高明早已了辨不須山埜再悉數也但緣先師塔上之銘舊冬嗣法諸弟昆等同具公書敦請四明徐心帝翁之大手筆茲見來稿不列的傳法嗣十一人名但云某某若干人則吾十一人盡同夫巳氏而凡受代付者皆可冒昧承當其關係法門豈淺鮮者且原文敘述但謂據黃介子行狀及木陳忞傳云云傳語多有未妥姑不具論即如介子行狀中原只混稱法嗣不及詳明狀爲求文之贄名實亦嫌無據然其時尚未有代付一事也况碑垂千古不朽苟置法嗣於若存若亾之間流弊不有

大可寒心者耶惟居士現身四明文治力易挽回煩道駕撥冗與山埜法嗣隱元公同往一謁心翁痛切轉道此情尤望據王大含所紀歷然開載天童一枝燈庶不致爲後人混濫先師常寂光中亦應佩明德於無涯豈惟山埜諸弟昆等永藉荷擔之力巳也居士爲同門棟梁應體炤山埜爲法門一片苦心諒不致付諸膜外率爾冒瀆顒俟報音不恭不備

復萬峰漢月禪師

不佞向在浙江時乃聞足下聲名耳根甚熟但未會其面未見其言未委足下爲何如人且有毀者謗者紛紛疊出故咫尺之近不及相訪其亦宿緣所使耶茲接佳刻四項及手教三百餘言首尾一讀乃知足下平昔造詣且爲法門心切以隱峰丹霞龐居士承馬祖石頭更唱迭和爲心使法道千古萬古作無障礙槪見今時鬪諍競害宛若舟中敵國又明向來尋師求友一段履歷雖承濟上孫枝尠逢馬石昆季將謂當今之世詖簧此道無其人矣因聞不佞往年四問深見作畧馬祖一宗堪爲唱和未至寂寞如此見推不佞而不佞何可當也然足下旣承濟上孫枝而又謂臨濟一宗馬駒的髓固雖傳久失真然而文獻

猶足何得如此自餒其亦未得其人而未契其旨耶
其亦契旨而遽忘其人耶當今密老和尚臨濟的嗣
命脉貫通爲人作畧光前絶後觀其語錄坐斷天下
人舌頭豈但文獻猶足而已哉足下既承其嗣而謂
傳久失眞則足下以和尚爲不足乎其亦以自已爲
不足乎何其餒哉承諭苟具大力量者於悟心之後
不自滿足深求細證遠契古人相擊相歌近協同志
扶起三百餘年掃地之密印如此之意乃敢不佞向
來之志不敢不勉就足下言句深求細證一紙供通
足下上堂語錄作畧施設雖不昧本分亦涉途迹其

亦從師承中來何得拈香原本又覺範老人又高峰
大師又湛然闍黎如此牽挂終不了事何也若謂從
覺範智證傳中得悟綱宗及高峰語錄發起參禪便
乃拈香原本則自古諸善知識發脚初心豈無方冊
染指亦當契何人書拈何人香如汾陽參七十員長
老末稍在首山言下了手天台韶師見四十位高流
結局於法眼席中乃至三十五十一百二十豈無契
入觸發者都不見有一人酧法又豈不見古塔主讀
雲門語錄因謂得悟遽爾遥嗣後來覺範種種貶剝
故知法嗣一事非同小可葢本分一着契入深重其

輕淺之餘不期該而該之矣豈有從前契入輕淺之
處一一爲繼嗣乎且契入深重豈可與輕淺相並譬
如黃金不與鐵比則從前得處輕淺不足爲繼嗣也
明矣足下欲振臨濟宗風尚猶如此牽挂不了致家
中人笑足下望外走也況使後昆相學相令而臨濟
源流面禀親授恐付之無聞矣近來宗師拈香牽挂
多以名望人情不能自免如湛師拈雲棲之香博山
拈峰頂之香一脚踏兩船不歸其原本自有智者慨
焉其亦原本一着得不深重而被人情名望所奪也
然亦二家承流無源亂統應爾如壽昌則自迸出來

雲門則少林帕子故子孫牽挂其勢然爾足下既作
臨濟後裔須體從上祖宗家法維持亦欲與二家雷
同效顰耶然宗門中法嗣拈香古今典型佛祖標格
故不佞先欲言之其他普說法語五宗原智證傳提
並註脚三老因緣夾襍偏頗多負單傳直指取明眼
笑累累皆是猶難備上紙筆唯足下自炤自察然不
佞未親面足下先如此簡點正承謂深求細證遠契
古人相擊相歌共協同志非爲相謗相毀而競胃鬪
諍也雖然足下要人深求細證勾賊破家不佞乎人
受汚未免就窩打劫見三下三彼此無虧他日倘相

見當一笑破不宜

寄別山講主

曩與足下邂逅雲門喋喋口吻便知有爲丈夫自爾分手迄今不覺數載矣不佞住居海陬落落人世教乘之緣不啻東之高閣然如來所說一代時敎究其所以然爲何事者端在自己實謂無遺矣足下敎乘博洽賢首慈恩工於平昔坐席揮麈理應當然承惠華嚴品旨謹覽一遍足下以妙嚴一品貫攝三十九品謂華嚴品品是世主妙嚴又謂此品是主餘品是伴據此亦是一見但在品品位位當宗門中意有相

乖足下高明一舉便知蓋華嚴意旨雖圓融行布包博無遺而在當宗當位其亦圓融行布攝無不盡何得昧此而反另作一說恐於當宗當品未必然耳又以山河大地一時坐斷是事事無礙法界誤錯甚矣殊不知一時坐斷乃是得入空境證理無礙若事事無礙即山河上明一山河遍入無量山河且不壞一山河之相無量山河攝入一山河之內亦不壞無量山河之相到此即得迥出於思議之表古人於內打出則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趂出婬坊未還酒債顧此豈是一時坐斷爲事事無礙

耶如此之意敎家謂之綱領綱領不明至於千言萬語皆是漏逗之餘所謂一子差而滿盤錯足下不可不審矣茲欲面議俟不至山故伸此意允訊起居

復隱元上座

上座旣主席黃檗當以煆煉衲子爲懐須臾不可放過惟左敲右激挑剔成材使法系直與虛空相終始永遠聯芳不致斷絕是老僧之素望也其餘之事皆是因行掉臂若放過煆煉衲子惟從事餘務則捨重從輕恐不得其人有忽從上來事上座應極力砥勉之囑囑不盡

復太守聲玉韋居士

台下於向上一着子大似識得伊猶不肯認伊然欲認伊則反成窒礙所以昔日有僧問古德云如何是生死業答云求大涅槃者是進云如何是大涅槃答云造生死業者是向此看得透則生死於是超脫紅塵亦由是消融且喜作個脫白乾淨無依倚大解脫人二六時中不妨暢快至於慶生禮懺一切佛事只任運世緣王法與佛法兩無相礙所謂隨分納些些正是達人作用也愚見如此未委高明以爲何如

復刺史九霞劉居士

曩與台下結法喜緣將謂拽脫從前蘊藉世出世間玄妙知解今承來教尚謂昔年擒鼻緣由雖未蒙打失半邊大和尚引手威光迄時時變現鼻尖頭也山野謂既有威光時時變現則未拽脫從前所蘊藉不妨再向父母未生前看那個是我本來面目便驀忽然囫地一聲亦好與山野三十拄杖呵呵鉢盂峰既棠為野人托出則究有頭債有主從此打結與太白巔齊年雖望八老翁蹇於步履未嘗日夕不在蒲團几拂邊握手淸談也縱時遭艱阻流離欲自擔板作門外漢恐無如此便宜之事故曰自從親遭毒手至今恨入骨髓寧不然乎前拙話塵言宜付丙丁勿放空如來藏恐鈍置當人纔是出脫好手免彼此相帶累去耳不既

復九霞劉居士

尊偈十首活潑淸脫足見近日高造然亦有鋸義聊為老翁點出勿怪山野又絲來線去好閒坐漁磯釣明月特地一場愁敲開明月縛淸風徒勞心力老來學種猢猻樹何得老不歇心活時難死死難活又非吾常於此切也了卻此數句鋸義再來喫老臊胡行沒手之拳何如呵呵

復太史曹毅雪居士 諱勳

春首承台駕垂顧得聞高論甚合理性一路但未得透脫於理性文字之外故語脈機用似未獲符契然宰官中如台下動合此道者甚為難得心切慕之欲時常眉毛相拄以期繼紹傳燈茲荷手教與尊刻井嘉作見惠尤□台下與山野道契自不能已故現於翰墨以光道眼也謝謝不盡然尊翰謂山野拙刻如據泰華絕頂隨意指點塵寰若非別透眼光幾令人應接不暇矣山野謂不妨被台下看破但如人指月倘若得月自然忘指何若斬斷葛藤免得令人應接不暇可乎來諭惟自念究親萍聚總是情緣既非土木形骸未免拖泥帶水昨承大教以道眼視之都是空花泡影心豈不知世界只等空花即自身亦同泡影何況眷屬但一着道眼便費手腳那能得撒手懸崖翻身入水一絲不挂來去自如仰望洪慈策其末路據此則台下卻以道眼礙眷屬礙自身礙世界乃至礙究親所以便費手腳那能撒手懸崖翻身入水以至一絲不挂來去自如此正未契道眼作如是差錯之見殊不知契道眼者非空花非不空花非泡影非不泡影直得離四句絕百非口欲談而辭喪心欲

緣而慮忘到者裏則前謂以道眼視之都是空花泡影亦是接初機漸引之言未可爲自畫也雖然若契離四句絕百非者一着子猶要親見作家指點活機活用以明向上一着不然恐坐無事無爲之金鏁難未免墮坑落塹於必死之地不能醫也試問台下近來曾恁麼一回也未若未得一回且眷屬是眷屬自身是自身世界是世界冤親是冤親我心平等渠亦平等渠性如是我亦如是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此亦無過無不過之大同之道分明即世間相以明實相亦即世間法而明出世間法但看台下力

量契會何如耳以上三段不同收歸上科他日若相見猶作如是知解入門正好一棒勿怪山野未策其末路也當有高見以示我拙偈一首敬次來韻并錄請政

濟源莫道在天童正脉流傳觸目逢馬祖臨機聲一喝大雄三日耳雙聾非空不有超方外蓋色騎聲何處鐘大用現前無軌則亦應踢倒須彌峰

復子佩周居士

儒者至無人不自得乃素位之語也老子至實無所得乃合頭語也宗門本分乃通上徹下語也三者本分是其要關若悟其要關則世出世間更無偏頗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即此之旨先師在銅官山頂悟得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大地纖毫過患了不可得亦即此耳所謂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良有以也至於論三教同異亦不妨將此推窮更有先儒所著三教平心論顯發三家功德殊異亦當展閱以見其化儀大槩如此來論更欲脫離知解以何法門惜乎居士不在面前倘在即與當頭一棒且若喚作一棒則觸不喚作一棒則背不得轉機亦不得無語猶擬欲如何若何又有一棒到居士分上

了也雖然他日若會晤時更存如是等見便是知解生矣當有格外提持與老朽通個消息可爾

復乾三法師書 附來書法師相見機緣語句載堯峰錄內

海內有人不可不訪久聞和尚爲禪門大匠故于季冬買一葉舟特造方丈非舍平生所學而爲濟上之學也十六之夕承和尚集座下諸英共評宗教其中有關節之言再求斧削如不肖謂交光決定用根其說大謬座中諸兄左袒交光以用根爲是而和尚亦有從緣薦得之言竊謂從緣貴乎薦得若果薦得必離根塵豈如交光帶妄顯眞不遠

破二種見妄之說乎夫衆生流轉生死由根塵識三種不破不出生死學道之士于入門時須于命根下殺得一刀方離妄法果殺一刀則根塵識盡破不留纖芥若留眼根是不曾殺得一刀見性亦不現前不可謂懸崖撒手也彼豈知正見正聞之時畧無根塵之相乎此是教門衰相亦是宗門流弊不肖不得不言只如二十五圓通中以阿那律陀為眼根圓通那律是無眼人故得眼根圓通根之宜拔不辦而自明矣若坐在不見處復是大病和尚是宗門長子能提直捷法門貴于一機一境

直透根源不肖于宗從未參究高峰語錄從來未見惟幼時曾稍閱宗書聞圓悟云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以愚意測之絕甦是死活義死須真死活須真活若根塵不除不得謂之真死縱有小悟亦詐死耳入門既謬後來所見皆謬既有詐死必有假活總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末法時最多此種不肖雖非宗門人不得不為教門慮耶若要真死須斷根塵識將攀緣妄想言思卜度一切皆除夫以言顯于無言非真無言也以思顯于無思非真無思也真絕言思者空有二邊

妄想一切不起消息不通并無能絕所絕如魚飲水冷煖自知而已行人至此多分死了活不得肰見性現前早是活法人自生阻滯耳何者妄見巳破真見現前妄聞既除真聞自顯非活而何和尚前問法住法位世間相常愚云世間相者生住異滅是也因舉大涅槃經文為證和尚似不肯其說肰法無一向請以山水草木為世間相可乎妄情既除山是真山水是真水草是真草木是真木天地未分先有山水草木乾坤既壞山水草木不壞寧非常住之旨到此方是真活台宗性惡法門由

此而立和尚拈根本無明即是根本智慧以此為性惡義愚謂此亦通途之語若別顯性惡全是真如更無無明之相故謂之佛性也然總因真死方有真活苟非真死真活通是意識卜度言語抵對安可稱見性哉但死活定非二機妄法破處真諦自顯又雖拈性具秖得半邊更有通方圓融之道惟苦心人方能知之和尚試評其說與圓悟合否因欲請教輒吐愚悰談刀取誚捉礫騰譏恐滋口過幸不吝斧削足見慈悲臨楮無任悚慄

正月初四晚獲座下手翰一篇首尾將千言以舊臘

到山相訪同諸禪子於茶筵中議論近時詿經用根不用識及阿那律不用眼根而證圓通與夫宗門中之句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乃至法華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等語顯發指註欲老朽試評其說足見座下于法門為有心人故於宗教兩途叅考其旨趣但座下首云非舍平生所學而為濟上之學也於此殆見座下以台教自畫雖有殊言勝語恐不相入究竟無益於事擬欲緘口付于無言之天各安其分何如然若但付於無言之天則座下將謂宗門莽蕩不能曉此故不得已輙陳管見以博

大方如交光法師所詿楞嚴正脉用根不用識大段藉根顯見因見示心此是自微至著自始至終譬如以楔出楔前楔既出後楔亦無所用若據理論量倘執見根為是則頭上安頭若離見根為是則如斬頭覓活所以經中本文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據此可見從根以辨見精從見精以明真見至於真見則能所對待無容存於其間至後文雖有二種妄見亦由此以進退合明則根塵識三豈不破乎又據圓融之理只要人當機了悟直下瞥然所以宗乘中云只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

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又法眼大師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足見唯心唯識之道超乎根塵始亦由于根境而顯發且臨濟大師云汝等赤肉團上有個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老朽如是引援并原交光法師科文剋就根性直指真心前前後後不一而多不過明他所學之大意而已非同眾禪子以左袒其交師也座下又以阿那律陀不以眼根而證圓通以駁交法師用根不用識之謬此屬一途之說亦是有理但曰圓通只許盲人證得有眼人不能瞥證則六三十八

及其七大為二十五圓通徒有其文如何融會老朽意以盲者肯修尚證圓通況不盲者肯修如何不入其圓耶雖文殊選根而有勝劣古聖明訓何能違其所示且據其經偈一處成休復六用皆不成塵垢應念消成圓明淨妙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況前偈曰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初心入三昧遲速不同倫老朽以後偈前偈引援比較無過顯發人人有慧根之性皆可從機境上悟入若離機境則頑然而無靈識此機境只在六根門頭瞥然薦取所以老朽前謂從緣薦得相應疾若薦

得則根境與非根境了不可得更誰論殺一刀與不殺一刀然殺之一字即是薦取之意也若薦得則心意識自死所以如來一代時教善知識一切機語無過隨時徇機之語不可鑿定以成死法若鑿定則違隨宜所說意趣難解之旨應信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乃至大死大活詐死詐活等語皆是撮摩虛空水中撈月於當人本來個一着子皆兩頭語只如世尊住世四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臨般涅槃時於百萬人天衆前拈花示衆只有迦葉一人當機契肯破顏微笑其餘在座悉皆罔措故世尊

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轉相傳受于是二十八祖達磨大師繼之乃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心既指矣性既見矣則從前所學所聞所修所證皆無復遺餘矣然則座下以一刀欲殺其根株是座下之所見亦是古人之方便非禪宗超方脫畧極則之語不知高明以為何如又以老朽前詰法華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之意重拈其說殊不知法華一部七卷之文以實相為宗其他多贊揚表顯唯此兩句經是的切顯實相之義座下彼時驀指茶筵中云圓

眼住圓眼位糖餅住糖餅位老朽當時詰云圓眼一揑便碎糖餅一喫便了如何得常住座下彼時無對少頃以大涅槃經為證大意以生住異滅住於不生不滅為常住彼時老朽詰云如是則生滅住於不生滅則成兩法遽成能所對待如何得常住乎今座下以老朽似不肯其說者此也今又以山水草木為世間相妄情既除山是眞山水是眞水草是眞草木是眞木天地未分先有山水草木乾坤既壞山水草木不壞據此不唯實相常住之旨未明于世諦理義亦未盡意既天地未分又何從而有山水草木乎乾坤

既壞又何從而有山水草木乎況有妄情可除又有眞山眞水乃至眞草眞木天地未分又有山水草木乾坤既壞又有山水草木不壞則歧然兩分宛爾生滅與不滅生對待之法如何是實相之道得永遠常住乎老朽如此引援辯詰古賢所謂引而不發只要當人于此悟明以透其實相常住之法也于此悟明則台宗性惡法門由此而立并根本無明即是根本智慧不期而合雖說兩個根本若悟得但有其名而無實性也故曰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寧不然乎只如高峰祖師四句偈是宗門極則語且云

那一句是縱是奪是殺是活若檢點得出則稱學事畢此是要人明其機用以到極則處也老朽與座下覿面提持要從此契會出三乘十二分教高一頭地非强逼捺以屈人也座下今云高峰語錄從來未見則忘却老朽覿面提持之端的意也自今而後猶望座下于宗乘中要緊留心或與老朽一機一境一扣一激得推門落臼則知三乘等教所蘊學業皆闡演玄妙理致邊事於宗乘極則一着子尤較霄壤故德山禪師從前在蜀所演諸經衆論王張教義亦曾註金剛經疏且氣壓諸方云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我當擣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乃稱龍潭信和尚一夕侍室中龍潭云更深何不下去德山珍重便出却回云外面黑龍潭點紙燭度與德山擬接龍潭便吹滅其燭德山于此大悟便禮拜而退明日將青龍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遂焚却而為宗門大匠豈欺我乎若云談刀取誚捉襟騰議則老朽從此打退鼓彼此各適其性亦不亦樂乎來書義多文長不必以逐節對辯撮其大要以明風規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復天王水鑑海法孫

說話既明暢行持須珍重當从竪法場不可輕易動
喜汝住天王於此作梁棟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十一終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嗣法門人隆琦等編

問答機緣

僧問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二云要汝入門便道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二云百獸林中獨步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二云早已分身兩段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二云汝自理會

僧叅師出方丈據坐僧對師舉手二云起勞便出師二云莫道無事好

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二云行路全憑拄杖子如何是

主中賓師二云堂裡長年多陪客如何是賓中賓師二云滿面埃塵不覺羞如何是主中主師良久二云會麼

普茶次僧問碓嘴生花意旨如何師二云烏龜向火進云如何是佛面百醜師二云是汝無面目

僧問弟子無住處求和尚個住處師與一棒二云灼然住在什麼處僧二云不會師二云却好個消息

僧見師伸脚二云恰值山僧脚麻替我摸一摸看僧便喝師打二云摸脚也不會僧遂禮拜師二云總恁麼信受奉行僧拜起二云者老漢也是無風起浪師二云被汝覷破了也僧無語師二云猶是墮坑落塹

靈嶽侍者一晚向師口占二云喫莖無根菜叅個沒味禪日裡三飡飯夜間一覺眠師二云明日閻羅王與你索飯錢又作麼生嶽二云待他來師二云卽今索取又作麼生嶽二云不是拳頭便是巴掌師二云過在什麼處嶽二云不合惱亂人家師休去

師一晚問維那古淵二云金不博金更道一句淵二云彼丈夫兮我丈夫師二云如何是丈夫事淵二云唯我獨尊師二云一棒打殺又作麼生淵便喝師與一棒淵走出師二云今日大家喫酒維那還錢傍僧二云憐兒不覺醜師轉身一棒二云被你看破

師問孤雲如何是覿體現前雲下語亦呈偈至累次皆不契忽一日師又問如何是覿體現前雲驀豎拳云會麼師二云如何是脫體無依雲轉身二云我去也師乃頌之

師問僧那裡來僧二云杭州來師二云還得江西信麼僧呈坐具師二云不是者個消息僧進前師便打

師一日問柴立二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什麼對立豎起一指師二云看破你了也立一喝便走師與一棒

僧問山門緊閉無處入路求和尚指示師二云立地死

漢僧便禮拜師二云活也活也僧二云謝和尚指示師二云
速退
師問僧那裡來僧二云海鹽來師二云還帶得鹽來麽僧
二云帶得來師二云何不舉似我僧呈坐具師二云者是淡
底僧二云是鹹底師與一棒二云鹹淡也不知僧無語
僧問如何是舊年燈師二云門前火把子如何是新年
頭佛法師二云東家敲鑼西家擊鼓
孝廉君謨周居士於慈雲寺陪師茶次語及格物師
遂拈一茶菓二云者個是物作麽生格士二云放下着師
二云又撥過一邊士二云者老漢又將謂別有師二云如何

是你不別有底意士驀竪一拳師二云不得喚作拳頭
又作麽生士擬議師與一掌士直下釋然
僧問侯二云和尚近日法體調和否師驀竪指二云你道
如何僧擬議師便掌二云合取兩片皮
師一日問雲浪二云如何是汝本分事浪竪起拳師二云
我不問汝拳頭如何是汝本分事浪二云和尚將謂別
有麽師二云如何是汝不別有底意浪又竪起拳師與
一棒二云者一棒是賞汝是罰汝浪一喝而出師二云又
恁麽去也
僧問穿衣喫飯不知是誰師驀頭便棒二云是誰僧擬

議師又棒二云自家也不識
師問衆二云風不待月而凉火不待日而熱意旨如何
僧滄濱答二云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師二云向上還
有事也無僧便喝師二云喝後聻僧出
師一日問靈機二云如何是先照後用機二云把火捉賊
師二云如何是先用後照機二云驀頭撥看師二云如何是
照用同時機二云禍不單行師二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
機二云鬧市裡打坐
雲浪一日禮拜次師驀竪拳二云不得喚作拳頭汝作
麽生會浪二云不識師與一棒二云者一棒又作麽生浪

一喝師又與一棒浪便走出
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打二云幾時到者裡僧二云
險師二云險僧便禮拜師二云元來元來
靈機侍者初叅問二云世尊未陞座文殊不白椎還有
佛法也無語未卒師急索拄杖二云且道卽今是陞
座不是陞座機擬答師直打出
僧問出山門是如何師二云山僧不撒沙僧二云入山門
是如何師二云塗汚了多少
師問靈機二云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機二云憐兒不覺
醜師二云旣打趂何謂憐兒機二云也要和尚具隻眼師

打機一掌〻云要我具隻眼那機〻云不是某甲怎麽道
爭見得和尚
僧問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時如何師以手
撼桌〻云喚者個作什麽僧無語師〻云何曾得一體
師一日在單上臥喚靈機〻至驀〻云驢漢機〻云一頭在
這裡臥師〻云那一頭聻機〻云驢漢師〻云且喜汝承當
機打師一下師〻云汝還知痛麽機無語師〻云痛痒也
不知
師問大舍王居士〻云世尊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意
旨如何士驀豎一拳師〻云不得喚作拳頭又作麽生

士擬議師直與推出
僧問學人有覺主人公諸佛道不着棒喝無交涉師
今還識麽師〻云明日請你做泥水僧〻云不會師打〻云
主人公那裡去了僧便禮拜師又打〻云好個有覺主
人公
一日靈機侍立次師問〻云大修行人未審得何果報
機云拕犂拽耙師〻云大造業人未審得何果報機〻云
端坐受供養師〻云爭柰以善爲惡以惡爲善機〻云和
尚自生分別師〻云如何是不分別底道理機〻云合取
口師休去

師到天童送老和尚入塔徑山雪庭師亦在一日與
諸嗣法同門到祖師堂上庭〻云我不入者保社便轉
身師向庭背上打一掌〻云少者一掌不得庭回首〻云
是那個師〻云還要回頭轉腦庭無語師遂歸寮
一早老和尚起龕畢衆送雪庭師歸客堂庭〻云佛法
傳持子孫綿遠如帝珠網各自領會去師突然與一
喝便轉身庭〻云者一喝放在什麽所在師〻云還不領
會庭亦無語
次日老和尚進塔有一僧問雪庭師〻云釋迦涅槃於
拘尸和尚示滅於通玄且道是同是別庭不答師在

會〻云老師答者話不出庭〻云果然師〻云大衆證明庭
又無語
師一日問侍者千峰〻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
不朝東意旨如何侍者〻云鼻孔大頭垂師〻云喫飯咬
着砂侍者彈指而出師休去
師問僧〻云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意旨
如何僧提衣袖〻云某甲亦有一領師〻云天地懸隔僧
云和尚莫蹉過師〻云爭柰古人語意何僧無語師〻云
闍黎莫蹉過
一晩侍者千峰〻云當時臨濟會中二首座同時下喝

濟〻云賓主歷然若更問那個是賓那個是主和尚作
麼生師便與驀胸一踏侍者一喝師〻云作恁麼見解
侍者乃走出
師一日問大含王居士〻云正當恁麼時是如何士〻云
今日被和尚一問直得圓成一卦師〻云作恁麼解會
士便走出師〻云恁麼去也
師問侍者千峰〻云盧陵米作麼價意旨如何峰〻云塞
斷天下人咽喉師〻云你爲什麼對我答話峰便喝師
云爭奈古人公案何峰〻云話頭也不識師便喝峰〻云
遲了八刻師〻云話頭也不識峰〻云元來師〻云自首者

原其罪峰〻云恁麼去也師〻云親言出親口峰啐一啐
走出師〻云已遲了八刻
一晩師在臥單上問靈機〻云鼻孔大頭垂意旨如何
機〻云眉橫八字師〻云我不知者是什麼意思機〻云某
亦不知師〻云瞎機〻云瞎師〻云瞎瞎機〻云果然師休去
師一早口占云衆生有病諸佛有病諸佛有病露柱
有病未委露柱犯底是甚麼病機答〻云針劄不入底
病師〻云還有轉身處麼機與師一推走出
大含王居士一日呈頌師閱畢向居士〻云者是描畫
邊事如何是描不成畫不就底意士打個作揖師〻云

描也描也畫也畫也士便轉身出師亦休去
僧禮拜次師〻云彼此鼻孔相似禮拜他作什麼僧沉
吟師〻云端的得明白了禮拜僧〻云端的得明白不來
禮拜便行師〻云畧較些〻子僧不顧師復喚僧至師〻云
老老大大爲什麼隨人呼喚僧擬竪指師便打〻云禮
拜未有窮已在
師一日問侍者千峰〻云古人道布衫重七斤意旨如
何峰〻云提不起師〻云旣是七斤爲什麼提不起峰〻云
和尚蹉過了也師〻云汝何不問我峰〻云布衫重七斤
意旨如何師〻云千補百納峰擬議師便與一踏復〻云

我底轉語與汝底轉語還有差殊也無峰〻云和尚少
賣弄師〻云汝又作麼生峰〻云和尚試爲定當看師〻云
少賣弄峰〻云隨我來師〻云如何得淨絕去峰打師一
下師〻云隨我來
師一日問大含王居士〻云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士於
地上畫一畫師〻云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士於一畫上
畫一直爲十字師〻云恁麼去也士〻云和尚又作麼生
師〻云與汝三十棒士〻云和尚領一半師〻云不要塗汚
山僧好
師一早問靈機〻云世尊拈花意旨如何機驀竪一拳

師云不得喚作拳頭又作麽生機便打師一拳師亦打機一棒云且道是賞汝是罸汝機云少賣弄師頷之

師一日驀竪拳問于張嚴居士云不得說是說非試道一句看居士掩耳云弟子不聞師云不聞處與世尊拈花是同是別居士云和尚作麽也說同說別師云如何是無同無別底意旨居士亦驀竪拳師云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居士云迦葉惱他師頷之

僧叅問三千里同風即不問踞坐當軒事若何師云與你三十棒進云通身無影像徧界絕形踪師云前言何在進云禮拜和尚去也師云自起自倒漢

師一日與雲嶽叙話次驀伸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嶽云少賣弄師又伸脚云我脚何似驢脚嶽云轉見不堪師云人人有個生緣你生緣在甚麽處嶽云覿面不識師云離了三關又作麽生嶽便喝師云好與三十棒嶽云和尚也不得無過師休去

師一晚向正法西堂云當時幻有老祖云欲要睹猜枚大家出隻手且道猜底是甚麽枚法云者個枚師云試舉似看法驀竪起拳師云是甚意思法云和尚自理會師云不是不是何不問我法便問師亦竪起拳法云卻是卻是師云休安註脚

正法西堂因言出行好日師云古人云日日是好日又作麽生法乃彈指師云作恁麽解會法云和尚勞頓師云鼻孔大頭垂

師一晚問衆云懸羊頭賣狗肉是誰家生意知藏達夫云少賣弄師云什麽處是賣弄夫云更要重說偈言師云汝分上又作麽生夫便走出師云只得恁麽去夫云錯會不少師云莫謗山僧好

師問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麽僧便喝師掩耳云山僧卻不聽得僧云惱取眉毛好師亦喝僧連喝師云羞也不識

潛九陸居士叅見問云不許棒不許喝不得語不得默請和尚道師云說你是自纏自縛漢士罔措師便喝士亦喝師云亂做作麽士遂禮拜歸位師又從容諭云我喝是吾行令汝喝來歷不明汝適謂不許棒不許喝為甚麽又喝起來士擬議師云捉敗汝了也

師問法觀云鼻孔大頭垂意旨如何觀云舌頭在口裡師云向上還有事也無觀便走出又一日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觀云全提正令師云迦葉微笑又作麽生觀云亦復如然師擬更問觀亦走出

一早師問侍者劍眉〻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當人分上如何眉〻云眉毛眼上橫師云向上更有事也無眉便喝師云休瞌睡眉便走出

師一晚聽前坐法觀捧碟橋餅與師過茶師云橋餅留在出路喫觀〻云只有一個不好帶得師云千個萬個不離一個為甚麼帶不得觀〻云眼裡不着沙師云如何是汝不着沙底眼觀便走入方丈師休去

因冬瓜問法觀〻云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當人分上又作麼生觀〻云眉毛八字橫師云不妨被汝道着觀禮拜退

師問機來陳居士〻云蘇東坡悟道偈〻云溪身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且道他八萬四千偈說個什麼道理居士次早云八萬四千偈舉似今朝東海日頭紅師〻云離卻日輪紅又作麼生居士〻云今日親見和尚師〻云你分上又作麼生居士便禮拜師〻云猶欠轉身

一晚師問衆〻云諸方衆得底者裏用不着者裡衆得底諸方把木杓意旨如何一僧〻云恰好師〻云恰好在什麼處僧便喝師〻云且喜沒交涉僧〻云和尚又作麼生師〻云諸方把木杓僧無語

師問鐵舟書記〻云如何是汝本分事舟無語粥後舟云鼻孔依然搭上唇師云轉身一句又作麼生舟拂袖便行師與一棒云且道是賞汝罰汝舟便喝師云老僧被汝一喝舟擬議師又與一棒舟無語師云墮也次日師對鐵舟〻云汝昨無語而今如何下得一轉語使前話圓舟〻云再犯不容

一晚師問維那古碧〻云汝從那裡來碧〻云不從外來師云將謂汝是門外漢碧〻云和尚話頭也不識師云看破汝了也碧〻云卻是某甲看破和尚師〻云老僧招得

師每問衆〻云衣帶下一線清風意旨如何僧多答師皆不諾

僧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那隻眼師〻云薦取背後底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師打一下〻云者一下又作麼生僧〻云好那一隻眼師〻云莫塗汚人好

師與士材李居士聚話次驀豎拳〻云不得喚作拳頭道一句看士〻云天寒請和尚通袖師〻云作恁麼見解別道一句始得士便喝師〻云者些消息從那裡來士擬議師將士鼻孔一捏士禮拜〻云謝和尚師微笑休去

士過第三日又到師云今日相見與前日相見是同是別士拈香爐云此爐是和尚舊用底新用底師舉伸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士云且收取袖師又伸腳云我腳何似驢腳士云和尚不妨疑着師云人人有個生緣如何是居士生緣士云今日喫飯來還未餓師云三關則且置向上還有事也無士拍桌一喝師呵呵休去

一晚師問侍者公衡云八角磨盤空裡走意旨如何者云無毛鷂子撥天飛師云那個證明者云不妨與和尚同出入師云老僧不知是什麼意思者云某甲

亦不識師云前言何在者云老老大大是什麼心行師乃呵呵

師垂五問一水既無筋為什麼長流不斷二佛祖公案猶空中紙鷂向何處收取線索三鵬摶峰與晏坐峰相交且道說個什麼四風扇大野畢竟作何形色五望江亭上垂機誰是知音

拈古

一日世尊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拈云世尊無端特地文殊錯安註腳簡點將來二人俱好拋向洞庭湖裡免得千百年來令人依模畫樣何以還他活潑如龍虎平地無勞起骨堆

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

拈云文殊太煞風流迦葉眼孔似窄雖然如是肥邊易得瘦肚難求百千萬億文殊與許大世尊盡被迦葉無對裏坐斷至今翻身不得且道意旨如何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嘴若是

山僧待世尊云汝欲擯那個文殊但與一喝要顯衲僧有多方手眼

梵志索世尊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自當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遂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

拈云好笑是世尊與梵志兩沒合殺最初拂袖便行卻也相當不應路中發省得回來對世尊云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所謂放過一着

落在第二世尊此時不據祖令但歸斯受之而已殊不知梵志歸來作如此語話正好與他三十棒使渠進退無門知得衲僧門下別有長處雖然若問山僧是受否便與推倒免得中九下七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産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産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却來相報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拈云將謂釋迦老子葫蘆裡有多少靈藥元來只是一味蓬蒿湯使者婆子欲産未産之際纔飲入口便乃瀉下實非此藥靈驗全係者婦爲苦痛饑渴所逼故易爲飲食耳雖然如是若殃崛傳話未到時便乃産下則瞿曇之蓬蒿湯亦只得風吹日炙有什麽用處可見出門便利偶爾撞彩若是山僧待長者云當有何法能免産難但云盡大地是個女子看他又如何折合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嘆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拈云世尊良久塡溝塞壑外道得入舊瘢着艾箇點將來各與草鞋一緉且要天下人疑着今日忽有人問山僧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惟竪一指還與世尊是同是別

城東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廻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

拈云老母不欲見佛天然氣槩而佛每來乃至回顧東西總皆是佛氣槪天然於此見得老母卽佛佛卽老母於此不會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不滅度亦非吾弟子

拈云瞿曇一生打風打雨降災降禍帶累無數好人墮坑落塹臨了只得殷殷勤勤消歸自己生怕他復蹈從前覆轍口欵幸獲自招亦須與他一頓爲甚如此旣能護末何不愼初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云有麽有麽主竪起拳頭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云有麽有

麽王亦竪起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拈云二菴主見處孤硬大似一對無孔鐵鎚趙州老舌頭無骨東頭賣賤西頭賣貴多少人向此氣悶莫謂山僧不道好

德山小參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麽打某甲師曰汝是甚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拈云德山埋兵挑鬪要驗作家者僧只知食前不覺失後若是山僧見伊謂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便云和尚今夜不着便他若動靜但曰夜深和尚尊重

普化和尚尋常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抱住云總不恁麽來時如何師拓開云來日大悲院裡有齋僧回舉似濟濟云我從來疑着者漢
拈云普化恁麽連架打穿盡髑髏明日大悲院裡有齋放過一着臨濟謂我從來疑着者漢雖是好心若是山僧問總不恁麽來時如何便打且要諸人知實雖然普化恁麽爲人帶累人欲

上天上天無門欲入地入地無路且道端的在什麽處

臨濟云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麽生會
拈云觀我濟祖大似將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情與無情撮來如粟米粒大且能撼鐘皷撃山嶽鎮古今燭日月昂卓不勝昂卓平展極是平展打皷普請看既要人吞又要人吐借乎當時不遇其人我若在會便與翻卻禪床免得後人饑思食渴思飲人境俱奪不爲性燥

九峰道虔禪師因石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麽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個秖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不得卽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烟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立亡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拈云首座尋常慣習石霜枯木禪於生死岸頭却能自繇但未具正知見未免被明眼者呵故

以一條白練話作死法解會謂只是明一色邊事及九峯不肯便裝香坐脫可謂坐斷十方猶點額不能密移一步看飛龍此之是也若是山僧見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便云吹毛寶劍逼人寒九峯若擬議但云莫埋沒先師好管取九峯結舌一代任持亦是有分

臨濟云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

拈云臨濟尋常見僧入門不是喝便是打為甚特地將高平下裂一作三令人趣上奔下何日

了手分明弄泥團漢成得甚麼用處若是伶俐底人見他恁麼舉但云惜取眉毛好

僧問一賣鹽翁云覆船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又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什麼翁曰向汝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你喚這個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翁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拈云看此賣私鹽漢因何得致通身手眼撞着遂驀露風規背去便撩鈎搭索放去收來只要人知有可惜者僧大似磕露拄底瞎漢若當時山僧見伊恁麼激揚便翻却鹽籃而去不妨令者賣鹽翁疑着此僧具什麼眼目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濟復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拈云兩堂首座同時下喝一個半觔一個八兩曾無彼此優劣僧問還有賓主也無逐塊韓獹臨濟云賓主歷然底意在鈎頭其僧不見進語可惜許臨濟又曰要會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

座又抛一釣令人吞據臨濟如此施設人多不識用在臨時縱奪自在都作意義摶量不知當機蹉過若是山僧當時見臨濟恁麼道便與一喝不妨明頭也合暗頭也合管取老漢忍俊不禁

臨濟因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濟曰钁也未舉困個甚麼檗便打濟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濟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裡活埋

拈云臨濟意不停機不住黃檗等閒撥着便與抵對纔見打時直與推倒可謂棒喝相應拳踢相隨黃檗亦無計可施反打維那正所謂没奈船何打破戽斗尿牀鬼子尚不放手更云諸方火葬我這裡活埋不特打草還要蛇驚看他父子兩人家門不睦一至於此好將一束縛任放在天目山巔霜欺雪壓免得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雲門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秖是饅頭

拈云可笑雲門老漢將常住物爲自己伸一手了縮一手帶累觀音菩薩滿街亂走若識得他破一任洪鐘喚作瓦缶山僧恁麼稱提已是小家徒開惡口咦

趙州因南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趙州曰異卽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州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裡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個甚麼州曰悔不更與兩踏

拈云南泉脫體風流趙州全身意氣分明少喜多嗔一似有輸有贏箇點將來俱失利若問山僧如何是類但云莫嫌我打你

臨濟因黃檗普請隨後行檗回頭見濟空手乃問钁在何處濟曰有一人將去了也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個事濟便近前檗竪起钁曰秖這個天下人拈掇不起濟就手掣得竪起曰爲什麼却在某甲手裏檗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

拈云黃檗勾賊破家臨濟就窠打劫惡手手中顯惡手惡人更有惡人魔故黃檗將謂得人便爾回寺據山僧今日看來尚未了事待臨濟掣得钁頭竪起曰爲什麼却在某甲手裡便云者個頑賊遂與打退免得父弱子强遭人話柄

趙州一日與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州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州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州曰你在彼中作什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州曰把將果子來

拈云最不喞㽘是個文遠既云鬪劣不鬪勝只管走向前去以致一枚果子輸與趙州若當時見趙州云我是一頭驢但曰某甲萬分不如管取者枚果子還文遠喫所謂退步便是進步時寧不然乎呵呵

僧問雲門云一口呑盡時如何門曰我在你肚裏僧曰和尚爲什麽在學人肚裏門曰還我話頭來

拈云大小雲門能添人五臟又能挖人心肝好手直是好手奇怪未爲奇怪若是山僧見問一口呑盡時如何但云謝供養更有如何若何便云尚捨不得

官人問趙州云和尚還入地獄否州曰老僧末上入官人曰大善知識爲什麽入地獄州曰我若不入阿誰敎化汝

拈云趙州老賊手脚不同不唯入水拖人抑能

面奪威光令語秖管傷人不怕露柱勘破

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云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

拈云者僧雖解單刀直入爭奈興化有百匝千重所以將在謀而不在勇興化雖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未免旁觀者哂若問山僧四方八面來時如何答未是作家待伊擬議便打

僧問曹山世間何物最貴曰死猫頭最貴僧曰爲甚麽死猫頭最貴曰無人着價

拈云曹山如此答話可謂遇貴者貴遇賤者賤若也不落貴賤且道死猫頭是箇什麽者裡見得可謂未離兜率已降王宫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僧問雲門云從上來事請師提綱門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僧曰便恁麽會時如何門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

拈云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擬欲逐驊騮脚跟便不快大段怪雲門不得何也鈎頭有意無人識偏向定盤星上推試問者僧坐到幾時得

天亮去

雲門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麽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

拈云雲門不特佛頭上堆糞旣巳栽茄又復種菜令人摘之採之直到驢年不能休歇山僧今日與他三十棒不圖刻削門路要且驚動時聽

五祖演禪師曰譬如水牯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什尾巴過不得

拈云看孔着楔痛處加錐乃宗師之明鑑作者

之體裁若乃龍騰滄海鶴舞丹霄笑看五祖賣
嘴雖然尾巴因甚過不得乃云點
三聖問雪峰云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峰曰待汝出網
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
曰老僧住持事繁
拈云三聖會撒泥雪峰善拋沙一挨一撥一敲
一擊各各有隱身之術各各有計謀之策臨時
應變收放自繇則不無此二老若是透網金鱗
決不向此湖塘上曲堤邊討草喫
僧問興陽剖禪師云娑竭出海乾坤震覿面相呈事

若何興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僧曰
忽遇出頭又作麼生興曰似鶻提鳩君不信髑髏前
驗始知真僧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興曰
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
拈云這僧問得甚好興陽答處更奇可謂針來
線去語脉不虛雖然此僧步步向前不知喪身
失命興老拍拍是令那顧傷鋒犯手據令將來
亦好與三十拄杖若山僧當時在座但呵呵大
笑看他又作麼安排
昔有一菴主受婆子供養二十年嘗令一二八女子

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
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
年秖供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却菴
拈云這個婆子二十年中將塊壟擁茄樹時節
既久令人特往一探將謂為當家種草元來是
異地生苗遂遣出并燒却菴若是山僧待他抱
住云正恁麼時如何但竪拂子云與你證據了
也更復擬議便與推開不唯其菴免燒抑且眼
明千古豈墮於枯木寒巖無煖氣之塹乎
僧問梁山觀禪師云家賊難防時如何觀云識得不

為冤僧云識得後如何觀云貶向無生國裏僧云莫
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觀云死水不藏龍僧云如何
是活水龍觀云興波不作浪僧云忽然傾湫倒嶽時
如何觀便下座把住云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
拈云問者固是驚群答底尤見敵勝然而此僧
大似慣作白拈善尋門路梁山與賊布梯被劫
家寶故袈裟角幾乎打濕若不走下座來焉能
全身遠害雖然如是若問山僧家賊難防是如
何便云家無二主如或再問但曰疑則別衆
孚上座因鼓山赴閩王請迹到中路便問師兄向什

麽處去山云九重城裏去乎云忽遇三軍圍遶時如何山云他家自有通霄路乎云與麽則離宮失殿去也山云何處不稱尊乎拂袖便回對雪峰云好一隻聖箭折却也遂舉前話峰云奴渠語在乎云老凍儂猶有鄉情在

拈云鼓山晏一語離宮失殿一語死中欲活難怪乎上座謂一隻聖箭折却了也雪峰扶弱不扶强謂奴渠語在正是憐兒不覺醜故乎上座曰老凍濃猶有鄉情若是山僧待問三軍圍遶時如何便與痛棒更要擬議便云還不識羞骨教乎上座慚顏無地亦免後人將謂有多少誵訛

麗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疏意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拈云奇特底事還他奇特人擔荷出格之意須藉出格人顯露麗婆恁麽做次不妨驚群難說不是出格奇特但維那不能出一手眼大似辜負山僧若作維那便與背上一拳要見賞罰分明益顯法苑有人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十二終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十三

嗣法門人隆琦等編

頌古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剛剛突出娘生面便向人前謾指蹤怪道雲門要打殺丈夫誰不鎮寰中

世尊未離兜率巳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巳畢

活脫當陽第一機騰今耀古廓玄微瞿曇悟此超方便個個都教撒手歸

西堂百丈南泉隨馬祖翫月次祖問曰正當恁麽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祖曰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藏山於澤壑藏舟天下無藏貫九流兩手撒開隨步樂騰騰三界不拘留

馬祖陞堂衆纔集百丈捲却席子祖便下座

陞堂捲却席子當陽許會端倪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

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視繩牀角拂子師曰

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竪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

顧後瞻前西復東振威一喝絶行蹤分明逼塞虛空也饒舌安名三日聾

南泉云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說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分明有意云何述進前擬欲求話會白棒當頭直打出

南泉因兩堂爭猫兒遂提起白泉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泉便斬之趙州自外至泉舉前話示之州乃脫履戴頭上而出泉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

覿面相提會也無兩堂雲水嘴盧都猫兒直斬求知已趙老呈機是範模

臨濟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檗便打如是三問三度被打皆不契遂辭檗行脚去檗指往大愚師至大愚愚曰那裏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未審有過無過愚曰黃檗恁麼

老婆爲汝得徹困猶來這裏見過在師於言下大悟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者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佛法無多子汝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還黃檗檗曰返何速乎師曰秖爲老婆心切檗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者大愚饒舌待見與他一頓師曰說甚待見即今便打遂打檗一掌檗吟吟大笑

黃檗山中喫棒來高安一撥笑顏開翻身虎口超方外發用施機猛似雷

透過禹門三汲浪身在雲霄總不知忽被春風吹一線飛騰萬里孰能羈

臨濟半夏上黃檗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濟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濟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檗曰甚處去濟曰不是河南便是河北檗便打濟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濟曰侍者將火來

一棒當頭殺活行翻身便去不多爭途中不肯閒輕

放重復歸來意氣徬
臨濟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麽濟曰何得
剜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濟曰
海月旣無影遊魚何得迷林曰觀風知浪起翫
水野帆飄濟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笑一聲天
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
濟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林便
休
作家相見不尋常語脉往來自有方敲磕當陽風骨
露令人千古見風光

臨濟曰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蘗先
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
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
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
憶得當年中毒來懷抱何曾一打開今日人前弄牙
爪擒龍捉虎活生埋
麻谷問臨濟十二面觀音那個是正面臨濟下
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
谷轉身擬坐臨濟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
等閒借問曷爲奇賓主激揚似不知拳踢相隨一場
鬧觀音正面付阿誰
臨濟示衆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
一人嘗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那箇合受人天
供養
左手攀花右手空要人於此定妖風海門潤大誰能
躍攪浪潑天是大龍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還
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復召衆云要會臨
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八兩半觔總一般如何特地鼓疑端機關撥動先能

委猛虎林中好往還
臨濟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者一堂僧還看經
否曰不看經王曰還習禪否曰不習禪王曰既
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個什麽曰總教伊成
佛作祖去王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曰我將謂
汝是箇俗漢
丈夫氣宇自衝昂佛字將來何處藏不是王公具隻
眼個中消息也郎當
臨濟將終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
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

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

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將入棺材氣未斷猶念家私要子知突出逆兒親手撒門閭從此喪無遺

高沙彌任菴一日雨中來看藥山山曰汝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者皷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皷道吾曰皷也無打什麼皮師

曰今日大好一塲曲調藥山當頭一點沙彌驀提古鏡雲巖披精見光道吾歷明覷面左轉右旋共路行一塲曲調看針線

慈明禪師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三二三那柚

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幾畫做成似字樣不是仄聲不是平字義不諳來賣卜惹多風雨落前庭

慈明問谷泉云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泉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摵泉接住推明置禪床上明却作虎聲泉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

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

好看兩虎上高山頭角低昂不等閑照用相將多意氣淸風明月動琅玕

慈明禪師室中揷劍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人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

機關驀露無人識墖𡐛堆頭狠藉深收拾囊錐歸去好打翻海水莫嫌貧

僧問浮山遠禪師云如何是佛遠云大者如兄小者如弟

尊卑上下各安然體段誰知不解遷撒手休攀雲外樹石頭土塊亦能言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浮山遠云八十翁翁輥綉毬曰恁麽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遠曰李陵元是漢朝臣

不死老兒慣作偷千方百計足機籌等閒手脚遭人識獨步翻身上玉樓

僧問太子院道一禪師云如何是佛一云賣扇老婆手遮日

縱橫滿目是羅衣透脫之人那肯披本色還他活潑用有錢不使許誰知

巖頭作渡次一日因一婆子抱個兒來乃曰呈

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什處得來頭便
打婆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秖者一個也
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抱個孩兒問作家當頭一打意無差兒郎即得隨拋
却萬里山河獨步跨
靈雲見桃花悟道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
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
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羌笛離亭
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雲門示衆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
河大地從何處得來
一根拄杖化爲龍大地山河一口吞頭角直衝霄漢
外拏雲攫霧雨傾盆
玄沙普請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
虎
一虎生獰獨振威直云是汝露風規一聲咆哮驚天
地百獸林中我獨歸
雪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
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
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
驀口打虛空怕擬思量牛拽耙翻身跳出北斗藏臨
濟當年罵普化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西門南門
北門
問既有主答亦歸宗四座城門今猶古門門有路自
來通
五祖演禪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暗
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
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

乃克勤爾
暗裏相將各自猜見神見鬼動人哀最憐夜半窺門
賊却被狗兒斷送回
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師云我今日庄
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云汝去問
庄主者方出門忽見庄主歸謝和尚到庄喫油
糍
半坐虛堂半擲鈎竿頭手眼許誰酬話端既落人間
口一任春風逐水流
昔婆子供養一僧一日令女抱定云正當與麼

時如何僧云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舉似
婆婆云我二十年供養個俗漢遂遣出燒却菴
從前將謂曉全機一撥原來是別枝燒却茅菴明手
眼話流千古要人知

頌德山托鉢話

驀撥便回似無對旁敲欲探語鋒長將謂兒曹別有
意隨呼客啓以供贓自此翻雲并覆雨臨機照用合
宮商巖頭老少賣弄倒跨爺顛擾禪衆雖活三年言
似識如蟲禦木何輕重咄咄

判古　因僧請

玄則禪師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
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
甚麽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
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法眼歸方
丈令侍者與問話僧至法眼曰上座適來問底
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法眼
摵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

師云據者僧所問底話言中露骨句裏藏鋒所以法
眼許他問話具眼玄則不辨來風識他不破故以實
意酬對以致此僧不服顧盼歸衆可謂蹉過當機一
場氣悶然而此僧亦是有前無後待法眼云適來問
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便云謝和
尚證明遂禮拜不妨有出身之路免被法眼摵一摵
入於黃泉之下雖然如是若對山僧云龍吟霧起虎
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什麽不會山僧
但云少賣弄他若擬議便與打出要見臨濟門風自
別

興教坦禪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
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什麽杳
無消息坦曰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

坦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
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坦曰新興教今日失利
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坦曰適來錯抵對一轉
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
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坦曰我別有語
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坦曰我有三十
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師云據省宗發個反常問頭以明心行之句興教答
雞足峰前風悄然一轉語將風恬浪靜之意以答杳
無消息底幾相應其實猶未明省宗句裏有藏機之

問故省宗又云未在更道典教又答云大雪滿長安則愈見不明省宗最初問頭心行不能覿面爲渠斬截故落在無事甲裏遂成無用死禪省宗是個明眼衲僧知他答話落虛故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典教見他不禮拜纔知自己失其機用故乃云新典教今日失利可謂自知較一半遂喚省宗云適纔山僧錯答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葢覆却而省宗明眼衲僧終是不變且英氣挺特乃謂丈夫膝下有黃金不拜無眼長老典教見省宗氣槩逼人遂別轉機用云吾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話至未在

更道處典教云我有三十棒寄汝打雪竇省宗到此纔禮拜以見典教能發機用折得自己句裏有藏機之意也雖然如是若問山僧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什麽杳無消息便與一棒云且道是賞你是罰你他若擬議卽與推出不惟免得許多曲折亦令後人於此不疑

守廓到鹿門一日後架見楚和尚與數僧道話次鹿門下來問楚和尚你終日披披搭搭作甚麽楚云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鹿門便喝楚亦喝兩家總休去守廓云諸上座你看者兩個瞎漢隨後便喝鹿門歸方丈却令侍者請守廓上來云老僧適來共楚闍黎賓主相見什麽處敗闕守廓云轉見病深鹿門云老僧自見典化來便會也守廓云和尚到典化時某甲爲侍者記得與麽時語鹿門云請舉看守廓遂舉典化問和尚甚處來和尚云遊五臺山來典化云還見文殊麽和尚便喝典化云我問你還見文殊又惡發作什麽和尚又喝典化不語和尚作禮典化至明日教某甲喚和尚待問和尚早去也典化上堂云你看者個僧擔條斷貫索向南去

也已後也道見典化來守廓云今日公案恰似與麽時底鹿門云典化當時爲甚無語守廓云知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不語明日教某甲喚和尚擬待持論和尚早去了也鹿門明日特爲煎茶晚叅告衆云云（詳載宗門統要）

師云據鹿門入一叢林出一保社賓主相逢只用一喝兩喝以爲了事覷他與楚闍黎對喝更不別轉機語故遭守廓簡責又昔因典化問他甚處來鹿門云遊五臺來典化云還見文殊麽鹿門便喝典化云我問你還見文殊又惡發作什麽鹿門又喝典化不語

後守廓述興化上堂語話乃知鹿門不會賓主句據此則賓主相逢自有言句往來或機或拶合是有收有放不是一味喝了又喝只作儱侗顢頇更無上下進退就如臨濟會中有僧出禮拜濟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頭好濟云落在什麽處僧便喝濟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便喝僧禮拜濟云汝道好喝也無僧云草賊大敗濟云過在什麽處僧云再犯不容濟便喝據臨濟此兩則機緣則賓主相見自是有收有放亦見有炤有用不是喝了又喝儱侗顢頇便堪為痴草然而山僧不妨別轉機語如興化問甚處

來答云遊五臺來興化云還見文殊麽但云和尚萬福如興化云恁麽則何曾到五臺來但云五臺不離者裏興化若拈棒不妨便喝若如此做次則亦見賓主相逢而有言句往來非同喝了又喝而無機變者比又代鹿門如興化問還見文殊麽鹿門便喝興化云我問你還見文殊又惡發作什麽鹿門云某甲罪過如此應對未論契與不契亦見有放有收當時鹿門若會如是做次則免守廓點破亦何用煎茶告衆來雖然如是興化亦不無放過爭似當時見鹿門儱侗用喝便與捉敗點發使渠知恩有地于法嗣中又添一人豈不為之盛事只默恐坐觀縱更上堂亦何補於事遂喝一喝衆擬議師云蹉過了也不知

贊

觀音

眼觀色耳聞聲三十二應共浮沉秖因識破中心樹萬別千差總是真咄

自贊

者個阿師萬千無狀不分皂白問着便棒任其佛來祖來當前總不輕放如此惡賴為人天上人間無兩咄

天童老和尚贊

道大德備虛空莫比平等攝機明月炤水奪驪龍珠擊鳳凰髓六踞叢林大明普會起臨濟綱宗作萬世勝軌

自贊 隱元琦請

者個禿丁極其倔强行過量機用格外棒殺活縱橫孰能攔擋指點當人端倪之上突出逆兒覷破來了無一物可名狀脫體全彰非聖凡誰云天下之榜樣

自贊 子穀蔡居士等描留鎮金粟常住永遠供養請題

坐斷千差者古錐撐天拄地自孤危彌今亘古非他

力離相絕名更是誰喝下頓將佛祖滅棒頭累把聖凡欺突爲金粟山頭主一任人天正眼窺

達磨 子穀蔡居士請

誰識老臊胡技窮無可賣一葉半江行清風明月賽平窺底意沒多般半是神通半捏怪等閒錯足在波心難洗人間筆墨債

達觀大師像贊 鑑圓禪人乞

突出叢林老古錐聲名流布響如雷一生獨坐朝官上不懼風波撒手回

自贊 朗眞璣請

者個村和尚爲人極無狀來問未開言早已當頭棒不將佛法揚多把慧命喪如此滅宗枝那堪留供養

自贊 閩中學德縣白漚上座請

不說禪亦不說道秖要當機悟取好不悟便將棒打伊免教特地別尋討寧德白漚描我眞我懷書出應知到

自贊 三笑寄請

五百銅頭鐵額漢相親相近個村僧擎拳鼓掌呵呵笑不識如何繼祖燈揭露現成人易會談玄說妙我無能禪人三笑傍窺覷摹去從伊徹骨憎

恭宇趙居士乞題三十二應觀音

一體分形三十二神頭鬼面許多般人天賺殺無窮數都道慈悲不等閒

天童老和尚贊 悟原禪人請

巍巍堂堂煒煒煌煌一條白棒直指無方見相聞名咸仰重刹塵何處不風光

天童老和尚贊 玉可袁居士請

單傳之道起伏莫紀四序推移周而復始冷數百年吾師蹶起丕振綱宗道冠天宇夫是其誰寄雲老子

自贊 柴立巳請

貪嗔癡具足戒定慧全無不解順摩捋秖會倒騎驢從上法門皆滅却聲名那許落江湖柴禪應有生機變熖用臨時莫道無

題自像 古淵成請

一生臭惡名諸方久露布過橋便折橋得路即塡路輙爾動金鎚等閒吞佛祖惱亂老叢林賤汝如糞土濟家那有者兒孫秖應打殺去餵虎

大慧杲禪師 日至詹居士索題

者位尊慈多少奇特說法縱橫雷轟電掣如此爲人千古一傑

自贊 靈機觀請

靈機在握隨方展拓契之者一脉疏通昧之者千差穿鑿疑信相叅在此問規持待汝超方作

老和尚贊 僧請

三十年來宗風大震端居寰海全提正令中興濟道百世龜鏡

自贊 百信彌請

瞎驢不會禪白棒每掀天若無信荷人都道是風顛開堂四處十餘載鼻孔年來沒半邊且道那半邊在甚麽處問取羅山子自然爲汝拈

自贊 百癡元請

天下浪鳴是者古錐愛吐無義語慣用惡鉗鎚都教怨入骨髓任他道我大癡

諸祖圖贊 穎封陸居士請

超方一隊老臊胡鼻孔遼天不可模打殺還他咸慶快免教相上費分疎

天童老和尚贊 從心師乞

生平骨格硬如鐵白棒一條當風揭惡虎獰龍心膽空銀山鐵壁俱迸裂全提向上弗留情夙學初機都教徹從師叅見不能忘供養長年把香爇

題金粟常住供養老和尚大像

天下咸知我老師尊遠接曹溪之水中興濟北之源於一毫端現六寶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驅馳猊象鉗鎚固自活潑辨驗蛇龍手眼尤見明圓機爲當人直指道契列祖單傳德被遐邇名達紫垣三十餘載大監宗旛慣用吹毛利劍不管親冤恒居三昧深海獨育鰲鯤金粟峰頭鳴鼓浪萬年香火賴師恩

題天童供養老和尚大像

臨濟中興天童崛起危樓崇殿梵王宮行滿功圓只一紀道力難思天下知德光遠炤幽明喜龍象交叅

用大機聖凡騈集唯直指洞聞天眷降田衣請演綱宗播朝市七衆視如三界尊四生依怙猶一子單傳正脉悟圓深閱古較今難比擬普天匝地大宗師太白峰高任仰止

自贊

形如野鶴冲霄漢性似閒雲動太虛去任了然無掛礙魔宮佛界豈能拘有人問我行藏處一一分明舉似渠

正法書記描師像并自已同一山水圖乞題

擔荷教外單傳流通正法眼藏寃家驀面相逢一任

人天瞻仰今朝攜手上高山遇虎逢獅莫輕放

自贊 頡正端上座乞

五十餘年老面皮傲霜耐雪似寒枝機如閃電超方見用似雷轟截衆疑獅象當前不放過龍蛇走到豈容依鉗鎚惡辣誰能受頡正描吾合自知

題五十三應眞馴伏靈禽異獸總畫軸

五十三人似老虫何時跳出梵王宮降龍伏虎調狂象駕海騰雲冒險風各現夜叉瞋面目都偷佛祖小神通厲角多係慈心攝猛獸全憑忍力峯那些關吏應須透妖怪免收掌握中根境不形千歲定見思斷

盡萬緣空身存後有超三界理墮偏空一色家筋斗翻來棕棒喝別傳消息莫從容

自贊 蓮如禪人乞

五處住持活脫脫單拈白棒指靑天令人直下無思着灑落猶如水裏蓮弗涉妙不談玄饑來喫飯困來眠有人問我西來意劈面還他一老拳

老和尚贊 爲泰菴吳居士

仰其道兮泰山之隆挹其德兮滄海之洪說法無礙兮盤珠圓走施機迅捷兮寶劍橫空朝野思皈星繞月素緇奔湊水朝宗深契單傳西祖意陶埏八極見

眞風此道金繩誰可任法孫賴有泰菴公

題雲門湛和尚小像

虛空爲口須彌作舌橫說豎說了無間歇若人識得老師心一任雷轟與電掣我亦當年親座下耳聞眼見賓饒舌

自贊 龍華韜明上座乞

誰識老漢全無伎倆指點當機單提白棒透過千差萬別來一毫拈出超群象分明底意若何宣活潑猶如風行浪汝今主席在龍華應憶吾宗浩蕩蕩

題初祖像

獨坐九年壁立萬仞凜凜孤風何人敢近懸機底意許誰知神光看破狼籍甚歸家唱個還鄉曲震旦從教作話柄

自贊 天水廣請

我相無相如何供養妙用神通描之不上爭似丹靑未舉時却與吾儂無二樣不知問取東禪廣免得逢人又喫棒

天童老和尚贊 善納禪人乞

打風打雨一條白棒呵佛呵祖多方伎倆惡虎獰龍立下風施機發用超群上若人不識是阿誰報道密

雲老和尚

先師密老和尚贊 不知禪人乞

百世聞我師聲名震若雷棒頭生孝子慧焰起寒灰中興臨濟道雪裏一枝梅禪者不知須着眼長年莫被薄風吹

自贊 古碧維那乞

老漢無面目不用上紙墨圓同太虛空僧繇難描邈維那古碧應自知分明六六三十六

自贊 機來陳居士乞

如意指揮向上事當陽顯露不容猜潑天潑地超今古妙用須知機上來透得機前活脫脫文章自許達天階

自贊 振玉禪人乞

者個老禿奴禪道多不會枉作人天師尚無少慚愧呵佛罵祖師以犯彌天罪振玉應自知莫受他瞞昧攤向壁角頭一任風吹碎

自贊 方淡禪人乞

者個和尚心直口快不近人情到處無礙忤逆之兒痛打伊凛凛嚴風傳後代方淡禪人莫別求只者些兒道亦在

題三際法師像 朝徹上座乞 源係雙髻

靈光長獨耀迥脫色塵根照了無塵際不因猶相昏圓通親契證現量括乾坤三藏十二部敷演亦未論左右逢源妙高低普應門人多贊閒伎我喜會玄源指出老師眞面目獨今亘古儼然存

題觀周徐居士行樂圖

全身擔荷佛法覿體承當自己格物以明大義著書發揮玄旨禪翁多與把臂法幢到處扶起東海儒林一丈夫樂哉受用誰能比

草衣文殊贊

許大文殊着草衣令人愧殺莫能支雖然現出神通相世上爭傳亦好思呵呵呵身邊自有金獅子爲甚而今不解騎換却時人雙眼目相逢不識起多疑咄

去習上座乞題聞谷大師像

日用常趺坐接人多落草善說如來禪義理無不到戒律嚴身似秋月清凉衆僧之熱惱讚歎宗門向上事到頭未肯全擔荷雖然如是莫謗他好

中峰遠祖贊 有引

已丑冬通容在超果開法至新春一百二十日事畢小崑山素本上座特延憩喜此山因知承上源

流第十一世遠祖中峰本祖師亦在此山弘法遂得瞻禮畫像後二日卽往虎丘掃隆遠祖塔并應崇德福嚴寺之請然逼吝向有修五燈嚴統之志未得從事今夏承雲間衆鄉紳尺素相招到此以了前願故于八月二十二日又至此院坐月餘修續此書二十五卷亦已閣筆素本上座索題本遠祖像讚遂合掌曰

我祖當年法海龍文章三昧莫能窮等閒傾出珠千斛照映人間悟已躬句句醍醐最上味機機榔栗起宗風幻住門庭今猶在兒孫雖遠喜追從三泖九峰

眞面目古今受用許誰同

古風西堂乞自贊

蕭蕭疎疎灑灑落落說禪說道無造無作信口道信手拈如海之深如空之廣東西南北更無捉摸挽囘古風與世看大似秦時轒轢咄咄

白漢上座乞贊行樂圖

千歲老松萬般奇石適與偶來坐消白日得意滿懷不可稱述流水高山在目前書記白公親寫出呵

雲浪西堂乞自贊

生平坐地更無住着王持法門機用活卓照用臨時不亂施西堂雲浪知作略

自贊 公銜西堂乞

汝心最慈汝性最剛臨時斷事更無覆藏正直非私銜秤相當猶有接人掣電機西堂上座任舉揚

縱堂上座乞自贊

百萬松杉雙徑杳三千樓閣五峰寒老僧陞座爲何事正令提持宇宙寬龍象遠來施白棒人天在會驗眞叅縱堂禪者傍觀笑描到廣南示衆看雖然如是不可與者老凍儂換却眼睛可也呵呵

贊魚籃觀音

不釣獰龍只釣魚魚中消息許誰知等閒看破無多子跳出龍門上上機

師與雲臺蔡居士同坐山水圖自題

老漢出世多任名藍孤光獨運玄妙不談利生接物一體同觀雲臺蔡居士皈信亦來叅山水同看樂不盡徘徊無厭語喃喃

乞題祖隣菴老師像

者位阿師積德有年尋常講敎亦久叅禪何時俄寂滅撒手笑靑天山靈當呵護緇素更思瞻雙徑棲遲三十載慈風悲月祖爲隣且道卽今在什麽處呵

自贊

老漢從來沒面目大坐當軒似虎伏問着些兒不近情棒喝橫施如電拂一任諸方怒眼覷讚何榮兮毀何辱老邁垂機猶未休釣竿砍盡重栽竹咄咄

題老和尚像贊

沒量大人相人天普供養道德冠寰中機用超比量棒頭指點性靈開正脉流通天下廣耀古騰今萬世師霜風凛冽人追仰

題大悲像贊

大悲老漢現全身手眼多般客似林有一衆生不得

度何稱無畏願洪深急薦取莫沉吟覿面全提不用尋

正聞上座乞題離山禪德像

爲人肯教子孫賢日用嚴持卓卓然撒手臨行光脫脫更衣沐浴卧長天傍人更索伽陀句直罵野狐亂吐涎如斯梗概超時輩僧史之中亦可傳

自贊 獨冠監院乞

汝在吾邊亦有年而今欲了住山緣描吾影像懸堂上一任人天共仰瞻老漢生平別無好單拈白棒打荒草蛇龍變化看飛騰當陽端的誰知道旣爲監院自應知對人舉似不可蹉咄咄

自贊 劍門西堂請

咄哉阿師心直口快胸無藏蓄半秋毫談吐不懼人招怪展演佛祖機縱橫更無礙大似利劍掛眉間凛凛威光多風彩咄咄

自贊 百峯西堂請

機動如林鳥心閑似水魚騰騰如是也任運樂如如問着當頭棒大用孰能拘百峰西堂當看破莫道老僧是瞎驢

天童密先老和尚像讚 離言首座請題

太白峰高千萬仞天童大刹海天寬二事若比先師德相似北兮又鈌南分明千古大人相凛凛風光鎮宇寰緇素那個不追仰德化無邊思議難古佛降生在今世瞻之仰之如泰山法孫離言趨座下描畫虛空與衆看終日焚香并禮拜可許此心見一斑咦

自讚 離言首座請

頂天立地在人間擔荷單傳不等閒接引群機并別事只欲當人契本頭首座離公在會久風前路透動機關而今欲報無私德太虛沒縫若何拳不如打殺與狗喫堪報吾恩似可歡呵呵

自讚 絳雪西堂請

年近從心逸老人任持十處現全身迸兒受囑無餘事要契當機道脉新絳雪瑩公曾中毒翻身獨步入嶙峋且墾田井賣薪隨緣應運樂天眞不計久長如此過龍天側眼看光春老僧鼻孔如何也任從舉似莫因循咄咄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十三終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十四

嗣法門人隆琦等編

雜著

題血書華嚴經 楚文禪人乞

法界無邊量分明在一身毛孔無窮盡心思不可論彼此多交攝自他共一眞滴血收華藏全經是血林一字一法門一筆一佛身染淨同時顯聖凡不二因遮那純妙體秖在刹那成雖然如是父母未生已前此身未具者一部微塵經卷畢竟在甚麼處不妨向者裏尋個分曉去

䟦天衣上座華嚴經

華嚴智境重重無盡無盡重重不可說香水海毛頭許華藏界佛身廣大菩薩無邊神通莫測智慧難窮盡被天衣上座筆尖頭上放出墨光一時收攝罄無不盡從前至後自始至終從內至外一一筆遍歷華藏界一一墨點出佛功德義星朗耀於長空文海浩瀚於意地虛窓淨几不異于寂滅之場丈室匡牀豈隔于妙善法堂含毫吮墨正是廣長舌相展紙舒軸莫非放光震地風動雲行正明其六相大義烏啼花落尤顯于十玄妙門理法界事法界乃至事事法界

捨此又向何處歸宗理無礙事無礙至於事事無礙離他更說什麽端的直是大中現小小中現大一爲無量無量爲一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時時與遮那相見念念被普賢把臂可謂當人自巳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只要信得及透得徹便作佛之長子亦爲世之津梁雖然如是縱到恁麽田地猶是法界量邊若要出法界量邊須向祖師門下別覔棒喫始可

題雪浪法師墨蹟

雪浪法師千古傑雄談經義勝前人瀾翻貝葉新新

旨唾吐諠文舊舊塵天下聲騰雷灌耳京師僧擁火傳薪況能書法超群黼金畫銀鈎妙入神活動宛如源水瀉端方堪比玉華新光輝映目多琳琅晉代流芳有此眞

金剛經跋

此經無住爲宗眞空爲體破疑爲用熟酥爲教相然無住者不住有無對待之法如旋火輪如水長逝無暫停息以見此般若之性亘古恒存熾然不息無容人涉途路受波吒落寞曰若涉途路受波吒落寞曰則非契此般若之性也眞空者十法界中四聖六凡千差萬別不出依正二報根塵識三六三十八當體全空無有一法可當情以見此般若之性徹底眞空無容人別作解會也破疑者如須菩提在會當機頻頻發問種種生疑計二十七而世尊悉皆按下都與決破如金剛寶劍不容人擬議觸犯所謂對有有壞遇空空敗總教人直下信入到眞空無住之法爲究竟也熟酥者蓋世尊自出世來住世四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從阿含小教方等並談至此般若會上諸大弟子根機淘汰纔得純熟堪歸實相無上甚深妙法然則此經具有此四重大義故自古至今傳布人

間流通四海若緇若素若男若女咸肯書寫讀誦受持解義乃至刊刻印行皆是宿種善根而來以能信受此法如乳之變酥酥之變熟更無疑惑者矣且此經古德常稱爲句句鐵橛子令人豁落見聞悟旨發機所以六祖大師一聞應無所住便悟得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更有古德忽聞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亦皆開悟邀上若在家若出家受持讀誦信解悟入者亦不勝屈指可見此經是傳佛祖之慧命是衆生入道之增上緣以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故能

普令十二類生悉皆悟入無餘涅槃蓋以般若無住故般若實相故般若破疑故如是則重谷陸居士具有宿根荷負此法刊刻流通印行布施亦是要人悟入此無住之眞宗傳佛祖之慧命乃作自利利他於塵勞網中做個金剛漢子雖然如是更須分曉佛未開口祖未西來者一着子透脫得灑灑落落不依佛不依法不依賢聖僧纔有自由自在分不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請向于此着一隻眼可也試決之陸居士以爲何如

一化上座募裝大悲菩薩像并供器等乞偈爲

引

千手千眼大悲佛接引衆生無窮極衆生攝在一光中感應道交難思憶不知此光起何處推窮無虛亦無實如環無端寂且圓六根互用猶如一一根返源六解脫圓通普應無差應如斯神用不思議永爲衆生作利益所以繼公發大心募衆檀那裝像立像既裝嚴供亦然供具莊嚴非等匹道場成就赫赫然最勝因緣人追繹正念攝心入聖林從聞思修莫放逸世間多少奇男子遭此良因財勿惜

小佛事

爲亡僧舉火云性火眞空性空眞火如是了然超佛越祖信步迢迢脫體行大千界內無生路

祇園請爲比丘尼慈庵起龕以拄杖擊云衲僧家要住即住要行即行騰騰任運任運騰騰隨緣脫灑八面風生又擊一擊云好隨我來遂以拄杖引之而出舉火云會得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底人則入水不濕入火不燒天上人間自在逍遙秖如烟消火滅一句作麽生道透脫眼光非殼漏不妨隨處示全眞

爲覺心禪人舉火云皮袋一靈一靈皮袋薦取當機處處無礙更問覺心何處是火光洞徹大千界

爲繼賢舉火云衲僧家正要向火燄裏橫身三世諸佛近不得歷代祖師傍不得即近傍不得處要且透體清凉所謂般若如大火聚四門皆不可入又云般若如清凉池四面皆可入且道端的在甚麽處火裏蓮花開刧外陰陽不涉笑春風

挂板師舉椎云叢林耳目人天號令衲子參差一椎打正且道以何爲驗遂擊板一下云急急如律令

挂板鐘板既然挂起法幢早已建立衲子縱有千差據令自然條直點即便到一句又作麽生遂擊板云大家在者裏

挂板云雲從龍風從虎衲子依棲有本可據一聲玉板震山林鐵額銅頭諳落處試點出看遂擊板一下

為亡僧解如舉火云解如解如受用不虛（此僧久病臨逝乃索飯喫至一飽坐脫）一生來死去無欠無餘助汝殷勤一把火任從隨處倒騎驢

師為耆舊映虛老師舉火云老師平素護惜叢林如惜眼珠深信因果天清月朗德行甚可讚揚威儀尤見孔昭曾扣諸方作家來臨終故能多分曉早晨沐浴更衣禮佛夜間趺坐脫然自了耆舊之中第一人禪海之衆亦希少我今舉火特表揚天上人間作師表遂燒

澄若心如二禪座請為優婆夷胡氏法名性汝入塔師以拄杖擊香几云不肯人間埋荒草特來世外覓棲眞栴檀林裏香風遠吹動靈苗茂且新芥納須彌多自在千山圍繞涅槃城又以拄杖敲几云即此便是眞常眞樂眞我眞淨入不二門居不動地雖然如是更有末後一句須是自悟始得良久云鳥棲無影樹花發不萌枝

舉火云日出天明日落天暗明暗兩忘寂光顯煥莫是天明禪德安身立命之處麼其或未然老僧再為汝點過遂燒云性火眞空性空眞火根身器界融通便明無上大道靈明廓徹絕迥遙任運騰騰當安樂乃擲火炬散

孝徒非幻本明等送令先師蓮如上座靈骨入塔請師舉骨云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兩邊俱不住風光格外新翠竹蒼松長作伴清風明月許為隣明眼之人多自得萬年流水不知春遂送入

破休上座請為令師送靈骨入塔師提骨云大衆還知麼離山禪德在生親近天童先師而今死後到此徑山入塔可謂頭正尾正且道他安身立命在什麼處遂送骨入云刧外乾坤大壺中日月長頻吹無孔笛曲調別宮商老僧恁麼舉一任子孫揚雖然如是更有轉身一句須是他出頭來覩道始得又以拄杖擊香几三下

送開愚耆舊靈骨入塔提骨云叢林耆舊持戒闍黎為衆心切始終不移病久知行天正午了然清淨契無為普同受用如天地亘古彌今樂自怡雖然如是收因結果一句又作麼生道遂入塔云突出威音那畔行

請為隱安耆舊舉火云當人個事無去無來休心離

念寂滅自若火光爍破娘生面身世兩空絕點埃更
有超方向上路臘月蓮花觸處開
炳文上座請為令師完初禪德入塔師提骨云白雲
為蓋流水作琴清明耳目亘古彌今從上聖賢同住
處清風明月樂禪心今日老僧親證據無縫塔鎖萬
年春便入
忍可上座請為令師祖覺幻老師入塔師提骨云覺
幻老師在生出入先師之門為人器骨古勁先師甚
取焉向在嘉禾勸化一方歸寂以來將二十年幸得
令孫忍可上座送此入塔可謂生不離大衆死不離
大衆無水不朝東有星皆拱北同任涅槃城共受無
生法如何是無生法滿目高山青潑黛春秋不涉自
忘年便送入
請為清印禪德送靈骨入塔師提骨云清印老師年
高有德叢林聞望于眞際庵示寂多年令徒澗月上
座特送徑山入此普同然既到普同底時節則根塵
不偶六識無依了無踪跡迥脫離微且無任為本一
句作麽生道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費隱禪師語錄卷第十四終

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卷上

嗣法門人資福行觀山陰王谷仝集
鹽官徐昌治　並行證較
繼主法席門人行宗　行古重訂刻

明神宗皇帝萬曆二十一年癸巳
師諱通容號費隱閩之福清江陰里何氏子其先
瞻陽望族也父某母翁氏俱有令德生于癸巳五
月二十四日戌時少孤童年即脫白不復憶覽揆
之辰逮黃檗開法之次年遣徒至故里為先人營
窀穸詢師所生庚甲于親族從母具道家廟龕屏
後有伊父手識存焉稽之洵然自是及門緇素始
慶有據中多瑞應師云宗門不重此遂不復紀
二十二年甲午
二十三年乙未
二十四年丙申
二十五年丁酉
二十六年戊戌
師六歲入鄉校授讀至孟子止自後口中喃喃儼
若偈頌識者知其為出世之器嘗月夜兄攜抱遊
歷鄰居因指月云何故月亦隨我各家來遊我欲

究其原伯仲聞之皆笑

二十七年乙亥

師七歲喪父嘗同母哭於柩所

二十八年庚子

師八歲英異絕倫與群兒戲拔木之巨者以角勝見者異之故師後遇英俊角立者稍不循法必力摧之少時拔木爲之兆矣

二十九年辛丑

師九歲與衆童稚聚嬉問童云山峰峭拔何等人斧削的澗石壘磈何等人逐來的又云天者等高

忽然跌下作麽樣處童皆無對師默然疑之

三十年壬寅

師十歲兄行商三載母孤守至是年窶甚蓋親兄六人皆成立婚娶畢五昆前後相繼殁只存一兄出外爲治生計

三十一年癸卯

三十二年甲辰

師十二歲母死慟哭仆地甦畢依伯叔撫養

三十三年乙巳

師十三歲寄膳于伯叔十日爲度而復始師每代樵薪之役

三十四年丙午

師十四歲自二親逝後家業漸替諸父因星家言師命不宜處俗乃備香儀擇吉送師于三寶寺慧山老師剃度躬親衆務無間晷刻

三十五年丁未

師十五歲習諸經業晨夕不輟多禮觀音願文是冬隨慧山師遷居福州華林寺

三十六年戊申

師十六歲與青林道友共住朝暮盤桓禪門中事

皆同遊名勝登鼓山喝水巖口占云巖上草色肥巖下水流急策杖上巖顛山空人獨立時輩稱異

三十七年己酉

師十七歲建寧水災浮屍于河師見之悲痛因念人命無常每攝心趺坐同禪寂云

三十八年庚戌

師十八歲會青林延浙東湛然和尚至寺度夏師叅請湛示狗子無佛性話先是師見湛談禪亦覔頓悟要論私閱湛適見笑語人曰這小後生看此等書不知他作麽生解師不顧覽不釋手

三十九年辛亥

師十九歲毎與青林對機曾無話墮林對衆云此公譬如畫龍若一點睛便當飛去師聞青林談及雲門有僧指南壁指叅禪不覺發憤遂起叅訪之志不白師友而去初往江西信州博山路經董巖遇普輝者謂師曰子欲叅博山請自乃師始師如其言竟謁壽昌和尚舉所看狗子無佛性話請決昌云任汝恁麼看十足朝夕叅此話旬餘值昌陞座見一僧出衆對機愈益鼓勵不遑寢食至五鼓身世俱空話頭脫落排闥入方丈云今日看破和

尚家風了也昌云你有甚麼見處師便喝昌云是事不恁麼師遶一匝昌云秖如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拂袖便出於是日用自作主宰不起知見一日負畚器從昌至田中舉古人道空手把鋤頭和尚爲什麼又有手把鋤昌云你見麼師便拋擔歸寺後黃海岸司理杭州時移師書有先壽昌極口稱師根性猛利蓋指此也時有元着闍主自負有見問師如何是無縫塔師拍手一下着云汝不學老實些師云念闍主年老放汝三十棒着忿而呵叱師遂辭去

四十年壬子

師二十歲由光澤縣往博山憩天龍菴適博山和尚亦寓此師一見便問步來車來山云汝管我作麼師云不涉途路要和尚道山不理師又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如何山云我行路辛苦不能爲汝說師云和尚今日被藕絲牽倒了也便退茶次又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山云汝那裏學者虛頭來師將山遶座一推幾乎倒地山與衆俱駭笑師云大衆門外漢笑箇什麼夜分山遣侍者邀師徵決所自師述見壽昌和尚因緣山云一個棺

材兩個死漢師求指決山即教叅話頭隨至博山住三月復叅湛和尚于雲門湛一見便問汝是華林寺底師一喝湛云我却老實問汝師便人事湛問汝從那裏來師豎扇湛舉德山托鉢話徵云德山因甚不會末後句師一喝湛云莫掠虛好師云今日親見和尚遂明進方丈湛云我在華林時汝尚小如今那裏來者些伎倆師作舞而出湛舉夾山荅境話法眼道我二十年秖作境會如何是他不作境會的意師以手掩湛口湛便休一日湛舉凌行婆見浮杯公案徵云如何是他語不知偏正

理不識倒邪處師隨下語不愜至四五日種種呈伎湛皆不肯忽憶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却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凌行婆亦如是也舉似湛湛向傍人云此子會也師作禮退

四十一年癸丑

師二十一歲與湛和尚論牧牛話不契往天台住黃經洞獨居七日脇不至席因無水棄去途遇指南師同過茗水見古卓師卓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如何師云一盲引衆盲卓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蹔師云相牽入火坑一日卓舉東坡悟道偈

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問西堂鏡宗云此菴為甚却道是門外漢宗云東坡認聲色邊事卓即肯之師云東坡既認聲色邊事他後二句云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又是什麼意旨宗無語師遂過雙髻見雪庭老師問久嚮雪庭到來秪見日頭答語不契復同雲門値越中梅墅坐不語期湛和尚領衆師作偈呈湛云禪非坐坐非禪個中端的本來圓云云湛亦答曰禪非坐坐非禪開口須知落兩邊云云之偈一晚湛問與化打克賓

汝道如何師云老婆心切湛云克賓是什麼心行師籌度間湛云快道出來臨濟一宗在汝手裏師忽猛省云克賓是克家真子湛云者些是臨濟宗旨汝要曉得湛赴紹興寶林寺講席師隨聽習

四十二年甲寅

師二十二歲終寶林法華期于巳分中自覺不切遂同僧中虛往天台天柱峰住靜數月適克柔離我二禪者至云湛然和尚在徑山開通殿開堂偕往親近問如何是徑山的的大意湛便打師以兩手頭上合掌而出解期湛赴嘉興東塔師隨行充

茶頭一晚小參師問如何是超然不借借湛云我聽不清汝再問師便喝湛云這是借師又喝湛云亦是借師云喝散大衆去也

四十三年乙卯

師二十三歲充行堂後隨湛和尚石佛聽講法華至第二卷會得實相之理要須悟證不在言說遂同友頑石再參壽昌和尚時饑饉道途艱苦見昌纔作禮便問黑白未分時如何昌云非是思量得到師遂禮拜昌云汝都在者裏過日麼師云且喜沒交涉昌乃休次日師呈偈頌二十餘首昌云這

也不消得汝者後生具有夙根但向蒲團討飯喫二十年管教有出頭日子在一日頑石頌楊岐新婦騎驢話師與品隲石索師頌云新婦騎驢阿家牽者般消息許誰占眉間掛劍揮天地不生嫌處也生嫌石持似昌昌以爲當石始歎服時梅菴與師同參輩持不語戒夜就師請益普茶次頑石云請和尚說茶話昌云茶中本無話因請衆則有有則總不是無亦不可守石云請和尚再道一句昌云天上人間無如者因顧師云且道老僧意旨如何師云某甲却不聞昌休去昌誕日上堂末句云

如何是不涉廉纖一句師在衆中云請和尚歸方丈嗣至廬山石門見憨山大師問古人道離心意識叅絕凡聖路學意旨如何山云待汝離却心意識向汝道師便喝山云這個後生弄嘴師云要且無人證明山不理師便出至皖公山訪瑞白禪師遂與度歲

四十四年丙辰

師二十四歲自皖公山過金陵見古潭禪德師甫至潭即避去隨到吉祥寺逢離我師適患目瞖月餘又至東塔同麥浪禪師徃埭頭陸菴度夏浪多涉義理師每抑之不合而去至蕭山値湛然和尚講楞嚴師與會隨即受具

四十五年丁巳

師二十五歲作偈見志云吾年二十五氣海吞佛祖不過古人關豈蹈今時路師過東塔湛然和尚講楞嚴時幽僧定林衆前稱師曰推倒無異唱散憨山師應聲曰天下衲僧做一担擔衆俱稱賞然終以師去來不常不留意教乘俱輕視之師發憤云區區教理何難講演大丈夫豈落人後乎竟行脚具請經習之隨湛赴海鹽天寧寺講期散歸顯

聖講法華楞嚴師俱與覆講

四十六年戊午

師二十六歲叅湛然和尚講涅槃孝廉馬成允云教乘不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兩語師徵云開口成雙橛無言落二三意旨如何允擬議師便喝允云開口自然成雙橛師云俗漢便歸堂時有同叅覺師于雲門講唯識論一元師講四書師亦涉聽

四十七年己未

師二十七歲湛然和尚講楞嚴合論立師爲西堂付大衣命代座又講華嚴于大善寺亦命代座師

座下詰難辨駁日夕靡間湛對衆稱云若不是我似汝者樣魔頭實難支遣是年師著心經斵輪解按師行繇云最初在根本上叅究看教自覺容易此時漸發聰穎所有經籍隨看隨記亦隨講演津津不輟云

四十八年庚申

光宗皇帝泰昌元年

師二十八歲龍居慧文法師蘇州化城一雨法師先後講楞嚴師俱與聽出心經斵輪解就正雨云不惟見理圓妙亦且文字鮮明遂舉師覆講師衣

缽衆多忽之覆講後皆肅然起敬嗣至杭州得宗法師處聽唯識論

熹宗皇帝天啟元年辛酉

師二十九歲於諸法師處日相請益詰難辨駁不異雲門學問義理繇此日進但自覺本分上不甚相應請益于湛和尚未甚得力趺坐自傷不覺泣下遂發憤遍叅焉

二年壬戌

師三十歲值僧慧輪持密雲老和尚龍池錄頌古二冊至師展閱畢歎曰者老漢有大過人處必能

為我了事欲往叅而未果一日僧至雲門、傳密和尚自江西來將往天台、暫憇吼山、師冒雨往見、便問覿面相提事若何、密便打、師云錯、密又打、師盡力一喝、密祇打、師祇喝、至第七打師頭顱幾裂、所有伎倆知解、一時氷釋、乃對密云、我識汝是臨濟兒孫、請坐、密坐定、師翻身、將密拄杖打密三下、乃云汝佛法元來如此、持拄杖便行、密云且來且來師不顧、密隨步奪回拄杖打一下、師云看破了也、一宿而返

三年癸亥

師三十一歲在姚江陳賢嶺掩關自是日用現前覺從前知見如布袋盛錐子一一敗露無一句得力乃取所著金剛合論及頌古水鹽集等書悉焚之旋覩傳燈諸祖鉗鎚默然契合遂集祖庭鉗鎚錄一卷後有門人孝廉王谷作序師又著頌古一冊覺從前所憶公案會意迴別因評論諸方謂被夾雜掩帶擔閣半生感密老和尚法乳之恩乃脩通法嗣書并錄頌古遣徒馳天台通玄上之密老和尚復書云從上師資投契皆出偶然如上人間不帶枝葉老僧荅本分未嘗一辭措于上人分上

契不契不期然而然豈有意乎其錄頌二端大約不錯未免小不妥耳書尾又云不發回侯上人出關了來師閱書即出關往見密問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汝作麽生會師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密云離此又作麽生師云放和尚三十棒密云除却棒又作麽生師便喝密云喝後聻師云更要重說偈言密休去師別老和尚歸閩路經高明會無盡法師盡不爲意師指盡手中數珠辨四悉檀義盡愕然師又問據天台判法華爲圓教約圓教則無方便與不方便爲什麽猶有方

便品盡云方便者乃秘密也師云既是秘密爲甚不安爲秘密品却安爲方便品盡無對衆失色師拂衣去

四年甲子

師三十二歲歸閩姚江張客卿岢扣關參請是年卿領鄉薦以書通候師復書勉勵之上博山和尚書其畧云夫人出世主張宗門須是通方眼目具嚴大手段始不負達摩西來單傳直指之風而亦不昧此道堂皇闊畧不是邊隅故撥火明道開田說法乃至亂草邊钁頭下皆有舉揚此道者豈倒

授以死工夫爲然哉山不荅時青林掩關十石林菴師訪之甫至關前便云汝在裏頭作什麽林咄一咄師云汝者一咄未有主在林未及對師遂一拳擊碎關門便行林由此驚異師嗣至復詰林云汝參甚麽話頭林云參三不是話師云是誰之語林云南泉師云南泉未出世時又作麽生林擬議師便打林罔措師便行自是徧歷雲峰玄沙靈雲諸古坊覓地縛菴無恰意者按師行由云日用知非從前不守本分處始覺微薄推門落臼因語識人從上古人公案默會更覺不同從前所作頌又

用不得遂焚之

五年乙丑

師三十三歲至茶洋山搆菴棲止山最僻遠勢險峻人跡罕至日則種蔬樵採夜則脇不至席時聞山魈虎狼之聲如是住三年

六年丙寅

師三十四歲見僧曹源駁漢月藏禪師與密老和尚相見機緣作辨謬論一冊此時師雖居巖谷名震諸方焉

七年丁卯

師三十五歲春密老和尚寄手札與師云老僧上
年五月赴嘉興金粟之請雖僧衆聚首而老僧年
邁不及蚤暮與人提持上人可一出以助我亦可
了彼此未完公案耳師復書云大丈夫兒豈因一
幅紙波波挈挈不自休息乎因不出嶺是年移居
鼓山編茆曰別峰菴復住三載

思宗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師三十六歲偶閱博山禪師信地說禪門警語著
禪門金鉀一書

二年己巳

師三十七歲住別峰密老和尚命僧淳輝來召漢
月禪師附書寄候送所著述諸書師閱之見其出
世拈香于本師外復拈寂音高峰等香作書規之
隨出嶺至金粟命爲西堂師辭免乞進侍司寮一
晚密老和尚索頌薰風自南來師頌云匝匝薰風
正令機通身觸着冷無依分明一句離情謂教我
如何舉似伊咄須着眼莫遲疑好看當人額下眉
密云描也被汝描成畫也被汝畫就秪如描也描
不成畫也畫不就汝又作麽生師便出一日檀信
設齋請老和尚上堂師問檀信敬持無米飯前來

供養十方僧如何是應供一句密云此去杭州一
百五師云應供一句蒙師指今日陞堂事若何密
云露也露也敗也敗也師云大衆證明其甲禮拜
密云還不知羞師便喝密云再喝一喝看師便出

三年庚午

師三十八歲春歸閩道經延平大木溪師偶立船
首遇舟相撞墮入溪底自念此是放身命處頃之
浮起衆挽上船至閩居半載餘福清緇素欲請密
老和尚住持黃檗山懇師介紹師同僧隆瑞居士
林杰夫等抵金粟躬邀密許之是冬師就職西堂
王大含谷叅老和尚其友王金如囑云如見老人
相契固善否則當見費隱禪師此人爲老人得法
弟子要渠砥廸谷叅老和尚不契遂謁師師痛下
鉗鎚五日內有省機緣載全錄中臘八上堂師問
世尊覩明星意旨如何密云瞎師云將謂和尚忘
却了也密云漆桶不快師便喝密拈棒師云元來
元來便禮拜密云元來元來除夜小叅師問古人
烹露地白牛分歲和尚今晚如何折合尚便打師
云恁麽則年窮歲盡去也密云汝又恁麽去也師
禮拜云謝師指示

四年辛未

師三十九歲是春隨密老和尚赴黃檗席初上堂云隻葉片舟泛海中乘風來到福城東洪波浩浩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還有衝浪金鱗麼出來相見師以坐具覆頂云會麼密打云一釣便上師一喝歸衆又上堂師問黃檗痛施三頓棒臨濟家風自此與今日吾師登此座擬將何法接何人密云放汝三十棒師云請師再道一句密云猶不知羞師禮拜是年七月望日密取來源拂子幷袈裟一頂當衆付與師拜受之八月朔密歸金粟師送至浦城密止之乃辭去蔡悟恭請師上馬峰師即允赴于時衲子雲從漸成叢席

五年壬申

師四十歲住馬峰寧波阿育王迎密老和尚密許之金粟諸檀復堅留不已密乃以書召師代主金粟師固辭密復與師書云行脩齋書至知吾徒弗領金粟事更善足見吾徒死心任山但當衆不拘多寡于日用間須用本分一着子則自然利己利人古人所謂於深山钁頭邊覓一個半個報佛祖恩是也又書云吾徒此時正宜任山不可欲速妄動且得人不在多唯務得一人半人眞正本色衲子以報佛祖之恩是吾所望茲因時輝回閩特寄佛果祖應菴祖兩刻吾徒當依二祖垂訓以煆學者得相繼綿遠是吾徒之正事也

六年癸酉

師四十一歲住馬峰三載福清紳士請師主席黃檗十月十五日入院衲子雲臻上堂拈香云者一瓣香最初到處尋覓不得到手一旦到手便乃當陽披露不可指目末後遇着個沒眼睛老和尚伸手一捏直得脫白無光爇向爐中專爲本師密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西堂隱元問一線陽春曲繇來和者稀如何是陽春曲師云眉毛八尺長元禮拜師云何不再進一語元歸位師休去

七年甲戌

師四十二歲住黃檗隱元琦在座下一日頌百丈三日耳聾話呈師云一聲塗毒聞皆喪徧地骷髏沒處藏三寸舌伸安國劍千秋凜凜白如霜師閱竟遂墮座拈拂子云正恁麼時密道者一枝拂子囑付表揚琦拜受邑侯費中立侍御林心弘孝廉林無念入山立間許多高足到山老師個個都打

發去師云人人本具又問看語錄不知意旨作麼生師云知與不知是個什麼又問令徒中有幾個得意底師云縱目所覩無念問和尚還看文字麼師云隨分念云宗門不立文字為什麼又看師舉拂子云者個且道是文字內文字外念舉茶鍾師默然心弘問貴教中說輪迴還是有是無師云存乎其人弘云如是則無輪迴也師云信之則有不信則無弘聞師提誨翻然信向師因寺基水脉迅直築壩以截奔流成大池沼值常住儉乏措出鉢資供衆惟以衲子為念不問長物又置法產若干

畝永作飯僧業著黃檗斷語一卷廣文上官憲作序又著曹溪源流頌一卷刻虎丘隆祖錄白雲端祖錄三教平心論書法語一則示隱元琦

八年乙亥

師四十三歲命朗真璣百癡元脩黃檗志亘信彌入室師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信豎拳師云郎今事作麼生信云早間普請下午入室師云放汝三十棒又問朗真世尊初生意旨如何真作指天指地勢師云上他釣了也真一喝師云蓋覆了也真禮拜云謝和尚入室師頷之冬付亘信彌

九年丙子

師四十四歲春辭黃檗過建寧地藏院結夏西睡李循龍謁師問生死就在輪迴處麼師便掌龍擬進語師震威一喝少頃龍起揖云有意旨在師云是什麼意旨龍對師呵呵大笑師復與一掌龍笑而去是秋僧清宇請住蓮峰外翰上官憲紳士劉雲子李循龍皆依座下朝夕咨詢潭紳顏壯其見師語錄肅啟請舉揚大法葉泰交乞題亡父讚并師像請西人利天主教毀佛師著原道闢邪一卷

十年丁丑

師四十五歲是年春師往天童省覲密老和尚密上法堂親擊鼓告衆曰老僧昔年黃檗付衣拂與費隱已出世為人今來省覲老僧衆伊為座元大似降尊就卑雖然若謂降尊就卑正是眼搭眼且既不可喚作降尊就卑又喚作什麼煩大衆齊送歸位將衆萬指或有請益師唯以佛法提綱靡不欽服杭州司理黃海岍具柬儀書問十二則呈師師答復之顏壯其具啟相邀師復書云前訂孟夏赴命面奉塵談不意本師堅留首衆不能如願門下理學真儒留意禪宗雖未覿面自神契千里把

袂傾吐當有時節是秋溫州縉紳緇素請師住法通乃辭下山合寺相送中秋日進院禪流景從司理賀公九邵晉謁師麈談終日公蹶然起曰自已分中如何得構師云須自承當公曰作麼生承當師云自古至今更非第二人公擬議師云擬議即蹉過公歎服而別時薦紳邵金門周印宗陳三有輩相依參請殆無虛日王大舍谷作師語錄序付則眞璣并示法語五則示居士楊彛臣繆昌之夏欽仲法語各一篇

十一年戊寅

師四十六歲春嘉禾郡守鄭公瑄司理文公德翼鹽官令朱公應熊及杭嘉兩郡紳衿請師主席金粟廣慧寺師允之七月師自法通至武林暫憇報國院諸紳士請上堂王大舍邀師遊西湖賦詩以紀勝二十九日師進院雨集至上堂時即霽孝廉徐公觀周云金粟忽沾法雨較勝鉢龍說法大放光明重開天眼王大舍亦賦詩志慶云一條拄杖極其貧招得行人競問津堅請登徒今夕事相傳猶記昔時人慈霖自是同天注法曜還應與日新何用上倉垂此象却將好意惹他嗔是時衲子幾萬指師以佛果應菴禹門三祖及天童老和尚四家明訓約束之孳孳靡懈命西堂百癡元節取清規集兩序須知以便執事遵守江陰黃介子自敘曾到天童師云曾住幾時黃云七八日師云還得天童意旨麼黃云不得師云既不得莫是蹉過麼黃云若有得則眞蹉過師云今日識得居士也黃爾潛居士行證來參歷有機緣載全錄臘月有巨室于寺後山巔營葬隣衆往拒之葬主具詞干及寺內師對衆云住持之體福共受禍獨當汝等勿得動念我自赴質給諫乾颷虞公爾止師云我祖師門下人斷不籍勢以自衛師至縣徐公觀周云大宗匠何必作如此去就師云獨不聞素患難行乎患難乎徐躍然曰和尚所見甚正宰延見于賓館時虞公謂宰曰和尚昨者即欲飄然長邁矣某等留之乃止師曰我佛祖兒孫了生脫死若竟去是爲逃生死也余豈然哉宰堅請師回寺乃歸示蔣通權偈復孝廉唐祈遠問道書錢爾敕請題像贊金粟檀護自蔡子穀而外如吳磊菴徐型堂覲周伯元君載張抜攊許元忠董久徵爾立吳稚仙弘度伯載仲木祝仲基沈水臣陸韜穎張方儒皆

徃來咨扣法社肅如于斯爲盛是歲建船坊六楹
寮三楹脩延壽堂及普同塔

十二年己卯

師四十七歲春付百癡元示法語又付三笑容玄
容定復隱元琦書畧云上座既主席黃檗當以煆
煉衲子爲懷須臾不可放過惟左猷右激挑剔成
材使法系直與虛空相終始永遠聯芳不致斷絕
是老僧之素望也其餘皆因行掉臂若捨重就輕
恐不得其人有忽從上來事須極力砥勉之爲沈
水臣題雪山像賛復錢而介問道書兩題天童容

老和尚眞賛刻靈源筆語一冊天王殿災爲重建
之子穀蔡居士題額曰容雲彌布

十三年庚辰

師四十八歲春付孤雲鑑古淵成時僧衆輻輳歲
儉不給師持鉢至海寧縣陳彥升太史偕弟次升
特請于慶善禪院上堂歸赴董爾立爾潛請爲表
弟查玄生對靈小參子穀蔡居士請題容老和尚
眞賛答工部金門邵問道書作同門石車乘和尚
像賛復漳州曾心空居士問道書彙刻破邪集徐
覲周作序捐貲又著闢謬一卷置河東地若干畝

十四年辛巳

師四十九歲春付本充盛柴立已彥升陳公答請
問云如某墮在官身如何得相應去師云即在官
身上保國保民無有不相應者公云者些子恐當
不得師云又不肯承當將謂別有那邑侯劉公堯
珍鄉紳徐公光治昌治同貞錢公啟鴻入山參禮
夏付空巖坦秋持鉢當湖馮子近居士呈十八問
師答之嗣至魏塘寓慈雲寺孝廉周君謨侍茶次
論及格物師拈一菓云者個是物你作麼生格周
云放下着師云又撥過一邊周云者老漢將謂別

有師云如何是汝不別有的意周驀竪一拳師云
不得喚作拳頭又作麼生周擬進語師便掌周當
下釋然唐祈遠參自陳看三不是公案師驀竪拳
云者個喚作什麼遠擬進語師便掌次日請上堂
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當陽突出虛空骨丈夫
猛利便承當踢碎從前閒窠窟之語遠于是冬閉
關擇木堂其父總憲存憶公呈偈云遠從康祖到
天童歲歲人天擁梵宮今日斬新圖舊令看師赤
手振宗風容老和尚離天童祁公季超迎于家園
師至越省覲時寧國詹曰至求法語師書示之又

爲題布袋和尚大慧禪師二贊冬付蒼霞梓本寺
南房求歸常住贖其業
十五年壬午
師五十歲春付斷眉皱課虛眞韜明宗五月師誕
日上堂有老漢五十年赤條條之語孝廉王大含
自越來祝壽命居擇木堂六月付大含谷七月念
二日密老和尚訃至師撤位挂眞舉哀指眞云佛
祖源流曹溪正脉綿遠相傳至我老和尚三十四
世六典巨刹海衆同居一條白棒撐天拄地直指
當人本命元辰契其旨者旣多會其元者綦盛三

十年來道滿天下一代化儀周全完備本懷旣罄
遽爾歸眞誰謂法眼滅法河乾法梁折直是超古
越今光前裕後眼目爍破四天下百世無能踰之
者旣爾今日又一塲特地作什麼拘尸城畔聊通
信要與人天普共知便舉哀就地寢者百日率王
谷上通玄治喪當衆燒遺拂磨圖章以杜承虛接
響之弊公舉林野奇和尚繼席通玄著斥狂解十
一月木陳石奇二和尚躬至金粟請師繼席天童
師堅辭之及密老和尚龕至天童師特詣禮龕脩
供

十六年癸未
師五十一歲正月往天童恭送密老和尚靈龕入
塔題楚文禪人血書華嚴經到東明禮三遠祖塔
孤雲鑑請于本寺上堂龍池衆職事持陽羡護法
書請師繼席禹門師推舉萬如和尚應之水臣沈
居士本淨禪人各請題密老和尚眞贊復紳士閔
念脩張雲上錢聖月問道書司理黃元公自陳得
力于壽昌師亦復之建密老和尚衣鉢塔于金粟
唐存憶都憲作銘勒石付又度舟天水廣雲浪全
十七年甲申

弘光皇帝改元
師五十二歲春閔念脩請師爲母夫人對靈小叅
遊道塲山黃蘗隱元琦百山百癡元來省覲舉爲
立僧秉拂刻五祖演錄金粟寺志付尚綏權
思宗皇帝大行師撤正位罄散鉢貲通玄林野和尚
過訪師請上堂先爲引座欵接歡愜著闢謬說冬
脩大雄殿裝人天師像轆轢巖居士來叅請師上
堂有機緣相契納徐覲周施田一十八畆

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卷上終

福巖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卷下

嗣法門人費福行觀山陰王谷仝集
鹽官徐昌治　董行證較
繼王法席門人行宗　行古重訂梓

大清順治皇帝二年乙酉

師五十三歲梓密老和尚全錄一十二卷付靈機觀居士嚴轅轢大叅値國變烽烟四起師撤正位蒲團地坐僧衆驚惶勸師他適師厲聲曰汝等若畏死卽束裝他往不可亂我淸聽衆心始安為孝廉正法弘薙染秋僧天空請師退居天目師策杖

遍遊尋返金粟跋天衣耆宿手書華嚴經東明孤雲鑑來省覲舉為立僧秉拂武林徐道眞建禪院于黃鶴峰請師退居顏其院曰直指

三年丙戌

師五十四歲至直指徐道眞居士請上堂歸付靈嶽古時古淵成出住天目昭明師與偈有自古居山無別策法幢久豎要心堅之句夏開半月池于山門外秋四明常郡守慈谿時邑侯定海朱邑侯同合郡縉紳及天童兩序致書請師住天童師固辭衆哀懇不已允之招孤雲鑑為立僧領衆金粟

迎天童催敦再至師卽上堂辭衆額正端正法弘並受記莂師就道過長安鎭于覺王寺上堂至甬東十月十一日入院先是明州亢旱日久迎師至甘霖大沛入院之辰朗霽如初俱謂師道力所致師日陞座于穀蔡居士有龍神呵護顯神通水漫風從新日紅之問龍象圍繞千五百餘師懸密老和尚像於法堂每晨鳴鼓率衆敬禮三年無間掃合山祖塔至小天童宋宏智祖師塔院見牆壁傾頹碑殘像毀作二偈志感有護塔影堂誰拆盡頓令群鶴起悲哀之句定海總鎭王公之綱題人天

選佛場額于法堂入山問道師提持嶄巖致渠篤信是歲付離言法于峰立

四年丁亥

師五十五歲時衆千餘皆諸方角立之士叅扣激揚宗風大振叅戎吳公岱蘇道皈依巡道孫公枝秀贈最上一乘之額偕總督張公杰入山問道先是宏智祖師塔院香火田一頃久被侵沒是夕張公夢入破寺見老僧受食覺而異之明旦質之師師云但有東谷祖師像在廢頹殆甚張躍馬往觀儼如夢境卽捐俸恢復院產咸謂報應龍天之句

預識焉本山房僧舊遺鹽丁歷年科稅爲患師致
書當道立爲蠲免復建隱菴亭于清關橋外題曰
鎖翠初老和尚壘築萬工池堤數百丈俾衆川水
有所滙歸後又傾圮師復興之復寨山若干畝重
建幻智菴普同塔院塑天王像於山門鹽官檀護
因金粟虛席虛請還山師遂渡錢塘以慰衆望立
正法弘爲西堂付太白雪復入天童

五年戊子

師五十六歲罄捐鉢貲興新密老和尚塔壁塔銘
道行二碑砌月臺明堂鋪兩廳磚地脩山門堦圾

復後山地若干畝

六年己丑

師五十七歲元旦上供于密老和尚影堂孝思悽
愴供饌蠲潔一衆感惻復宏智祖師故產若干畝
重建塔院脩覺雲外岫等塔秋師因徐氏毀塔造
墳欲爲清理徐訐訟於官師卽曳杖渡江竟抵臯
亭直指菴四明當道及鄉紳合書敦請還山師力
辭之時語溪檀護及舊任請師住福嚴雲間當道
護法又請開法超果師先允雲間請故兩辭之赴
超果應期萬指雲集華亭繆邑侯上海高邑侯詗

林曹公義雪等慕師高風設禮問道四衆求示偈
贊詩銘者日無寧晷師隨至隨答應酬無倦室中
垂示云衣帶下一線清風意旨如何紛紛酬語無
中的者道衡相居士乞示師示偈云道若得其衡
綱宗眼目正不然亂如麻應笑東坡秤并答其十
問道閑扈止二法師謁師于茶菴以蹋菴一喝分
五教話辨難師爲析之領解心服莊公橙菴張公
于固朱公匏菴等俱以偈問道師一一酬之三題
密老人眞讚及自題像讚具載全錄超果錄成義
雪爲之序

七年庚寅

師五十八歲春超果解制付讓菴潛劒眉謙古風
然遂辭超果院紹明宗請住龍華上海宰高公延
師內署設齋致敬懇爲少子薙髮摩頂嗣至清浦
玄津菴慈門寺上堂過嘉定緇素騰踏中流幾覆
過婁東詞林吳公梅村等請師於寧海寺上堂四
衆奔湊法座幾陷至虎丘掃隆祖塔時申公青門
姜公如農周公子佩昆季皆追隨佩爲父忠介公
乞題贊有獨許先生翻倚海罕逢時輩照龍河之
句時福嚴覆請至福嚴眞歇了禪師道場殿宇傾

圯始盡師至芟刈草萊蔚與堂構清江檀度金陵
圓覺相繼請師俱辭之是夏付漚天朗至鹽官題
覲周徐居士像有全身擔荷佛法覿體承當自己
之句秋雲間郡紳單公俑菴等請師至小崑山王
刻五燈巖統先是洞下遠門柱公集五燈續略以
青原居南嶽前師依原本先南嶽次青原至天皇
天王二派悉照藏經丘符二碑一嗣馬祖一嗣石
頭而雪峰德山以至雪竇總列南嶽下至於承虛
接響者直筆削去崛起邁嗣者列之末詳正續凡
二十五卷八月孝廉張公謀遠乞題父像有孔門

深領畧格物見真傳之句繫本禪人乞題中峰本
遠祖像及雪浪法師墨跡去羽禪人乞題開谷大
師像贊嗣泛泖湖登瑜賦詩有人影入空天眼小
練光照野月輪孤之句付士材李居士中梓如意
一柄未幾歸福巖付遠夫明蓮如淨性空臻蘇杭
當道紳士請師住徑山內翰范公周撰疏其畧云
脉接廣慧微傳心握曹溪正印敲風打雨任教擊
碎玉麟喫飯穿衣是處倒騎鐵馬大司空豈凡金
公疏云徹地通天百萬魔燒戢影拖泥帶水大千
世界知恩師允其請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入院徑

山雖爲祖庭奈法席久虛荒亂相仍僧規彫獘百
廢未舉師任後駢聚數千指肅整清規興復古制
驅頭極德煥然改觀時諸方混濫師獨卓立孤峰
法道賴以砥柱四方品行超越者咸趨向焉

八年辛卯

師五十九歲付鐵舟濟時值饑饉師居徑山最峻
僻跋涉不易而僧供罔缺兵革縱橫而叢社莫安
皆師道力所致于室中垂五問一水既無筋爲什
麽長流不斷二佛祖公案猶空中紙鷂向何處收
取線索三鵬摶峰與晏坐峰相交且道說個什麽

四風扇大野畢竟作何形色五望江亭上垂機誰
是知音一時酬語罕契機者以偈寄候檇李譚公
埽菴有筆騰水月三千頃舌吐河沙萬斛奇之句
徑山晏坐峰乃大殿左脉下即張九成所建無垢
軒前王僧因事夯賣房僧師贖歸常住重榜無垢
軒于室古蹟復顯山無樵採之累秋往雲間過虎
林詞林常念莪公請師於慧雲寺上堂爲父中憲
中子寅祝壽過檇李譚公埽菴訂師於白蓮寺問
及五燈嚴統云目今法門混雜當以出類拔萃者
截之若止論相承似不足取師告以從上來源俱

有統系若無根瑞草智者弗貴耳次日延師至家論議彌愜歎曰師眞宗門中一人也至吳江中書周公永言等請師於接待寺上堂有大家齊出超方手撥轉徑山舊法輪之句至吳門靈巖繼起儲法姪托護法請師入山師云姑蘇地屬衝要往來不免溷必周旋中禮惟不忌祖德弘揚祖道爲望耳詰朝復崙頭首職事敦請師策杖已過鹿城矣吳中章美字拙生自號藥樹頭陀獨歸向於師是秋即世師以偈挽之有筆走龍蛇光閃電文騰山海燦驪珠之句至雲間理刻嚴統還山經福嚴以

偈示晦之簡過禹杭邑侯費公躬至法喜寺叅扣王子尚子淑等請益師作書幷二偈致之和孝廉何公羲兆南湖藝花詩寄懷周公安仁詩冬徐觀周七袠師作偈贈祝祖堂混雜賓主不分師建列祖堂于殿右以祠本山歷代開法住持凡八十一代建方來名宿堂於殿左以奉諸方觀光流寓者建方丈於不動軒後凡五楹祖席規模大略具備臘月爲古燈傳雍粲示以偈朱無準範禪師爲徑山四十二代住持嗣臨濟二十四世孫師七世祖嵗年退居張堰接待雲水頃成叢席規制壯麗

仁宗皇帝御書賜額萬年正續示寂後全身塔於寺傍師欲修塔祀掃故址湮沒徘徊傷悼作偈志感徑山一席積衰既久兼以兵燹交訌師獨不避艱險權衡靜鎭寬嚴並濟竭力主持魔外因而氷釋祖制得以重煥云

九年壬辰

師六十歲以嚴統事過鹽官會徐觀周居士舊時檀信輸委雲墳五月念四日師誕辰道俗祝慶者幾二千衆雲間諸紳同錢雪曹公作文稱賀餘杭令費公有千尋碧藕床間錫萬歲氷桃鉢裏金之

句毘陵殿元楊公廷鑑貽詩有五峰今日高天下萬指都教拜下風之句師並酬以偈七月付公衡仁雲谷中八月往宜興龍池掃幻有老和尚塔題偈有咸知靈骨藏幽石誰識眞風遍遠垓之句塔製儉約規模樸稚用示典型先老和尚置田若干畝永給祭掃之需歸途孤雲鑑請過溧陽總臺馬公偕繙素於萬古寺請上堂執禮甚恭過太倉大方公同檀護請師於禪燈菴上堂過嘉定朝徹公同護法請師於眞際菴上堂攙髂菴龍文法姪孫請上堂旋往松江雲臺蔡公七袠就本宅請師上堂留於

別館者旬日以所寫同遊山水圖乞讚凡名公碩德薦紳先生鱗集參請為涵所張公題密老和尚像讚超果寺監院知一請上堂八月東甌內翰林可任名增志到山參訪值師未歸乃留詩本為參承雙徑山機緣恰兆乳峰間云云師回山依韻寄復有五峰插漢懸瀟洒列祖懸機任過關之句師慨末法混濫著禪宗漁樵集黃檗隱元琦欲赴扶桑請師念重溟深阻作書止之師任福巖甫三月起荒落之墟而整飭之剏東西兩樓各七楹齋堂庖湢各五楹所須用器亦少備至是赴徑山請乃

命監院普成公總理焉徑山舊置山田於上高地方各五十餘畝嘯聚後賣主佃戶搆結不已無所得息徒為輸餉師不責償竟還其業致書費令公查收入冊數載陰霾一旦廓清時有司以僧綱職强各房僧任之房僧艱其役師致書令公免之師見本寺人境參差欲清其弊乃云山僧從今亦不受剃染徒衆汝等當有矜式時合山肅然稟型列祖名宿二堂方丈俱告成師作記以紀其事語載徑山隨感錄中

十年癸巳

師六十一歲因諸方闡揚寶鏡三昧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多顯晦不全遂盡卦爻及黑白圈以彰偏正五位所述簡要令人易覽具載全錄中二月四明大慈寺衆護法請書至師力辭之為松源房恐生作家乘序并製嚴統序二月孤雲鑑乞修東明昆海舟慈寶峰瑄三遠祖塔偈三月題密老和尚像讚閏六月五燈嚴統成按太史曹峨雪書嚴統真如耀闇室以日月飲渴人以沆瀣敢不盥手齋心服膺慈寶云云本山舊志紊亂訛雜師命古燈傳重修計八卷八月師往武林

寓報國院時織造監雙泉盧公搆精藍於西湖曰盧舍菴延師齋供茶次盧云請和尚提携師舉茶鍾云請喫茶盧云已喫了師云是什麼滋味盧云一心念佛師云恁麼則有二法矣盧唯唯喜甚遂書二偈以贈復請師泛湖台州道玉齋耿公寧波郡守于寅常公皆同追隨探幽訪勝劇談移日適值中秋作詩以紀其事還徑山十月朔付獨冠敬百峰高十一月雲臺蔡公請為二親對靈小參及示諸偈頌載全錄中

十一年甲午

師六十二歲春作解惑篇并答吳越諸縉紳書以息群囂四月師拽杖辭五峰作三吳法喜之遊至吳門客周子佩家子佩忠介公長嗣也靈巖繼起禪師先令首座原直來候次日繼躬候于寓所讚巖統之刻至公至正矢心護板歸靈巖語溪鄉紳曹遠思華亭給諫許霞城暨法幢幟禪師俱加調護檇李譚掃菴諸與訟者有此事從無立評言鼠牙雀角豈堪論之何升請師題憨大師像讚七月山東韓天樞請爲亡侄寔聞司理對靈小參虛舟省參隨有年復覲師于超果乃付之九月撥棹琴川憩資福院廣文子發驛公縉紳嚴子張王孟衍諸公請上堂子張尤機契欣若宿好虞山臨院性空偕紳士請上堂師舉昔日馮濟川三不得話拈撥着語時子張于座下忽有省呈偈四首以通所見師依韻復之遊與福寺師口占二律冬十月師過武林杭紹紳衿因巖統紛紛各有所袒師惟將天王天皇兩派所載書二十餘種隨出以示且云立義不當板從公劈攷覈無憑書從損益何必以有司勢力相傾奪耶衆默然獨方伯梓木趙公讚歎之道信姜公仲嘉張公幹旋之遂送嚴統板于

靈巖而存與毀師不復加意矣華亭沈太史繹堂邂逅武林法道盤桓甚樂師贈以詩姑蘇子佩周公偕堯峰俏詰省城請師主席師不允臘月始抵金閶至普安院度歲偈遊虎丘感而作偈琴川衆紳先甫孫公嘉賓王公景之趙公南陵蔣公裔典歸公新傳邵公等以虞山維摩請師退休允之

十二年乙未

師六十三歲大旱雪竇石奇和尚專使慰問琴川衆紳促師即應請師先宿山之普福菴二月二十四日入維摩緇素相迎道路盈塞邑之紳衿叅訪問道絡繹無間佛誕日嚴子張懷香趨座下受優婆塞戒師摩頂記莂名曰行達號智珠翼日與衆茶次師驀舉拳問云不得說是說非試道一句看智掩耳云弟子不聞師曰不聞處與世尊拈花是同是別智云和尚作麼也說同說別師曰如何是無同無別底　意旨智驀豎拳師曰迦葉微笑意旨如何智云迦葉憐他師頷之觀其日用有自持獨任之標不愧先達遂付如意并偈以表信三峰豁堂嵒公師法侄孫也以書偈見意師依韻復之贈南陵蔣公詩刑部嘉賓王公法幢幟禪師門人

也幢以書導公皈師故弘護甚力一日茶次論及萬物生于兩儀兩儀生于太極太極生于無極師遽曰無極生於何處賡曰到者裏却不會師將賡手臂一揑云者個弊賡有所契遂發心徧閱宗乘值賡六袠師贈以偈蓟僧漢萍公嘗叅先天童後栖燕之翠微寺以笑巖祖塔頽廢欲移瘞于翠微之麓郵商于師師手復之先是黃檗隱元琦應扶桑長琦請是年五月遣僧賫書儀省覲師手書慰之復雪竇石奇和尚書六月髻珠請師別業觀荷師依韻和詠琬公許居士為亡父乞師授幽冥戒

并題畓老和尚像讃司理孝若孫公儀部薪傳邵公北上來別師各贈以偈并賦髻珠別業賞桂詩鹽城大機公賫邑侯賈公衆紳孫公集李公逢春張公樹屏孫公一致諸啟請師住永寧三昧寺鹽院爾玉偕衆紳士賫巡道宮公繼蘭分司楊公亂昌鹹笭丁公同昇書請請皆未之應九月平湖比丘尼法淨晧來省覲晧素皈依座下有機緣相契往來問道甚久付如意表信大梅法幢幟禪師專使致香儀設供以法道相請啟畧云板一離而兩沛蒖有動夫龍天書即燬而話行亦何傷于日月

師復辭之十月道場山木陳和尚以啓繭白鏹遣法嗣大城諧候十一月付慧明鏡古碧湛復孟衍王居士問道書十二月蘇公有根同僧賫紳士書請師再住徑山師辭之

十三年丙申

師六十四歲正月淨慈寺無生公來述三宜和尚為嚴統事托其備申其意願與和尚面陳懺悔師示答語存別錄付具足僧天則琛二月鹽官覲周徐居士來省覲周于天童金粟徑山諸禪席靡不追隨嚮往究心本分機緣相契付如意一柄表信

三月師赴鹽城請舟次金山登覽賦二絕以志勝槩四月四日進永寧院佛誕日鹽寧賈公外翰劉公總戎孫公及諸紳處請上堂遂于此開戒三旬劉一齋名若審博綜內典往來甚密設七問師立答之王錡長名之楨射陽人望也皈依執弟子禮嘗持宋丞相陸秀夫傅乞語跋之作宋份臣疏枰詩一章吳門縉紳內翰子美沈公繹堂沈公甲傍陸公文衙中公繼揆繆公慧遠金公世渼暨衆檀護敦請住堯峰師受請五月辭衆返棹先是興化有長者黎太沖延師至家菴祖孫父子殷勤叩道

出所著頌古一冊乞鑒定求序師見其端莊鄭重于本分相契欣然作序復托菴僧岷山公過鹽城致請再過其家以本分砥勵三日而別還虞嶺趙公景之兩致書問道師並答之復嶺南左轄曹鑒躬問候請益書九月朔師進堯峰院萬指繞座薦紳顧松交姚文初趙明遠沈匡來周子佩文孫符及琴川檀信帆檣交映緇素駢闐初八日三宜和尚造謁盤桓自陳懺悔之意靈巖繼起禪師同張司農有學到寺躬賀次日入城中輿公請瑞光上堂聽法者凡數千指并答候三宜和尚暨剖石禪

師設供掃萬峰寶藏二祖塔十月起期龍象雲臻檀度響從冠于今昔分五堂安禪衆舉龍華顓明宗資福天水廣爲秉拂首座東蓮古峰然爲秉拂西堂宗風大振仲冬若溪孝廉嚴三求公來叅愿投機契師遂撾皷上堂以揚其德喜聲王公復來叅於此道甚有染指亦上堂表揚之臘月吳門乾三法師素以才華自負後披剃博覽教乘淹貫台教受無盡大師衣氣槩頗異不通名字到寺見師師與談論窮辨一晝夜見其所蘊理致不謬且云和尚當今爲宗門第一人故來相見次日上堂接

引之又以宗乘中事追擬機緣并上堂語載錄中

十四年丁酉

師六十五歲正月復乾三法師辨詰宗教書中旬語水紳衿托僧持書請師再任福嚴師允之先是堯峰常住累年構訟以致蕭索逋負師入院後衆廢畢舉千衆日用所須之外償宿逋動以千計叢林少有生色解制乃拽杖往虞山謝維摩院事憑衆請天則琛王之趙景之素傾信師提持處皆有契合師書偈并復柬表揚之遂起程道經吳門衆紳猶致書挽歸堯峰師不復答過檇李譚埽菴嚴

轅轢施易修徐忠可翁震公共送至福嚴而語溪諸檀護亦遠來相邀名公巨卿共相際會誠一時盛典也立夏後三日入院黃耳鍅蔡辰生鍾玉音請上堂語云宗門廣大須是大力量人徹底承當若承當得也則堪共建大法幢立大宗旨與諸人天開大眼目明正知見然後知儒釋不二凡聖無差靈光透脫機用宏大不孤靈山受囑堪爲禪宗種草只如今日重振規模一句又作麽生道昔日殿樓慇托起家珍運出莫遲疑四月往鹽官賀型塘徐光祿九袠酬酢甫數日而型塘公不祿其

弟覲周請師對靈按師小參結句云欲識先生眞面目清風明月樂徘徊是時覲周施供捐助不遺餘力鮮之胡居士明達士也見師留連款語用慰契闊五月射侯曹公序遠思廣玉音鍾馭耳兹黄公三貢皆詣寺聽法時徑山衆僧賞撫臺啟及當道鄉紳書請師還山檄勅額冀與公爲師書方丈之扁師堅辭不赴往江下購木以興佛殿寓于泥龍菴淨慈法侄孫豁堂請泛遊西湖師賦詩云空中樓閣水中天上下參差日月懸樹色綺聯隨杖履波光不斷蕩蘭船六橋鎖玉天開畫兩岸流霞

地隱仙自我二人行樂後遊魚飛鳥樂間禪次日趙賓王請遊湖亦賦詩存別錄隨移寓于西竺菴平湖邑侯朱鶴門到寓叅謁相得甚歡雲間蔡雲臺居士皈師有年久作內護殷勤誠篤言信行從師多以般若力熏陶之四月八日無病而逝師躬詣其家予慰青浦朱家鎮信道公迎請上堂語備于錄內八月初八日經始佛殿廣九丈二尺縱六丈六尺高五丈十月念八日上梁遠近鄉民俱金鼓喧騰燈燭輝煌以相助曹公射侯隨太夫人即日設齋請上堂法語載錄中烏城唐明師勵止法

猶子到福嚴薦親請師上堂閩中亘信彌修書以龜山請師退居黃檗慧門法孫亦專使請師歸萬福逸老師皆未之許

十五年戊戌

師六十六歲正月邑侯李公名震到寺相見談道竟日建方丈樓于法堂之右共五楹高三丈廣四十肘左右側樓各三楹高二丈四肘廣十四肘又搆祖堂一所在方丈之左高二丈二肘深三丈餘廣一丈四肘以祀開山以來之祖二月偏部常公上京復　命舟過石門躬詣福嚴勸師往徑山巡

道范公發書托邑宰李公留師住福嚴李述范意且示原書師修簡專人入徑山力辭慰衆三月杪師禮浴老和尚法衣塔于金粟已而登舟里山過鹽官訪舊覽勝題詠具別集四月還福嚴常熟衆紳各修啟請師役赴虞山師却之六月重葺佛殿至中元後工始竣是月付忍生凌九月海虞邵公世茂造謁論道劇懽而別十月復海虞喜庵王居士問道書付古笠泰紫巖順時獨耀性日叅師呈詩偈一冊師有性天杲日無雲翳炤耀乾坤廓頂門撥轉禪和關棙子多般手眼豈能論之偈十二

月造禪堂五楹高二丈七尺廣七丈縱廣六丈
十六年己亥
師六十七歲正月付正聞乾絳雪瑩時邑侯李公
請寺問道四月毘陵陽羨諸紳陳公于鼎史公可
程徐公懋曙周公正儒路公邁史公夏隆周公季
琬蔣公羅湯公原清戴公元韶路公庠以龍池山
禹門寺敦請主席師以福嚴典造事未竣辭之五
月興天王殿高三丈廣五丈縱四丈左右護房各
五楹廣四丈縱二丈有奇八月邑薦紳同令君至
寺作法喜遊各有題詠師亦賡和相贈十一月常

熟蘇鄉紳以珊珠一串相貽師對使云此貴重之
物存之丈室或開後來爭端若將售人又恐孤負
信施老僧素無玩好堅謝不受
十七年庚子
師六十八歲正月望日解制書一偈與堂主安永
歸建昌末旬徑山茂輪師以大安寺常住積業文
簿至福嚴面送請師退居逸老師固辭不受著竹
樓直筆一篇以規靈巖儲公五月譚公埽菴以書
延住嘉禾福城東塔寺詞甚誠切師辭之六月金
陵兵垣劉公海門同弟內翰潛菴公造謁坐次與

師推讓傍云兩居士俱在道師云如何是道士云
請和尚上坐師云這是老僧分上事居士分上又
作麼生士云我輩只在兩邊師云恁麼則相見了
也乃就坐兩公皆歡悅信宿而別七月天童木陳
和尚應　召還山維舟請寺躬候用敘契濶云是
冬搆庫樓四楹及給供寮田寮圃寮閒住寮共十
餘楹積薪寮七楹福嚴自唐以來邑人以壯麗著
稱明熹宗朝遭毀馬之變迄
大清順治丁酉師應請後殿宇樓閣齋堂寮舍器用
產業不四載而畢備師于此寺誠有自夙緣矣是

冬刻天童密老和尚語錄十二卷年譜一冊將原
刻舊板送嘉興楞嚴寺經坊師于密老和尚語錄
凡四經壽梓常言一飯之頃不敢忘本師惟以本
師法道自任即此一事足稱善為流通典型後學
其他固未易殫述也十月雪竇和尚至福嚴劇談
法門大事五鼓始息鶺鴒之誼于斯為盛
十八年辛丑
師六十九歲為法求人老而不倦惟以提宗接物
為己任學徒日親縉紳人士問道叅請無虛日正
月檀護曹射侯遠思子嚴呂本仁等請上堂語存

錄中爲絳雲瑩作自贊時千峰玄遂夫明公衙
仁正問乾虛舟省靈機觀具來省觀師欵接甚歡
三月示微疾古笠恭天水廣來禮覲勸進藥餌師
笑却之離言法從越州來師留之以首衆爲法題
天童密老和尚贊并題師自贊嗣後爾明宗靈
嶽古百癡元天則琛性空臻董爾潛蓋獨耀日各
以問疾至答括蒼太守周公問道書手答法幢幟
法侄書付劍龍志法樹蔭石巷呼聽梅經蓮谷淵
法觀會達言信自嵩俊首爾潛蓋師命侍者出道
具散衆二十一日遣公衙仁往徑山取所題像同

往返期七日仁曰恐爲雨阻師曰遲則不逮矣命
製龕誡勿布漆以便荼毘雪竇石奇和尚專使問
疾師復書畧云弟以疾勢沉重已命出道具散衆
茲惟安枕以待時至法門大緊吾兄坐鎮之云云
遣人往雲間禾水召百癡元觪明宗千峰立同豫
後事然叢林諸務以及叅扣問道問疾者尚照攝
無遺二十九日清晨始命頭首職事理常住事諭
之曰今日內外諸務不必再白午刻呼行廣行觀
行法行仁行志行蔭行坪行淵行會如信董行證
及兩序列榻前手書遺囑顧視微笑右脇而逝按

師遺囑云老僧死後不可出訃音及受諸方弔奠
即從火化須普成上座引火火消灰飛吾之後事
即完免占人間地免累世間財行狀亦不須修塔
銘亦不須用古來尊宿多不重此等文字更不可
喧動人耳曰故曰生如寄死如歸喧動何益乎所
請住持繼席當酌量而行推有德望者居之不拘
諸方之人并法嗣之徒又不可開喪立神位被麻
戴白以破佛制云云時蓋三月二十九日未時也
嗚呼痛哉謹遵遺命闍維于天中山北煙光所及
舍利如雨頂骨齒牙俱不壞五色燦然光耀奪目

合山大衆咸頂禮虔禱得舍利無算諸檀護并及
門弟子傷悼既久思所以善後而無傷先志各請
建塔于福嚴徑山諸處乃卜之像前三卜而皆屬
黃檗壽塔僉議皆定八月十六日門人行元行古
行法等自福嚴奉靈骨舍利恭送至閩之福清縣
黃檗山十月二十六日辰時進塔塔坐亥向巳在
萬福寺西隅天柱峰之麓即師初開法地也嗣法
弟子隆琦等六十四人他如與偈示語及叅叩有
得者名公巨儒指不勝屈要皆身入爐鞴染指法
味厚德遂獲得大受用者也師擔荷天童重任至

敬至孝行道三十餘載表冠諸方塵斥八極直心直行虛公無我奪食驅耕鉗鎚毒辣機用全提稍有枝葉差互痛與罵斥學徒叅扣日臻玄與拒之益來愍之益親如獅子捉象捉兎俱用全力擒縱自繇惟以納僧爲性命上自宸扆公卿下逮閭閻負販情與無情莫不尊仰即平時受指摘而毀且忌者亦鉗咊結舌歎息追悔而不自已其所攝化委積如雲誠心樂施惟恐或後此皆法雨廣潤慈雲弘被之大較也嗚呼師之道大故攝者衆師之門峻故登者難師之法嚴故聞者懾師之德尊故說者遠非筆舌所能繪其萬一謹按歳月時日約略編次庶天下後世嘗有標準云爾師世壽六十九法臘五十六自四十一歳開法黃檗歴遷蓮峰法通金粟天童超果徑山維摩堯峰最後示寂福嚴十坐名刹力挽頹宗說法語錄四冊十四卷及祖庭鉗鎚錄心經斵輪解漁樵集拄瓢集別集並行于世

嗣法門人隆琦　行璣　行彌　行元　行密
行定　行鑑　行成　行盛　行巳
行宗　行敏　行眞・寂垣　寂枰

行舟　行廣　規權　大全　行觀
行古　行宏　行端　行雪　行法
行立　行謙　行然　行潛　行明
行淨　行明　行臻　行濟　行仁
行中　行敬　行高　行銳　行湛
行琛　行備　行省　行凌　寂泰
元順　寂乾　湛瑩　寂定　行志
行蔭　行瑝　智經　行淵　行會
如信　行俊等
居士王谷　嚴大叅　李中梓　嚴行達

徐昌治　董行溢　尼行皓仝稽首刊行

石門縣常門太夫人程氏法名行學同
平湖縣嗣法弟子尼行皓共奉貲敬刻
福
嚴費老和尚紀年錄壹冊共全錄流通
以惠後學伏願法道遐昌山河永靖者

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卷下終



象田即念禪師語錄

明・即念淨觀 撰
淨痴 等編



囑刻象田語錄序

直指人心掃除文字此西來本意也不覺文隨筆生於有歷代語錄流行人間人盡曰此無文之文也無文之文句句生擒言言活捉直下斷人命根如塗毒鼓聲聞者皆喪則知掃除一向瘂人面前來惟說

夢卽念開主強余住山隱居之暇思後不禁形諸語言侍者記書竟成遺稿亦雲門徒子書露衣之用以有語無文漫試刊出看

斷拂老人錄

敬贈　即念大師序

天下自漕溪分派釋子夥矣其間即有一二知識心領宗傳然而盜名竊字蠱衆誣民者不少儒遂非之釋亦不無非也甯知吾儒與釋互根並蒂以衍大化於無窮者乎父惠生素業儒心存般若念切菩提每遇　禪師崇而重之丙子歲遊象田見

即念師相深於敬禮因與　古靈物可之左右

即念者傾懷倒素遂成方外交乃歸而名余曰象田有

即念師者真當今善知識也揮麈吞吐星河趺跏觀涿天地確々漕溪正果畫師之以相印本来何期一疾昇遐追攀無路吾亦何緣得其志事而繼述之雖然有古靈在茲可以師事

即念者師事　古靈而共勤志事於不朽者也是以古靈裝大悲佛吾父即欲建大悲閣雖不幸而至於疾革濱危猶惓々不忘而古靈師亦深痛吾父之有願勿成為之禮懺超生者亦惓々不忘也而尤欲以繼述任余乃出

即念師夙蘊慧語以示余讀之頓開心眼曠覽會通如入衆寶山探賾恣取而不忍釋手此蓋從

即念師心性靈光中得来苟非面壁深山閉關自性磨杵成針幾許年數者不能道隻字因知

大師之悟徹無始覺即如来得源頭活水而能空四相於六和環萬行於九度衣珠珮玉提醒天下之痴狂者政在於此　古靈授諸梓以廣厥傳命余序余亦何言惟曰

即念大師者果善知識也象山道岸不減雪山嗣後此集大行於世聲聞於朝

皇上勅建護国禪師一名曰

即念者可彰明宗教於天下矣旌鱗戢當世之妖氛輩

皇圖之綿曆為世道作一津梁為吾儒添一公案云爾

崇禎甲申歲菊月之吉始寧後學弟子盧鴻業敬題

象田卽念禪師語錄目次

象田卽念禪師語錄卷一

書記淨凝錄
門人本致輯

崇禎已卯冬結制小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音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這般話也大奇特山僧則不然夜半摸得個拂子拈起也是拂子放下也是拂子也有些子奇特拈起時直得乾坤陡暗放下時從教海晏河清更有不拈不放的句子諸善知識若也知得便可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把手共行其或未然且聽山僧處分驀舉拂云這個天見之爲天人見之爲人仁者見

之爲之仁智者見之爲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良可悲哉且道還有知者麽今日法筵初啓四衆雲臻豈不是知有此事雲峰禪人爲山僧造祖衣請說法豈不是知有此事及衆護法宰官叅請豈不是知有此事信麽信則知知則信乃舉袈裟角云大庾嶺頭提不起我今舉出大家看僧問聞聲悟道喚甚麽作道師云君子惟愼口進云見色明心將什麽作心師云山僧口唇未生白醭在進云觀音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意旨請師再舉師云且道我舌頭在不在僧擬進語師便喝

晚叅二七去三七來也曾大遣也曾大排白汗出了又

出妄緣灰而復灰秖恁麼休去歇去木頭石塊去第一義諦灼然昭著從教枯木花開大衆還信枯木花開麼作手舞勢云只有一雙無相手不曾容易舞三台

小叅三七從來二十一若智若愚俱委悉及問前三與後三十個五雙會不得千七百則亦復然揆未透時如鐵壁朝鐵壁暮鐵壁二六時中無罅隙人人不奈鐵壁何誰知鐵壁好消息好消息識不識遠山濃似佛頭青近水湛如僧眼碧乃舉昔日白雲端云叅究古人公案未透時如鐵壁相似及乎透了元來自已是鐵壁山僧則不然叅究未透時如鐵壁及乎透了百雜碎且道古人道的是山僧道的是試簡別看一僧出云二俱有過師云百雜碎進云轉見有過師云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頭監院問二七已去敢問赤梢鯉魚能有幾個師云滿堂俱是進云個中還有透網金鱗麼師云驢子脚下騎進云恁麼則堂內坐禪堂外禪坐去也師云再跳跳看院禮拜師便下座

小叅師舉拂云大衆拂子舉揚個事了也說法了也直得三世諸佛側立下風歷代祖師亡唇結舌只這拂子有如是威光如是奇特山僧今日爲他作個通事舍人且道如何是他拂子所說的法他道五蘊山頭一段空

明明獨露主人公殷勤五七無尋處只爲全身在此中這個意旨初結制時山僧已曾舉拂子道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得意忘言爭奈諸人不能直下薦去乃不得已拙上葛藤還將拂子葢覆殃及諸人朝尋暮尋横尋竪尋三七排遣四七立香及乎尋至五七日有尋不得者攢眉蹙額或有見些光影者眼豁眉開殊不知總不干拂子事亦不干山僧事却是你諸人覿體錯過有如是事而又五日一考工七日一小叅挨撥得你諸人行也如拂子住也如拂子坐也如拂子卧也如拂子眼也如拂子耳也如拂子乃至心意識皆如拂子何以到我室中問着諸人拂子便道不知我道不知却好你又道不會我道不會最親切你又道不知恁麼教我也没奈何又只得教你極力叅取去衆中如有知得拂子落處者出來相見僧問拂子說法且置如何是覿體一句師云喚作拂子則觸進云古人道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如何是第一句師云無你問處進云第二句薦得可與人天爲師如何是第二句師云你問不着進云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如何是第三句師云問着則不堪進云敢問吾師還是那句中薦得師云你不會我意進云恁麼則拂子頭邊無限春也師云閒言語

小叅輒輒結制來不覺期已半無相主人公朝暮惺惺喚父母所生眼莫教烏荳換向來拂子說法已六七矣爭奈不遇知音今日借重拄杖子行新條令乃卓拄杖云說法了也當知拄杖子相承少林單傳之旨直指人心不立文字有所說法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不妄不異語者于斯會得便知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不爲分外其或未然自是諸人根性遲鈍莫道拄杖子有所秘吝不顯說好乃舉昔日芭蕉和尚道你有拄杖子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與你拄杖子師復云阿聊山僧錯說了也衆中可有記得芭蕉說的麽出來舉看監院問畢竟如何是芭蕉說的師舉拄杖云會麽進云大衆證明師云也須知恩報恩始得院便禮拜

師誕日小叅一念渾忘吾我我了無生死得相關本來面目元如是奚假南山作壽山諸仁者還見本來面目麽良久云秖這是若向這裏會得始不被佛祖相瞞乃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這則公案商量者極多錯會者不少人人盡道世尊離兜率降皇宮方能如是還夢見麽殊不知水牯牛初生下不止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而已又作麽生會卽我山僧初生時無氣及燒胞始叫一聲而舉家相慶然彼時山僧曾不知父母生我亦不知自有氣無氣及燒胞始叫一聲舉家相慶亦不知有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乃至物我之名聖凡之號混混沌沌七竅未鑿渾然一際大衆蓋此初生時節非獨山僧如是要且若男若女莫不如是然則何以佛是佛水牯牛是水牯牛吾人是吾人諸仁者知麽鏡分金殿燭山答石樓鐘

冬至小叅舉古云有物先天地甚麽物無形本寂寥强叨叨師拈拄杖云我今爲衆親拈出乃卓一卓云從來只麽赤條條赤條條似吾曹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諸仁者好生觀刹刹塵塵絕覆藏為渠非物非非物切忌從中道短長乃舉昔有僧問一老宿云一陽來復日長一線未審佛法長多少宿云長一線後復有一老宿云一線長師拈云二老宿雖有補綴虛空的手段要且紅線未斷只向長短上作活相去佛法奚啻十萬八千若是山僧則向他道休將玉線較長短好把金針繡出看且道繡個甚麽師以拂子打一圓相僧問旣云一陽生為什麽古幹依舊赤條條師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進云秖如霜淸月冷水凍魚沉又作麽生師云一

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進〻云節令乍從今日起歲華猶似去年晴師〻云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稀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還許學人會麽師〻云萬里長空片雲點破進〻云木女頻頻擲石皷師〻云但形文彩卽屬染汙僧禮拜起立〻云正恁麽時聻師〻云好個漆桶書記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三藏十二部一千七百則都是鴛鴦如何是金針師以手搊鼻〻云山僧鼻孔有些〻癢進〻云其甲則不然師〻云你又作麽生書豎一指〻云穿却佛祖鼻孔去也師〻云也許你一半

結制〻示衆得魚忘筌得兎忘罤得意忘言得了那個驀竪拂〻云忘了這個且道如何是那個乃放下拂子良久〻云還有相委悉者麽須知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乃心無形相且作麽生指性無方所又作麽生見莫是無見而見麽莫是見物便見心麽莫是心地法眼能見麽直饒與麽見得未是衲僧巴鼻且道如何是衲僧巴鼻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

舊住大本老宿設茶請〻示衆師〻云大衆茶多喫鍾大本老師爲此象田二十餘年辛苦方有今日悅衆〻云茶巳喫了請師還茶錢師〻云更要山僧畫蛇添足麽乃顧監院〻云常住有事不妨商量商量院擧三登禪師作知客登出衆固辭師〻云我有一問如道得許坐禪道不得卽作知客登〻云某向無舌頭師〻云這般話當不得也要山僧肯乃托手〻云你更道看登默然師遂說偈〻云托出虛空一片心秖將此事售知音筵中若有眞相識黃葉何妨指作金復〻云大衆謝茶

覺初禪者設茶請〻示衆古人道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是這般話言淺而旨遠時人往往强作道理解注怎解注得下要且有口者孰不解飮食有舌者孰不知滋味然喫淡卽知淡味喫鹹卽知鹹味以至喫酒定不說是茶且有善喫茶者纔沾唇便知此是天池此是龍井此是松蘿一毫也瞞他不得那裏不是他知味處大都不知正味耳諸仁者要知正味麽須向未喫茶時識取若識未喫茶時滋味了更須知入口時滋味若知入口時滋味了又須知喫茶後滋味直饒恁麽了要知覺初禪者今夜設茶的意秖要諸禪德閉口然而丈夫有口要開便開要閉便閉爲甚麽要人設茶然後閉口有等好事之者或逞才辯或逞學問或逞道理摇唇皷舌妄生長短殊不知言生理喪故藉善知識于空中突出一言半句直如金剛圈栗棘蓬使人吞不得吐不得等閒塞斷人咽喉饒你有口到這裏也無用處只如昔日

趙州問一僧曾到這裏麽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一僧曾到這裏麽僧云不曾到州亦云喫茶去時院主在座問云和尚爲甚麽曾到也喫茶不曾到也喫茶州亦云喫茶去諸禪德這則公案千古之下塞斷人咽喉然還塞得山僧的咽喉麽良久云且喜山僧咽喉不塞自斷也便歸室

示衆拄鉢千山裏霜空境寂寥一心氷更冷諸念已圓消且道是甚麽人境界上來諸佛祖斯門已成就現在諸禪侶合各證圓明行行諸菩薩應當如是學諸仁者切須篤信力行若信有十分則悟有十分悟有十分則

行有十分行有十分則證有十分所謂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直到脩證不立人法兩忘直須更進一步則知海底飛紅塵山頭翻白浪僧問海底飛紅塵山頭翻白浪是阿誰境界師云問在答處進云煩惱海中爲雨露又作麽生師云答在問處進云吾師恁麽話慣賣死猫頭師云一般冷色空山裏霜葉雖紅不是春

桂庭居士設茶請示衆靜夜霜鴻天外過圓通筵上幾禪和聲消聞脫渾無際誰謂觀音在普陀大衆要知普門品人人具有所以道應以佛身得度者卽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卽現菩薩身而爲說法應以居士等身得度者卽現居士等身而爲說法雖則現身可知且道法如何說卽如雞鳴淸曉犬吠黃昏事存函蓋理應箭鋒又如磬出雲衢歌來漁浦醒迷途之幽夢啓靜慮之玄門妙在渾忘管帶不立功勛所以道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蓋聞理旣妙見性亦玄然理固如是且道事作麽生秖如今夜桂庭居士聞此象田安般若期特特入山設茶供衆又合將何酬他則是良久云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

爾策居士設茶請示衆古鏡埋塵黑似漆左揩右磨光赫奕懸向虛空炤膽寒偷心管敎一時息大衆要見古

鏡麽以如意畫圓相云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莫生法相倘有個漢出來道法相生也便向他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莫生法相所以古德道須叅活句莫叅死句若向活句中薦得可與佛祖爲師向死句中薦得自救不了乃舉雲居舜老夫少時在洞山聰會下一日乞食鄂渚有居士問舜云古鏡未磨時如何舜云黑如漆又問磨後如何舜云炤天炤地居士笑云上人不是洞山來耶舜慚懼馳歸舉似聰聰代前語此去漢陽不遠又代後語黃鶴樓前鸚鵡洲舜悟其旨今夜居士若問山僧古鏡未磨時如何則向他道門前水一谿

磨後如何便道屋後山萬層居士若向這裏會得始知
本有光明炤天炤地不孤今夜設茶其或未然大須策
起眉毛好僧問古鏡當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胡漢不
來時又作麽生現師二云喫茶也未進二云露滴松枝翠青
山絶點埃師二云喫茶莫道渴進二云恁麽則慣捉龍頭擒
虎尾無名山上顯雲雷師二云開言語僧問人人有面古
鏡且道如意還有古鏡也無師二云牙齒一具骨進二云打
破鏡來又作麽生相見師二云耳躱兩片皮進二云恁麽則
雲歸五夜曉月落萬山寒師二云知你不知落處在
師誕日蓮宗禪人設茶請示衆養愚端的在蘿間終日

無心思往還雨滴喬松聲歷歷風疏修竹韻珊珊因觀
流水心常寂爲玩浮雲夢亦閒滿座嘉賓豈偶爾煮茶
相共話青山豎如意二云大衆今日是我如意師兄誕日
蓮宗上人特特設茶而幸嘉賓畢聚亦莫大之緣也諸
仁者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今既是我如意師兄
降誕時節便好識佛性義發如意信既信入已更當脩
如意行成如意事作如意福滿如意願至于如意了達
如意證入則世出世法莫不如意還信麽信則法法皆
如意究竟般若波羅密僧問佛性義師已道了秪如今
夜上坐下陪主賓奉向且道是向上事否師二云喫茶如

意進二云燒破燭痕紅滴滴何入不喫趙州茶師二云喫菓
如意進二云卽此月吟香沉風高樹肅又作麽生是茶罷
一句師二云知音不在重重舉達者應須暗裏驚
法源禪人設茶請示衆以如意畫圓相二云衆兄弟看看
此乃萬法之源衆靈之宅不可以空空不可以色色包
法界而非寛入微塵而非窄然則有渠不得無渠不得
名渠不得狀渠不得向渠不得背渠不得取渠不得捨
渠不得良久云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無壅
塞青山青白雲白額尾巴焦烏龜眼睛赤好消息明
中坐舌頭暗裏抽横骨今夜法源上人設茶偶爾話及

若也知端的夜半金烏出還有知端的者麽出來相見
看僧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二云生鐵如意被虫蛀進二云
徹法源底一句作麽生道師二云默時說進二云萬古碧潭
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師二云說時默
炳宇姜居士設茶請示衆世上萬般皆小事惟有參禪
是大事參禪意在了生死諸人生死了也未話頭却是
取燈子點着炳然炤海宇回此光明反炤看物物頭頭
皆自己皆自己忘彼此秪要諸人心自委但得心空及
第時始知佛種從緣起炳宇居士慕麗老慕麗老君財
莫沉湘水好將來施與轉法輪二施之功非小小了得

三輪體本空即此便是無上道今夜炳宇設茶仍請山僧示衆記得高峰和尚道養生貴圖求富叅禪貴圖求悟叅禪若同養生個個超佛越祖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吾聞居士善能作家又慕禪道可謂佛法世法打成一片乃甜瓜徹蒂甜也雖然如是且道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向汝道意旨如何僧問心空及第且置佛種從緣起請師再擧師云香烟書梵字進云不因脩竹吟風弄怎解孤松吼太虛師云好詩句

湛如上人設茶請示衆盡十方世界是個自已爭奈諸人不委只得强你看個念佛的是誰大似按牛頭飲水前日也按牛頭飲水今日也按牛頭飲水後日也按牛頭飲水後後日也按牛頭飲水且教日日只如此却如夢裏合眼跳黃河人人將謂逃生死一朝忽地醒將來啐只道有多少奇特元來只是這般底脫却籠頭謝却角馱扳轉面皮當處作主從前許多誵訛公案解交不得的當下如氷釋耳今夜湛如上人設茶復請山僧示衆簡點將來大似佛殿裏屙屎衆中或有未盡然者不妨再潑一杓惡水往往謂念佛叅禪不同誰道叅禪念佛不二當知叅禪叅此心也念佛念此心也蓋叅禪者

貴乎心如墻壁方可入道念佛者貴乎一心不亂始得三昧若得心如墻壁自然一心不亂若得一心不亂自然心如墻壁豈有二哉所以古德道叅禪爲了生死念佛亦爲了生死要在生死切則信心切信心切則叅念切叅念切則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則無一法當情無一法當情則惟心淨土本性彌陀現前本性彌陀旣現前見色時則彌陀眼家出現聞聲時則彌陀耳家出現乃至分別法時則彌陀意家出現然彌陀旣在六根門頭出現則六塵自淨眼見色則色乃淨土耳聞聲則聲乃淨土乃至意分別法則法乃淨土六根六塵旣如是則六識亦如是要且不離穢土而見淨土是故一句彌陀有如是威光如是妙用能使上根者直下薦取等諸佛于一朝越三祇于片念中下者不妨漸脩漸證至于匹夫匹婦亦可與知與能大矣哉阿彌陀歟僧問旣云惟心淨土本性彌陀爲甚麽教中又道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師云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進云又道人人本具個個圓成爲甚麽學人不會師云人人本具個個圓成爲甚麽不會進云恁麽請大衆齊念彌陀再喫杯茶去師乃高聲唱云大衆再喫杯茶僧禮拜

慧空上人設開口茶請示衆永嘉道了了見無一物亦

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若依山僧簡點將來大小永嘉却似寱語何則然旣無人無物又見個甚麽見者又是個甚麽象田這裏則不然有好山有好水有好賓有好主堂裏諸師不語而語堂外諸師語而不語又喜執事殷勤内外和美但光陰迅速一期又將畢矣今夜慧空上人又設好茶請禪師開口試請出來開口看且道象田與永嘉是同是別衆默然師云旣喫開口茶了大家不妨說說一僧云師耳聾麽師云唔只可堂裏講話謝茶

解制夜道興師設茶請示衆乾峰道擧一不得擧二放

過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僧天台來今日却往徑山去師云山僧則不然驀擧如意云大衆會麽如意之法如優曇花時一現耳向這裏薦得則知擧一其或未然則落二去也今夜道興師設茶請說解制意若論解制則須上大人丘乙巳一一從頭起今冬一期乃虧了如意拂子說法也是如意拂子答話也是如意拂子有時問如意答如意問拂子答拂子有時問如意不答如意問拂子不答拂子有時問如意答拂子問拂子答如意有時總不恁麽所謂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和不爾依位住大衆若知得如意的落處則知拂子落處若知拂子落處則知如意落處知麽堂裏也如意堂外也如意及施主來設茶辦齋悉皆得如意旣皆得如意爲甚麽如意却在山僧手裏良久放下如意云如意則且置如何是解制一句有麽請出來道看如無自道去也便歸方丈

庚辰歲冬不語期結制小叅江南不語期其來久矣上承石霜置枯木堂安枯木衆務在克期取證者也是以貴乎操履而不貴乎言說然初又不妨言說何以益其人旣衆則未免見有明昧行有淺深故進期頭三日必須勘驗見地審究工夫見處旣明路頭已正然後特設

閉口茶以一衆志而惕勵深操於是繼之三七排遣要在洪波浩渺處證取也四七站香要在壁立萬仞處證取也至于五七坐香以去要在寂然不動處證取也於四儀中如是用心則契道忘言故謂之不語豈做模打樣者可同日語哉然雖如是衆中倘有不待脩證而薦去者不妨出來相見問答不錄

晩叅忙忙日月相催逼纔則安期已二七莫道家書無路逼霜鴻聲度孤峰側衆兄弟聞不聞聞則遐邇一體不聞則動靜體一若恁麽領略何其現成何其省力從教眼處聞聲耳門見色然雖如是更須知有衲僧巴鼻

且道如何是衲僧巴鼻乃卓拄杖一下云嘆
晚參一七一七不覺三七撲面霜風令人汗出且道既
是撲面霜風爲甚麽却令人汗出知麽將不待人生死
事迫兄弟家果能信得生死事迫不怕疑情不奮發不
怕工夫不得力不怕心地不開通不怕公案不明白如
或未然看看一朝逗將畢個事依然黑如漆他日老閻
拷飯錢朝打三千暮八百咄
晚參師良久以如意擊香几三下云會麽先以定動後
以智拔法身不墮於諸數四七從他二十八麻三斤乾
屎橛千七百則爛葛藤信手拈來都是藥兄弟家隨分

服取一貼管取身病心病禪病乃至無始已來世醫拱
手的風病一時都可却昔日文殊師利命善財童子採
藥殊云是藥採將來善財遍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
不是藥者殊云是藥採將來財拈一莖草度與殊殊接
得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有殺有活有縱有
奪還他作家纔豎如意云象田者一莖亦能殺人亦能
活人脫或遇着個四大忘我百骸調適的出來且道殺
他則是活他則是放下如意云須知着一着
晚參五七三十五日矣個事諸人委未委分明動靜總
承渠何自忙忙尋自己尋得已強作主一朝與盡路頭

窮始信踏翻渡是本伶俐漢撩起便行明暗一句且詮
你暗頭一句猶未許且道如何是暗頭一句舉拄杖粗
舉法身頌云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
豬左膊上只此一頌直如萬仞銀山你欲上作麽生下
腳亦如一團栗棘你欲吞作麽生下當山僧不惜眉毛
一一下個着語懷州牛喫禾上大人益州馬腹脹丘乙
已天下覓醫人化三千灸豬左膊上七十士衆禮德如
其忍俊不禁齊出來道長老恁麽着語大似將土泥裏
洗則向諸人道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晚參六七工夫成底事諸公不用重籌慮千方百計總

徒勞但得心空方及第山僧恁麽告報如王髻珠難得
分付爲什麽無人承當得莫是只爲分明極反令所得
遲麽莫是小見狐疑轉急轉遲麽莫是夙習濃厚蓋覆
佛性麽莫是現業流識違時失候麽莫是家賊難防損
失法財麽莫是一曝十寒工夫間斷麽須知總繇自己
不干他人事你若只爲分明極反令所得何不翻起
眉毛直下覷破去你若小見狐疑轉急轉遲何不放下
自然體無去住去你若夙習濃厚蓋覆佛性何不高提
慧劍斬斷情根去你若現業流識違時失候何不把住
要津不通凡聖去你若家賊難防損失法財何不捉賊

見賊擭番巢穴去你若一驟十寒工夫間斷何不單刀直入良久云後句還有續得者麼衆下語不契

晚叅七七懶調平亥信口道信手拈乃卓拄杖云鬼神莫測莫測莫測拄杖原來是榔標西來大意有甚奇特大衆還見達磨祖師麼良久云但秖恁麼幾乎面壁

師誕日小叅湛兮寂兮父母未生之先寥兮廓兮有生之後依然生死其猶旦暮驀竪拂云這個本不變遷旣不變遷則其壽量南山曷得而喻焉松柏曷得而喻焉龜鶴又曷得而喻焉直饒溟靈壽大椿年亦不可得而喻焉則當知其塵點劫前本不曾滅今日又何以生本

非衆生今日又何以成佛本無元字脚今日又何以說法本非佛非衆生今日又何以度生然旣如是要且世尊何故離兠率降王宮八相成道說法度生也只爲應個時節今日大衆爲山僧慶誕復請小叅也不可不應個時節且道如何是應時及節的句以拂子拂一拂云不萌枝上花開無影樹頭鳳舞

心田趙居士設茶請示衆佛說僧爲淨福田福田端的在心田心田居士信福田爲種福田到象田敎中較量福田功德云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人乃至飯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心道人畢竟何等樣的是無心道人惟有眞叅實悟的衲僧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淨裸裸赤洒洒沒可把終日喫飯不曾咬着一粒米終日穿衣不曾挂着一縷絲方可爲無心道人今晚心田居士設茶供衆結般若緣大衆相聚喫杯茶且道還從口入麼如從口入必然灌漑心田旣灌漑心田平日所叅知識所有般若種子自當發生爲甚麼道善財叅遍處黑荳未生芽驀竪如意召云大衆衆擧首師云黑荳芽生也

設開口茶請示衆拈花微笑不傳之妙少林面壁重玄之則是乃至道也而世人希及之善繼其道者非吾枯

木堂中客而誰兄弟家合生慶幸當知不是一生兩生三四五生而種般若根定是靈山親承授記來還識不傳之妙麼以如意左邊擊云噢還識重玄之則麼以如意右邊擊云噢向這裏會得一任開大口呑却乾坤吸乾滄海其或未然喫茶也須防咽

解制小叅擧世間覓一個無事無爲人難得不碌碌于名利則碌碌于衣食拈拄杖云只有這個木上座終日赤條條不挂一絲不占粒米無聲無臭無事無爲衲僧家若能如是則可與伊作同叅有自繇分若不然者明日出門不易洞山道兄弟家東去西去須向萬里無寸

草處去象田則不然兄弟家東去西去一任向草披離處去秖是不得觸着死蛇頭若觸着他則斷子命根亦不得背着他背着他則不知伊落處要且不觸不背一句作麼生道放下拄杖云了

示衆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若然則何必辨金沙分玉石拈拄杖云恁麼拈來用得親卓一卓云會麼又卓一卓云不會麼但莫憎愛洞然明白雖然更須知有一人不在明白裏大衆還識此人麼復卓一卓擲拄杖歸室

小參今日不爲別事有則古公案與衆判斷判斷良久以拂子拂一拂云判斷了也諸仁者還見據款結案處麼如未見且看判第二則去舉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良久羊打乾處臥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驢打濕處溺這則公案自古至今俱判爲作家相見高提向上若如斯見解要見他師賓唱和的落處何異面南看北斗今日山僧于無意中驀忽覷破黃面老子與文殊做處大似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哂

甲戌冬天華寺秉拂舉拂云拈起天華拂一枝衝開石傘雲千尺遂豎拂云會麼放下拂云不會麼須知會與不會總不干他事所以達磨西來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良久云大衆莫更要首座畫蛇添足那以拂左右擊云

不徒打草只要驚蛇莫有喪身失命者麼回顧大衆云阿誰不挂眉間劍莫待䞓紅濺梵天僧問羣陰剝盡時如何師云明日一陽生進云一陽生後如何師云萬象增輝進云正恁麼時是何時節師云非君境界

晚參道人貴辨鐵肝腸逆順情塵俱莫顧吹毛利在及時磨直下莫留凡聖路絲毫念起喪天真點着不來何劫悟瞥爾情忘萬境閒色色聲聲是甚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以拂打圓相云敢問諸人睹不睹團團月上圓如鼓今夜清光絕覆藏等閒識得雲門普敲一拂云當陽一擊碎空明拈來殃及諸君補恁麼補不許恁麼補不恁麼補却許恁麼補要且端的意如何蘇嚕蘇嚕蘇嚕悉利娑婆訶師兄弟首座恁麼舉揚還有直絕承當者麼不妨更借一則古人公案一一下個註腳與師兄弟簡辨看乃舉藥山參石頭腳跟下錯過了也山對石頭云某甲三乘十二分教頗知藏舟於壑闖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藏山於澤乞師指示藏天下於天下石云恁麼也不得面赤不如語直不恁麼也不得千虛難抵一實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門外遠山寒有色檻前流水寂無聲山不契鐵橛鐵蒺藜石頭指參馬祖低聲低聲山依教參馬祖如前問千里持來呈舊

面一番舉起一番新祖云有時教你揚眉瞬目心月見天水無復乃相比有時不教你揚眉瞬目月明心水清情盡物殊始有時教你揚眉瞬目者是學道若無方致霽欣有具有時教你揚眉瞬目者不是徘徊清素光寒石高天吹山於言下大悟也是啞子喫苦瓜無伎倆可呈識法者懼但低頭禮拜而已知者不賤用祖云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瞞不得和尚山云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相似不是苦心人不知師兄弟首座與麼註脚了蚊子上鐵牛的意端的得也未如未端的須各努力問答不錄

小參以拂畫圓相云高懸炤妖鏡不降鏡裏怪非夜南山白額虎咬殺街心石敢當海底泥牛痛不禁賀家池上蝦蟆叫怨苦悲哉媽媽觀世音全身入草淚滿襟欲把淨瓶水手搁與洗令具慈忍力驀有一個不顧好惡的孟八郎劈頭撞着便一喝觀音菩薩連忙旋倒返聞機眼門火星已迸出等閑燒却須彌盧大千世界無灰蹟咦若向者裏直下會得更有甚麼可得不見達磨位下有個神光拋却已見爲法斷臂至於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便與他安心已竟這是第一個參學的榜樣而今時世不古多覓知解且好奇特只晉圖口頭便利自謂

會得禪了殊不知全是弄精魂與本分事料掉沒交涉若不信但日用中向脚跟下簡點看一切情塵干涤不着麼習氣使我不動麼明心見性如觀掌中了了分明麼無夢無想時主人公知得落處麼眞當了得我生死麼如果能徹頭徹尾了不妨枯來無不是用去薩婆訶脫或未然所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大妄語成忽地生死到來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入地獄如箭射苦哉痛哉悔之晚矣現前諸兄弟雖眞實要做工夫然多有不能了當者過在於何不是看做平常或看奇特了不知個事初無易難貴乎撩起便行如其不能直下領略自

當奮發勇猛心眞切心長久心若具有此三心隨分參取一則公案無有不悟去者只爭早晚耳其於工夫自能得力疑情自能頓發妄想自能不生一切境界自能動我不得那時孤孤迥迥峭峭巍巍直是銀山鐵壁頓在面前要推也推不去要歇也歇不下然到者裏無你用心意識處愼勿打退鼓要曉得無你用心處正好用心無你撈摸處正好撈摸無下手處正好下手推門落臼豈有他哉達磨所謂外境不入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正是者般時節但莫顧危亡只恁麼驀直向前捱拶將去自有日忽地磕着囫原來者般現成的始

信睦州見人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無業國師見人便道莫妄想至於卽今天華堂頭和尚橫拈倒用了無疑矣亦信首座今日之言不謬妄也珍重

示做工夫要語八則

叅究個事如祖上一片閑田地久被牛羊踐踏甆礫堆積間無空隙苟要潔淨須着打屏一番當知吾人心地亦然本來清淨無物奈何無始虛妄人我踐踏五欲塵勞堆積于中求斯須淨處亦不可得安得與大道相應惟有看個話頭是把鐵掃箒直須拚命迅掃一番始得虛豁豁平貼貼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正與麼時回觀古

人千七百則是甚閑家具雖然猶有人不放過你在

做工夫無有別法惟精切而已精則用志不分切則專一研究用志不分則雜念不生雜念不生則心光獨露專一研究則無有間斷無有間斷則性體全彰所謂譬如磨鏡垢淨明現豈有他哉

有欠看話頭而疑情發不起于日用中不得力者無他一者把生死不以爲然二者把話頭看得泛了遂致疑情發不起疑情既發不起工夫便不得力工夫既不得力便與昏散打做一團且昏散尚打不脫要脫生死不亦難乎須把生死要看得畢竟是一件極大的事叅古

人示語是斷生死的公案若于公案不决則生死斷斷不明而欲不疑可乎要明生死只將個本叅死不放捨頓在目前反覆看渠是個甚麼道理畢竟祖師意在甚麼處立地要討個分曉不明斷不休苟得眞疑奮發壁立萬仞便是好消息向這裏着一隻眼悟去有甚難

有多于無義味話頭咬嚼既久不得其滋味又不得其趣向往往自謂工夫做不上打退鼓把好光景當面錯過了殊不知但向無滋味無趣向處喫緊看去便是工夫得手處如若于玆不下手然欲望其開悟驢年去若信得此語及不管做得上做不上得力不得力有滋味

無滋味盡情不顧只把個本叅橫咬竪咬時刻不放但孜孜矻矻一味咬將去脫或錯口一咬百雜碎那時通身罄快始知我語不欺人也

兄弟家要了生死明大道必先把現前習氣及愛惡情識等一束丢開然後看個本來面目或看念佛是誰或看萬法歸一或看狗子無佛性等話切須咬定一則直下看去從教孤孤逈逈洒洒落落如香象擺脫枷鎖于日用中蕩蕩然無絲毫繫絆管取囫地一聲有日也

做工夫到水清月白時覺纖悉洞然所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也雖然猶未是歇脚處須知心照俱亡復是何

物
工夫貴在一門深入若稍帯聯織則到底知見淘汰不
盡心挂兩頭徒自泣岐至于白首無成悔之晚矣
緣禪叅到覩體處如日方中萬象昭著豈容擬議然亦
須知日午打三更夜半日頭紅意旨落在何處始可歸
家穩坐也

象田卽念禪師語錄卷二

書記淨珠錄
門人本致輯

頌古

世尊初生
特達施爲非近理眞龍不在丹青裏分明說與無人解
莫怪杜鵑啼不止

世尊覩星
六年坐得眼如眉忽覩明星便謂奇啞子遊春作麼說
風流豈合自家知

世尊陞座
首出庶物倩影難描七佛之師蜜口心刀咦靈鯤獨運
兮摩雲降霄枇杷肯翠兮梧桐肯凋

世尊於一切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世
以相見如來是人無智慧口縫未開將舌已超梵世

外道問佛有句無句世尊良久外道謂開我迷雲
死活將來難世尊世尊有耳若無聞從教伎倆全消落
方入吾家解脫門

阿難隨卽問外道有何見處便云得入世尊云如
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良驥天然自不羣不煩鞭影驟風雲驀騎側耳瞠乎後
猶待重論蓋代勳
善財叅德雲比丘
躋風撥草路方窮四顧寥寥兩眼空莫怪德雲無覓處
只因親到妙高峰
按下雲頭過別峰誰知不見却相逢芒鞋踏遍春方歇
無影枝頭花正紅
文殊三處度夏歸會中解制迦葉欲白椎擯出會
中有無量文殊世尊云汝欲擯那個文殊
淨眼何曾着得沙一塵纔謦落空花文殊無數將誰擯

笑倒傍觀老作家
女子出定
伯夷叔齊耻食周粟介子焚身比干剖腹哭不得笑笑
不得哭一曲離騷自隱身汨羅江上空撈摝
少林面壁
折蘆暗渡躡寒氷愁坐稜稜冷徹心不料雪中人斷臂
腥風千古振叢林
百丈叅馬祖
一喝耳聾惟自知得便宜是失便宜無絃音韻誰能會
須把黃金鑄子期

佛法從來不順情耳聾吐舌話分明小根魔子隨人轉
往往空瞠鬼眼睛
德山叅龍潭一夕侍立次至更深潭點紙燭與師
師擬接潭吹滅師于此大悟
暗向當空書一字行人覿面却成迷紙燈吹滅方徹見
始信無題是大題
德山托鉢
意外之談没主賓尋常驀面便欺人曹溪波浪如相似
無限平人被陸沉
睦州舉一不得舉二

買上明知買下放生始悔打殺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僧問睦州一氣還轉得過一大藏教也無州云有甚
饆饠䭔子快下將來
饆饠䭔子下將來擔板老師圖口實頓漸偏圓且許你
大經敢保轉未得
趙州賭餅
洗耳其如落一籌飲牛何事占高流堪憐二子輕天下
可怪驢虫鬪趙州
趙州問僧甚處來僧云雪峰來州云雪峰有何言
句示人僧云雪峰尋常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

汝等諸人向甚處屙州云上座若回寄個鍬子上
尋常默默念彌陀見者咸疑瞎罵他知己幸遺閑話柄
只應撒手笑呵呵

青州布衫

長江影浸一天秋霜葉飄飄風骨愁野老忽歌新水令
浪花驚起月邊鷗

臺山婆子

覓有頭債有主狹路相逢不容巳殺活鋒藏語話中冷
口熱心誰個唯唯不唯巳巳負恩者多報恩者幾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萬法歸一一歸何老鼠齩金恨不多爭奈肚饑喫不得
雖然似有却如無

婆子燒菴

寒崖何意避陽春倩女無端解誑人燒却茅菴渾不管
一回枯起一回新

南泉斬猫

拈出無情三尺鐵虛空也着流鮮血草鞋獨負逞風流
枯得鼻孔失却舌非折合有正經公憲容情罪不輕

南泉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琴子無絃如弄引
世間幾個是知音

南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野渡無人解問津自言自語抑傷神杜鵑枝上啼紅雨
啼亂東風楊柳春

庄上喫油糍

江北牯牛伸一鼻攪亂江南千頃麥若作神通法爾看
馬驢相對嚼生寒

溈山笑

問得孤高答亦親呵呵赤膽向人傾布單賣了渾無事
却使溈山笑轉新

溈山水牯牛

喫作溈山又是水牯喫作水牯又是溈山兩邊不實中
道亦閑青山疊疊古澗潺潺行住坐臥常在其間

洞山价禪師過水覩影大悟

無底籃盛活死蛇藏身露影混塵埃獨臨水鏡忘回互
渠我相逢擘不開明中暗去還來謾把空花石上栽脫
或邈成虛幻影遠山如黛望天台

洞山麻三斤

如何是佛麻三斤無星稱子好生稱鈎頭曲是初三月
看去迢迢十萬程

洞山辭雲岩問百年後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秖對岩良久曰秖這是師沉吟岩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鷺鷥毛羽金針出彩線無施何處尋

僧問洞山淸淨行人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何如山曰度盡無餘影還他越涅槃

一葉翩翩不繫船夜深月落正堪眠蘆花兩岸無餘影白鷺飛來破曉烟

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時如何迴避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目窈窈兮見而不見耳肅肅兮聞而不聞明暗代謝兮虛空常若寒暑變遷兮至道無分偏來正去兮虛舟不繫功明位轉兮郢匠運斤寒時無寒暑時無暑父來就子寒時寒殺熱時熱殺臣去朝君還知有那邊事麽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洞山蛇咬蝦蟆

救取還他不救人豈從形影妄疎親機輪活轉無踪跡尀耐漁郞錯問津

雲門偃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胡餅

超佛越祖談胡餅何奇特自古眞師子咬人如火急

乾屎橛

枯出通紅鐵一團哪吒辣手一難捫曾經巴峽猿啼處不是愁人莫與論

觀音胡餅

黃鳥啼春黃菊今秋風吹起故園春易識陰陽顚倒術難知石虎產麒麟回天關轉地軸日出西月東沒兎生蹄馬生角倒騎驢

登華嶽言前薦得自噓噓句下承當阿錯錯

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

句中無句若爲參纔着思量早不堪脫體道來猶不許那容儱侗逞顢頇

翠岩眉毛

伯夷之淸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噴射到黃河此心不死三千里外切忌錯擧

無着五臺與文殊對談

三三不解問均提石火寧容佇所思端的大人門下事依稀不許野僧知

俱胝指頭禪

旣知明本分又用指頭何所却月中桂淸光應更多

大顚擯首座

纔得春風花正開翩翩蝴蝶過墻來忽然又被風吹落
庶免游蜂胡亂猜

臨濟見僧入門便喝

佛法無我無人何勞特地生嗔引得瞎驢趂隊當陽亂
觸嘉賓

臨濟一喝分賓主

一喝誰云分主賓垂鈎意在釣金鱗踩他白浪風濤險
收放須憑把花人

興化擯維那

自來無實法于人興化老漢解當眞屈辱維那猶自可
餘殃後代恨何伸

芭蕉拄杖

鼓山赴請

貪者不與廉者不取忘取與者一任隨喜
凡聖交叅總成戲何如傀儡夜登場夜闌人散場收後
留得虛聲到處揚

水菴一禪師曰西天胡子因甚無鬚

西天胡子沒髭鬚逐日同門見也無不是頂門開隻眼
寧知此語不欺吾

佛照禪師因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
事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六年坐卧白雲深天眼龍睛孰解尋幸賴君恩猶記得
春風化雨滿叢林

踈山造塔

爲責丁田故弄錢登山志豈在腰纏幸然古佛諸家計
一狀領過公案圓

踈山嘗手握木蛇有問手中是什麼曰曹家女

以木爲蛇早眼花那堪字女姓曹家無端逸摹虛空骨
怪得潙山笑轉賖

夾山無義語

廿年胡亂語如雷平地無端起骨堆伶俐衲僧忽掀倒
一坑埋却請無猜

如來轉物

有物可轉被物轉無物可轉轉亦多有無心物兩不立
虛空奚礙白雲過

楊岐三脚驢子弄蹄行

心意相像馬面團圝驢子三脚明眼難瞞

雪峰砂米

淘米淘砂驗若翁無錢名紙信難通饒將砂米一時去
熨斗煎茶銚不同重勘過活搏龍相見饒伊過別峰

雪峰云望州亭相見了也烏石嶺相見了也僧堂
前相見了也

望州烏石先相見莫看仙人手中扇若然不具摩醯眼
等閒錯過娘生面僧堂前見又怎生脫底漆桶不勞呈

雪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叅去備曰達磨不來東
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

懶向青山舉足潭忘白日移輪翡翠踏翻荷葢鷺鷥衝
破溪雲雖是龍頭蛇尾到底畢不動尊

僧問巖頭古帆未挂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草

古帆未挂蓼花汀水碧蘋香野趣眞料得問津人不解
風前一笑動江濵

雲居膺禪師因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
三十六

好個六六三十六斬草爲籌數不足踪跡羚羊固不同
癡狂獵犬空相逐

曹山章禪師因僧掃地次曰佛前掃佛後掃答曰
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我過靸鞋來

善屬文者不起稿善走之人不觸道說得分明直甚的
爭如過靸鞋來好

南院顒禪師問僧名甚麽曰普叅曰忽遇屎橛時
如何曰不審師便打

普叅不審乾屎橛不審便打知賞罰若然特地審將來
肯把不審輕埋沒

九峰不肯泰首座

石霜枯木誰堪偶布衲區區嘗克守將謂坐斷九峰舌
孰解返遭渠毒手噫久案誰爲斷不平烏臺之畔起包
丞

雲葢問石霜學人無奈何時如何霜曰老僧亦無
奈何

雲霞作飯滿林泉露柱無心不解飡禪客有心飡未得
只應常供覺皇前

龍湖問石霜曰祖師事肯相付乎霜云莫謗祖師
好湖云是虛妄耶霜云是實事耶

仰之彌高鑽彌堅瞻之在前忽後焉非實非虛傳未得
教君莫謗祖師禪

張拙叅石霜

巧不可得拙何爲點鐵成金不費辭隨順世緣成大用

孰云妙悟不從師

地藏種田

熏風翻片雨翼翼野苗新浩浩商禪處何如樹下人

僧問落浦一向何處逃難浦云闤闠中

避秦闤闠一何深爲報漁郎莫浪尋啼斷子規花事了杖藜閒步綠楊陰

報慈嶼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

佛性誰有誰無自已原不糢糊大人磊磊落落嬰兒哆哆啝啝

同安丕禪師因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如何師曰孤峰迥秀不挂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

依不是離不是玄機妙處須神會孤峰元不挂烟蘿片月行空雲自異是則是莫錯會秉言猶未離心意撒手懸崖甦醒來斯時宗教渾閒事

佛印問東坡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學士向甚麽處坐士無語師代云適纔冒犯

揑定咽喉塞却口一切佛法誰敢有牢關把定不通風飛騎將軍何處走

白水聲色

聲非聲兮色非色狼藉幽芬滿都邑咄 盧喝采非丈夫萬兩黃金只一擲

瑞巖彥禪師嘗坐石上每喚主人翁復應曰惺惺着他後莫受人瞞

惺惺石上重重喚無耳阿師孰解聞喚起怪生連累汝傍觀俱道弄精魂

玄沙三種病人

佛法不在陰界裏三種病患無端起地藏善廻逆水波玄沙自合慚惶死

玄沙白紙

封取虛空上雪峰果然千里喜同風爲憐漏泄虛空髓仍把虛空漫塞空

仙棋仙着許誰曉勝負尋常一笑了堪憐傍玩採樵翁爛却斧柯何處討

鏡淸道怤禪師因僧問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若是其源怎受方便

不識其源出處何誰知與世不同波瀾翻不借東風力倒嶽傾湫見也麽

鏡淸問門外是什麽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顚倒

迷已逐物
門外何聲輕借問髑髏穿過不多爭衆生顚倒無分曉
解作蕭蕭雨滴聲
風穴昭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城隍使者
五鳳樓前達四方城隍使者貌堂堂鷓鴣自古啼南國
風氣初移到北方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偶露春風舞翠烟杜宇聲中歸去好
休教遺恨在桑乾

明招謙禪師上堂衆纔集曰今日風頭稍硬不是
汝安身處且歸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師
曰纔到煖室便瞌睡以拄杖趂散
風頭稍硬便抽身煖室商量意氣新開眼其如皆瞌睡
一時趂散有來因
白馬靄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曰井底蝦
蟇吞却月
寸草枯來善隱身蝦蟇吞月顯諸仁果然獨步威音外
別有壺天不夜春
首山念禪師因僧問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

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門前火把照荒凉空手歸家活計長若也貪他一粒米
管教失却半年糧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
不是心兮不是佛風吹日炙是何物窮深不必復挑燈
照破多年山鬼窟
法眼益禪師因琛和尚問何往曰行脚去曰行脚
事作麽生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
衲僧行脚事何如親切原來當不知行到水窮山盡處
坐看雲起夕陽時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曹源一滴
水
答處仍將問處酬從來直道懶綢繆芥庵一個源頭上
那管飛花逐水流
天台韶國師因聞前語卽得開悟
萬山堆裏碧崔嵬占斷春風消息稀無意反聞聞底事
曹源一滴絶流機
宋太祖問卧龍深處不朝天來此何事雪竇云難
逃至化
白雲巖下不貪閒直欲敲開金鎖關不是無心逃至化

大都有意面尭顔
宋太祖托鉢問王隨大庾嶺頭提不起今日因何
在朕手裏永相無語
不忘付囑作家君治化淵源逈不辜托起鉢盂煩借問
智臣應得諳斯文
僧問投子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
一大藏教
嘗言一字値千金寫盡黃庭一卷經世上所傳皆贋本
徒然留得換鵝名
五祖戒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曰踏着秤鎚硬似

鐵
秤鎚踏着硬糾糾拾得歸來便好休只個已靈仍不重
阿誰更向佛邊求
太陽玄禪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在
籌會觀音吳道畫始知處處得逢渠道卽不辭恐上紙
斯言鐫石又何如
清涼燈禪師問如何是西來意僧曰不東不西師
不肯僧卽躡前問師曰不東不西
殺活從來作者機莫將心識妄思齊鳳凰鳴在靑霄上
爭比山雞胡亂啼

慈炤顒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曰水出高原
水出高原味異常休從漣漪裊餘香源頭本在威音外
佛祖從來不敢嘗
慈炤圓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銀蟾
初出海何處不分明
轉出氷輪空界行千山萬水忽光明衆生心地元淸淨
古佛家風自坦平盡道金波無透露誰知銀漢好藏形
棲棲烏鵲南飛盡又聽啼雞報五更
慈炤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提不起
甚的提不起目前露些子不與同床卧誰知被無裏

慈炤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畝之地三
蛇九鼠
一畝古地足蛇鼠沒量大人請隨喜舉頭明月在孤峰
放目已臨千澗水
佛鑑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飯咬着砂
喫飯咬着砂連飯須吐却肚裏沒冷病不消服熱藥
大慧杲禪師因僧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
老婆手遮面
無心作佛佛無心個是叢林沒處尋陌路忽然親會着
幾乎無語對知音

高峰上堂作女人拜
八十老婆重帶花淡粧濃抹拜年華只圖諸子伸眉宇
淨眼誰知也撒沙

高峰悟道因緣其來久矣比年衆論紛然各封已
見莫一是非余因不揣鄙陋欲以己見折中之輒
作十頌謹似宗匠雖亦掉棒打月然而知我罪我
我何辭焉

本來非佛亦非心無夢何緣夢裏尋莫謂主人成斷滅
不聞聞卽是觀音

夢想俱無睡正酣玆時孰與對談禪醒來忽地開雙眼
月桂長空印百川

一撥五年疑不徹聞聲驀去話頭圓但得時中不瞌睡
蒼蒼元是舊青天

瞎驢無知水牯牛頂門撲破展雙眸當年枉向無中覓
到此方知總自繇

劫外今時有宗旨尊卑貴賤當知耳驢前馬後認主公
者等何曾出生死

娘生皮袋假名人似幻如風總不眞一念不生誰是我
豈容仍認夢中身

撲落無物豈不偉頭正尾正能有幾若然死抱主人公

雖作閻王猶是鬼

法身不墮於諸數執有執無總差悞有想無想仔細觀
是我非我秪者個

徧界無我徧界身莫依己見妄踈親須將猴子一刀斷
始見本來眞主人

露柱燈籠兢不休聊將古句爲君酧而今四海淸如鏡
行人莫與路爲讐

一喝金剛王寶劍
萬里飛霜一劍收揮時魔佛盡含愁直敎舜若難逃避
死活須來劍上遊

一喝踞地獅子
石頭坐破未開口狐自潛蹤象自走夜深極目月光寒
肯向南巖看北斗

一喝探竿影艸
你誦詩書我讀易烏焉莫是探來客生平不作虧心事
半夜敲門不驚喫

一喝不作一喝用
木人執笏舞三台禮豈玉帛云乎哉楊柳藴情歌石女
樂豈鍾鼓云乎哉

偏正五位

正中偏金烏夜半麗中天本來非炤非非炤突出無門
顯妙傳
偏中正動涌吼擊誰司柄萬民樂業夜停巡道泰不傳
天子令
正中來玉堂無鎖禁門開靜鞭初嚮香雲裊不挂纖絲
舞御臺
偏中至大權在握無猜忌摧枯拉朽戲功前豈待心空
方及第
兼中到該羅五位三玄要內外和融賓主忘山門佛殿
呵呵笑

問答
答海岸黃居士十二問并爲頌出
問法身有三種病兩種光且道是什麽病什麽光
答幾乎錯答
頌　雲山疊疊流水漫漫擒虎容易告入固難
問雪覆千山爲什麽孤峰不白
答阿誰面前無三尺暗
頌　眼不自見耳不自聞兩個八兩元是一斤
問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
答明脩棧道暗渡陳倉

頌　至人出處隱顯無方身居朝市意在滄浪
問東山水上行畢竟明什麽邊事
答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頌　雁聲本哀猿聲本切忽動秋砧一鳴腸絶
問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龍飛如何是密移
一步
答裏急扃去
頌　煑鳳烹龍未足驚異喫得撒得福不思議
問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如何是從地
湧出則富貴

答禹力不到處江河流向西
頌　舊性不改仍舊下海吳養爛鮮賣與要者
問淸光炤眼却迷入明白轉身猶墮位意作麽生
答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頌　鬧中令嚴不許私市一家有事四隣坐罪
問楊大年云八角磨盤空裏走是何意旨
答秋風生蟋蟀鳴
頌　有口無舌譜龜成鱉西國鄉談音韻自別
問上座以露柱明不還義水流風動又作麽生
答火就燥水就濕

頌　旋嵐常寂兢注不流火傳薪滅切忌他求
問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請師道一
句
答者田庫奴
頌　者田庫奴一刀兩斷放過一着三馬九亂
問杜順和尚云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
人灸猪左膊上意旨如何
答道火不燒口
頌　大人坦蕩開口斷當無實無虛不誑不妄
問壽昌大師云奮然揣出虛空脅驚起須彌折斷腰

答言不該典君子不談
頌　言不該典君子不談木童何意特地詁諵
答雲怡陳居士十七問
問渴鹿逐陽焰時如何歇答只須高着眼不用動干戈
問摩尼珠久埋没塵土中如何急切見得答到頭霜夜
月任運落前溪問一斬一切斷如何得此利劍答劄問
等是水味有品爲第一泉有品爲第二泉作何剖分答
飮者自知問黑夜中認賊爲子認子爲賊作何判斷答
唯雲怡問家親作祟如何處置答家堂前上一分羹飯
問的的主人公如何得覿面一見答莫怪相逢不相識

問堪輿家羅經縱横移動針必指南是誰作主答居士
莫嫌無棒分麼問家宅是諸人生身活計見得什麽便
肯破家散業答我聞上古其風朴畧問電光中艮驥瞬
息千里如何得一往追上攬轡入手答知音不在頻頻
擧達者應須闇裏驚問大慧云將八識一刀憑什麽安
身立命答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是鏡體是鏡光答古岸黃鸝弄好音六橋桃柳不勝春
問未開口以前爲甚便棒便喝答將爲仙陀婆問日升
月沉雷轟電掣水流花開農歌牧唱婦辞兒嬉莫非是
這個迸現如何拈向得脚根下要用便用答白家酒三

盞猶道未沾唇問修行人多怕去後黑漫漫地不知現
前黑漫漫地更苦盡說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刹那死死
生生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答打鼓下滄洲問
高峰語大徹的人不脫生死爲甚命根不斷命根未斷
而云大徹徹的何事答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
未休問一句當天百萬門永絶生死者一句得恁麽有
力答爲我移却淨瓶來
答盤銘師十六問
問古人道靑山覆白雲白雲終日倚爲什麽又有道白
雲與靑山從來不相到答夜來無相火燒出古人墳問

受盡天下人供養不知慚愧者此人如何答土地前更着一分問又有一人知慚識愧不受一切人供養者如何答髑髏裏眼睛問如何是向去的人答人情可恕問如何是却來的人答物理難容問如何是不去不來的人答昨日有人亦如是問問有一無病人服盡靈丹命在呼吸未審是什麽人答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問有一大病人從來不服藥壽得長生未審是何病答叔孫禮可信天子貴難明問當途猛虎踞劈頭相遇時如何答背後的一場懡㦬問除却現前身如何本來面答悄語不若低聲問生長王宮不知貴窮途落薄時如何答莫將前路險說與夜行人問家私蕩盡無錐立伏藏出現時如何答眼裏無筋不是好人問客路中人前不及村後不迭店沒棲泊時如何答一翻雨過一番寒問拈槌豎拂不當宗乘古人橫拈豎弄又作麽生答山東宰相山西將問繁興問答只爲其中如何是其中的答東西休辯南北須分問其中端的承玄旨不落其中又若何答蘇嚕蘇嚕悉利蘇嚕

答無情話九問

問無情說法是何章句答家藏白澤圖不降門外怪問拂子說法香爐得聞麽答兩耳對兩耳問有情說法無情還聞麽答同家不共活問佛祖說法是有情說是無情說答更教我道甚麽問佛未出世草木瓦礫還說法麽答只許和南不容禮拜問靈雲見桃香嚴擊竹莫便是無情爲有情說法麽答笑時牙齒露又云馬是官馬不用搭印問生公說法石點頭爲什麽無情類有情答孤雁聲回沙塞夢蘆花影動釣漁舟問會無情說法者向上還有事也無答減竈不添兵問無情說法是最初句是末後句答添兵不減竈

答本行禪人四問

問善財童子在妙高峰參德雲比丘如何又在別峰相見答欲見葛仙翁須繇樵子徑問世尊在法華會上指示化城人只言寶所在近不言其方何也答指不指指問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如何經中又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答驢頭沒馬頭回問善財樓閣參彌勒何故彌勒又從他方來答不放風前火難燒山裏山

答禪客十八問

問向上轉處可以穿天下人鼻孔如何是轉處答無鬚鎖子兩頭搖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如未現前還有軌則也無答喫飯休言飽休糧莫道饑問古人道一縱一擒一殺一活有甚麽本據用此等作略答後園蘿蔔大

問香象渡河截流到底如何是到底的事答長鯨一吸西江水露出珊瑚撑月枝問難咬難嚼難見難透節角誵訛處請道一句答癡人面前不要說夢問機機相赴句句相投且從上來甚麽人合恁麽事答開眼莫尿牀問聲前一句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意答波斯嚼氷鐵問會則途中受用不會世諦流布會與不會過在甚麽處答不敢相欺問建法幢立宗旨向何處擧揚答牛字從頭起問定龍蛇別緇素在那裏施設答雷門布鼓問天不盖地不載是甚麽物答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飛來問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只饒不去不來又

作麽生答幾乎打破蔡州問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甚麽人底手段答丈二眉毛頷下生問斬釘截鐵衲僧本分無此作略如何爲人答殺人不用刀問頂門具眼肘後有符不恁麽來如何接待答漆桶不快問牢關把住鎖斷要津有方便也無答其意至誠無不感應問似鵰摩天如虎插翅此意如何答不因沙塞雁怎識海門秋問水上葫蘆是肯語不肯語答驢唇搭馬嘴

機緣

僧問但有佛法可商量亦是韓獹逐塊若無佛法可商量猶如離宮失殿如何得却好一句師云舌頭百雜碎僧云猶是胡餠裏討汁師云血滴滴的

爲海浪禪人擧火

父母未生前境界風未起見海浪了不可得父母旣生後境界風正起假名爲海浪卽今境風已息海浪初停有眼不見色有耳不聞聲然雖不見不聞擧火炬云要且海印發光上來與麽擧示海公還會麽擲火炬云不見一法卽如來是則名爲觀自在侍者問亡僧卽今向甚麽處安身立命師云在你鼻孔裏

雜著

題達磨像賛

者個若是老達磨當時天子識何難汝不是渠渠是汝分付諸人仔細看

生死十咏

生同夢裡醒死似夢中睡惟有大醒人惺惺常不昧
生誰拖死屍死奚拖不去夢想兩不俱枕頭忽墮地
生死人間世堪嗟事似麻盡營兒女計誰悟眼前花
生憂難得官死憂官不久除却陶淵明孰不戀五斗
生前秉大義死後護禪思勇敏獨髯公一點吹毛利
生死因緣會參尋貴眼明悟迷誰得失膈壁墮釵聲
生緣鷹得親死句投機鈍黃蘗打臨濟婆心爲徹困

生旣未知生死又焉知死逵磨不會禪夫子不知禮
生死出入息壽夭原不貳彭祖八百年陳團一覺睡
生時豎一指死時垂一足十力大丈夫始終道不辱

和普明禪師牧牛頌韻　未牧

只在山前山後哮苔痕新跡似非遥鋤犂不得牛來拽
野水荒田怎種苗

初調

頑蠻打教肉皮穿鞭斷從新再換鞭若更犇馳逞野性
夜間高繫日間牽

受制

殷殷調爾暫忩馳忽忽乖違用緊隨直下教伊任性歇
絲毫不盡肯言疲

回首

喜爾知非自轉頭轟轟烈性已温柔還如頑鐵初經煆
煉久方純繡不留

馴伏

放去看伊往那邊荒田不棟草綿然東西不亂纖毫步
爾旣馴兮我不牽

無礙

路頭純熟意方如鼻斷枯樁不受拘喜得山中水草足
一聲短笛日無餘

任運

綠水青山在眼中寒巖看爾草茸茸而今運足知傷觸
體盡虛明夜色濃

相忘

往來路斷白雲中月色依依絕異同不是草深無覓處
都緣無意辯西東

獨炤

覺來一曲萬緣閒明月孤圓空漢間影落寒潭無透路
殷勤撈摝始相關

雙泯

雲無虛影月無踪孰證從前雲月空不信泥牛歸大海
別叅木馬驟花叢

警玄篇 并序

古者以日月星配乎三教今有不得其旨者互相詆
訾以惑來學於戲殊不知見性無尚乎釋保命莫過
乎道治世必遵乎儒是三者綱維大道猶鼎之足也
且夫釋家衣鉢代不乏人今雖像季猶有得其傳者
儒則無論惟道家竟失其傳然有修者循名滯跡亦
鮮成功余昔年亦曾訪及終南得一二稍通玄理者

猶未盡然故作警玄篇以曉其趣亦猶黃龍點洞賓
之意焉其詞曰
靜觀造化根闔闢猶橐籥吾人空洞心洸應無適莫昧
者多勞勞惺者惟落落飄然烟霞外昔亦慕所樂流覧
諸子書丹經知大約精神行氣主氣餒精神惡要欲邁
形骸必先志寥廓無欲是丹頭忘情乃靈藥精一坎离
交失念火候錯存誠神復虛中和道盤礴沐浴去渣滓
防危安淡泊會理總無門施爲各有托孟子養浩然老
聃守柔弱猶美康節云天地尙吾作名教憑羣英隨宜
善酙酌靈性卽金丹餘門總戲謔故吾老金仙聖凡齊

掃却故吾非故吾故吾方灑落浮世逐浮華誰解眞修
學爲報叅玄人無爲名跡縛
在淵珠公結制蘭苕叅無字話一日于洗面處忽
觸石犂因緣摸着自巳鼻孔不無歡喜爭奈仍被
趙州狗子攔却活路不解作獅子翻身因述二偈
示之
石犂一張弓自射却不解架箭三十年拗折始痛快
打殺趙州狗爛醉曹山酒莫道佛性無一吐七八斗
示靜心禪人
言思動靜自分明不動干戈定太平佛祖到來無着處

莫嫌衲子不容情
示心印禪人
叵耐西來老達磨九年面壁竟何圖自云航海傳心印
及至傳心一字無
示大生禪人
道成須得髑髏乾熟習移入固自難一息不來誰是我
君今應作死屍看
示五雲叅誰字
念佛者是誰聽空轟霹靂當機覿面提雲捲千山亟
示行者作務

作者是何人務者是何物直下便承當主人仍受屈
示水頭
溪淺杓柄短溪深杓柄長忽然杓柄斷斯不屬商量
坐石
若將石作佛人人皆禮拜若將佛作石坐卧有何怪
題天童密雲老和尚像賛
咄哉者老和尚單用一條白棒不管是非便打佛祖也
難近傍
題夢雲靜主募米疏
吾友夢公殊不羣欲結茅廬掩白雲撥盡青山尚無處

數聲猨嘯已先聞然雖萬事皆已休已躬下事仍爲諶
艮以不能煮白石夫惟檀越賁淸修但得四八願成就
一卷眞經消白晝消白晝檀信之功自無漏

募諷華嚴經引

佛種從緣起殊因信心力受持尚雜花功德不可測卽
于一塵中示經現尊特在在處處然法法心心得舌相
流泉光慈容出山色琅璢繞展看梵音動林樾心開古
岫雲性寘淸溪月不須移一步百城頓已謁奉勸淸信
士莫昧靈山記標名選佛場皈命華嚴會夙業等閒消
常光永不墜好把不堅財博玆眞富貴

堂規

世艮馬不煩鞭影仙陀婆曷待叮嚀所以上根利智之
士入門知有乘言會宗自是不規而規不矩而矩何法
道繩墨之不合哉今禪侶旣衆其機器云爲寧無太過
不及者乎故約堂規數條各知遵守庶使就乎中道而
殆無索鹽奉馬之悞亦鞭影之謂也歟

僧約

蓋巧木不彈而自直智人不令而自行奚待夫繩墨而
後爲然哉其如品類間有不齊苟非規矩而孰能一之
是以百丈建立叢林所制有禮法焉有擯辱焉務使人
人擧措得宜威儀整肅動靜有常去取有節莫不規正
學者之心術而後可使決擇其玄奧耳賞罰旣分明人
心曷不服知夫虛詐妄誕之徒雖有而亦無所肆其志
矣故爾略取數條砥礪吾人智刃庶齊其所不齊以報
佛祖之恩乎

象田卽念禪師語錄卷三

書記淨珠錄
門人本致輯

室中漫言

道不可以有言不可以無言有言之則局於有無言之則局於無所以宗門垂示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其束於名教者不可以語道也

夫言不盡意意不盡道故須忘言以會道是以得意忘言之道非證莫知然則道其不可示乎於是佛祖立言以示意立意以示道鼓之舞之以盡不言之妙

道無方道無心道無得無心得道道無不在神用莫測古人全心在道所以通身是力其於造次顛沛之際繫絆他不得如香象王擺脫枷鎖去住自繇其應機接物亦然輒能全體大用與奪臨時正如獅子雖捉兎亦用全力也豈泛常禪流可同日語哉

百川萬流皆水也而清濁淺深異焉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者惟大海能然以其下之也夫道亦然諸子百家皆道也而邪正曲直分焉大包無外細入無間泯是非絶對待唯悟唯心者爲然以其無我也

山溪之水流而常清遠塵垢也至人之心用而恒寂忘物我也

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法無高下理當自可貴所以君子不器神用無方而處之在我惟義是從也

佛祖遞代出興或語或默縱橫莫測正如擲劍揮空劍刃無虧空輪絶迹後之學者不得其神解將謂有禪道佛法與人遂成世諦流布想耳

旣爲佛祖兒孫固守道德不待言亦須善養氣節歷觀前輩立身行事其處順逆得喪卓然與時流不侔要皆平日有養而然也軻氏所謂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

取之也吾儕固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而君子自親小人自遠實充於中德符於外自然清振一時美流萬世縱使無緣其固窮之節誰得而掩諸

盖夫道人言行動天地感鬼神者無他惟其胸中空洞元氣完聚其盛德合天地其高明並日月故動靜俯仰遂乃参造化是以有感卽應疾如影響非吾人至誠實德之所在孰能與於此

古人云妄想從來本是眞然旣曰妄矣又云卽眞何也切不得作文字道理念過了須着貼體不二始得

昔人云雖有駟馬以先拱璧不如坐進此道而雲棲推

之不惟駟馬拱璧雖王天下亦不如坐進此道又推之不惟王一天下雖王四天下亦不如坐進此道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亦不如坐進此道然昔所云此道乃長生久住之道雲棲所謂乃無上菩提大道也當知此道人人具足個個圓成只欠篤信力行所以不得相應唯篤信者自能力行力行者自能篤信如其半信半疑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慈受深禪師曰忘名利甘澹泊世間心輕微道念自然濃厚諦此則知人心道心雲泥逈別

夫人心本自聖一爲物蔽卽鄙夫耳苟非修省何以克復是故學者必兢兢業業以收攝其心令幾微不敢自昧克完吾固有之德豈有他哉古德所謂修證則不無染汙卽不得乃萬世之心要也

人莫不有所好也莫不有所養也至人好之以道衆人好之以物好以道者養之以恬惔好以物者養之以嗜欲嗜欲令人心動心動則神疲恬惔使人心安心安則道得

有善劍者藏而不用寶之至也得至道者晦而勿彰養之至也

學者於日用自當觀其存心若存心於道耳目所接皆道若存心於物耳目所接皆物中心樹子一錯凡聖懸隔是故存心不可不愼

吾人一靈眞性不澄而寂不慮而知豈非元自明妙然而絲毫念動則蒙蔽矣何況終日攀緣曾不自覺望其不汨沒塵埃得乎於是先聖憫之多方設化淘之汰之使復其本有耳苟聞而不信信而不行誠爲自暴自棄之徒可不哀哉

視夜杌意爲鬼杌豈能迷人覩弓影疑是蛇影胡爲毒客心怖成境意疑爲病如能以此推之則可知四生如幻翳三界若空華惟心之旨無外于是矣

逐獸者不見山物斂其目攫金者不見人利囿其心住山者不見道境移其智見道者不見山識忘其心惟無住而生心者無見而無所不見也

心之妙不可以喻喻曷可以言言止動無動行雲詎能擬其妙動止無止湛水奚足方其淸

人之有佛性猶木中之有火也苟非方便則不能發出得必須加精進力鑽之研之鑽研不已火星自見古德所謂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而參禪之要莫出於此矣今之學者務多欲速徼有知解巳謂到家是不惟逢烟而休亦乃未見烟而休者

矣學道如此安望其實證實悟者哉
古人有言學道須是性躁漢若是孟八郎更不回頭轉腦一踏到底袁石公又曰學則無不入之理但莫急性是第一義然則性躁急性理豈二耶此所謂毒藥醍醐並行不悖之謂耳且善用在人不在法也若眞爲道者將古人一則沒滋味話頭到手決定不令流至第二念當下要討個了㪅如遇殺父冤讐若不一死定不開交寧肯依門傍戶求人和釋者哉若然如是管保大徹大悟此之性躁不可無也若也行人爲道不切急求解會比並合頭求相似語所謂依他作解塞自悟門今之學者十有五雙墮于此窠窟中卽謂急性則走入知解窠裏容易脫不出也切哉是言此公眞過來人也是故古人有曰欲速則不達如是急性不可有也
去古日遠於道日支過在於何艮繇主法者不以本分事爲人只管哆哆啝啝牢籠三五百衆熱鬧門庭以爲僥倖全不顧學者有眞叅無眞叅是實悟非實悟只要他說得相似卽與冬瓜印子印將去便了而學者又不帶行脚眼但見衆多處便攢頭而入亦不顧主法者有鼻孔無鼻孔了得我生死了不得生死一往懡懡㦬㦬覓得些子知解將爲究竟可憐可憐上下苟合遞相聾

聾此則末法之大弊深可痛惜者也
萬菴謂辨首座曰常常在繩墨上行勿趨勢利佞人顏色生死禍患一切任之卽是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近有一輩邪禪不思古人所明履踐如此妄謂道本天然事事無礙至于流俗卑陋之事靡所不爲反謂見地超詣入得魔界嗟夫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何況謬解至此誠可謂波旬之流亞矣自魔猶可魔人奈何他時異日向泥犂中吞鐵丸喫鐵棒且看道無礙得麼
曹溪轉識成智頌其末曰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是知道人不爲情牽一動一靜無非那伽定矣然情見如芭蕉相似剝一層又有一層直饒剝到無下手處仍恐坐着淨妙境中古謂之見地不透脫障正知見而況凡情乎是故經云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嗚呼吾輩日用自視爲何如耳時當勉㫋
石霜諸禪師嘗示人休去歇去一條白練去特置枯木堂安枯木衆故其門下多坐脫立亡者如泰首座自誓香烟盡處便脫去因九峰侍者不肯他會先師意而後人多藐視之殊不知首座榁頭侍者擺尾中間一着同道方知不見役役於外物者求其炷香安靜尚難何況脫化如遊戲乎嗚呼叅此者其思之

達磨九年危坐雖非習定然未嘗不定也今人多尚慧解忽於禪定殊不知性猶魚也定猶水也魚不可一日離水離水則死性不可須臾離定離定則慧命斷昔者圓通訥禪師常入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雞鳴竟歲如此可謂本其源矣非苟然也吾輩不承古人深操將欲忽之皆自欺耳得無愧乎

今時學者多見不祈妙悟只管向古人言句中卜度錯過好光陰殊不知饒你卜度得七通八達了到底抵不得生死受用不着何故要知全是意識作活舉時似有放下全無所謂相似禪也怪乎德山云你諸人好似老鵶身在虛空心在糞堆上只覓死物喫者此也是乃古今通斆有志學道者切勿踏此

今時一等伶俐禪從不曾用死工夫猴猻子終日跳梁曾無一念停息遇境逢緣不管他相應不相應但儱儱侗侗都作禪會了且說法一般也說得拈頌一般也拈頌得轉機着語一般也會得自謂叅學事畢更無餘矣只道古人悟處也只與你相似豈不聞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不知古人生死心切至於用力之久一旦磕着砰着卒地折爆地斷豁然開悟徹見本來者絕不與你相似秪如香嚴擊竹悟了遂有一擊忘所知更不假脩持勤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之句可謂從胸中流出曾不用心思意度得者尚且仰山恐伊悟處不實而曰此偈聰明記持得者須某驗過始得嚴復作頌曰去年貧未是貧去年有卓錐之地今年貧始是貧今年連錐也無仰云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嚴又作偈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如若不會別喚沙彌仰方肯云且喜師弟會祖師禪也你看他古人真到不疑之地者自然一頌一頌俱有出身之路入理也入得格外也來得今人一般說禪說道稱楊稱鄭果到恁麼田地也未如其未到與麼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好

諸子百家之書及吾佛經縱極深玄處具可以智知識識唯宗門語句非唯不可以文字道理求抑且不可以智知識識何也須知古德云垂鈎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談爲求知己是故凡看宗門語錄須另具眼始得自有禪道以來儒家有信者有謗者且置而莫論每見教家尚不信禪何也此亦無怪其然古謂三乘膽喪十地魂驚豈虛語哉噫嘻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石頭叅同契云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自是宗門秘要也是知從上大老得之機先及其應用如擊石火電

光使人應接不暇隨意所如皆入法則豈預存規矩者
哉只是渠悟處眞所以用處親耳以是爲神品也
向學人問不到處問問在答處就佛祖答不得處答答
在問中雖然言無展事要在善巧投機
方見樂從者宿根發現將成乎千仞之山一聞深悟者
暗機成熟始完美一簣之土豈偶然哉
理路不可不熟若遣不去反爲理障世法不可不通或
看不破徒增煩惱是故法無定法妙在機宜自爲爲人
豈容莽鹵
人知格物不知物本無物人知窮理不知理本無理理

無理故理斯窮矣物無物故物斯格矣子韶格物妙喜
物格良有以也
教中謂煩惱卽菩提生死卽涅槃固是難信之法而六
祖特爲之釋云前念迷卽煩惱後念悟卽菩提前念起
卽生死後念滅卽涅槃祖師婆心如此傷夫人情之惑
也久矣目對眞而莫覺饒直示而奚爲哀哉
向聲色裏識得自巳形骸自化于心念上不昧性空情
境俱融如是則佛法世法打成一片眞身應身詎礙千
差
度人者不應捨筏自度者法亦成多用之在我捨豈繇

人
千七百則公案皆是古人入道之溪徑暫時之岐路耳
後人於玆研求解會是乃岐路上更增岐路也豈不聞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若也眞要入古人堂奧必須有眞
正悟門始得岩頭云一一從自巳胸中流出方始蓋天
蓋地豈欺人哉
大海水波瀾浩渺何曾有意禪和家機鋒峻利悉屬無
心
今時知識說法有好新奇有好平淡有好走明路有好
走暗路種種不同且不識古人用意因時說法不自立

規矩耳以其得處深玄用處瀟灑時出新致不主故嘗
初未嘗有意於新奇及平淡等然或時奇變要皆從平
淡中逸出故新奇處未嘗不淡宕耳豈有意乎哉所謂
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此今人所未嘗夢
見者
古人云祖師公案狀是鐵牛之機嘗見此語令人汗流
豈同比來狂禪解得幾則公案看取幾卷語錄壓取一
肚皮雜骨董影響得些子解路以當悟門自謂爲禪也
便不思眞實履踐妙契眞宗一味逞狂解逢人便鬬機
鋒角伎倆誰知此正是鬼家活計閻翳子案前的招頭

爾還夢見祖師也未余只聞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曾未聞口頭滑溜謂之禪也
禪機乃到家人會道語也雖有言句然其意出于文字
蹊徑之外自非妙悟者不可得而彷彿焉今之禪者工
夫不知路頭長短本叅未識性地青黃便要轉機着語
頌古何異八鵶學人語乎自悞猶可悞人多矣嗚呼不
知錯答一轉語五百生野狐況乎一味莽鹵無本可據
奚啻野狐而已哉正恐飮銅食鐵有日在是故須求正
悟莫圖解會二者如甘草甘遂之相似而相反悞服者
必至於喪身失命禪者不可不知利害

巖頭嗣德山而不肯德山末後句疑殺天下人將無青
出於藍氷寒於水乎故先輩目爲誵訛公案孰知巖頭
乃屋裏販楊州耳雖然如是要且大德山家者巖頭也
千古以之辯魔揀異豈非於選佛場中竪大法幢者是
所謂知過於師方堪授受
一日偶閱涅槃經衆盲模象喩不覺慨然流涕深感我
佛預知末法之病故說此喩發揮執巳見者殆無不盡
然衆盲所說之象非象耶曰象也但不見其具體故執
異端而是非蜂起惟具眼者始能會衆說爲同體混是
非爲一致卽以其衆說而說之或言其首之若此或語
其尾之若彼以至或形容其背其腹其蹄而隨宜所說
豈有異象乎哉衆盲尙惑其語有似巳者而猶固執之
可不悲乎邇來禪者則何異於是未見道之全體而擬
爲人說法或卽其所見而說之或莫之見而聽說之或
習古德理路機緣逞知解而說之是故有喜棒喝爲痛
快者有喜語句爲綿密者有喜石火電光不容擬議者
有喜入理深談可以智知者如斯之類不一故宗鏡錄
有一百二十種癡禪之說彼豈非各有所見而然耶但
所見者非具體耳悲夫禪者固封巳見而是此非彼與
衆盲模象何異乎

拄杖拂子及竹篦之類要知不易拈弄是乃師家妙用
宗眼關係處臨時一拈一放無非要點活人眼目決非
苟然者故前輩卽物寓神隨人施設如雪峰輥毬玄沙
斫牌禾山打鼓道吾舞笏各以之應機接物其間殺活
縱奪如雲行水湧變弄一時其音響節奏自然合拍天
機所在豈虛鼓弄哉今人于拄杖竹篦之類一般皆用
只是往往用不落拍豈非自悞悞人要且罪過不小利
害利害
今時知識說法亦有與古人絶相似處評者皆謂可與
古某頡頏並重余獨不肯焉知其非摹擬得者直須目

擧其平日爲人眞履實踐何如耳

宗門所有言句往往超然談在格外而使人心思識想之莫及所以教家與儒者見之十有九不能信以爲其語言無義味故耳此亦不思之甚歟當知世教不出五經子史出世教不出經律論而況兼後賢著述其兩家道理典故莫不備且極矣何待祖師更言之乎然而達磨西來自謂教外直指意超出常情卽如司空圖之論詩而曰梅止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有得於文字之表也況我宗直指之禪而翻可以文字義理求之者乎吾獨服雲

棲論義而隨筆云古尊宿作家相見其問答機緣或無義無味或可驚可疑或如罵如詬而皆自眞參實悟中來莫不水乳投函蓋合無一字一句浪施也後人無知效顰則口業不小譬之二同邑人千里久別忽然邂逅相對作鄉語隱語諺語傍人聽之亦無義無味可驚可疑如罵如詬而實字字句句皆衷曲之談肝腸之要也傍人固不知是何等語而二人者則默契如水乳如函蓋矣噫自信者方能信人雲棲識見語言卓然如是彼雖不主宗門孰敢不信其爲格言

雲棲大師答石簣陶太史書云參一句死話頭甚善非死不活恐時人未信耳翫時人未信耳一句卽可想見大師精神乃經驗切言豈泛泛入耳出口者可同日而語哉

門庭嫌冷淡不知冷淡乃佛祖家風人意喜喧閙孰識喧閙卽衆生境界舍尊崇而不居甘下劣以流落哀哉徑山道人不赴來日之齋豈非痛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者乎今之稱道人者作法不古往往攀緣以事積蓄是則何爲者也將謂古不足法耶然則當眞生鐵灌鑄腳而永不死耶不然何以作此癡計噫知識如此亦可謂眞癡矣

顛倒是凡夫常習或有不情處犯大義處爲知識者如見此輩不必驚怪不必怨恨亦不必盡情欲推之于溝壑當起慈憫心發救濟心善巧隨宜折攝令其服善若見是輩眞心恨毒而我于彼何殊知識毋多稱性于此尋常忽略亦是一種顛倒不可不審

剛於取義柔於辯非福德日集而災害自遠厚於責己薄於責人怨毀日消而仁聞自著

利誘之不去者乃善根成熟法禁之不止者是業力使然

天大事放下便了絲毫念縱之無窮

備嘗世味說着梅子流涎久經險處話及懸崖腿戰于斯堪悟惟心觸處自能轉物

龐居士以家財沉海世人莫不大驚小怪不知居士猶尋常也何故蓋世人以財爲寶而不寶其道而居士以道爲寶視財物爲塵埃耳夫送塵埃於海何怪之有

世間但知功名富貴財色爲樂是故深深好着不知出世間恬惔無爲之樂而更超過萬萬倍者人莫之信且古云貪世樂是苦因要知世樂有得則有失有聚則有散有合則有離所謂功德天黑暗女緊相隨也惟出世法樂歷劫不壞亘古如然所以天女得維摩居士開示

法樂不肯復享五欲之樂卽可知二者之優劣矣斯乃希有之法人多難信苟能反其好五欲之心而好道敢保妥手可得耳故孔子先我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教中目孔子爲菩薩誠然可信若有疑信未決者姑請一試之始知所言不妄也

快意事人情喜做殊不知樂是苦因當塲時急宜退省逆耳語自覺怕聞誰知道苦口良藥對談處固要虛懷

居富貴無驕倨傲慢之態有仁慈忠恕之心抑且不戀世樂雅好佛法是乃決非凡品吾謂定從靈山付囑來者

富貴而貪心不止總富貴猶貧賤寒微而素分知足雖寒微勝富貴

以情視之有貴有賤以道視之何榮何辱是以聖人視富貴如浮雲

人而有才苟非聖賢不爲君子卽爲小人此確論也幸而從君子則君子矣不幸而近小人則小人矣是故親師擇友不可不謹也

世典云凡讀聖人之書當以變化氣質爲美今有熟爛佛經祖錄而人我貪嗔益熾者何也豈宿習之難除乎

抑亦佛法之無靈驗乎悲夫

經云末世諸衆生心不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卽菩薩誠哉佛語而今求一實頭人固自難得

夫造物者能造於物者也故物爲所造還爲所化化化無窮生生不已消息盈虛周而復始唯人自心非古非今本不可造孰能化之明者明之昧者昧之嗚呼孰知虛靈其爲造化根

王陽明云處處相逢總戲塲還如傀儡夜登壇此老自是活佛出世點化世間惜乎知恩者少耳固以冷眼看來盡乾坤大地是個戲塲男女人物是一班子弟古今

治亂興亡貧富貴賤于中離合悲歡是一本做不了的傳奇奈何世人無慧眼看不破是戲從無始至今將身心世界件件認以爲實而輪轉是中無有底極可不悲哉故我佛特愍斯輩示離兜率降王宮至有遊國四門見生老病死一日感激頓捨國城妻子而發心出家然後成道說法利生也只爲一番點化世人耳以是知靈山一會亦戲場也然做戲者將千百年事攝在旦夕今人看之宛然法華云五十小劫坐如食頃而較之何異然則豈非人人可以現證法華三昧也歟故述是語以警策夫信者

或謂余曰儒禮事師已極其尊矣然觀釋禮又倍於吾儒葢執勞奉養且不待言加之日夕三時禮拜得非太過乎曰不也須知出世間爲教不同得益亦異長吾法身開吾道眼非師其孰能之是故古人爲法忘軀其服勞禮拜又何足道師尊法尊心虛道進委身盡敬不亦宜乎

崔趙公問徑山道人法欽弟子可出得家否欽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趙公嘆賞其言葢徑山自處何其高尚也然亦出乎理之當然非強言也艮谿相有才者則可致將有力者亦可致惟出家于才力無預焉自非宿植德本善根成熟則莫能離煩惱之家割塵勞之網也而況沙門志在超佛越祖奚翅將相而已乎故明教嵩作尊僧篇云其爲僧也以佛爲性以如來爲家以法爲身以慧爲命至於僧乎其爲人至其爲心溥其爲德備其爲道大其爲賢非世之所爲賢其爲聖非世之所爲聖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如此可不尊乎又云僧者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可辱而不可輕可同而不可損今吾徒如其不自奉重以身徇名徇物苟同于流俗者豈非徑山明教之罪人乎佛示比丘常自摩頭厥旨深矣予故朝夕自警不敢不勉

象田卽念禪師語錄卷四

門人本致 輯

山居詩

烟水倦南尋茆菴構北林道同山並見靜與竹俱深逐
日盜辭影安心在息陰夕陽棲鳥定課罷磬聲沉
空山誰作伴身與影爲雙積雪留深壑孤烟度遠江機
忘獹虎善念息毒龍降一種平懷久眞成寂滅幢
幻寄千峰裏隨緣度歲華世人俱有族衲子一無家林
末風聲細雲中日影斜難堪春欲去不忍看飛花
野性只宜山舒懷寥廓閒法憑流水說心共懶雲閒當

吾定方出幽禽去復還此中惟自得與世不相關
固窮君子道陋室暢余懷但得中無愧何妨俗不偕空
花徒把玩生計懶安排況惜千金體終消一把柴
結廬松樹下復用松爲椽門就松根設壁將松板編茶
收松子煑爐掃松絲然還以松爲榻松月照吾眠
丘壑古風在隣菴畔不分地餘同種竹田隮並畊雲菓
熟先嘗我黍香方請君茲當吾輩樂薄俗不堪聞
啓牖焚香坐秋風冷竹扉四山紅葉亂一榻篆烟輕是
日景方淡于吾思益淸未知覊絏者此際若爲情
花間蝴蝶醒問爾黑甜時昔是莊周化今知君姓誰來

窮生滅幻安解夢覺爲猶借南華意勞吾一賦詩
風裏花神亂雨中蛙吹頻誰憐九十日又過一年春哀
賢同殘艶空言徒自新那堪淸兩眼相看老紅塵
澹泊爲長策安心獨老禪非關文字得豈藉異人傳托
鉢嫌村遠開田較力便仍餘言外意峰頂月孤圓
靑山歡喜任素性懶逢迎世法何妨淡人情不厭輕雲
籠崖樹暗日照水痕明石上蒼苔路尋常只獨行
村寺檀那厚山堂一味淸晩參怱夜永蚤課候禽鳴如
此終身世自然空死生古風惟冷淡吾輩合相承
秋砧鳴遠近凉葉日飄飄僧定依山寂鷗眠任水浮是

知機息者豈與世同儔堪嘆滄江上更誰垂直鈎
日脫靑桐葉覆虫聲似訴起看秋水篇因知養生句得
道豈無方致窮欣有具徘徊淸素光寒石高天吹
冬冬日山多冷池常不解氷遠山惟有雪近境寂無人衲
破何妨舊團爐不惜薪自慚修德淺安得不孤隣
幽谷風光淡情忘物自靈籬間蚯入定竹上鳥聞經日
色兼雲暖花陰和艸馨堪憐人世上幾個得惺惺
道人宜遠俗遂性樂山中燈續松梢月經翻蕉葉風感
懷雙樹老得句一花紅此況誰堪共多嫌趣不同
從來道與利自是不相參頗有忘機友方堪共艸菴家

蔬隨地種野菜遍山採秖取尋常用誰嫌吾輩貪
單丁居刹上鋤钁樂無窮傷屋罶疎竹緣山足老楓梵
書翻夜月虫語亂秋風境寂塵情遠無煩更論空
僧俗誰無累休心累自輕看空身外物何有事關情直
道天相眷無欺夢不驚始終溪谷裏庶幾樂平生
拽杖獨登眺棲棲鳥鬧林自疑同野鶴何事亦驚禽徑
轉孤峰出溪迴衆壑深黙慚居薄世猶得暢幽尋
溪山何所樂幽寂不期然有地偏宜竹囊空仍好賢艮
謀殊物外遠託古人前難舍惟書史禪餘未暇眠
風氣日趨下安能似太初溪山饒古意雲物及時娛於
世慚無策浮居賴有書身心猶幻寄此外更何如
素懷無俗好活計愛山林木石同知己風泉並素琴慮
忘千嶂寂聞入一音溪不是幽居久安知古隱心
窮谷少人住空山我獨家個中常自足意外復何加如
問居山趣休言酬話誇大都無俗物只是有烟霞
溪源潑釀白雲漿流水烹來氣味香訪道他山皆暫住
卜居此地可終藏因尋古蹟披荆棘爲創新基就石床
一枕渾忘人世夢醒來高咏破天荒
百疊青山一個身嶺頭雨過景初新高崖瀑瀉晴空雪
小徑花開幽谷春物外逍遙眞極樂俗間名利盡埃塵

此中自可忘人世何獨桃源好避秦
塵埃盡是自甘心幾見英雄肯陸沉得寵有誰懷范蠡
事窮徒爾嘆淮陰休云北闕恩榮淺當惜南山隱欠深
垂老更投荒僻處千秋下必有知音
佛誡沙門遠市朝爲言底事尚孤標公侯向道惟躬扣
天子曾師不可招野鶴秖懷騰碧落海鷗何意下奔潮
是知世外無羈侶去處飄然一破瓢
非躭遊玩愛青山秖愛青山一味閒習氣從教閒裏斷
妄情每向靜中刪屋梁月落頓生白檻壁雲凝漸上斑
竹韻松濤淸耳目自來憂患不相關
菴中盡日吾何事拾得名香獨自焚白日易過人易老
青山難得道難聞惟吟惟寂峰頭石忽有忽無溪上雲
夢裏每驚時世異只堪麋鹿與同羣
秖個無心妄自沉何煩雲水費參尋淸貧到底情方逸
踈懶從教山更深只有松風宣梵韻更無塵影亂禪心
古琴別調操猶在不識誰能解正音
夏日炎炎似火燒賴居幽谷每逍遙溪雲片片飛來冷
嵐氣飄飄近可撩趺坐日移陰石磴飜經風動韻芭蕉
炎凉秖是人間有暑到山中也自消
從來閒寂是山居一榻淸風萬慮除月盡翳花忘起滅

撈空水月絶踦蹰玄機自許還龍象文字惟堪飽蠹魚
爲道有餘仍爲學不教錯解聖賢書
山中境不費安排溪遶峰廻足可佳一任白雲封竹戶
從教靑艸上蕪階紛紛極目非他物歷歷于心自偶偕
此外更無塵得遣晏然終日坐淸齋
半窩修竹翠森森添長新篁居倍深有限風光宜取適
無涯塵事莫經心捲簾當晝溪雲淡移榻將曛階砌陰
且喜靑山不用買從吾早晚恣幽尋
新晴淸景引淸機閒看溪禽鬪遠飛風趂雲歸空海甸
花排香出襲人衣當年有約同袍友此際無人扣翠薇

所得只堪成獨咏固知雪曲和應稀
淸眠初未啓山窓何處歌聲入艸房帶夢將疑過釣叟
開門方喜見樵郞溪前霜壓梧桐老籬外風吹橘柚香
羽士或來頻採藥爲言余也解休糧
處世讓他呈伎倆藏身許我道山林峰巒蒼翠曉方露
溪水潺停秋漸澄白飯新炊香滿鉢黃花初綻色含金
道人居此更何事惟有寥寥無住心
堪嗟人世不知休轉眼看看白了頭性命工夫無一辦
浮雲富貴儘多求花開那見經三宿松老曾云樹百秋
智眼覰來方感慨阿誰不是夢中儔

剗上山峰個個尖參差如畫向茅菴春時簇簇紅如錦
雪裏堆堆白似鹽所賴天公旋幻就不勞人力去莊嚴
自憐魂夢嘗相得睡起從容揭艸簾
竹椅纔申破蘚錢飛花滿徑帶雲翻閒心似水虛含月
宴石如人醉倚軒黃鳥引雛枝上織白猿弄子嶺頭喧
不遑應接山陰道一斗茅蓬醒夢緣
念余自小懶爲家喜與兒童戲聚沙情性至今忻木石
夢魂安肯負烟霞一錢不有何妨得粒米如無且自奢
壁落任踈風雨夜葢頭聊藉把茆遮
尋常僧俗各爭長今日何妨略較量利鎖名韁人苦具

蒲團禪板佛津梁當知世俗災危阱須信空山安樂鄕
高着一雙雲漢眼試看滄海變田桑
得把茅葢頭萬事皆可休任從風雨急此處竟無憂
情忘心自妙道在不愁貧寂寞溪山裏靑松常傲人
竹外日初暑竹中凉似水坐久心自怡追念古君子
觸處有眞趣猿聞溪外山白雲飛亦寂流水動常閒
濠上觀魚樂闌中蝶夢優借問漆園裏那個是莊周
不住華房住草房玄機不待再商量尋常趺坐靑松下
閒寂中聞鶴息長
溪畔桃花逐燕飛闌心誰不嘆春歸山僧別有閒情緒

且喜菴前笋蕨肥

僧住溪山意固優柴門靜掩冷如秋蒲團一個雲根坐野鳥啣花襲布裘

閒看溪雲多變態忽然淡了忽然濃陰晴未定明朝雨不意先吹一夜風

草迷古徑不妨勤每喜携鋤斵白雲斜倚鋤頭看落日山岡麋鹿漫成羣

閑居六首

叢林秋晚秖堪悲百丈淸規孰護持拂子頭邊如不薦衲衣下事吾誰欺風塵一日老一日岑寂片時安片時

所好掩關無別法身居方外合無爲

數間荒亂足堪憂擾擾勞生不自繇爲避風塵侵病骨且局蓬戶瞑閒眸半窓影碧千山月一竇光澄四海秋

屈指同年幾人在吾心休矣復何求

浮世曾無頃刻停誰同山野樂淸寧關中日月居三載靜裏工夫養一靈橘柚顆黃霜正白彫胡米黑葉猶靑

自憐時節等閒過閉戶眞堪老著經

世間無事吾堪任獨掩空關慨素襟趺坐渾忘今日我看書方見古人心庭花砌月投禪思岩桂柯風引靜吟

得句於懷殊自樂篋中兩稿待知音

自喜閑居趣味閒況玆關復傍靑山因題短句蕉新剪爲補疏籬竹故刪紙被勤熏香氣透蓆簾懶捲雪痕斑此中風景誰相識只有雲禽共往還

溪掩山扉僻塢東謾云千里有同風雲林自許烟霞合苔徑寧容車馬通竹色映杯茶透綠樺香書篆火潛紅單丁盡日餘何事古教相于樂此中

補屋

茅蓬年久鼠攻穿風雪滿床心自憐斧鈍磨消溪畔石椽枯斫斷嶺頭烟藤蘿自絆千條線苔蘚頻添幾片錢從此梅花春夢穩奔雷一任老龍顚

十僧詩

山僧

雲岫多松檜蕭蕭來萬籟低頭向下看牛馬似蟻大

禪僧

坐得蒲團破何愁家活窘俱胝個指頭一生用不盡

講僧

法華一妙字九旬談不徹頑石解點頭何勞鼓唇舌

詩僧

鶉衣百結心吟成驚世句溪文動鬼神誰悟勞生具

遊僧

遍投佳山水天台訪寒拾驀地問西來悠悠指杖笠
貧僧
身貧未是貧道貧無剩物烟消古廟中一鉢千家乞
孤僧
割愛爲修行孤居完已志翻然憶隱倫梅鶴猶多事
病僧
太息健時身倦擡今日手惟同枕子親其外非我有
懶僧
懶瞠雲漢眼慵揩寒涕鼻三召不擡頭當今還有不
老僧

髮白志隨灰精神日徂落怪哉老趙州八十猶行脚
象田咏
觀象田兮景物幽原元化兮明化則山蟠龍兮祖四明
勢迢迢兮雲翙翙怪石露兮鷄子尖松妖矯兮虬兒騰
盻攢叢兮遠近峰指越州兮一點墨意縹緲兮視聽凝
俄混沌兮忩南北坐中聞兮天若語仔細聽兮不可卽
隔紅塵兮靜可居不干人兮親稼穡大舜畊兮猶老農
梵卿祖兮曾修溫飛來屛兮今不飛動靜道兮人莫測
自來風兮達自然鑑舜井兮淸可克羅漢塘兮水淸滄
小天台兮山前芳好鳥鳴兮韻致高棲翠竹兮候生食

將得食兮聲喈喈余默時兮他亦默覓流泉兮便種蔬
澆花菓兮易討力菓將熟兮松鼠多牟咬破兮情難拭
善言囑兮若不聞日徘徊兮曾到黑穀麥熟兮人暗偷
菜甲肥兮虫又蝕設謹防兮不奈何訕吾儕兮沒慈偭
作佛易兮爲人難三自反兮心不愿世紛紜兮冷世腸
自坦率兮還自得愛山水兮不憚勞任甜淡兮學韜畧
翻貝葉兮導山靈課坐禪兮奉巳職覺荒唐兮笑鷺鷥
殊獨立兮傲鷄鴉防疎惰兮學種瓜任優遊兮曠胸臆
盼窮途兮嘆阮狂領老梅兮哀靖殖何所爲兮掩山關
夯相笑兮問奇特月孤懸兮境未忩且隨緣兮調平叉

青山諾兮如我懷老青山兮何所感
卽事喩古靈監院
屋壁雖踈破應知勝樹間精神能有限日月况無還所
爲道難辦將非余愛閒楊岐眞可法不是安追攀
物可入剡山採茶賦得辛苦歌爲贈
莫辭辛休道苦旣爲僧師佛祖佛祖皆從苦過來聲光
浩浩垂千古朝辛苦暮辛苦賦性拙勤可補那事雖然
本現成也須福智爲佐輔苦婆婆無不苦火宅喩君惢
賭藉此堪忍勵吾操存心期與古人伍舊年已辛苦今
年又辛苦苦因緣君薦取薦取從前苦者誰威音那畔

無賓主無賓主有何累爲君歌採茶去西來大意滿茶山眼辯手親無處避昔日潙山勘仰山仰山便撼茶樹意者般節目豈難論直須用去忌猜忌埋非理事非事一回碾碎紫龍團習習清風生兩翅脫然未透古人關棖子寧許棲遲安樂地好光陰莫虛棄此去好看經風耐雪黃金芽烹來滿碗氷霜氣

寄贈天華正衡關主

不自掩重扉安知與世違定中忘歲月靜裏泄眞機遯俗地兼遠愛閒人更稀關居吾亦久此道固深微

送爾戒兄長往

千嶂孤明一夕分踈藤桂斷剡溪雲鶴飛數轉滄浪外爲弔蘆花影不羣

贈予默兄同謙光園居

僻寓荒園裏高懷俗莫知人心俱有屬君意獨無爲日宴起嫌早月低眠故遲料來交際少相得狎鷗鵠

壽得法和尚 時和尚住持雲門

曾聞玄侶話遊終南邂逅異人佩劍携瓢飲伊瀟湘道經商藍山有數老同坐小菴其鬚皓如其貌憨憨問渠路逕以目視簡勢跨蒼穹足音洞亙物陳奇狀花見優曇遥光奪目高巒有三正中一門懸石如弁山深境寂

峽麗雲合上有重臺高不可援偶見蒼龜背圓毛毿毫光悅欲五氣相恢左有老柏婆娑大澤亦多芝艸有羣仙奕右倚古椿高千萬尺樹上老鶴鵬大而白樹下鹿數孫麑育爽鹿和鶴鳴上天鶯懌溪前牧童騎牛讀易令騎此牛其臺可適暫爾之間見昔上額風鼓眞氣飛光赫奕直造其堂形容莫格杳空人心風淸人魄非高士居必聖賢宅中有一叟神明敦厚風骨剛額寶冠嚴首嵩指圍繞作獅子吼和彼大道直指本有問渠春秋手指南斗祝願雲門同彼福壽

次和尚啓寶壽石田禪師塔韵三絶

寶塔既現矣試身堪是誰不因親着眼千古許誰追

五百年前話五百年後言開門憶閉者一笑自知源

深廣尋尺餘全身日裏許注念光不隔特地薦黎稽

金澤十咏 并序

嵌石長兄自己卯掩關於金澤願浩寺微笑堂卽佛鑑和尚弘宗處也每于禪寂之暇卽其鶯啼花笑月落霜飛㳂採而爲詩闡夫微笑之意及表徐公衮衣護法之誠咏懷不已粲然成章併賦八景諸作以慨疇昔之盛意欲使諸緇白知有此段大事因緣豈小補哉遂信筆

微笑堂

迦葉一破顔笑聲千古遍快哉願浩寺建此堂獨善

有衮樓

衮衣珍護法重在衮衣人有衮樓如在遺風與日新

五老峰

玩此五老峰何似廬山者得趣乃爲優萬物總一馬

空假山

平地疊爲山日夕恣登眺前後望菰湖湖人弄輕棹

不斷雲

神奇不待論致雨宜君事每看電光中自有從龍勢

梅雪軒

梅雪難兄弟名軒意最新甂特詩興發宜得雪梅神

薝蔔室

薝蔔有淸香高僧命爲室懷幽宜此居珍重花很精

天香亭

天香異世香氤氳空中布步月此庭前餘芬聞墜露

貝多林

每入貝多林如聞仙梵音無心入三昧浮慮頓消沉

金鯽池

循飛騰賦性鯈跡養全神試待春雷動乘風躍錦鱗

東山棋墅

石上楸枰久昔人還在否松楸影亂敲風月偶然友黑白能誤入行藏襄隱叟試看樵子過斧柄誰無有

小東山

奇哉兩峰高自名爲小東居高以卑處大有道人風蒼蒼松杉谷蕭蕭兩三禿土瘠少腴田沿山種黃獨但不學古人一年三百六饑倉飽便休何須蔑東腹與至偶然歌擊木驚山鶴山鶴頰然聞漸近漸相屬不須名世花自長靑靑竹槲葉侵雲香古藤垂異木春有映山紅秋有傲霜菊何貴金谷園聊堪以逸日金谷景雖饒買

石成山祿斯山天生成居之登小福總在天地中于世不同軸山下桃花飛山上梅方馥雲溪花自遲樹老果先熟愛夏日溪涼喜秋氣高肅所茹惟菜根壯歲如儵倒入老鬢猶蒼鬢蒼心已老歌笑友同聲何異寒山道徑僻行踪稀花落盈衮掃三冬更好笑日頭梳肴腦寒灰驚爆荳何用問伊討或將豁遠睥山陰山水渺南顧剡溪長北覘泰望小綽約西子來若水浮鷗鳥五雲遶若耶屈曲如絲嫋兩岸高遠林隱隱似禾秒兹山久埋頭始得吾儕投誓不走名利願爲終老儔夢中猶得意覺憶頗奇歟白日兩無事相對常悠悠眞源流白乳可

以潤詩喉青嶂有雲鹿可以同遨遊山中所出息頗足
度春秋藥簡藥方種花依花史修自足知自若心幽境
更幽佳山併佳侶塵世亦難周半生貧所博可以忘百
憂吾將與天言欲起高高樓

春夢

春山遊斷花間路嘔虎驚風落花露暝憂香吹入竹鳴
蕭嘈呼桄飛聲度山頭光吐擬天開山腹歸雲擊關戶
欲藉輕雲踴碧空清磬一鳴如昨窹

柴門犬吠和盤銘兄韵

安貧僧舍少桑麻小犬尋常只嘗花荒徑豈容過駟馬
生灔誰敢撓魚蝦驚風驚月聲應緩關雨關晴亦不譁
今夜無端聲切切多緣漁火隔溪斜

筆泪歌 并序

石屋一均老師以道義相愛交往有年矣每敘間未
嘗談及世諦唯以佛法爲念多慨今時禪病單尚見
識不知有函養工夫乃被逆順境緣和身沒却猶爲
全體作用引經據教將一切障礙卽究竟覺等論併
古德機緣爲證實此老師所深痛惜者嘗諄諄然以
香林趙州不雜用心等語誨及至于墮泪處多也又
素招現同住因自癖犯山居獨處有孤其願師壽逾
古稀矣自壬申歲結制柯亭季冬示微恙及孟春若
愈現往叩之喜不自勝暢語連日引古人知有奉重
之語疊出恨已不能爲法門增氣爲嘆臨別囑云而
今時道不古唯住山庶幾也今日一別不及再見矣
携杖送出山門悵望而別于癸酉五月間是日早囑
付快作龕遍閱祖像已索筆寫偈跏趺而逝時現在
小天荒屢夢日月西墜一日聞訃音痛絕而甦泪下
如雨嗚呼不及再遇矣今于耳目間逈逈然惟一老
師意忩之轉轉如在懸是舉筆泪而歌之歌曰

日月西墜世途危矣巨樹摧頹庶無居矣秋風蕭蕭山
寂寥矣剝奚悴憔懷悠悠矣嗟兮忡兮絕㨾㨾矣眷西
顧東天悾恫兮哲人靡兮道幾窮兮仰白雲兮問清風
兮宣離微兮慰憂衷兮伏惟格思㮚暝眩兮兼剔玄源
擊燜電兮磨厲禪雄麾素先兮不飭不諱互闡見兮古
兮今兮別方隅兮在爲之則兮沒今警慄矣雲屍雲生
兮影動神謐矣經斯時漸兮知音何戍矣願勿售昨兮
斯心委畢矣鳳隱麟潛兮寧再出矣莫爲之歌兮泪零
筆矣

和石質先生題蘭芎韻贈瑞峰關主

形勝從來不自陳知音點出一畨新藤花草巢藏靈藥

鶴跡仙踪隱石鱗學道旣能追古德題詩寧肯讓前人

可中兩眺難同語極目誰諳不是塵

送大生叅方

落落象田山裏僧且喜不曾諳佛法江北江南任脚行

泥水莫教輕濺着

贈君謙族侄二首

貧賤志須恬交遊義尚廉騎牛堪讀易成務信憑占多

學理自得闕疑書下簸聖明徵有道君術善能謙

苟復初心善自然能日新染情早晚淡靜慮見聞真有

志從先子何妨作野人直饒文雅士此不易爲陳

擬洞賓叅黃龍

精氣載神遊天淵凡世聲色一飲藏真息內發天根光

精神烱烱炤滄菸河車自運歸黃房白鹿紫芝生河傍

寤寐閒閒靜一床龍昂虎伏龜蛇盤主人惺惺視明堂

黃婆婀娜醉郎當三十六宮春正芳花氣氤氳風異香

召爾瓊京時分良俄陟太清無有鄉下視八荒空蒼蒼

凡愚錯識殆可傷庶幾神仙大限脏內外諦觀規中常

物慮氷消形神惚杳兮忽兮靈化間乾坤日月葫蘆囊

隨意卷舒妙無方陰滓煉盡號純陽真境自任氣鷹揚

翩翩跨鶴過瀟湘來叅黃龍矜自强粟藏世界允轉羌

鍋煑山川配酒觴却遭黃龍呵空亡聽之悱憤氣荒唐

腰間飛劍逞倡狂空中飛遶音凄鏘左右將刺難近旁

一咄兩劍插高岡收之不去心彷徨信得禪門別有長

重新屈膝啓法王驀與一撥空飛霜饒君雲水徒跨張

雲盡水乾爾何將神機到此亦難量猶待黃龍出現章

伊人方悟非玄黃始知壽命本無疆不煉衣中金玉漿

詠蟬

所性能淸潔時棲擇柳陰無功耻食粟飮露自甘心境

質如仙化愴音似苦吟愁生羇客夢歸思轉敎深

種茶

乞得蒙山一段春將來深種白雲根每從雨後頻芟艸

待摘新芽醒夢魂

紫竹林顓愚和尚語錄

明・顓愚觀衡 撰
正印 重編



顓愚禪師語錄序

余自甲申避難而南聞禪宗之盛爭相傳囑比肩接袵莫可殫述心竊異之彼天竺文佛勤苦化導四十餘季時最上根行供養無量諸佛者不知其幾而直

指正法眼藏獨許摩訶迦葉則又何也既而聞憨山老人智慧聞識爲黑白之所推仰乃於承先屬後之際若不勝其難且慎者問其法嗣阿誰則止稱曾於栴巷親見笑巖和尚其後花發

異時之句亦必往復再四而乃付之顓大師何其峻也當是時憨老人已不可得見顓大師亦各勝刹迎主不一俛仰江干徒增朝饑耳自時厥後奔僕風塵二十餘年而顓大師之嗣法璽

公吾蜀人也從同安來　都開堂淸化且請敘大師語錄將授之梓余惟神熹以還南宗大振人人自以爲探穴吸髓風馳濤湧不可楚抑而顓大師獨始終信嚮一來處分明之憨老人夫

就燥者易爲熱因嚮者易爲聲若顓大師者不亦難乎而頂骨蓮花之讖乾崗踏月之機卒能使聲光赫奕智炬長紅又安在特立之不可以震服人天乎總之佛性圓明人人具足要於本分實相見地明了則雖寡猶衆也雖隱猶顯也迄今顓大師已遊試問等虛空界安在非其慈雲法雨所霑廕也哉而況其因緣開導提唱親切若經天之日月行地之江河有確乎不可掩

者乎余昔聞其語錄甚多今法璽公頗爲刪定得若干卷夫佛法不離文字不落文字正法眼藏當在阿堵能以若干卷與拈花無語作一例勘庶不負顓大師筆舌樂趣與法璽公刪定刻布若心也

康熙十有二年菊月

賜進士及第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寧李僊根拜書

敘

蓋聞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最後以正法眼藏教外別傳囑付摩訶迦葉此我佛以慈悲之過不免話作兩橛然阿難身任結集脩多羅而即為第二世祖正以宗教之傳雖曰如車兩輪揔為一大事因緣也萬曆間憨山老人幼叅我里法舟禅師之嗣雲谷大師後至都中柳巷再叅笑巖和尚機緣相契

一時緇素咸仰憨大師為古佛重來真達摩所謂行解相應名之曰祖此其人已老人生平雖盤桓教乘而咳唾掉臂盡是宗門牙爪其入理深談實與臨濟雲門當日拈提若合符節因思釋迦老子既覩明星無處開口復三七思維始依先佛儀則說三藏十二分教迨曹溪而下諸老說法離奇光怪尤不可思議有時恁麼恁麼有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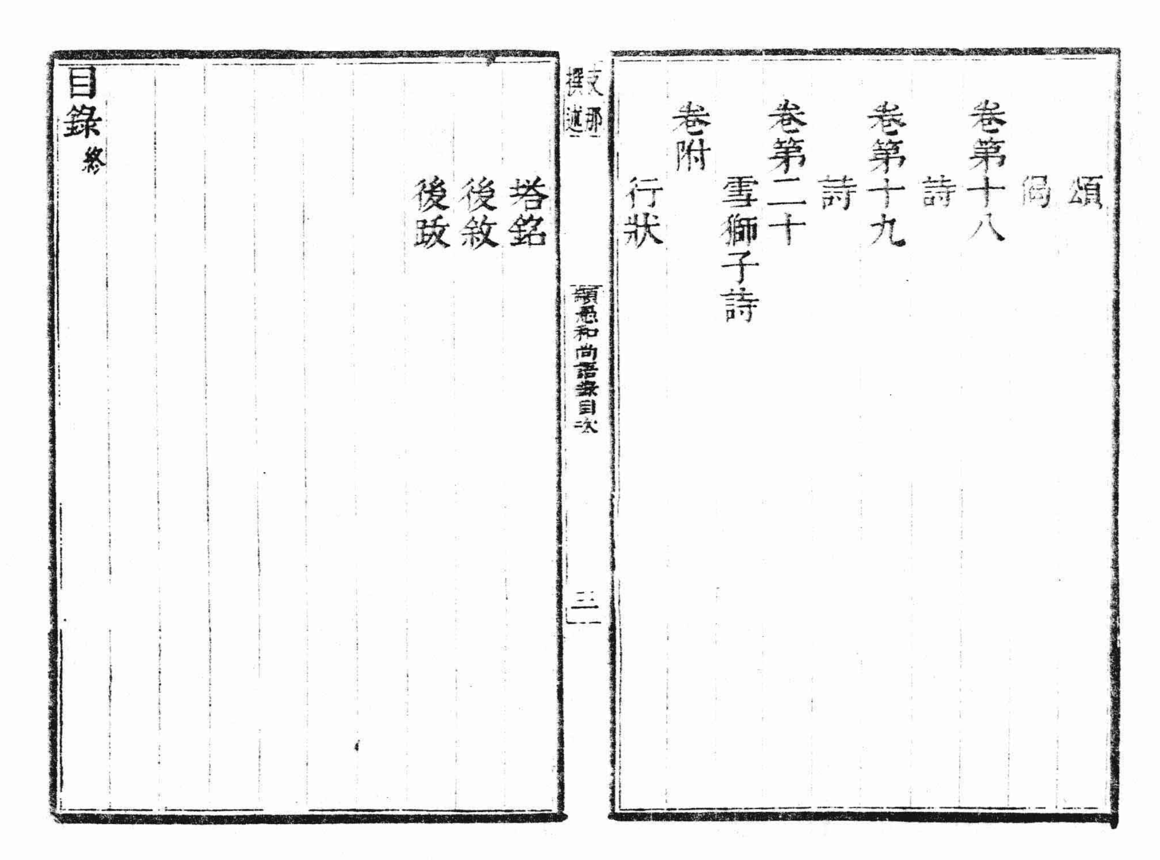
不恁麼不恁麼蓋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初非欲語句尖新圖超出諸方道如是故也宜其晩得頵愚和尚問答鼓言如函合蓋其示衆法語慱敬焚香展誦圓融透快

如珠走盤一言之下便可斷人命根其鉗鎚妙密高出棒喝之上良因見處深廣行履精嚴故其言中有響轟塗毒鼓聞者無不喪身失命也豈与夫豁達之流見古人有只貴眼明不貴操履之語便作實法會提徑律二字便搖首抵足者等哉須知這事千虗不慱一實真正過量人作用自是不同頵愚和尚師資正與龍池天童

共出隻手中興濟上一脉也茲有嗣法弟子法璽大師從同安至禾刪定和尚語錄重新鋟成二十卷入於大藏流通慱雖門外漢不辭蕪陋特弁數言深愧無

當萬一第願盡大地衆生見聞
隨喜知憨老人為栁巷真子
莫被它瞞過
康熙丙辰孟秋約菴道人施愽拜敘

紫竹林頴愚衡和尚語錄目錄



目錄終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一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示衆

雲居示衆向上一事至廣至大極徧極圓無聖無凡非迷非悟仰之莫能覩俯之莫能窺不可以言語形容不可以意思測度雖然如是要知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自遠故我世尊于皇宮初降之時便能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天下我唯獨尊可謂世尊婆心太切欲令人人知有奈何一切衆生自無始以來染心濃厚習氣淵

深只知逐妄飄流不解回光返照以致墜墮三塗從劫至劫無有出期世尊于此不得不爲曲垂方便向荊棘叢中轉身吐氣太阿鋒上縱步橫行頓捨皇宮遙登雪嶺六載苦行夜覩明星乃得成道嘆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只此者一段因緣可與諸人作個入道的樣子然雖如是二乘聲聞未免難明此事所以更向人天會上放光現瑞屈尊就卑于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隨其衆生根器洞徹淵源解粘除縛依時取證是以末後于靈鷲拈花遂以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傳至達磨初祖航海而來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亟令人人見性成佛之旨始授之于二祖乃至六祖大師之後故有南岳青原石頭馬祖頓起五宗唯我臨濟一宗遍滿天下大播寰區其中便喝便棒豎拂拈槌舉指拋毬張弓架箭如是作用莫不有主有賓有照有用有縱有奪有殺有活互換之機如雷若電今日病僧者裏總無者些伎倆只要諸人各自直下承當隨方接引不負來機者便是病僧一片眞實心腸百千萬劫搖撼不動汝等諸人切忌依言生解惑影迷途墮坑落塹去也還會麼設若不會

行去諸方不得錯舉

示衆學道人須是騎龍跨虎之勢移山追日之能止知捺命前行斷不回頭轉腦又如疋馬單鎗百萬軍中擒猛將只許進前不容退後稍有絲毫恐怖之心早已喪身失命了也或有一等叅禪者不能苦志勞形眞叅實悟徒學幾句口頭三昧逢人便說機鋒開口便言悟道若遇明眼知識問到三回五回依舊手忙脚亂因此怕見高人甘自隨波逐浪此其叅禪之弊也或有一等學講者一出講堂便懷我慢其實自己毫勿未知偏說他人長短浮情涉獵自謂親傳章

句未分强爭教理倘得三五成群便欲開敷床座妄
談般若邪解真詮如是宣揚自他何益此其學講之
弊也或有一等學戒者纔得登壇受具便云我是比
丘詐取尊崇妄邀供養粗心浮氣我慢貢高毘尼不
知威儀不曉問及佛法知見便自緘口無言此其學
律之弊也若夫者等學道不唯人天會上無有出頭
之分誠恐將來地獄三途亦無有出脫之期得不孤
父母生育之恩并自披剃之志耶況此禪講律者乃
戒定慧之本也汝等諸人既得出家爲僧必當藉此
超越務宜各人勇猛精進極力推求進步干頭遊心

界外將自己無始以來根塵種子習氣無明懶惰懈
怠業識牽纏從空放下盡淨無餘以此禪講律三字
蘊結胸中廢寢忘餐朝参暮究潛心玩索扣頂窮源
不唯續佛慧命紹祖家風利己利人千秋埋沒不得
到恁麼地一任毘盧頂上撒手橫行濁惡世中等心
濟物無不隨緣自在逐類逍遙方稱學道之事備矣
不然饒汝謁盡天下叢林訪遍名山知識也是徒費
草鞋錢到頭止做得個負笠擔囊觀山翫水底漢究
竟于佛法禪道生死分中了無交涉可不悲夫古人
立雪斷臂爲法忘軀非懇求之不切也三登投子九

上洞山非請益之不專也脇不至席味不知甘非用
心之不勤也古來實學真参如繩若井盡其舌根不
能枚舉諸人各各企想前人翹勤佛法體惜光陰痛
哀生死免得三十日到來閻羅老子與汝算飯錢抵
當不得那時却也怪不得病僧不爲諸人說破

結制示衆紅爐積雪海底生煙寒熱兩無春秋不涉
向者裏承當得下大地山河盡皆清淨法身明暗色
空總是遮那妙體白雲流水始稱自在莊嚴碧漢晴
空正合圓通境界涅槃生死體出一原煩惱菩提本
無二致四處十六會徒勞施設三乘十二分枉自開

談相好光明眼中著屑語音文句耳裏埃塵智慧神
通了無交涉及至三玄三要四主四賓五位君臣十
種真智一字關六義相薩婆訶顧鑒咦種種權衡總
用他不著到與麼地方許頂門具眼腦後懸符出羅
籠脫窠臼知生死識去來設若未然也須緊把繩頭
扭著鼻孔看觀音大士卽今在什麼處只此一句話
頭提起直與鐵壁銀山相似進不得退不得左不得
右不得山水不是山水人物不是人物到者個時節
自然撞著磕著得大受用慶快平生此時一任諸人
橫來竪去說性談心左之右之隨緣得妙衆中有隨

緣得妙者麼出來道看衆下語不契師云你諸人終日下語終日酬機究竟于本分事未得相應一切處不能透脫皆因墮在語言文字中義路規繩上自纏自縛區分好惡諸人既來雲居病僧亦忍俊不禁只得將古人葛藤爲諸人舉似一上昔日華藏座主初叅圓悟老人展轉酬機展轉不恰一日自以己見白悟曰尋常拈鎚竪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真心悟笑云你元來在者裏作活計主又曰下喝敲床時又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主于言下有省師云以楔出楔烏鷄立雪移方就圓達本窮源雖然如是也要是華藏座主得之方可脫卸羅籠設若他人得之未免肩枷帶鎖何以故恁麼會卽是恁麼會卽不是了也所以我來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金屑雖貴落眼成塵汝等諸人會得圓悟老人能以經中一句出脫人情始不辜病僧平日與諸人商量的佛法商量且置秖如出離窠臼一句作麼生道良久顧衆云蘭卉叢中生桂子蜘蛛尾上吐蠶絲

五臺庵示衆古人云我要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草深一丈如今要求個法堂前草深一丈的善知識了不可得大都皆好溫煖皆好人承事無非將高就低隨波逐浪大家混入野狐精隊裏去也咸謂播揚大教不知實爲傷風敗教之徒良可太息近來學者輩不論有識無識有學無學有年無年有患無患但識得三五個字就視禮誦爲庸鄙之事以閒曠爲高品之行每見學者臨課誦時如懶驢上磨巴不得就早完或得躱過更爲便宜嗚呼不知佛法憑誰住持祖燈憑何相續所以病僧開法以來自知根性下劣不敢妄擬諸方棒喝不敢妄擬門墻高峻但每日十二時惟取二時每一時念佛三百聲以爲攝持身心以爲決定勝行以爲勝精進力以爲佛法住持以爲成佛根本以爲萬行總歸以爲不墮斷滅之大導師以爲法界莊嚴之如意寶離此一句阿彌陀佛則叅禪看教究竟何爲搬磚運瓦勞苦何益穿衣喫飯所爲何事此是病僧行徑汝等諸人亦當如此行去自然有個不辜負處仍于十二時中將五個時去打瞌睡養精神將五個時去明禪道學佛法若無此二時禮誦恐工夫淨沉欬水而血脈不能周流久而成疾兄此二時禮誦又爲破昏沉起淨寂之大智炬也或謂

紫竹林顓愚和尚語錄 卷一



三百聲雖不可增減至於寒熱閙怭時增減些何害
曰古人云人生在世如一場瘧子病相似寒了又熱
熱了又寒寒熱得幾番了卻一生如此若隨寒熱轉
移者則無念佛之時若隨閙怭轉移者則無決定之
志唯有不被寒熱閙忙轉移者始可與他商量此事
各宜珍重

紫竹林示衆貫之畢居士請念佛二字乃十方三世
諸佛一切教藏之總相法門也諸佛諸有法數皆念
佛差別之相耳蓋諸佛出世說法唯此成佛一事成
佛無別作用唯秖念佛而已是則念佛成佛四字極

盡十方三世諸佛出世說法之本致大經云奇哉衆
生身中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由妄想故而不證得此
是諸佛興悲出世之本證於此智慧德相者諸佛衆
生不二體相之智德也衆生與佛同體不同用者爲
妄想故異耳妄想者念也諸佛念念唯念自己本體
唯念自己德相故光明相好慈悲喜捨等徧法界因
該果海果徹因源相續不斷究竟常住亦名囘光返
照亦名背塵合覺亦名返本還源總是念佛成佛一
義而已衆生念念唯念幻妄身心唯念幻妄名利故
憎愛取捨生住異滅觸處顛倒心逐境行境隨心轉

生滅不停輪迴無已亦名喪本受淪亦名認物爲己
亦是念衆生爲衆生是佛與衆生唯一念之分耳此
一念誠諸佛衆生之要關諸佛出世說法底意只爲
念佛成佛別無片事可得外此四字餘有半字可說
卽成戲論諸佛教人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願方便力智種種萬行皆念佛之因相也又示人光
明相好慈悲喜捨解脫神通樂自在吉祥種種三昧
皆念佛之果相也因果皆屬德相乃至末後拈花摩
詰掩室教人念自己本體卽念佛淸淨法身也是則
諸佛法藏諸祖門庭不出念佛二字盡矣然佛意祖

意皆以念佛爲宗本爲總相審矣能念之念不離六
根在眼念佛光明在耳念佛音聲在鼻念佛法香在
舌念佛法味在身念佛威德在意念佛智慧又念以
明記不忘爲義在口不忘嘗持佛名號在身不忘嘗
禮佛相好在意不忘嘗觀佛德容所念之佛不出六
塵眼中所念皆屬色塵耳中所念皆屬聲塵鼻中所
念皆屬香塵舌中所念皆屬味塵身中所念皆屬觸
塵意中所念皆屬法塵又則六根門頭以無分別心
念佛能念卽不動智所念之佛六塵皆佛淸淨法身
卽自己本來面目若以有分別心念佛能念卽後得

智妙觀察智所念之佛皆六塵境耳乃至念極菩提涅槃真如佛性菴末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亦是法塵邊事總之能念所念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方入不思議大解脫念佛境界又能念之機通乎九界所念之佛周乎十方今則見人唯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者是我娑婆世界都為阿彌陀佛願海所攝故九界眾生皆只念阿彌陀佛卽我支那國不過一片土耳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士農工商飛空走陸若老若少若善若不善乃至嬰兒處子偶遇善不善境不覺失聲皆念阿彌陀佛又則此一片土上無論名邑大邦偏阪僻域城隍聚落幽谷長汀若苦若樂若華若非華乃至淫房酒肆忽著順不順境亦不覺失聲念阿彌陀佛試看有意無意皆知念阿彌陀佛而不見念藥師佛彌勒佛者誠為彌陀願海所攝無疑矣又念佛之方便有擇處者有不擇處者有好結會者有好閉戶者有好記數者有容念不記數者方便好樂不同念佛是一耳記數者有以定香記者有以刻漏記者有以貫珠記者有以豆粒記者有以指記者有以步記者能記方便不同所記佛亦無二也有貫之畢老居士幼年稟道骨好書好山水唯佛

是期於如來差別法相一一透過歸心於念佛法門如是諸佛諸祖之心宗出生死證菩提歸無所得無逾於此得此微妙受用不忍自私特請病僧舉揚此事普勸高賢名士善男信女同入彌陀願海之中從一人如是念勸至百人如是念如是展轉乃至勸百千萬億人如是念乃至勸不可說不可說數人如是念從一家如是念勸至百家如是念如是展轉乃至勸至百千萬億家如是念乃至勸不可說不可說數家如是念若鄉若城若邑若郡若邦若國若一部洲若四天下若一小千若一中千若一大千若一佛界百佛界乃至百千萬億佛界如是乃至不可說不可說數佛界如是乃至等徧法界盡未來際唯此一念是則前念後念唯佛一貫左念右念皆佛出現如是念佛是究竟念是法界一相念是三世平等念是自性清淨念卽不思議大解脫念也發如是廣大心行如是廣大行其人之根器廣大可知矣傘居道人觀衡合爪說

晚叅

晚叅問荅畢師云病僧者裏佛法禪道實與諸方不同不許胡統亂統胡喝亂喝饒你一問百荅百問千

荅也是染心習氣不除病僧亦未敢輕信所以興化道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直饒你把老僧一喝喝上三十三天一撲撲下地撲得一點氣也沒有待我甦醒轉來輕輕向你道未在病僧今日爲諸人拈出古人的葛藤你諸人也須向者裏看破始得便歸方丈

晚參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你諸人終日在雲居寺裡與病僧砌羅漢垣石頭大的大小的小繩墨高的高低的低大則大用小則小用搬來搬去無不隨宜無不妥當且道其中還有揀擇憎愛也無有則相違至道無則不合砌墻你諸人試定當看衆無語師示偈曰信手拈來具大方其中只恐不承當果然洞徹無餘礙至道何妨一堵墻

晚參衆作禮侍立次一僧出問楞嚴咒心還是五會通是還是唵字後數句是師云字字是進云有謂末後是師云前面是什麼進云是鬼王名師云後面是什麼進云是咒心師云鬼王與咒心是一是二僧無語師云若是一儱侗不少若道是二又成兩橛諸上座畢竟作麼生有僧云就請和尚道看師遂彈指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晚參有一物天不葢地不載極徧極圓無損無壞投之于火火不能燒擲之于水水不能溺亘古亘今巍然獨立且道什麼物便有恁麼奇特莫是無爲真佛麼莫是生死根本麼莫是日用主人公麼若喚作入地獄如箭射若不喚作入地獄如箭射你諸人畢竟作麼生聻若向者裏緇素得出便與諸佛諸祖同一鼻孔同一受用其或未然普請諸人歸堂喫茶去

紫竹林頴愚衡和尚語錄卷第一

盛京錦州府錦縣信女王門夫人李氏發心
喜刻
頴愚和尚語錄第一卷序字五千二百七十個
該銀三兩乙錢六分意薦
中憲大夫嘉興府知府先夫王章號遵度㕛斯
般若之因早證菩提之果者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　日楞嚴藏經坊刊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二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法語

示桂輪洪禪人

夫出家者乃超塵離俗解脫法門也近代以來多見出家見不捨鄉土結菴營産而樁橛之雖聞名山及善知識如風過樹設有作意又不能解離樁橛或有能移一二步地依舊被他牽繫回來如是出家者不知與俗何異惜哉又有一等出家不求明師指示朋於愚黨南遊普陀北走清凉徒悅耳目苟趍衣食比

前樁橛者尤可厭也大抵出家一事甚是難言非徒離俗室剃俗髮爲出家要知五蘊四大是家放下五蘊四大是眞出家乃至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百八煩惱六十二見是家超此方名出家又復四諦十二緣六度萬行菩提涅槃總之世出世法有一纖毫許放之於心卽名染汚卽名繫縛卽是居家若世出世法一切淨盡不卽不離方是究竟出家是大解脫人果能如是雖不離俗土周徧十方而在家卽出家也或不解此任從走徧天下名山見過天下善知識徒費草鞵錢乃至有神通妙用一念能游四天下若有一法當情卽名家繫而出家行脚之士可不愼哉桂輪洪禪人本衡陽人出家於潭州茶陵雲谷菴戊午春偕一二侶謁予邵陵五臺菴中執勤三載頗知急緩有才有量可爲叢林幹蠱但於向上事不曾見一言請益予多疾亦不能鈎餌一日辭予朝禮名山予謂山不在高有賢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子今朝山必須務求山中主人決擇大事不然空覩頑石虛靈谷響思之何益然名山必有所以名而名也子莫效尋常流輩徒趨衣食雖走徧名山而不得名山之受用不知名山孤負游者不知游者孤負名山良

可慨也子今一去登山思高涉水思明見賢思齊此雖非向上行脚較之飯袋子猶稍可也昔洞山解夏云秋初夏末水冷草枯弟兄向甚麼處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後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漫漫地又云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於此透過方是眞行脚人荆棘林中便能放身穩臥月明簾外撒手便行觀音文殊只在眉睫眼上普陀清凉不離拄杖頭邊可謂眞到名山眞見山中主人則不負病夫所囑也思之思之

示脩悟禪人

古人每每有禪律性相相忌者豈古人見諦不明有人我是非哉但爲激勵初心耳如佛說法讃法華則忘楞嚴讃楞嚴則忘法華豈佛一口之談而有彼此今諸方不達古人之意實作是非分別曾不思禪律性相皆佛一語身一法身也禪若無律必落在見律若無禪必墮執著蔓延至于天魔外道終不能覺者有之性是相之根本相是性之枝葉非根本無以生枝葉非枝葉何以見根本是則禪乃律之禪相乃性之相性相融通名之曰佛如身心和合名之曰人離身則心爲幽識離心則身成死屍身心各離既不名

人而性相不融又豈名佛哉首楞嚴經云理則頓悟乘悟幷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此禪律性相修悟不可偏廢佛語爲明證也又先悟後修其修爲眞修先修後悟其悟爲證悟而禪律相因益明矣禪人既受此稱當實踐之

示惟心禪人

唯心慧禪人楚雲陽劉氏子襁褓時相師占曰此兒出家則可在家難養父母驚憐至六歲送本郡栖雲菴水天運和尚爲童行沙彌萬曆壬子秋病僧爲湛公接至雲陽結冬彼時禪人方十一歲亦從其席爲堂中行者因識之見其眼光口利嘗私語湛公曰此子他日欲成大器至甲寅春病僧爲舊識接過邵陵結茆雙清磯後以調理病軀爲事不覺臥疾湞江一十五年每聞禪人肯修學禁足持誦精進不群常懷之崇禎改元戊辰秋禪人至一見覩其音聲相貌語默動靜較之昔時儼若未識私喜曰書云後生可畏聖言有證矣於向上一事猶疑之亦不忍置之由是病僧念其才器可尚因留之禪人固辭之曰父母有病師長有命不能久侍和尚巾瓶余雖不喜違我之意極喜禪人侍父母師長之誠在流輩中亦甚希有

眞孝行之僧觀禪人此一孝念大似金剛床子八風不能搖動是以佛成道日集衆爲證盟與授具足戒事訖將歸復謂禪人曰子孝行心切持戒心切曰孝行持戒俱切曰何爲二心俱切曰父母必要孝戒行必要持病僧曰子將孝與戒爲兩概耶豈不聞梵網經云孝名爲戒是則孝外無戒戒外無孝諸佛諸祖古今聖賢皆不外此孝道一事但有染淨深淺理事差別耳所以一切律師持此一事一切法師講此一事一切禪師發揚此一事從古至今天下老和尚雄機大辯棒喝交馳呵佛罵祖揚眉竪目種種變通唯

此一事別無奇特子脫信不及但看寶鏡三昧云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此是曹洞宗之密印病僧雖不是曹洞兒孫因此語有義理可入爲子言之若是吾臨濟本色宗師見子者般舉止正好與一頓痛棒打出去始得此一孝道達于古今通乎上下充滿法界使見者聞者稍有些血性不無小益子持此一念不移去因緣時節到來決然了當便能撒手懸巖縱橫自在到者時節父母恩師長恩諸佛諸祖恩大地衆生恩一時報足亦不孤病僧今日饒舌一二惜子老病切身子之發用時想不能見可勉可勉

示音迪剃髮弟子

音迪字無覺永陽文氏子幼禮大海禪師受優婆塞戒同心持袁公結上蓮社專心淨業於壬戌春持袁公書來乞病僧薙髮是年四月八日大衆羯磨與其披剃於向上事不能領荷禮誦頗精勤病僧爲風疾所撓一十四載時常要人按摩一日迪爲病僧撮背曰音迪事和尚三年矣只是者等個嘴臉無一些進益欲行脚去不知可否病僧但曰行脚是最妙事但莫昧此嘴臉則不孤負病僧一日回鄉省親拈香請

益病僧曰子先日言事病僧三年只是者個嘴臉子還識此嘴臉麼子若識此嘴臉則知病僧不孤子侍立三年若不識此嘴臉則子孤病僧多矣子欲去諸方想別求一嘴臉耶若不別求在病僧左右定不孤負子之殷勤子去諸方若保得此嘴臉他日見病僧有分若換個神頭鬼臉那時再見病僧難矣豈不見有僧問曹山諸佛未出世時如何曹山曰曹山不如僧又問出世後如何曹山曰不如曹山子會曹山此二轉語則知病僧之言不汝欺也病僧雖無諸方善知識鉗鎚亦不解魔昧人家男女不能與人減一毫不能與人增一毫但隨分具足子初來時人謂子是俗相病僧不知子何處是俗相今子歸人謂子是僧相病僧亦不識子何處是僧相子信得及來去果無二相識此無二相便是子自己本來嘴臉者個嘴臉三世諸佛不能爲汝增減病僧豈能爲子增減無怪子言在此三年無一些進益亦無怪病僧不能與子進益子若不昧此嘴臉隨子換出神頭鬼臉菩薩嘴臉如來嘴臉及人王宰官白衣居士有形無形有想無想於一塵中現無量身於一一身現無量頭無量手眼於者個嘴臉一毫不能動便能竿木隨身逢場

作戲可謂百尺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則知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十方如來一切有情只是者個觜臉子去諸方萬里之外者個觜臉不曾離病僧左右子日日在病僧座側者個觜臉亦不曾違背諸方知識子果能如是會得則不負父母生汝身袁公指汝出家病僧與汝祝髮十方諸佛恩師長父母恩國王檀越一切有情之恩一時報足子知報恩處歷左右只是者個音迪信之信之

示慧心照禪人

慧心禪人乃湖北沔陽張氏子幼多疾父母送於荆之監利因果寺出家依師住十六年辭師行脚初至南嶽徧叅隱者尋過邵陵五臺庵歸堂讀誦楞嚴期三年辭去至廬陵大覺庵從麗中法師習聽法華楞嚴諸品教法後至匡山從接愚法師習淨三載於向上一事猶未了然甲子冬復造邵陵求病僧印證探其胸中所見皆尋常知見之習全不曾在自己脚跟下照管病僧策之曰佛法固是要學若不會用則與不學等也教中學般若宗門中用般若所以能照世出世間一切凡聖境界當體全空一法不立故能左右逢源縱橫自在不被生死涅槃之所惑動便能拈

弄佛祖不被佛祖之所拈弄古人如是解脫自在總只是學而會用子今徒記取玄言妙語說得頑石點頭於自己分上全沒交涉如是知見如紙糊燈籠不敢觸著無一些力量豈能衝風抵浪呵佛罵祖哉子若肯究竟此事不難如草必有根見草尋根何難之有人為萬物最靈豈無根本將自己身心排放面前看他在甚麼處安立身從何來終歸何所心從何有終成何物看來看去忽然看破方知此事不從人得那時不但無身心可得盡虛空界無芥子許佛法知見而與子作障礙盡十方界是自己個面孔隨自己開也好合也好將三十二相作乾屎橛也好將乾屎橛作三十二相也好豈不暢快平生而知見又奚能作障礙者哉子果能到此田地方信自己可名性照真是慧心原如來藏中有徧照法界義有大智慧光明義此是自性具足不屬脩證如是智照子縱不照管他他亦不失但不得受用子能決志檢點身心是甚麼物甕裏必不能走了鼈勉之

示典化乘子

乘子號典化古潭州攸邑楊氏子生而穎異相師占之此兒清拔不凡恐不宜居俗室父母疑之年六歲

送之本邑高橋山黃龍庵禮妙玄通和尚爲受業師其師先十年前有方外一病頭陀投師養病其師殷勤給事湯藥期三年病乃愈其病頭陀感師三年之中溫涼調養隨喚隨應隨欲隨與無少倦色乃向其師曰蒙師再造之慈無一可報捨此身後願與師作一弟子是我本意也其師曰汝疾幸瘳何言及此病頭陀曰此意決然但俟再來耳其病頭陀禮辭師去走南海天台僅二載有餘復來見師淚下如雨曰此身幾不能見師此一來特了前願身微微有恙未幾告其師曰吾身欲捨去再來事師師曰以何爲證曰

向後師得弟子七歲能書法華經卽我再來言訖寂如蟬蛻其師與之剃削澡浴荼毘後將骨石埋於本山中其楊氏送兒禮師之時師問此兒生庚有幾父母知實報之其師私謂此兒生日正當前病頭陀之去日疑是前之病頭陀此兒愛樂筆墨七歲時模書法華經一部益信實前病頭陀有證矣從此合庵清衆皆新目保重其師延有名德先生敎之其飮食衣服諸有所需皆師自造自與不假他人此兒年十歲自知好學能書能詩內外典籍過目能誦至十五歲其師率之同謁三昧大師受沙彌戒未三載其師得

疾甚篤囑此子曰吾疾不能瘳矣吾去後當前進尋明眼知識究竟大事甚勿滯此復囑一弟子名法弘曰汝當終身隨事師兄卽承事我也弘唯唯應諾其師言此卽化去此子悲慟師之恩顧悶絕幾不返幸再甦而周師之後事事竣厭庵皆俗務乃憶師之遺囑束裝行李丁卯春造邵陽謁于五臺庵中時弘與之影响也病僧見此子形儀端肅語音清亮識爲法門良器不與衆視之一日此子向病僧具陳出家始末極念受業恩深難報病僧曰既知師恩難報子作麼生報此子曰乘叅學發明大事願效阿難尊者發

願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將報佛恩心奉報師恩可否病僧曰出家兒發言吐語要自有筋力始得豈可拾他人涕唾當自己心髓耶此子曰依和尚明敎如何得報本師恩去病僧曰但要子眞實見到行到不可徒以語言爲事子今不必效他人開如是口且就本師自己分上作一報恩事更見親切此子曰乘不知求和尚指示病僧曰汝師身後荼毘耶棺槨耶曰荼毘病僧曰壙耶塔耶曰壙曰何不與師造一無縫塔令師受用不盡乃見子之眞孝也此子曰不知此塔作麼生造病僧曰子但十二時中追

尋本師卽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尋著汝師安身立命處子自知造無縫塔則不勞病僧饒舌此子唯唯辭退三日後自詣病僧榻前曰前承和尚指示無縫塔今已造成呈似和尚不知可合和尚樣否若依某甲見處此塔不用造作但將身心世界若佛若魔迷悟去來染淨生死一切名相觀之如幻如化本無所有畢竟空寂其無縫塔自然現前孤迥迥圓陀陀究竟堅固不可破壞堪與本師受用不盡病僧曰此與爾師有何交涉曰從此不生不死去病僧曰未也曰無彼無此去病僧曰未也曰見一切人卽見本師

病僧曰子但看一念孝心在甚麼處可以不昧師恩此子曰乘從此以去與本師永無遠離分病僧曰是則是子前來說若論此塔不用造作今已造作三日秖造作得不遠離三字只當的個塔基尚欠工夫在此子曰不遠離三字早是縫罅再要施工卽七花八裂去也病僧曰任爾七花八裂總動他不著此子休去日夜提撕語默無廢是秋子歸高橋明春復來登壇受具圓菩薩大戒一日請益病僧曰子先日爲師造無縫塔至今不聞消息何如此子曰若可通消息卽縫罅也病僧曰不然子豈不聞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能語無縫處正好通消息豈可作無用如如耶若論此事就到無縫罅處還是依通猶是外服更有貼體汗衫直須脫却若去此貼體汗衫方見本來面目此猶是百尺竿頭事須知百尺竿頭還要進步始得不然命根終是未斷所以古人云撒手懸崖處分身萬象中方有少分相應總之此事萬一不得坐住愈進愈遠愈剝愈光剝得無可剝處皮毛骨髓淨盡無餘方是脫體無依便能將十方世界大地衆生諸佛諸祖捏聚成團放開萬別吞吐自由縱橫無礙縱到恁麼田地還要在病僧手裏驗過始得珍重珍重

示真覺受禪人

從上諸佛諸祖皆言出家兒但提向上一事但不知向上何事也若以出生死爲向上此屬修證邊事何以言向上若以本無生死爲向上此事不關迷悟真俗有情無情咸皆具足出家又何爲哉此事若不分曉碌碌衣食思之何益此事又且置卽今出家兒每每言爲求出生死又不知將何物出生死若以身出生死從古至今一切聖凡誰能色身常住若以心出生死此能知能覺之心是生死本元無自性何能出生死若謂有常住真心本無生死旣本無生死何假

修爲設雖本無生死非修證莫能顯現既本無生死顯現何得不顯現何失既無得失又求顯現何爲此事不明出家何益雖是語默動靜人事往來卽如無主孤魂相似自己本命元辰不知杳杳冥冥逐物流轉業盡報終命光遷謝那時還是出生死耶不是出生死耶此又且置卽今日用間今日早起如是穿衣喫飯放屎屙尿迎賓待客禮幾拜佛誦幾行經困來打幾個瞌睡明日早起來還是者些衣食茹退還是者些賓客禮誦有何新鮮有何增益試將禮誦爲出生死耶待賓客爲出生死耶以穿衣喫飯爲出生死

耶以放屎屙尿爲出生死耶諦審日用此數事外畢竟以何行出生死若此數事外別無一行可舉者每日人前言向上言出生死卽是無慙人不唯欺人實自欺了也若謂別有念佛叅話頭工夫以爲超越者究竟到頭與未念佛未叅話頭者有何差別試叅看病筆略語此

示罕鳴雷座主

古德云大音希聲大器晩成蓋朝夕亂鳴旦暮可成皆小音小器也漂海之舶必假千工方成一成皆任重致遠雷霆之聲未見常鳴一鳴能驚人悚物然海舶乃無常之物必久成而後有大用雷音亦生滅之法音罕鳴而後則徧聞其螢火之光秋蟲之響豈足以較哉試看三千大千世界器之大者也成住壞空皆經二十小劫又觀無上正等正覺名之大者也從因至果皆滿三無數劫是則速成決非大器大音亦不輕鳴實矣世之九流小技以成名者尚非一時一日之功而況出世大道無上眞乘豈能造次而成耶自古禪律講諸大宗師有得之難者有得之易者難乃易之因易乃難之果未有難而不至于易未有易而不從難來古人一時難易雖殊其見眞行重均也

近代出家兒不務古人實德實見徒販虛名從禪者眉毛眼睫上都是禪唯恐人不知是禪師從講者眉目眼睫上都是講唯恐人不知是講師從律者眉毛眼睫上都是律唯恐人不知是律師求其實禪實講實律如古人者未識其有幾非謂全無但希見希聞也罕鳴上座金臺李氏子十一歲從本京觀音庵和尚剃落二十歲從慈慧玉庵大法師聽習經論復叅證於蘊璞座主後從少林心月和尚入室主講四五座從席者若干得法者亦衆崇禎元年杖履南詢明年春從南嶽過邵陵訊病僧五臺庵中盤桓久之語

默舉止曾無一些滲漏喜其為祇桓大樹與天下人歇的陰涼因勘問向上事似曾未踏著病僧曰公講盡一代藏教帝釋雨華此事未明皆夢語耳公肯於此事上用心亦不甚難如拔草木之根惟恐其不用力用力必得如今叅禪人不向自己脚跟下追尋根蔕返向冊子上他人口角邊覔話頭此等作用未免向外馳求之失肯將叅話頭工夫著力在自己身心上尋覔更見著力更見切實大抵此事若明不是新得未明亦非久失但在人極力承當便能頓超佛地到此田地看他人叅話頭起疑情不若弄影忘形耳

上座於此事透過可謂是眞法師雷音一震大地驚聞獅吼一音百獸腦裂不即文字不離文字弘無礙之辯才不立一法不捨一法施無邊之妙用如是廣大自在甚湥三昧本來具足但能放下一切圓備所以古人云撒手懸巖處分身萬象中上座可不勉歟

示自如定門人

子諱寂定寂者理也定者行也證入寂常之理安住不移故曰寂定寂之一字子知之乎試檢點看內之根身外之器界若善若惡若染若淨若聖若凡若空若有何者是寂卽一切法既不是寂離一切法是寂耶若將一切法認以為寂此是心對之境非本然自性之寂也楞嚴會上如來與阿難指示寂常妙性從淺至深從微至妙初借境顯見性寂曰手有開合見無舒卷聖凡淨穢依報皆境也次借根顯見性寂曰頭有動搖見無所動聖凡染淨正報皆根也是一切聖凡依正客塵邊事惟見性寂然此雖示寂常尚有根境對待非寂也又會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皆如來藏妙眞如性以顯事事法法皆一寂常妙性此猶未也方卽水卽波卽動卽寂未得愈動愈寂愈寂愈動一寂一切寂一動一切動又一動一切寂一寂

一切動全寂而動全動而寂必至後圓會七大淸淨本然周徧法界離一切法卽一切相離卽離非是卽非卽方是究竟堅固大寂滅定此是諸佛究竟受用處究竟指示處子造寂至此卽與諸佛同一法身卽與諸佛同一鼻孔諸佛卽子入大涅槃子卽諸佛轉大法輪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一切世間天魔外道凡夫小乘以所知心莫能測度用世語言皆不能入子到此田地豈不是一沒量大人哉可以代佛大獅子吼也病僧如是說寂皆是依通境界未出意識分齊總是者邊事與本來面目自性寂常猶未相應

在如何得與本自寂常相應去咦鳥道玄關恁麽去那邊原不許人行珍重

示德山住持靈宗禪人

向上一事爲世出世間之大根本也違此根本爲凡夫沉迷生死枉受輪迴順此根本爲聖人超然解脫得大自在順此根本如來有十種波羅蜜第一爲檀波羅蜜乃至第十爲智波羅蜜每一種有三相唯施金銀等外財但曰施度若施身命等內財曰親近施度若內外俱施亦不住施相曰眞實施度如金剛般若經云應不住色布施應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應

無所住行於布施其功德猶如虛空不可思議又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離一切相卽名諸佛此皆眞實檀波羅蜜明證也原夫吾人本有聖性不立一塵衆生不覺妄見有山河大地妄見有自他身心有生有死有淨有穢有聖有凡種種取捨重重障礙曾未覺知性淨妙常本無所有如今欲復本無所有先將山河大地宮室財物一切俱捨復將身心性命一切俱捨生死煩惱俱捨菩提涅槃俱捨一切有爲捨盡一切無爲亦捨有亦捨空亦捨捨之又捨之一味捨去捨到無可捨處脫體無依靈光獨耀那是本來面目更有何法而爲障礙哉靈宗禪人南京寧國人年二十歲時來武陵進德山禮祖塔慨聖道壞地殿宇荒涼香火寥寥遂下住脚向僧寮中借一小室棲身凡有行脚僧至卽控衣鉢之資懇留供養此卽外財施得檀波羅蜜特持疏檀門募化修造毘盧殿大雄寶殿山門廊廡採木拽石搬磚遞瓦不惜身命幾經危亡此卽內財施得親近波羅蜜殿宇山門鼎然一新榮國主及士大夫推爲本山住持禪人儼然一無事頭陀不居功不矜長卽不住相施得眞實波羅蜜是如來

甚深檀波羅蜜在靈宗禪人得之矣

示無味叅子

音叅來吾語汝汝亦在病僧法中多年立名音叅汝自叅究音之一字是汝本來面目不是汝本來面目是假名不是假名向者裏叅得明白則不孤病僧與汝安名亦不孤父母生成汝身上不孤佛化下不孤己靈是謂有慚愧人是謂有大自在受用的人若向者裏叅究不出無有分曉一切俱失大可憐愍子汝試叅看一切音聲不出地獄聲餓鬼聲畜生聲修羅聲人聲天聲聲聞聲緣覺聲菩薩聲佛聲此聖凡種

種音聲咸名因執受大種聲風聲雨聲樹木聲山石聲泉眼聲巖竇聲溪澗聲江河聲海潮聲猛火聲此一切無情音聲俱名因不執受大種聲鐘聲鼓聲箜篌聲琵琶聲琴瑟聲簫笛聲鐃鈸聲打撲聲弓矢聲此一切差別音聲俱名因俱執受大種聲如是三種差別音聲攝盡世出世間一切音響汝諦觀察微細究竟此等音聲來自何方未聲之前藏於何地去向何所聲消之時歸于何處若叅尋此聲來去之處不得則知此聲來實無來去實不去當體寂然循業發現是知一切差別音聲本一音耳但循染淨之緣則

有聖凡音聲循有情之緣則有有情音聲循無情之緣則有無情音聲循象馬牛羊之形則有象馬牛羊之聲循雞犬昆蟲之形則有雞犬昆蟲之聲擊金石則有金石之聲擊草木則有草木之聲是則聲相雖有種種差別聲性本無二致十方法界唯一圓滿常住寂滅之音循緣發現根根塵塵事事法法而音之自性清淨本然周徧法界未有去來彼此之相是謂審音圓音清淨音也子叅音至此叅亦多矣不惟叅字多矣即音之一字亦不可立離音之外更加揩磨看是何等面目此中還有音叅無音叅有聖凡無聖凡豈不成一圓妙無礙大解脫人哉到此十方法界喚作色相亦得喚作聲相亦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盡未來際受用不盡子可不勉諸可不勉諸

示覺岸航子

呼覺岸禪人曰汝名海航汝自知之乎汝自指點現前身心世界何處是海何名為航現前行住坐臥善不善事動不動行種種取捨名為業海又汝心中善惡無記種種妄想名煩惱海不了現前幻化迷悶自心名無明海此四種海俱不與本有聖性相應俱名幻海苦海又此四事雖種種苦惱不同而無涯無盡

均也故俱名為海此四海漂沒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生而復死死而復生頭出頭沒無有了期其中苦惱就是如來廣長舌相難以盡宣欲超諸苦海惟智能度以般若智慧照此身心當體全空而生死煩惱業與無明了不可得身心世界同一大寂滅海大寂滅海者即諸佛衆生身心世界同一不生不滅究竟堅固不動之體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無有涯際不可測量故云大寂滅海是則迷之見有身心即寂滅海成生死海悟之即生死海是寂滅海迷悟迴別身心曾無移異汝欲知生死海麼即汝現前身心是

汝欲知寂滅海麼亦汝現前身心是欲從生死海入寂滅海須駕智航生死煩惱業與無明一切苦海超然直渡旣歸大寂滅海有無量無邊無窮無盡稱性不可思議功德玅寶採取滿航從寂滅海逆流而出入生死海中普施一切引導有情同歸大寂滅海名倒駕慈航是則從生死入寂滅海名智航從寂滅入生死海名慈航慈智異名總一全體大用終日生死終日涅槃終日涅槃終日生死生死涅槃往還無礙豈不是大解脫大自在耶子到此眞實受用田地則不負汝之名須知別有不假梯航一句作麼生道咦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珍重

示本一頤子

子名頤汝知之耶頤者口旁也口門上下二關之中因頤中虛能吐納活潑所以能養其生也觀頤愼言語則吐得其善老氏曰善言無瑕適又云美言可以市有云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是知頤之所吐關於身命家國安危所係可不愼歟又觀頤節飲食則納得其善老氏曰五味令人口爽首楞嚴經云食甘則生食毒則死有云飲食過度便成疾疹是知頤之所納關於身命存亡身命存亡亦關于家國興敗而頤之所納亦不可不愼是頤之所吐能護生頤之所納能養生是頤乃有生之大本也葢出家兒遵佛戒淸淨活命遠離四口食名正命食此食總是段食以形色爲頤能納形段之食有觸食以陰隱之氣觸物氣而生此形氣之頤皆屬於色也有思食識食頤在於心此四種食雖優劣不同能食所食俱屬有漏諸佛菩薩以智爲頤所食皆智能養法身慧命此頤外食有情無情佛魔境界皆化爲智慧光明首楞嚴經云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念化成無上智覺是也又此頤內食淸淨法性以法界廣大無邊而智頤亦廣大無

邊心地觀經云譬如飛鳥至金山能使鳥身同彼色首楞嚴經云盡眞如際名遠行地此皆內食法界以養慧命此頤能吞吐佛魔一切境界圓覺經云有大陀羅尼門名曰圓覺流出一切淸淨眞如菩提涅槃及波羅蜜教授菩薩旣能流出出世間法亦能流出世間諸法此皆吐一切法也又云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皆吞一切法也子具此頤隨吞隨吐隨吐隨吞縱橫自在雖佛魔無奈子何也此所吞吐俱屬無漏須知更有一頤不涉名相昔龐公問馬大師曰如何是佛法大意馬大師曰待汝一口吸盡西

江水即向汝道又寶誌公有書與思大禪師曰可入廛垂手上助佛化下利有情終日兀坐寒巖目視雲霄有何利益思大師曰十方諸佛一切衆生被我一口吞盡有何佛道可成衆生可度耶子觀古人開如是大口安頓在甚麼處又看此口是子本來面目不是子本來面目子知此口在處麽蚊子觜尖跳蚤觜烏

示萬白顥子

音顥粤西全州蔣氏子幼辭父母之道州投師披剃以菑畬為生計偶自嘆曰日日惟身口是勞與俗何異何不從瓢衲更快活耶同事喜其言約同行脚一日辭師師不拒遂束腰包杖笠一行五七人初至南嶽徧叅隱者湘西諸道場地一一歷過後至邵陽謁病僧見其老成安於厨房作碗頭事大衆食後自方食庵中成規凡各寮執事都在飯堂受食病僧每飯罷經行時見子事衆畢方就飯堂自己一人跏趺端坐誦供養咒出生然後方食病僧私自歎曰此人貌雖不揚頗有信心此時是衆食後乃懈緩時又事衆後乃勞倦時而敬謹不失此亦可取期年終始一如乃命歸堂晝夜禮誦不懈骨力漸變音聲宏大身短

骨麤背厚胸寬枕骨似活珠火燄兩翅可為奇相也病僧每私為子喜在堂中未二載首楞嚴經能背誦安為副悅衆堂中領衆禮誦規矩及庫中錢糧出入數目皆子一人任之如是經十六七年曾無異言無一難色凡新到歸堂和合如水乳去者亦無留戀儼然一木偶人耳凡有錯悞規矩處頂石跪香重責重罰經過多次亦未見一辯言作一苦色病僧居邵陵二十年來如子之斂心如子之久遠指不能再屈也但與之語論蠢蠢然無一知見每被呵責亦歡喜領受一日謂子曰汝如是蠢自無厭乎子曰智慧孰不愛耶根器已定自不奈何病僧亦呵之曰如是則衆生根器只作衆生耶久之又安慰曰子之蠢與子有大饒益子知之乎曰不知病僧曰子依病夫住二十年曾不妄想諸方叅善知識去隨喜名山道場去亦不妄想習聽經論去為人師範去亦不妄想住巖穴提弔礶安隱去鬧市中大路傍結人緣去如是種種妄想被子一條蠢鐵杠子當門攔住一些動不得始得心地泰然二十年來禮誦精勤任勞常住種種成就皆蠢之力此蠢鐵杠子攔住一切妄想久久疑定化為智慧光明照天照地得無師智自然智無礙智

那時方知此蠢是子助道因緣是子大善知識將此智慧并前蠢鐵杠子再加精進融入薩般若海直至此蠢本來面目天不葢地不載火不能燒水不能浸不知有佛不知有祖不知生死不知涅槃蠢至於此更有何蠢而過於此蠢者哉世語有云聰明是大作用癡聾是大受用世之癡聾尚有受用而蠢至於此其受用又何如哉有云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依靑山總不知此蠢之明證也子勉之

示歸宗源戒子

歸宗新戒諱照源念病僧衰老難於應酬同覺岸上座卜地隆回結庵爲予休老之計甲戌後八月予之武陵禮鑒大師塔源公聞之追至德山欲迎歸隆回病僧欲至澧荆謁諸勝跡未果公將辭歸欲求一語爲法中證信拈香三請病僧見其殷殷一念可喜乃呼其名曰源子諦聽今爲汝說汝但依自己名而究其實即本參語句便是出生死的徑路不須别覓玄玅話頭汝將照源二字時刻提撕何者是照何者是源如日月燈水鏡珠之光俱有照用此皆色光非眞照也源者水之根本如江河谿澗之流皆有本源之處水得其源千流萬派悉皆得矣水既有源山林草

木人畜萬物凡聖諸法莫不皆有根源如得凡聖根源而天地萬物無非己有梵網經云此戒即是諸佛之本源亦是一切衆生之本源首楞嚴經云凡聖同源縛脫無二此源即天地萬物諸佛衆生之大源頭也子今用自己心光返照自己身心之本源在於何處汝照自身源于父母父母源于祖父母祖之又祖源之又源源至刼初祖于一人則得一國一洲有情之本源初一人之身或別界傳來或當處地水火風和合化生是身之源亦本于四大內之根身本于四大外之器界亦本于四大是四大爲根身器界之本源四大本于空空本于無明無明有二分一分無知覺爲虛空地水火風五大一分有知覺爲識見二大是無明爲七大之本源如是觀照則得十方無情有情一切世界之本源此但照得有漏之源無明無性轉出無漏淨智出生一切諸佛菩薩聖賢因果是淨智因無明轉成若無無明亦無淨智是無明又爲迷悟智識之源如是照去則得聖凡有漏無漏之源也此源依無明建立無明無性全是眞心是眞心又爲無明之源凡聖之源也此源依眞空建立首楞嚴經云性眞常中求于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窮源至

于聖凡迯悟不立之處方是究竟源頭得此源頭便能出沒聖凡逆順自若竪去横來更有何法與子爲障礙耶豈不快哉此得有爲無爲之源也病僧如是說話大似泥裏倒泥裏起須知别有乾淨一句縱得乾淨去未免知見邊事如何得不落知見去咦石底冷音響不盡猿鳥從來不解尋子應慎之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二

盛京錦州府錦縣　王門夫人李氏發心
喜刻
顓愚和尚語錄第二卷計字壹萬零六佰四十
該銀陸兩叁錢肆分意薦
中憲大夫嘉興府知府先夫王公號遵度仗
斯般若之因早證菩提之果者
康熙十四年正月　日楞嚴藏經坊附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三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法語

示寬居用禪人

禪人諱用字寬居乃滇南黃氏子少從父宦遊寄於建業見諸緇素高人聚會閒莫不以塵外事爲舌之先鋒禪人父子兄弟從是深知有此事恨其所聞不早也次復游於集生余公之門禪人益堅其信方每自歎曰諸佛淸淨法身乃人人本有自性天眞佛也如何不如佛廣大受用枉自曲曲甘爲生死煩惱所

欺誑耶決志出家知父母不從私于阿蘭若處自斷其髮易從僧服父母聞之知其志不可回探其心之所向禪人曰予久慕匡山憨山大師之名自己從憨先師法派立名廣用一心入匡山事先師塔以盡法屬之心也父與弟從其志同送至匡山法雲寺設齋禮先師塔於五乳峰前増一智慧幢也父與弟別去禪人禮誦精勤入衆作息了無俗習公子富貴之態即久從善知識爐鞴中煅煉出來亦少有如是之純素也眞爲可尚廣先師末後光明知禪人有望病僧爲先師掃塔因緣休夏山中至四月八日禪人同衆

入壇已圓菩薩大戒一日禪人作禮曰請和尚垂示一語以爲大事證明病僧曰若論此事只貴直下承當便能頓超佛祖之外卽今諸人日用六根門頭歷歷孤明本無覆藏那有遮蓋只因不肯承當故爲物所轉卽迷已爲物之過也當時釋迦拈花何等直提迦葉微笑何等快便後達磨至震旦遇神光問曰請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豈不涉於語言光云覓心了不可得未免落於知解較之釋迦拈花迦葉微笑豈不千里萬里去也後至五宗各爲奇舉其中有出格大人舉揚此事間有超過釋迦老子者不少但

爲一種鈍根阿師不奈何教叅話頭什伯或可望其一二如何近來諸方善知識不體取我覺皇教外別傳之旨學人初入門來不以本分事相待就問做何等工夫便教叅話頭起疑情個個都入鬼窟洞裏東鑚西鑚胡撞亂撞迫得神識惡發或現一虛廓境天地俱空或現一寂滅境身心不有或現一智慧境能說偈頌或現一神通境有種種玅用便以爲悟道便以爲叅學事畢豈知內有魔所攝受耶豈知爲陰境所迷亂耶其實叅話頭乃古人一期方便不可以爲常習常習則近俗近俗則成執成執則生迷生迷則

致倒而魔王外道或伺其便叅學人不可不愼之不可不愼之禪人決不可爲禪病時氣所侵當體取佛意但放下身心便無片事可得豈不是大解脫大自在其廣大玅用非思議可及也禪人應勉之

示天衣曇子

音曇行者乃湖南永陽王氏子自天啓丙寅秋至邵陽謁病僧五臺庵中至丁卯四月八日薙髮隨衆服役往來精力向前不生一毫倦色一日辭病僧欲往諸方行脚立意十步一拜至南海願親見觀音大士病僧老病殘軀雖無人給事飲食湯藥亦不忍屈其

高尚之心但囑之曰子此一行似與病僧再見難期矣如親見觀音大士承菩薩手摩子頂菩薩分青蓮華座與子坐得無量神通無量三昧須知菩薩更有深密處在如親到菩薩深密處方知五臺庵中大士閤前錯過多時了也

示石印常上座

戒之一字亦是引導衆生之名但箇點內之身心外之世界聖凡因果皆是夢幻不實戒之一字何處安立若將世出世間種種名相不實之法一眼看破便見自己本來面目若真見得自家本來面目就是戒

之本體就是諸佛諸祖大地衆生之本體此是自性清淨戒本無名相戒體二字亦是强名公於此薦得則知戒體備在已不假外求未受之先不曾少一毫旣受之後又豈能增一毫是則盡十方世界無始無終渾然是一輪金剛戒體無有縫罅有何得失有何持犯此之戒體能主宰十方諸佛諸大菩薩世出世法而諸佛菩薩雖是終日依倚必竟不得其邊際亦不能得其終始做盡伎倆奈不他何無可奈何只得向第二門頭横說竪說末後拈花皆是門外打之遶總是屈氣不能伸耳公直向本有中行去豈不是大

解脫大自在豈不是頓超佛祖之外諸佛菩薩又奈得公何諸人不肯向自已一念未生前放捨身命所以被諸佛諸祖蓋覆不能超越諸佛諸祖之外此是自己紆屈非佛祖之咎也異日公拈香請益曰道常年七十有六乞和尚有提徑工夫指示一二病僧曰求提徑要見彌陀佛去要往天堂去要往地獄去要了生脫死去公忽然如夢覺曰可慚可愧病僧曰公欲求提徑因甚麼又道可慚可愧公不語病僧曰何不道一句看公曰不唯道常道不得就是諸佛諸祖何曾道得著病僧曰若諸佛諸祖道不著公又看諸佛諸祖道得是何物公曰和尚惑亂人作麼病僧喜曰只此道不著三字便是公放捨身命處善自保重勉之勉之

示西意法子 即音源

西意法子諱法誦楚雲陽人初至邵陵謁病僧於五臺庵中知爲法門良器相與抵對淡有契入復歸故里唯道是事乙亥秋病僧爲禮青原祖塔經雲陽子聞之相迎至玉蓮庵住旬日俶裝行李隨至青原禮祖塔後以山中秋深漸凉出山在西峰寺挂搭子拈香請益曰法誦自五臺親近和尚以來至今有六七

載幸又得侍和尚左右不可不謂之因緣也願垂一語以作證明病僧喜曰子近來吾語汝子名法誦汝自究竟法誦二字何在先法後誦法自何顯先誦後法誦依何生又法不過教法理法因法果法又世間法出世間法總不出六塵邊際誦屬音聲語句究之咽喉唇齒心舌都屬於根究竟法誦二處皆根塵識心邊事根塵無性同於交蘆識性虛妄同於空華根塵識三旣無法誦從何而有子著力究看法誦二事還是實有實無若無世出世法皆成斷滅若實有又無可覓處畢竟要實實指點出來法是何物誦自何

生要見法誦眞實面目則不負其美稱也子即今以唇舌音聲日誦楞嚴法華乃至誦盡我釋迦老子一代藏教亦是虛妄如汝一舌能誦十方三世諸佛法藏亦未是法誦本來面目又如汝一人舌根動十方三世諸佛諸大菩薩聲聞緣覺同汝一舌盡未來際常如是誦亦是虛妄邊事又甚至盡法界中微塵國土諸佛菩薩一切聖賢及諸天人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同爲一舌常如是誦亦未見法誦本體又乃至十方世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一切聖凡情與無情各具無量舌根同如是誦盡未來際無有間斷亦未是自己眞實面目昔東印土國王請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齋衆僧皆誦經唯尊者不誦王問尊者何不誦經尊者曰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何止三卷五卷耶其實般若多羅尊者如是轉經亦只者邊轉與那邊猶未相應在昔有婆子具白金千兩遣使請趙州轉藏經趙州下禪床遶一匝向使者云回去報婆知老僧轉藏經已竟使者回舉似婆婆云我請和尚爲我轉全藏秖轉得半藏據婆子如是說話超越東印土國王多矣是法是誦是眞是妄是全藏是半藏趙州顛他不過昔

六祖大鑒禪師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六祖此語亦是一時應病與藥若論眞實法輪豈有迷悟能轉所轉耶子看三尊古佛如是轉經如是誦法是常住法是敗壞法子若究取眞實即今行住坐臥色香味觸都是法輪常轉若未到眞實田地任爾一口吞盡十方世界不露一塵不露一字又能吐出十方世界有爲無爲一切法相亦是者邊事子應勉之勉之

示雲谷上座

丙子休夏吉之萬安蘇谿郭子桂栢園中有雲谷開士乃博山室中上首往來其間盤桓久之一日出此卷首題乃焦弱侯眞蹟法海津梁四字是人以供博山雲谷公辭博山之仰山欲爲灑掃祖地博山和尚即將此卷授公以爲付法復爲發之有四十二句不落義解分別但隨語到成句眞一字一點都是一個鐵囫圇無絲毫縫罅任之諸佛諸祖也無有下口處眞作家攱手格外津梁也公欲病僧一語以爲相遇信具私謂博山既言之於前超越遠矣自亦不好隨之於後只得入草藏身別行一路蓋法海者法是通稱有世間法出世間法世間法有無量無邊名爲無明海藏識海煩惱海業海生死海世界海衆生海人

我海幻海苦海此世間法海也出世間有無窮無盡法門名寂滅海性海心海覺海智海涅槃海功德海莊嚴海解脫海願海此出世間法海也津梁者亦有世間津梁出世間津梁衆生乘世間津梁背寂滅海入生死海諸佛乘出世間津梁出生死海入寂滅海此是世出世間法海津梁也更有超越世出世間法海大津梁亦要透過方有自在分方能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能拈弄得諸佛諸祖不爲諸佛諸祖之所拈弄方是大解脫不然只在世出世法混來混去終不脫法縛都是法海中

沒溺漢如何是能超越世出世間大津梁如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默然良久外道禮謝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此便是超越有無迷悟聖凡世出世間大津梁也如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馬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此亦是直超世出世間佛祖知見大津梁也又如有僧問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州拍露柱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又有僧問溈山聞師有言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山呵呵大笑又如趙州

有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又如船子和尚有云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此皆是不涉有無直超世出世間大津梁也且如現前不落佛祖行徑直超世出世間大津梁一句作麼生道咦洛陽橋上花如錦今古行人幾遇春

示石蓮際法子

雲陽棲雲山六通庵石蓮際禪人莊重閑雅超然不羣緇素之所推尚壬申冬造邵陵謁病僧諮決心疑曰禪講律同別之旨可得聞乎病僧曰禪人諱甚麼曰法際曰號甚麼曰石蓮曰是同是別禪人默領其

旨隨喜病僧說戒作法生希有想念欲受戒爲衣鉢未備尋辭病僧而歸乙亥夏初病僧爲訪舊識住錫攸之雨花庵中禪人聞之持衣鉢而至同衆僧登壇次第受三堂淨戒已完將告歸病僧曰禪人求受戒今戒何所在曰法際從今已去再違背和尚不得病僧曰要眞實道來曰和尚當珍重恐有識者笑之病僧曰何不平實商量禪人曰若戒體有所在卽有所不在戒若可指卽屬染汚若不可指卽屬斷滅從古至今徧於法界唯此一事明明白白現前受用無窮無盡何用言語反爲障蔽病僧曰語言又是甚麼禪

入曰法際頗知好惡病僧曰善自護持

示詡楷塵禪人朝南海幷叅諸方

昔馬祖大師遣一禪人之南嶽訊石頭遷大師禪人見石頭禮畢侍立次石頭問曰大德何來禪人曰從江西馬大師處來石頭指一根木曰馬師何似此一根木禪人無語囘見馬祖祖見來便問可見石頭否禪人曰見祖曰石頭有何言句禪人曰某甲侍立次石頭指一根木問曰馬師何似此一根木某甲不會祖曰其木有幾許大禪人以手比之有幾許長有幾許麤祖曰爾與麼有力禪人曰和尚如何見得某甲有力祖曰爾從南嶽齋者一條大木來豈不有力禪人愧去不知諸方將馬師此語作麼生商量還是賞伊還是罰伊若是賞伊自心能持受十方三世一切色心持一木有何奇特是不足賞也若是罰伊心包法界豈一根木不許容之是不足罰也細玩馬祖此語大似譏誚禪人將一根木置在心中不能超越自在豈非迷己爲物爲物所轉故發此語是則馬祖爲人亦多從剗削一邊去若是有骨力的學人自有轉變處未必一一皆依傍他人轍蹟病僧爲人多從饒益邊一味增長去塵禪人發意禮普陀諸聖道塲幷

叅知識請病僧一語以爲途中證具病僧特示之曰禪人切不可希求玅悟不可妄效諸方搖脣鼓舌橫棒橫喝以爲傳持祖道此是沒量大人格外作用非轍迹可學也禪人此去所經山水所見人物勿論城隍聚落花木叢林勿分染淨媸妍賢愚善惡一一分明收入光明藏中如到南海南海之境著然心中如到五臺五臺之境儼然心裏如遊徧中華國裏天下名山一切勝地及諸物類禪人之心量豈不包褁中華一國耶如遊徧南洲所有國土及國土中所有人物歷歷分明朗然心中禪人之心量豈不包褁一洲耶如遊徧二洲三洲乃至遊徧一四天下或遊徧一小千世界一中千世界乃至一大千世界則禪人之心量周徧一佛剎也乃至遊徧一世界種諸世界種一世界海諸世界海乃至遊徧十方世界三世刼海盡虛空徧法界無一世界不遊無一刼海不徧無一佛不禮敬無一衆生不攝受塵塵剎剎圓融互入則禪人之心量與虛空等與法界等其廣大圓融豈可思議故心等法界法界卽心法界心中何處得有世界國土山水道塲何處得有諸佛諸祖一切衆生何處得有愚癡智慧玅悟神通何處得有生死涅槃佛

法知見此法界量中既一無所有豈不超越十方世界三世劫海豈不超越諸佛諸祖玄玅知見從畢竟無中能畢竟有從畢竟有中能畢竟無者邊那邊無障無礙十方世界總是一塵一微塵中周徧十方世界如是廣大解脫圓融自在不用求玅求悟不在多知多解只從脚跟下步步行將去行一處到一處到一處徧一處行徧法界自然周徧法界所知所見所言所行一一與法界等不玄而自玄不玅而自玅是病僧教禪人只是步步增長將去增長到與法界等便是大超越大自在禪人應諦信之

示天隨宜子

音宜字天隨江西螺川蕭氏子早年失父有兄代舘成其學自髫年喜近三寶不樂塵俗雖有妻子儼如旅亭偶聚了無愛結陳習初依本郡青原山本寂和尚受優婆塞戒獨居淨室供佛延僧日夜香燈長明朝夕禮誦不懈雖是居家全然出家標致一日離別舊處由楚地到邵陽謁病僧於五臺庵中投病僧披剃後之吳下遊歷諸方有十餘載於崇禎甲戌夏月歸來自知悔過病僧見其語默大越于前乃授監院事病僧臥疾邵陽二十餘載不勝其倦行脚之心時時搖動見一時院事得人內外可托私衆一笠從舟下武陵禮德山鑒大師塔嗣過吉州禮青原思大師塔乞食諸邑以增人信心為念丁丑春入匡山為憨山先師掃塔秋初因水陸多寇亂不便遊行覓歸楚道經海昏登雲居山樂觀祖庭勝槩為舊住持味白和尚與大檀越青嶼熊公堅留為灑掃計病僧見祖庭荒廢十分狼籍不勝太息乃暫與其欲是年十一月十三日受事明年八月中此子以院事付託於人與二三同戒訊病僧於雲居丈室病僧念其院事疲勞路途困苦種種慰之歡喜知五臺院事非子不能

支持因促之速歸子將行袒右肩胡跪合掌白曰弟子音宜初蒙和尚一子之慈允為披剃不覺宿障何深違背和尚十餘年跉跰諸方全失法乳及知歸省侍立和尚和尚又為雲水相從此是音宜自障非和尚有意棄音宜也音宜此來頂禮和尚是為和尚壽賀甲子重新望和尚指示一語則不虛和尚容音宜在法中受生一回音宜亦不敢不承和尚之法脉也病僧良久乃曰子孤我處多矣無一時無一事不是病僧指示處豈有間乎子既不能薦取病僧亦不惜眉毛再為支離二三去子名音宜既受其名須踐其

實不踐其實徒美其名有何益乎世出世間大聖大賢出現世間種種示教不過曲順時宜究竟至於向上一事是知宜之一字該盡世出世間聖賢玅道子今但依此一字用作通身手眼便是無礙神通究竟解脫也宜者宜于理宜于事宜于處宜于時宜于佛祖不能到處宜至于此始有自在相應分諸佛諸祖都是宜於一無所得是宜之大安樂大解脫大堅固大受用處也事宜者宜于可行宜于可止是行止盡善不失其宜也理宜者宜於見性宜于空相是性相俱融不失其宜也又處事宜于達理見性宜於應事

宜事卽理宜理卽事性相融通事理無礙是事理雙遮雙照之宜也處宜者或宜于僻或宜于市或宜于山或宜于水或宜于寬或宜于狹是闤闠山林得善不失其宜也時宜者或宜于先或宜于後或宜于延或宜于促或宜于急或宜于緩是前際後際及時不失其宜也又卜處宜於知時作時宜于量處乖處則時不與乖時則處不發方世互生時處不二是時處同致之宜也又宜于時究竟至于三世平等本然一際也宜于處究竟至于十方圓明法界無量也宜于事究竟至于超佛越祖大機大用也宜于理究竟至于離名離相無得無說也宜到究竟田地何事何理何時何處到此田地宜之一字亦是强名無名無宜迥超法界塞却諸佛鼻孔杜絕諸祖口門有何身心有何善惡有何苦樂有何生死有何涅槃有何菩提有何煩惱是則生亦宜死亦宜在天堂亦宜在地獄亦宜在諸佛位中在衆生界裏亦宜在戒定慧學在貪嗔癡聚亦宜大亦宜小亦宜貴亦宜賤亦宜魔王亦宜外道亦宜山亦宜水亦宜風亦宜火亦宜荆棘林中亦宜明月簾外亦宜歌舞叢中亦宜糞廁坑裏亦宜得也宜失也宜取也宜捨也宜縱也宜橫也宜

上也宜下也宜無往而不自得無所而不得宜豈不是頓超佛地乎豈不是究竟堅固乎出家兒宜乎任麼去宜乎極盡去宜乎不受染汚宜乎不受囊藏子宜勉之子宜勉之

示關止遂禪人

禪人生自瀛洲靜海趙氏子髫年禮五臺山龍泉寺本權耆宿求披剃命名通明卽本權和尚之法孫也久依覺悟法師習聽經論受法乳之恩深欲終身依止更名全遂禪人多技能世智通利於本分事亦及究竟發意行脚朝禮天下名山便道海昏謁病僧於

雲居丈室病僧喜其北人欲留伴老烟霞尋命掌記室將半載一日辭病僧之峨嵋以完朝山本願病僧深慚虛勞禪人相伴多時曾無一語有益叅學事不能强留之將行欲請一語以為相遇證明病僧囑之曰行脚一事乃出家人本分事其得力處多種不同有於各處名山得見眞善知識發明大事者有藉山水之廣大開闊心地者有即山水人物識取本來面目者有見山水之靈能會取自心變化之妙能圓融無礙不墮枯寂者悟入雖有多種不同而所入本無異致禪人此去到峨嵋識得峨嵋眞面目方識得雲

居插禾莖莖皆是普賢妙色之身莖莖皆是峨嵋大光明聚若于此一莖了得盡法界佛剎所有諸佛菩薩一切衆生世出世間染淨諸法師長父母諸有冤親一齊見得非遠非近無壞無雜若于此一莖不了不惟一步一拜到峨嵋峰頂縱到四大名山走徧四天下乃至徧歷塵剎歷事諸佛蒙諸佛摩頂授記恐於本分事猶未相應在禪人此去須親見峨嵋眞面目方信病僧不虛語勉之勉之

示超宗翼子

世出世間有無罪福諸佛衆生聖凡諸法俱不能到故稱之曰向上以顯世出世間聖凡諸法皆生滅門中事也古人傳佛心宗不言心不言性而稱向上者恐人逐於名言墮於識見故稱之曰向上曰本分事欲人頓超身心世界聖凡名相之外直際本來面目而已昔達磨大師為此一事自西域遠至震旦入嵩山石室中面壁九年方得神光大師授受明白是知此事難傳非器故耳神光大師復傳僧燦大師燦傳信信傳忍忍傳六祖鑒大師鑒傳分兩派一南嶽一青原二派復演為五宗五家雖是分門立號開合不同總不乖神光大師覔心了不可得之旨再原之乃

釋迦老子末後拈花直示不假言說不落分別知解是也五宗不依契經指示而別號三玄五位君臣父子曰向上曰末後用心何其審哉奈何近代學人不達古人用心逐其方便實其三玄實其五位各護門牆互諍優劣豈非將古人遠離名言知見之用心返成名言知見之境耶試觀覔心了不可得如來末後拈花還容得許多分別否學人不可不審此超宗法子名音翼在邵陽本地出家年常入五臺庵親近病僧從受戒禮誦行持事事不逾病僧規矩緇輩中受戒者勝多信心如翼比似指不能再屈也自甲戌秋

行乞諸方翼曾步跡覓我於茶陵之東山一晤即歸己卯冬復遠來訊我於雲居明月堂中與上宇呂居士同儕居士先歸翼同堅氷雪之心淚結風寒之骨明年將歸請益一語爲後日證明病僧喜曰子欲眞實出死生不在玄妙知見不在善巧語言但只放下身心本無片事可得菩提涅槃乃無處安立將何爲生死耶放下身心佛祖尚無處安立又將何爲衆生耶如是放下去不用思惟不用解悟不用勞筋苦骨修習不用施工加行修證本來圓成曾無欠缺一向爲身心蒙蔽不得受用一旦放下身心本來面目當處現前何等廣大何等淸淨何等光明何等自在盡十方世界是自己一個大解脫門盡十方世界是自己一個大寂滅海盡十方世界是自己一個大無盡藏如是廣大境界惟自信耳切不可向教演宗乘名相中走作始可謂之超宗眞語實語

示元白可闍黎

可子原楚南都梁鄧氏子幼年同父篤志學佛有禪人號覺樹者爲五臺庵作佛緣事至武攸與子因緣相契策引同父入五臺庵乞病僧披剃病僧喜其來志眞實集衆證明同父一時剃落壽與著佛袈裟頓

入法流未久子與父私出院去至益陽父偶舉舊疾化去子周父大事復歸五臺庵在病僧榻前侍立朞年復命歸堂同衆修圓通懺誦楞嚴經乃堂中逐年定課越明年冬結制修懺得眞實學人十五位子居第二座每參請次知子有大樹之望病僧平常無作家鉗鎚子與同志亦遁去歷廬山徧參隱者嗣歷博山三峰金粟諸大法眼咸別目視之依止審雲和尚有年復參雪嶠磬山諸大知識後深入天童堂奧子離五臺庵十餘年杳無消息非子有忘舊時途次因緣實病僧無教子之心也甲戌秋病僧之武陵禮德山塔次之靑原復入匡山爲憨老人掃塔復禮雲居祖庭爲當事堅留同作灑掃因緣子聞之覓我於明月湖上一見頭顱方正大非昔人也知諸方善知識非徒以超佛越祖空談爲向上實有轉凡骨成聖胎手段病僧有愧諸方遠矣子爲天童同門兄弟邀去住寶峰馬大師道場間上雲居求一語爲將來證明病僧曰子渾身骨肉已屬諸方善知識攝受所有知見皆從善知識棒頭口角發起天童室中視子爲已有病僧豈肯妄加染汚每請每辭子爲天童入塔重事先出山歸途訪舊知止於江上病僧爲逸老之計

訪船子舊跡泊舟於雲間子得音抱目疾而來相見於葦蓬之下將歸復拈香請曰音可不才未久侍和尚罪固深矣曾聞世書有言才不才皆子也和尚何獨棄音可於門外耶病僧念子目病乃謂之曰子歷諸方佛法知見已遍塞虛空矣病僧舉筆無處加點只得將錯就錯爲子之繞一上古人有云金屑雖貴落眼成塵此語三歲孩童都說得會得若實其行病僧實不能也所以不敢在人前開大口說大話者此也諸方善知識上堂能呵佛罵祖以眼中不見有佛祖也佛祖尚不在眼南嶽靑原又豈在眼耶此二大

老尚不在眼石頭馬祖又豈在眼耶臨濟曹洞雲門法眼潙山又豈在眼耶若爾諸佛諸祖盡不在眼而拈花面壁揚眉竪目棒喝機用玄要賓主君臣父子又豈在眼耶佛法知見都不在眼而山河大地道場法具衣鉢眷屬付囑法嗣又豈在眼耶則知諸方善知識眼光照破大千法界盡十方法界光明獨耀乃能開大口說大話所以稱善知識子但如諸方善知識立在佛祖頭上安命空劫已前眼自光明廣大以法界眼照空世出世法更有何法而作知見障礙哉豈不是大光明藏豈不是大清淨眼豈不是大解脫門如是名字亦無所有唯自受用到此子與諸方善知識同一眼光圓照無二子自珍重病僧未免爲剩語

示無盡學禪人

禪人諱眞學號無盡北平人因土性賦性二俱質直無變無易率常如此禪人過南方隨喜諸名山諸祖庭叅禮諸善知識不曾染一些佛法知見只是一直來後登雲居山同病僧插田割禾修園種蔬事事不在人後因修羅漢埡安禪人爲西堂取石搬石撞石砌石禪人獨能首衆三五人不能舉之石一人能舉

之風裏雨裏泥裏雪裏禪人未少難色一十八人未滿三年幾經去就獨禪人與三五同志力如金剛八風不能搖也間或問禪人曰正砌墻舉石身勞力倦時還知有本分事麽禪人曰不知曰砌墻就是本分事如何不知禪人曰只知砌墻要堅固不知何爲本分事曰是會了不知是不會不知禪人曰會也不知不會也不知病僧笑曰只此不知二字不唯閻羅老子不奈爾何釋迦老子亦不奈爾何所以古人道打破大唐國求個不會佛法的了不可得勿論世出世法成聖成賢超佛越祖盡十方三世一切佛法知見

一味不知到底去便是禪人大超越處諸佛諸祖皆在下風何以故不見道成佛成祖皆第二門頭事也然則禪人還有同不知的道友也無禪人曰無曰爾砌墻的石頭大則大不知小則小不知豈不是爾同條生同條死不知的道友耶禪人亦曰不知曰石頭即爾之不知爾即石頭之溫飽爾今離山三千里外石頭隨爾來也未禪人曰不知病僧笑曰若知却不是石頭了是則是向後逢人莫錯舉好珍重

示晦之明侍者

出家一事乃大丈夫行徑非將相之所能爲有能遠

離父母妻子親友深恩大義剃除鬚髮樂於輕淸而爲出家此名字出家非眞出家也此但遠離父母妻子親友所居宅舍名爲出家剃除鬚髮相出家也若眞實出家要除身心我法二執次除佛法有無知見十方世界世出世間染淨諸法種種玄玅種種名相掃除空空淨淨一無所有於無所有亦無所有方是眞出家到此田地則不被生死涅槃之所罣礙於無生死中示現生死於無涅槃示現涅槃所以生死涅槃往還無礙菩提煩惱變現無方小大融通延促自在所以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晦之侍者闢

中人幼年爲兵馬離亂波流至江南遇大將臺宋老居士識爲奇器攜之行營坐帳有年矣宋老居士多生從金剛種子中來隨所住處愛隨喜諸祖道場參謁諸方知識出鎭東粵禮六祖大鑒大師塔出入多在曹溪遊觀遇憨山先師壽龕自匡山返嶺表歸入曹溪塔中有好事者開龕一目先師全身儼然如生爪髮俱長宋將臺親目其事喜爲唱導將先師肉身以漆漆之奉供塔殿之上與六祖大師相比安置此先師沒世二十餘年重復出現於世放此末後一段大光明照耀千古此亦奇特因緣也晦侍者因昔隨

宋大將臺出入曹溪亦親見親聞憨先師始末因緣觸發多生般若種子極欲出家恨髮不自落屢辭宋公入雲棲披剃亦喜其雲棲名刹也歸道經白門是時病僧卜淨後城紫竹林禪人來參病僧問云禪人從那裏來云雲棲病僧云雲棲是淨土法門爲甚麼到者裏云特來親近和尚病僧云侍寮少人當隨列去嗣後遇戒期禪人同衆受三壇大戒起名音明字晦之戒期完仍歸侍寮一日同病僧種紫竹病僧拈一枝示云且喜禪人同種紫竹還同般若種子得麼禪人云和尚得某甲亦得病僧便放下云禪人又作

麽生禪人作禮病僧便休去禪人至晚進方丈復作
禮呈偈云般若種子志同師今日猶成忤逆兒因我
慚顏無著處俾名何幸到山池病僧徵之云作麽生
是忤逆兒邊事禪人進前一喝便行病僧亦休去過
旬日禪人拈香求法語以證明末後大事病僧見禪
人骨氣超群當家種草是以禪人出家始終因緣書
之于卷病僧晚年得此有力之子可爲終老之依託
因再囑之云祖佛慧命子當繼之切莫辜負出家一
段大事因緣珍重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三

盛京錦州府錦縣信官王世爵仰承
中憲大夫嘉興府知府先考王公號遵虔遺願
喜刻
顓愚和尚語錄第叁卷計字玖千六百十六個
該銀伍兩柒錢柒分仗斯般若之因早證菩
提之果者
康熙十四年二月　日楞嚴藏經坊附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四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法語

示道生夏居士

淨戒弟子夏音本新安人客於湖南邵陵有年矣其
志好書好靜在同道中謙柔閒緩端肅澹如爲人所
重于自五臺散席孤露江南二十餘載多居雲霧之
巔因積異疾於甲寅春詣邵陵就醫賴衆檀越結庵
於雙清磯後爲調息病軀之計戊午春居士偕一二
侶造予寢室一見如故稍談愈契別去孟夏居士以

書通意乞諸佛淨戒予謂居士般若根深乃能觸發
如是之速遂許可至後四月八日來庵營齋集衆於
十方三寶座前自言歸依佛法僧寶受持五戒如是
三說病僧爲證明從此相見益勤相談益深語益忘
而理益明矣病僧自撰禮觀音文以授居士居士依
法薰修雖在稠人衆會中一無懈廢予謂居士曰若
肯出家當大弘宗教承病僧願也居士曰弟子有老
父老母在若終父母之事決從師矣庚申居士接家
音父病篤二子因痘俱病目居士雖有歸事之行其
心澹泊如常禮誦不輟諸人所難予歎服居士勝我

遠矣此等定力不是一生一劫而來乃能堅固若此居士將行拈香請益曰弟子此一回老父病愈事養期年方來若父見棄有意廬墓三載大師可許否病僧摩頂謂曰居士眞吾弟子所言皆予未遂心願居士行之卽病僧行也乃爲發宣此行若論佛祖無別奇特卽此一孝心便是但擴而充之深而遠之卽與諸佛諸祖把手共行經云釋迦牟尼佛成無上覺初結菩薩波羅提木叉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爲戒亦名制止是知諸佛無量法門不出一戒藏一切戒法不出一孝行而已是知菩薩萬行

以孝爲本卽釋迦老子說法四十九年不過發揮此孝差別之相乃至末後拈花亦此一事西天東土禪講諸師雄談濶論拈椎豎拂皆此一事總之世出世間聖賢玅行世諦語言盡虛空界無芥子許非孝道也孝順也順根本而行故稱爲孝世人以父母爲根本是以順父母者曰孝世人只見父母是根本不知天地是大根本是大父母如水中魚小魚秖認大魚是父母不知水是大父母設無水大魚小魚俱無建立是知水是魚之大父母天地爲萬物之大父母世間聖賢悟此乃體天地之心仁覆一切乃至鱗甲羽

毛蜎飛蝡動草木之屬不妄毀傷咸生愛護此孝望凡常可爲大矣猶未也天地是生生之機生生以無生爲本是以界外聖賢修空趣寂以順無生此孝較前似深一步猶未也趣無生尚有背向猶有住相不知無生以無住爲根本是以諸佛菩薩隨順無住妙心終日生死終日涅槃終日涅槃終日生死者邊那邊無障無礙方名究竟覺究竟覺卽孝之究竟處是名大孝廣大孝最大孝無上孝無住孝無餘孝圓覺經云有無俱遣是則名爲淨覺隨順卽隨順淨覺隨順卽孝順也是知成佛但滿其孝心豈別有奇特玄

妙哉居士此一行一步要踏著此一孝字亦要步步莫踏著此一孝字若踏著時行也爲斯住也爲斯坐也爲斯臥也爲斯視聽言動莫不爲斯如是行去咳唾掉臂皆無違也此事孝也若不踏著時行也無爲住也無爲坐也無爲臥也無爲視聽言動俱合無爲如是行去緊與鼓躍皆無爲也此理孝也古人云終日穿衣不曾掛著一絲縷終日喫飯不曾嚙著一粒米終日行不曾踏著國王地終日動不曾觸著太虛空是也若理事兼行可謂孝之極圓居士如是行去雖與病僧遙隔千里常在目前居士作禮喜曰今日

在大師前方知一字法門書海墨而不盡今日自信可爾音本眞是道生病僧曰善自護持

示都護穉隆李公

都護李穉隆公湖之蘄陽世家父兄伯叔皆冠蓋文武森然名族也公初爲中丞府叅軍次推都護備兵都梁都梁雞肋之地不足以當長才每寄興於詩酒之間因有都梁游草而司院及諸當道無不改觀推重公間禮司院道經郤陽會于五臺庵中談次偶曰余貪癡猶可唯嗔疾難遣每爲忿怒所苦禪師何以指示病僧曰果無貪癡嗔從何生公黙契其旨復爲

演之曰心無善惡善惡從緣耳法無善惡善惡從心耳如貪嗔癡本不善法聖賢以無我心用之則成功德林戒定慧本善法凡夫以有我心用之則成煩惱藪是則諸法無性緣會而生識得緣生無性則知諸法本空諸法既空而貪嗔癡何由生耶原其貪嗔癡皆一我愛也因不明諸法無性無我妄認爲實故生我愛因愛我故而生貪著因貪著故或有人損我欺我則生嗔恨是則嗔恨由貪著我故豈有不貪著而有嗔耶是嗔從貪生實矣貪從我生亦實矣而我因不如實知諸法無性故耳書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總一我字有體聖言以功力降伏我心若不如實知無我處我根終是難拔是故世之學舌尖筆尖毋言毋固毋我及觸事當情我心熾然猶在是不如實知無我之過也抑人與物不出身心兩法身有形礙可覩食息取捨有實作用如何得撲滅而謂無我耶心有知覺可驗視聽言思有實受用如何得寂絶而謂無我耶試爲密照觀察卽如實知也且人身雖有形礙可覩食息取捨總不出堅溼煖動四相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是堅相屬地大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是溼相屬水大煖觸之相

屬火大動轉之相屬風大人之一身檢點將來不過此四種物將地大爲我耶水大爲我耶若地大是我豈有智人認著髮毛爪齒等物爲我耶若髮毛爪齒等物非我隨人欺凌也好委曲也好詬罵也好苦觸也好何必貪愛而生嗔耶若水大是我豈有智人認著唾涕膿血等物爲我耶如唾涕膿血等物非我亦可隨人欺凌亦得委曲亦得詬罵亦得苦觸亦得亦何須貪愛而生嗔耶火大風大亦如是觀而四大非我實矣人所欺凌委曲乃欺凌委曲四大非欺凌委曲我也然四大非我易明而人多有計心爲我最是

難破以能視聽言思能生死往來有實主宰故此亦不如實知心亦無自性試爲研之此心因四大和合妄成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和妄有緣氣於中積聚思量計度假名爲心若離四大六根此心畢竟無體將何爲我耶又則此心有四數曰受想行識欲將孰爲我耶若都是我則成四我豈有一身而有四我若此四心非我隨人欺凌亦好委曲亦好詬罵亦好苦觸亦好亦何須貪著而生嗔惱耶設有欺凌委曲乃欺凌委曲受想行識非欺凌委曲我也如斯撿點若身若心俱非是我不應身心外別有一物私爲我也

是則身心非我實矣聖言毋固毋我亦是率性之言人肯率性而行則貪嗔癡皆成功德聚又則此身四大合和曰生四大散離曰滅生則先從風生滅則亦從風滅此身先因父母欲念欲行而有首楞嚴經云觀身動止觀心動念皆是妄緣風力所轉是則父母最初欲念及淫躬摩蕩皆屬風大摩蕩既久淫躬發煖屬火大是因風大相摩而生火大淫躬既煖相蒸而生津液屬水大是因火蒸而生水也津液既交結以成胎屬地大是因水火結成土也是知此身生起先因心動有風因風有火因火有水因水火相結有

地大又滅則亦先從風滅如人能視聽言思食息往來皆風力所轉奄忽氣絕神逝不能視聽往來是風大息矣初死之人雖無風力動轉身猶煖火大尚在死久之身冰冷火大亦息如瓶中貯火開口透氣火竟不息覆口無風火即隨滅是則身之風大既息火亦隨息所以久死之人身無煖氣風火相持相蒸能生津液風火既息津血不生故死久之軀化爲膿汁乾枯唯白骨在此時水大亦息白骨屬地大白骨久之又久化爲灰塵散盡歸于虛空到此時打破虛空尋前所愛之身畢竟不可得而此身生從風生滅從

風滅是此四大幻生幻滅詳矣如何于此腥臭四大之上妄生我愛起貪嗔癡而自纏縛又則此心原是六塵緣影色來分別色聲來分別聲如鏡現相青來現青黃來現黃若離六塵則此分別心畢竟無有如何將此分別生滅去來之心妄執爲我起貪嗔癡而自迷顛若人時時檢點身心審照觀察明知無我則貪嗔癡不待功力降伏除遣而自不生或曰若身心畢竟無我則業報輪轉聖賢脩證皆成烏有謂聖賢脩證業報輪轉則不無皆無性無我故也若有性有我凡則決定凡聖則決定聖又豈容脩證哉又若有

性有我此則決定此彼則決定彼又豈容輪轉哉因斯無性無我故有業報輪轉聖賢脩證是則世出世法皆是因緣合和幻有更有真我一著唯人自悟始得無容言矣

示五峰梁居士

湖南武攸紫陽五峰梁老居士忽悟生緣有盡欲作來福入五臺飯僧從予受優婆塞戒法名音範受戒訖一日白予曰老朽七旬明知念佛成佛但妄想不能遣被他擾亂不奈其何求師指示予曰居士年已七旬還有好衣服不曾穿著麽曰弟子七十年來本

地麤布衣服已穿足了予曰居士還想好絲綿絹帛穿麽曰弟子田舍人家豈妄想于此予曰居士還有好飲食不曾嘗著麽曰若論本地麤茶淡飯七十年來皆已喫足不過只是者箇滋味若貴人之食天人之供非弟子所望予曰居士還想買田地起房屋麽曰弟子田地可以供朝夕房室可以蔽風雨縱無田地房屋七十歲人亦不復作意于此予曰居士還有恩不曾報麽還有冤不曾報麽曰弟子曾未有冤縱有今為佛弟子只有解又豈肯結耶世間小恩頗酬一二佛祖父母大恩非一生一世可能酬盡隨分做去亦不敢強作予曰居士還有子孫之念未盡麽曰今幸有二子數孫侍前頗知承順不可謂之無子孫若是子孫後事隨他各人自己帶來自己受用天地鬼神尚不能與奪弟子又豈能與之耶子孫後事亦不敢妄慮予曰老居士還有長壽之想麽曰福壽亦是前緣非一時妄想可致若一時可想得諸人皆可想得古今皆有不老不死的人從古至今有幾人常住若論仙壽夭壽亦非一時可想得弟子今則年迫七十往前縱多活幾日只有老景衰景苦景決無二十二十歲強壯之樂境又壽固當愛能作為有益事

能修行能報恩可矣而今頹齡之人只是喫飯穿衣而已今日如是衣如是飯如是大小便利如是男女奉事明日亦不過如是衣如是飯如是大小便利如是男女奉事有何新鮮有何增益依弟子拙見人至七十歲壽可知足往前再有不得不受若無亦不敢妄求予曰居士七十年來衣也穿足飯也喫足子孫足童僕足田地足房屋足福足壽足禮懺誦經究親平等事事都足謂妄想不能遣還妄想個甚麽曰不知不覺便亂想去也予曰此是無計散亂非善惡妄想吾今與汝指示一大妄想則一切妄想都遠走高

飛去若論居士事事都足只是一件妄想不曾足只不曾見阿彌陀佛如今只是要見阿彌陀佛茶裏飯裏只想見阿彌陀佛行住坐臥念念相續只是者一個妄想如鐵囫圇相似無斯須縫罅一切妄想如何得入若一切妄想不能擾亂當下便是解脫身後決定往生安養面見彌陀悟明心地既悟明心地百千三昧無量法門了然當下豈非頓登佛地居士唯唯領旨晝夜只是一句阿彌陀佛無有間斷與二子朝夕課誦無少懈廢二子善能承事孝敬如手足之應心和合無礙可謂難其父難其子誠德星聚于一門

金剛種子自一會而來不然何父子上下同志同心同見同行若此在昔維摩詰龐公蘊雖示居塵勞而超肰劫外彼出正法象法時不足為難若居士父子出於今時末法之末運魔強法弱而能全家和合遊心世外實為甚難希有若在名邑大邦佛法興揚之地亦不足為難出此偏方僻地曾不知三寶為何物之處而能挺肰獨立諦信無疑不為患難逆境之所移異更為甚難希有此非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曾於無量百千佛所種諸善根乃有今日之信根信力如居士生平善行筆不能盡描將來所作亦不能先述但畧計目前一二以鳴其後云耳

示若訥舒公工夫切要

向上一事本無迷悟豈容修證既不容修證何處得工夫來凡說工夫都是第二門頭事雖是第二門頭事免不得做一番始得做到那工夫不到處知是不行處方見得本無迷悟修證而不礙修證工夫其修證工夫總為消磨無始以來妄想習氣又妄想習氣雖多總不出我愛為根若大丈夫將無量無邊妄想習氣揉成一箇我愛以金剛王劒一揮直斷是謂頓登佛地古人謂撒手懸巖處分身萬象中是也倘未

能頓斷便漸漸消除如是愛根深隱微細潛伏藏識游戲諸根無少間斷若不諦審諦觀細微覺照一坐之間被他牽的天堂地獄走幾旋復猶不覺知可不慎哉如斯我愛雖是游戲諸根最切要處有三身語意是也如是三處我愛出入最多向此三處把定不要他行或伏或斷諸根自肰清淨首楞嚴經云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一根歸源六根尚爾解脫此以三處伏斷諸根豈不清淨肯向此三處做手脚是為切要凡身妙行行止安詳先人後己勿矜倨勿掉舉凡語妙行言辭柔軟悅可眾心不違諍不譏謗凡意

妙行舉心動念平等一照弗憎愛弗彼此若于此三處隄防使我愛不行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事圓備超凡入聖亦不越此是謂出世大功德出世大名稱世之功名誰與語焉離此別求功名別求工夫別求玄妙別求解脫予不知也若于我愛不除縱得玄妙工夫深禪大定智慧神通皆爲魔業若于我愛不除人前不須說道理說道理何爲人前亦不須談佛談佛何爲不唯不須談亦不必信佛敬佛既不從佛所行信敬何爲此是老實說話肯虛心一照未始不無小益若依此做工夫又不必待林下時即從今

日始即從今日立地成佛若待林下時纔做工夫即屬休憇枯槁之行若是向上人行履決然不待人都爲一待字擔閣了一生去也信之信之

示屛伯王公

若論此事不揀在家出家貴在極力承當便能立地成佛屛伯王公年二十一歲穎悟不羣內外博涉蔬食已久身心益壯是知從淸淨慧根中來勝性乃爾精純若此崇禎元年二月十九日公造本庵受佛淨戒病僧爲證明特曰戒之本體未受之前不曾失一毫既受之後未嘗得一毫其授受得失之跡皆隨妄想分別耳公之根性猛利當究戒之本體然本體既明行跡無往而不隨順矣行跡者迷悟染淨聖凡因果得失去來是非憎愛是也本體者本無明昧淸濁善惡業報持犯取捨有無起滅是也若不識戒之本體縱使戒行十成淸淨坐寶蓮華游十方界成等正覺轉大法輪皆生滅門中事肯能頓超生滅但看生從何來滅向何去看得生無來處即生本無生看得滅無去處即滅本無滅生滅既空何處得有賢愚貴賤長短高下差別等相若於此處放捨身命是謂頓超生死是頓登佛地是隨順覺性是謂金剛戒體而

苦樂榮枯毀譽起止又豈能間奪哉若然者便能出沒自在逆順逢源觸處無礙方是持戒到家眞實受用大解脫田地矣公之尊大人六來長者與病僧有方外之好凡書問往來唯以此事提撕見諦高明機辨精銳六來長者曾受教于塘南王公塘南王公與五臺陸公客契斯道皆法門正眼陸公深入達觀大師之室則知公今日信佛實心向上實道脉有宗可謂源遠而流長也

示菩薩戒弟子公茂謝居士

楚南古潭湘中昔時佛法興揚之地南承衡嶽東接

道吾石霜西連大溈芙蓉雪峰龍牙北近德山龍潭藥山夾嶺觀當時諸大老往來上下湘地乃咽喉之所其興揚光景不言可神會矣病僧甲戌秋循方乞食謁諸祖道場過湘中度歲于李公園中率同志者六人乞佛淨戒病僧爲證明公茂謝居士更有趍肰處是知湘中之地佛法靈氣尚在公一日請益曰諸佛向上一事可得聞乎病僧曰若論向上一事諸佛諸祖亦無可奈何因無可奈何所以諸佛諸祖退身一步向第二門頭拈花豎拳言向上言本來面目皆無可奈何之舉總與那邊不相應也圓覺經云應當

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卽除諸幻首楞嚴經云菩提心生生滅心滅此但生滅滅生俱盡無功用道若有自肰如是則名自肰心生生滅心滅此亦生滅又云本肰非肰和合非合合肰俱離離合俱非此句方名無戲論法祖師云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亦不得大抵諸佛諸祖只是一味剗削去令人妄想滅盡而本有自現病僧不肰只教人增妄想妄想增到極圓亦與本體不相違背居士可信否公曰請和尚指示病僧曰居士

卽今在甚麼處公曰不知曰觸公頭覺痛麼公曰覺曰觸公足及左手右手覺痛麼曰覺曰正覺痛時還護惜否公曰護惜曰離身一寸還覺痛麼護惜麼公曰尚不覺痛護惜甚麼曰則知公妄想只徧一身只護惜一身而已公欲頓超佛地無別奇特只將一身妄想充而廣之廣之又廣至於周徧法界則與諸佛同體平等初將自身妄想護惜自身之念護惜父母妻子與護惜自身同又護惜奴僕象馬牛羊鷄犬猫豖乃至室中蛇蝎蚰蜒蚊蚋蚤蝨螻蟻等物一一護惜又護惜宮室飲食衣服書劒等物是一身之妄想

能周徧一家是爲一家之長也又將此妄想護惜鄰友親眷周於一方一境乃至四鄉此妄想周徧一邑卽爲一邑之長也又復周於一郡一邦一國卽一郡一邦一國之長也又復周於鄰國諸國一小洲諸小洲乃至周於一南贍部洲卽一洲之長乃鐵輪王也又復周二部洲三部洲四部洲此妄想旣周一四天下卽金輪王爲四天下之長也乃至周鄰四天下或十或百或千或萬乃至周徧百億四天下上至非非想處下至阿鼻大地獄若此三千大千世界同一個妄想苦樂均等卽三千大千世界之長乃一世界之

佛也若周相鄰三千大千世界或十世界百世界千世界萬世界乃至恒河沙數世界乃至周徧一世界幢或十世界幢百世界幢乃至不可說世界幢是則盡一世界海同是一個妄想此一世界海中所有世界所有諸佛所有衆生一一莊嚴一一供養一一度脫是一身之妄想廣之至於一世界海也又將此周徧一世界海之妄想周於鄰世界海或十或百或千或萬至於恒河沙數世界海或百千萬億恒河沙數世界海至於一佛刹微塵數世界海乃至百千萬億佛刹微塵數世界海廣之至於盡虛空徧法界一切

世界海同一妄想周徧護念如護惜現前一身等無有異是將一身妄想等徧法界其廣大何如哉若果以一身妄想廣至法界返觀現前一身若有若無何生何滅何彼何此何苦何樂何染何淨何聖何凡即一日萬生萬死又何爲慮哉豈不是大解脫大自在豈不是頓登佛地亦能超佛越祖去也或曰縱使一身妄想等徧法界或可頓同諸佛何能超佛越祖曰此妄想既等徧法界此一真法界中豈有佛祖名位耶是頓能超佛越祖非虛語也又則諸佛諸祖一味剗剷去病僧一味增長去即將妄想作等法界智如

揑土成金取水是酪手段迥與諸佛諸祖不同此亦有超佛越祖標格居士應諦信之力行之可也

示淨戒弟子覺華林公

若論此事無別奇特只是放下身心便能頓超佛地今時學道種種取捨要求妙悟要求辨才要求出生死要求大自在乃至要求超佛越祖皆是取捨之心我見未忘也若無我見則種種馳求當下停寢豈不是大解脫人哉古云苟無煩惱等病法身當處現前是爲明證是則種種取捨煩惱起於我見我見本於身心故身心放下萬事畢矣若放身心不下當行時

看是何物行坐時看是何物坐住時看是何物住臥時看是何物臥行住坐臥莫放絲毫縫罅時時照管自有看破時節到那看破時諸佛將光明相好之身廣大智慧之心放在面前亦無愛樂何以故從門外入者不是家珍自能於無身中現種種身於無心中現種種智盡未來際變現無窮從此諸佛諸祖尚不能瞞頇而世間諸法又豈能障礙哉豈不是頓超佛地是妙法門宜盡心焉

示熙明周居士

邵陵周子號熙明宿植德本具大根器幼年性多自

嗜聞人說佛不言信不言不信但默之而已病僧居邵陵十餘年未曾一識公面一日同若訥公至庵聚首溪談而信心愈堅供養日寄相見日新是知佛性轉變在因緣時節非人力所能强也宅內修香水樓上供阿彌陀佛莊嚴佛像務肖佛是求公一日來庵中痛爲發之曰聞公造佛欲求滿月像無異於佛是否曰是但匠人不如意無如之何病僧曰佛化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他受用身有佛刹微塵數光明相好佛自受用身光明相好等徧法界唯佛與佛乃能知之縱地上菩薩不能知其少分况地前菩薩乃

至緣覺聲聞人天智慧可能知之耶上至菩薩下至聲聞緣覺人天所有智慧盡未來際求佛受用身光明相好不能知其少分況自受用身可得知之耶是以菩薩乃至三乘人天智慧欲以色相肖佛皆未能得況世間一凡品之匠何能以色相而肖佛耶故欲色相肖佛不如求心肖佛爲得矣心肖佛者先觀佛無無明自應莫生煩惱觀佛無嗔恨自應常生慈悲心本是佛體而又同佛慈悲喜捨之用體用肖佛非佛而何疑哉豈不是頓登佛地豈不是成佛少門耶公肯其說復爲探之曰公今所造佛是心佛不是心

佛公曰造雖因心但色是外相豈可認作眞佛曰如何是眞佛曰心是眞佛曰何者是心曰慈悲喜捨豈不是心曰心則是心未必就是眞佛若論如來徧法界智慧色相皆屬外相皆心之用非心之體若得自心本體卽是如來清淨法身何內何外何眞何假何心何色之分别耶古人云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拈來一草一葉一塵一縷皆具如來全體豈可於差别一相一好中求佛肖耶又謂曰公欲成佛否公曰不欲成佛修行何爲曰公已成大佛一尊何欲再成公不語曰公視現前土木金石紙素白氎是自心否公亦

不語曰公必欲肉身知心成佛方是自己成佛耶公猛省曰某從今已去廣造金佛銀佛泥佛木佛紙佛絹佛卽是自己分身無量卽是常住法身再不分別誰眞誰假誰內誰外病僧曰豈非儱侗如如耶公曰和尚再惑亂某甲不得曰公已到穩當田地善自護持

示念心袁居士淨土語

諸佛與衆生共一法性同是覺知無二無別衆生卽佛佛卽衆生平等故也第衆生之覺覺知有身心有生死有人我有憎愛而生種種惱亂業報生死苦惱

無有窮盡故名衆生諸佛同此覺知能覺身心如幻如夢本無所有非生非滅無我無人遠離憎愛無有煩惱故名爲佛是佛與衆生覺性本同但有煩惱名衆生無煩惱名佛故異耳諸佛因覺身心本空澄湛寂淨而生種種光明相好智慧神通依報正報稱滿法界受用無盡衆生因覺身心實有念生死念衣食念名利念欲色念睡眠被此諸念染汚自心猶沙土濁於淸水汨昏未能澄湛映物擾亂自心猶隙中塵飛揚不定失空澄寂覆蔽自心猶鏡上痕障蔽光明不得顯現故狹劣愚昧沉溺苦海無有出期是以諸

佛愍念衆生雖有自性廣大法財不會受用因所念狹劣故能念之心不能超越故示之以諸念佛淨土法門使所念殊勝則能念之心自然淸淨光明超越世出世間去也或敎念佛名號或敎念佛光明相好或敎念佛智慧慈悲是藉諸佛慧力光明洗滌自己浮想雜念諸念旣盡自己常光自然現前與佛淨樂無二又念佛光明相好將自念入佛光明相好之中藉佛勝妙印我諸念亦成光明相好與佛無異依報正報一切平等究竟常住此二念佛實成佛妙訣也或敎念佛淸淨法身卽是自己本性觀自性眞空非

生非滅不染不淨不增不減寂照含融周徧法界此中寂而常照名法性身照而常寂名法性土身土一如湛然常住此亦念佛成佛出生死最上一路此諸念佛妙行唯持佛名號一行最簡最要一句阿彌陀佛時時念去不著有不著空自然圓妙又仗彌陀願力攝持自心念佛爲因彌陀願力爲緣決定往生極樂面見彌陀此實念佛成佛無上妙圓法行居士應勉之應勉之

示止甫蔡居士淨土語

蓋淨土者乃所依之境淸淨能生人智慧光明超出

輪迴生死究竟常樂故也一切衆生一念未生者段光明淸淨本然周徧法界是寂光眞淨土縱現出山河大地人畜鳥獸未嘗不淸淨衆生不了六塵境界本自心光妄生分別憎愛取捨於輪迴中自取生滅故名穢土是淨穢之名但因衆生之念有分別無分別耳衆生妄起分別卽淨土名穢土衆生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卽穢土名淨土是淨穢但轉其名而性無移異也若是大丈夫漢一眼看破聖凡境界當體全空盡十方界是一寂光眞境其樂又何如哉其或未能但念阿彌陀佛淨諸雜念諸念若淨往生極樂花

開見佛自然發明無生法忍此二淨土皆出生死之
要門居士應信之

示眞復譚居士法名音瀚

古潭州南雲乃江右與楚中兩地咽喉之處唐宋佛
法勝時南嶽青原兩宗衲子往來必經此處知當時
不論緇素信此道者必半叢於市自宋末至明初以
來法道漸微南雲之地亦隨之闃寂雖有古道場地
亦皆湮沒無聞自世宗年間法運復起至於神宗時
乂大興禪講律皆得其人長者宰官互相酬唱一時
內外諸大老光爾海宇至於長汀幽谷處子小兒皆

知有佛法此道不可不謂之復興也南雲乃有眞復
譚居士諸上善人常聚一處唯佛是從故攸城環遶
梵宇盛多僧行安和皆諸上善人道力之所持也眞
復居士初訪病僧於五臺庵中十餘年來書問不絕
知居士堅持準提咒大有定力寒暑憎愛之境不能
間入在世諦中有如是自在實爲希有病僧楞嚴經
解稿成書托居士成刻居士歡喜應諾期年梓訖亦
一廣大發施病僧甲戌秋訪諸聖跡初之德山龍牙
諸處欲問路青原先訪居士於古攸休夏雨花庵中
地僻園深松長竹密鳥語花香流風疎月與居士曉

夜對坐心迹頓超曾未有佛法世法差互之見如是
三月有餘儼若須臾臨別方言欲得一語爲一夏相
對信具行時筆硯收什但應諾而已病僧別後先至
青原禮祖塔次之西峰禪寺歇息偶檢居士來書云
唯殫精盡神於密也一切人一切物皆一切已正密
中廣大實用只此一二語則知居士已向百尺竿頭
進步已向懸崖撒手古人云懸崖纔撒手萬象自分
身又云百尺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須是命
根斷時方見得一切人一切物皆是自己病僧喜爲
發之曰若論密之一字亦是强名本無言說本無名

字本無心識故强名曰密今從方便言說略爲顯發
有密語卽諸佛總持咒語及諸祖機語在妙悟於意
外不可思議分解故也有密意卽諸佛諸祖神機妙
用或語或默而歸趨難解故也不唯向上一事在於
密傳卽世間法非密不成故曰天機不密四時何行
地機不密萬物何生人機不密萬事何成書云使由
之不使知之此世間成聖成賢之密意也有密因亦
名正因佛性此衆生諸佛共有大根本佛外無衆生
衆生外無諸佛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故曰密因亦名
密印諸佛唯以密因印一切衆生本來是佛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故稱密印亦名密藏卽三如來藏微妙圓融不可思議故稱密藏亦名密身華嚴經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無名亦無相普現於諸國更有多名不復倫舉總之密語密意皆本此秘密妙因實相妙法也使無此向上密事而密語密意皆虛作矣居士今日透得諸佛密意語默動靜無非密處一切諸佛乃自己已成之佛歡喜禮敬供養不必更要作佛一切地獄等苦乃是自己斷不盡底妄想急要救拔不可坐視沉溺乃至現前蚊蚋蚤蝨螻蟻等物皆是自身瘡癬疥癩必要醫得全體輕淸方是大

安隱大自在大解脫如有一物不自在卽自身血氣不和地藏菩薩云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此亦密證一心無餘之實驗居士從今已去只以一密字廣作佛事受用不盡如是密意豈有是非憎愛間之耶豈有物我彼此隔之耶豈不圓妙豈不廣大豈不解脫豈不殊勝豈非頓登佛地豈非頓超佛祖之外居士直恁麼去不唯天魔外道不能擾卽諸佛諸祖不奈爾何善自護持善自護持

示內自陳居士法名音濬

若論此事不在多知多能只要直下承當如何承當承當我心卽是諸佛果體諸佛旣以密證我心而爲果體我心卽是菩提涅槃也旣是我心卽菩提涅槃豈非我心卽佛耶心旣是佛心身從心轉身亦佛身也身心皆佛非佛而何居士如是承當身心全肰是佛豈非頓登佛地故古人云不改舊時人只改舊時行履處居士旣知身心全肰是佛只爲一向錯行了路頭走向衆生隊裏名爲衆生如今仍舊是此身心只轉回來向諸佛隊裏行去豈可復名衆生哉現前眼卽佛眼常觀佛相好光明觀一切大乘經典諦觀三界有是無常是苦是空是無我種種不淨無可愛

樂現前耳是佛耳常聞佛法音聲遠離淫亂人我鬪諍是非之聲鼻是佛鼻常聞出世清淨功德妙香遠離世間男女身分欲愛之香舌是佛舌讚歎三寶發揚人善遠離兩舌惡口妄言綺語無益之談身是佛身常親近禮敬供養三寶孝養父母覆護一切遠離諸天諸僊邪魔外道異類鬼神殺盜邪婬種種惡行意是佛意常念佛慈悲喜捨智慧光明遠離貪嗔嫉忿疑惑惡見種種妄想現前眼耳鼻舌身意旣遠離衆生舊習則永脫生死輪迴之苦而衆生類不能收也眼常觀佛耳常聞佛鼻常齅佛舌常讚佛身常禮

佛意常念佛是身心與佛常相聚會行住坐臥須臾不相遠離實頓入佛類若身若心無絲毫許爲衆生處內之六根全肰是佛外之六塵亦全是佛是則根境一如彼此一致日用周旋事事法法廣及十方徧滿法界唯一佛體施諸佛用別無片事可得豈非廣大解脫者哉更有超佛越祖向上一事應當薦取古人云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居士可不勉諸可不勉諸

示聞孺尹居士

若論本分一事只貴直下承當不在工夫妙悟縱使悟得十成行得十成證得十成到頭只成得個應化佛耳於本分事全沒交涉如今諸方善知識教學人叅話頭求妙悟總爲人信不及承當不下不奈何生出許多計較要人叅要人悟如有信得及承當去用叅何爲用悟何爲楞嚴經云性眞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于今學人多分爲一悟字埋沒一生全無出頭日子縱悟到佛祖頭上若不吐却終爲智障既有悟必有所悟理是爲理障所以雲門大師云法身有兩種病般若亦有兩種病此病多因一悟字爲咎居士直下承當自心卽是諸佛果體諸佛諸

祖既以我心爲極果是諸佛諸祖皆吾心之影響耳十方國土三世劫海情與無情亦吾心之影響耳影無實體響無實性豈不諸佛諸祖十方國土三世劫海情與無情都盧是自己妙心是自己光明是本來面目更有何法覆蓋不明而別求開示求叅悟耶知此喚自己面目爲佛爲祖爲世界爲衆生亦得喚佛祖依正世界衆生爲自己本來面目亦得所以道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放捨身命便無片事可得將手自摸自頭是佛頭足是佛足手是佛手身是佛身眼耳口鼻渾身上下無非佛也外之山河大地情與無情亦無非佛也古人云若人欲識眞空理心內眞如還徧外情與無情共一體處處全同眞法界居士知此豈不身心世界全是一個面目現佛也好現衆生也好現天堂也好現地獄也好現羅刹也好現菩薩也好總是者個面目分開也是自己不分開也是自己豈不是大解脫豈不是大自在豈不是頓超佛祖之外何處得有佛法知見玄妙窠窟而爲障礙哉

示上宇呂居士法名音習

上宇呂居士邵陽東鄉巨族父子勤儉興家惟知有身家爲上餘則視爲閒事耳病僧甲寅春入邵陽內

辰年結庵於雙淸磯後以調理殘喘爲計合郡士夫賢善以五臺庵新成規矩頗嚴肅居士夫婦入庵同受五戒同起法名居士名音習道伴名音翕父亦領五戒法名音瘖予臥疾濱江二十載居士常年惟禮佛持經隨喜功德訪問師友爲事愛樂佛法楞嚴經十卷能背持此居士之精進可知矣甲戌予持鉢諸方恨不能隨其行每欲尋跡就我一晤爲母老不敢私行爲難耳予丁丑冬謬膺雲居灑掃之役己卯冬居士安慰母懷遠問雲居一見道容大非昔日可比知其胸中溌有契入在山同衆飲食同衆作息同衆

入壇受菩薩戒恐母在家垂念再三告歸將行拈香請益病僧曰我在邵陽居士往來庵中已盤桓十餘載今又覓我於二千里外見病僧有何長處而能忘遠近疲勞爲我殷勤一至於此居士曰大師溌處弟子何能知之但見大師淺處與尋常僧俗逈然不同故願常親近不喜遠離曰居士見病僧淺處可現前指出爲汝證明曰每見大師身不私安有所作爲人皆樂從語不私發有所言說人皆樂聞意不私欲有所思念人皆樂合每見大師三處淸淨與人不同故生愛樂常欲親近曰居士愛樂親近可欲學病僧乎

曰不欲學親近何益曰病僧身口意學佛之身口意居士欲學病僧卽學佛也若學佛卽佛豈容他說乎如世百工學磚師卽磚師學木師卽木師學醫卽醫學巫卽巫學賢卽賢學聖卽聖學佛卽佛豈可名他乎蓋人一念未生前者段光明佛與衆生無二無別此是人人本來面目亦名自性天眞佛是則人人本來是佛但以所行所言所念與衆生同故名衆生若所行所言所念不與衆生同豈可復名衆生乎但身學佛身口學佛口意學佛意身口意全然是佛眉眼耳鼻髮毛爪指皮肉筋骨渾身內外無鍼鋒許不是

佛無鍼鋒許不是大光明藏無鍼鋒許不是自己本來面目但能學佛一切具足何須更待指示居士卽今還願作佛耶願作衆生耶曰蒙大師如是指示佛不願爲豈爲衆生耶曰何因不願爲佛曰若見有佛可爲與衆生知見何別曰不爲佛不爲衆生畢竟爲個甚麼曰弟子到此稍知好惡曰如何是知好惡底事曰從今已去遇佛卽佛遇衆生卽衆生但不生揀擇耳曰卽此不揀擇便是居士決定信處應善護念

示伯賢王居士法名音蓉

諸佛諸祖種種言教機用總是念佛一事但有理事

頓漸不同究竟只是念佛成佛至矣又則佛本是一唯念有差別因念有理事頓漸不同致所見佛有法身報身化身不一是佛無差別差別在念耳此念大開二種一理念即念佛法身亦有二種一離名字念但念一念未生本無生佛之名亦無罪福之相但有佛見法見即屬染汚失於正念所以當時釋迦拈花迦葉微笑不立言說恐落名相諸祖相傳唯此一淸淨正念所以祖師門下凡見人起心動念非棒即喝如不棒喝即向異類中行去總是善護念淸淨自性天眞佛也亦善護念一切衆生使其一念不生即如

如佛是古人棒喝機用乃念佛之妙行非別有奇特此是離名字念二亦念佛法身亦不以佛念不以法念不以有念不以無念此與前念似同此但見有法身可念前念法身亦不立更有超越此二種俱爲理念念佛淸淨法身也二事念其要有三一口念常持佛名號贊佛功德二身念常頂禮恭敬供養親近三意念有二一念佛福究竟報身有無量無邊相好光明二念佛慧究竟智身有無量無邊慈悲喜捨解脫神通此三念五行皆事念念佛報化二身福慧二嚴是則佛祖言敎種種不同總不出此念佛二字盡矣

又事念中五行唯持名一行最簡最要不用觀性觀相不用求解求悟但持名號將無量劫來妄想習氣都化爲智慧光明持此佛名時念念是法身現前念念是光明相好念念是慈悲解脫豈不是三身圓現五眼圓明唯此南無阿彌陀佛六字盡矣何用別求玄妙反爲知見之累耶居士宜勉之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四

盛京錦州府錦縣信官王世䂀仰承
中憲大夫嘉興府知府先考王公號遵度遺願
喜刻
顓愚和尚語錄第四卷計字壹萬貳千三百四
十七個該銀柒兩四錢一分仗斯般若之因
早證菩提之果者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　日楞嚴藏經坊附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五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書問

答思履王公

承佳命書法語謹按禪關策進錄二條不知可否來書云病在道理話頭作解於生死分中全不相干此真法語是今古叅禪人通病非病過人不能知此非到家人不能言此病僧每謂此事不難古今人難者只是我心不死耳我心若死有何難易有何取捨有何憎愛有何迷悟一切人都是說得行不得若說得

到行得到佛祖即我我即佛祖何須別求玅悟玄理何必言難了又難如今人舉目觀日月與古人一般見此見豈非釋迦當時覩明星之見孔子當時觀川之見耶今人靜耳聞鐘鼓與古人一般聽此聞豈非釋迦當時聞梵音之聞孔子當時聞齊韶之聞耶今人舉手持捉與古人一般用此手豈非釋迦當時拈花之手孔子當時援琴之手耶今人運足行道與古人一般行此足豈非釋迦當時昇天宮之足孔子當時登泰山之足耶若說今人視聽言動不是古人視聽言動何故釋迦也在此太虛空中孔子也在此太虛空中諸人皆在此太虛空中共一太虛如何今人不是古人虛空尚不可二真性豈可二耶所以說諸人不是釋迦孔子則不得也若說是又不肯承當設有狂夫自言我是釋迦我是孔子及乎到是非憎愛關頭不唯過不得一毫捨不得一毫放不下是知此道人人具足個個現成只要肯行肯承當肯放得下便無他矣是知執事言道理爲病是知言也聊復來意

又

來諭爲浮名所誤等語知執事爲未明此事者發之病僧亦就未明者試言之蓋經世出世法通屬名字然名不誤人人自誤其名耳使世無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名則倫理仁義之道廢而天地日月亦無由知名於世豈可須臾離哉出世法曰真如曰佛性亦假其名勸誘人心使人依名尋義以盡心焉設無名字則世出世法俱無建立若到名不立處實超越世出世間爲聖凡不二之地此地雖尊貴無名亦由名而入亦不外其名別有一地爲無名即名就是無名雖是無名不妨千名萬名此方是大人境界無礙行徑又如周孔黃老千古已上人也至今垂名不朽是

先世聖賢以名導後世作聖賢爲正世之性情又如威音智勝塵劫已前佛也至今名稱普聞亦是過去諸佛以名接人作佛爲出世之津梁也是知先聖先覺非名無以垂化後聖後覺非名何以導心此名能成立世出世法能執人成聖成賢是名不誤人也人錯亂其名壞世出世法致于地獄三途者是人誤其名也今人多分以名爲誤者總是好名之心不眞裝點造作用心支持唯恐失之見得爲累爲苦別自偷安放閒爲灑爲樂此是俗名俗利甚至有不足言者也果眞好其名依名踐實稟明於心得失不能刼其

懷夙生無以二其念好名至此卽是聖賢又何疑哉其實名利卽聖賢事業但人不知小大故爲誤世間名利誰過於堯舜禹湯周孔黃老名溢六合利被四夷此諸聖賢還是名利誤耶還是不貪名利耶諦觀此諸聖賢是眞踐名者也又出世間名利無過於佛名周法界利滿性海盡未來際受用不盡天上天下世出世間再無有超過佛之名利最廣最大最久最遠此亦是眞踐名實處也人多分圖小名利不知圖大名利小名利者名利一身一國一鄕一家大名利者名利被於天下成天下人之名成天下人之利以

天下之名利卽一已之名利何其大耶使盡法界馳一名盡法界成一利而言思所不能及又何其廣大耶只因愛小失大私於一身則有彼此鬬諍貪求苦惱是人自誤何況誤中更有誤耶若圖大名利則與聖與賢若佛若祖同其途轍共其受用如此眞名眞利豈可以僞名僞利雷同一併棄耶此等眞名眞利實棄不得愈棄愈光愈棄愈大至於祖師門下萬里無片雲靑天也喫棒更見廣大殊勝如是名利可不盡心焉因來諭爲導諸人假言浮名之苦意在要人知此眞名眞利一著在病僧代執事發之不知可執

事意否如不可幸擲水火中儻有一二可者願奉法供養

答孝則車公

道理流行顯晦有時山水與人物發動有時人之精神著於詩文出沒亦有時也曾讀譚子詩歸序云素所得名之詩或有不能例次者亦必其人之精神至今日而當止間有收無名之篇若今日始新出于紙亦必古人之精神至今日而當一出此非人之精神著于詩文而隱顯有時耶建于功業者亦然吾攷梵網經上卷從古來經歷多少智人未有得其句者今

有徽山從而釋之新安黃山從古來未闢今有普門頭陀開之文章山水千古之下以待其人豈非文章山水之精靈得無因人所顯耶洪覺範禪師所著僧寶智證等傳及石門文字禪諸書至我朝世宗年間埋沒多不聞其名者達觀禪師一出策杖寰海徧搜尋之一一皆得隨得隨梓海內徧傳若今日始出人謂達觀大師乃覺範後身重來翻騰故書觀其所行若實然今足下曾夢爲傳大士後身今又爲船子偈釋使非傳大士後身決是船子後身重來翻騰自己千百年無人所知之公案非彼即此信無疑矣船子

當時赤窮擔板一生樂于山水末後只得夾山一人其精神亦埋沒多載而今方露是人之氣運與精神相等也船子四偈古來無人發揮者因船子印夾山云釣盡烟波金鱗始遇之句閣誤了只說船子意在求人所以不曾在宗旨上照管今覩足下之釋始猶爲疑偶憶船子有歌云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虛包納甚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來正合夜靜水寒魚不餌之句怳然開悟合爪讚歎希有千載奇遇也衡素未精文字於佳稿未免有隔礙觀前二釋最精肯無容擬議後二釋尚未悟釋中幽旨據鄙見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正是藏身處沒踪跡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深依舊宿蘆花正是沒踪跡處莫藏身此是船子綱宗又本是釣魚船上客是三十年前山是山水是水偶除鬚髮著袈裟是三十年中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深依舊宿蘆花是三十年後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足下大悟徹後四字見得極的當又一波纔動萬波隨之句總收上來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一動一切動一有一切有一空一切空空有融通事理無礙通屬者邊事總不與那邊相干所以云夜靜水

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有僧問一禪師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云一片白雲不露醜天童拈云盡力推爺向裏頭亦同此旨不知高明可其說否原稿璧上希照入

答吾鏡居士

讀來諭取捨未忘愛憎猶存不能當處解脫又云日坐擾中高明可自檢點擾是何物人若不擾豈不成無用如如耶若不能解脫又看是誰纏縛又諦審所愛是何物所憎是何物古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是則所愛無別物所憎

無別物何必于憎愛中妄有憂慮再推研能取是誰能捨是誰古云妄想從來本自真除時更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憑渠力仔細看來無別人是則取也是本來捨也是本來又何于取捨間妄自懊悔古云任從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又六祖大師云惠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老居士依六祖大師如是會去豈不當下解脫有何取捨淨穢爲疑礙耶今人言不能解脫只是成佛之心不歇求神通妙用心不歇求寂靜心不歇所以云不能解脫此是自己追求自己纏縛若無成佛妄想神通

寂靜妄想何處不解脫何處不自在又云不能味無味之味更恨齒牙不利不能大張口而全吞之老居士大似全身香氣又道不曾偷香有僧問曹山淸銳孤貧乞師拯濟曹山曰銳闍黎近前來銳近前曹山曰泉州白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沾唇老居士喫了蓮蒂全身蓮花香又道不曾全吞如是說話想恐病僧索蓮蒂之價病僧不索蓮蒂之價老居士亦不必作瞞心語耳

答六長劉公

覩來言夙習根深心花隱隱想是假設通書之常套

不然何作是說若說心花隱隱衡不知其所隱不知天覆著地埋著若天地不能葢覆萬物又豈能遮藏天地萬物既不能掩蔽又何爲隱耶豈不知仲尼有言二三子以予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病僧曾有詩曰明明大覺心土木與瓦石若爾明暗色空飛空走陸言思動靜一切妄想又非大覺心耶既爾盡法界囫圇是個大覺心不知隱向何處又不知爲何物所隱若謂不隱於處不爲物隱目爲隱隱既爾而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又是何物耶是知足下言心花隱隱實爲套語今人處處不能了然者總是不肯安心種種

馳求或求禪定或求妙悟或求解脫或求超佛越祖由此馳求心不歇致令心不安不得現量受用自心境界妄見彼此故有謂難得悟難得解脫由此轉生疑難徒自逃悶若是心地一安便是大解脫門無處不自在有何迷悟有何縛解有何隱顯是知言此皆心不自安知足下已躋超然此言特爲探竿耳衡不揣迷昧直言一爲謹復

與飛孺王公

五臺聚首數次語默中偈句中知足下般若根深向上一事信得真切八風不能移也大抵此事不是厭

鬧求靜捨忙偷閒要在鬧靜忙閒中討個主宰於此窺得主宰便是自性天眞佛卽是大解脫於鬧靜忙閒中如游園觀出入自在隨苦隨樂皆是自分中受用豈容取捨哉此時足下同令叔蒞任正是自驗自力自信自得時節平日所見所言要在此時見主宰見力量只在閒時靜時纔做工夫總然做得亦無用處所見所言亦無用處道果無用耶道果無用學道何爲道果有用不在此時用更待何時用耶所以病僧言此時足下正好著力令叔言將樂多古道塲田連阡陌被前當事者充作餉費此時此事最多聞之不勝太息倘可爲者足下全令叔商議如能復作僧田則見護法之力此時邊事甚急餉爲重務萬一不便姑從後可也謹復

答貞復譚公

讀手書知足下繩一勝行堅持咒心此最妙一行大抵顯教雖云生慧慧明而定自成如定不成卽屬狂慧密教雖云生定定成而慧自發此持佛心印非凡外小乘之癡定也在慧不定或有而持咒之定未有不發慧者是知修行還重持誦爲上縱有掉舉昏沉不必除遣當觀掉舉昏沉是何物自何來都是自己光明覺體只是一心持咒咒力極成如是掉舉昏沉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到此方的信無明妄想都不是別人震旦人多重顯教不免有沉溺知見之誤西域人多重密敎而身心解脫堅固者勝多是知密不兼顯定成而慧自發顯不兼密而能破障得定者鮮矣首楞嚴經云汝等有學未盡輪迴發心至誠取阿羅漢不持此咒而坐道塲令其身心遠諸魔事無有是處此佛語可爲證明足下堅此一心持誦不輟若身若心剎成一究竟堅固妙定眞窮惑盡離障解脫自利利人從始及終一切佛事究竟無餘不知足下可允其說否法音回專此問候并復來意餘法音能口悉不備

答白較劉居士

向上一事元不屬文字不屬無文字離文字不離文字皆因分別生起盡屬法塵邊事與本分事俱無交涉試著量目前所見將何法爲文字旣無文字又依何法說個離文字道理豈非離與不離皆門外之遠究竟諸佛諸祖無有一定之法如人不達語言三昧如來以文字導之說出一大藏敎非如來必定敎人從文字入乃爲不知文字者一期方便耳如人泥於

文字見解如來以離文字導之故有拈花等事非如來必定要人離文字倍入乃爲泥文字者一期方便耳是則離與不離皆一期方便豈有實法耶又則足下所見所到已是百尺竿頭雖是極則處尚有極則事在終是命根未斷須是竿頭再進一步始是四稜蹋地那時隨宜施設說離文字說不離文字無可不可方知今日之所說尚欠自在又且此方教體在於音聞不論離文字不離文字之旨皆藉音聲發明亦有不假音聞者乃異方便耳又經云多聞生實智是聞慧乃入道之要徑般若經云若謂如來有所說法

即爲謗佛是則佛說法四十九年曾無一字示人知此則向上一事豈可執定一見而得乎又云方病魔來時便揲一欬無懼怕心無繫戀心此便是足下得力處眞實受用處若無此等力量此等受用則平日所言所解所行所到皆無用之戲具耳幸有此點眞實處可以接引後昆老病逼人精神微弱聊復來意

答紫蘿劉居士

別後三接慈旨知足下道義彌深誨我更密自慚艸野疎慵廢疾自棄何當慈注若此前者書至知室中歸途之物盡屬偷兒所有正古人所謂到來家當盡免作室中愚此正足下大有所得處石蓮公至復承手敎問答等語益見偷兒等事爲足下大得處不虛最喜混喫粥飯一番有甚所得此二語眞超邁古今掃盡佛祖知見此眞足下自受用境界衡望涯莫及此一混字在諸人分上爲病在足下分上返爲妙劑佛祖知見如湯消氷了無痕跡此二語可以風聞諸方以消佛祖癡狂等病但似多下了一番註脚在足下再多說千語萬語亦不妨恐他人依語生解去則孤前二語之妙處擬足下所言一段光景大似杲禪師謂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有時將一莖草

作丈六金身用蓋艸與金身本間而作金身草用乃杲禪師自已神通妙用在草與金身本無移異今足下於無病處說病於無藥處說藥亦足下自已如幻三昧在病僧亦無所有何物爲藥耶何物爲籠耶今足下自有藥應病除受用衡不謂虛但是足下自見自得非病僧所與也昔文殊問疾於毘耶維摩云善來仁者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今足下就病僧晤對一番不知足下之夢夢之邵陵不知病僧之夢夢接足下病僧此語亦是夢中說夢不免爲不夢者一笑楞嚴一註亦是病僧不揣固陋妄作今稿稍成已

蒙貞復譚公許刻但所許尚未及成攸邑相近雲陽後果成事足下亦易知之石蓮公歸肅此復候

答寶慶熊太守

衡乃寒巖枯木何因得叨大檀越春光遠攝膏雨遥滋雖枯槁難勝春力而枝條未免重榮此大檀越造化無私德澤普洽雖一殘病之軀亦不忍棄於至化之外前嘉召兩下慈注萬全敢不匍匐歸趨無奈腐草殘軀又被船水風寒所苦舊疾復舉大難轉移萬冀大慈寛宥稍稍痊愈即努力速歸知大檀越以六合爲身心五臺一片地信不覩爲他物惟啓大檀越作一究竟堅固護持以爲一方植福之地此菴香火常在即大檀越光明永遠無盡光明圓照無盡即大檀越法身常住無盡法身普徧無盡在病僧自信非虛語不知大檀越以爲何如肅此復謝

答湘潭生因李公

衡素爲拙守實法門腐物不足言也乞食湘中得慈光護念與諸上善人聚會一處同種佛緣皆足下與令壻唱導助化之力衡實爲木偶人耳何其有也奉手敎多日因老朽多病及事冗雜故未及修答遲緩之罪實不能免別時聞貴園中建祈嗣法筵不知此

時可有先兆否衡所過之地遇諸檀越言及求子一事有速得者非聖性不靈乃求心緩急感報之遲早故耳想足下以胤嗣爲大事病僧特爲舉之以安足下懇禱之心也湘中佛法全在足下主持幸勿以倦間之讀足下新刻觀音像戒殺文合掌讚歎眞大慈悲眞善說法從來說法要知時要投機如不應時投機皆成戲論此時刀兵之時諭以刀兵起於殺心此應時之語也此刀兵時人皆怖死喻以戒殺即免刀兵之難此投機之言也此眞普門應身說法以無畏力福被衆生非普門示現即普門囑付而來不然何能於此苦惱之際能大施頓令衆生離怖畏苦惱得安樂解脫若此之妙耶此一言能轉殺心成慈心息干戈成太平盛世點鐵神丹破敵先鋒不足爲喻眞可以傳諸方行後世爲慈心三昧一種大光明幢也欽服欽服肅此奉候不宣

答公茂謝公

觀衡每慚根器不猛空在法門四十餘年一無所得只成得一殘病之僧何因乞食湘中得遇足下慈心護念種種成就密唔神契誠非筆舌可述別後每憶佛祖宗敎大法要大根器人方能擔荷衡所經過諸

郡能放下身心承當此事如足下者未及再見也於末世中能如是行履超越名跡非大雄大力大忍大勇何能臻此是知足下非從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必從多劫多生多佛法中深種般若善根乃有如是金剛骨力其根器廣大可知也末世佛法重任全賴足下荷擔此事非細須勇猛中更加勇猛可也如有一念懈倦之心法門失望祝祝尊大人抵家父子相聚此人間第一樂事就是第一義諦就是無上大涅槃不可外此父子别覓佛法亦不可因父子樂境昧却此事世人不得佛法受用者不過為歡戚

憎愛走作故耳如此兩關若作得主即憎愛歡戚就是諸佛受用而諸佛解脱不離君臣父子夫婦之間可謂世法佛法原是一片若父子歡喜中無佛法則佛法即有彼此分段佛法若有彼此分段不得周徧常住佛法既不周徧常住真如妙性涅槃皆屬斷滅真如妙性若有斷滅則生機萬化皆有歇時理可成乎如觀生理無有歇時則知有不生不滅者存焉如知有不生不滅者存則知諸佛法身諸佛受用無處不徧無時不存而歡戚憎愛豈非諸佛大解脱處乎病僧言此望足下日對尊顏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父子相對即是法王法臣相視不可隨尋常父子之態徒有盡孝之名而無盡孝之實豈不有孤父子之遇自性之靈乎足下為衆生當從父子間透露此事是為根本法輪又尊大人未及面識不敢通名奉候儻便時幸致之又讀石翁手札則知此老深從般若種子中來乃有如是高見乃有如是真心若能成就入善行讚歎入善行言念入善行言即佛口念即佛心非佛而何是知石翁即縉紳中古佛也可欽可慕恨在湘中時未得一晤為歉暫此復候餘俟再宣

答覺華林公

湘中一聚亦多生奇緣也衡此一循乞諸方知已如足下者指不多屈每想公園中朝夕對坐語默無間此段光景明明現前無絲毫障隔知足下自得受用處諸人不能奪而世間父子君臣之樂想無逾於此及見足下為周姓者作報恩疏言言透理句句宗心文法清暢語辭無礙足下有超世之才大為法門依止此深心所望後真復公回接手教謬承過譽自覺慚愧殊甚細玩心經註辭簡義豐旨精理極無可指其非者但辭似文字之氣未淨義似諸家之所共知欠有如他方異寶偶然一見其新得之奇自然令人

舉身受益心繹口誦傳聞無盡者著述至此則不虛
用一一番精神病僧凡有一言半句雖以入鄙不能警
覺於人但自信有古今人所未發處乃敢啓筆非徒
變毛易色以衒人也所以承命爲作首序此時未敢
卽草恐有礙大事足下將此等見解都擲之一邊單
單究竟自己本來面目栖心教海不可逐時弊狂禪
以口頭語作向上事愼之愼之衡自至攸種種皆逆
緣此時動轉爲難唯貞復公時與客對稍慰癡懷別
無可解也行時上下未定荆州禮佛之念未了不知
因緣如何如此念得遂必因星沙往來與足下面晤

有期肅此復候餘不多及

答我尚王居士法名音凌

來云願現宰官身以安社稷護持三寳此亦病僧切
心所仰望者足下識取自心無不是自己能捨己以
安社稷捨己以新民捨己以護三寳而天地萬物世
出世法無不是自己其廣大受用又何如哉如能卽
宰官身作此廣大佛事不唯病僧歡喜卽十方諸佛
無不歡喜諸佛菩薩一切善神無不加被寄佑所願
自然從心也祝祝

答吉卿王居士法名音徹

病僧曾與足下說過從今已去只是一句彌陀佛日
夜常轉便是出生死徑路不必東問西問左疑右疑
如所問常住眞心本來面目眞我分別得是一又如
何分別得不是一又如何任汝分別得十分明白總
是生滅知見不出妄想習氣又云要我打破疑團何
不收取去不應打破若不要疑團卽應丟在洋溝裏
用打破作麼又云望我開示心印呪力既知喚作心
印呪力卽是不思議法門解說不得若可解說開示
亦是生滅知見又何能破得心習妙在不可解說死
人偷心使知見不生自然轉得顛倒習氣渾成光明

智體豈容解說而作知見耶是則足下所問皆不切
當不如一切皆付之不知更妙只是一句阿彌陀佛
日夜轉去自有通天徹地時節到那時節方是眞知
見眞智慧如今所問所見皆不濟事祝祝

答安城叔監鄒孝廉

衡實法門庸鄙不知何因得承足下護念初意討西
峰或可住旬日以了未了之緣不委至府舊疾復舉
日舉日深自覺殘廢之軀秖宜遠擲深山窮谷之中
豈有妄膺衆中瞻仰暫買一舟隨流上下以便沒踪
跡處好藏身耳石者公道念過於精勤恐富貴之身

一時難于苦行望足下著意爲解之旣信心本是佛世出世法無非佛事但將一孝字便是成佛妙行便是成佛究竟法門不可向外別求玄妙諸佛無量光明相好無量解脫神通都從孝道中來外孝道而別求修行所作皆爲魔業勸石者公形跡朝夕不可離父母心念須臾不可離父母朝夕頂禮出入如命日日要知父母著何等衣用何等食會何等人行何等事若一日一事不知父母起止卽心與父母有間也若時時事事心與父母無間不謂之孝道不謂之修行不謂之佛事不謂之佛心病僧自招妄語罪過要

如是綿密此一孝字方知念佛方知往生方知圓通法門方知放生微旨不然皆爲妄作也望足下依此語自利利人決不虛賺細玩扇頭大作知將來大爲圓通之主爲明哲之正法眼也幸致意諸公各人安心自攝以現前父子爲至樂以佛法爲究竟歸宿之所不必以病僧別有奇特祝祝

與綠蘿劉公

前枉足下迎暑冒炎覓我於栢桂之間對坐語默超然形表此非多劫有緣何能良聚又且足下一室父子兄弟同爲圓通法屬此種勝因信不輕易擬私秉

一葉至貴方期與足下容談數日湥爲究竟此事亦不虛今生得此嘉會不意中途又爲羈留未果至今此念熠熠未息每憶足下高明開曠端慎自潔眞爲載道之資應保持覆護莫爲世欲間雜如其純潔精眞自能發生淸淨妙慧超越世出世間圓明無礙乃與向上一事方有相應到此田地方信一草一葉皆是自己珍鄉一動一靜無非眞常快樂自信十方佛祖大地衆生與我同一鼻孔出氣了無絲毫隔礙方知天地同根萬物一體非虛語也足下究心於此則不虛同爲圓通眷屬也

與仲初劉公

前奉手論以披閱拙刻爲避夏三昧知足下精心此道必大有湥入處近日信佛者多而得佛受用者實少多分爲馳騁知見增長我愛愈學愈背愈行愈遠所以現前不能如佛受用也知足下識見超拔骨力堅强決不效尋常口頭禪道定要親見諸佛諸祖本來面目卽是自己本來面目須是自信得及自見得明親得受用親覺自心現量聖趣始解穩坐不唯魔王外道不能惑亂甚至諸佛諸祖亦不能搖動方有自在分放開也從我把住也從我天堂也是我地獄

也是我世出世間無片事間雜其中豈非無障礙一大解脫人哉到恁麼地無一物不是自巳光明無一處不是自巳本源心地其縱橫變化廣大受用豈不超越是以足下必從毘盧頂𩕳上行去病僧妄爲饒舌以爲知巳一證耳經云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巳圓能覺他者如來應世足下若爲勇猛丈夫不從父母行徑行去只是放下身心莫慮自巳明與不明悟與不悟只是一味興揚三寶接引後昆不論寃親都勸入法門同歸觀音大士傳持佛祖慧命相續不斷盡於未來無窮無盡此卽是頓超頓證

圓玅法門足下有心此道應把手共行也此祝

答浩若周公

捧讀慈諭云時時怖畏時時警策如入鑊湯不遠三步便有些子受用只此數語便是足下大得力處大痛劄處大精進處大發悟處大安隱處大饒益處何用別求玄玅勝義何用別求道理入處何用別求嘉話露布病僧每見士大夫於世路中彷彷佛佛穿鑿古人幾句無滋味語轉語別語以爲悟道因緣其實不知返爲障道因緣溪矣何如足下所云時時怖畏時時警策乃實落受用也又云欲病僧下一轉語傳

示同人足下用意甚美但莫在此時似再與足下晤對時心光發露同是家裏人說家裏話自然有風味不欲傳而傳聞自遠此時說來恐無利益唯足下自意亮之病僧九月間作痢甚苦精神衰弱至今尚未復元見筆硯如生寃家不敢近之叔監石者諸公皆不能修書奉候如會時幸爲我一一致之不盡謹復

答石者朱公

自容大德來奉手教所示浮漚泡影之想固未易也只此二語便是玅諦溪入何待叅究信是堂奧中轉身決不落門外蹊徑又云見解從茲起而種種煩惱

亦從斯集試自檢點煩惱住在何地見解又住在何地如覓煩惱見解之處不得則知二處旣無住處煩惱亦可喚作見解見解亦可喚作煩惱煩惱喚作見解無煩惱可得見解喚作煩惱無見解可得二處旣了不可得有何見解可欣有何煩惱可厭終日煩惱終日菩提終日菩提終日煩惱豈不是圓通自在豈不是無礙大解脫哉何有見解煩惱二慮乎又云領不住相之旨似覺淨土亦爲色相聲音之求六祖所云西方人念佛更求何土此等佛祖名言皆與第一義諦不相違背金剛經云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

錮法布施雖不住相亦要修習布施持戒種種善法非獨淪於空也如知不廢修諸淨法卽知有佛可念有淨土可修也豈別音聲色相之外爲不住相耶言不住相者達音聲色相當體全空旣達聲色體空則見聲色實相旣了聲色實相而能聲能色聲色本無二致金剛經云如來於法不說斷滅相可知矣經中意謂不可以音聲色相求者爲破住相之執耳祖佛言教都不可作實法會六祖云西方人念佛更求何國非無淨土可生但要人先發明本有眞淨土爲相土之本源如達眞淨土十方法界爲我一心而東西

南北有何礙乎是則六祖之言正欲人了淨土唯心正欲人知淨土可求正是指示人知西方之根本非斷絕人生淨土也六祖又云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性旣有去必有方所旣有方所可去而淨土不去何所去耶設謂所去不擇淨穢穢旣不擇而又偏擇淨土不生耶是知六祖傳佛心印爲人天正眼決不墮斷滅見知此方信如來所言空者卽是日用穿衣喫飯及與君臣父子也如來所言有者卽是夢幻泡影本體寂然也雖是本無一法而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不可差互雖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四

全是第一義諦是眞圓通是眞無礙方見如來圓滿總持廣大法門也來諭欲集普門各經類成一彙欲病僧先爲序序則病僧決不辭此舉是病僧二十年前未了公案今足下成之卽遂病僧之願得有藏經之處病僧與足下同爲商訂更遂鄙私成日作序未爲晚也不知足下意地何如舟中搖蕩未能罄吐癡懷暫復來意餘容再布不一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五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六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書問

答建業旻昭陳公

恭惟足下跡示塵寰心超法界受靈山之付囑爲末世之梯航護法忘形唯佛是命接引有方普攝久衆初學自在無畏善伏外道諸魔不唯白下之大光明幢實乃諸方之真正法眼欽服欽服德音久慕聞名已益生前書䀌遙頒感惠實出意外殊愧入不稱物湙知敎不擇愚敢不拜登何能鳴謝旣又提誨京都

法道因緣易就自知鄙陋師門作料全無寧敢取辱大方悞傷明鑒但願見光儀一念妄爲癡想多時不識此生可遂此志否今爲憨先師掃塔因緣復入匡廬休夏制止先師圓寂十有餘年法屬供奉亦如生日惟是山林湙僻車馬難通知識無聞護法者少即本山松篁每被樵牧所損維揚田土忽爲棍徒强侵善世法門畏干公署一事如不能保百物俱可爲憂敢乞足下廣護法心垂大悲手千里飛光匡山與冶城非遠一體同觀已臨與未到不殊諒足下不倦大慈力爲容護不唯周全此日誠賴堅固常年若高鄴庄祖恒如即五乳香火綿遠設五乳香火綿遠即足下光明常住是五乳一片地即足下性分法身也肅此謹啓

答侍御旋觀王公

來諭謂閱台宗又爲單衆話頭入下一頂鍼此頂門一鍼實台宗之骨髓也台宗實頂門一鍼之經絡也精台宗而護痛頂門一鍼則經絡不活必成狼籍之物唯重頂門一鍼而不精台宗敎旨則骨髓乾枯亦爲灰壞之變必須頂門一鍼以通諸經亦要清理諸經以宗頂門一鍼骨肉俱活方爲有用大入亦非台

宗外別有頂門一鍼亦非頂門外別有台宗如透得台宗自有頂門一鍼如透得頂門一鍼經絡自然開通不可作兩事疑難如永嘉大師唯精台宗後見六祖大師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曰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衆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

亦非意祖嘆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此永嘉大師是精台宗而能透露台宗與六祖相見活潑若此如二大師相見語句是台宗耶頂門一鍼耶知此則頂門鍼乃台宗之頂門鍼也若台宗不下頂門一鍼皆成戲論之法又離頂門一鍼不唯台宗一切教相俱無建立執事欲究台宗須以頂門一鍼爲之先鋒可也鄙見若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衡爲雲居祖庭灑掃素未涉因緣所事艱難得執事慈念助一箒之力感激無量肅此謹復

復夢覺洪居士

病僧初出邵陽客武陵時曾枉手札寄念嗣後萍梗無定音問杳隔竟不聞芳躅所止何勝深察反省皆自違耳殘廢之軀已付流水雖謬膺雲居灑掃之役不過了其餘念而已黃山幽僻之矚知慈念之切乃有殷殷之喻若此豈不感荷來諭皈心始末注意楞嚴詳而且備大抵菩提妙慧借境方生無論色香味觸皆通本有都是入道之門豈唯觀教一事而已總之在人肯起疑肯體究無不是入道因緣若不起疑不體究只是尋行數墨不唯今生不得透露盡未來際恐亦不能超越今足下剖析諸疑正是足下著力處自有轉身親切時節是學道人極妙好消息此時不必速求決破若此時決破只成得些知見學問返塞却悟門足下如今分根分塵分性分相分動分靜總之未證聞性圓明如親證聞性圓明則無如是隔礙古人云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豈有聞性意識差別分擾哉足下莫放捨時時體究要到瓦解冰消羣疑頓盡那時方信病僧之言不誑也餘不贅

答舒茂才

病僧持鉢螺川挂錫西峰寺每坐長松之下辱孝則劉公見訪語次問劉公曰做工夫切要可得聞乎病僧直曰眞實做工夫無別奇特只一捨字便能超佛越祖一切究竟劉公慄然曰承教將此身變一個豬與人喫了亦是好事病僧私嘆此公穎悟超邁若此嗣後安福諸公偶聚於西峰劉公亦在座側有賀孝廉與劉公詰論性理劉公曰我與你如是辯論總是捨不得若如老師所教一切捨去則無許多諍論賀公默然卽此則知劉公深服病僧此一捨字舊日與足下樹底竹間榻前窓下淸夜白晝高談細語未嘗不以此字拈掇足下何不從善猶存種種知見耶超格之士道德仁義尚不能束縛豈可以貧賤富貴得

失憂樂而自纏繞耶據來諭憂樂兩種交戰而業繫爲祟數語乃古孤臣義士之懷非有道之懷也總之未能盡力一捨若能盡力一捨則諸佛尚不奈爾何況世間憂喜苦樂逆順寃親而可奪哉又則捨樂不得爲憂所使捨超越不得爲沉溺所苦捨快意不得爲寃氣所屈捨吉祥不得爲諸祟所欺此理勢之必然足下高明豈不曉此又來意是套語非足下以待病僧也若實然亦非足下相知于病僧也請高明自爲分處明月湖邊碧溪橋上聚笑有日暫不多及

答孝則劉殿元

衡八月廿二日放舟至建昌爲風阻九月初二日方進山自出青原至雲居延遲四十餘日一路清平皆執事護念之力法門固是執事身心青原更爲執事切意比來不知其中安頓有人否如不得人觀衡之過似不能免執事檄著至省城者急於親事也而能神開于方外往復江干累次不覺其倦此諸人之難能也欽慕何極李匡翁久響高風未及面識執事如有所見幸勿恡衡當來相侍左右俟歸府而後還山恐爲執事累故不敢作此舉衡一到山中真空山也海昏上下年止半熟荒歉之音實不忍聞不知明春是何光景知執事是有主之依怙當何以策耶衡既在至化之內瞻望殊深肅候不一

與郭首龍居士

舊冬曙宗公至山聞足下尚在調息衡淡慮之知有青原大功在龍天必爲加被是可恃也今聞道體大安精神倍常青原諸功一時頓起是則龍天不負足下而足下亦不負龍天此一大事因緣實千載一時一時千載可欽可慕昔有梵志爲活一女子命自毀婬戒反增數十劫淨行今足下爲青原勝事縱傷戒德亦可仗也青原之責使衡通身是口不能爲言唯

聽數說而已衡未入青原光景衡已入青原光景較之得失諒足下盡知盡見衡既入青原較青原未入時其什物已失其半使衡再入青原而青原豈不唯一空地耶衡與青原之地有緣無緣可知矣卽此當以衡爲青原拒而反爲青原招不知足下以何見而然也讀手諭情盡理至令人可欽可仰亦可憐惻但衡非其人亦無如之何也聊復不盡

答安于劉公

聞足下已獲麟郎不勝之喜良可嘉賀青原祖庭乃貴郡中雄鎮住持非細事務在得人而後可衡前爲

謁尊大人被賢父子錯扯入青原住僅半載青原什物二分已去其一此過將誰歸歟至今負愧不已足下寧不眼見耳聞乎如衡再入青原青原豈不成一空地耶足下欲衡入青原實欲青原損不欲青原益也古人量才補職良有實據足下高明豈待衡多語亦非衡有意不爲青原益實人與地不相稱使然耳

與元公黃居士

嚮慕道風獲益深矣吾祖師門下久闕明眼護持幸有執事與集生余公同心此道復爲今日大法旗鼓是知此時宗風聲宣宇宙皆執事與余翁之力也衡目衡鈍根不能爲人天眼目濫厠宗庭聊全祖父之志實爲高明所恥也幸藉雲居祖席之靈得瞻光霽可謂不致當面錯過幸甚幸甚別時承面許雲居休夏今歲將更矣不聞消息何如特專小師走候不知大徹悟人還有妄語否幸的然示之感激不淺

答介子黃居士

復辱慈函深荷法旨扇頭俚語借闢金剛乃敢塵瀆慧目紙上圖書因劉孝則胡爲冒獻寶几田歌眞田夫之口嘴何堪聲並大作家山茗止山人之啇湯豈揚味同古人案謬承譽意實增汗顏衡久墮青獅窟襄失乳小兒妄稱紫竹林中末願癡子一無所取百不堪爲旣掌玉指飛光攝受欣然歸趨嫌遲重煩金心布符招提恨矣親炙不早但獲請益諸唯主盟舟居適意未敢效船子之求人水宿私安聊復訪中峯之避世清儀未接鄙陋先陳江上清風普被破我積生沉寂夢歡喜何如天邊明月無私任他諸方棒喝機讚歎而已謹復

答伊少劉居士

融公來奉手教語意超然全無世諦知解向上一事大有透露消息眞青年中白眉也非從般若光中再來鮮能臻此欽服衡在法門四十餘年深山曠野幽壑孤峰歷盡辛勤至今老病交逼尚在焦殘無用之地曷如足下一入門來如逢舊有語言行事超越世間了無絲毫凝滯實有愧於足下多矣憶昔同舟出蘇溪夜話津津知足下不以病僧見棄曾面訂投老之盟又知足下覆庇病僧用意深矣病僧緣薄不能日近日客寶自欠耳去春抵匡山五乳了憨山先師掃塔一案秋入雲居又爲灑掃之忙不知何期再得良晤暢我鄙私是爲底念

與安于劉公

兩奉手教讀之如登妙高峰層層高上步步轉妙其光景倍勝令人歡喜暢悅不覺自忘是知足下用心綿密猛力若直恁麼行去諸佛諸祖極口稱讚不及況龍天神鬼博地凡夫可得而思議哉來諭謂初誦殊驚河漢久久思惟方知人人具有此妙用非獨菩薩爲然乃至知井可飲不求水於江河知燈可炊不覓火于鄰户數語大知是足下自信自覺境界不是從冊子口角邊學來言語若是學來不得親切若此是知足下眞有如是見乃有如是言能有如是言必有加是行此即是足下大進益大受用大自在處也

金剛經云若有人聞說是法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爲希有足下從驚疑到於不驚疑田地是爲自肯此事要自肯方親是佛先爲足下印證也大抵此事不是實有個心定與不定當審此分擾分靜分羈分解分障礙分自在之心果是何物是有是無又審此紛擾寂靜果是何物是有是無向者裏看得明明白白身心尚不可得將何物避紛趨靜自在不可得將何物爲障礙到此心境一如分別自息耳古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是爲明證近日學道人多尚虛玄不肯在日用中操履是爲大病足下既知此事必力行此事力行此事就在日用中左右逢源不違本有唯一孝字盡矣保此一孝行可以承順父母超越身心貫古今通天地達物我定聖凡總不外此一事至于超佛越祖棒喝交馳不過此事而已豈別有奇特玄妙者哉山空境寂雪冷風寒乃僧輩家常過活亦承念及感荷不宣

答季納熊公

來諭身雖居家心常依戀山中此正是足下大解脫處亦可謂居塵不染於塵其實聖賢游於世間飲食衣服視聽行止不異於人但心中圓照一點不與人

同一切聖賢超越自在解脫受用全在心光獨露不在形跡耳足下既在叢叢紛擾中而心遊於濱山物表非超越自在而何如果誠然病僧後塵望之不及遠矣舊火主事即足下超越自在之事護法著力之處必要善周密令彼獲大安樂乃見足下同體之慈如以同體觀之非他人之事乃自已之事不須待彼言不須待彼求足下聞之即勇于前善爲調理安息令彼不知不覺而受其澤豈不見足下之大善巧耶祝祝病僧在山承賢父子慈光容照足矣實出意外之慶幸雖貴邑人鮮有入山門者乃病僧素常偏淺

之過非貴邑人不樂善也堂中東單已成頹不俗大衆安穩其上皆足下殊勝莊嚴自性佛事西單月內可就此時得足下至山事事更美如有事覊不妨遲遲但可行卽行是望

答熊青嶼給諫

捧讀來論理事雙彰語義俱寄欲曉衡不宜此一妄動在衡何當執事殷殷一念至此無乃爲雲居祖庭久虛其席欲衡灑掃以待來哲又似求袾不得暫借赤土以應其事此執事爲雲居求人切實若此爲國爲家爲身無以二之欽服欽服衡雖沉冥豈不感悟

所示圓通玅旨聖智境界古人所謂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十方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非證此不能說此是知執事深入此種三昧乃能說行俱到眞縉紳中古佛也第圓融不礙行布行布不礙圓融理事融通性相不二方能超越世出世間思議之表所以云衆生有誠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昔釋迦如來在母腹中轉大法輪微塵數衆圍遶旣出胎成道之後復還本國爲父舁棺又昇天宮爲母說法有時鹿苑有時鷲峰有時善法堂有時光明殿未曾廢往來彼此之跡其開合世界爲一界乃諸佛之本事徧入塵刹而無礙亦諸佛之神通本無二致但行布相法中有是有非有當行不當行有當止不當止執事責衡不善行止不唯衡額手謝過卽諸方聞之亦合爪稱讚是執事語行饒益於人多矣衡此一行實爲大錯但錯於先只得將錯就錯此一遭後來言行自知改轍伏乞執事布施歡喜可也又示薦先一事乃衡生平本事住邵陽二十年唯以此事上弘佛化下導有情猶望執事廣此一行以爲雲居護法甚善甚美此謝

答寶慶諸大檀越

觀衡庸鄙草芥尚不能喻其微何應諸大長者垂光遠攝惶悚無地邵陽乃衡之恩地輕背恩地實一罪也屢承諸大長者慈召未卽歸赴今又蒙諸大長者同伸玉指飛光接引益增其罪是諸大長者之慈念日隆觀衡之罪愆日墜良可憐愍大抵漂流之子非不思返倚門之父非不望歸但落魄之業力未盡無可奈何觀衡之歸念日馳而歸緣多障自亦不知其然也去春入匡山了憨先師掃塔因緣秋出五乳決意歸楚又爲隴州劉門伯仲相迎之緣躋蹬至雲居又爲熊青翁父子錯爲舉揚爲雲居灑掃祖庭熊翁

父子初心此道不得不委曲隨順因此有負劉門伯仲之諸罪不容言又暫不及赴諸大長者之命愆何能懺進退循還微密覺照邵陽乃再造之域知諸大長者乃父母之慈決不我棄雲居灑掃事竣卽歸來面領呵責決不敢辭惟鑒不宣

答德安鄭茂才

佛誕飯僧一事良時良會最勝福田不唯親飽法供卽見聞隨喜皆下菩提種子自有開花結果之時此一大事因緣皆從足下發起是足下為諸有緣之大導師也大光明幢也雖飯僧一事行卽成佛之正因

此因此果非世智辯聰思議可及足下高明自成深信凡俗人以百千萬億七寶布施不及有智人施一粒米之功德是則物無大小大小從心耳金剛般若經云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如前功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昔釋迦如來因中以五莖蓮花供然燈佛卽蒙授菩提記是為明證足下如肯信見聞隨喜果報不可思議亦應信自家福德壽命不可思議亦應信自家法身慧命究竟堅固不可思議也衡所見如此欽仰如此不知高明以為何如

與金豈凡觀察

南浦之遇奇遇也知執事必不虛我此遇是遇非無待也本分一事執事已喜作用衡未能窺其少分唯翹首稱讚而已雲居祖庭執事決不視為分外事第不識護念玅用作何顯現引領望之佳稿珍玩數四未能湊入依衡廉纖之見奏成剩語自愧瓦礫何當以玷珠林恐違大命呈上冀批削弗用可也

上五乳本師憨老人書

去冬今春曾附問不知達否文林來承老人廣長舌音遠覆身心慶慰無量得知老人安心五乳地幽人勝續焰騰輝至于透網金鱗近來又不知幾許矣衡自知今生法緣淺薄病障纏身不能與祖父增光弘揚大法願行不齊羞慚無地又不能效古人三登投子九上洞山常赴老人之傍領取大機大用有負法恩多矣每念至此自覺惶惶退步有分又聞空印大師示寂衡之胸背如刺如灰恨病體不能親手扶龕返成不孝特於六月中做一報恩道場聊遮世人眼目於本懷中實不能酬其一點謹字奉聞伏惟加庇

可耳小菴工將一半自料力不能支偏方路僻智者罕至恐法道壅滯難通倘得老人新成法寶一開導之則小菴光明永遠曲鄉異域無不興崇想老人法愛甚深必垂於此夏居士乃新安人稍有信具但衡在病晦中不能啓發開悟今遣來謁老人萬惟慈悲接引使彼於佛法海中愈得信心堅固便此頁附問候惟冀慈照不宣

又

已未秋夏居士至蒙老人開示法語手卷一通衡頂禮開讀于甚深觀門更加一信益夏居士決志蓮品

永不退轉此誠老人一手捏人成佛去也衡承老人惠以法華楞嚴肇論三解因病心虛弱未得精研略讀一遍私意古來註解都是從毛至皮從肉至骨老人所註直向骨髓中會通迴與諸家別一手眼而血脉深極非淺識者所測再擬覺範大師所註引證會合老人所註骨脉會通雖則二老玄旨不同其深遠難到均也望老人慈悲加庇令衡血氣充實精神猛健于老人甚深三昧中得一毛端許相應更見般若上亦有大機大用會合宗乘絶無絲毫痕迹可問矣又荷老人曹溪往來之囑此極玅最善一行但衡非

昔可比孤身動轉爲難又時節似不能勉行此雖老人錯愛過奬衡亦直心擔任然而今生不能即來世亦不敢負老人所囑有新安陳居士號東華者夫婦長齋與夏居士相友同發信心叅謁老人乞老人方便提接最後開示於般若田中增一慧種知老人必不捨此利樂有情之念湛公居南岳修復天臺因緣勝好法道將行此真老人分炬寶照也老人有此公誠青原之有石頭南嶽之有馬祖衡每爲老人喜之所恨不能趨侍以罄道懷也有拙刻儀式二種呈上老人許可魚鴈行忪燈下草草伏惟慈宥

答澄芳大師

衡昔於獅子窟中常聞兄之名德十分高厚往來窟中語論超羣衡雖當時侍聆其側尚在愚昧之間未得深領微玅後隨空印大師入京過遊上刹承兄周旋曾侍衡亦隨衆飲食未敢接談想兄未及識衡其實兄之光儀在衡之心目間懸已久矣及吾兄法道大暢南北聲馳轟轟在耳每遙空觀想合掌讃歎第不得一面相傾爲恨耳去歲托坦然持香禮塔又未通名問訊反承指光遠照及惠帽襪感愧何極慈老人前歳冬返嶺南去歲冬月已入寂于曹溪矣前輩

諸大老寥落已盡法門空寂無依想兄亦有痛惜之懷特附片言奉報又思支那律教自宣師之後似乏其人今幸吾兄主之是知佛法久遠住持自今日再逢運也未來有情得正發心獲清淨眼頓證金剛戒體皆吾兄開化之力非文殊應身慈氏再來豈能荷此大任乎欽服欽服衡卧疾十三載今尚未起北地之行想今生不能舉矣偶因從聞上座北歸謹此通名奉候餘不贅言

答見玄大師

衡昔在山以自處凡夫地日與聖賢交叅而不識聖

賢也及被業風所鼓飄泊江海將三十年回思五臺不啻天淵之隔憶昔山中巖居穴處草衣木食覓寶王刹據獅子座營役往來皆文殊十萬之儔衡愧無緣再遘悵何如也今觀吾兄久處淸涼名聞遠播衡徒倚偏方望空懷想而已昔承印大師慈愛遣月舟遠來相接彼時病重未及同歸自月舟回後山中音問杳絕竟不知山中諸大師某某在山亦不知棲賢社中主人某某去歲托坦然持香供塔未敢通名奉候極承吾兄雅愛周旋其事又承瑤華遠布病室生光感激難喻因從聞上座北歸附此問候

答雲居味白叟

雲居始末座下肝膈衡已盡知但衡乃殘病之軀以閒放為樂本無住意昨登上刹因見座下為祖庭一片真心謂大衆少于精進自己年邁難於支持承面誨衡以委其事衡亦為祖庭恐致寥寥謂座下與合山大衆肯歡喜各歸退居衡捨了幾支病骨先為打掃以待大手眼知識方堪任其事量自力實不能也如合山大衆有一人不願歸退居不樂從其事衡決不敢輕諾此事全在座下與令高足善為調停可也古人云歡喜名為道場我輩為佛弟子舉止豈可令

人生惱耶昨會熊青翁云待他再到山中料理看如何座下調理之方却同青翁商議衡唯聽青翁擔當衡又別為請敎可借兩三間房以結冬為事亦可總在座下高明裁度是復

答樂愚和尚

前接手敎宗門證量并餘新刻又掌以喜偈為衡徇齒滿甲之誦種種皆是奇珍勝舉知兄為我誨我深且至矣又知吾兄應世之壽已登七十三矣較之台山大師又踰二載將來福壽不可稱量是知吾兄獨深禪源不為浮波幻影之所移異故得如是金剛正

受究竟堅固不動耳衡之鄙劣尠福兄盡知之偶被諸人所惑妄膺雲居灑掃之役實不自量耳如何得吾兄慈愍一至明月湖邊碧谿橋上優游對坐爲我舒其懷展其促不惟衡受其益卽吾兄亦不無其樂也衡雖不足爲吾兄所憐豈不念祖庭之重乎今特遣人奉接惟望撥冗光臨暫此肅復

與雲居明月堂法璽印西堂

兩接手書知子篤信此事眞載道之良器向上宗乘惟子是賴常住事方公旣已承當大衆有依祖庭有主一大慶快事子亦當爲我大發歡喜也卽今上下寇亂甚急士民惶惶有身無處可安當此時惟深山中破衲掌頭庶無慮耳子萬一不可下山日夜以從上諸祖公案爲依止須臾不可離也或出或入總一楞嚴大定盡法界了無纖毫隔礙唯一圓通自在三昧是子與諸祖眉毛厮結之處也此時病僧尚居舟中俟楚道一通卽過湖南以了舊日因緣而後浪跡可以自適也雲居一念在於夢想未少間耳不知將來因緣何如此時未敢期也惟祖庭是重子當珍攝謹囑

又

聞子于水邊林下保養聖胎亦自有住山新得之妙雖入間天上勝妙供養無如法樂爲上子不可不自知其超越也亦不可不知明月堂因緣爲子有也亦不可不護惜也子當究竟堅固此山甚勿被境風搖動病僧殘廢之軀遇此大難之時孤踪無可爲寄幾不欲畱娭業盡乃爾曹溪憨山先師一脉至我後而未得其人子旣擔荷此事當自努力向前病僧當來亦爲子擔荷其後此病僧之底意也爾晦公隱慈等歸山幸同方公淸照或常住或明月堂隨彼所欲而安置之可爲山中伴侶也祝祝

紫竹林頴愚衡和尙語錄卷第六

遼東錦州松山所見任
浙江湖州府總巡廳信官余三瀛發心捐貲
喜刻
頴愚和尙語錄第六卷計字七千六百二十三
該銀四兩五錢七分五厘敬爲
慈母張氏夫人名下性天朗耀慧炬圓明仗
般若而悟證眞乘賴菩提而安寧老稚謹意
康熙十四年十月　日楞嚴寺藏經坊附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七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經序

刻千佛名經序

世界以音聲爲體道德以名言爲用而綱常倫理非名言無以立矣名言于世大矣哉是以古聖先賢垂名萬世千載之下俗流常品仰名尋德以華凡習則知聖賢非名無以垂化凡愚非名無以導心而成聖成賢不可不知名言爲重矣乃至出世玅法諸佛菩薩亦以名言爲常住法身名字不朽卽廣長舌常轉法輪也原其三劫三千佛因聞五十三佛名而發菩提心俱成正覺而三千諸佛亦以洪名展轉開悟衆生佛佛道同名於世亦一也有罪障之輩經微塵劫不聞佛名字而菩提種子何由生焉悲夫我輩何幸得遇釋迦法中感我覺皇宣說諸佛名字凡一歷耳根永爲道種况復稱揚讚嘆唱和禮拜各自淨信成佛無疑矣病僧自建五臺以來每率淸衆日課千佛名經兼修諸品懺法有俞居士宿植德本感悟佛恩刻千佛名經一報佛恩一化羣品一自爲佛種此居士刻經之本意乎因言此使傍觀出家兒日日翹勤

五體和聲禮拜知非虛勞也

心經標言序

如來稱曰空王法門稱曰空門是則萬德慈尊以空爲體一切教法以空爲宗所以五時設化般若居中破前顯後照有滌空莫不由斯力耳然則般若爲諸部之樞機是經乃般若之領要悟斯經者不過數十言微塵剎海無量法門全體窺矣如其用力微而克功遠惟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歟絕學居士自言一生在般若心經得力及見心經標言分經析義如檢自家屋裏珍奇纖無疑滯其辭匹鏡花水月其義奪杲日晴空性相全彰宗教圓備豈非剖一微塵見大千經卷者哉惜未見其入但從其子頗聞居士一二進止其子凝之穎悟超扳可克父業庚申秋馳書及壙記標言求予一言乃就梓茲見居士脫體受用全在般若光中焚香合爪讚歎眞世諦中法眼再來入也是爲序

金剛般若經四依解序

原夫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佛知見者卽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也如來一代藏教唯此一事但隨衆生心量所見不同故

有五時設化之別初演大華嚴正示菩提自相主伴融通依正無礙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總之是無上菩提不思議境相也當時二乘人在會如聾若啞其凡夫可知如來不得已將此不思議菩提分示少許以就下劣根器三乘人同見丈六金身說阿含等教二乘人始得信入依之出分斷生死證有餘涅槃名入空般若是少分菩提卽自覺也以二乘根器狹劣得少爲足自任是二乘耽涅槃怖生死不能進修無上菩提故如來說方等大乘等教彈偏斥小贊大褒圓激勵二乘發大乘之心此示半分菩提亦能自他俱覺也二乘凡夫見佛彈斥乃愧小忻大厭偏慕圓雖欲發大乘心而執實有大乘小乘法相不能發淸淨菩提心故佛復說般若空教破前大小乘法相之執令離相發最上乘淸淨菩提心此示滿分菩提空有俱空卽究竟覺也旣發菩提心當發菩提果故佛說法華等教與之授記作佛吐佛四十九年寃氣方露本懷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爲一事又云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可謂傾心吐露然衆生旣發菩提心佛與授菩提記如來出世能事畢矣故繼之以涅槃是知如來出世五時設化原始要終總一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之大事也般若當第四時如來談般若有四處十六會此金剛般若於四處在第二處於十六會當第九會此經傳至震旦凡經六譯今本卽什師弘始四年長安草堂寺譯者此經自古迄今論疏不下千有餘家西域古今不知有幾所見有四人支那疏記雖多止見三人今有曹谿決疑蘊璞筏喩海內竝譽參於古人亦互有所長也古今疏記多以二論爲主據二論於經文多難銷會若十八住爲的天親不宜分二十七疑二十七疑如準無著何判爲一十八住二大士旣難爲準餘者可知是則但隨各人所見成就各人一段金剛智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如世間文字愈做愈奇愈出愈有非以一美能絕其後亦非一得盡廢其前以理無盡智亦無盡也觀衡於古人論疏多未曉然無礙智不及古人故也因注心本文一日閱寶集經云菩提者無色無相不可言說心亦無色無相不可顯示衆生亦爾又云菩提者非過去未來現在心及衆生亦非過去未來現在豁然知此經文雖重沓不出心佛衆生此三法無差別是名菩提心也經中又云若有諸衆生善根廣大超諸衆生如須彌山王出過一切是初發心施波羅蜜

因又知此經重重言內外財施及法施是菩提心初相也又閱心地觀經有十種波羅蜜每一種有三相如布施外財但名施波羅蜜布施身命內財名親近波羅蜜爲求法者說四句偈一無所得名眞實波羅蜜則知此經重重以內外財施較量說經功德是以二種波羅蜜較顯眞實波羅蜜是知菩提以無所得爲自相也知此端倪觀此經文字條然次序略爲科釋復叅證諸家論疏有符節相合者亦取焉前後疏通倫次分明如一氣之談輙敢命筆分注經文之下名曰四依解未全依古人故也其解始終唯發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義而已觀衡識見不如古人實霄壤懸隔經如日光古人如明目人見日光全分衡旹人不能如古人所見但隨自見所見得日光少分盡自己見量而已非不欲見古人見處但旹自障耳卽所見自相分境界托日光生起不從他人見分生起今之科分唯依經文生起得與不得過歸於已不敢污古人也若論佛知見唯佛與佛乃能究盡經中有摸象喻凡以有思惟心入佛知見如曹人摸象古今疏論旣如摸象衡以旹自任亦不愧也儻不以旹爲恥同觀佛日雖未見全分已勝不觀者也若高明如古人者亦不敢强焉四依者一依法不依人未全依古人節判故二依義不依語唯探經義不工文字故三依智不依識唯依菩提心不馳騁知見故四依了義不依不了義唯依淸淨實相不分別有無枝葉故斯解見雖微昧志在弘通縱未符佛意法意計過不甚多焉

首楞嚴經四依解序

夫首楞嚴者乃人人日用能見能聞能覺能知之自性也葢此性卽是常住眞心一眞法界聖凡不二物我同源如是廣大圓明妙性而衆生用之能見能聞能覺能知而不識知廣大圓明實自狹自小自私自昧可謂日用而不知也圓覺序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斯之謂歟原此見聞知覺常住眞心照而常寂名爲奢摩他而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皆非卽空如來藏又此常住眞心寂而常照名爲三摩提而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皆卽卽不空如來藏又此常住眞心寂照不二名爲禪那而世出世間一切諸法離卽離非是卽非卽卽空不空如來藏是則三藏本乎一心三觀原無二體究竟常住無壞無雜故名首楞嚴苟能于此見聞覺知薦得常住眞心性淨明體

而首楞嚴大定備在我而不在於經也若然者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舉心則念念眞詮觀經則字字本性豈容心法能所對待之分哉孰能達此又不唯一經之文義不屬於他盛矣盡眼之所見耳之所聞鼻之所齅舌之所嘗身之所覺意之所知盡於虛空徧於法界塵塵剎剎事事法法亦不出此見聞覺知六湛圓明之外是則十方世界乃吾見聞覺知之性量十方諸佛乃吾見聞覺知之心光諸佛於衆生心中轉大法輪衆生於諸佛光中聞第一義斯則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是妙用衆生日用個個圓成豈唯諸佛獨能哉若爾廣大性量廣大眞用卽此日用見聞覺知而不知不覺不能廣大眞實受用孰之過歟經云汝復欲知無始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唯汝六根更非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淨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知此離吾見聞覺知別無片事可得豈非十方世界囫囫圇圇是一輪見聞覺知妙眞如性耶第衆生日用不知勞我覺皇出現於世將錯就錯從迷指迷將此見聞覺知分作五

時名教總欲生住異滅復歸一性圓常因當機有淺深故乘時有先後至於斯經也開三乘之區宇統五教之宏綱權實並融性相俱徹初標常住眞心分別爲二種根本後明二決定義究竟歸常住眞心其究妄也卽處卽體以推心心本非心若同若別以分見見亦非見其究眞也無內無外以示圓圓自何圓不動不變以顯常常如所常或舉拳或垂手滿盤托放阿難目前或交光或灌頂親手撥在大衆口裏或剖剝於物象或直指於見精非因緣非自然非和合非不和合掃除戲論而妄想自空曰清淨曰本然曰周徧曰不動搖但不分別而實相全露發揮三種藏性細釋深妙疑惑以應妙奢摩他之請詳明二決定義繼選耳根圓通以滿最初方便之酬復示壇儀法行以爲末世攝心重宣秘密伽陀以作當來護念見聞之眞宅既悟莊嚴之妙門已知借路還家由因達果立三漸次滅二倒因番十二類生日用不知之沉習成十二聖位稱性圓明之妙覺當機舉果求因問荅事訖世尊依因示果修證義周隨請眞詮之名便示了義之目阿難未問七趣情想之昇降如來自說五陰迷悟之淺深總是日用不知未全道力是知一經

所示所說大意不出當機所悵所請二關精研所悵未全道力之致使盡日用不知之愚發明所請得成菩提之因便克自性圓明之玅全經之旨旨盡于斯要其如來種種方便費盡多少婆心不過指示入人日用見聞覺知就是如來成佛眞體如能極盡擔當不唯當下與諸佛把手共行便能高跳毘盧頂顙上去也可不快哉可不快哉是經自唐譯已還千有餘載傳疏相繼二十餘家犁文搜義曲盡幽微究妄研眞了無滯礙大觀諸疏似乎白日之下弗藉剔燈細閱本經實矣太虛之中不勞施點何乃自見未圓不

能如龍游空超超於文義之外鈍根不猛偏好猶蟲注木曲曲于字句之中茲不揣沉冥妄作分釋自知不免聚笑於大方之口且圖取快於偏陋之心知我罪我我心一如是我非我各有高見衡不敢强知焉開章分門不越古式節文發義唯依本經故以四依名之

刻圓通懺序

十方法界世出世間根塵染淨一切諸法皆是本有光明玅相別無一法間雜其中所以事事法法皆可以透露向上一事都可以爲敎體但隨差別因緣不無優劣遲速於根塵中推之勝玅莫過於音聲圓通無過於聞性是知耳根一門不獨我娑婆世界爲上卽十方世界亦稱第一也蓋我娑婆世界釋迦文佛以音聲爲敎體觀音大士以聞根爲方便正合此方之敎堪導此方之機是知諸經敎中皆稱讚觀音大士善得圓通法門西天東土樹敎弘宗一切聖賢莫不宗此一門莫不宗于觀音大士衡根性下劣不能超越自在因歸依觀音大士崇此一門撰集禮觀音儀一卷勸緇白同入聞薰聞修金剛三昧楚南諸郡從化者勝乙亥秋禮靑原祖庭過螺川挂錫西峰蘭

若有任之郭居士宿慧深契一見此卷如逢家寶歡喜踴躍卽欲梓行偏布謹潔身心自己書寫更爲條理次第每一願後繪其行像以便作觀梓成屬余序感居士之誠慧行雅合又喜同爲圓通法侶因拈筆祝曰願修此懺者各入莫孤自己本有聖性莫孤觀音大士圓通無礙之慈悲莫孤各人師長父母生育提攜莫孤檀越流通護法之洪恩必期親見觀音大士本來面目深入眞實圓通乃爾

刺血書華嚴經跋

吉州廬陵爾念彭居士法名音澂老實明白志學信

佛居貧不厭禮誦精勤又善楷書淡食刺血書華嚴大經及法華金剛諸大乘經典書成莊嚴精緻送諸蘭若供養此一妙行在出家輩行之似不甚難不難而難之不知出家所事何事在居士處俗諦中不以家室爲累身心唯佛是事行此難行法施是比之淡山苦行頭陀無愧豈泛常壆品所能爲哉此一行在出家輩行之實希有況在俗諦中行之更爲希有又在末季俗諦中行之是更甚爲希有也法華經云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如是大乘圓妙法門一字入耳一句染神皆爲菩提種子決定成佛況能目覩口誦手捧心持刺血書寫豈不成佛耶又觀此一行是佛事耶非佛事耶若是佛事本是佛心心事皆佛體用一致非佛而何疑哉有謂書經用紫粉靑墨豈不淸淨何用血書血是腥物一點染入衣服尚生厭惡何以書出世淸淨佛法耶曰此一勝行出載聖經是佛明言是菩薩妙行華嚴行願品云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卷積如須彌充滿法界此爲證量也又此勝行乃菩薩稱法性所作不思義妙行非有身心有我見者所能爲也又以皮骨血汁書經者非以皮骨血汁爲美乃美佛法爲重而身可輕也

紙帛金墨爲外財皮肉骨血爲內財捨外財易捨內財難若不爲此難捨能捨何以見忘身爲法耶若以法性觀之有情無情有漏無漏聖凡平等誰染誰淨誰增誰減誰生誰滅是生滅染淨增減皆屬妄想計度若謂血點於衣生惡心而墨汁點於白衣又豈不惡耶審此惡心旣同則血墨之染淨亦均豈可謂墨淨而血染哉又試看血入墨汁則不見染墨入血中則見染是又血淨而墨染矣又金汁果淨入眼不應生障血汁果染入目不應生光是又血淨而金垢矣然金墨血汁豈實有染淨哉是染淨皆人自心分別耳若無分別法法皆如誰非佛體誰非自性若紙素若白氎若樺皮若貝葉若毫筆若指爪若草木若金石若皮骨若血肉上至諸天日月下及山河大地中之人物萬事同一淸淨法身共一光明寶藏從古至今觀閱不盡講演不盡思解不盡書寫不盡是眞經卷是眞文字是眞法門是眞秘藏書經至此筆筆是般若生光點點是如來示跡縱橫自在無非佛事是謂眞佛也復爲之贊贊曰佛子安住俗諦中能爲頭陀希有事刺血書寫諸法寶身心舉止皆佛事末世能爲此淡心一切佛恩皆報足知恩報恩得佛心心

旣如佛卽佛子佛子卽爲佛攝受現前當來必成佛我今稽首極稱讚功德甚深不思議字字不錯亦不亂點點無名亦無相

血墨合書妙法蓮華經䟦

丁丑春余自吉州復匡山進法雲寺爲慈先師掃塔卽休夏山中適四月八日本山淸泉同乞毘尼有庫主靜修公亦從其次修公素性質直樸厚精勤在五乳主庫有年始終不二盆器米麪鹽醋之屬出納有量毫未輕忽卽本職之餘見有當爲而未爲之事無不勇猛於前未有避忌彼此之私自領戒之後倍加

勝行刺血合墨書法華等經細窺公之操履於十二時中無頃刻之暇不生倦色非多生定願大力所持何能臻此病僧是秋辭先師塔登雲居爲灑掃祖庭因緣所留至歲暮公持所書法華經至歐峰頂上請病僧一語證明於後病僧乃謂之曰卽本經有六種法師書寫是其一也又六種中求自他俱利而書寫一行獨爲其最以有卷軸文字之相能令受持讀誦解說供養諸行之所發起故也抑所書經卷流傳世間卽大地淸淨眼目卽將來大光明幢卽諸佛法身常住卽慧命相續不斷實則超越諸行遠矣至於刺血爲墨剝皮爲紙析骨爲筆書寫經卷積如須彌盈滿法界此又稱如來藏不思議妙行是超越中之大超越遠之更遠之矣公於不思議微妙法行已示少分此亦隨世所知之心量耳或謂書經用香墨豈不淸嘉何以血汁爲重耶曰如世古今有割股救親親病卽愈股豈投症之藥耶股是悅親之味耶無乃重親輕身故耳因捨身報親所以能動天地感鬼神起親痌勸諸人古今稱爲至孝豈可以諸味之美諸藥之靈而較優劣哉此刺血書經一行出諸聖典乃不思議大人境界非以血光爲美特爲重法忘軀唯法

無餘以究竟淸淨法身圓滿一眞法界豈可以血墨染淨難易世諦之見而爲分別哉唯稱讚尊重不及是爲知識復以偈讚之偈曰佛子實住眞實地所行無事不眞實有身無身不分別難行能行不思議是血是墨書此經一點一畫全體示塵塵剎剎一毫端劫劫生生唯本際諸佛法身離彼此常住世間作饒益佛子能行諸佛行眞實是佛何疑惑

禮板的達像䟦

天竺國梵儀大僧入諸夏肇自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師始至洛陽正漢明帝永平間嗣有曇柯迦羅之于

魏佛馱跋陀羅之于晉等比不可枚舉自漢至明初梵儀大僧往往至震旦者皆衆中尊僧寶之龍象也歷朝聖主咸以師禮接之其來總爲一佛法大事第各有宗尚因各有所宗亦各有授受名分名分既彰互有旗鼓互有隆替總之佛法一脉綿綿不絕而梵師至此各付所得付得其傳或返本國或示寂此土其所傳之人多是此土唯元世祖供尾麻剌室利梵儀相繼七世儼七佛繼化六世皆天竺人第七世是震旦人所習皆天竺儀範名曰撒牙納囉釋彌此云智光此人彼名以表七世皆宗也第六世名板的

達薩詞搜室利卽今南都西天寺北京眞覺寺五臺山圓照寺舍利塔是也此板的達大師爲兩朝人主所尊重初爲元順帝遣官迎至京都安于西山法雲寺卽今眞覺寺順帝親從受戒禮接甚隆大師不負初志辭歸五臺山住善法寺卽今圓照寺也大師日夜惟文殊是其密證國朝初太祖高皇帝詔授善世禪師賜銀章開戒度生利益演廣倍於前五世多矣至于七世智光大國師名稱夷夏德被天人其光明鏡益又超于前六代遠矣是則有天下梵師相繼與國終始則元世諸君皆賢王焉知非諸大國師陰有所資助妙有所修致耶至於國朝禮儀樂品優於前代勝多亦我太祖高皇帝興隆三寶睿算密等不可思議之弘庇是歷朝崇奉三寶義意深矣衡初出家依五臺圓照寺惠仁和尚剃落禮塔長輩告曰此是板的達善世禪師之塔共有三處南都北京及此是也甲申衡舟泊白門城下有禪客自西天寺來者言寺有板的達舍利塔衡躍然而喜知是法派鼻祖也秋日策杖叩於塔前見塔磚頹落無力一灑掃惟有太息而已詢知有佛牙得贍禮又詢知有手卷擬是名公手蹟主者持至則故紙數張卽印字前後失次

不成讀因囑幼仁張公訂明次序莊嚴成卷以永鑑來哲知歷朝崇三寶之隆密化輔政之益不虛云爾

華嚴經綱要序

華嚴大經者乃毘盧遮那佛稱法界量顯現自性因果本妙莊嚴究竟圓頓總持法門也文豐義富事渺宗玄要而收之不出四法界而已蓋四法界者一理法界此界也以眞性法中本無生佛名言豈有自他影像世出世法染淨因緣當體全空究竟清淨不可思議是謂理法界也二事法界斯界也卽理法界至虛而靈淨極而妙不動本然循業發現頓變相見二

分幻開迷悟兩途情與非情聖凡依正纖然同異究竟所有不可思議是謂事法界也三理事無礙法界是界也即理外無事事外無理理不拒事縛脫歷然事不拒理生滅寂爾波濤萬殊而全彰水體水性一味而徧示波瀾空有並施性相不二不可思議是謂理事無礙法界也四事事無礙法界茲界也合上三界圓入一眞理事既不相違彼此自是無礙以事入理理無盡而事事無盡以理收事理無殊而事事無殊舉一念而三世圓明吹一毛而十方炳現正中有依一毛孔中有無量無邊世界依中有正一微塵裏

有無窮無盡如來一多互融延促自在不可思議是謂事事無礙法界也是則世出世間色心諸法不出此四種法界又此四界唯是一心離心之外無法可言此心亦是强名不可言議不可思議即一眞大法界也如來證此法界性示此法界相廣此法界量放此法界光攝此法界機彰此法界會盡此法界理演此法界經是經一名而有三部品偈旣廣卷數勝多人間難於秘藏龍宮久爲客護像法住世龍樹大師博盡世間琅函因搜海中寶藏逢斯妙典無上眞乘慨大法不聞何以見自心現量圓宗未會豈能開法

性光明注神淵記得下部之始終竭力宣揚廣上根之知見初流布於于闐次傳演於支那自經出典無論餘國但此方禪教師將緇素明賢發無礙辨才得無師智慧雄機大用豎論横談生死涅槃自在無畏立在毘盧頂上超於威音刼前從古至今算數莫計豈非皆從此經法化而出耶或在諸餘經典及師友因緣一念相應得見自性亦須從此經印證方能弘自性圓通所以古人云無不出乎此法界無不還歸此法界斯之謂歟今古從此經得大受用得大自在不可不知此經之所出耶不可不知龍樹大師之所

與也是經疏論代有當家唯淸涼大師獨超越諸作體法界覩開合此經實文殊之應身乃毘盧之徧照以六相十玄發其幽旨以五周四分收其全文分章剔義若朗月之照晴空逐句揭宗猶海印之現乾象義無不備事無不周是疏鈔與經可謂君臣道合也疏鈔一出自唐至明代不虛講至於我朝神宗年次亦講未歇時奈何二十年來不聞有處論及疏義究此玄宗人與物俱爲減消身與心並之虛弱事推容易道懼艱難無論黑白皆爲時氣所奪也即僧輩中爲座主者或經或論多不肯淡求或句或文唯從輕

快以爲簡易以爲分明又以古人疏論爲迂談率以時尚口語爲切玅是以比來法席皆貴指點本文講解漸於虛浮疏鈔將同湮沒使如來一字法門書海墨而不盡破塵經卷包法界以無餘全若無聞況復得意法運至此良可惜哉蓋古人疏論皆依智宣流或總大意條陳或從細文曲別或正釋或旁通或合明或助顯或指證或懸分圓轉入微開合不一嗟乎今之學者多識心淺近因視古之疏論謂智境支離又則此時狹劣慢習日滋日深輕淺狂見時染時厚卽於本經多望涯而返豈獨古疏厭繁不尋復有弄

機緣作究竟宗乘鄙藏教爲糟粕文字每掉頭弗顧掩耳不聞何乃逐末忘本認派迷源顚倒至斯何因落悟邪風狂扇一期難回我憨山先師秉法界大願示生此際痛惜時蔽注意大經遊心古疏提綱挈要斷義分文不三年而全經大旨首尾昭然卽一座而疏有未發復爲補出收群詮于指掌窺法界于毫端一性圓明百無覆蓋俾學者或因綱要以博疏鈔又因疏以入經因經以見性使狹劣之習漸近而漸遠廣大之境愈入而愈深此綱要之所以而作也是淸涼大師爲本經之勳臣我憨山先師又爲疏鈔之導

師也正提挈閣筆之日適曹溪堅請之時義不能辭行爲彼應因此經疏源流未敘綱要起止無題不時先師示寂曹溪此種公案遂成缺典幸得益公法屬竭力募刻新安剞劂氏梓工方完惜益公又卒勞累斯亦未及請序大方丁丑春衡爲先師掃塔因緣特之匡山法雲蘭若得此新刻如獲舊藏法法現前受用不盡由是綮此微言用以鳴後云爾

刻方冊藏經目錄序

吾本源自性廣大圓滿湛然常住究竟無盡而發現一切諸佛菩薩緣覺聲聞人天諸有世出世法亦無

有盡所以諸佛菩薩有說不盡的法輪度不盡的衆生嚴不盡的佛土蓋吾自性無盡故諸發用亦無有盡且比觀過去莊嚴劫千佛有說不盡的法門度不盡的衆生有賢劫千佛繼之賢劫千佛有說不盡的法藏度不盡的衆生有星宿劫千佛繼之如我釋迦文佛有說不盡的法輪作不盡的佛事有迦葉繼之以別傳阿難繼之以結集諸菩薩繼之以論疏又阿難尊者有傳不盡之法藏作不盡之佛事繼之地湧之衆流通於天上人間諸洲諸國總一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有得之而爲顯有得之而爲密有得之而爲

性有得之而爲相有得之而爲禪有得之而爲律於吾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一無所有其流通之普亦無遐邇前後之次我支那國自漢明帝遣蔡愔等迎摩騰竺法蘭二梵師持佛經像而至此土始見三寶之相普聞三寶之名嗣之法顯諸師嗣之玄奘諸師皆此土高賢之天竺求教者有梵師自西域持梵筴入支那者或一人持一經一律一論而至者或一人持多經多律多論而至者或多人持一經一律一論而至者或多人持多經多律多論而至者所至之時不等所持之法不一至於達磨不持一字而至然前後

諸師持來法藏雖廣略大小顯密性相有文字無文字種種不同而於本有一事無增無減無欠無餘囫圇一大光明藏自漢至唐所來法藏較之天竺未來者百千萬億分中我支那國中未及一分耳抑支那弘法諸師於經律論顯密性相等教各有所宗亦各有師資授受代不乏人又此土一代藏教名目部類卷帙分劑有序歷來諸師編次目錄各有所見有取來時朝代先後爲次有取廣略大小部類爲次有取經律論疏爲次有取說時先後爲次　神廟初年有紫柏老人見南北二藏板印造艱難遠方更難於持

行流布立意轉梵筴爲方冊印造流布二俱輕便與二三子確議無疑勸諸大心檀越捐身命之財鐫堅固之板初發手於五臺山妙德菴已刻就數百卷顧氷雪積歲恐侵及板移於杭之徑山山在江南極於溫暖山不爲峻易於上下剞劂供給事事得便乃紫柏老人一大快事此一大事始興於　神廟八九年間至三十一年紫柏老人爲弘法罹難卒於燕都門下諸大弟子扶龕南還塔於徑山與大慧老人塔相與呼應意在此老生死以方冊藏板爲身心自紫柏老人去後四方刻資歸聚亦微因就施者之方任力

刻之於是四方有道力者隨討未刻名目同式就梓自癸卯歲至壬午歲將四十年梓未虛日其事猶未竟已刻者不及歸山未刻者懈不速完究有利根上座乃貴竹赤水人也穎悟卓然妙有大人標致慨紫栢老人未盡因緣爲佛祖慧命所係不覺泣淚流涕矯首歎曰大丈夫出世一番不作大丈夫事則不如魚鳥矣況可名人乎天地萬物毛羽草木皆吾通身骨肉豈屬他乎哉過去乃吾之過去未來乃吾之未來現在乃吾之現在紫栢老人未盡之願乃吾未盡之願自己未盡之事自不勇猛於前又誰待焉奮力

精進堅誓曰此身不竟此事願此身碎爲微塵耳立此堅誓已策杖徧討徑山嘉興吳江金壇諸處已刻成者某某經律論某某傳疏記錄名目卷帙板數一一查明未刻者亦如是查淸名目板數多少記於指掌心目之間先之雲間商之徐李黃諸大檀越欣然就事已刻者十之八九未刻者十之一二耳不期半載可完利上座欣聞　新主登元大興善事上疏請旨催四方已刻之板同歸徑山復請御製序以光方冊藏經之首此實脩延　國祚密助王化一首善也嗟哉紫栢老人爲此一事海內奔馳三十載未目竟其事將非因緣時節有待今日耶老人未盡之事有八四方之板未歸徑山一也板未完未製方冊藏首序二也貯板之方構造未廣三也因板未完板頭錢未總則定數四也板頭錢預修貯板之室未得良策多有冒用五也目錄依五時之次其正譯重譯華梵傳述未盡其詳六也搜括古今名集遺漏未全七也因板未完勸者施者鳩工者未勒名於石以昭千古八也是紫栢老人所有當盡未盡之謀而利上座一一能盡之是紫栢老人與利上座可謂首尾一貫也首尾之體本一首尾之用不二說利上座是紫栢老人再來可也說與紫栢老人同是地湧之儔來盡佛法未盡因緣亦可也此段因緣決非偶爾紫栢老人諸有未盡而盡于利上座矣利上座將來垂後亦有未盡因緣信來哲亦能爲利上座一一盡之矣盡之又盡之未盡復未盡盡未來際此段光明無有窮盡是則亘古亘今徹天徹地惟此一無盡大事因緣也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七

遼東錦州松山所見任
浙江湖州府總巡聽信官余三寵發心捐貲
喜刻
顓愚和尚語錄第七卷計字九千五百三十三
該銀五兩七錢一分九厘敬爲
慈母張氏夫人名下性天朗耀慧炬圓明伏
般若而悟證眞乘頓菩提而安享老稚護意
康熙十四年十月　日楞嚴寺經坊附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八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書序

同聞思修發菩提心錄序

原夫一心變而爲萬法萬法無性全是一心卽萬法而會一心其唯首楞嚴經歟初心必假於方便方便雖多易成爲要而圓通易悟初心其唯耳根一門歟蓋聖性圓該法界法界咸一聖性是則根根塵塵事事法法無非入性之方便但衆生從無始來薰染種性不無利鈍差別致令所依方便亦有親疎難易親

於性而不疎易於入而不難故特耳根一門爲最勝方便然耳門之勝者因圓與性親因通與性親因常與性親因與性親故易悟而易入況此方敎體在音與聞捨聞無音捨音無敎是則合音聞而爲敎體卽音聞而歸聖性隨此方敎體之設故經云此方眞敎體淸淨在音聞欲取三摩地實以聞中入是也歷觀西天東土大聖大賢若顯若密無不從此一門而出藏有修證儀文最多足爲明鑒慨其法久自疲用而不覺人日誦觀音經日稱觀音名日被觀音福祐而不知所歸因不知所歸故日誦日忘時進時退而懈

慢不能精進以克其功此非佛法不驗人自惰耳書云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大抵聖賢弘道在善誘於人凡世法出世法久自成疲善新者能起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此新難言也乃新其舊有非別剏爲新也如禪疲以律新之律乃舊有之律如律疲以禪新之禪非始有之禪譬夫鹽梅乃舊有之味在善調者加減互換以悅人之口而愛嘗肯飽也而禪講律原是一法亦在善誘者隨宜互換以新人之心使其銳志而克功觀音一門自明敎大慧知禮之後疲之久矣若亾也就其所亾而起之豈非新歟所以新

之一字難言也淨土一門幸雲栖大師起之觀音一門爲此方切體之敎何未見人拈掇耶衡根器下劣衆中糠粃但髫年嬉戲愛供養觀世音菩薩十二歲持齋後凡遇恐懼事不覺不知念觀世音菩薩彼時不知其然後日追思不從人敎而自能者誠宿緣所使旣有宿緣而又下劣者信是多生罪業感集此生乃爾十四歲出家十九歲上五臺山依師子窟空印大師習聽經論二十二過南方初住天台但讀楞嚴經從前未經大師決擇所有疑礙都在此經中破之又詳此經勝妙重在耳門圓通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剏今末世識心精巧好於義路此經從精研究竟而入於堅固正合此時之機也況且人身從開闢以來傳至今日欲氣淫習深之愈深厚之愈厚而生众中唯此一根難抜此經以淫習輕重而辨昇沉雖諸業並遣其要在破淫習亦正對此時之弊也又且從古至今名言習氣積蓄深重多尚鬬諍馳騁狂見此經以返聞聞自性為要行亦正破此時之謬也又則醫方萬品對症為良海寶千般如意為勝生於此方出於此時舍是經而求正知見舍是門而求易悟入衡不知其所從也雖諸方教體不同根根塵塵各作方便亦讓耳門為勝經云由我觀聽圓明故觀音名徧十方界是也衡因臥疾邵陵五臺菴中自述禮觀音儀一卷率衆薰修冬夏二期得真實行者十五人同依觀世音菩薩發菩提心從今已去盡未來際弘傳此經稱揚此門同列菩提心錄陸續有同發此心者同登此錄並集經論諸家修證儀軌類成一家教義以各宗各志庶幾日益日新克功克果普願法界有情同入如幻聞薰聞修金剛三昧云耳

生生篇序

肇法師有言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又云會萬物而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蓋聖人無他唯知己而已矣人之殺生害命爾汝我活起惑造業生众菸菸皆不知己之過也若夫視一切生命皆吾支體豈甘自食乎觀一切草木咸我毛髮豈忍輕傷乎所以古聖先賢謹釣弋改網祝共饑渴同憂樂用之以時節之以禮皆達物唯己之旨但曲順時宜未能極盡如云捨身餧虎割肉啖鷹方是徹底為人窮滿心量耳書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斯之謂與或曰既然萬物唯己若殺若食皆干自己而喫他還他負命償命因果報應何其謬耶曰若達物唯己痛癢關心豈肆誅啖哉第迷己為物為物所轉故有相殺相食酬償報應等事此乃以迷積迷因妄習妄故耳艮可悲夫果覩物為己殺活自善逆順皆仁深可思之思履王公神資穎悟處世超然曾見公成佛銘曰證本源慈登成佛地知公于此事有透脫處今讀生生篇亦喜吾知不謬矣命予一言列篇首雖自知不文亦難違高意乃據實見說此

翼醫通考補序

原夫造物者生生之主也醫乃生生之輔也而醫得非造物之神用乎蓋醫與造物體用相並醫之道豈

可輕易言哉試觀醫脈祖於神農軒轅此聖皇也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而王稱天地之大者輔天地之生氣故也昔神黃二聖分五穀嘗藥草是知所輔無他唯調護養育其生離斯何為大焉故主民者稱曰粟王謙曰不穀者此也范文正公有言不為良相當為良醫此言以位不及相而為醫非智不及相而為醫何也相名位也非時不臻醫道途也無往不可是知醫與相未敢易擬然世間之道以生理為先所以書云先修其身次齊其家後治其國使身不寧何以論家國中外古今事乎是以有國有家者不可不謹身謹身之要內修心行外修藥石剏其傷生者多以心不正陷身於死地或王法刀兵風火水難或虎狼毒藥惡疾惡癘此心之招也藥石無以療矣聖門綱常倫理乃醫心之良方安生之大本造物之神用密化之深機而學究之流嘵嘵仁義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可為識者慨也推其致病者多以藥食不調而殞其命五穀性平可以常食滋榮衛療饑虗亦不可過食過則致疾蔬果之類其性有寒有熱有風有滯不可常食食則先量其體宜不宜耳其身之生也本於陰陽五行五行均則安不均則疾疾發而

五穀不能調者必求明醫授以方藥藥者約也以少物而有多力如一星之火能燒萬頃之荒一粒之丹能變大地之土是也藥雖多品亦不出五行其身五行有增有損其藥五行有補有泄使其五行均而百骸調身寧智出而後可以論家國聖賢事業所以至道以脩身為張本古人有云醫與儒一事而謬為兩途者此也又則萬物有生必有滅常理也是以古聖先賢皆同烏有但有生者不可棄此諉于時而不殷殷於生物而醫者施仁施智施藥施方不緣病者賢愚貴賤但以廣生生一念為主而病者慎疾慎養慎醫慎敬不擇醫之新舊尊卑但以良明是從而醫者良病者慎間有未愈者是為定業非醫病之咎而人子受身於父母覆庇於天地而天地父母愛其生而未欲其死若自不善調攝不從醫藥輕身於黃壤之中是有悖天地父母之心孝慈何在生理何在是知病不從良醫醫不施良心俱為造物之賊也圖南喻先生祖廸豫章醫館楚之邵陵當道縉紳士民城野請無暇日其診脈與藥安危言於先活人之命袪疾之脛不可勝舉好博古書精考醫源集翼醫通考備收古今儒醫名公敘論啓引其核究脈理藥性醫旨

病穴曲折細致詳且盡矣治無不備弊無不遺間有隱而未發者公出而補之名曰翼醫通考補覽此書者明者進庸者懼貧者濟富者慎同歸一生域此集諸論咸曰醫在心術有曰醫在妙悟此心乃仁慈也此悟乃明智也皆造物之用而未及體若以體言之則天地萬物同一心體彼病我之病彼醫我之醫豈有彼我勝負急緩之見哉如人一身頭足尊卑雖殊痛癢必均於摩觸一體故也豈有療頭而不療足哉其耳目口鼻肝腸皮骨皆然其耳目口鼻有盲聾咼斜不能醫者亦以温凊調護未有截而棄之何也好與不好皆體也今之醫者視貴賤皆我頭足藥無不仁矚賢愚皆我皮骨醫無不普縱有庸醫皆自耳目不明可從容誨之儻不受誨亦方便與之未使其絕生計也或有病者愚悋亦自皮骨不和亦等醫之未肯坐視其危亡也若夫廣其仁周其藥安乎命分全乎造物使天地萬物渾一生理可與太上同遊矣而醫豈可不明心者哉余居南嶽與烏藥中毒而氣血殆盡因詣邵陵就醫見喻公得療三年之中稍有感冒微恙受公之藥楮筆未能盡劃公之仁與我多矣公一日持此集以誨余俟禪坐之暇讀未三復乃見

公肝膽包乎太虛一段生氣洋洋溢溢渺無涯際是知用心在岐伯上求可也醫與造物並求可也是為剩語

中庸說白序

是書乃孔氏心法此心也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若斯豈有古今隆替哉其隆替之端在乎人耳羲皇之上無有文字雖不見授受之跡而心傳密會信必有之自堯舜乃有典型其傳受之語明著其中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傳至周孔其道大行然道與世事有盛必衰孔孟而後其道幾喪秦漢以降六藝竝行人莫識其本末於中雖代有其人不免為餘氣所雜僅微微一絲潛注而未絕似乎亡矣至于大宋程朱諸夫子正脈復起程朱之起者乃因佛法之勝激勵其心也程朱排佛可是知佛恩乎有僧問趙州云何是道州云平常心是道似合此書之旨且何處是平常心卽夫婦之心平常心也兄弟之心平常心也父子之心平常心也朋友之心平常心也君臣之心平常心也至于天覆地載暑往寒來皆平常心也雖然如是要在卽今夫婦君臣間指點出平常心來又却難矣欲知平常心到不如鷺鷥白牯却

有些子如此說話但識趙州字未知趙州義欲得趙州義自知不止欠三十年飯未喫在是謂說白

律儀常軌序

書云操之則存舍之則亾律儀常軌者乃尋常日用操持行法使不致於亾失也祖師門下賓主問答意在時時提撕使不昧却一機不來即同死人如來教人行住坐臥取捨視聽之間持誦偈咒亦在時時有人在行者如法從旦竟夜次第行去管教水牯牛欲犯他家苗稼無斯須空罅無記散亂不待驅而自遠定慧圓明無少間亾菩提由是期焉

擬古長詩述志序

衡出自貧里少讀書及爲僧又懶學空在法門三十多載一無所得自南來亦二十餘年多在深山孤頂以掩其拙庚戌登視融藏跡於石廩峰下以終殘喘爲計不意根器鄙陋山靈爲妒頓遭異壽不啻百死一生僅游游一絲未盡耳山中艱于醫藥幸爲舊知已接至雲陽調理以業未盡其疾痊而復返但言多受風四肢如泥因此禁言甲寅春又爲駐鶴坊主人接來邵陵有仁人君子以孤病僧爲愍頻來顧盼有問不能言輒以筆代舌人皆謂余能書因神弱不及多言凡答止以四句停筆人皆謂余能詩余實不知詩書而詩書之名乃人誤唱耳從是有索書幅者有索書扇者自以孤病無倚不得已而應之秖是不免識者笑也項孝則車公以詩歸遺余凡瞌睡之餘借一寄目其中幽旨未知且不求知但見長詩一首有三百五十多句不覺驚訝不知詩可以能長耶以一向未見詩故耳詩歸掀完其詩有二句三句四句五句六句七句八句乃至有三五十句甚至有二三百句者雖古律有分而詩名均也是知詩文得到妙處俱無短長矣嘗聞論詩者以談道理爲偈不談道理

爲詩所以選詩者多不選僧詩以偏道理故也余雖不知詩聞此說恐非達者之論且詩偈之分不知出何人之言偈句也詩離句何以言之是則詩偈無別但道理別耳又道理乃性情之所遊也詩果拒道理而性情何由出耶是知詩偈不以道理爲別以辭之風雅爲別耳詩若徒以清淡藻雅爲重而爲詩者何益哉仲尼云春秋作詩道衰矣又何言歟書云見山思高見水思明此詩之正訓也知此詩不在詞藻而在志審矣若論志佛可無志耶而世出世間有超過佛志者耶又似離佛語都不足言詩也佛經諸有頌

句都不論只華嚴淨行一品凡所見聞皆誦四句此
眞詩之奧府正見聞正性情正動止莫尚于斯矣但
譯人未揀工拙世之學者尚于詞藻致使佛甚深詩
道置而不誦不惟不誦而反嗤耳斯言有異於衆乃
是不知之言諒衆不我罪又詩不淸則不貴古今禪
講詩集盛多如寒山子不可備舉縱詞未精細而意
豈不淸耶而選詩者多不上選豈選者不知性情耶
大都僧詩乃僧之性情世之學者乃世之性情僧之
性情與世之性情差別遠矣且淺說如寒山詩中詠
諧好殺生者而世之學者幾能戒葷茹耶於戲無怪

乎僧之不中選不中吟咏有以哉僧詩亦有一二入
選者乃僧詩中屈節就世語耳余病愚無以遣擬古
長詩以述志或謂余言過長於古過俗于古大淺輕
大陋鄙是斷語是偈句余總承受但余不在詞而在
志耳

貝葉記序

佛法徧世法中世法不別佛法外佛法迷紛然世法
識世法渾然佛法是佛法世法無角二地由其一照
耳又佛法作世法將世法作佛法適莫皆從此亦在
其善用耳大慧杲禪師云老僧有時將丈六金身作
一莖草用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斯乃善用
者也使非顚倒豪傑得大自在胡能臻此然法不二
立人豈二耶僧何其僧俗何其俗形跡雖殊中未嘗
離僧不達本有僧何以僧俗如明本無俗何以俗是
僧俗不關跡在本之明昧耳又僧藉俗稱俗依僧呼
無可不可此亦在放心於形表者也邵陵孝則車公
年未立而才名四馳性嗜奇奇書奇詩奇文奇義咸
出入耳目言思不及之地有時僧稱有時俗稱有時
居士有時尊者此誠就裏廓然乃爾變現無朕若此
於子史士事之暇間披佛典一目如逢故物心入口

出竟與古宿鬬雄玆有心經頌船子偈注天主教辯
八識頌釋并諸神辯辭精理詣秀潔絕倫今人耳目
一新隔礙豁通大似此一知見在古該有在今不可
闕也合爲一帙目曰貝葉紀遞余一覽若覩異域殊
珍得所未有愈玩愈奇手眼忘倦歎曰此非佛法世
法揑成一片何遊戲其中幻出幻入縱橫自在神解
若此是知佛智慧無地不在若爾居士何以名公俗
僧何以名公則公可以名居士可以名俗僧也領益
幽旨無因作酬擬湊拙言欲向珠林標一瓦礫知珠
林非瓦礫能襯冀瓦礫藉珠林光生耳釋觀衡和南

謹識

禮佛發願儀序

作佛作祖禮爲初門成聖成賢禮實要徑是則禮乃世間法之樞機出世法之根本也蓋禮者下也下已身心禮敬一切也爰諸有情不解物我一如妄執彼此自恃自高自尊自大輕忽聖賢疎慢長上凌傲一切積習不覺滋貪嗔癡結不善業長淪惡趣苦受難論皆自恃自高自尊自大慢習之所招也諸佛菩薩愍此迷妄或示爲世間聖人或現爲出世大覺或敎之以名分常道別於尊卑不越倫次而禮而敬自有

節也或覺之以佛性眞源泯於聖凡不揀形跡而禮而敬自無礙也要之下已敬人敬人敬已禮有差別敬心一也至於合和不二之心親近原一之性優游於華嚴世界安住於寂滅道場回觀自恃自高自尊自大豈不枉自區區耶又觀袪恃袪高袪尊袪大豈非禮自謙謙耶則知人欲橫流非禮法不能斷絕我慢凌高非禮敬胡能折伏是則禮實摧慢幢之利斧柱欲流之堅堤也而世出世法舍此何以建立哉大鑒禪師云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卽生忘功福無比此禮關於聖凡翻掌覆掌之捷若此抑且

世間學問必明於先達不禮何以問明書云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下禮也世外眞宗須請益於智者非禮何以請益經云常請法師三時說法日日三時禮拜不生嗔心恚惱之心爲法滅身請法不懈滅身不懈禮也心地觀經四種修學門親近知識爲第一普賢菩薩十種行願禮敬諸佛爲標首將非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禮實要之百千三昧無量法門禮誠初也又且末世衆生業習深厚魔境麤强若不親近知識禮敬諸佛哀求加被自能出生欢證菩提者鮮矣若爾末世修學欲求諸聖攝持應當精心銳志奮力肯切

至誠頂禮而後信有所感諸佛菩薩非欲苦衆生以禮敬但要衆生禮敬至而慢習不生慢習不生則彼我情忘彼我情忘則萬物一體萬物一體卽如如佛也肇公云會萬物而爲已者其唯聖人乎是則諸佛菩薩敎諸有情禮敬者意以禮敬正衆生心成佛也若然者但內除慢習則已何暇禮敬外求耶曰第一義中豈有內外耶在迷妄中積刼慢習所結惡業能作障礙必假聖力冥資方能除滅舊習不作現習方不生耳又禮敬是慢習對症之藥不禮卽慢如除慢習須禮敬一切也老氏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斯言特為虛諂者置之究禮之源不至於浮流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斯禮豈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耶昔黃檗禪師禮佛童光帝問曰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禮拜甚麼黃檗曰雖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常作如是禮又有僧禮一老宿老宿曰莫禮老朽僧曰禮非老朽老宿曰他不受禮僧曰他亦不曾禮若人具此識見終日禮而終日未禮終日未禮而終日禮舉手低頭孰非不動智光投地伏軀無非圓明妙性塵塵作禮刹刹寂然時時寂然處處融會自他不二能所歷然法性無盡而禮敬

無盡禮敬無盡而智慧光明一切無盡實為究竟真常不思議解脫法門也有心於道舍此吾不知所從焉因將禮佛入觀發願軌則章分於後以俟同志茲語此

王介公閉户吟序

王介公之吳越未幾年餘得詩二百多篇其兩地嘉山水奇觀妙響收拾殆盡攜來歸棻園中園與主相逢仍舊而人與境別有一新何也介公未出門時圖書古史羅列盈軒天下古今絕境勝槩雖集聚目前其中受用不過比量而已今則以一詩府貯來吳越江楚雲濤月嶠張布園中時與相對然棻園非展小而為大吳越未縮大而為小妙入融會受用境界大似現量親得也余是以擬介公耳之所接目之所到鼻之所納舌之所吐身之轉側意之取與雖有園內而閒曠懸邈回薄超越棻園之外遠矣非筆舌能示是故園主仍舊而人境別有一新可知也茲乃介公自住自受用處共之者鮮矣猶恐俗事間之因斯閉户以書經藉經以淨心心淨境現境寂心融意在寄護自得之妙此介公閉户之底旨也繼鳴之於詩曰閉户吟屬余序余久閣筆硯但就户內芳跡括之一

二以復之然公之詩文深致及户外遠舉余又何能知焉是為擬語

法喜志序

是冊揀歷朝名位賢哲飽於法味者纖之成帙為來期之明證也蓋佛法自漢始達震旦使震旦無載道之器何以流通至今日乎其載道之器有在家出家而出家且置卽在家名哲才士有一不嗜於此何以見巨海一滴味具百川者哉有云獅子乳唯玻瓈盞能貯餘物貯之卽碎然載道實難其人昔法華會上地中湧出六萬恒河沙數菩薩同如來前自誓於佛

滅後恒在此界流布大法自佛法入此此中緇素高流荷擔大法者不其人乎又孰能救抑且佛末後以法藏付囑國王大臣將非後世異見稠密借斯名勢方能破之耶是則通諸家之異執斷末世之沉惑此帙又是一大利器也今之才士有未見佛書者視之爲異物非前哲開導起信無由是知此帙爲來哲之明證實矣蓋自漢晉至於宋元耽此法味者甚衆今但揀光明勝大昭千古耳目者列之咸法喜所資然而不亡者壽也教中有法喜禪悅二食食之能養法身資慧命究竟無盡是諸明哲已飽法喜者也今同載此名身不朽知慧命亦無盡此帙卽法喜也能持過去慧命能資現在慧命能生未來慧命真法喜歟眞法喜歟

題穢跡金剛像卷序

如來垂教有顯有密密者密其所顯顯者顯其所密名雖差別理實一致故曰顯密圓通所以爲顯密者特隨衆生心應所知量故耳若諸有情好多聞性卽示之以顯教使其因文尋義緣義達理卽理見性卽性發明照空諸有得大寂淨卽此便是因顯以致密卽先慧而後定也如有衆生好爲持誦卽示之以密教令其一字而含多義得大總持轉散心入定位定光發明照了諸相猶如虛空世出世法了然無礙此卽因密致顯亦卽先定而後慧也蓋密教中穢跡金剛神咒持者易獲感應有持三日卽見金剛神像者有持一七而見瑞相者有持三七而獲益者乃至持七七者至於持百日或一年或三年或三五十年而獲感應者其咒是一而感應有遲速不同者此亦緣衆生宿習有淺深現心有勤怠故有遲速不同耳又持咒要發明自心心若開明諸佛衆生山河國土有情無情大小諸相天堂地獄善惡諸緣皆吾心之影像全無實體畢竟空寂古人云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是也如此了明自心一切善惡境界皆不能動以能達物唯心唯心無物故耳豈有自已又憎愛驚恐自已耶若未明自心起希求心持咒或見佛菩薩種種善相則歡喜或見金剛鬼神種種惡相則驚恐因此二心或顛迷其神或惑亂其見或致身以病或因病以致死此何以故以未能達境唯心見境從外來有彼此能所之相故有種種罣礙恐怖顛倒以致斷佛慧命永失道種是持咒求福而返遭此大損者未先明自心故也是以凡持咒者必先尋明師發悟自心

一切所作皆是寂常妙性本有神通豈持咒影像而又視之爲他物哉以心持咒咒卽是心以咒印心心卽是咒心咒異名本無二體如是持咒方能自利利人盡未來際受用不盡慢亭劉居士穢跡金剛所使流通諸佛秘密妙心不然何以持咒方三日感穢跡金剛夢中授與此像覺而描於紙上與夢所見冥契無二非先得佛心持咒根深何以致此因書此以聞有志於密教者先要發明諸佛妙心爲上

蓮社箴規序

念佛法門統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出世說法究竟

極旨也古云諸佛出興唯爲一事千經所演無有餘乘無餘乘者唯一佛乘一佛乘者教人念佛成佛故也唯一事者卽一大事一大事者卽念佛成佛一大事也是則諸佛諸祖雖有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演說諸法究竟惟此念佛成佛一事而已蓋衆生本有佛性卽諸佛果體以諸佛果體照一切衆生人人本來是佛不假修證菩提煩惱同一清淨此自性天眞佛也以衆生自性照一切諸佛佛佛與衆生同體無二無別天堂地獄同一法界此本然法性土也又則寂而常照生佛歷然照而常寂生佛齊湣此無念

之念是名正念此念實相法身佛也次則想相念佛或念佛福相或念佛智相俱爲淨念如念佛福相或念一光或念種種光或念無量光或念一相或念種種相或念無量相或念一好或念種種好或念無量好或念佛種種香雲種種衣雲種種蓋雲種種幔雲種種幢雲種種座雲種種音樂雲種種花雲種種燈雲種種寶雲或念佛身壽或念佛眷屬或念佛國界寬廣或念佛樓閣莊嚴此皆念佛福相也若念佛智相或念佛四無量心或念佛四無礙智或念佛五眼或念佛六通乃至或念佛種種三昧種種解脫種種

智慧種種善巧種種無畏種種攝持種種大願種種清淨種種護念種種道力或念佛根本智或念佛後得智此皆念佛智相也如上念佛福智二相皆念佛果相旣念佛果相如是莊嚴定有妙因如依果尋因念佛因相或念佛施行或念佛戒行乃至或念佛忍行進行定行慧行方便行願行力行智行又或念佛因中禮敬稱讚供養懺悔隨喜請佛住世請轉法輪隨學恒順回向此皆念佛因相也如上念佛或念因相或念果相或念依相或念正相或念福相或念智相皆是想相念佛如心想佛光明相好全身毛孔皆

佛光明相好如心想佛智慧神通全身毛孔皆佛智慧神通如是一想一念念念靡間盡於未來無變無異卽頓登佛地究竟解脫此如來轉凡成聖最妙方便也次則觀相念佛或不能想念佛廣大福智但觀一相或以紙素白氎繪一佛相或以旃檀寶石雕一佛相或以金銀銅錫鑄一佛相設於香案時時瞻禮趺坐注觀觀久成習行住坐臥習氣不散佛相宛然雜想不起佛念相繼念念既不背於佛體事事又豈違於佛用念唯佛念事唯佛事豈不身心全然一佛耶現前身心既全是佛身後身心又豈轉爲別物哉

是觀相念佛能見佛成佛此亦決然之理淨土妙因也如上三種念佛觀相是念佛住持之相想相是念佛別報之相實相是念佛法身之相此三種念佛雖則有相無相不同通屬於相次則持名念佛卽念佛名號上三相總歸於一名一名具彰三相之妙是持名一行乃如來方便中最勝方便要行中極妙要行是則十方諸佛百千方便無量法門唯此一行更爲超越又上來四種念佛雖是有相無相不同總不出名相之境更有向上一著方是究竟一念直念未生前不立名言豈有念相是則我釋迦如來末後拈花

諸祖相承亦唯此一事此是離念之念卽究竟念佛此中雖不立名相佛亦強名爲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既可強名法眼妙心亦可強名念佛成佛達磨初來喚作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也此無名之名名之至矣是則諸佛諸祖藏教所詮教外別傳總不出此念佛成佛四字盡矣至矣無容擬議矣匡山黃崖寺梅公講主深窮教海直達心源攝無量三昧唯念佛一門超念佛勝行於持名一行念佛佛現自利利人廣釋迦之化門入彌陀之願海遠紹東林蓮漏近踵雲栖芳猷本末祖源不昧復建社於匡廬祖山古今深

支那撰述　顓愚和尚語錄卷八　

淺非同故擇幽於黃崖深處若緇若素共結不退淨侶若遠若近同臻極樂珍鄉十方法界盡入斯門三世劫海唯此一念無生而生生超上品不去而去去若剎那分身塵剎歷事諸佛饒益有情願窮劫海常轉法輪莊嚴淨土此梅公建社之本懷誠諸佛說法之宗趣乃述蓮社箴規列爲十則曲盡淨因深詳妙果性相俱備理事全彰眞千古之龜鑑屬予一言以爲蓮品之證銜自知不文但聊爲稱讚功德其往生玄旨淨土幽微自有高明發之

傘居閉門語自序

向上一事不外宗通說通亦不涉宗通說通而宗說般般皆光影門頭事通者達也借此宗說達彼向上一事而已經云諸有所作常爲一事斯則佛祖言教機緣總爲助發通達此事之具耳卽此事中欲求宗通說通了不可得豈容作實法會耶抑且教有教之正宗宗有宗之嫡脈若是宗教嫡子親孫說行俱到逆順逢源而骨脈自淸靈苗迴別如其是依草附木野鬼閑神何怕其裝點十成終非聖種而明眼人前難逃秦鑑蓋教之微細未易具述宗之源流略爲舉示印土祖於迦葉震旦尊於達磨六傳而下兩岐發脉五派分門雖祖姓是同未免門戶各異果乃源流不雜盛至千門萬戶而祖骨猶存自古宗匠皆有上堂入室普說小叅種種機用派演雖殊禘祭有常究竟不外此一大事因緣也然作家宗師權柄在手抑揚自在而初機晚學智識未圓見善知識掃文字遣言說便作實法會去見實有文字可遣實有禪道可叅視藏教爲生冤家拈機緣作本分事遇人點破則已若直恁麽去天魔外道或伺其便淺爲知法者懼衡沉沒濟江將二十載唯病爲事衲子肯相依倚者但教讀誦首楞嚴經頂禮觀音聖號冀發耳根圓通究竟金剛三昧現前縱未能發悟亦作將來遠因卽經以明宗不離經而求妙唯恐混雜異種迷失正宗故審護若此如其聖胎成就骨氣堅强自能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又豈容宗說之分哉衲子有禮誦不發悟者或敎揣摩經旨或敎叅究菩薩或接之以問答或示之以偈句不過一期接引使生通達之機也有從事者集之盈帙無非病榻衰喘之聲豈敢濫同諸方上堂普說門庭施設之舉因以閉門語名之

題漢末時侯畱犢圖卷序

官一字難言有外似染而中若遺者有外似潔而中實執者此非腦後玄睛孰能洞其幽秘觀漢末時侯畱犢卷隱然惻愴不忍何爲全一己之淸名析他人之母子仁乎不仁乎時侯當時何不棄車贖犢全彼母子之情悠悠穆穆同樂歸途萬物安於同胞天地合乎一體較其一己之淸又何如哉衡管見如此不知時侯當時所見何如衡幸言如此不知古今商議何如然則此一行在於世間似亦不可少不然何以警多染之俗行耶時侯借畱犢之淨行發今古之染心此亦聖賢善敎之深心也此一故事肯在有我無我之間不在畱犢不畱犢耳觀此卷者知之

又

官一字難言有爵祿之官有功能之官有禮法之官有仁義之官有道德之官爵祿功能禮法名利之官也仁義道德性理之官也有名利性理所不能至者無任之官也嗟乎今之居官名利多有未即真至而況性理之於無任乎何也今之求名利者私於一身因私一身求之不得多涉奇險縱得利多未正縱得名多未真世之名利不可厭唯可厭者不真至也若果能真至名利乃本有之勝用豈容厭乎若視一身與衆身均一幻相等觀衆身與一身同一空性若爾

則一身之名利乃衆身之名利衆身之名利乃一身之名利至此則心地廓然奇險自平不干利利盈六合不干名名傳終古終古之名徧六合之大名六合之利窮終古之大利此之名利較前私一身之名利誰大誰小誰遠誰近人多為小名小利而失大名大利是為有智人乎無智人乎所以謂官於名利多有未真至也世人謂官多好名利道人謂官多不肯真好名利名利既鮮有真至性理無任尚在遙遠豈易言哉閱徐公時侯留犢卷因言此侯高明識時侯何為官亦識徐公何為官也

黃庭內景玉經序

仙經岐派甚衆斯內經是其正傳統之無外乎存想固形欲延長生耳而世之習仙者亦甚衆延壽至千歲萬歲乃至形神俱超者未見一二何也蓋其壽至千歲萬歲定非俗品況其形神俱超乎既非俗品而俗人耳目又豈能接乎是知壽至千萬歲者自能遠遁深山海島之間無怪乎罕見設有形神俱超者自能幻幻諸狀時在耳邊眼角亦難其識又則長壽之基本於人德仙經特助緣耳若內無長生久視之德徒務方術欲延其齡不啻刻人糞為栴檀形欲求香

氣無有是處如世之小藝同門者三五人有乘藝而榮身者有恃藝而亾家者其藝是一得失關人之宿因知此有習仙而不得者當病人德不具勿病仙術之不妙如竺墳中云若不斷殺盜淫妄修禪定者縱得神通諸三摩地皆落魔道亦可為證蠡寰陳居士丰姿雅靜澹泊無欲不家室不骨董飄然一身游寄諸名公書館中儼然一仙品即不假仙術必階仙級居士於世藝一無所好但隨人之所好而好之即老氏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實之又選內經諸般秘說集成帙意余序然仙術實非余所尚但尚居

士乃仙中眞品故拙言於首

授戒科儀序

震旦律學自澄照大師後似乏其人雖歷有授受之跡而無授受之實致使如來自性淸淨心地法門如弊垢衣無人肯著或別目禪道以爲向上豈知如來末後拈花本示蓮花臺藏世界盧舍那佛所傳金剛光明寶戒外此豈別有向上耶而義學之流多不達此執名取相妄爲禪律之分互相抑揚不知如來諸有所作皆爲一事若見禪律而二之是未知禪律者也豈不大辜佛化耶抑且近代衣鉢阿師將如來授

戒作法傳爲流俗應敎科儀不免爲識者掩口而笑從是智者益疎頑者益陋佛法住持妙道將若亾也衡自知根器下劣不能主持此道亦不忍坐視狼藉乃徧討瓦官高座嘉猷細閱經律諸敎垂範衆合對證然語句作法前後差別互有詳略其歸敬懺悔發願之意無不大同因不揣沉㝠別爲編次依正就詳刪繁補闕遂成三堂授受法式使後學臨壇自見淺深之序受持各別小大之行蓋授受分明而威儀具足卽威儀以正行行正以誠心心誠而道眼明道眼明而實相露實相旣露盡十方界是一輪金剛寶戒是則經行坐臥全法身之妙體鉢盂錫杖標本有之常光師資之道旣眞主賓相見有禮古今了然當下自他未隔毫端豈非卽穢土成淨土卽凡軀入聖軀者哉三堂法式之編吉本於此是編成于戊午年間屢欲刊行未就甲戌秋衡循方乞食至湘中遇李謝諸君子宿慧深遠一見有契請病僧爲菩薩戒證明盤桓久之語及授戒作法因出此本示之諸君子一目歡喜就梓復命一語以信諸後云云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八

遼東錦州松山所見任
浙江湖州府總巡廳信官余三讓發心捐貲
喜刻
顓愚和尚語錄第八卷共計字一萬九百廿九
茲銀六兩五錢五分五厘敬爲
慈母張氏夫人名下性天朗耀慧炬圓明丈
般若而悟證眞乘顓菩提而安寧老稚謹意
康熙十四年十月　日楞嚴寺經坊附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九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書序

自知錄序

是書源流始於功過格增減相續易成此集葢功過格與白豆黑豆之驗衡聞之舊矣大要是去惡就善革凡入聖微密玅行之公據也每欲效之惟身心麤獷有間致使染淨交雜不能純淨無漏深愧相去古人遠矣且功過格者有欲檢束身心頓臻妙淨先置一空書格於案頭每時每日每月每年凡舉一善念行一善事隨以筆記之動一惡念作一惡行亦隨以筆記之竟夜達旦從朝至暮自閱一日十二時中多少善多少惡如善多惡少則喜若善少惡多則悔假若純惡無善自知是凡夫是惡人是沉淪是愚癡乃至是畜生是餓鬼是地獄不應與善人賢人一切大人同坐同行同飲食同衣服況敢開大口說大話而無忌憚耶如此純善無惡自信是聖流是善人是超越是智慧乃至是羅漢是菩薩是真佛恒應於惡人愚人一切含識能勸能導能攝受能安隱自能入非道達佛道而無違礙也然則人性物性天性佛性唯

一性也第因念欲形氣有精粗善惡不一致有聖凡優劣不等試觀善人惡人均一性也而損益自別智人愚人均一性也而明昧各異天堂與地獄均一性也而苦樂懸殊諸佛與衆生均一性也而覺迷迥隔諦思聖凡性既一也何不爲聖爲賢爲善爲智爲天堂爲羅漢爲菩薩爲佛爲解脫爲自在爲超越而甘自爲凡爲俗爲惡爲癡爲地獄爲餓鬼爲畜生爲纏縛爲障礙爲墮落枉自屈屈孰之過歟自棄耶人棄耶天棄耶地棄耶覺察至此不思希聖希賢而仍從愚從惡未之有也古人立功過格乃聖賢行徑非真實做功夫莫能識之不惟不識反笑爲卑劣事耳黑豆白豆之驗亦同其揆雲棲大師悅此格增補易名自知錄謂人孰不欲爲聖賢惟不自知不自覺故荏苒成俗乃至流入惡藪皆無知之過也如能自考身心擇精取妙純白無雜豈非是有知良知能知正知者耶此在自信自得方能親切因以自知名之吉之隴州安于劉公伯仲乘般若慧根兆形此際身心舉止視聽言思純善無僞慎獨無間見義勇爲全無身世之慮爲人爲己不見彼此之跡而賢善可爲至矣復梓此格仍依雲棲大師之名衡三過目不能釋手

見此刻即見安于公之身心也亦見一切有生之性命也是安于公之身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十方法界同一眞淨世出世間共一圓通究竟眞常廣大無礙豈可視為事行行行小行者哉外此別覓玄妙雄談闊論大悟大徹大機大用以為超格者諸方別有善知識為之發揚非衡所知也是眞實語

閒閒菴集序

近來新發禪書徧滿區宇無乃彷彿前人相似之舉語意未出古宿案臼即拈古頌古轉語代語之名惟智者能超之實難其言也讀豈凡居士閒閒菴集大有超格手眼遠諸沾滯言言獨露本眞字字不墮世數非大有超邁古今實到之妙何能有此豈尋常宗教學步阿師可同日而語耶此中題咏疏記諸作皆自住三昧幽微深密縱其雷霆未能破之究竟堅固獨見於此昔嘗晤居士畏之非大人再來何奇貌若此是時居士任長沙副憲別後聞出巡南雲茶陵等處與諸戎長鬬射無有先其左者遇虎射虎遇寇射寇百發百中如甕中捉兎全不費些毫計力因此三湘清泰數載有生者咸被其力衡出荆楚浪跡江右期八九載傳聞居士出處多端有云官高何位有云

出家何山有云掩關修禪有云探奇山水聞之不一信亦未決每懷之而不釋玆為雲居灑掃因緣未就持鉢吉州道經章門與舊識歎時世不寧延及海昏上下多寇擾賴有金憲臺捉獲巨盜多少名乃驚探之莫是昔年據長沙之金居士耶舊識遽曰就是此老衡喜不自禁敢通名求晤一見目光射人無畏自在大不與昔日同觀其舉止妙用神出鬼沒天眼龍睛求其踪跡了不可得今時緇素學人欲知觀音大士八萬四千首眼與臂欲知竿頭進步欲知威音那畔曰全體大用曰本無所有曰禪曰教曰向上曰生前直向居士箭頭上著眼可也如不能向箭頭上著眼可向居士箭譜中游目此閒閒菴集即居士箭譜也若看破箭譜即見得居士箭鋒若見得箭鋒庶識得居士全體大用中一少分耳舟中將別居士惠此集意索一語為證衡憑己之所見所知錄此若居士透露佛祖之外智識不到之地猶俟超方大知識能發之

匡山蓮華峯志略序

本來大體寂照不二發為相用亦變相見二分相分屬寂即染淨差別種種依報見分屬照即聖凡差別

種種正報是則依正之分雖聖凡優劣精麤靈昧小大之不同總不出有情無情之境量原其寂照不二之大體故也從來有云地靈人傑人傑地靈亦本此義匡山紀事云匡山奇秀甲於天下蓮峰奇秀甲於匡廬此語可謂匡山知巳別爲蓮峰之知巳是則蓮峰乃匡山諸峰中第一峰不惟本質獨秀而名稱普聞超越諸峰遠矣所以超越諸峰者因本質靈而出人傑因人名聖而地名尊此天下古今不二之常道也此峰宋有祥庵主卓錫斯處是此峰之知巳濂溪周公與祥庵主寄於此事互相酬唱是周公又爲祥

公知巳人與人互爲知巳山與人亦互爲知巳是山與人賓與主互俱難得也而蓮峰之面目獨耀於天下者此也祥公之識見非淺學可測因兩句語識洞山聰公爲雲門兒孫展具遙禮只此一事則知祥公獨拔諸方本蓮峰獨秀諸峰也我明　世宗年間有大安禪師久依中南古巖尊宿古巖化後負靈骨徧歷諸方末上蓮華峰頂喜其高遠幽曠遂下住脚先建古巖尊宿塔縛茆於傍三年後方事苦屋佛殿禪堂厨庫諸寮山門廊廡新壯一時四方學人歸趣如雲來往問道檀越有汪南溟萬淺源諸公荷擔大事

有荆國樊山王爲伽藍主者彼時與揚佛法大振眞風蓮峰亦可謂西江第一席也　思宗年來有融公捨座主遠繼二大師芳猷座主先從五乳憨山先師披剃亦嘗參黃檗念禪師爲憨先師室中密契與貫之畢居士諸上善人結石門社深究禪源慕祥菴主之遺風獨登蓮峰直造幽境追古比今大生隱意乃於二大師入定處結廬獨處自謂活埋舊識聞之苦爲勸喻下山再爲商略不遲公堅志不移三經寒暑實乃死而復生枯而再榮諸方聞者見者無不獲益有學人慕其風欲同飲毀苦難栖泊不得巳稍從結

搆從是有忍先懺主秋雨淨舟二座主相訪因訂向上盟建大悲壇修大悲懺蓮峰法道復爲一新懺法饒益甚廣融公著有蓮峰記振古社序一菴法傳二隱者傳峰上諸作甚多少存稿爲他事因緣偶飛錫建業說法金陵寺法範清古蓮峰因年荒兵火之亂人多四散漸見荒凉古江州萬工部遇菴公有先塋在蓮峰之下因掃塋仰濂溪周先生高風尋幽探古高望蓮峰恨不得一蹵而至捫蘿攀條躡霞爬磴直上蓮峰極頂伸腰張目長江大流乾坤開闢山河大地恍與身心無二不覺輕快自亡也歎曰夫子昔日

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吾今日親見吾夫子面目合而爲一從此再不疑誰爲佛誰爲孔也蓮峰聖地益人如是之速慶快不已徧探此峰之奇絕徧討此山之文墨集之盈帙目爲蓮峰志略附高僧傳顧文與融公諸作合刻爲一舟下臨都親迎融公歸峰上別爲莊嚴重新佛法是萬公又爲融公知己如太安之有樊山祥公之有濂溪有主必有賓有人必有境而人境賓主互相待而互相與其因緣時節玅有不可思議之湊合非心力可及也余讀此集則知山與人賓與主今與古彼與此惟知已而已矣亦惟一已而已矣贅語

三堂傳戒儀序

原夫律宗乃諸佛出世說法究竟一眞總持心地法門也初盧舍那佛於蓮華臺藏世界座上以此心地法門告千華上佛千華上佛轉告千百億釋迦千百億釋迦持此心地法門各歸南閻浮提菩提樹下示成正覺始初說法終至涅槃諸有所作不出蓮華臺藏世界盧舍那佛所告心地法門品中一毛頭許耳乃至釋迦老子末後拈花全體揭示亦不出心地法門一毛頭許耳千百億釋迦各各如是是則過去現在未來諸佛出世說法無別法可說唯此心地法門而已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修學亦無別法可修可學亦唯修此心地法門而已是則律宗實諸佛門法藏之總相審矣至於如來因事制律有大乘小乘在家出家開遮不同抑有安居結界羯磨布薩結罪出過及傳戒儀範衣鉢名相種種差別皆律宗住持法相也修律未善其宗者惟知事相作爲而不知所以事相作爲者是執事而遮本也誰之過歟震旦戒宗本於高座夗官相傳至大唐澄照大師可謂律學之大成也其傳戒科儀或增或減展轉不一法久自弊傳至宋元及我　明初有南北戒壇其科範雖漸次俗而綱領猶正南壇寢息久矣北壇　世宗年間尚大開法施末年爲當事奏之亦禁矣從此諸方或三人五人十人百人聚爲一衆開壇傳戒善則善矣多有未見戒之全法未免有增減之訛甚至三堂交互不淸識者無不哂之觀衡不忖下劣緣于竹林大師敎衣鉢作法其本自北戒壇傳來更參于諸方科式如淸濁水貯于淨器俟水淸去泥依淸水分立三壇作法其中有通有別通則通于啓請歸依懺悔發願等式雖小異皆大同也別則別其沙彌比丘菩薩

發心行相開遮精麤差别不等也繁者删之少者補之删者删于過俗補者補于佛語未敢以己見妄點其中唯拈香緣啓等語出鄙意此屬外科無害正旨也三堂儀則訂成復白十方諸佛拈鬮印可乃敢就梓初梓于中湘次刻于邵陽因時勢壅塞白門吳越多未見爾晦上座衆中知識捐衣鉢之資再刻于留都棲賢菴以便傳戒省于臨時去取之勞此緝多就時稍繁來哲如欲再訂只宜減不宜繁恐違佛制緣舉刻之誠綜其大端冠諸首用知此刻所自來云爾

永嘉禪師證道歌註頌重刊序

有云諸佛出興唯爲一事此一事者乃一念未生前無迷無悟無修無證無有身心世界亦無諸佛衆生究竟本無所有向上一事也是則黃面老子示寂人世始之處胎降生終之示疾入滅其中種種動止放光入定降伏魔外應供人天一說多說塵說刹說乃至舉拳垂手掩室拈花總此一事蓋此方教體在音與聞如以音聲語言宣示此事爲正傳如言說之外别以放光動地舉拳垂手掩室拈花或容語或良久發明此事爲别傳正别之傳不同所傳之事一耳所以阿難尊者問迦葉尊者世尊金襴外别傳所傳何事迦葉尊者呼阿難阿難應諾迦葉尊者曰倒却門前刹竿著阿難尊者有省觀二尊者問答而别傳之旨可知試觀諸經論何處不先標本有又觀諸祖相傳何人不終藉言說而初學座主黃口禪流妄以宗說分優劣者徒增戲論之失又則正中有别别中有正如是妙容在於主持佛法者觀機逗教善於發用耳爰眞覺大師初習台宗教觀深入法界游戲性海如獅子王縱橫無畏末上曹溪見六祖大師唯印可而已非别有指示此是教中沒量大人知此則知教之所以教也眞覺大師歌咏此事以發悟後學名證

道歌古今稱爲甚深法施絶妙聲句所以從古至今偏方僻域咸珍誦於口角元至元年間有法慧宏德禪師從而著語註述復爲之頌精肯曉了義路本位圓明無礙上智下愚各從其游獵是此一拈弄實爲初學大開一方便門從元至元至於今日三百餘年此作全不聞于世偶愚谷姚居士得之於書齋閱而喜之如獲至寶欲梓行以廣於世屬余序余展玩三次亦喜透露幾微平實穩當觀姚居士丰姿飄揚器度閒淡莊重和雅與此註作氣味相合擬法慧禪師乃愚谷公之前身今特來翻謄自己舊時公案不然

何此書已沉沒三百餘年不曾遇著一個知已何因何緣獨今日撞著姚居士如涉大川拾得一如意寶豈不奇哉豈不是宿因所使昔紫栢老人海內周旋三十餘年搜尋洪覺範禪師文集盡覺範大師所有諸作紫栢老人盡得而梓之一一能新人耳目紫栢老人未梓之前世已絕聞若亡矣人謂紫栢老人是覺範大師後身今來搜尋自已遺書此語可證此書埋沒多年今日重復炳耀亦是此書之精神當於此時發現一切因緣時節各有待焉駢語

諸祖道影跋

眞源絕朕藉心色以達其宗智境無依因眞空而顯其相又則心非境不生境非心不有聖凡心境染淨因果皆眞空之影像也復有將紙墨圖寫聖賢之形山水之形萬物之形乃至圖寫地獄餓鬼等形此乃影上而復影也影而復影影影無窮影影無窮彰吾眞源之妙用是則藉影以觀形卽相以見性形影非離性相不二其中幻化微妙豈可得而思議者哉世之傳寫聖賢之形者以啓人希慕之心傳寫山水萬物之形者以見變化之妙乃至傳寫地獄餓鬼等形者以生人怖畏之想怖苦以畏惡希聖而慕善要之修身正心革凡入聖莫不從斯影像以達眞源及至眞源回觀聖凡境界一無所有是則頓超佛祖之外亦從影像之妙而發起也此卷繪諸善知識道影卽自心之光明應善保之

燕貽孫居士書華嚴經跋

甲申春從舟訪船子性空道場住雲間月餘有老僧云住貝多菴持華嚴經首尾二卷云是西番國王跪書此經八十一卷進貢宋天子願十方國土通爲一家此番王書經之底意也董玄宰陳眉公李姓者咸有跋老僧欲衡贅一語細觀前三公辭義書法曲盡

幽致可謂三傑矣再言不過膚餘耳是觀書者之精神堅密故所書之經堅固常住若此此經自宋時入我國歷年久遠經過幾番世界之變而能獨存若紙若墨若手筆新成此非精神感通龍神呵護何以有此此眞世間瑞品又宋朝有五顯書七斗書金粟等書藏經約六七藏今未聞有一全者獨全此經者其呵護豈不別有奇因緣耶是年休夏留都清涼寺自恣後有孫居士托僧持華嚴經首尾二卷云是居士先大人燕貽先生手書此經八十一卷卷卷皆有人跋唯餘第二十一卷未跋欲衡塡之想諸卷之跋已

盡跋之淚抄特祝之此經字字光明字字堅固與虛空等與法界饒益未來無窮無盡較之畨王之願十方國土通爲一家共超越廣大悠遠靑壤未足况其高下是祝

贈序

贈若訥舒公序

天地之氣以陰陽會合交互錯縱有消長屈伸不一故所生萬物有貧富貴賤不同也人之習氣以根境對待因依薰染有忻厭去取無停故所結種性有染淨善惡之無盡也天地無私降修短之區修短之由在人善惡之習所招乘善習遇長遇伸所產故尊大乘惡習遇消遇屈所產故微賤亦有善習遇屈屈亦成伸惡習遇伸伸亦成屈是則天地之氣從人業習所轉人多外推天地之氣內忘所結之習故以奴生富貴諉于天命不知天命由於自造然天地之氣與人之習均吾心之妄動也首楞嚴經云觀界安立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皆是妄緣風力所轉又云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是知由吾心一念不覺晦昧爲空虛極而搖故成風大老氏原此空爲虛無推此風爲元氣故曰虛無大道生元

氣元氣生兩儀兩儀生萬物是也孟子稱曰浩然之氣均一風力然風氣運動之性有動必有靜因動靜故成陰陽陰陽錯縱會成萬物是知天地萬物渾一浩然之氣但人自形自拘自私自卑溺心于聲色貨利之源故不能超天地陰陽之外爲天地陰陽使不能使天地陰陽也唯至人達境從心唯心無境故能變化陰陽範圍天地左右逢源逆順自若而天地陰陽豈能拘拘耶古今有負才能有負忠烈有負利達有負淸尚有負雄辯有負靜默皆所秉之氣正猶在知出知藏蓄之養之所培之根淚所發之榦大故能成名成家全浩然歸大道乃至有超於無上正覺者也爰所秉之氣從于心發還從心養乃能變化無窮成其大用又所秉所負氣也知出知藏志也氣使然則凡智使然則聖故君子必養志化氣必不率氣奪志不二舒居士年十七歲負英才持懸辯視千古如掌中談諸方如目下胸襟浩然意氣超拔核人之過不計人之惡受人之駁不昧人之善可謂口有陽秋之鑑心無是非之跡此一段氣節莊孟之所發也李太白蘇長公之所遇也想居士識見超然而出藏蓄養必不在諸賢哲之下余有超天地之志而無包天

地之氣因見居士秉此大氣可欽可慕可敬可愛而居士亦敬我愛我重我信我而不知所以敬我信我也一日居士向余取字余謂居士尊諱曰心忠大抵忠直多致辯老氏曰大辯若訥可字若訥居士亦喜其所字然若訥似訥而非訥聖賢用心多是內明外暗所以老氏曰人皆察察我獨昏昏人皆昭昭我獨悶悶又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則言偏義圓一涉語言不無滲漏憨先師有云縱使雄談何如杜口昔維摩丈室三十二大菩薩談不二法門唯文殊以言遣言得入甚深不二法門至於維摩以無言遣言始是末後一句把住牢關又且多言失照于人此雖辯而失其辯減言能持照於已此雖不辯而得其辯又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試看所談之人盡是陽燄空花所論之事誠爲龜毛兎角將何爲是非得失哉是故古人齊物我忘是非者此也亦不可坐此無言爲妙但可言而言可默而默乃能圓轉活潑不滯偏枯居士同念來李公之武攸會諸上善人有所感發歸來自言從今奉佛淨戒決志不退因曰居士是大根器當持大戒菩薩有護自心戒有護他心戒護自心戒者常防自心離諸過失護他心者凡語言行事

不令他人生惱失念旣持菩薩戒卽入菩薩位古德云善言無瑕讁善行無轍迹是也若乃至於無礙辯才超方手眼橫說竪說一說多說廓然自在一言爲天下法一行爲萬世師則上所言皆剩語耳

贈本來譚居士序

本來居士原荆南人客於永陽多年舉家奉佛專心淨業居士雖處家而圓轉細致慈覆一切乃至鷄犬視以同仁卓卓然有出家之標致邵郡車季公禪喜居士年二十三歲秉金剛手骨庚申秋杪游嶽博山水物色諸方文苑豪傑緇門英俊因過永陽爲郡伯林公所重一時聲震永陽而幽人才士推排競訪禪喜居士不先言不諍論但於人所談論喫緊處輕輕一語使人毛骨灑然傾心歎服咸頟手而謝吐舌而歸本來居士聞風趣訪聽其音聲觀其相貌雖出水蓮花走盤珠璣未得況其超逸私意吾女齋素清修不願與塵俗偶此郎不事何爲事也歸之內言舉家忻悅乃倩親友說之禪喜居士聞此女信佛以慈心就之卽開筵集客以成女志禪喜居士探奇事訖偕女旋家女之聰性慈柔令長幼內外無不矢心敬順此眞一段奇因緣本來因送女至邵陵訪予五臺蘭

若詢之曾禮寶月頭陀門下起法名興善不飾服不甘味語默動止可欽可仰因書數語以結淨緣謂曰天地有根萬物有本而人人自有一段光明為諸緣封鎖不得顯現受用隨風逐浪漂流生死可謂演若迷頭誠自狂妄居士法號本來試撿現前那箇是自巳本來面目內之眼耳鼻舌肢體髮膚外之天地日月山河國土非本來也審之言思動靜迷悟取捨推之鵲噪鴉鳴風搖塵起非本來也乃至禪定解脫神通妙用無礙辯才大自在力秘密境界亦是有為邊事任是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無垢淨識大圓鏡智空如來藏亦是名相邊事至此佛也不可得法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空也不可得以何為本來面目耶即此不可得便是水窮山盡處脫體無依處雖然於本來面目猶隔一重所以古人云莫道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昔洞山有僧問師常教人行鳥道未審如何行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試看古人下語宛轉回互不觸尊顏學道至此

祇得回轉面目摸索自己鼻孔方知原來不是別人即現前虛空大地草芥人畜染淨因緣聚散起止一塵一縷亦不是別人所以古人云虛空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始是到家受用時節若謂諸方念佛因緣如何即此行去是真念佛是第一義諦念佛是不思議念佛於無淨土處示現淨土於無往來中示現往來於無佛處念佛佛是本來之佛於無念中起念念是本來之念以本來之念念本來之佛如水投水似空合空彌陀是自己自己是彌陀塵塵淨土念念彌陀十方法界打成一片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念佛至此乃不昧本來面目是究竟田地所以古人云行住坐臥之中一句彌陀莫斷須信因深果深直教不念自念若能念念不空曾取念成一片當念認得念人彌陀與我同現今日念佛須是認得念人方可語本來一事居士可肯之則不枉水月相逢心源一會也

酬海藏上師舍利序

海藏上師于闐國人也因　聖天子差人之于闐國請候法王作大道場上師隨法王過我震旦國十餘年矣我國所有名山聖道場地豐邑大邦一一遊到

天啓元年殘臘同娑南上師之粵東道經邵州會于五臺菴中一見如舊契屈留度歲每夜談之次多論西國風土及沙門行業因論于闐國持咒精行蔓延至舍利子上師曰人一生口吧吧持咒未見其脩行只待身後一把火有舍利無舍利方見其修行何如耳是知西域修行多重持誦復以舍利爲修行之實驗每見梵師多重假鉢囉碗及舍利者爲重修行故也我國人多以狂見自高不以舍利爲重所以持咒之行不精持誦既不精而修行亦以懈廢是以修行有讓于西國多矣上師惠予一舍利子如粟米顆大帶赤色因問予曾見永明壽禪師舍利亦如粟米顆大純白色上師曰赤是堅固白是舍利亦有師云佛爲舍利高僧爲堅固又教中云梵語舍利華言堅固詳此則知以華梵之音别聖凡赤白之優劣而聖凡優劣雖不同其骨分均也其舍利優劣不同亦見聖凡修行有等佛之舍利優於光明變化能往來者以佛之色身全體金剛佛在世時渾身毛孔皆能放光天上人間倏往倏來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涉入世間不壞世界能徧十方故遺身舍利亦能放光現瑞飛行自在變化無方舍利即佛之分身而能

靈通者理固然也菩薩之舍利想次佛之舍利羅漢之舍利又次菩薩之舍利後之高僧舍利又次羅漢之舍利高僧中有解脫者有禪定者有持誦者其舍利亦多種不同是知修行有淺深而色身亦有精麤因色身有精麤而遺身舍利有優劣不等亦理固然也是則舍利爲修行之驗者理亦昭然昔南泉遣僧送布袴與一菴主菴主曰自有娘生袴不受僧回舉似南泉泉曰再去問他娘未生時穿個甚麼僧如命復至菴主問娘未生時穿個甚麼菴主無語僧回舉似南泉泉曰欸如如也他日菴主歸西燒三斗三升舍利有人舉似南泉泉曰任他燒八斛四斗不如當時答得老僧一轉語看他古人何等見處八斛四斗舍利不如一轉語爲妙夫南泉非不重舍利自有一顆眞舍利在恐人昧却故此挑剔耳然此舍利無古無今非内非外生天生地能聖能凡其色也非青黃赤白可擬其妙也非見聞覺知可識三世諸佛不知其源底大悲千手難摩其邊際爍迦羅眼窺覷不得多口阿師咀嚼不得猶如金剛床子推不向前拽不向後是眞金剛是眞堅固是眞舍利南泉有此舍利故開如是大口此顆舍利自南泉拈弄出來相傳到

今落在病僧手內蒙上師惠我舍利無可爲答將此顆舍利呈似上師帶去西國有時拈弄出來使知大唐國中仁義不少也

贈孝則車公序

原夫天地古今奇人奇物及諸奇事皆吾本性不思議之妙用也由性妙故所發所變一切諸法無論巨細知頑無一物不通於神用無一事不具於靈妙但人心麤浮未能覺察故日用而不知然天地日月古今聖賢具大體大用者且勿論試觀蟻之爲物至微者也行不見其迹語不聞其聲而能遠征不迷其途號令能統其衆知晴知雨知出知藏作事有始終行徑知退讓其細致有人所不及之處其所作事不若人之大者以蟻之身分微故不能大作非智識之不足又如蜂之爲物亦細品採百花而爲蜜不損花之色香空行無標迹往來亦不錯落此亦人未能之此二物物之最細微者所作所事有智識未能及者非妙而何至於無情之物如草木金石之類最頑者也各具性用有甘有毒能殺能活至有能通於精靈者人之智識亦有所不能至處此亦非妙而何大槩有情之聖凡大小雖殊眼等六根一也無情之染淨巨

細雖別色等六塵一也根之妙用人或易見如變幻等色變調等聲變作等香變異等味變化等觸變通等法皆有心力不能致之其理致妙處又何如哉是則根塵等法一一天眞一一靈妙妙到極處曰甚妙深妙妙之無上曰最妙如是妙處雖於言顯唯至人以神會可也古今奇才奇事何能備舉多知事奇才奇而不知所以奇有即事奇才奇而會吾之本性奇者非至人而何經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斯之謂歟又即性妙而妙至天地萬物身界一如古今一致又非至聖而何有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十方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斯之謂歟孝則車公古今奇才也識見超拔文法高奇奇書奇詩無往而不超倫入妙而能達乎妙之本源又能廣諸衆妙公年三十有二十年前見船子和尚偈如睹舊物義意開朗本有自現因有船子偈解續有心經贊八識略註凡諸有筆墨間未嘗不以向上一事爲宗本如公可謂卽奇以見性卽性以致奇病僧與公相與二十年未敢識公爲何人也曾聞公有夢呾爲傅大士後身益增其疑公雖自具奇品曾不以奇凌人亦不以奇

傲物理不自見事不自是功不自伐能不自矜處衆平與僧容樂人之長不形人之短又善誘人之短就已之長不載人之長同已之短此性分之本然非作意也有才無行者能友其才不友其行有行無才者能友其行不友其才是則不失其友亦不悞其友是則雖與海內諸名公友而自有才行之取友中有不友處不友中有友處自有超拔之妙迥不與世之聲利者同轍也公嘗過友人書齋閱病僧所書卷彼卷皆病僧應機之語誠不足當高明賞鑑公雖高名博達而又不以拙鄙彈棄猶讚之又欲之卽此擬公不欲□僧之才識而憐病僧之樸蠢欲一二字件於案頭以見病僧樸蠢之眞病僧亦不敢以樸蠢自鄙卽將樸蠢獻於高明冀高明鑑方外之實處以見二十年之相與唯此不二之蠢念若夫公高奇深妙處自有大方明眼宗師爲公發揚之乎何能言之乎何能言之

贈幼潛王公序

原夫大塊形於萬物竟古而不墜者善藏故也古德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無形本寂寥卽善藏也由善藏故能主能不息耳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亦藏義書云至誠如神此明由藏而後有大用是則克明德於天下者皆從止善安定中來大抵世出世法不論知頑小大未有不由靜而動隱而現老氏云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也又云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此聖人體大塊之藏用善守其誠可謂率性之道也又則龍德由潛故能神變莫測潛之道甚深秘密心識豈可及哉試看世間無情草木之屬潛根深者發幹大潛根淺者發幹小又則樹蟲入繭而後蛾草蟲見人寂然而後生此昆蟲草木微纖之物尚能先根本而後枝幹知隱藏而後生活況出世之至德妙道也哉古之聖賢有藏跡者處於深山幽谷遠避人世有藏心者灰心泯智如愚若鹵有藏視聽者收視返聽隔絕見聞有藏言動者若訥若拙兀然杜口如是藏者雖有深有淺有權有實至於成德於身流光於世者均也雖然總不若藏德至矣如普門自在三昧現種種身隱顯莫測或示爲人王宰官長者居士或現爲童男童女淫女寡婦奸偷屠販與人同事稱讚眞乘令諸有情同歸第一義諦而後已若然者去住無礙逆順自如無私欲于人而善利于人能順大塊之

無私天地萬物皆備于己可與聖性同體並用究竟而無息矣幼潛王公諱乾字幼潛以乾之九六高而危九一潛而全因字之幼潛此以字善而善其行止也如以字潛潛其行止亦能潛其視聽視聽潛則潛其身心既身心潛亦能潛其道德既潛道德則潛妙性妙性無潛無所不潛無所不潛則無所不備無所不備則無所不發現也是則出世大雄廣大神通無量三昧皆從一潛字流出又則性覺妙明由潛而照本覺明妙照而常潛潛之道豈可輕易得哉潛之義深遠一期不能盡言略語此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九

遼東錦州松山所見任
浙江湖州府總巡聽信官余三瀛發心捐貲
喜刻
顓愚和尚語錄第九卷計字九千九百五十二
該銀伍兩玖錢柒分敬爲
慈母張氏夫人名下性天開耀慧炬圓明伏
願若而悟證眞乘頓菩提而安享老稚護意
康熙十四年十一月　日楞嚴寺經坊附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募疏

募造檀香佛疏

娑南上師原西域天竺國人過我支那國有年矣在京師光日庵住閒遊五臺山多在羅睺寺度夏羅睺寺亦梵僧寺也娑南上師三奉欽差送藏經之于闐國往來備歷艱險善全其事又通諸國鄉語精於梵書可謂有能之士因南詢訪余五臺庵中病僧離五臺二十餘季罕見梵相一見如舊契喜留度歲夜談

之次娑南上師曰某意之粵東造檀香佛乞師一疏何如病僧曰上師之國金像銀像最多今在京師五臺栴檀像亦不少何復造像上師曰某非因無像而造像亦非待像而歸依既爲佛子當報佛恩豈可虛受人天供養徒爲山水之行必隨方應化令人發心續佛慧命方爲佛子然世人非相不能攝心非勸難以發意今之造像者乃借像以勸發心因發心而成佛種某化人造佛意在化人成佛也法華經云若人爲佛故建立諸形像刻雕成衆相皆已成佛道乃至童子戲若草木及筆或以指爪甲而畫作佛像漸漸

積功德皆已成佛道是可爲證病僧合爪讚曰是眞菩薩是眞阿羅漢是眞報佛恩蓋諸佛法身充徧一切虛空大地土木金石無非佛身華嚴經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無名亦無相普現于諸國是也若夫造金像卽金身佛若造銀像卽銀身佛若造栴檀像卽栴檀身佛若塑泥像卽泥身佛卽此金銀土木與肉身佛智身佛等無差別若捨此金銀土木別求能動止能說法爲眞佛者是以音聲色相求佛不免落于邪道但不以色相見佛無相不是佛相但不以音聲求佛無聲不是佛聲斯乃眞見如來會此造佛

卽此金銀土木是眞法身是眞佛當可以眞心禮敬等重讚嘆供養卽此眞心便是佛心既是佛心非佛而何疑哉是以勸者造者皆佛也

募化藏經疏

釋迦如來從三阿僧祇劫修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無量無邊自受蓮花臺藏世界千華上佛所囑下閻浮提示成正覺以廣長舌普告人天經四十九季所說法藏未幾一毛頭許耳然如來說法一卽一切一切卽一雖一毛頭許法門義備無量無邊皆不出此也四十九季所說法藏備在西域龍宮天上而

我支那國中所來法藏止有五千四十八卷千萬億恒沙分中未及一分是亦毛頭許中之一毛頭許耳佛法初入我支那國始與於秦晉漸于蜀楚弘于吳越然後徧流天下從古至今陞替多端久不可考至我明時佛法甚衰而偏方僻域不知三寶爲何物者有之　世宗皇帝御世以來法運略起高僧間出禪有達觀大師憨山先師教有雪浪大師空印大師律有蓮池大師無盡大師自此數大老力弘宣暢之後而禪講律法席徧于諸方可謂佛日重輝大地唯楚南與黔粵猶寥寥焉近十季以來地脈稍轉人才匯

出科名勝前高僧亦隨至有講師融公乃雪浪大師嫡脈遊講席二十餘季後受具于古心和尚因三昧和尚開律堂於東林遠公道場有年矣法運南行龍天所使三昧和尚忽有歸隱南嶽之志遂同之衡山而講師融公因訪守明上座及敬中淨虛二新戒而來邵郡四衆見其律儀淸尚識見超然議請主其講席雖處寶華王座至於湯藥不給蔬飯粗糲而恬然自在縱有內外乖違亦歡喜調順此非具大忍力大精進力不能有此摩訶迦葉所問經云比丘入城邑聚落不爲名聞利養但爲教化衆生讚揚佛法觀講

師融公甘此澹薄始終法席可謂親承佛囑是眞法師也法席將罷深慨聽衆雖有其得旨者少皆佛法薰習之緣淺耳因留心此地作一佛法因緣念諸方都有藏經獨此地未有乃從未有者建立勸受法弟子三十人同心普化請大藏經供養此地爲光明幢使見者聞者隨喜讚歎者披閱受持者漸薰漸習漸染漸深同下菩提種子同抽菩提芽長菩提苗成菩提樹開菩提花結菩提果也此非乘宿願而來何能有此勝舉因求病僧爲疏某自知不文見其利生願重弘法心切聊書此語以通高賢更希嘉題同成勝

事云爾

募齋僧疏

修幻上座乃病僧舊識也今欲之滇南爲齋僧佛事余曰趙州有言至道無難惟嫌揀擇經云飯一千須陀洹不如飯一斯陀含乃至飯十方諸佛不如飯一無心道人此還是揀擇不揀擇若辨得出許上座齋僧有分卽可於無陰陽地上無影樹下支無底鍋炊無米飯煮無鹽羹接納十方一任千足萬足個個皆是三頭六臂巨口剛牙吞吐佛魔縱橫自在若於此辨不出須臾接入一粒米令他施主昇都史陀天受

百千萬億劫如意快樂然後仗此因緣成等正覺只怕猶有算帳者在上座微笑而已矣過三日遺此卷不辭而往余尋書此語追贈之

募茶疏

盧仝七碗千載共仰嘉名趙老一盃萬古常沾法味入口者雙睛電掣濡唇者兩腋風生昏沉魔聞風落膽誰敢交鋒疲倦鬼望影失魂豈能共戰鳳髓初生滋潤高山雲霧鵲舌纔吐宜藏深谷陰林天生瑞艸淸香不讓幽蘭地長靈根奇味休言甘露消食如妙劑醒酒似神丹如斯珍品堪以供佛供法供僧若此

淸奇可以修福修慧修壽化無所化功行周乎法界捨無所捨福德徧乎虛空拈來一葉生前覺樹抽條飲到三杯劫外曇花現瑞木侍者殷勤催化石童子仔細烹煎施受勿分緇白莫論萬般皆光明心地一等是淸淨道場

古攸報恩寺募藏經疏

南雲之地靑原南嶽往來之咽喉自古佛法流通之處擬當時雲堂巨刹必星布鄉城代異人非湮沒失考茲報恩寺亦古寺也荒廢多季有皮公乃篤厚之士從病僧受優婆塞戒發心修復此寺約同去六典

化二公建造觀音大士閣請大藏經同食息其間頂禮圓通大士博覽大藏靈文共發耳根圓通同遊菩提智海請病僧一語爲募疏乃爲囑曰三公之舉乃菩提妙行先堅固其心自利利人一切具足蓋佛性人人本有緣所習所染下劣故名衆生衆生假名佛性眞也如其日對觀音妙像所習所染勝妙廣大何如日游法藏智海所薰所入光明智慧何如又一切佛相菩提之光也一切法藏菩提之智也能助能施之福菩提之行也能修能悟之心菩提之性也是則三公此舉無論募者施者修者悟者見者聞者同一

菩提心同一菩提願同一菩提智同一菩提行同成菩提道見聞隨喜宜各歡喜踴躍圓成此菩提妙道自性莊嚴也如肯信性分之所當爲者應爭前不可後之

匡山五乳寺募米疏

諸佛出世本爲一大事因緣善知識傳持亦唯佛心印而已蓋佛性人人本有非善知識無因發明若不遇眞善知識爲天魔外道所惑雖本有佛性卽轉成種種異類誰之過歟是師友不可不愼也而三界中不可不知歸向三寶於三寶中不可不知親近眞善

知識是爲出世正因緣也憨山先師客乘佛囑示生末法眞入天正眼眞大善知識大扶宗教於　神宗年間中興曹溪疏通諸祖道脈不十年內而諸方上堂說法者行腳山居眞實參悟者不可數計誰知憨山先師之力耶曹溪未整頓之前此道絕聞若亾也而曹溪法源一開諸祖道場法脈貫通禪道乃有今日之復興天下不論緇素湊得此道受用者誰之與耶是則眞善知識住世或出或處語默動靜皆非已有總爲一切有情受用但受用者知之鮮矣匡山五乳寺乃憨先師衣鉢塔之處其法屬奉塔精修多不

下山少涉外緣其常住未免淡薄大衆亦多甘苦有先師五世法孫慈彥慮常住空虛恐大衆清苦難堪自忘身心之勞爲衆募緣以爲善知識護塔供奉勝行普叩十方緇素高賢有見過者有聞名者或未見未聞從今日始知者同發向上心念善知識饒益世間心於自己受用中分減一升一斛於善知識功德海中廣積無量無邊同結菩提之因共證菩提之果行無虛設語不妄傳請高明諦信爭先施之

募米疏

如來住世曾持鉢於天上人間諸祖開山亦投疏於

高人達士一麥一麻共下菩提種子一粥一飯咸資般若眞光法輪未轉食輪先轉食輪卽是法輪未修佛道先修人道佛道不離人道菩薩子喫飯來個個那非者個阿闍黎洗鉢去頭頭總是一頭舉匙處粒粒入口先知簸米時顆顆著眼莫錯舟運肩挑大開無窮寶藏車裝背負同歸常住珍鄉斫松吹火飯熟香徧十方敷坐同堂味足飽飡一切人人獲眞實功德事事具滿足神通法身周徧無壞無雜慧命圓成同修同證欲佛乘早就宜法號先登

德山乾明寺募藏經疏

德山舊稱枉山爲崇善卷之隱德而名善德山人從略但呼德山自無相律師開爲蘭若次郡主雪公請見性鑒大師補其居大弘禪道有雪峰嵓頭諸大老從其門雪峰後出雲門法眼二宗而慧燈已爭明矣此德山之名徧聞宇宙德山源于龍潭龍潭祖于天皇天皇宗于石頭頭始青原原發于曹溪可謂源遠而流長也茲山自無相律師經始至無聞聰禪師相傳百代皆以自性而爲莊嚴是穢土中一淨土也此山雖已經百代住持今稱德山皆知惟鑒大師之名又百代之後凡住持者非大解脫卽聞見高遠非聞見高遠卽行德精嚴決無常品亦見山之靈炁猶存近聞有性天和尚久住此山金飾佛像而靈宗開士接踵而至開士南京寧國府人年二十歲入此山今六十有二重修大雄寶殿剏造毘盧精舍補砌垣牆山門整頓僧行規矩鐘鼓梵唄淸聞遠近儼肰德山主人常住於世開士有功於此山較之百代之間虛其左亦不多數蓋天下祖席甚多如此山綿遠者亦未多見是知開士非鑒大師化現而來卽鑒大師所使護持此山以爲人天出世眼目不然何能住此山中四十餘年只知有聖地可嚴不知有身心之累耶

第山中所應作者咸已作成昔宋米顚題寶藏二字虛其名未見藏之所在昔我憨山先師同副憲馮公遊此見米蹟可珍慨祖地而缺法藏欲補所有而未有乃建寶藏閣於法堂之上嗣圖藏經未果二哲人已爲先覺開士惜二大老之願未成寶藏閣又爲虛設抑尋米蹟之所留藏閣之所廢難得其始末但耳傳藏經爲蠹食狼籍前人收入佛臟中矣藏閣舊基竟失所考開士欲克其成以塡二大老之願并壯祖骨之靈又恐年老力微難以成就蘊之久矣甲戌冬觀衡特來禮鑒大師塔居開士右丈室每夜談次唯

以藏經一事爲語中骨脈但以老爲慮因而勸之曰身有老少性無童耄汝我爲佛弟子但以性爲主豈可以幻身爲慮耶大抵放下身心便能頓超佛地有何生死有何老少豈不是大解脫豈不是大變化而生死老少豈不是自性神通妙用耶開士聞其說歡喜踴躍曰某甲方見真性方悟大道再不與老少去來作障礙從今已去以莊嚴佛土爲本分受用先以藏經一事竟成願以盡法界爲無盡佛事衡喜其垂老而明自心境界自愧拙守殘病不能爲開士一助其成揀鉢籠中只得舊衲一件以助其端普告檀門

有久信佛法者知祖地非自心外不待勸而應前有未入佛法者見善亦應隨喜各捐一滴世財共成大海法藏有益事無益事高見自明有漏因無漏因達人自鑒衡不敢多語聊就浮淺踪跡說此其餘山水源流禪教同別幽旨又候高明發揮

山西大同府白衣庵募造佛疏

世出世間惟佛乃究竟大事也夫造佛作佛學佛成佛禮佛敬佛贊佛念佛總一佛心也金佛銀佛銅佛鐵佛土佛木佛應佛報佛總一佛身也身似有相實無所相心似有知實無所知無知卽真知無相卽真相蓋真相不異真知真知不異真相能所一如身心皆等也禪人性寶原山西大同府人依本地白衣庵披剃幼從師之南海徧參諸方知識回錫中途爲舊識相議晉地多銅像泥像佛而檀香像不多見既然行脚一番游歷大方豈可空手而歸應造幾尊香像佛迎歸本地供養一不虛行脚一番草鞵錢二令本地諸上善人得瞻仰希有相好豈不是自利利人無上妙行耶禪人之師踴躍身心募檀香一伯觔收於舊識檀越願造西方三聖護法二尊將欲開木其師偶爲風寒不調而逝禪人追慕師恩無可爲報又念

師志未遂其成因徧叩檀門同興佛事助銀助米不論多少佛因佛果速期圓成禪人成師志以報師恩檀越發佛心而成佛果勸者施者等一佛道心也相也無二菩提如欲速圓佛果願請早注佛名真語實語

長干大報恩寺三藏殿募田疏

田之爲物乃有生之大本諸有形神生命無不賴之蓋世出世法依報正報互相安立依報爲正報依託正報乃依報主持是正非依則不能生育依非正則不能顯揚又則依正親疎之色爲所緣之相分依正

攝持之識爲能緣之見分若於所緣色香味觸不起分別不生憎愛其所緣境卽一眞法界妙眞如性卽三諦一如乃大寂滅田也其能緣識名正徧知卽煩惱成菩提卽三觀一智實大般若命也若於所緣色香味觸分別取捨耽著留礙其所緣境卽差別分相浮塵幻化卽生死海也其能緣識名顚倒想卽淸淨智化爲煩惱賊也然色香味觸之境本寂是一而正倒在人分別不分別故有聖凡迷悟之殊耳如遇倒想時不病人而病於境是所病亦不眞也諸方叢林之有田有因田能廣作佛事接引衆生護持道場究

竟常住因此發明自性成就慧身登無上覺者不可以數知也此田之利益又何如哉有因田以生貪著取捨不公至于惡罵捶打干犯王法致有破和合衆壞滅招提往往有之此田之害亦又何如哉蓋田亦一也成壞在人而不在田如不病人而病田之有無此亦所見未至也佛初制比丘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凡夫比丘多不能活佛隨開二食於辰午二時是佛自制佛仍自開無乃隨順衆生保持身命能增長菩提非獨貪生爲事亦見法無定法明矣佛在世時尚不可定至於末法又豈以定法爲常法耶震旦諸道

場開山置田未必不是釋迦化身未必不是堅固之護念第法久自弊弊在人而不在法也金陵諸大刹皆有供給莊田獨三藏殿向以藏經板頭錢資其衆需此末世道儉薄此一方便尚不足供日月況期年乎主人皆符亦少年中白眉也舉念募田攝持大衆以護裝大師之塔良哉斯舉因發揚其意以廣其知識成就如願當名慧命田可也

北京栴檀庵募造栴檀像佛疏

栴檀像佛者乃釋迦佛像用栴檀造成故稱栴檀像佛非異釋迦別佛之號也蓋因如來昇忉利天爲母

說法數月未還時人間久不獲瞻仰優塡王渴思亦切召三十二匠用栴檀香修佛之像以慰懸慕匠用精工多次不成目犍連尊者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佛光相往返三次像乃始就觀之仰之儼然釋迦佛在目如來住世滅後所造金銀珍寶等像甚多惟此居首此像亦可謂佛之分身亦可謂佛之長子也及佛還復人間時合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等遙空迎佛此像先往空中迎佛佛爲摩頂記曰吾滅後汝當代吾行化諸國佛滅後此像始自西域行化漸至龜茲東至涼州次至長安次至江左次至淮

南次至江南北至汴京至宋高宗紹興元年辛亥金國太宗迎至燕京建水陸道場安奉憫忠寺次迎奉積慶閣中次迎還燕宮內殿大元丁丑歲三月會內殿火尚書石抹公迎於聖安寺至我朝嘉靖十七年因寺回祿表聞於內奉迎於鷲峰寺至今一百六年自優填王造像始成之歲至今二千六百餘載得瞻仰禮敬發菩提心登無上覺者恒河沙之恒河沙未足較其數之多少佛最後色身住世不過七十餘年其像垂化以來二千六百餘載將來行化未知底止如來說法四十餘年其年有限所說三藏十二部其言詮亦有盡此像法身不說之說其義無量不論根之大小觀之仰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其饒益普被恒徧亦不可以思議得也有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此像乃佛自性法身也如能觀察如來法身報化二身亦不外此如見一佛法身即見諸佛法身有云十方三世佛同證一法身可證既能禮敬諸佛法身諸佛報身化身亦得矣此像既是諸佛法身亦是一切衆生法身是瞻仰禮敬此像即禮敬瞻仰人人自性法身也若視此像爲目前之境心外之相不惟昧却自性法身亦昧却諸佛法身亦

不見十方世界面目亦不見三世劫海面目是則瞻仰此像者幸勿當面錯過則不孤此栴檀像佛行化之深慈也有禪人慮此像能從西域行化至我國亦或從我國轉化餘國設有此豈不我國頓失瞻仰欲請欲迎恐不及再至故預依此像別造一像務求二像無二像少栴檀像對佛之像不二於佛再像對此像之像不二於此像是再像亦像佛之像也庶當來見聞隨喜瞻仰禮敬即親見釋迦老子真面目其功德饒益不敢預爲宣明如有心作佛成佛者不可不勇於前而速其成也再像一成即自性法身光明徧滿亦可謂海印發光若謂此像是假相是外相又不知何爲真也身是真耶心是真耶菩提涅槃是真耶如身心菩提涅槃不可言真則一切處俱非真也若一切處無真可指則無不真也若然者像耶形耶假耶真耶總不可名言豈容以真假內外分別戲論哉又則所造之佛無揀金石土木皆自性之法身能造之人乃金石土木之手眼妙慧又則造佛成佛禮佛敬佛實則佛造佛成佛敬佛禮也有外此像佛別修別證以爲自佛真佛者佛則佛矣恐未極全佛也若不以心境自他二其佛即爲十方諸佛歡喜讚歎

募三衣疏

居塵幻質全憑四事資生出世威儀須藉三衣具足佛佛授受祖祖傳持以有相之衣表無相之法以離俗之衆遠居俗之身形跡既不混同心光自肰超越此如來制出世法服之本致也此衣持之者高出人天服之者迥别魔外龍衆一縷尊崇能免金翅鳥王之難獄入片時假藉不爲金毛獅子之傷黃梅密付付無所付就中未有纖毫曹溪中止止無所止卽今何曾欠缺七斤方成十虛頓沒一絲不掛萬象齊彰性相融通自它俱利出家者雲鶴自適超方者衣食

隨緣一絲一縷須植福於檀那一線一鍼不求安于私已欲受諸佛淨戒先乞三品法衣大發普徧慈悲爾爲踴躍喜捨轉有生之寶藏廣無上之福田施者受者功德無殊勸之造之解脫不二總之淸淨本然相續諸佛慧命大槩周徧法界圓成本有法身

寶集林募揀骨普度引

有云菩提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可得是菩薩以衆生爲性命審矣然衆生之苦通乎三界四禪以上唯行苦三禪以下至六欲天通壞苦入道壞苦苦兼之三途中多苦苦地獄中爲苦苦之極處非非想天爲行苦之最淸處又則行苦通乎三界壞苦通下二界苦苦通人道並四惡趣總之三界有情皆苦衆生也緣此苦衆生興起大悲悲智圓明登無上覺是則諸佛菩薩以衆生爲最勝福田能生諸佛菩薩慧命也葢人道受生本是苦苦衆生癡迷認苦爲樂一期所求爾意頓忘有身之累及刀兵疾疫饑饉到來方知爲苦此亦苦苦中之壞苦也連年以來刀兵疾疫饑饉聚於一時衆生十分已去其半髑髏與瓦礫交雜枯骨並艸莖狼籍貂錦之身腐爲蟻壤金玉之軀戲於犬口行客難於措足達人何忍舒

觀如斯慘境最動悲傷緣此苦因大典愍念大觀盡是自家本體密照那非多劫親緣此則正是菩薩性命中之性命最勝痛惜茲有禪人幻愚秉菩薩願廣菩提心觀此不忍觀之苦境悲此不勝悲之業因普告十方諸大檀越欣增長菩提心者同垂接引共運慈航雖未普徧諸方暫及耳目所到上至安慶下至鎭江沿江兩岸潤之里許不分新舊齒骼髑髏均拾細揀運歸一處以火荼毘使本骨神識無執愛之迷他物幽靈絕依附之想所依既失自覓生方共爲啓建水陸普濟大道場四十九晝夜一切白骨皆化爲

大寂滅場諸有幽魂同登入普光明殿又則活骨易於通達死骨難於開發此一方便乃拔苦之末後方便此一妙行實度生之最勝妙行活骨佛視死骨佛爲自已性命死骨佛恃活骨佛實自已神通死骨活骨共一法身有漏無漏同登正覺四通八達還歸淸淨故鄉南往北來仍蹈風光舊路度生至此十二類生無有遺餘是謂究竟無上菩提是謂淸淨法界是謂莊嚴淨土自他無礙大解脫語不虛馳信當踴躍

機緣

僧問久聞和尚常敎人讀楞嚴經是否師云是進云如何是大佛頂師卽低頭示之進云與麽則聖凡平等因果一如去也師云汝未知大佛頂在進云師意如何師云無汝見處進云旣無見處低頭何爲師云若有見處低頭何爲

僧問如何是大佛頂師卽擧一足示之進云和尚莫欺學人好師云豈敢欺汝僧復理前問師又以足示之進云不會師云向後逢人切忌錯擧

僧問和尚一生敎人究首楞嚴如何是首楞嚴師云殺人見血斬草除根進云與麽則一切究竟去也師云切忌隨語生解復以偈示曰大道元無相言說本

是空爲君顚倒想聊作耳邊風

僧問如何是楞嚴意旨師云天不葢地不載進云便是究竟堅固否師云汝力大過天地僧擬進語師云葢覆了也

僧問何爲佛子住持師云近山莫費柴近河莫費水

僧問如何是佛子住持師云鄰舍高打牆親戚遠來香進云只如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多栽松柏少栽花半種靑篁半種茶進云請師別道師云博求不如約守

僧問何爲常住眞心師云鼠糞尖牟糞圓進云何爲妄想師云桃花紅李花白

僧問甚麽人能用常住眞心師云黧駑白牯進云甚麽人能用妄想師云諸佛菩薩進云爲甚麽諸佛菩薩却不如黧駑白牯師云爭怪得他

僧問如何是七處徵心的旨師云鞭牛歸欄進云歸後如何師云行步平正其疾如風進云旣然如此用歸作麽師云汝與麽好撞牆頭進云如何見得師云不唯牆頭一畫也過不得進云恁麽則某甲無問和尚無答也師云又是一頭

僧問如何是返聞聞自性師云用返作麽進云畢竟

如何是返聞聞自性師擊桌云聞麽進云聞師云是返是順僧惢然師云病僧罪過

僧問如何是返聞聞自性師云手執金剛杵擊碎珊瑚枝進云意旨如何師云誰將秦時鏡照破野狐精

僧問返聞聞自性意旨如何師云螳螂推糞螻蟻尋腥進云不會師云說個不會的道理來僧擬答師搖手僧有省

僧問楞嚴經中五種陰魔如想陰魔云男女二根卽是菩提涅槃眞處如是穢言因什麽也有人信受師云地穢多生草水清返無魚僧無語師把住云汝作

麽生速道速道僧云和尚眞善知識能於非道通達佛道師拓開云子般若根淺乃能悟入善自護持

僧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云赤肉團如何是圓滿報身師云六根具足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云四儀無礙進云究竟如何師云衣食具足逆順隨緣進云恁麽則佛法卽在目前師云汝試指點著進云不會師云莫妄語好

郡伯六來王公一日坐間言及吉州道學諸公一座有謂天性無乎不在有謂旣天性無乎不在如人生背癰潰爛不堪此時天性又在甚麽處一座無語衆

問師師云背瘡還覺痛麽王公云自然覺痛師云天性何在公默肯少選王公又問不覺痛時如何師云是誰不覺痛諸公大悅

玄印上座自金粟來閱師語錄坐間云觀和尚長篇短篇只具活人劍無有殺人刀師微笑而已又問和尚引圓覺經云是則名爲淨覺隨順何不引唯除頓覺人并法不隨順師亦微笑而已一日舒運使同上座茶話詰論不已上座向師云我二人相打和尚何不一解圍師亦微笑而已過後侍者問云每見玄印上座問和尚因甚麽只是笑而不答師云予曾讀過

世書麽者云也曾讀過師云中庸曰不怒而民威于鈇鉞予作麽生會者云和尚元來殺人不用刀師笑云低聲

僧問諸方善知識棒喝交馳和尚爲什麽不用師云我不是善知識進云和尚又作麽生師展兩手僧擬議師云糠裏無油棒之何益

僧問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師云曾問幾人來進云卽今問和尚師云我實不知唯病爲事僧罔措

僧問金粟慣用棒博山非之都是善知識爲什麽舉措不一師云汝莫謗他好進云豈敢謗師云金粟博

山聲僧無語

給諫空空張居士訪師坐次問云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師指香爐云此是福審裏的

僧問如何是毘盧師師云毘盧不如進云何以不如師云若如怎敢為師進云究竟如何師云汝試親近看

僧問觀音菩薩卽今在什麼處師云佯咳嗽作麼進云不會師云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立

僧問觀音大士卽今在什麼處師云汝名什麼進云道足師喚云道足僧應諾師云在什麼處僧有省

僧問觀音菩薩卽今在什麼處師云菩薩且置上座卽今在什麼處進云現今親覲和尚師云病僧不受親覲進云某甲何曾親覲師云你那裏學得者虛頭來進云和尚入海也洗不清師云為甚如此進云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師云到也有些氣息

僧問觀音大士卽今在什麼處師云你瞞我不得進云和尚還見某甲否師曰你瞞我不得進云某甲却不會和尚意師云我瞞你不得進云積年老賊師云我瞞你不得

僧問久聞和尚常教人叅觀音大士卽今在什麼處

是否師云上座從那邊來進云金粟師云金粟和尚萬福進云仗庇師云病僧無緣未嘗一面進云和尚為什麼不答某甲話師云上座適來問甚麼進云大士在什麼處師云强將帳下豈有弱兵

僧問和尚是誰家兒孫師云臨濟進云臨濟兒孫多是棒喝交馳速如雷電硬似剛鐵和尚為什麼綿軟如泥師云好兒不住爺屋

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師云子親到五臺進云到後如何師云取之無窮用之不竭進云如何是珠師云子親見顓愚進云見後如何師云供養也好毀罵也好進云謝和尚慈悲從後再不敢向人前討衣食師云你得何境界進云清風明月萬古常閒師云也須親證始得僧便作禮師云露也

侍郎朱玉居士來叅問云聞說西方黃金為地若然此間士到西方必貴過於金師云長者曾到西方否進云不曾到師云也要到過一番方好說貴賤居士默肰移時又問聞師勸人念佛何不勸人尋真我師云佛非真我耶進云既是真我無處不是何必耑往西方師云既然無處不是何不一往西方進云不是

不往在此亦是師云在彼又非耶進云雖彼此俱是我只願在此師云好個眞我久坐成勞

僧問如何是宗師云摩騰初來進云如何是教師云達磨後去進云來去意旨如何師云病僧今日失利進云和尚爲什麼自作退屈師云對驢彈琴

浮漚上座一日辭師云音鎬事和尚三年有舊行脚賜一件以爲後日信具師云病僧只有一項破樺皮帽子不嫌收取去鎬云就請樺皮帽看師卽舉一足示之鎬便禮謝師復印以偈曰禪人覓我舊行脚只有一項樺皮帽舉足衆前親付汝若陰若雨莫忘卻

僧問求淨土與修圓通是同是別師指香爐云是圓通是淨土進云和尚也會作野狐精伎倆師云明眼衲子進云和尚莫活埋人好師云伶俐不可使盡進云和尚也要自重始得師云病僧罪過

僧來叅作禮拜勢師將回禮僧便高聲一喝師卽就位而坐僧又喝師掩耳視之僧拂袖而去師向侍者云幾乎嚇倒病僧

法璽禪人來叅纔作禮師便問病僧曾在洪都爲汝開關事卽今還記得麼進云怎敢忘卻師云汝試舉看進云西山紅雨靜南浦白雲多師云猶有窠臼在

進云昨離修水今到雲居師云還見個什麼進云親見和尚師云要見病僧眞面目始得璽便震聲一喝師笑云又是諸方蝦蟆氣息

僧問婆子燒菴且道具甚麼手段師云諸供養中法供養爲最進云未審菴主過在什麼處師云明鎗易躲暗箭難妨

僧問趙州自謂勘破婆子未審什麼處是他勘破的意師云也是老不知羞進云請和尚爲某甲說破師云恐你到罵病僧

僧問云生時不知來處猶可欸不知去處大好愁人

師云上座卽今在什麼處進云某甲卽今在和尚面前師云病僧又在什麼處進云和尚卽今在某甲面前師云是一處是兩處僧有省

僧問一口氣不來未審向什麼處去師云鏡面明鏡背暗進云某甲不會師云潮水還歸海僧擬議師云叅去

僧問一口氣不來不知向什麼處去師云春到百花香黃鶯啼柳上僧有省

僧問今請和尚的確示某甲安身立命處師起座笑云生一床欸一筐進云究竟如何師云草自青土自

黄進二云與麼則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去也師二云進在作麼

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二云憑上座送我到什麼處去進二云某甲豈能送得和尚師二云汝既送不得我我豈指示得汝進二云某甲送得和尚師二云你還送到什麼處去進二云不是天堂便是地獄師二云勞子太殺殷勤

方融監院呈偈入方丈有甕裏不走鼈之句師閱過徵二云汝喚什麼作甕裏鼈融咄師二云此莫是住山得的麼融二云從來不欠少師二云觀音大士即今在什麼處融二云家家門前雪滿堆師二云雪消後如何融二云水到渠成師二云也不辜汝喫淸粥澹飯

法璽禪人一日入方丈作禮二云謝師究竟師二云得何消息便與麼道璽二云從今不受和尚欺瞞師二云一切誵訛且置你道觀音大士即今在什麼處璽便直前打師一掌師即把住云不要手忙脚亂淸楚道將一句來璽二云者老漢猶嫌少在師二云者是古人用過的更須別道璽便托開云不與老漢說夢師大悅

雲谷座主一日同師在蘇溪栢桂園中傘下坐次主二云和尚號傘居傘欄却在某甲手裏師笑云拿得好次日同坐又問二云和尚愛傘居因什麼傘欄又在某甲手裏師二云公卻過於殷勤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

遼東錦州松山所見任
浙江湖州府總巡廳信官余三瀛發心捐貲
喜刻
顓愚和尚語錄第十卷計字一萬一百九十七
該銀六兩一錢八分敬爲
慈母張氏夫人名下性天朗耀慧炬圓明仗
般若而悟證真乘賴菩提而安寧老稚謹意
康熙十四年十一月 日楞嚴寺藏經坊附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一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佛祖真賛

釋迦老子雪山像 二首

者老漢著甚來由把形骸枯槤如縛如網視富貴如棄唾處饑寒若安享人只見的枯寂中枯寂誰知道有妄想外妄想者般做處難於心識豈可言象

又

古木寒崕怪石異草住此何爲寄意難曉直待天雨四花來廣長舌相方明了方明了滿目溪山誰知實

釋迦拈花像

本師牟尼尊能爲希有事五濁惡世中說諸難信法普令諸衆生同入第一義稱讚與誹謗等授菩提記是知無上覺等徧不思議無限曲腸吐不盡末後拈花全體示

栴檀像

稽首釋迦文本師大和尚悲心何無窮遺此栴檀像經劫不泥洹常住光明藏天上與人間遊行無遮障世間衆生無盡時我佛身壽數無量法門應說已盡說於今閉口有真況大地有情何況冥活佛住此不歸向若見若聞早來參恐去別方空思想我今覩見不思議世世生生常供養

阿彌陀佛像

堂堂金色身特爲衆生有衆生無盡時此相亦不朽不捨慈悲心常垂接引手就卑自降尊憐兒不覺醜謾謂西方九品蓮卻輸南嶽一張口

吳中石像

維衛迦葉佛二尊願力法身常住世法身非色亦非心能色能心圓無滯二佛之身依法性情與無情不思議謂是金石水不沉謂是色相火不祟謂是心想

無計度謂是枯槁知所至知此佛身不可名是假是真合不昧若謂此佛不說法默中之說聲徧地若謂此佛無見聞五眼圓明等徧視若謂此佛無呼吸寒來暑往息同鼻若謂此佛不周旋浮波汎海神無比能識此佛即生佛識者與佛原不二佛心即是我之心我事即是佛之事我外求佛佛不真佛外求我我未是我身佛身無差別能禮所禮何同異二佛住此不計年多少見聞登佛位

新昌大佛像

巍巍蒼嵒石堂堂金色相即像石不有即石像何況

石與像不二無遮亦無障孰於一塵中大開光明藏法界本無際虛空豈有量一塵一切塵一相一切相能造與所造莫分真與妄一塵既如此塵塵亦復然唯一堅密身處處任因緣現大不可外現小不可鑽自性功德聚本有妙莊嚴我今親瞻禮豈非作者前鑿石合非合古今遷不遷見者與聞者誰聖復誰凡願同今古人常作如是觀

三教老人圖

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更駢二指何啻腥葷試看名相未生前三人面目自何分欲識三人真面目誰家無

有好兒孫

觀音大士像二十四首

石筍孤高淨瓶光潔雲輕如綿衣白如雪中立不倚正視無說一言不說萬事能訣〻默萬全萬無一折能柔能慈能剛能烈密意深遠智趣玄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欲識普門真三昧珠輪常轉不勞舌

臨濟一條白棒佛祖打之不錯想是觀音大士一棒不曾躲過若躲過圓通卻成兩破

送子觀音大士

真實圓通隨處出現法界衆生如一子看有求之者無不如願是故十方塵剎中稱名供養無數算

紫石如雲綠竹若栟大士安之了無所有塵塵出現時時無間總為衆生大施方便手中嬰兒將與誰求者圓映不可算

世間生死纏縛恩愛送子與人慈悲何在現前為滿衆生願到底還他末後債

觀音大士一首三目像

自證圓通常真實隨緣所現皆無礙能現無量首眼臂八萬四千猶大概或慈或威難思議或一或多無雜壞真俗融通稱普門法界同一觀自在一首不異

百萬首三目究竟只一目誰知三一性元空示現特為衆生故衆生有感無即有衆生若逃有還無有無本於衆生心菩薩面目無差殊能於無相現衆相為令衆生心向上何為現首不現身留與衆生作奇想

又

劫海度生水底撈月剎塵現身紅爐點雪千條方便圖蛇添足無量神通破空出血用盡多少慈悲到頭只落得箇秤錘原是塊鐵原是塊鐵不是斯人難以說

子胡狗子最惡佛祖到來一口大士如何躲過圓通

本無所有無所有獅子虎狼同垂一隻大悲手
眼底霹靂耳邊閃電大士圓通一切齊現清淨寂然
事事周徧凝為衆生用盡方便究竟到頭何所有諸
佛衆生總一片

真觀清淨觀驢頭不安馬頭安悲觀及慈觀水面不
看火面看智慧還同煩惱聚廣大未若微塵寬此是
圓通真三昧分之不破聚不團

寒實談發熱乃冰凍眼中谷響岈頭腰痛積雪黑如
墨虛空如影動識得普門真自在丈六金身作艸弄

又

龜毛拖地三千丈兎角撐天九萬高南天摘北斗劫
火弄波濤借問圓通何處是珊瑚寸寸是蓬蒿

狼胎未出虎腹先脹打破虛空潑撒鹽醬馬尾却在
牛頭安牛角崢嶸馬頭上真實圓通慈悲奴相

耳裏青紅眼中鈴鐸北俱盧洲打睡南贍部洲持鉢
毛端法界無邊際十方不滿一掌撮

東寺撞鐘西寺鼓響王嫂搔頭趙嫂背癢相逢借問
家鄉路泥鰍尾在蒼龍背上

昨日田中扯艸今朝案上書字識得大悲千手眼只
是顓愚一揞是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幻海茫茫無盡時菩薩尋
聲常救苦常救苦張公騎驢李公過渡

菩薩之身衆生為命若無衆生菩薩無性刹塵無盡
身無盡癡心特為衆生病

現首未現身無心却有口塵說刹說說不盡心空境
空法何所有百千方便為衆生萬億形藏不覺醜眉

間一目空劫前頂上神光吞宇宙

風前吹簫月下垂鈎自是象游獅舞不同鼠竊狗偷
不舍事事法法徧現物物頭頭忙到街前剌腦閑殺
雲外打鼾飯飽弄筋醉後狂謳從來妙德難思議張
家月照李家樓

水靈不在深山名不在高圓通自在力殺人不用刀
銅鐘出自大冶瓦鼎鈔有神陶農氏粳稷黃帝巾袍
都是家常茶飯勿謂門外糠糟闔藏具足無盡取用
鈔在吾曹

向上原無把鼻個中不容訂商我師忒煞慈悲與人
獨露真常信手拈來是藥隨身到處皆香有出有沒
無數無央出入本無門户往來不隔垣墻如有心識
當自審詳早見紫竹林中主半夜不疑出太陽

黃介子画三十二應總像 二首

三十二應善於龜毛頭尖現妙相三十二讚巧於虛空面上熟浮漚狹路相逢難回互不是寃家不聚頭大士介公手介公大士口現身與說法一身分兩肘大士胡爲癡顚倒無妍醜渾身骨與肉都爲衆生有吓之食之東走西走喚之不顧心膈欲嘔瞻此知此急爲回首莫負吾師兪任袁楞

刀山劒樹短戟長戈盡是圓通妙境無非慈悲本科圓融處處隨順分別物物誵訛有感速應無畏堪託偶爾皓首翁翁忽然白髮婆婆千般手眼萬種撫摩只願衆生得自在就中難語和非和

準提大士像 二首

一身能現種種身數臂原來只一臂就裏本未有形相示現特爲衆生類衆生所求願不一大士手臂不可計豈止十六與十四

無形而形形無定形無相而相相無定相大士許多手臂與我本來一樣如識自家面目何止千名萬狀終日禮敬皈依不可分別真妄

地藏大士像

以法界爲家以衆生爲命立願先地獄解脫堅誓以涅槃究竟此是我師妙覺明性

出海羅漢像

頤頤頭頭古古怪怪歷似枯枝頭如土由頂笠腰包鉢盂錫杖打夥成群隨流逐浪左右相顧前後相襲如雲而飛似鶴而立所騎何物鼠睛豬嘴龍不像龍鯉不像鯉既會說法無有神通返勞獬鬼送出龍宮者般魔黨自了之漢若遇黃檗一棒趕散

李龍眠居士白描五百羅漢像

奇哉斯卷實爲罕稀紙墨變幻妙入幽微雲水互邏松石雜依五百開漢善超是非浮波凌空步雲倚樹品賓花間大似兒聚漂海逐群各乘其物千古百怪

顯示神足片雲不大衆聚不小起落如翼都爲自了遠堂念佛音聲浩浩耳聽寂然眼開方曉鉢中湧光光中化佛頂門塔尖多佛一佛盆口鼓腹笑眼如醉老老大大爲兒所戲聽講坐禪書經閱卷得意忘疲不知日晚討布下裁吹火燒斗嚙線穿鍼添新補舊捧水澆頭蕩刀削髮三日一剃是真快活獅子何多騎大弄小雖是神通威儀欠少騎龍跨虎牟鹿相參象駕牛車誰是指南倒臥橫眠搔背爬癢只好山中隨爾偃仰蟒口安然指出水火做盡伎倆難以瞞我精鬼何凝徒勞費力揚錫不起著甚奴急小大舍融

一多無礙剖開一塵圓周法界毫端現剎須彌納芥
帝網玲瓏出沒自在觀此三昧不可思議放之萬全
卷之一密

渡海羅漢像

諸君似相識一時想不來不是在南嶽便是在天臺
而今何所往到此又一遇雖不是同流因緣喜相聚
既是有神通履水應如地何更假他物弄巧成兒戲
相狎海中鷗接翼雲中鶴往返幾回旋何處是歸托
奉勸叅學人莫逐羊鹿隊穩駕白牛車游行無所畏
煩惱與菩提無處分疆界生死即涅槃是名真自在

過海羅漢像

者般閑漢來自何處此岸既捨彼岸何住渡其中流
威儀不具露脛袒腹兒童相聚依律擯之各鞭牛去

寶掌和尚像 三首

身小如鳥徧遊諸國眼光如電觸事無惑破太虛而
不寬入微塵而不逼難以測量其跡豈可思議其德
體本無位用不能職剎塵無處不安居漫言皮履來
卤域

其狀如孤鶴生來愛行腳身心都潑撒有無齊拋却
冷眼看世間無繩枉自縛善惡總不思量動止有何
束約問答不用機關立敵本無韜略百事平常一味
自若但能用處有爲拈來病亦是藥踪跡到處任縱
橫千古清標光爍爍

水底頑石林裏屈荆不爲人愛到處無情不爲世用
到處安生壽爲千歲非自固形形而不有大造同庚
千歲百歲夢語空聲我師分上何壞何成本來面目
無逢處水自焦然火自冰有生無生不須爭

達磨初祖像 三首

真源不動誰自西來空界無法何爲直指梁王殿上
假云不識熊耳山前佯裝大死自從神光喪命後殃

及兒孫毒未已毒未已棒喝縱橫癡狂成市

自來還自去往返爲何故直指涅槃心此心孰不具
諸佛與衆生何曾分兩處本來無得失豈可語迷悟
謾將皮髓誑兒孫自有傍人舉公據

太虛露骨平空迸血眼似流星面如生鐵東走西走
狂心未歇得髓得皮惑人是孽藏頭露尾敗壞難說
面壁生塵弄巧還拙飛天自是神龍轉身依然跛鼈
上下原無增減長短何勞續截回首看來無所有不
如閉口深藏舌

寶誌公大師像

無生示生生緣自異無用而用用亦非常度莽而瞋心頓化暾鴿而生命無傷修習空花佛事莊嚴水月道場集懺語傳慧燈卽文字爲津梁

曹溪六祖像

菩提非樹明鏡非臺黃梅夜半親付衣來鬚髮混俗獵隊活埋風幡忽動寶林地吹作優曇花五開自是衆中舂米熟方知不負擔頭柴

碧峰經大師像

本是山中苦行頭陀何爲却作將軍行狀原乘圓通願力而來乃爾威慈自在無障掌肅殺之權白氣衝霄全生活之機紅光如絳任爾髮氣繫垂輪我本來模樣

紫栢大師像

其貌神威其胸空淨中立不倚異行能正本無佛祖踪跡那有人天性命處生死如游戲臨杖刃若禪定雷轟宇宙風濤觀聽眞大雄氏之剛骨啓宗門之正令

雲棲大師像

大剛能柔大辯若謙曲順時宜啓化湲潛發東林未發之當發淨土大成立百丈未立之應立規範精嚴天魔外道壞法無因雄機大用靡敢指拈稽首我師眞彌陀之應世人天之仰瞻佛法住持久遠可占

本師憨山國師像

憨山和尚大煞無狀慣抛金剛圈單打生鐵棒初在東海鼓風作浪後在嶺南吞煙吐瘴剜人眼睛食人五臟但遭其手渾身俱喪多少癡人被你惑誑我今識破你了是者等不作法的阿師到處逢人舉一上

又

面圓如月心毒似蝎目青似蓮骨硬如鐵青州渴飲滄溟紫府飽飡冰雪轟耳雷霆渾身障熱眼前無物肘後有訣曾經九死一生已過七穿八裂捏入至髓殺人見血涉危而安隨流能截驗盡龍蛇證明龜鼈自是慈悲惹怨那知弄巧成拙本非忉忉却作屑屑五花再敷一脈永徹大鵬翅羽摩空師子懸巖返躑松下蒲團亦尋常箇中消息難分說

空印大師像

閉開人天眼不鼓是非唇法界一毫端知師無二身我今萬里外邈寫大師眞紙卽金剛骨墨是血肉津形影既不離遠近亦當神縱爾不相似料想非別人

天童密雲和尚像二首

頭平若掌髮上如吹倒觀諸祖道影靡敢彼此高低異人果有異相大德必有大奇道德識見予何能知但見形儀色相傾心服之眞人天之大師久嚮天童名今覩天童面晴空轟霹靂白日掣閃電捉住毘盧敲髓出嚇得須彌渾身戰一條鐵棒太無情佛祖爺娘不許見不許見馬角牛鬚無處不現

三昧和尚像

久嚮嘉名今幸得遇果是人天軌範大好法身常住

自贊八十二首

河南福府李舍人請

清涼廬阜南岳天台敲冰煮雪面垢頭灰百骸潑散一味癡獃幾向巉嵓失足奈何死後魂回多載人間不剃削疎慵猶似出山來

齊安林伯滋音夔請

我是爾形爾是吾相紙肉雖殊性無兩樣我今衰老難以遠行爾可代我傳佛向上不用搖唇鼓舌不用竪拂舉棒不用合掌低頭不用機關伎倆無心之外更無心一切人天合供養

中湘謝孺玉孝廉音萱請

三十年前有心作佛三十年後無心合道再三十年

後却將破油靴當作毘盧帽

謝惟高音蘭請

今遇顓愚和尚不知如何相向口雖不言心自明亮不好成佛作祖只是隨緣放曠極不歡喜的是那臨濟小厮兒把我扭捏作三玄三要四喝八棒分的我零零碎碎飄飄蕩蕩此冤此苦至今不曾逢着個知音告訴一上

劉肖吾音萬請

江風淸山月明春柳活秋雲輕即此便是顓愚和尚鼻子耳朶眉毛眼睛喚外面隨入胡道亂道就裏一點筆舌難生

中湘姜思安音萃請

一見我師無限歡喜問不答言拜不回禮瞻仰久之元來是一張故紙正好包裹十方世界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在於此者個便是顓愚和尚全體

李成甫音艾請

今日見你也是者個模樣明日見你也是者個模樣外面一味癡憨內裏十分倔强我今把千百觔擔子放在你肩上好去傳持諸佛正法眼藏

武攸梁五峰音範請

朝不禮佛暮不誦經禪理未透律行未精何以消人
信施驢胎馬腹橫生

朱鳳起音𡇰請

稽首顓愚病阿師佛子云何是住持也要擔漿灌紫
芋也要掘土種白芝有時攜籃摘豆蔬有時荷杈夾
竹籬即此便是常寂光清淨法輪更莫疑

程乾初音荔請

者個阿師不會書又要書不會詩又要詩不知是自
不知醜不知是人强而爲之咦我雖不知書點點觸
破太虛我雖不知詩字字不落悟迷

中湘林本初音藿請

未形先贊言成虛誑先贊未形質本全妄言象互泯
了無遮障直須與麼皈依方見顓愚和尚

吉水婁豹玄音浚請

諸方不讓佛祖爾何獨怕狐兔把你個沒用的阿師
只好與人家調羹補褲咦若是懸羊頭賣狗肉我實
不如諸方若論假小心真大膽無如顓愚故步

安城鄒叔監孝廉音潔請

頭髮鬔鬆眉鬚交結滿面灰塵渾身冰雪若有視聽
全無氣血一味平常百無言說忽然出向画堂前太
古淳風崑崙皎月

音弼請

千尋冰雪凍不碎的枯骨萬丈懸崖墮不爛的灰屍
得何幻術猶能視聽覺知漫將知見當神通看取虛
空夜生兒

音願請

本是山中鋤頭漢假饒筆硯不相宜想向紫竹林中
過帶來鷓鴣遶松枝

王伯賢音蓉請

今日也画一像明日也画一像不知那個象顓愚和

尚欲要真象顓愚和尚直教世界不能容虛空無遮
障

古攸譚真復音瀚請

吾爲爾依爾乃吾借我有動靜爾無取舍真則俱真
假則俱假誰之本來面目就是之乎者也

又

青峰孤頂縹緲白雲百鳥不來逃路是非到此無門

又

鬚髮連環伽黎氈毛山裏好煨牛糞火人前不得作
癡憨

又

千里清風萬里閒雲毛端吞於巨海須彌入於微塵漫向紙上窺一斑大千世界是全身

又

顓愚和尚我向汝告訴一上如今諸方善知識棒喝交馳五位齊唱一人誘衆人相傳無遮障只恐有風吹到你面前也要你抵當若被他搖挫下去大不好看相嘆我只一味不采勝他千伎萬倆

又

外徇泥豬通身都是光明梁紙画木雕無不是佛知見地誰知三世諸佛天下衲僧盡在者裡個個長嘘短氣

又

眉重眼凝鬚濃額小只好在巖阿裡藏身却來市塵中潦倒漫潦倒通身泥水如何掃

又

不知是誰偶爾相遇大似顓愚病阿師從來不解爲生受兩眼虛開無所見鼻孔雙垂無所齅蚤語亟語聲貫山河驢糞馬糞光通宇宙一味平常曾無休咎任入卷去舒來自己胸中一無所有

又

妻子已燒菴爾還坐不起好漢打落牙只可嚥在腹裏我今把你者個無肚腸阿師孰不知道你

又

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人畜鳥獸佛魔鬼神通是顓愚一頂舊袈裟從古至今敝復新有時卷有時伸不用袖不用衿者來可體不沾塵是誰手段妙裁縫其中線路難追尋嘆鴛鴦繡出憑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又

外面如綿其中若鐵外面裝點假慈悲就裡惡毒如蛇蝎如蛇蝎不敢沾著沾著即性命絶

又

者個阿師所事無一可賢不律而律往於無生之先不教而教教於空劫已前不禪而禪禪於威音那邊似爾這個不合時的阿師只好打殺餧了狗子那堪名貌與人傳

又

者個也說描得像那個也說描得像任你描得顓愚十分像也只描得顓愚之皮膚終不能描得顓愚之心肝五臟

又

面貌如慈心行實惡服人不假聲色殺人不動干戈相逢直使命根絕不問如何與若何

又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滿口譚禪曾無斷懽閙雜老子鐵面無情任你鐵觜難於分訴難分訴豎宂横生與人同衆

半身像賛

者丹青真個巧描得顓愚何太老半隱半露知回互不現脚跟只現腦縱示全身亦者邊那邊從來沒處討沒可討處絕蹤跡佛祖相傳知所寶今賛你相超方去莫要行玄莫落草任他展去與收來口挂壁上一切怖

行像賛

草鞵倒繫楖㮚横擔穿雲刺霧渡水登山古人途路不肯仕誰信到家也是閒

又

處處與爾相逢明明本無彼此請師常住世間令人頭面頂禮直將本色眉毛徧布菩提種子

又

者阿師何所尚一見令人無我相不解誇會誇能不知分真分妄任從喜怒交加只是虛閒謙讓誰信顓愚真個愚魔王都作佛供養

又

鬚髮已皓眉目已老不解偷安求靜每自鋤畬刈艸勞勞筋骨爲誰忙就裏風光知者少

又

語柔骨剛志大膽小外面似癡癡憨憨內裏實明明了了行不擇迹居不擇陋至理不用機關大道本無情實欲問宗風嗣阿誰顓愚不墮威音後

又

少小未敬師長老大乏人侍立到處一個蒲團見人嘴嚧都地莫論當來受用且觀現前蹤跡欲問就中事若何從來不許通消息

又

衆生日用忙不徹佛祖分中更覓忙顓愚覓得無忙處火燒眉毛丈二長欲問無忙端的意寒來暑往秋收冬藏

又

懶殘對客不揮涕佛印爲人自燒豬未識顓愚何伎

倆東西南北總無居閒來兀坐興到喜書乍看與人
相似就裡與世全殊

又

水底頑石山上孤松千崕積雪萬壑疎鐘淸韻從來
知者少羚羊無處覔孤踪

又

頂露鬅濃眉粗眼小一味癡憨萬般不曉本來無可
安排去處隨緣潦倒何以不招無間業佛法不言便
是實

又

靜中有動質處成文拭身凝雪應世行雲內實了了
外若昏昏此是我師安閒法明月淸風不與論

九嶷戒子請

我住邵陵二十載時時觀慕九嶷山今遣爾像先至
彼直入湊處隔人間待我杖鉢隨後至與爾結茆共
爾閒

李愛軒銀師請

爐鎚在手火候在心佛魔無二罪福同臨誰知個中
消息偸心一點難侵莫分是銅是鐵拈來入火皆金

五臺庵典座請

爲仰臨濟雪峰石霜都從竈火邊識取盡向鍋頭上
發揚欲知諸老今何在五臺庵是選佛場

古攸劉朴先請

者鬅子何太癡不在巖穴裏深臥却來紙壁上支持
不問禮不吟詩客來相對兩藂眉就裏一點最爲妙
熱鬧也如斯冷淡也如斯

古攸諸戒子請

鬅鬙環面我師之道相上觀下衡我師之名字行年
今方五十七披剃原於一十四生原覇州趙氏子出
家五臺圓照寺沙彌知師先此五事

古攸陳斗衡居士請

者阿師拙到老不唯世事不通就是佛法未曉何以
消人信施先須自守家寶家寶不用外尋六根門頭
了了喚休把是非來辨我佛祖知見一切掃

古攸劉漢水音潢請

我師說法無有覆藏山河大地同一寂常本無言說
何有文章看破世間閒學解着衣喫飯自堂堂

又

者老子大無端不居城市不居山扁舟善入龍魚國
白鷺靑鷗共往還碧浪拍天自坦坦黑風翻海自閒

閒從來不解安身處那分天上與人間

又

顓愚舌頭長江海日月光顓愚舌頭廣鱗甲羽毛語不誑車有車策船有船長漁有漁仙樵有樵薰士農各有師工商多奇想塵說刹說無間說我師兀坐非絕響

又

月上孤峰風來朗水欲識顓愚和尚只是者箇臉觜

又

趙州八十歲被人貶斥住處也不知顓愚五十歲自

好疎慵有住也懶住今昔名貌不同彼此窮骨一具遇舟居舟遇樹棲樹不愛與佛祖同儔只好與魚鳥同聚

又

一相一贊晴空閃電一贊一相燄爐騰浪贊贊不已空華能結子相相無窮夜半太陽紅此是顓愚真面目相看本來無遮護眉毛鼻孔常如故

又

眉重眼小甘州枸杞紅如棗灰頭土面鎮州蘿蔔大如斗口不言黃蘗如蜜甜鼻似笑露柱作虎叫相逢

莫問此阿誰觀音文殊一孔竅

又

鬚已白疑骨猶不肯活埋面已老狂心念念猶未了自己泓泓無所歸與人叨叨說三寶說得天花亂墜也是夢想顛倒夾白雲深處是非無一任雷轟與電掣

又

鏡像水月空華陽燄此是顓愚和尚本來之面只可瞻依不可思算南北東西隨處出現

又

佛頂雲蘇溪月輕輕萬古常閒明明一片光潔此是

顓愚無住身只可瞻仰難以交結

又

一像傳衆像相傳無數疊傳至十方徧刹塵面目看來都一樣此個阿師自何來云是五臺庵裏顓愚老和尚

兵憲金豈凡居士請

有箇頭陀鬚髮婆娑衲破不補渾身灰土是病非病戒慧而定欺誑百端一味瞞官閒去閒來嶂疊波洄不棒不喝狠過蛇蝎者是阿誰顓愚和尚像也不像半觔八兩

者老和尚大沒酌量不論是凡是聖不曾是老是壯狹路相逢都要扭作鼻孔向上鼻孔向上呼吸如雷群魔膽喪

又

者老子沒氣息不好爲佛爲祖不好能知能識萬事隨緣一味從直欲問西來大意水在長江月在天際

素而郭居士請

者阿師無背向內外本自一如貴賤曾未兩樣只好守株待兎不會掘坑捕象一向癡癡憨憨未及喝喝棒棒欲問佛法大意棗子從來不用鹽醬

蘇門郭茂才請

者老子沒彼此問柴炭酬鹽米不知如何作此衆止喫慣將北斗面南看日午三更睡未起

又

蒲團一個曲松一株十分幽僻萬境皆虛道人住此一塵中圓明無欠亦無餘者個即是眞正顓愚

又

不解空手行拳却執拂子以爲莊嚴其實狼籍返墮不解闘處刺頭却來寒崖白喜禪坐無乃枯寂太過本來面目不受襃藏向上把鼻豈容差錯試看水月圓復缺方識長空成亦破

法璽印西堂請

者拙漢無思算失便宜惹人怨不教人叅禪悟道但教人種田博飯渾身熱病不知休逢人猶說事未辦似者等不知生死的老骨頭只可遠離不可伴你莫錯認了者個老骨頭就裏也有些不好判斷若判斷却許印西堂正眼窺一半

陽燄空花鏡像水月無因可取有口難說我今贊之太虛釘橛眉目可觀頂門迸血

李納能公請

俗不冠巾僧不剃削禪未通透教未剔挑本無所得虛逞孤標現前不踏眞實處當來岐路還自招喫顓愚面目無向背不受描摸不受刻雕

此老是誰大似顓愚和尚一向不好莊嚴如何却着赤絳少時多不努力老大反學强壯不知是首尾顚倒不知是住持榜樣似柔不柔似强不强百事未能一無可像却有些無處安排不如且挂在石灰壁上

直心李公請

者阿師無表裏衣鉢到處人皆喜不解曾待不解禮只是心中無彼此貴賤一目同尊卑有情無情親骨

肉信之近之如父子

又

顓愚本無像是相像顓愚顓愚一切相法法悉皆如

又

色相本空相復何相依假不依眞全眞卻成妄火裏栽青蓮空中著白棒那吒忽從天上來撞著個沒面孔的阿師疑是顓愚和尚顓愚和尚任爾描摸一點未曾增上

者老子甚癡惑世事全迷佛法未叅見人不分賓主開口不落二三不知有何所恃不肯與人爭談不爭

談是指南

喜鵲鳴高枝溪聲響澗底岸花向日開山色青無比欲識顓愚眞面目不在彼兮不在此無彼此只可相會不可比擬

別駕青陽李公請

慈能勇柔能剛我師得之為世津梁虛己應物不擇炎涼為人如己甘苦同嘗三根普攝一道平常行住坐臥有色有光視聽覺知無覆無藏如是贊仰未免迷狂知師不受知見力那分天性與文章

弟子性願請

者老擔板全無照管少年住淡山徒寶虛名老來住城隍不勝疎懶欲問佛法寄意睡欲登眠起欲晚

音溥馬居士請

我師寄意諸法不二好禮與之並禮作事與之並事眉目同張耳鼻同致猶有一點從來祖佛難覓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南京王奉吾居士請

者老模糊人前只是嘴盧都疾人亦有疾福扶人自有人扶侍者何處躲懶居士常應叫呼欲問居士姓名此是南京城裏王奉吾

舟泊白門鬼臉城眾居士請

此個鬍子是誰云是顓愚老倔倔少年多在淡山裡守株待兔老來卻到城市中依盲摸象如斯顛倒無可為況不能於有佛時稱尊而於無僧處顯出王和尚好不自知慚愧還敢受人供養鬼臉城畔暫泊舟幸借鬼臉為君障喚任爾七穿八鑿顓愚只是者個模樣過日猶嫌豈可度量

讓宇劉公問道圖請

鬍子一對僧俗兩樣一是讓宇先生一是顓愚和尚無問而問平地起堆不答而答無風起浪本來面目

自平常大道不着於言象但不分別仁義禮智何處
不是毘盧華藏彼此相看孰非向上

題明翁蔡居士六袠初度行樂圖

古木枯兀英石瑞艸獨坐其中超然物表琴鶴不隨
猿鳥不到境寂心閑幽微自照欲問個中消息從來
知者實少佛祖尚不柰何況其人天權小本無覆盖
不假尋討如斯受用是阿誰白門居士蔡明老

題集生余老居士像

久响余翁名未識余翁像聞名是居士覩像是和尚
僧俗本一人個中無二况深入博山室聦訪天童棒

歸臥光明臺一切都掃蕩如何憐兒不覺醜遺此圖
画反遮障㘞只要眼底無金屑空華元是光明藏

題雲池馬老居士像

馬郎兄弟七人俱是出世伴侶歸心威音那畔與世
和合水乳大喜阿翁何幸生此超越兒女不讓龐老
遺風更有出格玅趣直下要識此翁千載常依覺樹
真銘

禮觀音大士銘　四首

一室淸燈半窓明月境寂心如了然超越靜極光生
明極相顯於一塵中法輪常轉塵塵佛土佛佛道同
因緣方便各有其宗此方教體在音與聞菩提速證
惟妙耳門我今歸依觀音大士願從聞修入三摩地
大士慈悲法界一子我今哀求豈不愍此願我身心
與性合同如水投水似空合空大士即我我即大士
自在神通不可思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禮一名號
諸佛同請我一塵中作此勝行十方微塵一一相映
我一念中修妙方便三世劫海無異無變如是作禮
帝網玲瓏法界有情共一圓通
空性無邊微塵無盡一塵一空蠛蠓相印我一塵中
而坐道場寂照含融虛徹十方水月身心鏡華相好

誰信虛空能起能倒淨几爐香疎窓小榻獨自跏趺
不勝其雅鐘鳴鼓響杵震砧聲但不分別了然不生
悅意笙簧驚人霹靂耳根發勞無可指的外境寂寂
內心如如一法不有圓同太虛十方洞照一切唯心
真聞妙响是觀世音
我聞菩薩獲妙耳門圓通殊勝諸聖同尊是故十方
微塵剎海觀音之名無時不在名與行周身因土徧
微塵剎海無處不現有形無形有想無想凡聖齊臨
本無遮障或順或逆能慈能威個中主人不知是誰
我今頂禮惟垂加被願如菩薩入不思議能禮所禮

水月空華天堂地獄原是一家出沒自由大施方便故涅槃與不離當念一念不生萬法不有法界如如是名真受

我今皈依圓通大士願從聞根入不思議我與菩薩同一法性一聖一凡大士實病菩薩與我法體同然一迷一悟我實爲慚我今勇猛直超劫外聖義不爲凡從何界聲不至耳耳不循聲根境不立萬法齊平耳門既淨六户俱寂無處可覓佛魔踪跡從畢竟無示畢竟有法鏡圓明影像不朽閻浮清泰地獄天堂一性融通誰分短長往來起滅朱紫玄黃縱橫取舍唯心之光妙慧清淨無生度生法界無量觀聽圓明塵刹劫海出沒無礙是知我師真觀自在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一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二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佛事

曹溪憨山老人訃音至懸真燒香

師至像前久視云人天師表氣宇軒昂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觀三界若浮漚視一身如贅物踏翻教海棄臼打破諸祖羅籠不順時流惟憑自得受　天子之赤縊大振牢山復曹溪之道場中興祖席始得源頭疏通家風撥轉豈期霜花布地木葉飄空一天星斗雲靄大地山河瓦裂幸有法恩

廣大慈澤淵淡致令狐狼野干水鶩泥鰍一齊皆得離生死證涅槃去也既然如是且道還有不落生死涅槃的麽遂插香顧衆云自古長安無異路爐煙端的透曹溪展具大拜

五臺山空印大師訃音至設龕爲文哭之

文曰釋迦掩室達磨面壁其聲若雷誰云文字五家法將二說宗師各有鍼線綿密可知禪源似絕教海如竭三百年來法門凋折性不識性相不知相野干狐鳴稱爲絕唱人天有因法運復轉是生吾師照千古眼迴脫廉纖孤光獨耀屈爲時宜分別曲調慧宗

大器辨伏皆有次擇住何妙下把牛馬鳴龍樹無著
天親各宗旌存不相妨總會持抱如海納川事然
無隙百味俱全借我罪根不爲主器才見慈嚴返戒
往凝業風一鼓萬里飄流二十餘年向外馳求忽聞
悲鳴如觸風刀何能覺悟仰眉臥疾與耶避神
華藏誰死誰生何眞何妄形迹雖隔心光不昧色相
空虛昭然皆會

爲月舟和尚起龕

南山北山一口兩肩東走西走兩肩一口恭惟新圓
寂月舟和尚骨硬金剛心堅蒺藜一身赤歷歷經過

多少風霜兩眼光爍爍看破若干世事掛纓絡飲醍
醐視之如空華水月破砂鍋爛瓦罐聚之若閬閣珎
奇外面一味邋遢裏面十分乾淨帽破不補衣破襴
穿自知以爲最伶最俐傍人以爲大癡大顛住世七
十餘年坐臘五十餘夏世緣既盡幻質將抛示老病
於一朝登蓮臺於九品大衆欲知月舟和尚安身立
命處麼良久云春末夏初萬境幽子規血淚滿山流
蓮胞上品花開後還駕閻浮明月舟

爲無方和尚起龕

二十年前海上游不風流處自風流于今兩脚稍停
去不作驢兮便作牛恭惟新圓寂無方和尚示生東
魯入寂湖南一生脫灑萬不相干肩頭上藥葫蘆共
喫了千家茶飯掌握中藤拄杖穿破了萬里山河婆
婆娑娑如三家村裏老虔婆哆哆和和若一尺車中
赤嬰子肚飽便是囊空不愁去住隨緣死生無慮談
笑忽爾脫然容貌入如瞌睡大衆還見無方和尚眞
面目麼良久云雲散水流識寂然天地空春來秋復
去萬紫與千紅

傳

曹溪中興憨山先師傳

師諱德清字澄印別號憨山建業全椒蔡氏子父諱
彥高母洪氏師誕于嘉靖丙午十月十二日母解懷
白衣重包而出去衣洗濯湯水與香丱角時隔溪從
師習魯語心戀母時渡溪趨母母嚴捉師總角擲于
溪曰小子不讀書不淹死何爲幸叔伯急爲救之師
從此戀母之心澹如冷如居恒不樂俗父母每爲推
卜咸曰此子非塵中物留于俗室多不吉父母曰養
子不吉何不送之出家年十二歲送長干大報恩寺
從西林和尚爲沙彌時無極大師主席三藏殿及門
弟子雪浪師長師一歲師間過三藏殿與雪浪師身

年資性頴類二師密契深至心迹靡間儼如一人無極大師亦等視之師年十九禮棲霞雲谷大師咨決心要是年冬本寺請無極大師講華嚴玄談師卽從受具戒一日在舍利塔前叩一梵師梵師曰此小師後日大轉法輪口如仰月卽佛口也一日又在本院廊下遇一異人謂師曰公可惜許公可惜許師曰何謂客曰公若在吾儒能大扶樹名敎堯眉八彩公眉五彩有三敎之任吾海內求人三十餘年今日獨見公一人已爲僧無如之何吾從此不復與人見也別後師著意尋訪竟不知何往嗣又遇一山人深愛師

清致可尚請師諱刻一圖章曰淸郎印送師曰存之可爲後日證師喜佩與身俱雲谷大師凡應請師常侍側雖與雪浪師友密別有超異心期同志行脚住山無極大師主天界寺法席師與雪浪師亦預焉師每登厠見厠地光潔如鏡入夜燈明如晝知有智人司之用意伺盼竟未識其人一日大衆晚課師私覓之見一黃腫頭陀執火入厠揩燈盞添油師前拉住曰師眞妙人也我數伺師一見不得今始遂意詢號曰妙峰字曰福登爲山陰王南海進香北人初到南方受濕生瘡因討此行單爲調息計何似師大智慧

能聽經後日代佛揚化我輩是笨工人行得是笨工事何辱用意若此師笑曰願師慈悲勿棄訂爲生死友同住山同行脚妙師曰師有此志行脚我荷草鞋住山願拾薪汲水給事焉尋妙師瘡愈辭師北歸師送於江干再四囑住山行脚事揮手而別師竣天界講期一切捐棄唯獎衲一肩辭西林無極雲谷三大師三大師知其志不可留咸歡喜讚歎好去雲谷大師復曰佛法重擔在爾肩頭上甚勿忽之師唯禮謝而已師渡江經全椒別母母亦歡喜謂子北行何不早也師年二十有七師北入燕都意訪妙師問游諸

講肆以俟之時學人輩知師是南方學者博於外學咸請講老莊諸子等書師亦隨請隨應之未幾妙師奉山陰王命入京請大藏經亦注意覓師一日妙師聞某處到一南方學者人品秀拔神悟孤朗與諸學人論內外典籍問辯無礙宿學後進無不推重之妙師躍然信決是師直趨所指之處一入門師遙見此豈非昔年與友之黃腫頭陀耶向前扯住相視笑曰還認得麼妙師曰不認得不至此師曰我到京特爲訪師妙師曰我福登來京亦無別第一爲尋師第二爲山陰王請藏經候經成同師至蒲州安置卽同上

五臺山住靜兼巡山陰王企慕之誠師以藏經事大候之時有大居士南溟汪先生在朝聞師名請一會師至汪公喜不自禁如見天上人也謂師曰五宗衰弱觚脈垂絕非師莫能起之師當痛念佛祖慧命衆生本有極盡擔荷去諸佛諸祖智慧德相自然萃于師身師曰不知如何擔荷去公曰莫作此語此時不要師用心用力支持只要師放捨身命住山去氷雪堆裏深埋去大死一番去死後發活然後出頭管取包天裹地耀古輝今那時自信沒量大人不讓佛祖師曰住山是爲僧本事初在南方與一眞實衲子號妙峰結友同去住山此師即今爲山陰王造藏竣畢同去住山究竟本事公大喜請妙師相會亦以此事叮囑公于藏經客用力欲速起時邀師私館對坐竟夕盤桓此事久之藏經未起師即別汪公妙師叅遍融大師師禮拜乞和尚指示遍唯直視之而已隨過西城栁巷叅笑巖寶祖祖一見便問曰禪人從那裏來師曰南方來祖曰還記得來時路麼師曰一過便休祖曰子甚來處清楚宜當珍重師作禮祖遂以記莂之語囑付居山以待龍天推出師即唯唯辭退遂遊五臺一載未獲安逸之所復返京都之盤山師登

山頂時見石巖內一隱者灰頭土面師作禮絕不照應問亦不語師知非常人亦同默坐少頃隱者燒茶唯取一甌自飲師亦取一甌自酌自飲茶完隱者還茶具舊處端坐如故師亦如之又少遲隱者炊飯飯熟移在面前唯取一碗一筯自食師亦取一碗一筯同食飯罷亦端坐如故師亦如之夜中隱者出巖外經行師亦隨之第東西各步明日師知茶時烹茶飯時煮飯隱者同師飲啜入夜經行亦爾如是一七隱者方問曰仁者何來師曰南方來隱者曰來此何爲師曰特訪隱者隱者曰隱者面目如此別無奇特師曰進門早已看破了也隱者笑曰我住此巖三十餘年今日始遇一箇同風留師同住師亦忘返師一夜經行忽然頂門响一聲轟如乍雷山河大地身心世界豁然頓空其空境非尋常目前空可喻如是空定有五寸香許漸覺有身心漸覺脚下踏實開眼漸見山河大地一切境相還復如故身心輕快受用亦無可喻舉足如風輕歸巖中隱者問曰今夜經行何其久耶師具告所得境相隱者曰此色陰境耳非是本有我住此巖三十餘載除陰雨風雪夜夜經行此境但不著則不被他昧却本有師深肯其說即禮謝而

同住月餘妙師藏經起已上船向汪公詢師汪公即遣使登盤山覓師問至巖中見師逝主人妙師相候之意師聞之拜辭隱者回京妙師汪公迎師笑曰回何遲耶師具陳山上因緣公曰如是則吾師住山已竟師曰猶是途路邊境界耳公與妙師相視大笑公餞送二師登舟曰佛法大事全在二師擔荷去師曰老居士也不得推他揚帆風疾從河南轉進山西至蒲州山陰王聞藏經將至率諸宗侯幡蓋音樂香花迎經進府妙師告王曰向所說澄印師今亦來矣王聞大喜先請相見後方安置藏經延師府內住時刻

坐對究探楞嚴宗旨王托妙師請師講楞嚴經師再涙苦辭曰我爲住山來不爲講經來即欲遁去王知志不可奪下拜堅留三兩月即著妙師伴師住山師諾之時伏牛山法光和尚亦在蒲城間入府師一見知是宗門作家請益光和尚示以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師深領其旨每嘆曰光師談論如天鼓音光和尚一日搜師詩讀之笑曰何自得此佳句復笑曰佳則佳矣那一竅欠通在師問和尚通否光曰三十年拿龍捉虎今日草裏走出兎子來也下一跳師曰和尚不是拿龍捉虎手光拈拄杖作打勢師把住以

手將其鬚曰說是兎子恰是蛤蟆光大笑休去師將別時光送以詩曰雲中獅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及至五臺山先投太塔院寺主人大方遇之甚優卜居北臺峰下之龍門開基五尺下得銅佛高尺許衆奇之師自請在溪邊揩洗佛背下有字曰清郎造師躍然高呼妙師曰此地我曾住過妙師曰何證師曰此佛是我造的妙師曰又有何證師曰佛背下有我名字妙師請佛看字曰師名德清此名清郎何認作汝造耶師曰不信麼即取出報恩寺山人所贈圖章與看曰清郎印妙師無語此佛應山人所囑存之

爲後日證有驗也未幾妙師別結廬于木瓦梁師靜室構成單丁獨處不數日匡山黃龍潭徹空師至師喜留同住二師輪日值鐺邊事住將半載長干雪浪師與同參三五人結伴游臺訪師于龍門燈夜茶話及山中耆宿可參見者有幾師曰聞鳳林寺二虎老師位居德雲人稱山中活文殊也我尚未一見雪師曰何不同往師喜諾明日同入鳳林二虎和尚見諸師大喜席地而坐獨於師綢繆有加笑語無間唯鄉音重師但作聽勢竟不知所言何事夜復同臥笑談竟夜明晨飯罷諸師別去知客進方丈叩曰某人等

侍和尚有三五十年者有一二年者未曾見和尚歡喜若此此諸師有何因緣能啓和尚歡意二虎和尚曰老人不說汝等後生不知我扯那一位是澄印麼知客曰是曰他是當時毛賴債當時他掃地我關門我兩箇同生西方今日同來此土我還記得他不記得了我認得他他不認得我了知客曰印師即今在龍翻石住靜應有幾年二虎和尚曰此地他曾住過此番住只得八年住過二字又證佛是師造審矣時山中有奸商作難諸山知師與代州鴈平道胡公有舊識求師解之師應諾尋出山至代州自作書自投

順菴胡公識師即請進署中臺山難事即時瓦解師辭歸山胡公堅留署中商略向上事日夜對坐但有言說隨筆記之積月餘所記字紙盈篋胡公命人錄之成帙即授梓請師命名曰緒言此書乃師首出也公一日公務遠行留師署中命三五幹僕供役師閉門一七不敢重敲茶飯俱不得進胡公回詢師起居使者具實陳之公泓然急自撥門見師端然而坐公令取擊子於師耳邊擊三下師聞聲從空落忽覺開眼見胡公笑曰歸何速耶公曰師定何久耶師曰轉身纔坐未久公曰已過一七矣又盤桓數日師堅辭

歸山公遣人送之師至山諸山迎接拜謝爲解大難此是山中千載大吉祥也師每坐溪橋水聲宛然久之動念即聞不動念即不聞一日忽然忘身音聲俱寂自此衆響闃然不復爲擾矣時過大塔院寺見一梵僧偉然可懼手拉師近前向師曰師是大人再來滿頭髮皆紺色後必大作佛事師唯禮謝而已是時師頭陀也一夕夢入金剛窟石門榜大般若寺見淸涼大師倚臥床上妙師左侍師趨入禮拜右立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謂佛刹互入主伴交參往來不動之相纔說其境其境即現自知身心交參渉

入妙師問曰此何境界師笑曰此無境界境界師又夢履空上昇入廣大樓閣瞻禮彌勒聞其說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智識之分了然於中適大雪經旬各臺頂雪俱吹聚龍門將師靜室覆揜深幾十丈師覺寒甚促徹師撥火徹推簾不開以手探之知爲雪擁師曰吹火有則有命無則無命吹之火發師曰性命可保矣二師融雪作茶飯畢無可爲計兀坐而已北臺白馬寺中臺三處見雪埋龍門會議急鳩集二三百人執鋤钁筐箒探竿下臺頂覓龍門路依路挖洞用竿前

探隨探隨扢師聞隱隱有人聲曰此是臺頂上人爲
我們開雪少選聲寂師曰此或夜矣葢雪中不辨晝
夜聞聲知爲晝分不聞聲知爲夜分矣如是三五次
音聲漸朗漸近一日探竿擢著靜室衆人歡呼勇猛
向前抵門掀簾而進衆人見師哭曰師是南方人到
山經此大難幸而有火此佛天默佑也師曰也要經
過始得此又證汪公所囑冰雪堆裏深埋去實矣師
與衆師稱謝仍撮雪煮茶大衆歡飲別去明日諸山
聞二師無恙咸來相望攜米麪果點至者幾無容足
處未幾　神宗皇帝遣官祈　皇嗣於武當　皇太
后亦遣中官于五臺山就大塔院寺建無遮大道場
爲聖躬　皇儲禱也請師與妙師主盟其會師經布
法壇軌則種種供具大衆四事四十日不交睫會竣
師以臺山虛聲難久居遂蹈東海之上易號憨山尋
清涼流所謂那羅延窟者卽東海牢山也計師初進
五臺至出五臺僅八年此又證二虎和尚云此番只
得八年乃有宿慧之語　皇太后以五臺祈嗣之勞
訪求三師大方妙峰俱至命龍華寺住持復至海上
踰師尋建寺西山期以必往卽發三千金爲師建精
舍師俱辭唯深隱是計其三千金付有司賑濟孤貧

因繫時　慈聖敕頒十五藏經散施天下名山以一
藏送東海牢山無處供奉　慈聖命合宮布金修寺
賜額曰海印禪寺是冬禪室成靜坐夜起經行忽
見海與天圓明一際身心世界廓然無礙上下虛明
如大圓鏡相似入室取楞嚴經證之開卷見汝身汝
心外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全經觀
境了然心目述楞嚴懸鏡一卷丁亥開堂說戒四方
衲子風趨雲聚師復爲衆說小品隨筆錄之曰心經
直說以懸鏡文簡學者不易入復創意述楞嚴通議
已丑爲報恩寺請藏齎送至龍江便道省親且欲重
修本寺以報出家地恩乞　慈聖日減膳饈百兩積
之三年可舉　慈聖諭之此牢山不知何年湮沒爲
黃冠所有諸無賴黃冠見師興創多妒之稱引宋七
眞故宇以爲訟端爲難不已師唯一體同觀而已甲
午入賀　聖節命說戒于慈壽寺期完歸山以陶鑄
法器爲事適　上數惡內使以佛事請用太繁偶以
他故觸　上怒會有忌送經使者因之發難遂假方
士流言僧占道山聞於　上敕逮師及送經使者下
鎭撫司獄又　敕問官將向所出諸名山施資十數
萬計嚴訊之師曰媿爲僧無以報　國恩今安惜一

奴以傷　皇上之大孝乎即曲意妄承非臣子所以
愛君之心也有奴而已止供前施七百餘金而前所
辭建寺之金已徧散孤貧獄囚所司有印籍在復請
發內支籍代賑之外無他　上意釋時相國洪陽張
公暨諸當事營救甚力得出獄杖八十神色不異忽
有異人至前曰老師無慮後日有數百萬生靈待老
師救之師私忖生靈至數百萬多是螻蟻螺螄之類
因起放生意後每至處多勸人放生時洪陽張公語
人曰人知憨公為大善知識不知有社稷陰功也衆
聞之悚然　旨戍雷陽侍御樊公繼諭問師雷陽風

景如何師方註楞伽經拈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
戴督府請住曹溪祖庭開堂先是達觀大師先到匡
廬候送師囑曰近來祖道陵夷獅弦絕響多是源頭
壅塞道脈不通也師度嶺表留意曹溪力為疏決之
師此念時時在中一聞戴公之命極喜不負紫栢老
人所囑師進曹溪歎曰無怪祖道寥寬源頭既化為
俗境諸祖道場又豈有昇耶第一山門內外為俗市
酒肆肉案各色鋪店有三百餘家啓戴公著落韶州
司李親自催趕即時不留一人一店三日後磚瓦之
跡亦無第二一百房頭有一百魚塘而韶司李亦一

一親目填平其魚放之溪流及長江師與合寺僧授
戒斷葷酒寺僧咸曰靈通侍者酒祀為常此不能斷
師作文一篇為侍者斷酒在後如有以酒供者送之
官如自飲坐罪從此寺僧皆變為清淨法侶重修祖
殿禪堂廊廡山門廚庫諸寮鼎然一新四方學人聞
風遠趨自曹溪路逕開闢廊廡廓達而諸祖道場漸
有人灑掃開堂始有無明和尚漸有雲門博山天童
再有雪嶠三峰弁山諸善知識即今徧大地是禪師
不知自何而來如能續佛慧命同佛受用幾能知恩
報德于師者又幾能知師一指之力能撥轉盡大地

廣大法輪耶粵東猺獞不守禁制屢征不息戴督府
請師議之師會通六道分布諸將先察經過地方良
民之處安官把守樹旗標號兵過不許侵犯不得誤
殺良民師自出師從船而進猺獞有預知兵利勢强
有先為逃竄者大兵一至深入巢穴盡種族招安百
姓新立官署改然寧靜矣師回戴公同諸道設齋稱
賀拜謝戴公極欲上疏鳴師之功師力辭之師念兵
之往還經過多地秋毫無犯保活性命不知幾百萬
因憶京都相師言有數百萬生靈待救之實見于此
洪陽張公言師有社稷陰功實大有社稷之顯勳也

師因出所著有奇門指掌一書傳世師歸曹溪著曹溪通誌法華品節擊節通議圓覺起信直解等作爲馮昌曆諸弟子談中庸大學有決疑著春秋左氏心法老莊影響論老子道德經解莊子內篇如是諸作亦證長干異人言師眉有三教之任不虛矣衡戊申冬進曹溪禮祖謁師適師去端州採木明年四月同湛公至端州見師師便問曰禪人爲什麼不捨者件破衲通身作汗臭氣衡曰正要薰破和尚鼻孔師曰是則是也須易過始得遂脫葛衣與衡衡卽著之拂袖而出師笑曰者漢三十年來目中所罕見者自此機緣酬唱不一是年六月歸曹溪衡侍師左右月餘値戴制臺差官請師下會城衡別師之南嶽卜靜棲是年七月日也先是曹溪門口拆去店鋪牌坊內路西進百步立一關聖祠坐西面東卽祠前北進五十步立一禪堂一爲祠奉祀香火一爲接待往來禪客路東進如西遠立一祠坐東面西與關聖相對相配祠前北進如西禪堂立一公館以應接過道官府茀祠中不知立何香火請問師師曰陳亞仙是曹溪地主此中未有他像當立陳公像借重爲山門伽藍亦表地主之意又請曰不知陳公之像如何適師冠東

坡巾禮佛畢師曰如我之像而像之衆喜卽如師立相因修大殿魔僧作祟撓之公家妄說師修祖殿過用常住二百金衆僧未決勝負請神神降曰汝衆僧不自知過住陳亞仙地不作好事他來向汝討地租汝還告他憨師卽陳亞仙也言訖神去衆僧惶然自失後師將修祖殿出入數簿呈於公府算明過用師已分三百餘金追還於師衆僧返坐證神童討地租之語亦奇矣言師是陳亞仙亦證師言如我相而相之深有以也時　貞皇毓于青宮　詔戍士之老疾註誤者陳情而宥師有二焉首尾覈奏凡六年乃聽自恣師乘　恩赦癸丑至衡陽遊南嶽止于靈湖禮八十八祖道影衡先爲病魔所撓之邵陽就醫調治未能迎師丙辰春拽病軀至靈湖禮師足同住半月日師親書手卷一通後以偈曰法意簷前艸拈來覆大千付君須自重花發利人天俄頃復曰老僧有雙徑之行此座非子不能擔荷衡以病體自怯作禮堅辭候師登舟卽歸邵陽嗣後雖有音問往來未得躬親師側惜此一別終天別也是年師避暑金竹坪註肇論等書因卜五乳峰下爲投老地復爲達大師末後因緣之雙徑爲衆說小叅經遊吳越弔雲棲作塔

銘說法淨慈之宗鏡堂日繞數千指歸五孔閑關謝衆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心淨業著華嚴綱要方閣筆粵方伯生白吳公暨諸弟子緣修大殿始末堅請復至曹溪者三壬戌冬師攜二三侍者至爲諸弟子說法期畢誡諸弟子曰老人再過嶺來出乎思議之外老人老矣所有言說甚勿忽略教理須要精研本有務要透徹就老人在此好與汝等證明衆入聞之惕然自進癸亥冬玄圃蕭公進山同師談笑四五日師同登山一眺爲師卜一塔地行至天峙崗蕭公四顧曰塔地在此指點穴所師曰天峙崗地相公點穴非法王不能居二人相視而笑師送蕭公後覺有微恙韶州太守聞之挾醫進山候師師不就醫未三五日告衆曰吾將行矣汝等莫孤負自己衆怏然請偈師喝之寂然而逝知事急報蕭公公已度嶺矣聞歎曰因緣如此奈何勢不能轉作書托韶守張公用意料理後事張公親進山爲師開穴造塔殿周圍築墻廊廡門徑煥然一繭若看師入龕入塔無一事不經心目張公用心亦何殷殷若此耳訃至匡山知微公奔至師龕已入塔矣知公拜請合寺耆宿長幼欲啓龕歸五孔合寺大衆不諾卽合省檀越當道亦不

允知公無如之何暫歸匡山百計求書投張制臺差官下南韶道道仰府韶州太守提南華寺當事者躬自啓龕合寺大衆祭送詬罵知公不孝知公扶龕歸五孔塟于東山之下供養一如塑大師肉身等也但以磚封龕于內嗣南康錢司李登山謂大師塔坐地偏向後龍摯峰之中別卜一地雖稱極美但未得穴共費七百餘金皆錢公自任未半載別有堪輿相曰此下有蟻開示之果然仍啓歸舊處如前供之有湖廣蕭公在粵作道公子方四五歲日向父母哭泣要往曹溪父母竟不知曹溪何在訪之在韶州曲江地方公子隨故託夢于父母要往曹溪蕭公差人送柩于曹溪言之寺之當事者咸曰此是慈大師轉一身來鎮曹溪耳遂塟于大師塔傍辛巳秋知微公垂老而去諸眷屬輩偷安者多致師塔香火冷落有廣州及門弟子劉公諱起相者任瑞州刑舘每過五孔禮塔見香火難於接續復啓龕過曹溪將入塔有宋大將臺號昭明者進山伴一僧號遠蒼與宋公欲開龕一視衆止之遠蒼私鑿一小孔視之師之法容儼然如生請衆視之皆大喜同心開龕全身堅固癸亥至癸未已二十一年內外衣服鮮明如新手足全身皆

黃白色光潤如生髮爪俱長見者聞者生大歡喜盡發難遭之想宋公寬善手奉全身金漆漆之如能大師一般能大師有靈通侍者師塔之左有蕭公子儼然一侍者又似侍者先在塔側候師法身進山也此亦一奇因緣非心識可及衡在曹溪同師夜談次師向衡曰我後日無肉身衡曰何以知之師曰昔達大師命我摸他全身上下筋肉骨血長成一塊捏他手臂如鐵棍相似則知他身堅固不壞我身皮肉虛浮一捏空去則知不堅達師多劫咒力薰習乃爾也衡聞師說信之時達大師已入滅七年傳聞全身不壞

塔于徑山先師在靈湖托劉居士買一壽木隨身向衡曰我老人一生好睡身後與我做一長棺伸脚睡去自在師親向衡言達師肉身堅固不壞師又爲達師闍維其身不與之留自言無肉身而肉身堅固如生不知二老肴訛在甚麼處於戲真文殊普賢大人境界非凡小可測師之游戲世間超出世間示有諸作了然無作縱橫自得之妙佛祖無容摩挲而天眼龍睛又豈能窺覷者哉師世秋七十有八僧夏六十有六衡十五歲聞師名至四十五歲師示寂衡與師若聞若見盤桓僅三十載師身後至今二十一年聲

名海內溢溢若生無論緇素坐間靡不以師爲齒舌先鋒是衡與師生死際會有五十餘年衡雖生如死師之將來光明廣大悠遠終古不可期之大喜來哲受用不盡復爲贊曰

師之容顏德相人或得而擬議師之無得自到之妙人焉得而度量獅之震怒兮白日雷霆無畏象王回旋兮晴空電掃若忘於戲真明教嵩永明壽中峰本之文章海濶江遠若大慧杲洪覺範之鐵脊百煉而愈剛滅而不滅幾猶往返梅關閣道藏而弗藏依然示現金色身光如是去就在師何有惟將來之眼目

大法可揚

銘

南京栖賢庵樂愚和尚塔銘

樂愚和尚諱性潔字潤庵別號樂愚北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人失其姓氏童年依本邑城西寺瑜伽上師剃落習讀經論年二十同香客朝五臺山見獅子窟法席之勝欲栖止焉辭諸同伴衆香客强挽力勸欲其同歸以見同行之意師決不肯轉遂揮手而別師進謁方丈求依止時空印和尚喜其年幼氣勁命歸堂三年之中華嚴大鈔與諸經論習聽已周究竟佛

法大旨不在文字知見將從前所蘊學問知見一齊抛却弊衲一肩孤身萬里大壯善財南詢不同赤尾比辱南中諸祖道場禪講尊宿不消一縷破衲拂之無餘矣卽出山弊衲復歸五臺入獅子窟見空印大師大師揚目視之曰性潔與麽命僻南方行脚一遭一領破衲也不能換却師曰和尚不與性潔換誰人敢換大師微笑而已是時衡事大師方三五月見師舉止自畏之問傍人知是大師先叅室中之子也後與盤桓甚洽　神宗庚子秋同事大師進京明因寺主楞嚴法席衡先京南來習靜天臺華頂峰師次年

亦南行止靜雙徑凌霄峰下衡出天臺直造徑山訪師師見大喜喜其必同住也是時茶熟與師同摘茶次衡曰住山人貪心亦不除栽許多茶作麽師曰你也得喫衡曰我秖好喫現成的師震聲一呵衡曰幸汝不是我般人一日上山取柴催師你先行我後來少頃衡私杖笠而行師在山上遥見是衡作出山步履手指高聲大罵衡竟不顧惜此一別乃終身別也衡居湖廣邵陽聞師結社匡山栖賢寺未幾復持鉢白門縛茆於謝公墩右雖在城市單丁獨處瓦礶茶鐺更淸於巖穴湙處眞火宅中一團氷雪有爲煩熱

所逼一見師頓入淸涼從此高人名士多就師消其世燄卽城市樂山林卽今時坐太古不捨人間而超越世外多矣如大司馬李公殿元劉公諸君子密契甚多而深入心源者如宗伯麦公侍御陳公可謂形影相應因更茆栖作梁棟煥然一功德林因自栖賢寺至此亦依栖賢標名是知師住謝公墩栖賢庵二十餘載煙霞城市變幻無時心目間惟匡山栖賢寺是其所覩諺語云斑鳩樹上鳴意在麻地裏此師住謝公墩栖賢庵二十年之心也衡居邵陽嗣之雲居屢遣人迎師同榻過老師不諾益見師栖賢寺一片

心如金剛幢堅固不動於戲師之世緣有盡而栖賢寺之心未盡於崇禎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自知衰老不能勉告大衆而逝栖賢未了因緣似待師再來也是時侍御陳公北上宗伯麦公獨任末後一段大事入龕荼毘無一事不經心目卜塔地於牛首山中幾經去就不得可意尋之山左路傍一地頗取有山之耆宿號慧明者先卜之因開壙二函同塋供作一塔亦如多寶釋迦分坐一塔以示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十方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之正受也今慧明樂愚二尊宿雖兩地示寂前後共喪亦無二無

二分無别無斷故二尊宿面目相向如水投水似空合空亦可謂無縫塔此一奇緣皆凌公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藏於密之妙手也衡自决老死丘壑久無城市之想癸未冬偶爲意外之風漂墮都城之下訪師所居師早去一年惜乎人生聚散有時散日多聚日少而一聚因緣實不可輕忽使師遲一年示化或衡早一年而至與師末後一段風光又何如哉又知因緣時節神力莫能强之衡無那具一瓣香叩於遺像之前無語之語語不堪聞無思之思思不可會惟我與師知之密矣衡入牛首山供諸祖道影又得瞻

拜師之塔前此皆不思議因緣所致耳適宗伯凌公亦至語間偶曰樂和尚在日言與師同參之好不淺其塔銘微師無可施手衡再三以不文爲辭凌公曰知師不事文字吾輩寧以文字爲請唯求師之眞意耳衡不能再語惟據平昔與師一二實證聊爲之銘

銘曰

佛祖密意　相續無間　代不乏人　如珠一貫
劫外靈根　有出有藏　數有消長　性無炎涼
宋末元初　漸雜伎倆　三百年來　斯道若喪
我明突起　雲谷月心　紫栢霞衣　雪調同音
擊大法鼓　樹大法幢　開盲破瞶　月炤秋江
樂愚大師　生遭毒手　一見霞衣　百念不有
冷面無門　通身是口　破衲藤條　大獅子吼
走盡雲山　未移下步　坐老城隍　全無回互
冰霜獨烈　煙雨獨棲　傲骨剛腸　傾倒如泥
應度已度　堪歸而歸　奄然而逝　曉日夕暉
賴有哲人　卜地作塔　萬畝雲霞　千秋風雅
衡與大師　同參小弟　誰死誰生　法輪無替
山光還舊　月色如昔　大師面目　八九十七

樵長章先生墓誌銘

古今墓之有銘者誌本氏源流永於後世之明鑑也此道多興於巨族尊姓名家豐室大德大位可以徵前啓後此銘者名之嘗道也葢銘之幽旨本於孝子賢孫事先人爲盡生死之道故耳抑時以一晝一夜爲一日人以一生一死爲一世人之生也有生數入之死也有死數有生富而死貧者有生貧而死富者有生長而死短者有生短而死長者原人之業有精粗故受數有參差不一耳人之生數盡而入死數死數盡方盡人一世之數仁子知先人生道已盡不可挽顧其死道以長其數愼終追遠誠孝之深致古人

痛先親之遺蛻藏於家恐有狼藉之患無如之何塟
於土高爲墳用標先人之跡猶存於世亦使後裔不
迷其本於心有所歸焉如先人之墓存千萬年則先
人之歿數亦千萬年不盡猶世上人也恐墳平而墓
無考而銘以誌之爲終古久視之道此實爲先人長
世之想又墳平銘腐骨爲黃塵人之歿數乃盡合生
數爲一世之數始盡斯人方不爲世有也是銘之作
本期先人世數恒在昭於日月無惑矣此心能達古
今通天地貫人神等貴賤孝道幽微實極於此是則
仁子視先人之墓如本體諸人視前人之墓如已身

培植護惜不可輕犯乃見天地同胞萬物一體之大
孝也所以有德於南面者精嚴律法有輕犯古墓者
律以重刑爲欺歿之心毒於欺生也恐斷古人世數
沒世不存故以償命律之耳生數歿數乃大造生生
不盡之意墓乎銘乎亦聖賢生生垂遠之跡墓之銘
銘在斯矣溧水金之章公才名冠衆淡嗜禪理久爲
圓通浪禪師室中密契衡傳戒白門清涼寺金之章
公時過其處愼重閒雅知爲有道之姿扣其所蘊不
露一字更見淡密益增欽仰予卜靜於紫竹林中居
士一日持令先人樵長先生行實略屬予作銘於墓

予不覺驚愕公才人也奚不知人若此耶墓銘乃久
遠之謨非假文人之手不可予再三爲辭居士再三
殷請不得已忘其固陋聊酬肯意樵長章先生源祖
於閩之浦城仔鈞章公之後裔浦之章氏名族也樵
長公居溧水亦世家也才德肩立才能啓世德能扶
强眞賢哲也夫人李氏亦稱其賢所生三子名某字
某諸孫名某某字某某其智其行互爲增上亦可謂
難兄難弟賢子賢孫麟趾兆于一門華德鍾于一室
無乃仔鈞公與練氏夫人生生之德昭著古今故光
明遠大盈盈至此嗟嗟人德之至卽天德之眞天德

之眞卽性德之妙是則古今人物出藏事業皆吾人
至性至德之光明達此卽頓超聖賢名分之外何假
格物而後致知參究而後妙悟哉予讀樵長先生所
著之書及金之公所作行略數聞先生之友貫之畢
先生之美誦淡慕先生之高尚無可仰攀略爲之銘
以見其懷銘之曰
古人至道妙於無生無生無滅故能長生聖賢體此
生生是命天地萬物同正一性君臣父子禮樂倫次
密於護生形於名字生有生方歿有歿地生歿一周
是爲一世仁子芳心奉親長保生歿有數歿同生存

墓以藏形墳以標號銘以誌之久視斯道樵長之賢
賢於性德性德物齊生生不忒金之伯仲血脈一貫
惟此是學親親可勸父垂於子子奉於父此道存存
厥生如故父欲潛輝子固相續誌於九泉光明常住
天地葢載日月輝煌幽人同致宗嗣永昌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二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三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編次

歌

雲居揷田歌

君不見世出世間達道人不言妄想不言真但知有生無生意平常日用無疎親無生安生生無生本無聖解與凡情著衣喫飯生活計拈來無事不圓成能衣能食生之本春耕秋穫快如滾一飽高眠佛不爲於中受用難思忖難思忖離言說根本法輪無間歇日出月沒恒自轉寒來暑往何時輟諸佛子聽我說

佛與波旬俱妖孽絕聖棄智民自安古人不是無根舌諸佛子同我住莫將文字求歸趣閉目瞑心寂滅魔談玄說妙閒家具正法輪田一片諸佛衆生同一貫百千三昧此中生性德恒沙不可算諸佛子同我去滚泥田裏好相聚拽耙鞭牛真快活拖泥帶水渾無顧畦畔分明水路通泥水平如掌面同拈起一莖次第揷寬狹橫竪須合中田角斜禾路直橫竪成行若絲織畦似如來福田衣禾象梵王網孔密諸佛子同我來及時應節莫挨排揷得一莖一佛現千莖萬莖皆如來放去拈來無別物能拈能放又爲誰超然

頓入不思議那嫌日晒與風吹釋迦師曾示此末後拈花露全體兒孫只向花頭戲拈起禾苗迷宗旨溈山老有生涯父慈子孝甚堪誇南山大有人插禾荷鍬能有幾作家洞山聰公妙處多趁閑葢屋晴割禾納輸王稅無餘事水邊林下任高歌識得心無寸土古人早向諸君吐爛泥田裏豈無刺分付闍黎莫莽鹵日出作日入息野老昇平忘帝力縱使文章冲北斗還須男耕女仍織此一莖正法眼法界照來全不見不但魔外絕踪跡佛祖光明俱不顯此一莖涅槃心山川海嶽葢黃金雷震長空浪泊天無起無滅無

浮沉此一莖菩提樹根盤無始葉繁聚開花結果劫前香起死廻生超靜慮此一莖寂滅海萬象森森俱不閡若有若無無出沒無彼無此無雜壞此一莖如意珠百寶圓明光自殊隨求隨應應無息無欠無餘同太虛此一莖清淨戒酒肆出來欠肉債脚尖踢倒毘盧師拳頭打破華藏界此一莖無盡藏生生不已無遮障取之不盡用不竭小大得之隨心量此一莖大導師生死涅槃路不迷資糧具足隨所往風光到處有高低此一莖大醫王佛魔都來買藥嘗沾著通身冷汗出不復爾短我猶長此一莖慈氏閣善財登

之大開豁無量無邊三昧門門門得入大解脫此一莖空王殿坐斷十方光始現無壁無門任往來莊嚴無量香雲徧此一莖大梵剎梵王曾將供釋迦百草頭邊安樂國大地無處不金沙此一莖光明幢摧邪顯正標無雙崔嵬高起金剛燄八面玲瓏若虛窓此一莖太阿鋒揮空寒燄若飛龍是佛是魔未敢觸吹毛利處沒行踪此一莖塗毒鼓耳其聲者全身腐死後再甦方始知個裏原不容佇顖此一莖楖㮚棒黃蘗拈起大愚唱打得臨濟顛倒顛殃及兒孫沒了當此一莖無縫塔南陽國師是先達對御曾將此樣呈

潭北湘南漏七八此一莖玻瓈盞文殊舉示識者罕能溫能涼妙有餘日用不知空自賺此一莖乾屎橛臨濟將來作禪悅從古至今嚙未碎其中滋味自然別此一莖獅子吼百獸聞之皆遠走餘音落處韻猶長知者還他出者口此一莖太白傘一切葢覆能徧滿法界合來一柄收本來清淨無雜染此一莖大方廣花雨松風發幽賞就裏本無元字脚非縱非橫絕比況此一莖大圓鏡法界圓明性清淨情與無情影現中重重無盡無偏正此一莖大法螺聲震十方演摩訶四句俱離百非遣不存一字義猶多此一莖優

鉢花奇香瑞色有靈芽三千年到時一現春種秋收果未差此一莖本來面一年一度爲誰現春時青色秋時黃莫把靈光逐境變此一莖如來藏一物不有含萬象非即非離非離即語言知見成究謗此一莖無垢識吞吐十方絕消息識神佛性兩難分唯佛與佛知端的此一莖金翅鳥橫身宇宙出頭少身壞雙睛堅不壞龍王得之無價寶此一莖瓶內鵞陸亘將來布網羅入時容易出時難南泉妙有冲霄鶴此一莖水牯牛溪東溪西任優游水足草足眞法樂不犯他家苗稼休此一莖野鴨子馬師扭得鼻頭紫當時

飛去未飛去今日同叅此田裏此一莖獅子王睜睛奮爪勢難當千里往還須臾間懸崖返擲力獨强此一莖鼈鼻蛇毒氣薰人性命絕兒時做出老知羞老來更見皮無血此一莖鴆毒鳥遺退落處不生草沾著一塵全體潰那覓菩提與煩惱此一莖出谷鶯高遷喬木發新聲燕雀寧堪追芳躅狐兎望影不復生此一莖娑竭龍萬子千孫遶幾重凡聖隱顯不可測海門溪處水雲封此一莖白面虎峭壁嘯風長威武獐鹿驚逃沒蹤跡利爪張牙靡敢觸此一莖衝天鶻面前飛過見也不捉鳩捕雀甚疾溜來去難窺多恍

惚此一莖大力鬼忽現頭時忽現腿去住出沒無處覓移山驅嶽抒海水此一莖野狐精爲妖爲孽動人情本源佛性何曾二邪正從緣莫强諍此一莖西施女天然美貌花能語雲外姮娥誰欲效影落波心取弗舉此一莖共命鳥兩首一身同饑飽法界圓明無隔礙不見大兮徒爭小此一莖兩頭蛇見者必死行路嗟舌尖休挂兩面刀從來果報毫無差此一莖千頭魚頭頭口目能吸覷大士八萬四千臂業報圓通殊不殊此一莖大頭鰲偷生水底幾千年細身片片能舒縮一性圓明無變遷無變遷任成壞萬波千浪

光自在無聚無散無去來何生何滅何驚怪此一莖三脚蟾吞霞吐瑞有奇瞻能變化廣包涵從來無處下鈎探此一莖九耳獒天生靈物出神胞能捕獵善哮唬偉然不與犬同毛此一莖無足蚓土裏化生土裏寢截身兩段俱能行佛性那頭應可審此一莖百足蟲行時俱動動還同自性神通眞三昧超然無處不圓通此一莖獨角麟紫餤紅霞光滿身大似優曇時一現現時必有大緣因此一莖六牙象凡聖叅差不可量帝釋窟前瓔珞身普賢遊行法界藏法界藏語意絕充滿刹塵水底月一塵徧入一切塵塵塵玉

象無差別此一莖一馬駒踏殺天下人也無初得金
鷄一粒粟大作鹽醋盛豐餘此一莖獨眼龍作家手
段自從容頭正尾正輕輕點頓見潙山笑裏鋒此一
莖岑大蟲兎子翻身虎勢雄大用現前無軌徹令人
千古仰眞風此一莖者瞎驢主賓名位無實虛漫將
語意求端的濟上宗風韻自殊此一莖赤稍鯉禹門
未過浪不起搖頭擺尾直南去必落他人虀甕裏此
一莖端獅子顚狂老大學兒戲直饒美到未生前不
免傍觀笑落齒此一莖政黃牛孤橫不與世同游自
來自去誰相識橋上淸風水上鷗此一莖活跳蚤筋

斗連翻徒賣巧縱使一翻徧塵刹視中世界無多少
此一莖金獅子身高丈二威無比牙爪剛强無所畏
嘯天伏地能調子此一莖銀獅子霜滿其身雪滿趾
智勇能爲百獸王震怒一聲聞千里此一莖玉獅子
飛行獨步絶依倚一吼能令千里聞野干狐狼都嚇
死此一莖銅獅子張口伸腰威欲起遺糞能令百物
畏孤踪行處絶虎兕此一莖鐵獅子咬人先咬咽喉
始猛烈能令行路絶醉象惡龍靡敢抵此一莖石獅
子抱子能藏石窟裏有時臥有時起千里尋食如咫
尺此一莖雪獅子寒光凛凛難近視睜睛奮爪勢威

獰瑞物從來多奇技此一莖木獅子十字街頭能舞
戲能踔跳善進止惡發無物堪相似此一莖泥獅子
食人不厭肉沒齒入海飲水魚龍驚一吸能令乾到
底此一莖磁獅子爪牙未露惡未已輥毬大似花貓
兒狂性一發震天地此一莖石秀才一筆千行不剪
裁滿腹文章冲北斗英豪獨步廣寒來此一莖石和
尚曉夜尋經知向上能戒能定能神通自有人天送
供養此一莖石將軍封疆展土立功勳長戈短戟威
千里能鎭中華絶寇群此一莖石宰相日月爲心海
爲量能彰禮樂文華國調鼎雄才居衆上此一莖石

天人雲髻霞裳冰雪身能向寒崖獨自立花朝月夕
不知春此一莖石童子拾薪汲水能隨使更有一能
人不及學書日寫千張紙此一莖石女兒月下彈琴
調新奇纖指弄花香滿袖粧樓高望採蓮池此一莖
石漁翁垂絲千尺意何窮披星月歷霜風能將鈎餌
溥鮮烹此一莖石樵夫擔柴換米供饘尉山下能知
山上路幾回親到葛洪居此一莖石仙人雙髻鶉衣
雲外身呼風雨驅鬼神能將黃土點金銀此一莖枯
海潮頭起如山幾萬遙大造樞機神在此生生無間
長還消此一莖枯江濤巨浪無風三尺高百谷到頭

終入海萬流下落總歸漕此一莖枯湖浪船到中心
隨風蕩夜來明月正當天一波一月無遮障此一莖
枯川灘瀑花如雪聲如喧人多易推順流舵舟子難
牽上水船此一莖枯潭漩千洄萬澓如螺轉湀難測
底未見船到中間看方便此一莖枯溪瀑長湍如帶
曲如抱石上騰石下繞流遠應知源處浩此一莖枯
池流奔波泛漲不藏舟瀰野滂漫渠溝漁人無處下
鍼鈎此一莖枯淵泡大似玻瓈光可好時生時滅本
無根內裏虛空入難到此一莖枯井波萬疊千層泊
天河蛟爲隱龍爲窩出沒縱橫有若多此一莖枯泉

湧石罅迸出清且冷一點沾入毛骨蘇脫凡入聖爲
灌頂此一莖劫火光中一株草根不燒葉不燎春生
未萌秋先老此一莖劫火光中一片雪鶖毛輕銀花
潔紅燄之中寒逾冽此一莖劫火光中一莖毛重鼠
鬚輕兎毫舞空上下不能焦此一莖劫火光中一滴
露任燒然無遮護懸空經劫溼如故此一莖劫火光
中一浮漚當處起隨處流烈燄狂風未卽收此一莖
劫火光中一跳蚤亦能躍亦能翻踪跡疾溜無處討
此一莖劫火光中一火螢身帶炬飛若星飄風驟雨
更光明此一莖劫火光中一草蚑行作巢飛成群如

鑼如鼓鬧黃昏此一莖劫火光中一細蠓何處生空
裡鬪性慣蜎飛與蝡動此一莖劫火光中一微蟣識
猶昧形尚非不辨頭兮不辨尾此一莖晴空電紅燄
金光千里現雷火同燒神鬼驚來時恍惚去不見此
一莖炎日霜六月當陽結白光寒最冽冷非常行人
不必問清涼此一莖暗室影左回右轉時無定相婆
娑性清淨個中不許分偏正此一莖地中天張羅萬
象自森然高無上廣無邊幾人踏破劫空前此一莖
中夜日昇天朗曜群昏失照無私行無跡光明星月
無倫匹此一莖冰河燄燒空猛烈速如念大千燬燼

沒纖塵法界圓明不涉漸此一莖空花果纍纍落落
蔔萄朵味極甘鮮不墮莫昧生前者一個此一莖露
柱卵夜半初生光明粲外面圓內面輭中有玄黃自
冲滿此一莖碌軸兒初生便有大殊奇語有齒步能
移霜爲眉鬢雪爲髭此一莖木鷄鳴在殼卽能報五
更啼子午呼重輕聲聲相續劫前聲諸佛子信也未
何事一莖賤復貴世出世間一物無千差萬別何曾
二諸佛子信也不莫謂一莖有出沒過去未來本一
際拈來放去勿輕忽諸佛子信也麽勿怪一莖名許
多物本非名名非物將誰分自與分他諸佛子信也

無漫擬一莖有萬殊識破萬殊名字相吳牛元是跛黔驢諸佛子信也非好將一莖達所歸透過者些眞自在橫來竪去不相違諸佛子信也歟諦審此莖果是渠識得渠儂無彼此縧條舉起是飛魚諸佛子信也難實有一莖隔萬山是有是無俱不住優游無處不通關諸佛子信也疑若執一莖事事迷百草明明祖師意金身丈六古人題諸佛子信也謗豈在一莖生伎倆是色是空淸淨身一華一草如來藏諸佛子信也漫識此一莖唯一貫提得定盤星子穩何愁千轉與萬轉諸佛子莫恍惚信則須敎信入骨離此別

求玄與妙玄妙應知盡鬼窟諸佛子勿猶豫顓愚言說無虛句此莖不了從何了縱了還從者裡去諸佛子休懊惱樂處何如苦處好向此安閒眞快活天堂地獄和身倒諸佛子少驚怪刀山劒樹蓮花界佛祖都同如是說放身向此脫皮袋諸佛子謾去來拈起一莖眼豁開看去看來無蓋覆通天通地信奇哉諸佛子離知見知見不生全體現此莖非敎亦非宗憎愛兩頭俱坐斷諸佛子無疑猜佛祖都從精進來伸手屈腰全已力別無聖解與凡才諸佛子去恐怖生死苦樂何依附無脩無證無染汚何用將心求妙悟

諸佛子除顚倒花自花兮草自草雲在靑天水在缾趙老屋中無王老諸佛子斷分別分別不生信口說此莖說到未來際大海波中點片雪話到此應瞥地再要依稀沒巴鼻大丈夫漢休自棄莫敎孤負出家志出家一事非細事睜目看來難舉似直超一念未生前就裏那容佛祖計佛祖計絕事如何從來佛法無許多明明了了甚明了一念纔生萬頃波病僧不是强饒舌句句傾心肝膽裂只恐諸君信不眞叨叨不覺口出血口出血爲君說直下承當猶蹈轍提起一莖凡聖盡布毛吹處狂心絕今是古古是今今古

何曾有淺深古能如是今如是豈肯讓古而屈今古是今今是古古人何强今何腐人人脚底透長安漫誘今人難比古傘居不惜兩莖眉再爲諸人重賣癡彼此同安淸淨界不須更覓毘盧師毘盧師光明滿猪是猪兮犬是犬大洋海底火燒天劫火光中洗木椀放心栽莫顩慮爲君再舉末後句飯到大家同放叅泥深各自高揭褌信得及同我住碧溪橋畔雙杏樹若有疑惑莫虛勞且向諸方托鉢去

皮囊歌

吾有大患惟吾有身及吾無身與佛同眞身是何物

四大微塵集聚成塊妄分我人將吾圓明不動之本智隔越爲視聽覺知之六根又將吾圓常不二之自性分別爲色香味觸之六塵不悟六塵原我妙性是非取舍恣縱貪嗔又不悟六根原我真性生滅知見執認識神根塵自起自滅生死自屈自伸如是顛倒煩惱難以具陳如是虛妄過患惟吾有身及吾無身罪福何臻及吾無身生死絕因豈不是無礙解脫豈不見本命元辰學道人先學貧造業多因聚金銀富貴幾能長保守利已從來皆不仁學道人當自新精進不必避苦辛大道本於智慧出邪僻懈怠長頑嚚

欲知無身之妙訣還尋古人之要津無明識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若了法身無片事任從天下樂欣欣

又

吾性本圓身何隔礙吾性本常身何敗壞身是何物集聚四大四大假合多諸患害累吾本真不得自在無寒暑忘寒暑寒暑逼惱無處處無內外虛內外內外不淨無可愛寐爲夢寤爲想功德法財被汝戕饑欲食寒欲蓋清淨家風爲汝敗我癡愛汝如金玉汝終負我成泥塊我欲坐汝偏卧不覺隨汝生罪過我

欲勸汝好解不覺隨汝成憧忌爭名爭利結冤家相殺相吞償業債輪回生死爲汝招顛倒煩惱恣汝快奉勸諸方達道人修學先要空皮袋吾今識破者肉團終不爲汝生狂態願爲牛願爲馬怕甚奴僕與使者打何辱罵何害一任枷鎖與杻械現爲膿血屎尿窟何嫌癰疽並疥癩利刀山寄劍樹鐵蛇鐵狗夢相聚沸鑊湯飲鑪鞴火車火檻何驚怪但能放下此皮囊無處不是蓮花界一性常靈亘古今佛魔圈繢一時解任我南北與東西十字街頭好買賣

又

者皮囊最虛妄歷劫被汝常欺誑百千解脫不自由無量光明都遮障諸佛與我性無別由汝分出凡聖相我欲諸佛行可齊爲汝梏桎難向上無生滅妄生滅生滅去來何休歇無背向分背向背向取捨沒了當食欲精服欲美逾養逾嬌全無義位欲高名欲暢勢力敗時何所仗少年謾誇好顏色無常到來無強壯體不潔相不淨膿血積聚多疾病龍麝薰香水盪腥臊到底成灰壞從來多少丈夫漢被汝迷狂如醉象彌天惡業因汝造終劫輪迴累我闖吾今識破者冤尤終不隨汝生使倆爾自生爾自死苦樂與我無

關係爾自譽爾自謗榮辱與我無近傍無始沉迷一旦覺自在優游坦蕩蕩者段風光說向誰天上人間無比況

又

此肉團費周折障礙多端不可說求生不生枉苦辛求死不死成妖孽要放下放不下百計安排反欺詐願休歇不得歇千般伎倆徒煩熱明明知是空中華隱隱難出眼裏屑諦思量細分別今古誰能拔此楔多富多榮無久駐受貧受苦何歡悅念至此心欲死不覺不知被身使看實徹意欲瞥若昏若迷墮鬼穴

空勞知見超過龍無那形骸累作髗幾發狠狠不起懊惱自責汗如洗强勇猛猛不烈悲傷自忿淚盈血出籠大喜鳥同飛脫殼還愁龜命絕知道了自下劣者回畢竟硬如鐵若不捹命做一番眞語返成虛饒舌隨他地獄並天堂好看紅爐點片雪諸佛衆生任去來碧潭深處撈明月

孝思車公劬園歌

天地勞勞長生萬物勞勞自靈父母勞勞鞠育我形我亦勞勞以盡親情千秋大業未有不勞勞而成萬德眞乘未有不勞勞而明生前生後唯一勞之亭勞勞之外別無以名君造此園惟永其庚君樂此園惟遂其聲劬園劬園徹識其精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三

遼東錦州松山所見任
浙江湖州府總巡鹽信官余三瀛發心捐貲
喜刻
顓愚和尚語錄第十三卷計字五千七百八十
該銀三兩四錢六分八厘敬爲
慈母張氏夫人名下性天朗耀慧炬圓明伏
般若而悟證眞乘賴菩提而安寧老稚謹意
康熙十四年十月　日楞嚴寺經坊附板

紫竹林顯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四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經解

心經小談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此十字乃一經之題目摩訶是梵語唐言大般若是梵語唐言智慧波羅蜜多是梵語唐言彼岸到卽到彼岸言衆生無智慧迷淪生死苦海諸佛菩薩有大智慧照破無明能超生死苦海到涅槃彼岸故云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之一字念在上卽般若心若念在下卽此本經爲六百卷之心也經者梵語修多羅此云契經契理合機之教也此方從略故但云經故云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此經多不讀摩訶據文中云深般若題中亦應云大般若）觀自在菩薩卽能行般若之人舉是人以顯般若之法觀自在三字是此菩薩別名菩薩二字是通號何名觀自在言此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故名觀自在照見五蘊皆空卽觀度一切苦厄卽自在也上略破三字大意下講明其義舍利子是尊者名此尊者智慧第一故呼其名而授之謂上言照見五蘊皆空如何照見如何得空舍利子當如是觀照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如是觀照卽空也此四句上二句先照色空體一下二句方照見色性本空言不異要成下一卽字總之在色卽是空一句爲正餘助成耳色一法如是觀照受想行識亦如是觀照故云亦復如是上講明五蘊皆空一句下講度一切苦厄謂五蘊諸法若有卽有生相有滅相有垢相有淨相有增相有減相皆苦相也若諸法空相既是空相有何生有何滅有何垢有何淨有何增有何減既無生滅垢淨等卽涅槃眞樂也故復告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此一節講明上度一切苦厄一句也上既講明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之義下廣爲開演是故空中一句承上諸法空相之中言此空中不唯五蘊皆空十二處亦空十八界亦空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此空十二處也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此空十八界也此空世間法下空出世間法無無明乃至無無明盡無老死乃至無老死盡此空緣覺法也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此空聲聞法也言此空中世間出世間皆空也此開演上照見五蘊皆空一句卽一觀字也以無所得故一句

承上起下之辭也言世間法出世間法都無所得以無所得故諸佛菩薩依之斷煩惱證菩提出生死證涅槃故云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此言菩薩依般若離苦得樂也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言諸佛依般若離苦得樂也自以無所得至阿耨菩提此一節開演引證上度一切苦厄一句卽自在二字也上既破解講明開演引證明知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實處故下結成有二初結顯般若之功故云故知般若波

羅蜜多是大神咒(轉凡成聖神妙難測)是大明咒(慧日當空破無明暗)是無上咒(無過之前無加之上)是無等等咒(不唯無上亦無齊等)上結顯般若神功二結成破題因上破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如何見得既講明開演引證了然明白故此結云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此卽自在也總之一經只觀自在三字盡矣上顯說下密說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卽說咒曰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娑訶

上顯說令人依義生慧密說令人持誦生定定慧均等脩行備矣

首楞嚴經懸談

大佛頂如來密因脩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佛頂三字是以處名法顯法尊極無上之稱也言大佛頂者卽如來三十二相中最極尊上無見肉髻相也蓋如來全體超出世出世間卽足輪相亦超越世出世間故九界聖凡咸頂禮佛足是佛足已極尊上可知如來三十二相足輪在最下肉髻在最上是此頂相乃佛全體無上軀中無上之相試觀三界內外情與無情聖凡微妙境界何處更有尊過此處妙

過此處不唯無尊過妙過者聖凡微妙色相之中決無一法可與此處相等豈非此相是無上之無上處耶如來於此處放光說咒證法是以無上之處顯無上之法實矣初如來自標名曰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此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三句因阿難啓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故如來卽以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應其所請之意此如來以大佛頂名顯說無上也八卷末安名又曰是經名大佛頂悉怛多般怛囉無上寶印此

如來以大佛頂名密說無上也是知此經顯密俱稱
大佛頂最初如來在王宮應請知阿難爲婬術所加
齋畢旋歸于時如來頂放百寶無畏光明光中出生
千葉寶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宣說神咒勅文殊師
利將咒往護此如來最初於此無上處說無上咒七
卷中因阿難請重爲宣說爾時世尊從肉髻中涌百
寶光光中涌出千葉寶蓮有化如來坐寶華中頂放
十道百寶光明一一光明皆徧示現十恒河沙金剛
密跡擎山持杵徧虛空界大衆仰觀畏愛兼抱求佛
哀佑一心聽佛無見頂相放光如來宣說神咒此如
來第二番在無上處放光說無上咒此密說名大佛
頂因此二番在此無見頂相放光說咒是名之實據
也五卷中云卽時十方普佛世界六種震動微塵如
來住世界者各有寶光從其頂出其光同時於彼世
界來祇陀林灌如來頂此如來同十方諸佛初番從
無上處放光相灌證此無上首楞嚴法六卷中云爾
時世尊於獅子座從其五體同放寶光遠灌十方微
塵如來及法王子諸菩薩頂彼諸如來亦於五體同
放寶光從微塵方來灌佛頂并灌會中諸大菩薩及
阿羅漢此如來同十方佛第二番從無上處交光相

灌顯此無上首楞嚴法此顯說名大佛頂因此二番
交光灌頂是名有實證也又頂光說咒爲密亦兼顯
交光灌頂爲顯亦兼密互爲融攝亦名佛頂光聚亦
名如來頂此四番立名四番放光是則大佛頂三字
是以處彰名以名顯法妙極無上之稱明矣

如來密因者是以人顯法如來是果人望此首楞嚴
法爲密因亦是舉無上之人顯無上之法此法微妙
無上故稱密如來乘之得果故稱因故曰密因如來
乃諸佛十號中之一號如依理名來依智稱智與理
合寂照不二故名如來衆生雖具如如本覺之理而
無歸來始覺之智將如如不動之本體妄見爲五蘊
生滅之妄相故名衆生如來依如如空寂之理生起
廣大徧照之智照破世出世法當體全空了無一法
隔礙故智與理合體用一如故受此稱又如字衆生
與佛共之名正因如來依之證果名密因是如來密
因無別所因卽自如如之體經云若於因地以生滅
心爲本脩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又云汝
今欲令見聞覺知遠契如來常樂我淨應當先擇死
生根本依不生滅圓湛性成以湛旋其虛妄滅生復
還元覺得元明覺不生滅性爲本修因然後圓成果

地修證是則如來依如爲因是謂寄因依如爲果是爲妙果是因果皆一如如本體卽因果一如也來字照如體本空名如理智照如體卽有卽如事智照如體非空非有卽空卽有名一切種智是智從理生理因智顯如外無智智外無如是理智一如也此因果理智依人說寄因卽所因之法具三諦三觀依眞諦生空觀空觀照眞諦依俗諦生假觀假觀照俗諦依中道諦生中道觀中觀照中諦三諦卽如如不動之理三觀卽上來字徧照之智在能修能證爲人在所修所證爲法如字從三諦所顯來字從三觀而名是

如來以三觀三諦爲寄因三觀總成一來字三諦總顯一如字來不外如此又人法一如也是人法因果理智皆一如來藏妙眞如性明矣

修證了義者正明因果人法一如無餘也依如而修爲了義之修別無所修依如而證爲了義之證別無所證故曰修證了義此修證二字通乎人法理智因果在能修能證爲人爲智在所修所證爲法爲理修爲因證爲果是人法理智因果皆一如明矣

諸菩薩萬行者菩薩指能修行人言萬行指所修行法言上如來是果地覺卽果明因顯此首楞嚴如如不動之體爲寄因菩薩是因地心卽因推行顯此首楞嚴如如不動之體具足萬行萬行與寄因總一如體總名寄因分名萬行非有別體別義也

首楞嚴者卽三觀寄因菩薩萬行之總名梵語首楞嚴此云究竟堅固盡佛與衆生同一如如不動堅固之體本無聖凡迷悟生死去來差別名相衆生不覺妄見有聖有凡有迷有悟有去有來有生有死有內有外有小有大有是有非種種差別之相是將不動堅固之體見爲生死去來敗壞之相因此顚倒謬執自生苦惱愈沉愈淪愈迷愈深獨奈何哉如來愍此

示之以無上妙法使究竟推窮諸法何生何滅何去何來究竟到不見一法有生不見一法有滅不見有法實往不見有法實來卽見諸法本來面目卽復自家不動堅固之本體故曰究竟堅固此經一題唯此堅固二字盡矣此堅固卽如如不動之體卽常住眞心此堅固心照而常寂曰理曰法寂而常照曰智曰人依此寂照而修曰了義修契此寂照而證曰了義證總曰寄因分曰萬行是則人法理智因果修證世出世間情與無情總一堅固妙心也卽堅固以求萬法萬法何有卽萬法以究堅固堅固顯然豈非究竟

堅固大解脫哉又此經如來自立五種名結經者撮五名之要貫此一題第一名大佛頂悉怛多般怛羅無上寶印十方如來清淨海眼此中悉怛多至無上寶印十字詮密不該顯故不取十方如來等八字詮顯不該密故亦不取大佛頂三字顯密俱詮故取焉後頂光說咒此詮密義交光灌頂此詮顯義第二名救護親因度脫阿難及摩登伽得菩提心入徧知海此中救護親因至摩登伽詮能啓教人不該所啓之教得菩提心等八字但詮果法不徧因法故不取第三名大方廣妙蓮華王十方佛母陀羅尼咒此中大方廣等七字該顯不詮密又大方廣重大佛頂之大字故不取十方佛母等八字詮密不該顯又十方佛母重大佛頂之佛字故亦不取第四名如來密因修證了義此八字顯密俱該故全取焉最初如來首標有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此顯爲如來密因七卷後云十方如來因此咒心得成無上正徧知覺此密爲如來密因經云是種種地皆以金剛觀察十種深喻奢摩他中用諸如來毘婆舍那清淨修證漸次能入此顯具修證了義經云縱其自身不作福業十方如來所有功德悉

與此人由是得于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說不可說劫常與諸佛同生一處無量功德如惡叉聚同處薰修永無分散此密具修了義又云如是積業猶湯消雪不久皆得悟無生忍又云是善男子於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十方如來便爲妄語此密具證了義又前十方如來因此咒心至傳此咒心是證了義從阿難若諸世界隨所國土所有衆生隨國所生樺皮貝葉等至十方如來便爲妄語止通屬脩了義是密具修證了義之實據是修證了義並詮顯密二義明矣第五名灌頂章句諸菩薩萬行首楞嚴此灌頂章句多屬密部設兼顯又重大佛頂之頂字故不取如此經中三種漸次並觀音大士圓通章獲二殊勝四不思議卽顯說菩薩萬行七卷後云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淨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進者令得精進無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淨者速得清淨不持齋戒自成齋戒等是密具菩薩萬行是諸菩薩萬行顯密兼詮也首楞嚴卽顯密大定之總名故並取焉是則此題分取第一第二全取第四成此一題經之一字卽能詮之教梵語修多羅此云契經謂契理契機之言略契字故但曰經卽十卷之文句上十九字

乃十卷文中所詮之義文義合名故曰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此首楞嚴經十卷文義不出阿難所請九句之義阿難恨自己修小乘道力未全不能折伏娑毘羅咒欲請十方如來大全道力無上菩提之妙因冀佛發明菩提之因依之修證成菩提妙果旣全佛之道力卽得大自在阿難之請意意在於此

如來將與發明菩提妙因先候阿難受病之淺深然後按病爲發妙劑藥症相投真妄並遣卽復本來面目成就慧身卽與佛同大道力也世尊候得阿難病

在最初發心顚倒見佛相好是妄塵能見之見是妄根能愛之心是妄識根塵識三皆妄故迷佛知見不能通達淸淨實相如來以一首楞嚴大定具三妙觀細爲究竟一一破除直達淸淨實相堅固不動之體而後已初破能愛之妄心此妄心屬徧計性如來先用奢摩他究竟徧計性無體以顯空如來藏堅固本體初卷自爾時世尊在大衆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告示阿難及諸大衆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起至二卷中四義成就汝後應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汝等聲聞狹劣無識不能通達淸淨實相吾今誨汝當善思惟無得疲怠妙菩提路止遍是破徧計性顯空如來藏發明奢摩他義卽空觀也其中初破徧計自性卽從七處徵心起至二卷中責阿難汝等卽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無差別如來說爲可憐愍者止是也次破徧計所執從阿難承佛悲救深誨垂泣叉手而白佛言我雖承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起至後無得疲怠妙菩提路是也從二卷中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爲我等輩宣說因緣及與自然諸和合相與不和合心猶未開而

今更聞見見非見重增迷悶伏願弘慈施大慧目開示我等覺心明淨作是語已悲淚頂禮承受聖旨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大衆將欲敷演大陀羅尼諸三摩提妙修行路起至三卷中是故當知意法爲緣生意識界三處都無則意與法及意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止遍是破因緣性顯不空如來藏發明三摩提義卽假觀也其中初明二種妄見以示因緣本正破阿難見佛之見是妄見次會四科入實正破因緣性乃破阿難見佛相好亦妄相所以總破云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

稱相其性真爲妙覺明體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
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
名滅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
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
所得是知佛之相好菩提亦不出五陰等四科所攝
但有漏無漏與衆生差別耳從三卷中阿難白佛言
世尊如來常說和合因緣一切世間種種變化皆因
四大和合發明云何如來因緣自然二俱排擯我今
不知斯義所屬惟垂哀愍開示衆生中道了義無戲
論法起至後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識明知覺明真

識妙覺湛然徧周法界含吐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
現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
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止是示圓成性顯空不空如
來藏發明禪那義卽中道觀也其中淸淨本然卽空
相循業發現卽假相空不礙假循業發現假不礙空
淸淨本然卽中道第一義諦亦名中道了義阿難領
三觀行相悟明圓滿常住真心故說偈贊佛發願利
生以報佛恩前發明三觀體相但開示奢摩他三摩
禪那七字明白未明三觀圓妙元是一心從四卷初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在大衆中卽從座起徧袒

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善
爲衆生敷演如來第一義諦起至四卷中或得出纒
或蒙授記如何自欺尚留觀聽止是釋三觀之疑顯
三觀之妙發明妙奢摩他之妙字其中初釋三觀之
疑顯三觀自相之妙次圓會一心顯三觀圓融圓悟
圓修之妙總是發明妙奢摩他之妙字上開示妙奢
摩他三摩禪那八字明白此八字只畱因二字妙卽
畱也奢摩他等卽因也從四卷中阿難及諸大衆聞
佛示誨疑惑消除心悟實相身意輕安得未曾有起
至七卷中世尊如是惡魔若魔眷屬欲來侵擾是善

人者我以寶杵殞碎其首猶如微塵恒令此人所作
如願止發明最初方便四字其中初明二決定義起
至六卷中於是阿難及諸大衆身心了然得大開示
觀佛菩提及大涅槃猶如有人因事遠遊未得歸還
明了其家所歸道路乃至無量衆生皆發無等等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止是明入觀方便次從阿難
整衣服於大衆中合掌頂禮心跡圓明悲欣交集欲
益未來諸衆生故請問安立道場遠諸魔事起至後
恒令此人所作如願止是明攝心方便此二方便通
屬初心修習行法故曰最初方便上與阿難發明妙

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十二字已明從七卷中阿難卽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輩愚鈍好爲多聞於諸漏心未求出離蒙佛慈誨得正薰修身心泰然獲大饒益世尊如是修證佛三摩提未到涅槃云何名爲乾慧之地四十四心起至八卷中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止是發明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八字其中大意迷眞成妄名十二類生滅妄名眞成十二聖位初明三漸次示能成行法次明五十五位是所成聖位後結云如是重重單複十二方盡妙覺成無上道此成卽得成之成無上道卽菩提也恐非如來所成菩提故又結云是種種地皆以金剛觀察如幻十種深喩奢摩他中用諸如來毘婆舍那淸淨修證此照應阿難請辭十方如來四字上發明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二十字之義已完阿難所請之義已周阿難之沉惑已盡如來之覺體已圓正修行路無餘疑矣故文殊隨請此經之名如來卽立五種了義之目上已往開示皆阿難所請得全道力之眞乘未明阿難所恨未全道力之妄想從八卷中說是語已卽時阿難及諸大衆得蒙如來開示密印般怛羅義兼聞此

經了義名目頓悟禪那修進聖位增上妙理起至十卷末汝應將此妄想根元心得開通傳示將來末法之中諸修行者令識虛妄深厭自生知有涅槃不戀三界正是發明阿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三句之義初明七趣情想是迷中未全道力後明五陰邪魔是悟中未全道力是則迷悟兩途未明自心皆是道力未全經云性眞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於此了然可見矣是知此一部經十卷文義不出阿難所請九句三十六字盡矣後流通分乃付囑讚歎之語學者看經能將三十六字照破全經之旨則根塵識性應念化成無上知覺豈不頓超迷悟之外豈不頓明佛知見豈不頓證淸淨實相看經至此則心境頓融能所俱泯身心世界全一大佛頂首楞嚴王也豈不具大慈大悲大雄大力大解脫哉同志者宜盡心焉

金剛般若經略談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此八字乃一經之總題金剛是喩卽金剛寶最堅萬物不能壞最利能壞一切物般若是法梵語般若此云智慧此慧之體本寂卽實相般若此慧之用圓明卽觀照般若實相之體生死等

法不能到故喩之金剛最堅一切物不能壞觀照之用能空生死等法故喩之金剛最利能壞一切物此金剛般若在大部中名能斷分則知今喩金剛唯重能利能空一切法也此經從須菩提啓請已去至後不取於相如如不動通是用觀照般若之法不取心佛衆生之相又照心佛衆生無性又照心佛衆生本寂成一清淨菩提心然現前心佛衆生有實體用如何得知無性本寂而不取耶後以金剛觀察淺喩喩之心佛衆生皆是有爲如夢幻泡影則心佛衆生諸法不待排遣而自空矣旣是本空本寂欲何所取是

知行般若時只是一味不取則世出世法一無所有也又諸法不是因不取而後無唯其本無因妄取成有但不取自還本來面目是則金剛之名卽夢幻等喩以夢幻等喩喩空一切法故稱金剛喩經中先法後喩題中先喩後法首楞嚴經云金剛王寶覺如幻三摩提如幻卽金剛也三摩提寶覺卽般若也波羅蜜此云彼岸到卽到彼岸以梵語多倒故蓋般若乃諸佛衆生共有之佛性衆生不善用用之見色爲色粘用之聞聲爲聲轉不能超聲色之外逐境流轉名爲此岸諸佛善用此佛性用之照色色空用之照聲

聲寂能超聲色之外達境唯心名爲彼岸是此岸彼岸非有兩地同是一境但超與不超名爲此岸彼岸是轉名不轉體也般若妄見亦只一佛性因覺不覺故別其名亦無實性也經之一字卽文句之假名以貫攝爲義是能詮言敎卽文字般若也依相言則有喩有法有體有用差別名義合之故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依性言唯一如如不動清淨菩提心了無能所法喩體用之分也

此金剛般若經一卷雖文義重沓總不出須菩提所讚所請之義所讚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

薩所請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是也如來所答先總答菩提心以酬所請之意然後展轉發明使其信受清淨卽見所讚不虛也先總答菩提心從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起至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敎住止是也其中初答降伏其心卽發起大悲能降伏我心以大悲能度一切衆生若無智運之卽墮生死故以智運之雖是滅度無量無數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下徵明其義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是悲不離智也次

答云何應住卽發起大智於一切法應無所住以無所住能遠離一切相若無悲運之卽墮涅槃故以悲運之雖是不住於相而行布施饒益衆生下徵明其義謂何故旣行布施又不住於相葢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方是無漏猶如虛空廣大不可思量故也後結答須菩提問意謂汝問發菩提心云何應住菩薩發菩提心但應如我所敎而住是眞實菩薩是眞實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知菩提心無別自體唯悲智和合故名菩提心又大悲降伏我心卽不取心相大智不住一切法卽不取衆生佛之相旣不取心佛衆生三相是三相無有差別同一淸淨菩提心也上旣總答菩提心行相如此下爲發明以見如來護念付囑菩薩之善巧因總標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雖分示六塵之法未指陳六塵之法所在何處故下爲指明六塵在處卽佛與衆生也旣六塵通該佛與衆生不住六塵卽不住佛相衆生相不住卽不取也不取佛相卽不取樂相不取出世間法相不取衆生相卽不取苦相不取世間法相從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起至後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

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止是也其中先不住佛相佛有福慧二相從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起至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喩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止是不住佛福相卽不取福果也從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起至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卽非佛法是名佛法止是不住佛慧相卽不取智果也上護念菩薩不取如來福慧二果恐疑謂發菩提心爲求菩提道今於佛福慧二相都不取卽菩提道亦無何用發菩提心耶故下引四果及佛菩薩皆以不取而後證果因不取福慧二相其福慧乃能廣大無漏若取相卽屬有漏非菩提心也初引聲聞不取四果次引如來不取菩提後引菩薩不取莊嚴然後結成以一切聖賢都是不取而後證果是故菩薩發菩提心亦應如是生淸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卽不應住如來福慧二相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眞淸淨心也文從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起至佛說非身是名大身止是也上開示結成以不

取爲菩提心既明矣卽付囑信受使傳持佛慧命相續不斷文從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爲多不起至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卽爲有佛若尊重弟子止是也此經是頓教不歷修證漸次隨分一字一句義皆圓滿故卽請經名文從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起至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甚多止是也上發明證成付囑此菩提心了然明白當機領解陳自所解如來復爲印證又從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起至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卽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止是也已上護念付囑總是護念菩提心不住如來福慧二相下護念菩提心不住衆生相從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起至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止是護念不住衆生相又從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卽爲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起至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是付囑此不住衆生相淸淨菩提心使傳佛慧命也上發明菩提心不

取佛不取衆生淸淨行相意義已周恐疑謂菩提心要上求佛果下利衆生乃成菩提心何故敎佛與衆生皆不可取若不取佛與衆生則菩提心云何而生耶是教離相發菩提心則無菩提心可發矣故須菩提重復請問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前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意謂發菩提心降伏何等心故曰云何降伏其心住於何法故曰云何應住如來答意謂發菩提心應降伏我心應住於無相是淸淨菩提心今問云何應住謂菩提心要借外緣而生云何應於無相而住又菩提心要借內因而生云何降伏我心若無內因外緣則菩提心無因而生矣是前後問辭似同問意迥別下如來所答亦是辭同意別經云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生如是心此句是總答謂發菩提心當要生如是淸淨心內降伏我心外不住生佛名相此重一當字謂當要生如是淸淨心方名菩提心也故云我應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又釋明其義經云所以者何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以實無有法一句釋明當如是生淸淨心謂若

實有法如來何故強要汝等不取以實無有法衆生妄見內取心相外取生佛之相故成迷倒汝若不取卽正知見故名菩提心是以實無有法爲正理以不取內心內因正不取生佛之相外緣正因緣旣正能生正智故名菩提心是則一有所取卽背正理所生皆顚倒見非菩提心故發菩提心者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上答明其意下引證從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燃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起至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止是以如來實無有法得成菩提菩薩實無有

法莊嚴佛土證成菩薩應如是不住於相應如是降伏我心是名眞發菩提心也上以實無有法一句總答明菩提心應住降伏之義未詳明實無有法是實無何等法故下廣明實無有法之法字從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起至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止通是廣明實無有法之義以心佛衆生諸法旣都實無所有則了無一法可取卽達淸淨實相以顯如來護念之善也其中初明心無我文從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起至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

可得止是也又從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起至後若有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喩所不能及止是明佛無我也其中初從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起至得福德多是明佛福因性無我又從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起至是名諸相具足止是明佛福果性無我總此二章通是明佛福性無我又從須菩提汝勿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起至如來說非衆生

是名衆生止是明佛智所說法無我又從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所得耶起至如來說善法卽非善法是名善法止是明佛智所證法無我通此二章是明佛智性無我幷前福性無我是護念菩提心實無有佛可取也旣護念不取佛福慧二嚴其心淸淨後付囑生信受持故云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等又從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衆生起至凡夫者如來說卽非凡夫是名凡夫止是明衆生無我上歷明心佛衆生三法皆實無有是正明實

無有法護念菩提心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故得清淨但未知有法發心有何過若有法發心無過卽依有法發心亦可何故必竟要依實無有法發心耶故下以有相見佛爲非反成上實無有法發心爲決定義經從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起至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止是也上來證明反成總明心佛衆生三法實無所有以破執實有我法之常見又恐執實無有法不作福德成斷滅見故下又破撥無因果之斷見幷上破常見通是於心佛衆生三法上遠離斷常二見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之心

此破斷見之文從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作是念起至是故說不受福德止是也前從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起至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通是破徧計性遣人法二執以不取心佛衆生等法護念菩提心淸淨離相從須菩提重請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起至是故說不受福德通是破因緣性明人法無我以明心佛衆生三法無性是菩提理趣以理趣本無一法成上菩提心行相應不住不取也旣

實無心佛衆生了無一法可得卽眞淸淨事事法法同一如如不動故示圓成性以明人法一如從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解我所說義不起至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止是顯圓成性如如之理其中初以如來若來若去明法性身如太以世界微塵無成壞相明法性土如身土一如卽如如體從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起至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止是明圓成性正智之照其中初明現量智從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起至於一切法應

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止是也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卽如來現量正知正見是究竟菩提心次明比量智從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起至後應作如是觀止此用金剛觀察十種深喩比心佛衆生有爲諸法如夢幻泡影了無實性以喩比觀故名比量觀察入理故名正觀以正觀之比智合上正智之現智通是如如全體大用是前破徧計性遠離人法二執成就正智之大用又破因緣性通達人法無我顯說如如之本體是合如如正智爲圓成性分圓成性爲實相觀照二種般若是圓成

性遠離徧計成就正智遠離因緣成就如如卽如如
正智合爲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也此經大旨
盡於此矣是知此經始終只是一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如來善護念善付囑只是成就得一發字已
發者護念發起清淨心未發者付囑發起信受此就
多分言已發方堪付囑未發更要護念總之要成就
一發字是佛善巧也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四

遼東錦州松山所見任
浙江湖州府總巡廳信官佘三瀛發心捐貲
喜刻
顓愚和尚語錄第十四卷計字一萬七百八十
該銀六兩四錢六分八厘敬爲
慈母張氏夫人名下性天朗耀慧炬圓明伏
般若而悟證眞乘賴菩提而安寧老稚謹意
康熙十四年十一月　日楞嚴寺經坊附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五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中庸說白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
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
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
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
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
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敎

此三句一書之大綱也命令也生也天之生物成
物乃本然之性故曰天命之謂性卽天下之大本
也率尊也循也聖人循性盡性乃公然之道故曰
率性之謂道卽天下之達道也修造也行也聖人
之行道弘道乃常然之敎故曰修道之謂敎卽天
下之大經也又性在妙悟可默而識之也道在勤
習可學而不厭也敎在弘傳可誨而不倦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
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一節略發綱中大旨也道也者一句牒上率性之道下明修道之工須是綿密無絲毫滲漏方謂之修故云不可須臾離也下句是返成此句之義故云可離非道也因可離非道故君子不可離道而安人之偷安放逸多在人所不見不聞處而自恣也所以此處必要戒慎恐懼工夫方得綿密不致須臾違于道也下二句釋成此義何故不覩不聞處又要戒慎恐懼謂隱處最見微處最顯故耳是故君子慎其獨一句結成也慎即戒慎恐懼也獨即不覩不聞也此與大學並看探玄恐違其旨喜怒下明修契之功驗謂道有何益而慎修若此綿密耶故此啓之有二節初明道大次明功大喜怒哀樂之未發天命之性也發而中節率性之道也此出道之體用下正顯其大故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出體大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出用大而道如是大修致之功亦大故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即修也天地位萬物育正顯功大因致中故天地並位也因致和故萬物並育

也其大何如有如是之功故勸其修致不可須臾離也此略通大旨下廣開其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章引聖言以證道不可須臾離也初二句輕言君子能中庸小人不能中庸下出能不能所以君子能者時中故也時即須臾不離也小人不能者無忌憚故也即無戒慎恐懼也此借小人之肆欲顯君子之慎獨因慎獨而成君子以明道不可須臾離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此章總歎道之全體至大而世罕能知行也至矣道大民鮮能機小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章引聖言釋上鮮能之意鮮能之咎聖人知之道在誠而明明而誠苟偏其一則失中故不能也知者過於明其過不在明在輕其行所以道不行也賢者過於行其過不在行在輕其知所以其道

不明也不明賢亦失中不行知亦失中愚不肖可
知矣下歎道在日用中而民不覺不知故云人莫
不飲食鮮能知味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章乃前結句耳此引聖言結歎道之不行過在
斯耳此道其不行與上道之不行首尾照應不必
離爲章分其旨轉折要成一中字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
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引聖言以大聖證能中之道也由上歎中庸至

德民鮮能中者過在知行不均其孰能知行均等
故引大聖證之舜雖大知不輕其行所以能中也
舜好問至中于民皆行也好問好察知也隱惡而
揚善執其兩端以中于民行也由斯知行均等中
于民所以爲舜也此就上章言之若細說知行皆
有中道此章本借聖人明中道末又以中道結顯
聖人此重在一中字由知能中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
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引聖言反顯時中也由前大舜一章重一中字

後顏子一章重一時字此章在中間照應前後以
不能中不能守反顯能中能時中乃大聖大賢能
之耳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
此引聖人言顏子爲能時中之道也雖云擇乎中
庸其重在弗失之即一時字此由仁能恒守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
此章以可勇之事顯中庸難勇也可均可辭勇于

義也可蹈勇于强也此勇皆可能惟中庸至德勇
之者鮮矣益見首章民鮮能之句確實也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
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
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
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
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此章引聖人答子路問强以證至德之勇也由前
云天下最難之事猶可能之惟中庸不可能其能
之者決是大雄大勇也故出此章自子路問强至

抑而强與是夫子以三强倒徵子路之强何如也
自寬柔以敎至而强者居之是引風土之强未是
强也故君子下方出至德之强是真强也四强哉
矯上二强於能中也下二强於能時中也此章以
强能成立上不可能一句確實也此與前章明由
勇能中能時中也

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
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此章總結前八章之義也由前君子中庸而時中

小人反中庸而無忌憚以反顯正中間展轉發明
總在時中以成道不可須臾離一句之義素隱行
怪不能中也故聖人不爲則聖人能中也半塗而
廢不能時中也在聖人不肯已則聖人能時中也
君子下總結能之唯聖人依乎中庸知也下二句
誠也由知能擇乎中也由誠能須臾不離也此章
重在唯聖者能之以成上民鮮能中庸不可能及
舜與顏子能之義也上釋修致綿密工夫不可須
臾離已竟下明修致始終功驗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
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章啓道之作用始終充滿無乎不在也言君子
之道費而隱者以費通乎君子小人惟以隱而成
君子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重在隱也費用也隱
誠也卽素其位不願乎外故名隱也中庸一書要
在誠此隱字乃一書之骨髓此費隱二字是啓端

倪向下所說皆發揮此二字義初略明費之始起
及終致謂上已知道不可離但不知向何處行向
何處用故此言道不在遠處就在夫婦日用中也
然夫婦雖至愚猶有夫婦之知若無夫婦之知夫
婦不和也夫婦雖不肖猶有夫婦之行若無夫婦
之行夫婦相判矣夫婦孝和乃有夫婦之知行卽
此夫婦之知行及于父子兄弟朋友君臣周于萬
物充乎天地所有之知皆此一知也所有之行皆
此一行也是知大道起於夫婦故云可以與知焉
可以能行焉終極天地之外故云雖聖人有所未

至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言天地雖大尚有
未盡之道聖人之未盡可知矣因天地之大人尚
有憾故君子欲盡其道凡知行必須充滿入微圓
轉無滯可也故云語大莫能載焉語小莫能破焉
下引詩以成此義言上下察卽圓轉無滯也君子
下結成道之始終如上充滿無乎不在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
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
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

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
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
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此章引聖言一明道在人倫中以申明上章造端
夫婦之義也道不遠人言道本諸身不假外求也
人有尚虛玄超邁遠于人而求道是不知聖賢之
道就在自身五倫之中外身而求道是不可以爲
道也下引詩證明不遠之義睨視猶遠者以柯伐
柯其則雖近猶有彼此之别遠也人口人自治其

身初無二體有何遠哉故云君子以人治人改而
止改治也止忠恕也人仁也人自以人心正其人
體止矣外此無别加矣故下云忠恕違道不遠人
果以人自成亦能成物成自仁也成物知也仁知
道之全體也又何外求哉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此指示忠恕之妙訣也上節懸說道不遠人
以彰其義下方指出道在人倫中實在之處故曰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由上明道造端乎夫婦
終極乎天地而超略父子兄弟君臣朋友故此出
之也言行卽五倫中知行若充之卽天地間知行

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無不及之過也有餘不敢
盡無過之過也言顧行行顧言形容上不敢不勉
不敢盡從容中道也言行相顧全在誠也故結云
君子胡不慥慥爾上略明費字下略明隱字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
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
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
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此章從前君子之道費而隱而來也此二本同言之故分明前已明費之相因接明隱之相也初二句標章素富貴行乎富貴至無入而不自得焉形容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至不怨天不尤人形容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下結明易平素也俟命不願外也行險徼幸借小人對顯君子守誠自如若此也子曰下引聖言以射況君子不外于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章牒成前章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義也前雖言造端夫婦未發其義故此以辟明之聖賢之道雖是充滿天地其基本在夫婦間如行遠登高必自邇卑起始也下引詩證之詩意亦有次序妻子既合兄弟亦合兄弟既合家室咸宜是知齊家以脩身為本脩身即在夫婦間正起也下引夫子贊詩之語明本既立而道自生也父母其順由妻子好合也父母既順兄弟豈不順兄弟既順朋友君臣天地豈不順而夫婦為道張本益明矣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章牒成前章君子之道素其位不願乎外之誠也鬼神之德其盛在隱而見也視之弗見聽之弗聞隱也體物而不可遺最顯著也使人承祭如在心自誠明也人之一誠無物不照後文云至誠如神是也下引詩言神之隱顯不可不思夫微下結示鬼神微之能顯隱之能見而人之誠不可揜亦如此耳上略明費隱大意竟下廣明費隱發用極致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章並後二章皆發揚費之極致也此皆以孝德發端誠隱也其意在費言大孝者非私孝一身而

己乃協天之德故曰大德孝天之孝故曰大孝因孝天故稱天子因德格天故並天位此章始終言舜德與天並卽成前天地位焉一句旣與天地位萬物育可知矣後二章多發揮萬物育焉前後互言耳其大孝也與一句是標立聖人天子饗之保之是指實此以名位顯孝德也故大德下又以孝德成名位轉成上聖人天子饗之保之見孝德之實也故天之生物下明名位非天之私與乃人自德所致也詩曰下引詩證因其材而篤焉一句故大德者下結明又因受祿于天三句而結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章以武王周公顯文王之德也文王深于性與天命其德難言也特以武公事跡而言之其顯德益深矣無憂乃文王之至德也父作之子述之是釋無憂之義然猶未盡無憂之旨武王纘太王至子孫保之述其名位也武王末受命至無貴賤一也述其禮樂也皆至德之實武公二節形容子述之三句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章以武王周公之制以明費之極致也達孝與大孝稍有別焉大者以德格天而言達者以善繼述而言前達于祖父後達于子孫上達于天子下達于庶人以孝道之理通乎古今上下故曰達孝也善繼善述釋達孝之義春秋以下詳示善繼善述之事春秋祭之時也祖廟祭之處也宗器裳衣

時物祭之物也宗廟之禮至所以序齒也祭之禮也踐其位至孝之至也以位禮樂祭結其達孝之事於此至矣郊社之禮至示諸掌乎又以祭之禮爲治國之本結之大舜以大德必得位祿此以善禮而能治國大孝達孝又詳矣此三章詳示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義此上明費之極致已竟下明隱之極致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蒲水驕燭草也蘆葦草也此二皆叢生之物未見易生也蒲盧在內典是蟲名彼蜾裸之

咒螟蛉取其易變易生也若咒上塊即難能也若以人道敏政看則蒲盧是蟲義翁順地道敏樹是借地道以成人道之義以人爲三才是靈故爲政在人離人無政也下爲政在人揀非木石之無知也取人以身揀非羽毛之異類也裴公美云地獄沈憂愁之苦鳥獸含狱纐之悲可以整心慮證菩提唯人道爲能耳正合斯旨恐爲化攝從古亦正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

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

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此章引孔子答政以曲盡隱之極致也前君子素其位而行及鬼神之爲德已明隱之大略今借天下國家五倫九經曲盡隱之極妙無乎不在無處不周有一處一時非誠則隱之體有欠缺不極圓也隱誠之異名也誠道之本體也故曰修道以仁中曰知仁勇後曰必明必强皆誠也人存人亡以賢不肖言之也人道敏政以地道敏樹對言者以人爲三才最靈故能敏政非草木羽毛而能也下云爲政在人是也家語在得人恐各有義意也蒲

蘆比況也故爲政在人至禮之所生略曰政以仁義爲主仁義誠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至不可以不知天勸修也既是政在人身修身在仁義是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不知天也天下之達道五至所以行之者三指引修身之所及修身之能也君臣等列五倫之名也五者下結五倫之德也言修身在此五倫中修有一處不達則誠之之用不滿也知仁勇則能行之道所以行之者一也誠而已矣三行不備則誠之體有缺矣或生而知之至及其知之一也言知之始起差别終致一也或安而行之至及其成功一也言仁勇發用不同克功一也子曰下指示三者之由可以修得也知斯三者下正結三者之能也知所以修身至知所以治天下國家五倫在其中矣初明修身以仁義次勸修又示修身之處五倫也再示修身之行三行也又辨三行循序修省之别又示三行之由其義詳且盡矣故結此三行以渉五倫覆成上修身以仁義爲王之義也天下國家下以九經推擴其誠修身等列九經之名也修身則道立等列九經之益也齊明盛服等示修九經之行也凡爲天下國家

下結九經一誠爲骨也凡事豫下又以言行事理辨誠不可離也在下位不獲乎上等重以五倫九經轉折詳明誠之體用充實徧滿無斯須縫罅極盡誠之妙圓也上來曰仁義三行未明白說誠至此方說出曰誠身明善也誠者乃天道本然之誠故曰誠者誠之者乃聖賢以誠率天之誠故曰誠之者此天道人道而言也又誠者不勉而中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賢人也此就人道聖賢優劣而言也因上歷五倫九經明以誠爲主誠何其大哉故此說明誠者天道聖人之道也而五

倫九經豈外於是哉博學之下續明擇善固執功行也博學至篤行之教修學也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敎加行也人一能之至已千之教增進也果能下總結知行一誠必能也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此歷明費隱之義已竟總顯修道之功驗並上修道之緜密皆修道之謂教一句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章明道之本體也上自君子中庸以來皆發露誠作用之德此方發露誠本體之德也誠明者乃本然之誠自然之明然誠體之上自有明照之用

此是天然之誠得天之道故謂之性明誠者乃以明擇乎善而合誠之體以有作爲修飾故謂之敎總之一誠上可率性盡天道也下可垂敎盡人道也天地古今一誠盡矣誠則明明則誠言有體必有用有用必有體名異而體一也上標大意下釋之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章釋自誠明之謂性也性本自誠故天下聖人唯以至誠能盡其性果能盡其性天地萬物同一性也既同一性人欲之私何由生焉既無人欲之私同一生理則德同天地故贊天地之化育德既同位亦同所以與天地參也前費極致三章以誠之發用明天地位萬物育此以誠之本體率天之性故與天地並位贊天地化育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此章釋自明誠之謂教也性體之誠明無爲之德

非學可能也修致之誠明是有作爲所以能化能爲教也能變能化所以可教也此校前則次之故曰其次云云致曲恒守恒一之謂也由守一則心不散不散則無妄故誠因之由心誠則身正故形因之由形端則行可觀故著因之由行著則德明故明因之由德明能動物故物因之由動物則物從其變故變因之由物從變則成其化故化因之此化與贊天地之化育同前云生知學知困知及其知一也明矣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章釋誠則明明則誠也前知先知如神皆明也不誠則已一誠必明是知誠明一體也此並前二章總明誠本體之德明上率性之謂道一句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章以天道人道合其誠也自成者體自完固不

假外物而成也此成與成性存存之成是同所以言道自道也此成自性也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誠物也自本性自誠無妄無息故能爲物根本所以言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是故下人道也由天道自成成物是故君子循天之誠亦自成成物所以言誠之爲貴也是故二字是法天德起聖賢之德仁也知也是收聖賢之德歸天德內仁也外知也仁與知而時中之故云時措也宜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

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此章釋成上一成字也或謂誠何能成己成物耶故此釋云至誠不變不息久徵悠遠博厚高明故能成己成物也所以云載物覆物成物也不息等顯誠之德載物等正指能成也博厚配地等此以無象之誠配有象之天地以明其博厚高明悠遠其象如此也如此下結博厚高明等乃誠本然性德不屬造作故云不見不動無爲而成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者誠而已矣不貳一誠也生物成物也天地之道博也等推明上爲物不貳一誠也

今夫天斯昭昭等推明上生物不則能成也下引詩證成天性誠而不息之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詩辭也蓋曰下釋詩之義文王下以聖人之德合天之德亦云不已亦能成物也此章與誠者自成共是一旨雖人道天道對言其旨在天道明上天命之謂性一句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歟

此章承前文王之德純亦不已發起聖人之道也由前天德不已文德亦不已故云大哉聖人之道峻極于天禮儀威儀明上發育萬物之用待其人而後行惟聖人才能行此禮儀威儀也故曰下成上待人而後行之義故君子下又躡至德至道而言也是故居上不驕等又踵敦厚以尚禮而言也詩曰下引詩證明敦厚尚禮可言可默不倍不驕

以保其身可謂明哲矣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章釋前章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義也前云明哲能保其身此以愚賤而裁其身反顯明哲之德也非天子下皆明哲之事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章因前章一徵字發起推明前章之義也三重

者卽議禮制度考文三事乃天下公行之事萬古通行之道不可輕易妄作故曰重也其寡過矣乎成上一重字重此三事故寡過也上言者等言此三事不可輕易作明重字之義故君子之道本諸身至知人也明寡過之義是故君子下明三重之成德也下引詩結明通章之義惟一徵而已矣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卽徵諸民之義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此章釋前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孔子是其人也所以云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等此章天地萬物全體是一聖人聖人全體是天地萬物所以結云此天地所以爲大卽聖人所以爲大也自愚而好自用至此皆推明大哉聖人一章中之義此中庸一書以天命之謂性一章爲綱目自君子中庸至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九章明修致綿密工夫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哀公問政一章共九章明修致終始功驗

此二節共十七章發明修道之謂敎一句自誠明至至誠如神四章發明率性之謂道一句自誠者自成至故至誠無息二章發明天命之謂性一句上發明三句皆所知所行之道道卽誠也乃顯誠之能德故自大哉聖人至此四章是發明能知能行之人卽顯聖人之能德也或曰前舜與顏子二章及大孝無憂達孝三章皆稱聖人之德何云彼唯所行之道哉曰前舜與顏子是借人明修致工夫大孝三章是借人明修致工驗雖稱人道爲顯道之發用故爲所知所行也此大哉聖人四章是

借道顯人其中極盡道之圓備乃極顯聖人之能事所以此四章爲能知能行之人也上明人與道之義已究竟矣故下結贊初贊聖人以配天德末贊至誠以歸天性盡矣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章結贊聖人之德以配天也聰明等乃知仁勇質文五者德之實也溥博淵泉德之深廣也而時出之德之發用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形容上溥博淵泉之義見而民莫不敬三句形容而時出之之義是以下明發用極致周圓充滿範圍天地故曰配天此結聖人之能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章結贊至誠之德歸於天性也經綸等三句乃敘乃性乃道三大體也焉有所倚明上三大體乃誠者自成無假于物卽中也肫肫其仁言誠之實也淵淵浩浩明誠之廣大也苟不下結誠之高明深厚非聖人不能到也下引詩證成

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章廣引詩證誠之能德也前以隱名誠於此章見矣曰惡其文曰闇然曰淡曰簡曰溫曰潛伏曰人所不見曰不愧屋漏曰不動曰不言曰無言曰不賞曰不怒曰不顯曰不大聲以色曰無聲無臭

皆隱之義也此書依一誠爲萬事復萬事于一誠故此顯誠之德至精至細矣闇然淡簡温之誠也知遠知風知微明也至誠如神也潛雖伏矣至毛猶有倫皆言隱能見微能顯乃誠之實德也其重在隱故有天性無聲無臭結之至隱也萬事至于無聲無臭盡矣極矣莫可加矣故云至矣此章與前章是一文不必分也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五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六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雜著

天主說辯 并序

天主教乃西域梵自在天外道也震旦往無其種自我明萬曆間有琍馬竇自西洋航海而來至京師神宗厚遇之後玆陸續而至者有數十人多在閩粵浙淮南北兩京諸地所從者皆斯文學者其類精于天文能博金銀等物所以能動人心專排佛其從化者家有佛像菩薩像皆令投諸江海中或躪佛言爲難

如云梵綱有言一切有生皆宿生父母殺而食之卽殺吾父母如是則人亦不得行婚是妻妾吾父母云云士僧無能答雲棲大師嘗爲折之其辭藻雅深細非上智未易曉衡因廣其說言雖不文意雖淺識者易解不爲舛說所惑全生生一念遠離顛倒夢識證自性之仁慈續諸佛之慧命仍以雲棲大師說首置使知玆辯源流深淺如此而已

古杭雲棲大師著

又問彼云梵綱言一切有生皆宿生父母殺而食之卽殺吾父母如是則人亦不得行婚是妻妾吾父母

也人亦不得置婢僕是役使吾父母也人亦不得乘騾馬是陵跨吾父母也士人僧人不能答如之何予曰梵網止是深戒殺生故發此論意謂恒沙劫來生生受生生生必有父母安知彼非宿世父母乎蓋恐其或已父母非決其必已父母也若以辭害意舉一例百則儒亦有之禮禁同姓爲婚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彼將曰卜而非同姓也則婚之固無害此亦曰娶妻不知其爲父母爲非父母則卜之卜而非已父母也則娶之亦無害矣禮云倍年以長則父事之今年少居官者何限其舁轎引車張蓋執戟必兒童

而後可有長者在焉是以父母爲隸卒也如其通行而不礙佛言獨不可通行乎夫男女之嫁娶以至車馬童僕皆人世之常法非殺生之慘毒比也故經止云一切有命者不得殺未嘗云一切有命者不得嫁娶不得使令也如斯設難是謂騁小巧之迂譚而倍大道之明訓也胡可得也復次彼書杜撰不根之語未易悉舉如謂人死其魂常在無輪迴者旣魂常在禹湯文武何不一誡訓於桀紂幽厲乎先秦兩漢唐宋諸君何不一致罰於斯高莽操李楊秦蔡之流乎旣無輪迴叔子何能說前生爲某家子明道何能憶宿世之藏母叔乎羊哀化虎鄧艾爲牛如斯之類班班載於儒書不一而足彼皆未知何怪其言之舛也

天說餘

予頃爲天說矣有客復從而難曰卜娶婦而非已父母也旣可娶獨不曰卜殺生而非已父母也亦可殺乎不娶而生人之類絕獨不曰去殺而祭祀之禮廢乎被難者默然以告予予曰古人有言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同姓不婚天下古今之大經大法也故疑而卜之殺生天下古今之大過大惡也斷不可爲何疑而待卜也不娶而人類絕理而然矣不殺生而祀典

廢獨不聞二簋可用享殺牛之不如禴祭乎則祀典固安然不廢也即廢焉是廢所當廢除肉刑禁殉葬之類也美政也嗟乎卜之云者姑借目前事以權爲比例蓋因明通蔽云爾予便作實法會眞可謂杯酒助歡笑之迂譚排場供戲謔之諢語也然使愚夫愚婦入乎耳而存乎心害非細也言不可不慎也客又難殺生止斷色身行婬直斷慧命意謂殺生猶輕不知所殺者彼之色身而行殺者一念慘毒之心自己之慧命斷矣可不悲夫

觀衡著

天主教云梵網經言一切有生皆宿生父母殺而食之卽殺吾父母如是則人亦不得行婚是妻妾吾父母也人亦不得置奴僕是役使吾父母也人亦不得乘騾馬是陵跨吾父母也此以妻妾奴僕不得言父母難所殺生靈亦不得言是父母也斯言特肉眼不明不知輕重耳試爲論之世間者輪廻也輪廻者上下返復也若子孫妻妾奴僕騾馬中無多生父母則世間不名輪廻旣世間有輪廻而子孫妻妾奴僕騾馬中實有多生父母以肉眼不見隔生不識姑不罪之獨殺一事大慘殺之業大重故佛特爲伸明使知生靈中或有父母豈忍殺父母而食之乎此吾佛至極悲誨最後明訓愍四生之慘毒救三塗之業苦豈將肉眼不明之事以難佛眼眞明之理哉是以蠅火爭明于杲日特不自量也

又世間顚倒輪廻而妻妾奴僕中或有多生父母眷屬而不識者皆長夜中人夢未醒耳唯佛洞然故稱覺者謂覺世間顚倒故也有云三界不生釋迦萬古如長夜是也佛旣已覺又覺諸有情勸人辭親割愛出塵離俗不殺生不妻妾不奴僕不騾馬遠離顚倒夢想究竟眞常而後已豈妻妾奴僕決然不可廢乎

若謂不妻妾絕生人之大本不奴僕絕役使之名分是不知不妻妾不奴僕不騾馬卽聖世人皆聖賢自能化生何假妻妾自能所欲隨至何用奴僕自能乘空往來何用騾馬豈必定要妻妾而後生奴僕而後役哉果是聖賢處世示有妻妾示有奴僕示有騾馬皆變化所出定無多生父母屬眷相親相寃而爲顚倒也今以世間經常難出世間之大道實明暗相背耳

又佛名空王無有實法可說特以名字引導衆生歸乎自性至如眞理名曰眞心名曰法身於眞理中豈有身心之名哉蓋衆生所重者身心故就其所重而名之曰幻身非身更有法身妄心非心更有眞心使人信是自己本體孰肯不盡心焉是佛以身心之名引人至於性地佛愍世之迷倒殺貪猛熾無可過禁以衆生所重者父母故言多生父母有在六道中者而殺而食卽殺父母是以父母之名止人之殺心救衆生之寃苦佛以假名杜人殺機導人至於仁慈之地是佛善巧方便無上妙誨豈得以世智辨聰而可議哉

又以理論之天地萬物同一眞性則萬物之身豈非

諸佛聖賢法性耶萬物既是諸佛法性又非父母妻妾奴僕法性耶法性既一萬物名諸佛亦可也名父母妻妾奴僕亦可也殺萬物說殺諸佛亦可也說殺父母妻妾亦可也欺陵妻妾奴僕說欺陵諸佛父母亦可也而妻妾奴僕騾馬獨不可敬重乎或謂妻妾既可名父母而復妻妾者是喪倫也豈有人而妻妾尊長者耶曰妻妾可名聖賢父母性一也倫者跡也現今父母妻妾各有其形豈得混跡而喪倫耶以跡觀則殊尊卑以性觀則等親愛視父母兄弟如路人則不可視妻妾奴僕騾馬如父母未嘗不可也視萬物如父母亦未嘗不可也萬物既可視如父母可忍殺而食之耶如是難者是以跡駁性以事障理而有限之恩焉能駁無礙之辯耶又六道中必有父母者以衆生自有識神以來生死輪轉恒河沙之恒河沙不足較劫數之多徧觀大地無芥子許不是衆生捨身受身處備經六道生生皆有父母其劫數恒沙不足爲較曾爲父母眷屬者恒沙亦不足較也大地既無芥子許不是衆生受身處則六道中亦尠有不是親緣眷屬者總之親而復寃寃而復親近而復遠遠而復近上而復下下而復上改頭換面從冥入冥互

不相知悲夫輪迴顛倒甚至於斯然人之父母妻妾子孫奴僕騾馬及所殺衆生亦非無因而相遇必是多劫多生親緣眷屬或寃或親因緣相感聚於一時也寒山有言我笑他家顛倒顛媳婦騎驢阿翁牽騎爺馬擂自皮鍋裏煮著肥羊肉羊肉都是沾親帶故人知此可忍以衆生肉舉筯下咽耶

又妻妾奴僕騾馬中或有多生親緣眷屬而不爲罪者何耶曰非全無罪但就世間肉眼不明不知而無犯倫之罪其實是生死重業故佛敎人出生死一切悉離也如人有犯上者或殺或娗或天加之雷霆或王加之刑法必至大辟人有夢中犯上亦有淫殺盜妄者在佛法則不容在世法則付之不知無可證明則不加罪而天地鬼神或知之以夢事沈逃亦不見過夢逃既可減過而多生親緣或有在妻妾奴僕中以隔生不識過亦可減但出世聖人厭其顛倒耳或曰夢逃犯上可減過隔生不識有長上誤爲妻妾奴僕者亦可減過獨不曰隔生不識誤殺親緣亦可減過耶曰此言逃謬不足論也妻妾奴僕是攝受因殺生是慘毒因以慘毒加蚤虱尚有罪況加之雞犬加之牛羊加之騾馬加之多生父母而可無罪耶佛言

六道中有父母者意在生人親愛救衆生之慘毒非以隔生論倫理也

爲安城石者朱太史結放生社文

古杭雲栖大師乘願力來爲淨土法門中興教主廣遠法師之弘範紹壽禪師之芳猷誠彌陀示現慈氏分身也著述甚多盛行於世有戒殺放生等文而慈覆萬靈得全生活往生安養者非算數可知有七事不宜殺生之戒最爲明訓能啓千古不覺之習弊有智識讀之無不涕淚太息也吉州安城石者朱居士慧性猛利信從多劫多佛深種善根而來聞道即有

深契從病僧受諸佛淨戒遵雲栖戒殺放生之儀合普門慈悲護念之旨舉家持年三長齋嚴於戒殺於雲栖七事中抽生日一事自本家不論尊卑長幼生誕之日不許殺生將平素誕日殺生宴會之費買各般生命放之再來庵放生所隨彼天年長短自去自來以免湯火刀砧之苦賫之食寢法力之樂即合家護念清淨可謂變火宅爲蓮花淨域轉眷屬爲菩薩伴侶欲同之親里結放生社廣此一行以及諸方周於天下皆知天地同胞萬物一體以躋天下同仁也然石者公此一念雖不敢妄擬是佛是菩薩是聖賢

但世間凡俗之念不能收之石者公恐此一行不能恒普欲病僧一言以鑑於後蓋放生戒殺一事乃聖賢之本心從古至今碑銘傳記甚廣豈容再說但條理放生所得宜不至虛名廢壞爲善可爲遠大之念也要擇一寬廣地建庵作放生社後靠山要高遠圍築爲放生所前離庵百步外開一大放生池高築垣墻近池建接引佛殿三間安僧十二衆修淨業晝夜六時以佛聲熏悟所放生物凡放生主人隨家豐儉素常生日所費廣者不可苟減素常生日所費少者不可强增但依常隨宜爲善凡所放生物大至牛羊

猪犬小至鵞鴨魚鼈田雞鳥鵲等物陸生安之以陸水生安之以水以各生其生各樂其樂野生放山林家畜養之以欄棧亦須嚴防窩護勿使盜賊狐狸侵犯若放之而不守護亦徒有放生之名而無放生之實每凡作會之日請僧六衆禮懺一日以資所放生物神識消彼往業此日多買生命依雲栖放生儀作法放之其能放之人箇箇是聖賢用心所放之命物物具聖賢妙性形相雖殊同一生活念慮各別共一真源人爲萬物名相標揚萬物爲人耳目玩悅有人無物人則頑然有物無人物則寂爾人物對待文彩

昭然是則人物互相發用彼此互宜安生互相供樂互相明心豈不是莊嚴淨土豈不是聖賢同臨豈不是天地同胞萬物一體豈不是天下同仁耶聊計此

放生社文

丙子夏月避暄蘇溪桂栢園中有諸上善人結放生社持此冊求一語以爲盟證病僧喜曰諸善男子放生之道大道也古今聖賢世出世法唯一生字而已離生之外無道可言蓋天地萬物同一生理凡血氣之屬莫不有知但有知者均謂之佛性所以謂上至諸佛下至螻蟻佛性皆然是也一切山川林藪之屬

皆無智識均謂之法性佛性法性有情無情差別不一同一生理所以古聖先賢觀得生理既同則護惜萬物與護惜己身等無有異書云非時殺一獸非孝也非時斷一木非孝也非孝不順生理故也原其草木禽獸與人相與爲用互爲資生同爲保愛豈可妄爲傷殺乎是大違生理大非孝道明矣又則人非萬物則智不生謂智非境不生也萬物非人則名相不顯謂境非智不了也是人與物相生境與智相待乃能發智慧立名言乃出生諸佛菩提也若殺一有情身卽滅菩提因以身能運載菩提故若壞一無識物

卽損菩提緣以法能軌生物解故是則若人妄殺有情之身妄壞有生之物卽殺佛慧命斷滅佛種豈不是大惡大罪耶但世沈迷習以爲常不覺其爲大惡大罪隨流忘返輪迴不絕如能覺其非此覺卽是佛心旣得佛心卽入佛數矣今諸上善人同爲放生不唯得世間聖賢之心卽諸佛之心也蓋世間聖賢以生生爲主雖是護惜萬物必有能護之生所護之命世外諸佛菩薩先安於無生無有我人等相而護生之念乃能普能常世之聖賢以生理旣同各使其安生養生有陷不生之地則救之解之釋之故有救生

放生之名佛菩薩以同體大悲無緣大慈不唯救衆生世間苦難而能與一切衆生出世間之大樂故有利生度生之願若但救之安之世間壽數能有幾何故佛利益度脫使其超越世間之外究竟常住始是大全生理大安性命永不生不滅是謂眞長生眞壽命也諸善男子旣得世出世間聖賢之心非聖賢何疑哉須要保持覆護此心此行常遠不退卽從今已去爲諸佛菩薩攝授欲此心此行常住先擇空閒地建立三寶形像爲大伽藍每結會期都要入伽藍內使心有歸向伽藍前大開放生池凡水生者放之于

水伽藍之後或左右圍放生所凡陸生者放之于陸使各安其生各樂其命再加之佛法咒力薰習自然各得超生其在會諸上善人姓名同勒石於伽藍內教其各人子子孫孫相承入會如子子孫孫繼此放生一會永世不斷卽衆善人法身常住衆善人光明常照亦可謂淸白傳家亦可謂賢善繼世豈不轉凡品成聖品轉塵土成樂土哉有識宜勉之

蓮社成規

圭峰禪師云今知心是佛心定當作佛諸上善人今旣知人人具有佛性個個本是彌陀從今已去再不

可作衆生顚倒之事口常念佛身常禮佛心常想佛想佛者想佛淸淨法身卽是我之本性無生無滅不墮諸數常要超越聖凡名相想佛智身無障無礙慈悲喜捨常行慈悲方便與佛無二想佛色身相好光明解脫自在常要厭離五欲莫生貪著心旣是佛又行佛事不名爲佛又名何等豈非頓登佛地此卽是成佛要門也如是行去不待往生而佛身具足再入蓮質更見增修直至圓滿菩提永無退屈如無決定信心別求玄妙知見向上機緣恐不免悞入枝岐應愼之愼之如決定信心念佛行住坐卧之中不可間

斷此是各人自己密綿工夫亦要興揚三寶開導萬方相邀同志或十人或三五十人擇幽僻伽藍之地結會定期同聲念佛使若見若聞同登蓮品在僧在俗共躋佛乘此自利利他成佛之妙行也今將念佛規範條分于后

一凡至會期當次會首先期入庵營備○一凡會次有不到者罰油一觔如有不得已事先入庵白過或請人代說不論○一凡會次念佛三次早晨誦彌陀經一卷往生咒三遍遶堂念佛三百聲足小淨土文回向完念三皈依三拜日中誦彌陀經一卷往生咒

三遍拜四十八願念古淨土文回向完念三皈依三拜畢午後誦彌陀經一卷往生咒三遍念八十八佛懺悔遶堂念佛三百聲足念雲栖大師淨土文回向完稱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毫如五須彌之讚三稱三拜畢○一凡會次有赴齋僧至請上座以表恭敬三寶故○一凡會次隨分放生不論大小多少以表救護一切故○一凡供佛香燭果品要殊勝精潔○一凡念佛畢各人靜坐默念不可雜談戲論妄說他家是非長短○一凡自有過者當對衆發露改悔或自已聞他人有過亦勸對衆發露或彼此究竟務要莫

違佛心如不彼此究竟不名同會不名同志不名同是佛心○一三會念佛畢將供佛果品均之淸茶一坐以表受佛所賜深結佛緣眞爲佛子○以上條成一一不可移易如有違者罰油一觔入庵供佛

圓通會成規

首楞嚴經云此方眞敎體淸淨在音聞欲取三摩地實以聞中入歷觀竺天震旦依觀音一門脩證者最多古之明敎嵩大慧杲等都從此門而入皆有禮觀音儀文卽今諸方緇素拜觀音洪名者甚多每見卽獲聰明智慧福壽崇高乃至悟入圓通聖性者不能

備舉觀衡旣生此方復值此時捨此妙妙聞心一門別求易悟易入者無有是處是以自出家以來常禮拜觀音大士洪名因受持首楞嚴經更見觀音大士名體俱遍十方超越一切不唯此方獨上也是以發心生生世世傳持楞嚴大敎世世生生常隨觀音菩薩脩學從因至果歷事諸佛敎化衆生乃至入胎出胎出家若行成道說法入大涅槃不出此一聞薫聞修金剛三昧因撰禮觀音儀文一卷以成自利利他妙行普勸一切同修此行今諸上善人宿乘般若根因此良聚不以病僧見棄相從受戒起名此名宗派

依圓通法門建立攝受一切同爲觀音菩薩眷屬從今已去直至成佛亦不出此圓照三昧如一入項禮菩薩或持念菩薩聖號於行住坐臥亦無有間欲顯揚大敎普勸諸方應於淸淨伽藍同衆修禮使見聞隨喜共入圓常今將結會禮懺規成條列于后

一凡臨會次當事會首先期入庵宿歇營備○一凡會次在會列名者俱要到如散漫不赴者任罰○一供佛香燭果品要殊勝精潔○一凡有不得已事不得入會先期入庵白過或請人代說如先不白不赴聽罰○一凡會期早飯後禮懺二次中飯後禮懺二

次完○一凡禮懺必請淸淨大德二衆掌磬及木魚○一稱名要淸遠起拜要齊不可前後參差○一伏地必要觀想懺有觀門明言○一行道要五步遠一位安詳徐步不可過緩過急○一跪拜各人拜蓆一條不可厚鋪被褥○一跪誦懺文須合掌不可手靠懺桌離桌三寸○一伏地須兩手伸過頭前如佛項光相似○一禮懺畢各就本位坐黙念菩薩不可雜談戲論○一衆中有違菩薩心者當善爲勸諭○一凡見赴齋僧至當如菩薩以表恭敬心故○一凡會次須放生不論大小多少以表慈悲心故○一凡食

時每人和菜一盤不可廣設珍味恐妄費折福故○一凡會畢將供果均之淸茶一坐以見受佛所賜眞爲佛菩薩眷屬承佛加被故○以上條成一一如法不可妄自移易違者依法任罰

爲父母禮懺疏

伏以十方刹海未隔自他之殊一土區隅那分南北之異事有遠近理無參差土木金石之頑品尚能感通骨肉血脉之至親豈不冥應陰宅陽居情與無情禍福關於累代天堂地獄善及不善業報轉於寸心父母身卽我之身我之念卽父母念懇禱歸依期父

母身心俱淨求哀懺悔願椿萱生死頓超大開報本道場廣作薦親佛事弟子觀衡是日淨手拈香刳心泣血一心歸命十方三寶一切聖賢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觀世音菩薩願放慈光俯垂洞鑒伏爲修薦先考某先妣某觀衡切念生來福薄累父母財散家貧幼小災多苦父母形勞念瘁乳哺萬般未報劬勞一點無酬方知問字早計倫安十四歲出家惱父母犂肝之痛發父母斷腸之悲不唯養育成虛返增愛別離苦二十歲行脚數千里踪跡遥隔二十年音問無聞倚門之望徒傷泣血之悲更慘生子如斯要子何益養子似此求子何爲衡自慚背至親之深恩得彌天之大罪每有囘養之心業不由計今聞風木之歎罪不容誅懊悔空懷迷悶無策由是自控衣鉢之淨資營辦香花之妙供就于本堂仗請淸衆啓建修禮慈悲懺法薦亡報本大道場觀衡有識以來過去所作善業惡業若遠若近若多若少惡業自己承當善業囘向父母今生所作善業惡業若憶若忘若散若定惡業自己承受善業囘向椿萱我以今世宿生賢善囘向父母倘力不能强復以現前當來身心代替父母決願其得度又慚自無天眼宿命

不能見父母今居何道倘父母罪報難超願現前身願當來身入大地獄受無量苦經無量劫不生退屈又恨自乏之道力神通不能令父母頓證佛乘如父母積業未淨願入我心願入我識洗大業海經無量劫受無量苦不生厭離我今如是懇到投誠發願囘向十方常住三寶一切聖賢同運慈悲放大光明攝受先考某先妣某業緣頓斷罪性皆空正念圓明佛心顯現長別輪廻之趣竟生安養之鄉蓮開上品之花果授一乘之記八解六通隨心自在三身四智應念圓成不違安養導師徧事塵刹大覺廣修慈悲喜捨

圓滿定慧光明傳無盡之神燈作有情之慧幟虗空有盡行願無窮

宗侯爲母生日禮懺疏

伏以貴處宮壼生生之本與民不二尊居宗室親親之念與世皆同理合天地同根孝通人神一致緣苦發心黎庶尚乃希登樂地知榮悟本王侯豈不頓超禪天奉親求懺願親壽高增百齡爲母植因祈母福安享千足項禮圓通聖號薰修自在法門二姝勝力應念備於身心四不思議唯心徧於世界切念慈母某雖處花宮恒存蓮域知身心如水月悟世界是空

華每求解脫之門未達菩提之路六十春光已是因循虗度百年晚景自當精進修持若不努力向前猶恐怠心退後是以弟子某遥聞五臺梵刹投誠三寶座前代母歸依求佛攝受禀受解脫淨戒乞命圓通法名誓作觀音大士眷屬願爲自在法門伴侶茲者某月某日乃慈母某天地賜生之日靈嶽初降之辰是以云云伏願壽嶽巍巍松栢相參南極福源浩浩江河共注東溟聞根清淨有妙音有梵音有海潮音有觀世音永不聞於世間之音十方圓明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常能現於自在之相世世生生修習聞薰三昧在在處處與揚圓通法門願與菩薩同一法身願與普門共一名號直至成佛不遭枝岐再祈禮懺報恩弟子金籬修密玉樹欝蓊天潢滾滾常流聖派源源不盡彩鳳祥麟交集金龍朱鶴齊臻上下安和內外承順諸有所作一切如願

曉幽冥榜

伏以堅溼煖動虗妄合聚曰生地水火風虗妄離散曰死生而形曰人曰物死而隱曰鬼曰神四大偶聚不知將何爲人四大旣散又不知將何爲鬼精心研究着力參尋幻化無可指陳夢事奚能分剖人自不

知其非人妄生顛倒鬼亦不知其非鬼枉自沈淪生必有死現前活骨都是轉眼幽靈死必有生暗地孤魂無非接脚人物又則人生以來不知經幾世人幾世鬼鬼死以去亦不知經幾劫降幾劫昇是則人鬼雖異皆是輪廻昇沈雖殊同一我愛汝等游魂落魄野鬼閒神莫戀冥途當尋覺路卽六根離六根何者是我卽四大離四大何者是身若知芭蕉非堅何勞入水洗坏如識秤鎚是鐵休更執燈覓火莫敎打失鼻孔須是立定脚跟一回磕着虗空兀解冰消一步纔移露柱烏飛兎走漫自因循鴟鴞大能變化鵾鵬

倒駕慈航逆流智海著弊垢衣拖泥帶水說無味法接物利生坐微塵裏莊嚴水月道場徧法界中興揚空華佛事一念萬年劫火光中馳木馬萬年一念大洋海底吼泥牛鏤骨銘肌共報佛恩大願弘慈齊成正覺

又

伏以真源湛寂本無迷悟之殊業識紛紜遂有幽顯之異若顯若幽總為輪轉若情若想通是昏迷由是輪廻相傾煩惱相習漂泊六趣長劫沈淪汝等餓鬼閒神游魂散魄或有依怙或無親緣或依草附木以

為生或住骨守屍而作活處幽暗如花林園觀食穢汚若甘露醍醐顛倒如斯迷惑不覺良可憐愍當自猛省莫負己靈諦觀今日之苦果皆由前世之業因更尋無盡之罪根全是妄執之我見只因堅執物我横生愛憎於生死上不解出離於塵勞中自取輪轉欲出生死永脫塵勞惟知我見本空當下罪根自淨念念是光明般若塵塵是淸淨法身所以古人云苟無煩惱等病法身當處現前又云有我罪卽生無我功德比是知迷悟二途只在有我無我之間昇沈一念儼如翻掌覆掌之速若能頓悟不歷僧祇便成正覺矣茲者自忝嘉會廣集高流為汝等頂禮諸佛洪名薰修慈悲懺法開大寂滅門人人自悟唯心淨土建大光明幢個個自知本性彌陀一悟不復更迷一超不復再退坐寶蓮華遊十方國乘大慈航度一切生此乃出世之良津成佛之要訣宜速薦取莫待遲疑

戒壇榜示　靑原

靑原祖庭肇自唐代思禪師為鼻祖有肉身塔現存手植荊猶生此地之靈可知矣自唐至今千有餘載至　國朝神廟初年狼籍殆盡適有本郡縉紳諸大

檀越乘宿願而來力為興復時大魁劉翁容為袖籌之首也二十年來佛堂僧舍壯麗可觀亦賴本寂禪師善於布置之力諸大檀越念道場已復舊時面目而祖燈續燄傳輝少見其人欲請諸方大善知識主盟此事雖萌此念而未遂其事寂禪師早示寂矣一時難得其人乃劉孝翁同大檀越召病僧說戒羯磨以為將來得人之張本用意其善也歟蓋戒之一字統盡十方三世諸佛法藏卽我　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末後拈花原始要終唯一金剛光明寶戒而已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是

也此戒精持佛見法見尚不可立況有生死去來迷悟之妄想耶但生一念求玄求妙求悟求超越卽屬染汙卽名破戒但穿衣喫飯日用平常不觸不背卽如如佛也南泉云王老師有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不免犯他官家苗稼擬向溪西不免犯他官家苗稼不如隨分納些些趙州云有佛處急走過無佛處不可住此二老是善持戒者可爲師之茲者本月八日乃我　釋迦本師示生之日諸方衲子受戒之期承諸大檀越開此淸淨戒壇成就自他本有大事有欲入壇受戒者各發向上心先禮辭父母告白師長入

壇之後師長父母王官大命俱不得出保持此戒不惜身命一稟戒體頓登佛地一日無犯卽一日佛受用一年不犯卽一年佛住世如盡未來際不犯卽究竟無上正覺也所有條戒開后

一諦信自心與佛一體體旣是佛用永不作衆生事

一不得妄求玄妙知見古人云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

一但讀誦大乘經典不得習小乘外籍世間技藝

一不得妄拈古德機緣效顰棒喝等事

一晝夜誦經不得雜談戲論睡眠惡見惡作

一修懺禮佛跪不厚薦拜須叩地合掌不得靠桌行道須五步遠一位

一舉佛聲要悠長高遠

一入壇要更新淨衣及履

一登廁更履便後洗淨

一懺畢各入就懺位跏趺入觀不得接語亂心

戒壇榜示

病僧某殘廢之軀乞食方外唯了餘生爲計持鉢至此近於我大覺世尊成道之日聞諸大德有欲從病

僧求戒者雖是不堪此舉又不敢私身而辜佛化但歡喜從順又在諸大德各自酌量預先告知旣發如此向上心莫作尋常故套各人先要白過師長父母屛息諸緣淸淨身心一入戒壇不得出界往返有辜自己空有受戒之名而無受戒之實孰之過歟原夫人人本來是佛因習染世間衆生事業故名衆生今稟佛戒如佛而行豈不名佛又名何等稟戒之後精心護持一日不犯是一日淸淨一月不犯是一月佛受用一年不犯是一年眞自在從今以去盡未來際一無所犯究竟淸淨豈不是常住法身豈不是頓登

佛地豈不是無礙大解脫哉幸各自勉之壇中成規
列于后

一實信爲本諦實信取自性本來是佛

一既入戒壇三七日內不得假師長父母之命犯
衆往來出界

一過三七後隨各人歸事師長參謁知識保持戒
體勿染俗緣

一半月半月凡同戒者和合一處誦戒布薩

一凡入衆中知上中下座不得如無智人不別尊
甲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六

信弟子釋佛先佛素
信弟子程衜航衛雄
喜刻
顓愚和尚語錄第十六卷計字八千一百
該銀四兩八錢六分敬爲
伏願伏
般若而倍證真乘賴菩提而安寧老稚謹意
康熙十四年十月　日楞嚴寺經坊附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七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頌

圓通頌百首

觀音大士即今在甚麼處

欲尋大士安身處歷盡溪山煙水洪偶向竹林閒結
足一聲幽鳥送淸音

欲問圓通何處是行同舉步住同居穿衣喫飯憑誰
力休更騎驢又覓驢

圓通大士今何在萬紫千紅淨妙身擬作聲前色後
句依然花鳥亂啼春

欲知自在真消息鑊湯爐炭樂有餘縱復拖犂與拽
耙神通無盡總如如

山前修竹淸風好山後長松明月巢識得圓通隨處
是得逍遙處且逍遙

普陀大士居何土水乳從來不易分珊瑚枕上兩行
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爲尋紫竹林中主誤入圓通不等閒幾片白雲臨綠
水一輪紅日吐青山

開眼見明合眼暗觀音大士是何面誰能識得紫金

容腦後神光千里電
江上淸風淸徹骨山間明月明如心道入自具超方
手瓦礫拈來都是金
普門住處原非遠未到千難與萬難是水那非香海
水無山不是洛伽山
茅檐村店遶梅花石徑回谿古木斜借問白華山上
路靑童笑指樹頭鴉
紫竹林深何處覓出門便是草漫漫幾多未出門前
去亦在閒花野草邊
漫去千峰與萬峰重重無盡又重重何如高臥家山

裏前有幽篁後有松
迎風嫩栁黃金縷破雪寒梅白玉條游子飄飄何不
返故園春色爲誰饒
空外求空未是空心空無處不圓通一簾花影休疑
月滿院松聲莫認風
須彌頂上水漫地大洋海底火燒天圓通自是無遮
礙誰信文殊是普賢
小院回廊空寂寂疎牕燄卷日遲遲那堪識此閒消
息坐臥經行更不疑
翁一聲兮婆一聲相呼相應甚分明家家自有觀音

在門外尋來返不成
雨裏榴花新浴出雲中鳥語帶潮來獨憐妙境無人
識幾度披簑移竹栽
普門住處何幽深打破虛空無處尋昨夜簷前雨滴
響恍然聞入海潮音
舉手自知八萬臂低頭未昧百千容多般神用無時
歇刺雨登山學種松
雨中花藥將迎笑雲裏樓臺幾欲飛但使春光長自
在何愁游子不知歸
大士何爲閒不住小艇獨宿白沙洲夜深霜冷不收

釣無限金鱗幾上鈎
春鶯啼徧栁煙密秋鴈鳴時蘆白深百鳥百聲聽不
盡何須更問海潮音
手觸手時各有知個中消息莫狐疑大悲八萬四千
臂試看何人少一支
風鼓楊花上下飛如蛾如雪亂殘輝故園春色看將
盡游子不知何日歸
崖前瑞草蒼愈古澗底長松葉不凋一片白雲橫谷
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昨夜觀音海上來自言今往五臺去臺山婆子眼睛

明莫使傍人成笑具
圓通大士不知醜昨夜三更變作狗不會守家但會
獵能驅猛虎遍山吼
何處去尋觀自在風光無盡不須愁百花叢裏應當
醉莫把杭州作汴州
青山常在水常流識取圓通境自幽四五百條花柳
巷二三千座管絃樓
郊外哭聲斷客魂白頭婆子拜新墳誰知大士剜心
語句句傷情不忍聞
欲知大士居何士斗室還同天地寬向外馳求終不

悄咸陽殿裏覓長安
半夜賊來將破家兒郎有力卽擒拿呼童執火來相
照誰信阿翁把面搽
眼底笙簧聽不盡耳邊朱紫任參差飛刀雨矢盈空
下正是圓通自在時
臨濟喝時天地裂德山棒下佛魔絕大機大用憑誰
力只可心知不可說
鎮江白酒甚爲佳天下傳聞說不差曾到酒家沽一
醉元來就是虎丘茶
捨得一文萬曆錢市中出買熟豬足只誇滋味十分

美何事不知阿爺肉
厠裏蛆蟲極樂國花間蝴蝶涅槃城看來處處皆春
色出入無時不奉迎
牛出矮欄四體糞豬來汚水一身泥花冠纓絡難將
比自在從來不易知
誰家公子慣風流淺履輕衫錦市游爲醉春臺逃出
處不知身在岳陽樓
解牛門戶腥羶重屠狗人家葷濁多可喜蒼蠅靈性
在飛來飛去不空過
山重重處水重重深入煙雲客有松細徑苔封行跡

少忽聞鐘磬隔層峰
百花爭艷喜春光晴日優游興轉長欲問普門何處
是一番風過一番香
六月日頭炎似火松陰水際好乘涼不知何處無寒
暑桃李花紅滿目光
蘆葦冥冥秋水陰行人無伴轉蕭森試看念念驚懷
處便是尋聲觀世音
背上癰花堪擬鉢面前目瘤可如桃但思就裏誰知
痛莫問圓通白玉毫
虎嘯風生萬壑搖龍吟雲起一天潮千般手眼千般

用老鼠生成能避猫
潙山父子眞慈孝曹洞兒孫委宛多不犯阿翁護痛
處渾身上下任摩挲
十八佳人學画眉濃裝淡抹弄嬌姿都將脂粉誇精
俏昧却娘生眞面皮
蝎子稍頭鉤甚利蚖蛇口內齒猶毒觀音瓶瀉清甘
露沾着教人痛入骨
眾眾生生復眾來來去去去還來普門隊裏無來
去生眾叢中見善財
大士安身不可說赤身歷歷明如月隨人一棒一條

痕難避一拳一握血
無相之身有相衣衣新衣舊體無違欲知大士通身
骨扯破虛空見瘦肥
一道神光亙古明爲空爲有若陰晴佛魔伎倆不容
入方識觀音是假名
生爲大士黃金骨眾是圓通自在身生眾眾生無盡
意分明無間等微塵
一堂都是癡禪和日日要尋觀自在空費三飧味不
知請君細看鋤頭菜
古木無根當大路撑天拄地未曾裁大材可惜無人
識一遇樵人折作柴
半肩破衲若鵝毛疊疊層層湧海潮萬象森羅都覆
却披來寒暑一齊消
枝頭羽族結臺殿地裏毛羣作洞房莫謂幽居有上
下長天虛谷一秋光
浮空錦翮多空趣躍水金鱗任水狂不是癡心隨境
轉只因無地不家鄉
朝朝稀粥雪花菜澹薄家風眞可愛眞覺齒間滋味
長飽飡不用還他債
滴滴露珠滴滴月露珠無盡月無别謾將知見覓圓

通底意從來絕筆舌
明眼道人切莫錯天花朶朶隨風過好花入眼便成
塵鬧裏偷閒有幾個
欲尋大士安身處大士安身不可尋画虎画皮難画
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蟻穴玲瓏若鬼工層層疊疊塞相通微塵身入微塵
土識取光明藏一同
刺人自己不知痛打己他人亦不知借問圓通何以
故多因知見强支離
自食他人不知飽他饑我亦不相知唯有圓通憨肚

臟從來無飽亦無饑
形容萬別無他容住處千殊惟一處畏死貪生未免
凝天宮地獄常相聚
刺蝟鍼錐能覆體蜒蚰宮殿自隨身青堦白壁皆安
樂花雨香風都是春
蚯蚓缺睛蛇缺足蝦蟆無尾蝌無頭千奇萬怪爲誰
現何事悲心日不休
螢火腹間燈燭火飛蚊翼上管絃長隨身樂事堪行
樂不必逢人問故鄉
四蹄踏地何其妙兩角撑天亦灑然出沒自由無掛

凝倒騎驢子上雲巔
試摸自家雙鼻孔百千諸佛共呼吸者回識取娘生
面馬面牛頭共出入
跏趺獨坐一爐香忽在南方又北方誰信刹塵諸佛
土不離紫竹一匡牀
展脚長眠白月下光明不讓水晶宮睡濃莫做圓通
夢佛祖都爲過耳風
歷盡千山與萬山不知身在白雲端試詢南北東西
客誰跨青牛度玉關
夜深獨立孤峰頂頭上虛空脚下地一步不移徧刹

塵普門出入無開閉
舉足蹈翻華藏界伸拳觸斷毘盧冒何事闍黎不細
行只因無處可分離
可當局處自當局清淨法身不奈何試看所局無別
物不須回互自圓陀
欲尋大士安身處大士安身不可尋幾盡遠山山更
遠復窮深水水彌深
每問普門無可入忽逢驢子飲江水分明岸上蹄踼
蹄又喜水中嘴對嘴
大士何爲貧徹骨通身上下無遮護自將自肉自爲

食無愧無慚無恐怖
普門大士富如何金縷衣衫着許多從古至今剝不
盡赤身無處可摩挲
欲入普門深復深九重深處更沉沉玉堦青鎖行人
斷寂寂簾垂鳥不音
欲識普門自在宕是男是女無遮障那分妙用與神
通信是天然一合相
啞子舌頭全在手普門大士通身口塵塵刹刹說無
問刹刹塵塵師子吼
大士何爲無定處不分善惡一齊去銅枷鐵鎖上天

堂纓絡花冠入地獄

重門金鎖密難通寶殿瑠璃映日紅遙隔珠簾聞玉振不知觜目與誰同

若說觀音即是我他人面目又爲誰人人都是一觀音相罵相撓正好搥

一片秋光到處明無分山谷與江城古今莫不同淸照醉自醉兮醒自醒

淨甁有水非甘露楊柳青青翳眼睛欲識普門眞消息鷺鷥白牯却惺惺

蚤能避死連連跳蝨善逃生只一弔者個賊心莫問

誰題名道字招人笑

網羅樹上百般鳥釣起江中萬尾魚盡是普門三昧力爲腥爲血足人厨

黑夜路行撞著賊鎗來劍去不相識一回得手生擒住元是東村張扁食

張三李四初爲友不友文章但友酒醉後發狂打落鼻百千面目一時醜

雪擁巖扉猥榾柮瓦鐺爛煑無油茶飽食自覺無餘想何用更尋觀自在

法戰長戈血性兒如雲如雨偏寰區塵煙掃盡乾坤濶未出觀音臂一支

死死生生生復死來來去去去還來誰知大士身無盡生死去來幾萬回

蜂窠密爾狀蓮房覆隱側居禮有常來往空行識舊路圓通無處不生光

木凳一條五尺長移來坐卧當繩牀一回坐斷無差互金獅却爲白象王

欲識大士安身處面目須教認得眞試看泥豬與疥狗方知野鬼及開神高山流水千年遠明月蘆花一色新識取圓通無兩畔逢人不必問疎親

欲知大士安身處不是冤家不聚頭自古慈悲多惹怨從來恩愛反成讐張公暗易李公馬王母潛偷趙母牛是是非非難去就圓通無盡亦無休

偈

淨土咏五十首

遙想西方大導師夜來月吐珊瑚枝玉京吹徹無生曲正是蓮開上品時

雲有深山鶴有林我唯安養是歸心夜來月照長廊下一句彌陀劫外音

翠竹幽蘭滿院香秋雲疎鴈引微涼心中遙見蓮花

界也自蒲團對夕陽
結盟蓮社陶元亮歸念西方白樂天借看藕花池上
客古今名跡已垂篇
萬山深處野人家心地常開優鉢花流水雲光眞極
樂淸疎每自坐煙霞
池邊堦道平如掌花上樓臺次第開注想空勞淸入
夢何如彈指得歸來
門裏親緣門外客相看不覺鬢毛白彌陀一句靑山
外方識人間是火宅
七寶池中八德水輝天鑑地湛逾淸何時得向其中

澡一滴沾身百念輕
積翠庭前栢樹子趙州用處偷心死不萌枝上欲何
棲百寶蓮花徧地起
七斤衫子未爲重今古禪流掇不起何用拾人塵垢
衣西方瓔珞隨身體
寂光眞淨樂何如明月蘆花未可圖識得彌陀眞面
目穿衣喫飯莫模糊
珍禽遶樹傳幽響水鳥浮流演妙音早向蓮花登上
品淸聞相與日談心
風動琅玕響玉音空中鳫羽振金聲遙思淨域諸天

樂曰夜淸聞更好聽
雨過湘江春水生隨風到處一舟輕縱然未比珍鄉
樂且喜悠悠世外情
桃柳芳村春色賖竹籬高掛酒旗斜行入多少途中
醉幾悟蓮邦是我家
莫謂樂邦西去遠剎塵佛國一毫端但知彼此唯心
現往返不須彈指間
心念佛時佛念心佛心無二影森森恒沙界外蓮花
國元是家山舊竹林
百尺竿頭須進步塵塵現出古彌陀試看百尺竿頭

客一個法身不奈何
春山晴日步芳靑鳥語流泉處處聲聞說蓮鄉諸淨
侶花間池上樂經行
秋山無伴獨幽尋古木寒巖步步深一句彌陀傳遠
谷空林頑石已知音
寂光未異莊嚴土向上不爲斷滅禪細細蟲聲宣法
界佛聲豈背未生前
自性彌陀時放光聞聲見色豈囊藏同行同住還同
臥細語高聲是廣長
柳密靑鶯宵自下松高黃鶴喜歸來但知樂土唯心

現到處蓮花上品開
話頭卜度爲叅禪鑽得彌陀骨肉穿直待夢回方始
覺寂光原是未生前
呼浪呼波都是水分禪分敎豈殊途不知佛法無多
子空逐名言墮有無
諸佛法身無際畔彌陀何獨在西方但知心內無餘
法滿目靑山常寂光
莫愁白髮三千丈何慮珍鄉十萬程識取虛空無老
少春來秋去總無生
跏趺夜半一聲鐘敲破西方不見踪方識彌陀原是

我開簾月照萬層峰
何處疎鐘敲夜斷夢回無處覓方隅不知誰去蓮花
國滿目靑山舊畫圖
極目松煙十里長經行忽憶藕花香何時得到金臺
上親見彌陀頂上光
驢事未休馬事來人生能有幾徘徊等閒一句彌陀
佛四色蓮花徧地開
柳綠桃紅七寶樹鶯鳴燕語頻伽音若將淨穢分優
劣昧却彌陀一片心
春林晴日杜鵑啼不奈幽人動遠思好識目前皆故

國採芳競入藕花池
大地白蓮花一朶無終無始合仍開層層葉葉微塵
國葉葉層層任去來
十方諸佛讃西方不是無端出廣長只恐癡人耽寂
滅錯將斷見作眞常
面前突出須彌山今古羣迷幾過關誰信唯心眞淨
土十方未隔一毫端
淨土唯崇常寂光何分淨穢贊西方有來有去菩提
智來去何曾違故鄉
倩女離魂那個眞行人不必强疎親但於蓮土尋歸

宿鬼面神頭淸淨身
不爲聖義絕階級休認竿頭穩坐人九品蓮花開次
第塵塵無不是全身
秋林日淡喜空淸閒步不知心跡輕忽憶蓮池行樹
下幾多淨侶共經行
等閒無事長松下一句彌陀音最淸淨土未曾隔此
土何須遠覓了無生
魚米肉山三昧力七珍百寶佛神通何爲蕩子不知
返辜負蓮胞幾度紅
有時獨上孤峰頂遙望西方是我家數朶白雲出遠

岫幾行疎鴈過天涯

目送孤鴻過遠汀心存蓮界晚霞生忽然月上東山頂大地淸光一色明

今朝梳了洗頭面明日穿衣又喫飯日日年年只此事何如早向蓮花辦

十萬億多佛刹西彌陀化境最堪棲幾回定入蓮花國無耶山猿鬬雪啼

鎭州出大蘿蔔頭今古禪流咬不碎好去先歸極樂天蔗漿易飽醍醐味

臨濟一條白棒短趙州三寸舌頭長打來罵去人多少斷送皆歸常寂光

百草頭邊淸淨土千莖臺上紫金容何因不識彌陀面惱殺春風過遠松

父慈子孝天然樂夫唱婦隨性自歡誰信合家眞禮樂便是蓮花國土寛

曹溪贈禪人

一頭高掛舊天涯曾在廬陵學種瓜爲訪曹溪登庾嶺幾番明月照袈裟

贈若拙師刺血書經

刺血書經痛處親鍼頭莫昧本來人試看滴滴紅光現盡是如如淨法身

訪慕湘車八

别館晴臺燕語春傍城古木綠條新烟浮萬狀憑誰力此事如何舉似人

次碩卿劉公韵

示疾毘耶枕石流高人相訪在淸秋室中八萬四千座獨讓文殊第一籌

贈十洲曾公

日對楞嚴心自空香臺燈影漫搖紅是雲必竟歸山去流水潺湲總向東

示覺海禪人

向上從來不易傳百城煙水總徒然但能著眼脚跟下步步光明徧大千

示法璽印禪人行脚

試問宗乘作麼舉鎭州蘿蔔廬陵米此回别去到諸方莫落他家虀甕裏

與元白可法子

博山走過到金粟又别天童見舊知相見雲居春日好百花百草正芳時

又

不是禪兮不是敎幾疑幾信幾能到此回親過趙州關方識雲居都不好

與超宗翼法子

濟江相視道心深又爲雲居遠處尋今日眉毛同舊日劫前一點獨知音

與法璽印西堂住雲居明月堂

老人托鉢出雲居山自高兮水自低明月祖庭凡所有一齊分付璽公持

示安止黃居士

不效諸方超佛祖但能荷鋤學農圃有人向我問工夫舉起鋤頭無寸土

舟次雲間贈可叅座主

可公湲入楞嚴定無畏光中出廣長徧覆三千宣客義人天座上雨花香

又

萬里虛舟任往還春江新水到雲間雖然不用鈎頭餌也有金鱗過禹關

雲間西林寺贈道開座主講法華經

諸法本來寂滅相花飛春老魚吹浪尋幽喜見演斯經却信眉還在眼上

贈道開座主講涅槃經

乘時深入雲間寺煙雨逢迎方外心幾載空山耽寂寞今朝重聽海潮音

贈玉田知客

歷盡諸方五味禪波斯鼻孔當牛穿而今穩坐故園地餓好加飡困好眠

舟次青浦別宗元陸公

人有新聲鳥有音春花春草正森森淵源無盡靑江水何似元公送我心

雲居同衆插禾 四首

眞正法輪恒轉處春來秋去去還來入田那怕泥浸脛刈草誰愁日爆腮足食足衣足受用任風任雨任安排靑光滿目及時薦刦外生涯着意栽

其二

昔日開田人不見今朝僧衆又何來但能自己全生意莫管傍人笑滿腮泥水通身俱是樂禾苗放手不須排靈根未犯春工力處處生涯處處栽

其三

幾片山田越今古幾人耕去幾耕來農家落日鋤隨手野老多愁涕滿腮本分生涯全具足任緣活計漫

安排試看無地不春色刺霧披雲到處栽

其四

一壑微露劫前事好信春光徧地來日暖農夫忙下手南泉鍋破笑盈腮散秧亂擲同兒聚齊植成行如鴈排拈起那堪知落處不應擬議只應栽

和一衲遮身韵

一衲遮身百事新閒花野草紫金身披毛戴角空還樂嘯月吟風喜亦嗔空裏點花休翳眼水中捉月漫勞神試看滿目青山上萬紫千紅色色真

其二

一衲遮身百事閒心安無處不衹桓青山自古能藏拙白社從緣漫掩關棒喝交馳空計較詩文獨步枉爭端何如無事盟鷗客明月蘆花任往還

其三

一衲遮身百事浮逍遙意外罕相投幾多客醉鄉中夢無限人迷鏡裏頭存想神丹顏未駐藏舟夜壑世誰留從今識此閒消息地老天荒總不愁

其四

一衲遮身百事休水邊林下樂優游眼前活計隨緣盡世上功名不足謀萬事交加從夢覺一身不有更誰愁等閒悞入桃花塢白礩溪邊學飲牛

其五

一衲遮身百事無乾坤老我一庸夫漁樵踪跡宜堪混佛祖門庭斷不圖無識阿師唇掉舉有慚禪士觜都盧劫前風韵難相續雲在長空水在湖

其六

一衲遮身百事飄得逍遙處且逍遙踏翻碧海千尋闊睡起紅輪三丈高隨我採薇遊鹿豕任他干祿上雲霄拈來盡是光明藏何用求金砂裏淘

其七

一衲遮身百事勾也無歡喜也無愁竿頭獨立誰能進赤體橫眠人不偷幾向漁舟敲石火每從樵徑聽猿謳但知世界同流水一葉何妨萬里浮

其八

一衲遮身百事完優游無計自閒閒色空不必多知見修悟何勞分易難栁巷花街簫鼓鬧娼房酒肆舞歌闌一條直道通今古莫問黃河有幾灣

其九

一衲遮身百事忘千年暗室一燈光冰河不異湯泉熱火宅還同雪屋凉自是大方離軌轍從來此道少

奚囊祖翁未躡門前路不用尋聲更覓香

其十

一衲遮身百事荒飄風驟雨有何妨大觀徧地皆吾體細看誰家是故鄉法界莊嚴空寂寂竿頭枯槁自忙忙道人妙有超方手劫火融成蓋雪霜

贈約生熊給諫以差竣復命

大道要門唯君與父盡命竭力是爲初步須臾不離宛轉回互君父卽我我卽君父沒處逢迎豈容瞻顧無可奈何有屈難訴到此方知君父恩從來面目無遮護

又

惟聖是心惟賢是行心行不凡名位卽聖善惡從習凡聖無性本體如如廓然清淨迴絕言思豈容偏正獨露眞常衆妙圓應大用現前無軌轍不屬方便與修正

示自潔禪人

禪人遠自荊紫來今復還歸荊紫去來來去去所爲何報云道人本無住無住非是數去來去去來來皆實際實際之中無去來無去無來本無住識此無住是寂常天堂地獄任游戲

示可凡禪人

衆苦皆因身心有苦數無量名爲海明明苦海是身心纏綿貪愛不能捨相逢都願出苦海逃甦身心求安泰不知身心苦海因執苦出苦無是處若將身心都放下一切衆苦不能到不唯衆苦不能到一切樂事不能動苦樂不動佛也無佛也既無何所有一物不有同太虛豈非無礙大解脫

贈首龍郭公六表

是聖是凡勝功德萬般皆從壽建立壽命根本生枝葉花果香色妙莊嚴世壽有爲亦有數性命無始亦

無終人間八萬四千歲究竟天壽八萬劫八萬大劫世爲長性量之中如石火世間算數一至億增進不可不可說不可說數猶可數一恒河沙數數難較一河二河千百萬乃至增到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河沙未若一洲微塵衆一洲不及四天下一四天下碎爲塵一塵一數世難算一四天下塵數多何如小千世界廣小千不及于中千中千未及大千界大千世界俱爲塵世智聰慧數難曉一佛刹塵數未多百千萬億亦可量刹塵至一世界幢一幢二幢不可說增至一輪世界海一世界海所有幢諸幢中有諸世界一

切俱作極微塵一塵一數佛明見一世界海塵從多何及盡空世界海十方虛空不可量世界海數亦無盡如是無量世界海塵數唯佛能盡知一切世界海微塵雖多未出于數量廣增至於徧法界一切數量非數量諸佛衆生悉平等言說心數不能到如是壽量眞壽量其中受用不思議今知君壽已耳順方外無可爲心舉持此大數爲君祝六十甲子重更數數來數去終復始願君住世無窮已刹刹塵塵恒聚會生生劫劫常相續

贈香谷居士

諸佛衆生同一性眞性本來無凡聖諸佛悟此成正覺衆生迷之爲邪命邪命隨流生死中從邪入邪罔歸正無始至今不解脫皆因未了性淸淨衆生欲要頓成佛放下身心無一病身心憎愛若全無法界虛明一圓鏡圓鏡虛明無影像佛與衆生全虛妄若識諸佛妄不眞是人卽超毘盧上毘盧之上任往來生死涅槃無遮障塵刹集聚一毫端毛孔周徧不可量疥狗泥豬淨妙身刀山劍樹蓮花藏此是成佛最妙訣諦信諦信不虛誑

示達原覺禪人行脚

佛與衆生一法界無彼無此無雜壞諸佛證此自圓通衆生迷之妄隔礙有身有心有彼此有逆有順有憎愛外障鄕土難超越內縛身心不自在自屈自小自紆迷本體何曾有覆蓋無覆無蓋自圓常不得受用妄驚怪聖凡從此迥差別縛脫本來無分派禪人欲要達本源身心境界俱莫待先將內心空諸境後從境上廣心大心境互生還互泯互出互入互廣大一一塵中一切塵微妙圓融超劫外禪人朝海與朝山看來未出龜毛袋

示一乘開士爲丹術所誤

至人揑土成金凡人見金變土富貴本於施因不在神通丹釜貧窮精怪魍魎皆爲金石所苦諸佛福慧究竟身心悉爲檀度君子義壯山河道人眼空佛祖眼中佛祖尚空豈被幻術所侮生死涅槃二路不可不知回互

壽蘇溪郭中書六袠

蘇仙曾向龍泉游画舫蘭橈溪上流蘇溪得此名爲蘇前來旣久後無休藍色霞光兩雜糅迴入深山曲並幽山水環抱靈氣收一脉遠來結芳洲中產哲人實仙儔閒曠不說有公侯我今到此興何稠正遇阿

翁花甲周賢善老少誦嘉猷如嵩如岱何堪酬萬畆
千坵穀數優安比崑崙最上頭君家陰隲遠難求鶴
齡莫論幾千秋肯信劫外有蓮舟花間樓閣日悠悠
日悠悠菩薩伴侶共真修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七

揚州府華嚴巷敬佛庵剃度孫比丘尼旋義
敬刻
顓愚先老和尚語錄第十七卷計字柒千三百
捌拾個該銀肆兩四錢仰祈
慈力加庇庶得人人悟般若真空個個證菩提
妙果
康熙十五年四月　日楞嚴藏經坊附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八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詩

四言古

述志

大道寥寥孰可繼兮我有斯志力不稱兮大聖威光
來照我兮加我色心越海嶽兮超邁有無淨水月兮
大開爐冶鎔六合兮惡用鉗錘煅凡聖兮弄丸往復
無知識兮

思山

南山冬煖北山夏涼白石青蘿荆扉晝長冠葢車馬
孰非黃粱耽之不返實爲可傷觀彼蜣蜋糞轍努步
穴丸轉蜕高飛飲露綠柳松陰清音可慕纖蟲尚爾
人何不悟但一其心決然不悞

懷霞衣大師

回思五峰嵬然天上曾躋危絕堅冰萬丈今何失之
屯蹇自障吁嗟其懷無由可狀雨夜飛燈花擁蛭戶
靈跡彌多神龍密護再欲陟之病不前步躊躕多端
愈加回互念極傷神泣垂瀑布

題快哉亭四首

快哉此亭四面風輕大夢誰覺與世同醒快哉此亭
花笑盈盈大喜不撓與世同淸快哉此亭雪白光凝
大衆可作與世同聲快哉此亭滿月孤明大觀無我
與世同生

又

有時閒步快哉此亭形神欲飛超越鵬程當中獨立
快哉此亭不欹不倚正大光明無事跏趺快哉此亭
個中消息語意難形一榻翛然快哉此亭紅塵不到
淸夢蓮生

又

金鐏玉盞遲日薰風快哉此亭一醉仙翁比與捫古
風雅捉空快哉此亭真正吟翁龍團起霧鳳髓生風
快哉此亭七碗盧翁海潮舌響水月心空快哉此亭
今古談翁

又

踈音泉冽古道霜淸身心寂爾快哉此亭客來善應
敵往不征安無所得快哉此亭筆飛龍虎舌震雷霆
變化無礙快哉此亭壁間山水袖裏雲城掌握六合
快哉此亭

爲陳母周安人作

乾坤定位日月繼照百物蘊靈純德是孝陳母生遘
兩儀正氣柔質剛腸閨中貞志芳齡撫孤拮据勝勞
生活有道紡徹晝宵善於嚴訓溫以嘉儀聞風受益
實女中師子如事父僕若得主內智圓明家聲遠舉
形同土苴心烈氷霜灑掃進止詩禮成章人中淨品
天上淨因高超梵侶豈落塵襟名德標世子孫保之
光輝今古天地齊眉

又

大造無朕兮形於衆形百物有知兮靈本一靈聖賢
超越兮男女無爭閨品貞潔兮至道可升陳母降質
兮淑氣同生芳齡操節兮氷雪合淸撫孤甘苦兮紝
紡無停女紅正命兮今古常經訓子有道兮遠振家
聲處衆寬柔兮上下安寧垂簾幽寂兮蘭桂盈庭虛
堂深邃兮雲霞滿楹日月爭輝兮千載光明溪山竝
秀兮萬古長凝

五言古

擬古十九首

大道本諸己求之似轉遠自迷衣下珠跉跰不復返
邈邈道路長落落歲月飽人生胡自棄男兒應自勉
彼何爲丈夫而我自屯蹇潮水不離海流雲還歸岫

弛求枉苦辛勞勞空去就老氏不新成古德云仍舊

二

遠近望崇阿獨獨一茆舍珊珊四圍竹裊裊煙生白影影見隱者兀兀簷下坐空空無相與寂寂無鳥過欲往尋無路令人空磨磨

三

層層南山石葱葱石上栢何期栖其中猿鳥相主客野果好充糧野花好供賞猿鳥共徘徊熈怡同所餉石隙有淸泚藍光映俯仰手掬吸一滴毛骨皆精爽栢下足風凉巖阿渶且厰寒暑可安悅此外復何想

四

青山日迴迴白雲影依依巖鳥聲細細晴色淡微微良辰難再至嘉景莫遲違相將芰荷侶過嶺采山薇松花合紫芝滿籠攜將歸呼童快吹火煮薇烹紫芝團坐盤石上共飽樂如癡白雲對青山何用口舌爲

五

東溟有九淵驪龍在渶處頷下有明珠衆珍不可喩其名爲如意得之隨所欲暗夜生光輝病骨能瘥愈願得凌霄鶴乘之便飛去翺翔過海左九天可去住入海水自闢坦路行無慮如意眞如意躊躇何能取

六

山中閒何爲入林尋香草香草芝與蘭移來蝶隨遶培植在盂盆日日勤灌澡不如在林中淸香還更好

七

青山行不盡煙水更重重區區自往還南北復西東春夏燕北行長楊拂淸風秋冬湖南行輕舟到處通日暮先問宿早起候日紅花果處處有粥飯家家同

八

烏鵲巢高枝綢繆累百工遙遙雲外鶴栖息崑崙山伍伴獨仙人高遠不可攀

物尚緣高遠人寧耽世間觀彼水中鷗飛去復飛還如自信超越當觀心所思所思不離世與世決不離於世一無思六合隨所之心神已高尚何須問階梯

九

水中月嬋娟可見不可取再三費撈摝明明不得舉魚龍吞弗入波瀾蕩弗祛何緣同此物不被世取與

十

紅紅石榴果鮮明終必墮艷艷芙蓉花芳妍畢竟落明明不久長往往見執著水覆不再收人老無復少不知心不休只言事不了

十一

獨入萬峯裏巖阿住蛇虎蛇虎見我來潛蹟不復覩
擊石取火然然松竟朝暮腸空尋藤花衣破木葉補
就地枕石眠日出不知午常年不見人自覺形如土

十二

春風連夜起花木競芬芳蛺蝶隨風舞鶯語遶垂楊
綠野集樽酒朱樓艷新裝簫皷鳴晴晝絃管發淸商
歡樂雖云極芙蓉豈耐長燕趙多佳人三五慣成行
臙脂劃粉面龍麝薰羅裳彈曲多慷慨纖指弄馨香
奄忽霜露至一旦成凄凉丰姿在何處黃土變榆桑

十三

天地何其長日月何其古人生天地間奄忽化爲土
花木枯還榮人死不復覩傷嗟世上人營營徒自苦
天地陰復晴日月出還沒人死趨新生豈常耽舊骨
天地一造物今古一精神身異性不異今人實古人
欲知堯與舜兒女逐時新

十四

知見爭尖新言說空古今天雨花狼籍異香遶玉塵
無常忽到來能言不能免語句隨風散知見隨業轉
未達安閒地安談徒自賺

十五

鬢眉已皓雪頂露皎如月扶策進不前百步歇十歇
爲道當及時侵老乏力怯光陰不可待黃墳多夭折
少壯不努力衰老徒嗟咽

十六

不住孤峯頂常年煙水路病到獨何悲乞食難移步
臥地孤獨舍厭棄無人顧痛楚覺夜長吁嗟向誰訴
肆游千樣好病苦實難度願得同心侶復同濟勝具
死生有所託厄患相衞護空想發長嘆焉能適所慕
引頸望天曉垢衣多霜露行人未見過寒餒無爲厝

十七

中秋皎月光溪山照微凉疎風流細細星漢燦煌煌
月下八九鴈聯翩橫成行遺音空索索客思發幽傷
春見鴈北往秋見鴈南翔往返竟何依徘徊欲斷腸
茫茫宇宙內何處是故鄉

十八

客從遠方來不問親與故相迎歸客寮饘粥共朝暮
住時同骨肉去時無戀顧歡愛無綢繆不同鴛與鷺
明月對淸風何益恒穆穆

十九

皎皎明月下明明水晶宮人生無百歲此境不多逢此境不多逢徘徊仰虛空故鄉隔萬里明月當空中親朋同瞻仰變喜何不通

贈寶檀上人之南海

秋風漸漸涼秋草微微黃芳菊正吐蘂露濕將成霜此去謁名勝隨緣禮道場地遠境差別天寬路與長飯店有婆子點心周金剛路畔山澤裏何處無賢良逢人須下問爲道時叅詳得明真際事不虛涉遠方如或有未悟還來到我傍觀汝眉與眼爲汝細敷揚

讀癡僧傳

昨閱癡僧傳癡僧真是癡更有知癡者傳言語大奇無癡不見奇非奇誰識癡癡奇相與耳結牖爲心知癡亦可爲奇奇中亦有癡形名雖有二就裏無參差癡奇易可曉奇癡未易知愛與癡人友非癡復何疑我亦慕癡奇求癡不得癡我亦愛奇癡求奇不得奇信是天性然强之何能爲

閱宋僧書藏經卷

殘卷墨猶新紙堅色甚古歷年經數代移徙處何所我今旣珍重前人遞相撫愈傳愈見奇流布永不腐欲知不腐因精神如生覩細觀行行字點點不越矩墨汁絕重輕首尾全靈府收之筆管直舒之幾丈許處處見心力冥與天地伍嗟哉世上人作事多相侮小藝尚不成大事何爲聚試看前代人工夫愼斤斧紙墨乃爾强道行知恒溥從來見大造不孤人所苦賢哲宜勉勵學道豈莽鹵

讀紫栢老人集

維我大雄氏隔城擲巨象涕唾金輪位寂安雪山上貧徹虛空骨乃爾無遮障魔兵飛雨發頓入光明藏能使六師徒傾心知所向百億日月光堂堂難比況達磨涉險來孤危少近傍神光未委命斸之尋跡喪

毒流至漕溪惡發無涯量二宗五派支旗鼓各宣唱馬祖霹靂舌臨濟生鐵棒張弓與擎槎或擒復或放機用離言思斯道獨神王嗟哉何隆替緇徒皆俗尚絕無獅子行羣羣野狐樣法運賴有靈哲人斯仍降摟空佛魔窟掃盡爾我相教網理頹綱宗風善始暢千載待一人靈機殊有仗遠續劫前燈重昏還大亮鏗鏘金玉聲春花莫與狀活殺在掌握出沒超伎倆南北之東西血戰無生將

賽熊翁韻

自古長安道知君已過關朝中大有道方外信無慳

聖性猶龍歎偃標攜鶴還是書不厭閱剩語亦應刪
心已栖蓮域跡權寄市闤簪紱繼遠世禮樂正諸寰
淸白時臨水孤高日對山幾煩珠玉句破我耽空頑
地隔身隨遠神交與不關千般神變化兩鬢何愁斑
向上有真鑒幽居不獨閒自慚猿鳥類無計逐高攀

贈六藏禪人

叅禪莫執著觸處要活潑大道貴平常至理忘穿鑿
舉念都是病放下孰非藥將心求妙悟無繩還自縛

其二

遠自博山來今將博山去磨我脚已穿拽爾鼻不住

迎面須彌山隨身猛火聚不知往來人往來依何處

過吉水隴洲懷晉翁劉孝廉北上

兩次叩君堂知君好處去公郎喜我來相陪觀樟樹
春日色遲遲春鶯啼處處樹古根結深榦大枝繁聚
頂聳叅雲霞數丈未可目腰圍佩鱗甲六人圍不住
栖鳥幾高遷游人誰獨步今古歲月長春秋多霜露
此地樟成名大樟亦多數唯有此樹神聲名超萬戶
木古尚爾然人材應自悟此中有哲人大有塵外意
塵外小太虛豈可比庶物我今遶樹行誰知遶樹趣
趣深未易知知者可相續

擬古長詩述志

維予窮厥子少小知歸心十二學茹素十三期山林
十四背父母出外任浮沉路行恐人識潛行竄葦陰
惟怕父母逐不畏虎狼臨白日走蘆葦夜宿傍人音
別家有數日樹下遇阿師我卽接足禮師問何所期
我具陳本意師乃納受之攜我過瀛洲憩錫黃窪裏
恨髮不疾落求師不照理私自而剪去師乃許灌洗
剃削快如風頓踣苾芻體隨師乞食行行到飛沙村
村頭有神廟同師內居存存居四五載事師知寒溫
每聞過客言緇子有所尊不是游講肆便可叅悟門

荏苒荒村頭與俗何所論卽今有高人久住淸凉山
嘉號稱空印高行疎往還日登空王座時驗祖師關
座中萬指繞門下多鳳斑慈師紫金色偉然不等閒
目深秋海碧眉秀雙翼飛耳長厚有輪齒密白且堅
鼻直雙垂爪血絲圈盈顏平坦無墻塹慎獨與人寬
一見如父母再見披心肝人稱活文殊見者得心安
仁者宜早趣錯過自顢頇予聞過客語心英若風蘭
移時告本師師呵面生寒回互不敢語躊躇逮半年
欲行不得行師苦固遮攔一夜叩聖前細訴辭家緣
本意爲性命此地何留連師旣不欲我我卽竊逃遷

但不忘師恩懐師如懷天參學事已遂歸來侍膝邊
聖前祝願已半夜乃飄然朦朧月色裏躟躟獨翩翩
夜行四十里黎明方息肩兀坐垂楊下思師淚如泉
迢迢自玆去苾苾何時旋乞食復前往悠悠望遠川
離師日漸遠途長步漸緩朝行夜投宿倦息饑喫飯
冉冉二旬餘遙見清凉嶇步步向空行進山多梵苑
古寺三百餘新剎百多院隱居小蘭若不可以數挽
風猛暑猶淡山湙古可徵澗藏千載雪石掩萬年冰
崕巒掛星斗五峰摩天青日月光可掬雲雷奔下巠
幽壑霞縹緲崇阿岫杳冥異花不可計細草亦難名

長松雜萬木參差接羽翎離離光艷艷鬱鬱氣馨馨
異境與異人變幻多異靈攝身光如鏡金燈若飛螢
瓊樓挂金縷玉殿懸金鈴供從天上來入向定中惺
微妙數不盡一見輕身形自離鄉未久土氣多麁疎
舉目無相識徬徨暗嗟吁如何得接引捨身在靈虛
東寺宿一宿西林覷一覷蹭蹬半月日逢叟舊識余
叟名名守心瀛洲過我廬指引入禪林胸襟略展舒
初進西林談再進獅子窟一入獅子窟心安如舊居
謁禮印大師投誠侍經書聞經多有疑諮疑多破除
事師僅三夏慎終篤如初隨師入京都我年二十二

嚋昔善根薄懶厠學者類不自於大師私行無顧計
學者鬧古董一切盡捐棄復到父母鄉見之如天墜
咸言韓湘子于今重出示父母逼還俗親朋僉與譽
在家可修行何須欲遠馳父母好顧盼親朋易相贊
俗心不易解不語亦不二親朋接連來父母每揮淚
住近三五日一朝作辭意借言省本師還來不遠至
是夜自得夢夢見一齒墜母亦向我言今夜夢奇異
綽約一婦女丰姿世無二上服垂過膝下裙拖覆趾
上下純白綾綾花壯碗式白帕罩雲髻玉環爲耳墜
形色衣未分眉目更殊懿眉彎似初月目湛等秋水

丹朱點重唇蔥白露纖指瓔珞網肩頸天香隨身起
超超趣中軒盈盈面微喜我見不敢前彼言我辭爾
只來此一次再見必難矣言訖出門去不知其所止
我見母言夢與我夢可擬胸中自惏然不敢露其齒
恩愛今永訣因緣必有以拜別父母已目顧妹與弟
忍意出門行離情絕依倚遙遙就正道脈脈循舊履
復省剃落師師見大歡喜聞說欲他往師心復不美
脫身上好服皆畱與本師尋一舊長衫碎布以砌裨
行心懶細刺麄鍼略綴之縷片百千條條條挨次縻
一片有四邊上縻餘下綫縻之次鱗鱗綫之細纍纍

青藍若鵝毛風吹亂披離著之禮辭師師送長歎欷徘徊古道傍相望各生悲師老緩回步我自隨路馳是時十月初淸晨有寒霜頭上無竹笠身下無繩牀手中無杖策腰間無鉢囊孤孤叉手行乞食借碗裝食罷還人碗隨途不厭長初道經齊魯齊魯逢年荒乞食人告苦竟日不沾湯兩日或一食食不論溫涼塚邊拾杜黎糞堆揀棗嘗口乾帶舌苦乏食兼乏槳行有一月餘乃出饑饉方再道經吳越吳越是豐邦初叅雪浪師知名不易揚再謁雲栖師末世大慈航飄海禮洛伽慈誓聖中王攝人遊水際身心入蒼茫

糞壤木中蟲安能遠翺翔竄突雞肋處寧知海汪汪潮聲響纍雷浪起立如牆雲接山嶽動日映玻瓈光瀛渤渺無涯進退妙有常造化二儀髓容冶百寶藏生機活如神消長觀陰陽水中標拳石石堅如金剛梵刹倚玄崿淨宇生淸香水晶映碧殿瑠璃懸燈煌巖巖有隱士林林有竹房應身三十二聖凡俱莫詳延延將欲返溫手復上堂告別大慈師問船望高檣揚櫂乘順風一夜出海洋尋問天台路神往石橋傍路路有接宿處處有賢良初抵鳳化縣有塔坐高崗拜起觀其額布袋和尚墓雨阻二三日天晴行倉倉

細徑遶高坂窮山歷大荒初宿彌陀庵再宿天峰寺將上華頂峰霧厚減入志崕高澗水黑草莽溪徑茈到寺冷寥寥寺老失贔屭不知何代修老僧八九位天䶈已安宿明晨登絕頂頂上碎石塔寒光孤耿耿仰天在咫尺可以聞咳聲冲虛入冥挍肆眺發深醒茆屋五尺高四簷掛冰冷屋中一老僧畏寒不伸頸向前禮其足垂目亦不睚識僧是道者不敢輕動靜將別再作禮賜我一麥餅下頂半中腰有庵稍修整前有洗硯池左有甘泉井額名太白堂居者有談柄一座稍傾談相憐經夜永我言欲隱居主人喜相領

天光過早飯相將過西嶺古洞名王經林石頗幽迥野蔬可充糧老林足有柴傍崕便結構此身宜活埋廬小雖易結鑊鼎無安排轉身太白堂暫別作計儴去訪天柱峰隱者亦相偕盤桓六七日語意無少乖因說居山事隱者喜同謀高明之國淸處處喜相陪具備鑊與鼎麥麩六七盛刀鐮各一握麁碗五七枚隱者同我轉亦同到巖隈太白主人迎笑言何遲回主人共隱者就日伐山槐平基竹破篾刈茆枝編阫勞勞不數日廬成可安綏隱者衆相賀山茗各數盃隱者各自歸我自虛徘徊萬慮歸往古一身若壞坏

肚餓方撥火種火深埋灰苦菜燒淡羹麥麩蒸麁饇
初飡舌尚饞久服體亦臏睛明揀枯樵雨暗坐癡獃
破盌代燈盞竹筒作燈臺不浴頭盈垢無語口生埃
苫薄漏成渠壁疎雪擁頣山雞報曉早孤猿啼夜哀
雞寒傍屋宿猿餒推門來野牛狀似虎山羊聲若孩
形容幾如野鳥獸無疑猜靈淵只見湛心華逐漸開
一年覺有進二年返成怠靜久動橫生工極魔為災
欲要求妙悟欲要博高才欲要能詩書欲要廣室財
九流俱樂會百家俱樂裁冀名覆天下冀身成聖胎
紛紛諸念起念念不能隤自慨動魔機工夫略且放

倦時打酣睡醒來閒眺望容容三月日異念略嚷蕩
重復整身心一念無背向惺惺復寂寂寂中細揣量
萬物形雖殊虛空本一樣虛空既不二真心豈二相
古今是一人乾坤無二狀我為太白時逸句稱絕唱
我為右軍時大書無比況我為達磨時東來傳向上
我為玄奘時西去博經藏壽命曾為仙富貴曾為王
百家皆自藝九流皆我創事事已做過古今名已暢
不會大受用私心自成障在世多少書佛語盈巨海
見成窮未盡何為別主宰往時如有闕補之猶未闕
如或見有闕多是博未在不謂古全盡來期還有待

不是弄潮手何得妄新改前後皆是我全闕亦唯吾
補闕非私名閱全非漢胡遵古美猶妄私新豈可乎
諸妄不可圖欲圖皆已圖展轉再展轉剖剳重剖剳
反復幾千番諸念一時枯試問身後名身後欲隨受
不受即不知不知有何有大莫佛名大久莫佛名久
界外復界外佛名有未覆劫前又劫前佛名亦不覈
覈之劫可際不聞無窮究無窮較有際佛名無半晝
覆之界可量未覆無疆圍無疆較有量佛名如小宿
佛名不周恒世名焉溥舊古今叅玄入此心何通透
堅身欲常住光明同金玉設使同金玉無知土木屬

二儀尚銷殞金玉何所趣佛身不足貴枯骨何所欲
肉身都常住殭骨徒為辱除是利有情一火為高錄
冥心向上入此念不可續十四而為僧未曾見欲色
尋常不見有靜中覺未亟立地超聖諦憶此未一值
因此一念滯工夫不着力觀身對青山長嘘自追惡
何為此山中此念猶不息此處若不息當於何處拭
此念如不誅披緇有何識披緇又且置何事來山蒯
細推身與心必竟誰起意心從多劫來恒與色相織
心欲經已久何謂不曾遇身假四大合地水火風聚
聚散本無知奚能思欲具色真愛其身初欲身還住

何不抱屍娛而反生惡懼欲果實愛心應與鬼相觸不惟不相觸斬殃遠逐驅身心各自分旣不敢依附合和亦身心胡爲作美務形色無久常人情易起滅我與彼亦與我絕彼亦絕交情兩交愛夫妻生有別世間顚倒見繆作金石結金石亦非堅況是野馬掣海島丹仙子固身不夜泄世上丈夫兒天倫自有節閨中貞女郎夫逝心隨竭此雖生死情尚能有剛決如何超方人此事還未嘗思想獨傷神奮發腦欲裂慚惶父母恩兩目泣傾血孤心拄寒空死志堅如鐵欲在此時盡道在此時徹身心應爾空此事方親切

不見有凡情從何求聖哲豈同野狐禪顯異作妖孽舉止似融通窮寀無殊轍蕨芽春正肥飽食安且悅不那獵人見到處爲饒舌人跡漸有來盛來不可輟作意移深居他山卜幽穴中夜離草庵曉躡石橋雪石橋多隱者分榻願共歡自問心不住下山如鳥猍回望山何妒慨自根下劣徑山訪同叅長干避暑熱秋初登九華次問匡山路零零曠野孤遲遲冬已暮鄱陽湖水寒匏照方開渡到岸問歸宗入寺探其故開先尋墨池黃崖觀瀑布山下遊已遍山上漸高步山靈道氣深夜行不生怖但見有烟廬必往一瞻顧

地幽人亦淸二俱可羡慕乾罡嶺最高矯望雲[illegible][illegible]問路於隱者隱者喜偕往樵徑細如絲雪凍隨跡響上行十里餘淸逼人氣爽行至極頂處舉眺絕高敞地名金沙盆其形凹如盎昔人曾結廬人去廬失掌廬矮蘿茨深蘿與廬結綠撥茨入廬中土坑生青莔打掃一箕踞寂然喜偃仰戀戀不欲回頗奈無其餉還同隱者歸留我過歲旦正月下九江持鉢早至晏乞米足十斗所須將米換市一小土鍋又貿二瓦罐換盌換刀斲米乃去一半剩米四五斗歸山如奔電一日竟至山心勝不知倦明晨二月朔晴爽無雪霰

挈米帶火包歸廬如寒燕山高春色遲野菜青未見草裏揀枯葉土鍋經夜鍊經夜煮不爛合粥囫圇嚥春深野菜抽夏到所事便門前二石牀四平厚三尺橫濶一弓餘縱括長二戟曝背爲臥具客至作几席曬芹補壞衲事事皆不逆石下一小池水足供朝夕耽空空作室嗜寂寂成癖沈沈可三載不棲亦不懌反疑大聖人何爲空役役不覺空爲禍安寂恒自適一夜踏空行虛空忽爾釋乃見大覺心土木與瓦石有生還有滅有損還有益損益非虧盈生滅無今昔明明大聖心何爲墮偏僻不因此夜行幾乎成死瘠

知見向空拋空寂向有擲逢場任西東豈在竿頭劇死睡何虛棄惡夢還可釋惡夢還可釋好夢宜狼籍巖穴深處人夢夢可痛惜卽今不努力梏桎還羈縛前聖與後聖互相為良藥不盡烟水行我心還執著復下乾罡嶺諸方歷綽綽名山古道場一一不忽略育王禮舍利景星度炎燋鴈宕過支提萬山直邅還武夷問仙骨贛州覩瑞經飛雪度梅嶺殘冬到祖庭禮祖像如生潤色光熒熒墜腰石中凹皮履甚美細香火百千秋樓殿壯次第藍橋一溪縈青山四圍閉闌閉如重城層層如埤垷中間有肥田可以千萬計僧徒千有餘春耕秋有穧靈區造物工斯人有斯地詢謁憨大師采木未歸鞏明春末方歸一見卽有契適師有他行禮辭歸南嶽初上祝融頂當空獨卓卓徧遊七十峰古木抱幽樸獨凌石廩巔三湘望可濯縛茆石廩下翛然自汲斲四山雨落花滿徑無鳥啄萬木凋殘葉徧地是蟬殼東嶺宿回鴈西林鳴紅鶴極目天水際蒼黃誰先覺懸崕偶自崩石落如雷暴毛羽都驚慴巨木輒摧剝自覺山作惡冥心自超擢西巖有隱士草烏為日用自羨味淸奇好事與人共侵早持一鉢進門兩手奉我見喜不禁感激且珍重

初食體極輕再食而意縱食罷去采薪不覺為風中夜回洗足時眼角一絲痛獨坐交中夜藥毒忽惡攻神氣向項飛臟腑結氷凍偶爾不自知甦久知藥弄獨自不敢動伏伏如在夢四肢汗暴流五內忽空洞天曉無人來湯水無人貢望人無人至隱者送烏來呼我不能應隱者忽驚疾問我知藥誤失顏悔唉唉與我煎湯粥事我無晝夜送烏還自喫載喫載自罵藥自甘心欵誤入罪難赦事我三月餘病深不見瘥汗多血氣衰皮骨如枯草大死去七次小死不可考氣色雖微微心地猶噐噐山中乏醫藥病中信難保天假舊知己遠來衡山道聞我為病撓忪忪星夜到見我淚如傾山中遭此惱接我至雲陽配藥自從擣秋末交冬初調理逐漸好其病方纔好論經復太早氣減風日增病恙經年抱雲陽住二載愁病難除討甲寅過邵陵初住駐鶴坊主人接我來殷殷供粥湯燈夜伴我坐煎藥每自嘗病非一日痊城市難久常間過無念閣起坐自安詳賴遇諸賢達憐我病何央鳩財給湯藥給食給衣裳擇地雙淸後為我結松房本意為調息無心搆棟梁日掩摩竭室時據維摩牀偃臥已十載漸成一道場此是滄水靈非是我能昌

吾今四十五道行一未就四十而不就茁也何其秀馬齒日漸鈌鶴骨日漸瘦回思南來心神駒千里驟身衰心未衰豈憚面皮皺一旦病輕時榔㮚橫宇宙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八

揚州府華嚴巷敬佛庵剃度孫比丘尼旋義
敬刻
顓愚先老和尚語錄第十八卷計字柒千九百
四十玖錄肆兩柒錢陸分四厘洏祈
慈力加庇庶得人人悉般若眞空個個證菩提
妙果
康熙十五年四月　日楞嚴藏經坊刊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九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詩

五言律

贈彭工部

青銅彩鳳集綠栟嬌鶯鳴香殿三天上花宮百寶成開渠分月仰鑿石動雲聲自古長安道曾修巖下盟

賀五臺曾明府六袠

曾作中州牧因爲上國遊庭椿鶴共立門栟翠同幽花甲重添日風光不老秋聖朝新雨露還有鳳池酬

壽思履王明府六袠

霞山聳翠邑濟水長清流塵集依山苑鶯鳴遶帝州雲霄抗舊志花甲度新籌香篆千秋日崗陵上可浮

南陽殿下遊南嶽過五臺庵以墨竹菊見贈奉謝并贈行李

棕駕來方外僊標逸不羣菊梅生可摘松竹翠堪分有意尋巖壑無心博見聞衡山自茲去回日接風雲

賀靈山屈居士誕日禮佛飯僧

年老知歸佛生辰喜飯僧不祈天上福惟續劫前燈疏水同兄弟蓮花結友朋南山松栢好瑞靄碧層層

次善長徐公韻并贈行李

相逢擬結社離別欲銷魂去路穿花塢停舟沽酒村
風光盡客舍幽興到家門記取雲山約三生石上論

贈復公歸匡山

香爐峰上寺流水遠平臺地接東林勝人承惠遠才
層雲穿樹翠細艸襯花開畱意尋幽壑結茅待我來

贈青陽李公北上

閱史洞千古修禪在一心一心超物外千古只如今
涼月照秋水寒郊催夜砧明年丹桂發香遠送芳音

山居

盤曲千峰裏危廬倚翠岑泉聲亂鳥語枯木間芳林
石徑穿雲細荊扉落葉深幾回忘住處山色碧森森

其二

虛堂雨滴聲秋夜蟲音響獨坐意何爲幽哉神益爽
無燈若閉目尋物全憑掌八萬四千臂今知不用想

贈白孫侯爲羅城令贈行李

君有淵明興我無惠遠才昇冠思舊履遺草見新栽
八桂花盈市三湘月滿臺雲車自茲去鴈語幾時來

樺皮笠

方頂似孤峰周圓如小天雨中能避溼日下可遮暄
曾覆千林雪遙沾萬里煙飄零三十載唯爾是同年

藤杖

出自水霜地形枯亦有因相將恒不厭到處若爲親
海渚刺朝霧天涯探晚津谿山與明月獨與去來身

放生鵝

鶴鹿本仙致畜鵝亦頗清聲高能壯志步緩自無驚
茹素離貪濁浮波覺跡輕居庵四五載僧誦解隨聽

蟬

曾推車轍糞轉蛻便高飛飲露知清尚棲陰遠害機
孤吟醒旅舍繁噪亂斜暉疎柳盈青碧幽閒爾獨歸

螿

蛛網能傷物螿絲爲益人好賢多自損利己必疎親
諫國甘刳腹饑鷹喜割身偷生徒賣履君德獨天真

蜘蛛

腹大食無厭足長快有餘當空能結網白晝善潛居
物到即時縛自牽便處誅傷殘終有報雄耀又何如

螢

螢火一微物何因身有光林間疑虎眼空裏亂星芒
雨溼猶能亮風吹亦更狂天人光未見推此信應詳

燈蛾

挍明不及暗好事那如開豈不識燈火偏然愛往還
燄燒全體爛油溺舉身難虛ㄆ既無益勸君安壁間

蟻

身微多智勇曲穴極工精勝鬬能排陣遠征自有程
物麄集衆舉移徙抱兒行巨細形殊別蟻靈見性情

鴈

南北知時往春秋遺遠音群飛成次序獨識見蕭森
食息擇幽曠清貞無亂淫鴈丘千古月寒色照人心

促織

促織健于鬬幽音響復清急啼經夜永疎杼刺寒情

遠客魂無定孤心寐不成秋殘能幾日切切爲誰鳴

鵬

鼓風闢巨海舒翼摩高天丘壑難栖跡春秋豈記年
抱生在遠曠求食入溟淵物貴尚希見易知未必賢

演古

吾無隱乎爾徧界不能藏地結山河秀天緯星斗光
春深蝶興醉秋杪鴈聲長試看月中桂折來寸寸香

其二

吾無隱乎爾徧界不能藏臨水休疑影尋梅莫問香
頭頭無間隙處處豈乖張異草白雲外都原是故鄉

贈龔大理奉　命賞邊

欽命出關右齎金濟遠邊不辭沙路險唯計塞城堅
古木秦時樹清流漢代川歸來知有道天下士心全

壽本來居士五十

蓮花結淨侶貝葉自明心學易年方勝磨磚道轉深
塵中能作主劫外獨知音遠望南山上相期紫竹林

贈冉三尹行李

才良堪國佐仁恕使民思此地方爲福高車又遠馳
鶴琹清自壯花月雅相宜寄意從今契逢迎信有時

贈若訥舒公

辭柔悅衆心行美起人意水月淨襟懷風雲壯志氣
濯纓二水清極目四山翠乘興探幽奇煙霞情可寄

贈思履王明府

今聞政有望昔論見無差百姓孰非子萬方總是家
堂高多得月市淨勝栽花自具鹽梅手能調衆口誇

贈魁宇郭都護

備兵出遠鎮征馬去長天一箭雙鵰落長纓萬首連
山清沒虎跡海靜息狼煙直待封侯日歸來大纛懸

贈武林逸度黃公行李

相逢日尚淺相感意何深獨有超方事非同世俗心

風輕催去路月冷傍疎林天竺舊遊處難期再過尋

壽郡伯澹然黃公六袠

召伯清分地從遊政自賢江寬魚得躍日暖草爭妍
爵祿三千重風光六十年春秋喬史上不必更求仙

贈別駕路公

仙標來楚地灑墨散霞光龍虎生風雨松梧滴翠香
化機旋指掌浩氣養玄黃擬結蓮花社盟同西嶽長

壽郡侯杜公六袠

萬彙分春象千花擁壽觴鼎高騰綺篆鐏美瀉瓊漿
周甲年方勝增籌祿更長民心恒與樂歌咏祝如岡

贈孝則車公行李

河淡雲輕度風微秋漸涼四方君也志三益友之良
問路諳鄉語停舟傍桂香自來詩膽壯名戰喜逢塲

東阿道中

孤杖侵寒露長途無客前明星猶在樹曙色半横天
去路不知處來時未記年一身何所寄萬里自隨緣

秋夜露地乘凉

秋夜暑猶在獨眠露地風星光搖樹底螢火亂空中
好景隨時興長天到處同有生俱作客誰是主人翁

炯公何部郎見訪

雲爲辭丹陛仙乘出紫霄帆迎湘水上路入楚山遥
博野秋光淨微凉露氣饒因從巖下過一見信同條

鄭太白太史見訪

芳音注已久今日喜逢迎氣竝雲霄遠心將海月明
圖書聯北斗翰墨重南城遺我扇頭句深知道在情

謝給諫見訪

六月日方炎幽林暑不到全無世上思豈有山居好
溪月演真文花禽談秘奥忽傳天使來深入煙霞道

謝馬明府送衲衣

惠我千鍼衲實爲百福衣勝叨施力博洩愧道心微

石聳層雲碧松新滿月輝披之勤禮誦相與共歸依

爲豈凡金剛憲作

宿秉菩薩願來現宰官身已透生生意全無屑屑塵
弓絃淸磬響劒氣玉毫新大用隨時發圓通本一人

贈惕若王公從鄉試之閩吳

林深思月照鶻俊欲天飛不有金蘭契寧期藤樹依
吳山瞻海曙閩嶺入雲微禁籍知名日遥迎駿馬歸

郡侯熊翁見贈佳韻賦此以謝

重陽先六日五馬出郊來秋蝶猶春舞霜花迎露開
尋幽忘鳥道得句見仙才期結東林社蓮從石上栽

遊龍牙寺

昔布金磚地今成腐草田磉礅如舊列石磨尚相連
山帶攢眉思溪含噎氣言空餘碑可讀興復在何年

遊白鹿寺

爲訪德山寺因從白鹿過殘碑苔蘚隱屋漏鳥蛇多
階砌沉荒草龕牀引薜蘿銅鐘得出土興復事如何

禮德山鑒禪師塔八首

威名千古重遺跡至今存度火機先薦孤峰記後尊
鉢持獅子乳棒斷野狐魂四海參玄士幾多入大門

其二

點心從飯店歸命在龍潭燬燼五千卷巾瓶三十年
根深榦自大行重德應先愧我瞻依後真燈可許傳

其三

龍牙碑獨泣白鹿鐘傷神遠望德山樹遙知梵宇新
入門香有氣禮佛地無塵老栢與雙桂鑒師常住身

其四

吾師每說法曾未立纖塵何事手中棒反爲膝上痕
佛魔原未有物我本無因請看猿呼影方知枉費神

其五

頹磚徧地寂古木蔭山寒碑有昔時跡寺無前代寬

龍潛知守戒鳥集喜偷安閒殺手中棒應將一舉看

其六

病骨不辭老枯藤如舊狂因來朗水曲獨眺孤峰傍
栢子流香遠松煙極目長吾師常說法靑殿倚山光

其七

兒孫千載下衣鉢萬年長自是靈山在亦因道祖光
猿依楓樹古鳥弄栢枝香不見崖頭老推師再上堂

其八

臨濟三遭棒兒孫次第新未聞善德老曾打是何人
虛事傳成實流言返作真知師手裏棒究竟本無因

游武陵溪口

欲卜桃園隱因過帝子家金莖多瑞露玉葉溢紅霞
淡白孤亭月淸香上苑花仙枝真異俗劫外有靈芽

贈覺花林茂才

客路同相聚心知自有緣欲期出世外應識未生前
物物非他物年年是舊年直須與麼會劫火是靑蓮

贈惟高謝茂才

幽質宜偏僻芳姿喜淨深淸香超俗味淡色遠塵心
孤潔堪方玉名高不說金靈苗空劫外能得幾知音

次朴先劉公韻

廿載臥煙市未忘巖穴心夅居思大樹竹隱慕祇林
瘦骨將垂老癡狂猶未禁逢君如舊識方外獨知音

贈邑侯

一錫從雲水三生訪舊緣先聞邑得聖今見地多賢
瑞草乘時秀名花到處傳仰觀松頂月清白可齊天

贈真復譚公

定力從心淨慧根本性靈思修真自復持誦念逾精
種竹為遮俗栽松喜並清我來特遠訪再結白蓮盟

贈閒陳居士

閒共白龍隱山深別有天避人唯念聖求友自知賢

竹影搖空翠松陰結暮煙欲明今日事須信未生前

禮青原祖塔八首

曹溪承密印來住青原山質直心無巧平常語未艱
雲深迷鳥道溪遠隔人間千載重新日應知不等閒

其二

達磨單傳旨從師兩派分初開枝重大垂蔭葉紛紜
灘激瀑如吼淵深浪不文五位君臣語兒孫愛逐羣

其三

米價家常話傳聞徧地新但能了未有所事那非真
邑邑廣長舌聲聲堅密身渠儂生活計全不費精神

其四

高盤雙象嶺深入一龍溪自古真山水多為聖住持
蒼崖還舊色喬木吐新枝好境與人共俗心難並知

其五

殿聳雲生棟池開水遶廊魚歡吹浪響鳥語帶花香
梵唄清聞遠幽鐘覺夢長夜來獨眺望無地不名場

其六

祖塔標雲外慧燈照劫前溪山常自在猿鳥幾更遷
喜得中興日知為別有天龍神時密護此道大生緣

其七

崕畔黃荆樹傳師手自栽枝垂欲鳳舞榦老作龍腮
古字難於讀真文不用猜山靈護法在此木有神培

其八

山深多宿鳥荆老復生兒欲識青原主應知白社師
家風全舊業法道自新奇人境性俱寂何曾有悟迷

贈旋觀王公

十年知有道今日荷清光已躋三賢位恒居四攝堂
聖朝真羽翼法苑大金湯因識螺川上從來佛日長

贈平田劉明府

尋僧入古寺乘興過西峰見性能超俗談心妙合宗

疎林通細徑晴日影長松寄契生前事淸聞原上鐘

為幼潛王公題墨竹枝

倒幹蒼龍起垂枝紫鳳翔從來君子道自是不尋常
孤潔知根本清疎見節長因茲雨露勝滴翠日生香

謝郡侯李翁贈米麵

偶來禪坐處一見謂先識半是鄉情重多因聖性直
遺粳憐我瘦分麵荷君食好共華山上雲霄次第陟

為雲　郡侯熊翁見訪

鎮日響明德無因接淨光偶來深竹裏頓集雨花香
徑仄轉幽密林深送兜涼抑揚超楚俗重見趙公堂

留別任之郭公

初到螺川上逢君信有緣但知身是幻無別道堪傳
護念能仁寺安心古佛園此行期未遠回日共超然

為給諫熊青翁作

多年辭錦闕逸老愛疎林天地廬堪蔽溪山画可珍
隨緣濶耳目無處不身心時上歐峰頂清聞鐘磬音

壽旋觀王翁六袠

仙翁推己卯花甲喜同周賀客遙知衆山芹寧敢修
聊緘一二字猶祝百千秋如得逢迎日雲霄共上游

為給諫約生熊公

春寒積雪重天諫刺雲來霧罨山常隱林深東未開
為尋鹿苑跡因見鳳池才談到無疑處方知不用猜

懷郭首龍居士

知君夙慧大乘願入今時處世能超悟居塵為導迷
飯香發舊廩荊老布新枝遙憶螺川上青原月滿池

懷素而郭公

麟龍大序至門第自高崇聖性期先覺佛乘信不空
培蘭宜獨秀種桂並成叢香象歸依處昭然心目中

贈孝先劉二公

三度識君面此回方會心放閒惟自省清尚待知音

不欲酒場勝欣然茶戰深非因宿有約寧得契同金

贈石者朱部郎

究取真常樂休將物我分身心同聚沫世界等浮雲
應事先輪己同光漫逐羣青山結白社相與細論文

贈叔監鄒孝廉

已具金剛骨能為智慧身安心不住相護念自超塵
報母修真果延僧問淨因共結竹林友清聞日益新

再過青原

有意曾辭去無心又到來山還舊面目人已半疑猜
知我祖靈在求賢天眼開慧燈如續燄須賴却前才

又

七祖棲眞地靈源來處深有緣我再到無聖共誰臻花竹堪供眼溪山漫語心春來連夜雨滴滴海潮音

贈安于劉二公

三年來托鉢大事爲君賢廊廟根基遠祇桓道義全惟知生可護無别法堪傳自慚猿鳥隊何以列芳筵

贈安世劉四公

六月炎方烈喜迎江上風傍松心自寂近水影隨空聽鳥生機露觀帆客夢同故鄉何必問無地不圓通

答元公黃居士

未識神先與觀光念獨空大雄能自在善應本圓通坐斷孤峰頂踏翻海岍東令人無覓處千古仰眞風

游金山寺

萬頃波如鏡山光影次中銀盤托翠殿金鳥出瓊宮水合雲天碧燈聯星斗紅神龍恒出沒大徹憶元公

游焦山寺

水淨玻璃界光清涵翠微殿深多鳥宿江遠到人稀古木流霞色蒼崖佩薜衣勝觀酬積慕不覺踐西暉

訪朱涇船子道場

久慕浮沉意來尋古道場孤舟無處覓寒像有餘剛

寺舊接煙市僧稀少法堂瞻依空自惜無計續清光

其二

橈下無生口炊生權在手不知顧命魚正遇垂鉤叟明月照空堦清風搖斷枒獨憐昔日舟今已爲誰有

其三

含虛魚口大鉤餌若何施斫盡南山竹空垂東海絲眞心惟自適明眼許誰知獨有朱涇月清輝如舊時

其四

三紀煙波上單求一個鱗却將窮性命番作覆舟人漫擬屈原夢寧同范蠡身清歌惟自許千古韻猶新

七言律

懷霞衣和尚

昔年親到金剛窟此日沉淪失老翁淸拙獨難酬法語薄緣何再列眞風山間煙水千重遠月照晴虛一色同每遶旃檀心未盡幾回夢入竹林中

和車大叅韻

綠柳紅桃溢目新溪聲山色更宜春樽前把臂金蘭契石上論心道德眞繩約結來猶彼此煙霞醉後何疎親道人別有情深處不是白雲自在身

壽太常劉翁七旬

朱顏皓首擬商山城市韜光疎往還幾向烏臺瞻紫極每遊鹿苑扣玄關年來七十曾花甲壽到八千獻綵斑掌上靈芝今已秀淸心好共白雲閒

思鄉

落魄江南二十載杖頭曾未遇家音椿萱定已頭更雪隣里誰先骨化金南北地分人杳隔關山天遠月同臨此生料在千峰老何竭靑鳥一片心

懷旋湛師

憶昔曹溪得遇君相依半載遽爲分自知鈍鳥棲巖下每擬神駒度嶺雲氷雪獨侵山寂寞雨花應遶座

繽紛幾回對月思交者情想偏于重處勤

次耽野山人韻

請君入社意何如陶令曾遊惠遠廬簷下疎牕堪對月門前近水任潛魚明心還是單傳旨遮眼須憑幾葉書莫謂世緣難擺脫秦宮漢闕總成虛

次紫蘿居士韻

蹤跡留連隔翠微經年臥疾怨相違眼前世事隨時盡物外空山何日歸七尺枯藤同我瘦五峰巖鳥傍誰飛知君有意尋幽谷石上松間可共依

次車四公韻

漫隨霜葉論浮沉獨向空林幽處尋栢子樹邊親見道桂花香發已明心世間名利有淸濁物外煙霞無古今好展襟懷包萬象雲高水瘦示秋深

懷淸海呂居士

昔年結夏在澧溪吾道逢君有護持別日曾期卽復返窮途不料轉支離流雲萬里歸空谷氷雪千尋墮淨棲幾載遠違銀鳫隔道心應是勝當時

和太常劉公韻

作家無過馬師機一喝如雷絕百非照膽當臺全體現吹毛出匣倚空揮白雲峰外須回步明月巖前漫

掩扉若信超方别有事莫教虛度薜蘿衣

和孝廉王公韻

蟬聲昨日始鳴秋雲澹長空水澹流識破目前俱幻夢相逢石上卽淸幽靑山深處徒尋拙白日隨時莫問休鏡裏不須驚病老滄瀛豈逐去來漚

遊冶城棲霞寺

深巖峭壁隱金容紫氣紅霞遶幾重徧地渠流八德水參天翠疊萬層峰池分蟬影高低月谷納鯨音遠近鐘四絕寰中此第一浮生能得幾過從

自述

一自爲僧學苦空溪山行盡意還同衲衣初染西山雪孤杖橫搖南海風侵野雲霞生面上寒霄星月落盂中于今卧疾十三載向後餘生未可通

其二

蕭然無事可如情空自高兮雲自輕坐近南山孤袖翠影臨秋水一魂清疎霞流彩穿斜照去鴈遺音別鉋汀湖海身心何處寄青鷗白鷺每逢迎

秋日鉋望

倦起閒行獨暢哉輕雲疎影幾徘徊秋高鴈老南中度江遠入寒天上來野寺空餘清梵唄澄潭水底次樓臺幽人莫使興愁望肆眺應教淨眼開

鷺鷥

不巢樹杪不翔空飛傍蘆花一色同獨立白蓮停水上影沉皓月落波中兀然聊似守株者清矣端如直釣翁自信疎踪超燕鵲從來不解避霜風

題畫

山有亭臺水有船生涯何處不安然遠觀遠水渺無際深入深山別有天晝永樵歌聯谷口夜來漁火出江干休將春夏秋冬事換卻白雲深處禪

次郡侯熊翁韻

插草藏身濟水東毘耶消息許誰通鶴踪獨立千峰外車駕何來萬樹中有意尋眞眞否幻無心對境境耶空聲前一句如應問夜海煙消杲日紅

初遊雲居作

路入雲霄山外山幾人曾過趙州關碧溪流水隔塵遠明月湖光自古閒千載樹神靈有在萬年香火信無慳徘徊祖道重輝日杖鉢相期去復還

輓六來王郡伯

雙淸磯後五臺庵此道思君是指南松榻有時欣共塵竹林無間喜深談西峰遙下鶴頭髮南國頻來鴈足函獨悵歿生情未盡空教孤月照蘿龕

璧黃介公玻璃瓶

介公接得曼殊盞化作頻伽甘露瓶今日拈來仍舊色諸方傳去有新聲能將獅子乳同淨却並楊枝蔭復淸借獻文章第一府相看莫落世中情

謝斧丘沈司馬齋

誰信齋筵是法筵天花爛熳雨堦前滿盤托出皆家具覿面相呈無別傳飽食非文全正令加飡重頌是眞詮欲知此句離言說此句堪酬地主賢

次王介公韻

一別雙清漸有年思君幾度月明前未能立地超形跡只得隨時了世緣迎翠堪憐新樹色碧溪遙憶舊茶煙知君昔契竹林客不惜芳音為我傳

答黃介子用來韻

城市山林地有靈清凉消息幾能明無為那得同仁視有道誰堪與世驚虛谷啼鶯音自古高山流水韻還清落花飛雪時相聚何用蘭舟作遠迎

宿祖堂有感

昔年到此求知己今日重來訪舊緣巖下空空融面目軸中字字雪言詮夜清百鳥同林宿秋老孤猿抱

東眠最喜慈恩遺像法瞻依深感主人賢

靈谷寺禮寶公塔

遙望松煙五里深入門夾道影陰森池清邀月拭新浴谷淨迎鐘遞遠音殿迥無梁如古洞塔高摩漢竝危岑從來大聖靈多在千載令人起道心

游鷄鳴寺

翠積鍾山天際寺鷄鳴得遂上方游寶公遺像為誰住融祖真身豈獨留煙樹樓臺環　帝闕江城塔廟壯　皇州登臨喜見乾坤闊幾憶唐虞百萬秋

禮長干塔

長干孤立妙高峰梵語流光遶幾重寶頂九霄聞貝響層門八面見玲瓏神工奇出接天巧佛力猶來鎮地封仰視巍然身欲起徘徊不盡意何從

次靈谷堂頭覺公韻

第一山頭月正明江城無地不光生聲前正令誰先薦雲外孤踪我獨輕靈谷喜陞新法座鍾山思結舊時盟知君不負人天請萬丈門庭一指撐

七言絕句

輓憨山本師和尚

曹溪一見許相親再叩衡山意更真五乳峰前誰說

法高山流水萬年春

懷霞衣和尚

寥寥方外幾經秋百技都將付水流獨有竹林時入想年來衣鉢是誰收

遊白蓮池

登天雲路半空開瑤艸香花擁石臺池內白蓮花正放不知傒子幾時栽

遊武夷水簾洞

匡廬瀑布三千丈鳫宕龍湫萬仞高勉與獨歸傒子洞簾垂斜日照波濤

山居

獨宿孤峰百念輕長空寥廓夜霜淸誰知個裏閒消息月照寒巖幾處明

其二

寒巖松食綠荷衣坐石談經任鳥圍一片煙霞橫谷口從來此境到人稀

其三

獨坐寒巖得意時雪溪百尺未爲奇解空不假離聲色一任孤猿月下啼

題畫

斷巖疎柳小亭空青嶂重重影梵宮石徑苔封行跡少晴陽獨見抱琴翁

秋思

秋山紅葉自寂寂晴日白雲何鱗鱗萬里長空無住著一聲鴈語獨惺人

壽車翁自心居士

南山鶴老八千歲北海鵬搏九萬遙借問人生行樂事百年七十是僊標

壽香嚴劉居士

千年松影千年鶴百歲人逢百歲春一度花開一度錦幾回月上幾回新

送馬茂才

天街煙柳細吹人雲路瑤花香異新又得煖風連夜發一聲鶯語萬家春

送龔茂才

凌霄雲路去天臺郁郁香風拂面來日照海紅龍躍錦百花應是爲春開

送彭茂才

嬰嬰花鳥上春林金石鏗鏘紫苑溪晴日玉階欣共醉朱纓贏得壯紅心

歲旦贈車翁

一年一度長年華笑看兒童共聚沙白髮暗思幾歲月幾多竹馬自橫斜

賀玉田李公新門

碧山環翠水生霞金玉門庭出善家春暖池塘青靄靄高槐嫩柳錯如花

贈市隱居士

秋雲城市任相逢何邈溪山幾萬重高館笙歌吹落月孤村砧杵搗疎鐘

贈五臺曾公

雨滴巖花火欲然風吹岈枒娜如綿雲中樓閣和空
靜樂意昇觀第幾天

題畫

遠山野水小橋斜古木高林棲晚鴉斷石孤亭相對
坐百年無事付殘霞

又

倚空石笋青如洗向日巖花紅正開奇語看花人入
眼春光過去不重來

懷守心叟

當年親近遠公師今日驅馳空自迷遙想五峰冰雪

冷不知白却幾莖眉

嶺南送禪客歸五臺山

百草青青夏日長歸途萬里入清凉今朝相送梅關
外何日重聞飛雪香

贈易門劉公啓制

虛谷幽棲春色來龍門變化起風雷滔滔無盡雙清
水碧映紅桃夾岸開

贈明宇歸武陵

駿馬嘶風去路輕鳥啼花滿武陵城儻逢舊日秦人
處借問桃花幾樹生

贈中潛居士歸鄉

江上官棚板壁黃優游水國自風光知君明歲春先
到惠我松蘿一小囊

贈應度居士遊南嶽

祝融峰頂四天空可望金烏出海紅折得珊瑚盈署
袖歸來遙聽馬嘶風

贈思履王公北上

天衢鶯轉百花新信手拈來都是春無限香風吹不
盡採芳還是玉階人

次孝廉羅青田韻

北山孤鳥自南來數載回翔憶五臺燈夜喜君談寄
意那知紅焰起寒灰

題小畫

萬疊青山望不極重重霞色結幽深喬松幾處影茅
舍欲問人家生隱心

贈東川李居士七十九

只少一年是八十霜盈鬚髮雪盈眉迢迢大路觀如
舊來往行人幾故知

題墨畫蘆鴈

遠山極目色蒼蒼蘆鴈相叅步有行野燎杳無煙火

氣前郵應有路還長

懷司空澹然黃翁

長千車馬古今叢臺殿崢嶸海氣雄高坐瓦官前代寺知君乘興訪支公

贈克遠曾國學五旬

堦下青蘭迎客至庭前白鶴望僊來雲山水接龍山水長注曾公五十柸

贈玄印上座

雲陽共入楞嚴定別後俄經二十年此日相逢來意外真情難盡舊因緣

寄懷雪嶠和尚 有引

衡昔居靜天台華頂峰有頭陀號不空者常來投齋共宿行坐喃喃句多不落古人聲調予時癖淨忽而不察別已四十餘年不聞下落數年來徒仰雪嶠之名今乃知嶠公卽向之不空也聲高海內淡愧昔時當面錯過偶成二絶書呈法壇併政

四十餘年音未通諸方共暮雪嶠翁今知名異人無異雪老原來舊不空

又

當年華頂同兒聚今日猶聞襁褓聲自是異人無軌轍風來雨去若爲情

五言絶句

懷古

舉頭秦日月極目漢山川試問長安道誰爲古聖賢

秋夜

月色清鋪水砧聲響落秋蕭疎人影淨恍惚泛虛舟

其二

螢火去還來蟲音響不絶誰堪臻此境能樂不能說

晚望

長空八九鴈秋水兩三鷗往返歸何處泛泛一葉舟

送禪人歸雲陽

遠自雲陽來今辭渙水去谿山都一般明月歸何處

雨中

微雨空含潤輕風荷欲搖几然風雨裏蛙聲破寂寥

林間坐

無事林間坐鳥來傍我立不唯心已灰形亦寂如石

山居

早年急學道到老返無爲溯思童子日恰似隔雲泥

又

日暮倦欲息早起仍復作不知誰所使歲月流如梭

又

少年多獨行老與衆同居身老心不老眞箇是顓愚

又

自小未作家到老多顚倒不解討安閒鋤雲復鋤草

又

秋山獨自行忽然遭一跌至今筋骨疼羞向人前說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十九

揚州府華嚴巷敬佛庵剃度孫比丘尼旋義
敬刻
顓愚先老和尚語錄第十九卷計字八千二百
該銀肆兩七錢四分六厘仰祈
慈力加庇度得人人悟般若眞空個個證菩提
妙果
康熙十五年四月　日楞嚴藏經坊附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第二十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重編

詩

雲居雪獅子韻 壹百首

瑞物舒光靈鷲臺天花片片聚成胎試看表裏無餘色應信孤高本自裁微吼能驚山獄震獨踞邪討豹狼來寒威體露無遮蓋牙爪分明不用猜

二

生獰玉質降瑤臺不比尋常塵垢胎牙爪有威雄自烈膽毛無畏勢難裁一時震吼音聞遠千里遊行瞬息來相視漫將知見會本來面目絕疑猜

三

林木山川白玉臺新年獅子降新胎地靈自有靈時現天瑞還從瑞物裁狐兎聞聲皆遠去魍魎見跡絕無來懸崕返躑稱雄力百獸尊王豈用猜

四

空中突出妙高臺雪裏俄生奮迅胎滿肚冰霜潔自勝通身珠玉貴難裁嘯天餘氣冲霄漢踞地威風肅往來自性堅强誰比似渾然物外那容猜

五

獸王偶降宿雲臺白淨光中白淨胎自是威神多未見故令人欲共相裁玉關難以防踪跡金鎖寧堪繫去來獨步縱橫空劫外世間知見孰能猜

六

山高雪重結銀臺相聚冰花成玉胎筋骨難將諸獸比皮毛不拒萬人裁白疑象駕普賢至威見獅乘妙德來分付諸君須入眼此回莫作等閒猜

七

多年未見淸凉臺今日欣看冰雪胎傲骨當風能獨立孤踪踞地那堪裁詩人得句生幽興遊子知歸擬再來中夜月明渾一色淸光獨照豈容猜

八

雪爪冰肌嘯玉臺千林萬壑一胞胎回頭欲吐生前意舉尾誰堪當下裁近睇多愁寒且凍傍觀少見去還來淸高勁骨天然貴白牯貍奴莫浪猜

九

山上重雲雲上臺瓊藥梅花聚作胎劫外風光能獨露世間音韻漫相裁幾回刺霧披雲去每自冠星戴月來就裏未通凡聖竅休將形迹當眞猜

十

雲外高明雪滿臺侵人冷欬結淸胎大張口吻吞諸相嬌起眉毛壓衆裁獨步不隨芳草去閒行未逐落花來知君到處人難到用盡枯腸不易猜

十一

雲居峰上雨花臺白色白光結白胎揚尾掃空威自振舉頭嘯月韻難裁徧尋曠野閒居處不向長街共往來因此人間多未見聞風望影亂相猜

十二

雲居祖地說經臺勝雨天花明月胎爪似剛錐深地刺牙如霜劍倚天裁當空未見寒宵伴中夜誰侵冷色來左顧右看無縫罅孤高不與世人猜

十三

天開靈域出雲臺地勝偏空產勝胎首尾似將銀鑄就爪牙猶似粉裝裁淡藏沒跡難尋覓遠舉超然易往來乍見寒威雄欲起令人幽思一齊猜

十四

白毫光裏白銀臺瑞氣凝成無畏胎剛骨從來別有種威獰到處逈無裁嘯天吼地獨尊貴逐日追風自去來智力難將百物比相看不用更相猜

十五

碧溪流水遠平臺雲裏光生白澤胎步大游行從大徑力雄發用自雄裁迎門遠召千祥集鎮宅應無百怪來肩目現前無實性依稀踪跡任君猜

十六

雲裏光生白寶臺碧空寒色現奇胎雙睛掣電生人畏一吼驚雷無物裁靈性知藏非去去芳踪欲出不來來但知本體離思議不用將心上下猜

十七

一片寒光照法臺大雄獨出劫前胎無心自是人難會有相從緣物可裁恍惚鏡花誰取與依稀水月自何來眼前不是眼前物語意難容到此猜

十八

寒飛奇瑞聚瑤臺嘉境多靈產異胎千驥罕追塵後跡萬夫未敢目前裁孤踪不識從何隱芳躅無因偶自來多少海山游獵客漫將狐兔當熊猜

十九

高聳崔嵬雲外臺白毫光裏降靈胎威風自是無倫匹傑氣何從作擬裁入眼幾多當面錯聞聲實少近身來欲知此物真皮骨且莫情常毛羽猜

二十

萬峰高處見平臺天雨冰梅聚似胎本色不容丹紫污獨尊空費有無裁休將曠野求踪跡漫向人天覓去來物外清標真可尚幾勞行客動思猜

二十一

五龍潭上放光臺靈氣將生先兆胎獅子巧呈白雪相金毛翻作玉梅裁寒霄星月同清賞露地風霜誰共來天降瑞徵多遠意微言莫在眼前猜

二十二

金毛何事降靈臺萬樹千峰共一胎奮迅早能超彼岸生嚴不用借神裁寂然未逐春秋變應節猶從逆順來須信故園這一事元無面目與君猜

二十三

湖月同輝明鏡臺忽然現出狻猊胎寶華王座隨時供白澤神圖舉世裁喜怒原非關自己去留本是爲人來試看著脚居何地方識渠儂不受猜

二十四

雲中獨聳清涼臺香雨寒吹見粉胎牙爪不於狹處隱皮毛却惹世間裁調兒那怕揚家醜尋食須知有路來一墮胞胎難覆蓋寧教人世不疑猜

二十五

眞如寺坐蓮花臺此日何因見瑞胎萬壑風濤同震吼千林雪瀑並威哉下方能達上方路彼地同歸此地來識取者般無用物任他神怪不須猜

二十六

五老峰前寶月臺常年雪舞一朝胎千山俱戴何人孝萬木同爲故國栽有意揚威全己力無端發怒爲誰來朔風切莫將春會此物從來絕擬猜

二十七

慧命相傳般若臺雲中寒積雪疑胎空淸猶帶生前意高曠奚關世上栽芳草綠楊何處賞零花白蘂此

時來羚羊挂角無尋處大道休將小技猜

二十八

獅子何來嘯月臺威獰獨躍雪花胎降魔自在無勞力調子縱橫妙有裁倒地翻身仍復起入空沒跡又重來盤旋總是憐兒態一任傍觀作戲猜

二十九

雪月交輝光滿臺忽然突出吉祥胎通身不染玄黃色素性何堪花卉裁威武自強喜亦怒優游獨步去還來超羣靈跡迥殊別管見休將羊鹿猜

三十

漫漫雪色照巖臺寒結光凝獅子胎大性未嘗拘小節雄心自不許輕裁踏翻海嶽獨無比吼震乾坤誰敢來縱使平常人亦畏凡情無怪不能猜

三十一

雲居高聳比天臺雪舞楊花大狀胎混沌不須爲鑿竅堅凝何必用修裁空堦獨坐若何待長夜高踞有自來一片寒光絕管帶此中元不許人猜

三十二

極喜雲居諸祖臺往來飛絮積如胎稍從方外師僧手不假人間工匠裁天性須知獨自許靈蹤莫問爲

何來欲將此物求端的放去胡思與亂猜

三十三

明月湖光明月臺雪花狠籍纍爲胎淸標信自天中降生氣疑從神力裁日月雙睛空裏怒乾坤一體劫前來世間多少奇男子錯把英雄顚倒猜

三十四

無心杏樹遠香臺雪放寒光照玉胎極目瀰漫同一色驚心胡亂起千裁出門高躡白雲去策杖遙從銀漢來欲問鄉關何處是東家莫作西家猜

三十五

羅漢塔朝佛印臺漫空雪裏降神胎谿山盡爲氷壺飲樓閣俱將玉屑裁日照通身因汗下霜侵全體長毛來現前好覓來時路莫到空堦枉費猜

三十六

石鼓鼕鼕震法臺天祥地瑞共胞胎奇形不是無因出威狀誰堪有意裁舉止獨從法運轉精神原爲國徵來卽今識取太平相莫問君平大衍猜

三十七

膺公去後見空臺今日天花降吉胎頭上有頭人未見肚中無肚那堪裁渾全不許通諸竅純潔何容與

物來獨露堂堂壓萬品皮毛漫作一斑猜

三十八

雲表空餘說法臺多年未見聖入胎此日雨花呈瑞相來朝續燄有靈裁正當霜月堪遊戲分付狐狼漫出來往返不由樵子徑欲求形跡杳難猜

三十九

彭湖波湧月明臺雪覆千林呈素胎妙德光中無可覓威音那畔不須裁應知瑞物因時至還信休徵爲法來無相何嘗違有相名言莫到口邊猜

四十

修水紆回古佛臺今朝又覩舊時胎乾坤徧布白毫相宇宙遙憐玉瑞裁特緣好事呈先兆不是無爲到此來毛骨明明全本色何勞穿鑿落疑猜

四十一

灑掃雲居舊日臺天公雨瑞結氷胎冷光早露故園信寒色不違當地裁大士能將慈力伏小郎寧敢躡踪來威儀不是尋常見到眼看來莫亂猜

四十二

雲中一片袈裟臺諸祖威靈降聖胎大體橫空絕對待孤標卓地豈雕裁門庭高竣維新製法道重興如

舊來看透現前無別物莫教心思捕風猜

四十三

刺空孤立法幢臺寒雪恢成心印胎祖令未知何日舉宗風先兆此時裁當陽獨示機前意爲物姑從堦下來自是家傳正法眼不隨俗子起狐猜

四十四

雲堆祖地舊煙臺有道將興現瑞胎堅密何容毛髮入精貞不到剪刀裁端師慣作村前舞大士高乘雲外來靈物出時知有應相看不必預先猜

四十五

慧燈繼照佛光臺獅子來呈法運胎雪爪拿狐血不染霜肌飲霧香難裁飛行慣會憑空下垂跡何曾踏地來明白風光宜薦取思量不免落疑猜

四十六

天花頻雨光明臺香滿山林見寶胎神彩殊奇非世有精瑩皎潔自天裁爭覩圍繞前仍後耽視徘徊去又來好鏡乘時冥共賞大家歡悅竟幽猜

四十七

重雲高捧坐禪臺香雪霏霏結勝胎大勢儼從神方出精微不借鬼工裁瞻依旋復多忘返聞說推排爭

欲來車馬幾能臻此境惟餘淸曠我開猜

四十八

趙州關護法王臺佛國原無異種胎毛骨餘寒唯雪聚爪牙剛利盡霜裁騰空沒處追遺影應物乘時似再來當面逢迎須著眼大好休同狐兔猜

四十九

安樂殿前安樂臺雨花爛熳降天胎靈機不墮古今數淨性寧爲起滅裁仰覩長空能自視忽來斯地有因來幽人好共同高尚莫把浮軀作實猜

五十

碧溪橋鎖白雲臺天地冥濛幻若胎冰雪冷腸通底潔風霜剛骨傲天裁雅觀閒曠覩毬去極喜舒懷抱子來看取生機無巧拙溪山蘿月一般猜

五十一

前後三三塔有臺祖靈今日見靈胎勢高漫擬從天降體白休疑是雪裁真際不行鳥道去應身猶借鶻程來古今途路爲家客關外翻將關內猜

五十二

雪滿山林光滿臺香風吹作玉華胎淸姿匆向空中覓生氣何關世上裁輕易不同神物出等閒難遇威

乘來今朝與到逢佳境有意同看盡量猜

五十三

雲漫宇宙雪漫臺縹緲香生變化胎出沒有時人罕見縱橫無定世何裁眼雲恍惚白龍隱步月蕭條玉象來大事晚成闡古訓精思不厭漫相猜

五十四

嵬嵬雲表舊香臺光滿長空照雪胎明暗獨行爪有眼高低直往意無裁及時樂聚休遲鈍有與優觀幸早來大道未明明在此闕中何似淨中猜

五十五

客霧重雲護戒臺寒飛春雪孕香胎一塵不立離諸
取兩眼方開落世栽寂寂寒庭人罕到寥寥空界那
能來逢迎欲問祖師意月渚風汀不二猜

五十六

松風蘿月護生臺春雪飄飄結俊胎英氣遠超塵界
外尊生不到世間栽大力無當能自立威行絕待為
何來相看欲識渶渶意眉目分明莫錯猜

五十七

高高山上五雲臺雪落空堦巧塑胎勢若有靈占吉
利心同無計杜思栽踏空不許躭空見示相何嘗住

相來此事明明俱在眼莫隨游子亂疑猜

五十八

當年諸祖降魔臺今日春寒雪壘胎不昧未生前一
步暫隨念起後千栽懸鈴意在超方去脫索知為解
縛來本體如如無挂礙言思不到此中猜

五十九

高出人間心印臺遙從天上降巍胎好將筆管稱新
賀勿悞珠璣盡美栽今日共瞻君子兆後期應見大
人來齊家打掃蓮花座翹聽頻伽音莫猜

六十

重疊青山高上臺香雲篩雪化生胎剛强本事真堪
恃猛力天然不用栽五指為降狂象現一身曾忍獵
人來威慈自在真無畏鑽仰何從豈可猜

六十一

昔年膺祖印心臺此日天龍喜降胎雪質猶存空性
在冰心不落世緣栽淸凉會稽曾騎出玄奘靈山多
撫來一聖出時有一瑞將來事見信奇猜

六十二

極上凌霄高顯臺梅花雪葉砌英胎剛腸不為魚蝦
染强力寧堪羅網栽時節唯因大業至世間不是等

閒來威雄壓衆真希有妙思何妨語句猜

六十三

幽蘭芳草翠巖臺粉雨奇花滿月胎尊重不同諸品
斸剛强自異衆毛栽幾向孤峰張遠眺每從絕壁顯
威來淨觀自有無師智莫作滄瀛玩境猜

六十四

接日摩天獅子臺霜空月夕降新胎河西曾見垂名
句湖北遙聞開國栽大用大機誰與觸獨尊獨貴那
同來古今多少叅禪客盡把猢猻當寶猜

六十五

瓊枝霜月雪中臺喜見揩前一出胎仰老曾遭埋虎手圓公却被乞兒裁雲中不受珊瑚桀月下誰披瓔珞來幾度欲親親未得此回也要效顰猜

六十六

歐山高並崑崙臺披雪相看希有胎清淨不容佛祖見光明豈借人天裁莫言白趾竟何往勿謂孤蹤有所來就裏本無閒伎倆玄黃朱紫任君猜

六十七

碧水源生迎翠臺靈深今見大强胎刼前自在金剛骨眼底縱横水月裁夭矯白龍銀海出狰獰素虎玉

山來徘徊清致看無盡收入奚囊免教猜

六十八

銀色光涵金色臺凍雲影現大威胎霜毫葢膽雄難觸氷骨連筋力莫裁神鬼鮮能窺所至人天無計識從來獨憐無限游觀客誰是知音不亂猜

六十九

寒光散照水晶臺雪裏香生精進胎平等未關三世轉圓明不拒十虚裁落花飛絮隨身下片月殘霞送影來誰向此中知獨眺冷風割面痛何猜

七十

萬峰攢簇藏龍臺雪聚嵬然勇猛胎冷燄揚輝空意想寒光流照起幽裁誰知此境無人到我信閒情之旅來獨有凍烏鳴食切飛來飛去不疑猜

七十一

雲擁春山雪擁臺孤高卓立見芳胎平天意氣無他似本地風光秖自裁鐘寂獨餘明月冷夜深誰共玉堦來寒空萬里同清致得有閒情大好猜

七十二

震旦高標最勝臺雪飛靈氣化珍胎人間天上無栖泊古往今來絕擬裁八面風旋吹不去一輪月照冷

偏來此中欲覓真消息虎眼龍睛沒處猜

七十三

南浦奇觀歐岌臺今朝佛日照蓮胎本來清淨離諸染自分光明越衆裁有意那堪個裏住無心誰向此中來相從相顧難相識莫使人天落眼猜

七十四

萬丈峰頭龍藏臺新春風雪壯梅胎摩尼乍現驚人相優鉢初分啓世裁自是淨光超衆妙非關塵品不同來擧頭誰是知音者錯把家翁作客猜

七十五

石磴霞梯氷玉臺淨光忽現大雄胎萬水千林無畏吼五音六律有新裁等閒未出門前去無事誰從堦下來知此威神難對待佛乘祖位亦難猜

七十六

鷲嶺遙飛落此臺靈區恒蘊大乘胎明明百艸頭邊意步步孤峰頂上栽乍喜白牛露地起又疑玉象躍空來生成肌骨原如此漫把青猿黃鶴猜

七十七

孤峰皓月步空臺雪色霞光映有胎壓衆巍然唯不動超羣遠矣妙無裁庭前瑞事無如淨門外香聲任

自來無位眞人如在眼漫將屎橛作奇猜

七十八

兜率天分百畝臺靈多瑞現大人胎卓然未落塵緣韵淸矣非爲世欲栽罕有山猱持果至杳無巖鳥獻花來道入碧眼同秦鑑寒影孤光不犯猜

七十九

金剛華座碧雲臺影淨光寒立雪胎芳砌才臨踪半露瑤空未降影何栽詩狂句得聲前意禪眼機遲棒後來打雨敲風閒計較此中一點不容猜

八十

祖骨常靈鎭法臺雪中忽現金毛胎眼前雄狀人仍畏肚裏剛腸誰敢栽羅網重重力直往海山疊疊見能來進前退後無痕籍回互休教落意猜

八十一

大雄何事到春臺雪裏翻身天外胎兩眼仰觀百不有一心恒寂萬無栽雲山坐斷舊時路玉壘寧期此日來牙爪森然空劫外誰能捺命打頭猜

八十二

靑山銀海玉樓臺灼鑠光明現大胎不借父娘懷抱出豈容佛祖揣摩栽有緣暫爾一機動無事寧輕六

出來者點寒光無意味幾人能此向前猜

八十三

迥越人間萬丈臺山靈祖胤有賢胎自知霜骨高空外孰信氷心出意栽誰似面前法可指不防腦後前從來即今眼底休空過莫待閒情後悔猜

八十四

鐘鳴皷響法音臺香雨靈花妙應胎高臥懸空人不到微行未與世同栽寒巖月冷回身急古殿苔深沒跡來分付海山行脚客只宜相看不宜猜

八十五

樓閣峥嶸天上臺非常處現非常胎龍吟自與蛙吟
別獅孔寧同驢孔裁指路須敎驀直去到家已是涉
程來獨憐不落古今句惱殺闍黎不復猜

八十六

霞影雲光秖樹臺艮時將至見艮胎水中月白誰能
舉鏡裏花紅幾可裁擺尾搖頭呈力戲睜睛奮爪轉
腰來俊哉好個閒消息不是斯人不易猜

八十七

鼻祖當年竪拂臺於今又見大音胎神機不落聲前
句妙用寧將語後裁臨水那堪窺影去凌空誰解捕

風來多因雪調難相續却把單于作樂猜

八十八

昔日拈香萬指臺多年寂寞始逢胎滿腔雪調從新
吼全體霜威若舊裁曾向懸崖撒手去幾經鬧市刺
頭來風光到處多知己莫使閒情對月猜

八十九

廬嶽相隣客意臺風雲抱雪合爲胎花皆未似空階
寂鬧處何如淨處裁寸草不生萬里去通霄無礙九
重來時艱且喜同寒苦莫聽傍人熱惱猜

九十

直上雲霄萬仞臺白玻瓈界硨磲胎縱横豈受紅絲
繫勇猛難將金鎖裁正熱鬧時尋不見沒踪跡處偶
然來行人欲要知歸路明月蘆花任爾猜

九十一

碧溪明月落霞臺雪滿林丘見素胎徧入刹塵身未
動端居毛孔體難裁幾番雷雨横空下一任風雲掃
地來自是生成無畏力神睛鬼眼漫相猜

九十二

鄱陽波映翠微臺月皎湖光見妙胎擬似伸頭猶畏
尾恍如欲吼又無裁千岐盡是家山路萬別還同故

地來得放下時姑放下何須計較用心猜

九十三

石徑盤回上有臺密雲交雪產孤胎一輪雙月寒無
伴萬頃銀河光可裁有道須從這裏去無爲幾向那
邊來相看未免徘徊意好入龜毛袋裏猜

九十四

選佛場開甘露臺時清又見法輪胎香雲爲蓋因知
重密霧彌封絕意裁不發宏音原有待只留孤影爲
誰來但知大物無虛出何用芳心向上猜

九十五

卜幽尋古上方臺極喜親迎雪嶺胎情與無情同一色是於不是漫多栽青猿忽化素猿嘯黃牯俄驚白牯來共覩眉間真實相不須猜處也須猜

九十六

珂雪光瀾七寶臺銀花鏡現海珠胎骨迎霜月存堅性目視雲霄有遠栽瑞草叢時難可住白雲深處不宜來誰堪向此發幽興短語長篇好共猜

九十七

白雲影裏芙蓉臺澌瀝鶖毛聚好胎有相不離空處現新聲元是舊時栽入天路徑隨君趣祖父門庭望

子來一片寒情無可訴流風疎月幾同猜

九十八

千峰中結葵心臺堦似瑠璃雪長胎透露生前形不撥顯揚劫外思難栽投食全無一鳥下冲寒能有幾人來莫言此事知音少覿面相呈何用猜

九十九

鷲嶺遙分雙杏臺春寒雪長出羣胎堂堂大體入咸重凜凜威風物鮮栽圓性遠離修證位常光不涉古今來諸方多少叅玄士錯把奴郎當父猜

一百

六出繽紛貝葉臺雲間霞影遶祥胎威光欲視難相識眉目堪觀未可栽自重慣於安腳穩誰能敢犯敵頭來望風須是先回避莫待傷身不及猜

紫竹林頴愚衡和尚語錄卷第二十

揚州府華嚴巷敬佛庵剃度孫比丘尼慶義
敬刻
頴愚先老和尚語錄第二十卷計字陸千三百
拾陸個該銀叁兩柒錢九分二厘仰祈
慈力加庇庶得人人悟般若真空個個證菩提
妙果
康熙十五年四月　日楞嚴藏經識　板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附卷

行狀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焚香敬述

師諱觀衡字顓愚別號傘居北直隸順天府覇州趙氏子生於萬曆七年己卯八月十八日亥時母夢大士攜童入抱覺而有娠誕見白衣重包之異七歲受書鄉舘質越羣童間同兒戲多以佛事爲伍十二歲茹素喜奉觀音大士即欲求得出家苦父母不許十四歲即頓離父母私遁鄉閭逡巡進退不識所之越三日忽見臺山惠仁大師自遠而來師即出禮曰吾

欲出家乞師披剃惠曰汝誰何便作此語師具陳所以惠見師表異常遂帶往瀛州客於黃窪小舍師屢求祝髮而惠不之允師特引刀自剪惠不得已而爲染薙焉命名取字隨住沙村主靜三載服勞奉養靡不克盡弟子之心年十八每聞客曰五臺山獅子窟有空印大師者乃人天儀範四衆規模日陟空王座時驗祖師關真療饑之食破暗之炬倘得依之足爲慶幸師籌之不已卓然曰爲僧要門莫過叅禪聽敎我輩非癡非腐何以小節自拘即叩伽藍背師夜走直四十里黎明息肩竟不知身何在也越旬日遙見

清凉之嶇足若乘雲了無跋涉之苦及見大師果蒙英嘉器勗命典侍寮自此窮研經典寢食俱忘數載中楞嚴法華諸經莫不了然心目間也庚子歲隨大師入燕京赴明因寺講席得圓大戒一日達觀大師入寺與空師同坐一榻語話之餘呼師摩頂而相曰此子頂蓋如蓮花但下角欠缺恐不壽倘入山斷雜習乃爲佛祖骨髓也師禮謝歸寮見衆侍語笑甚諠師震威喝之達師聞而問曰此何人聲也空師曰適小侍顓愚子耳達師曰此子五十時必名振海內是時師因習聽既久胸臆瀹如遂嘆曰出家乃大丈夫

事豈區區以文字爲哉故盡屏去所習單提一念切究本分大事尋出京都省親其父母見之色喜遂縱鄉隣逼師還俗師知不可乃以省師得脫嗣後順道南行徧叅知識逮過齊魯時遇歲饑或一日一湯兩日一粥飲甘泉拾糞棗所歷艱辛不可殫述由是月餘方出其界後抵吳越始見豐邦復自慶曰若無此地幾傾命矣初叅雪浪和尚次謁雲棲大師凡屬當代宗匠莫不訪見諮決心疑旣而飄南海禮洛伽由順風出島以至天台華頂峰王經洞見其寒威逼迫勢欲摩空遂與隱者商而習靜焉是年師當二十三

辛丑歲初番主靜見其山多獮猿野雉虎兕山羊爪趾交錯聲音迭更一以正大自持視身如枯視心如死身世坐忘不知所有夢因工夫太猛諸念雜陳自知魔機既發略歇工夫倦眠醒䠀寞度時光雖然猶思古人學道百折千旋成就其志豈因一蹶而卒不前進者乎由此復理身心一日讀楞嚴經有省時當二十五癸卯歲因春芳日暖鳥獸飛騰獵人成羣往來不輟師欲別搆幽棲卜之不得遂去華頂至雙徑訪樂愚大師而過金陵長干休夏秋遊九華冬上匡山歷覽諸勝遂卜靜於乾崗嶺金沙盆時因春遲野

菜未抽每從枯草中覓取苦薺黃葉和羹烹啜三載中灰頭土面不事往來專提本參話頭一夕踏月經行忽然大悟偈中有曰一夜踏空行虛空忽爾釋乃知大覺心土木與瓦石師年二十八丙午歲去乾崗嶺禮育王舍利復渡海至天台休夏隨游閩之武夷古簾洞有詩存焉次年入粵遊南華勝蹟進禮曹溪祖容己酉夏見憨山祖於端州時當溽暑氣味熱人禮畢祖問禪人那裏來師曰廬山祖曰爲什麼不捨者件破布衫通身作汗臭氣師曰正要薰破和尚鼻孔祖曰是則是也須易過始得遂脫葛衣與師師著

之作舞而出祖曰老僧三十年來目中所罕見者侍月餘因爇剃臺請祖入省師乃別以楚遊庚戌春上南嶽石廩峰主靜師抵峰頂喜其山巒雄峙卉木蕭疎無論陰雨晴明之際趺坐巉巖峭壁之間以禪定自試竟日忘歸不知身世所有忽一日東首自墮片石其聲如雷師出目之秖見走獸飛禽毛羽驚慴久之西巖有隱者日以草烏爲食自美其味兼餽於師師初服不知保任以致中風悶絕師知藥作取筆書案云誤中烏藥而死隱者午後復送烏藥而來見師不語亟歸取菉豆搗汁灌之得甦嗣成痼疾九死一

生山中乏醫苦無調治值壬子歲得紫蘿劉居士迎至雲陽養疾期年稍愈復得自心車居士延師邵之無念閣數載俱以養病爲事時憨祖有云禪門下衰幸得一個半個真實爲生死的學人與之周旋稍慰寂寥之懷今斯人有斯病豈龍天厭薄法門乎倘佛祖加被病魔自當遁跡也乙卯春臺山空大師遣月舟來迎師辭疾不返丙辰師年三十八邵陵諸護法爲師結庵雙清磯師顏曰五臺庵此名葢不忘清凉五臺之本也是年春三月省憨祖於湖東依隨半月適祖有雙徑之行師特焚香請益祖書法語偈曰法

意詹前草拈來覆大千付君須自重花發利人天祖初欲以己席畱師因寶慶諸弟子迎師甚勤義不可却遂縱師歸之師自此歸庵大開法席立規條結禪制示衆有云古人云我要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草湥一丈如今要求個法堂前草湥一丈的善知識了不可得大都皆好温煖好人承事無非將高就低隨波逐浪大家混入野狐精隊裏去也咸謂播揚大教不知實爲傷風敗教之徒良可太息次年靜室落成太史鄭公題曰顓山蘭若時聞空大師順世爲文哭之戊午春集律儀常軌著律學知要自序畧云祖師門下問答意在時時提撕使不昧卻也一機不來如同衆人如來教人行住坐臥取舍視聽之間持誦偈咒亦在時時有人故也師每歲令人撿拾枯骨至中元日建會而火瘞之復立圓通懺一卷冬夏二期令衆薰修吳楚江南徧行其法次年五乳憨祖以書招師繼主曹溪祖席師以疾辭辛酉歲于闐國海藏上師餽師舍利師示以法語畧曰此顆舍利自南泉拈出相傳至今落在病僧手裏上師帶去西國有時拈弄出來也知大唐國中仁義不少癸亥冬聞憨祖示寂曹溪有懸真燒香法語哀痛迫切明年金剛四依

解刻成隨立同聞思修錄請結法社得其登錄者五十三人因立圓通法派十六字曰觀音旋明聞復清淨殊勝妙德真實圓通丁卯夏作禮佛發願儀自序有人欲橫流非禮不能截斷我慢凌高非敬不能折伏是知禮敬者乃摧慢幢之利斧杜欲流之堅堤云此時南陽郡王吳鏡宗侯附馬侯公前後入庵問道真切給諫玉笥張公冊封入楚謁師問曰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師指香爐曰此是福窖裏的給諫默領其旨已春郡侯杜公郡丞黃公別駕路公一時同謁求師法要是年師因父母前後訃聞未遑追悼至此捐衣鉢建薦親道場疏略有自懺背至親之深恩得彌天之重罪願自無始以來所作善業惡業惡業自己承當善業回向父母云師一日經行見僧看經食不知應師叱之曰爲僧自有本業何暇于斯僧作禮曰然則經非本歟師將其卷袖之曰還我經來僧擬進語師搖手曰不是不是僧罔措師咄之師之說法不欲和混諸方故弟子以機緣偈頌歌贊等錄鐫成請名師目之曰閉門語壬申歲楞嚴四依解著成甲戌夏授天隨宜監院事秋去臺庵師居臺庵一十九載每於結制說法種種間神不知悴體不知

勞足不越檀護之門口不談入世之事每夕課餘張大傘趺於露地因有傘居稱焉時爲暴客欲得飲餕於庵師聞不悅遂私杖笠而出入無知者已而太守熊公并闔郡兩書迎師返錫不諾是年八月泛舟武陵禮鑒大師塔於德山因遊荆澧諸道場常德榮王迎師梅園說法闔府皈依冬過湘潭孝廉李公迎師說戒於法寶庵乙亥三月過攸縣貞復譚居士請師說戒於雨花庵秋遊吉州禮青原祖塔十月文水豹玄婁居士迎師柳莊庵說戒十一月郡丞王六來迎師摩訶庵說戒十二月司寇朱玉槎迎師生生庵說

戒丙子春平田劉公迎師西峰寺說戒夏入蘇溪避暑桂栢園緇素弟子請師結制禪侶駢駢僧問和尚誰家兒孫師曰臨濟僧曰臨濟兒孫多是棒喝交馳硬如剛鐵和尚爲何綿軟如泥師曰好兒不住爺屋丁丑春解制去安城泛舟南康二月上匡山爲憨祖掃塔五乳諸弟子請師主席不諾乃說戒并序憨祖華嚴綱要秋八月下匡山上雲居到之日喜其山光殊勝地勢幽奇謂侍僧曰此南地北山可稱第一道場也正趺坐樹下會沙彌進報主僧味白曰樹下老僧趺坐若佛味曰我向夢樹下湧一寶塔應在斯乎

後出迎見恍如舊知禮畢詢號師曰行脚人何號味曰向聞匡山有活佛號傘居者得非師耶師笑而頷之由是味欲以院事乞爲主席師不諾留之以詩次日過雲門隨喜大慧禪師遺蹟因疾作於方家嶺甘露庵憩息月餘味師復偕給諫青嶼熊公同緇白虔請師乃許之是時師當五十九丁丑歲也九月朔入院勉衆略云有一物天不葢地不載極徧極圓無損無壞投之於火火不能燒擲之於水水不能溺亘古亘今巍然獨立且道是什麼物便有恁麼奇特莫是無爲眞佛麼莫是生死根本麼莫是日用主人公麼

若喚作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入地獄如箭射你諸人畢竟作麼生十二月說戒以方融璽爲監院事次年春解制應孝則劉殿元開七里松道場之請夏乃歸山己卯歲開墾荒田淸修古塔塔之由師因見洪覺膺祖之塔爲寺中向常疑之意謂膺祖之後洞山聰公嘗有東塔主之稱此必爲湮沒失所無知者妄額有之師每每留心不獲一日策杖東山之麓聞杖下有空洞聲命開視之未遠卽獲斷碣有梅花香噴遠之句愈足徵信俟及其底果爲膺祖塔也且內有鎖鑰衆開不得唯師能之給諫熊公贊曰開塔原是

坐塔人是年枯荆生枝古杏結實觀者以爲祖席興隆應在師矣冬月結制開爐命諸禪人俱叅觀音大士卽今在什麽處有圓通頌百首庚辰春解制師問方公觀音大士卽今在什麽處方云家家門前雪滿堆師云雪消後如何方曰水到渠成師云也不辜汝喫淸粥淡菜是冬明月堂落成兵憲金豈凡題曰無心古佛秋應劉殿元靑原祖席之請九月入院安禪結制法席甚隆明年七月得熊給諫書卽去靑原而入會城矣是時正印在城南黄牛州閉關業已四載久慕師之道風欲圖親炙不獲時聞師舟抵城卽欲請師開關以便依隨左右閻公殷爲代請果蒙師至關前說法開示時江省奉上嚴禁不許糧食過關師因自帶米船數隻與回雲居供衆至此防閑疑無出策會豈凡金兵憲來謁以閒閒菴集見序并寫師照求賛公見師賛中有欺誑百端一味瞞官之句遂疑而問曰想師有米在此欲出關耶師笑曰獨瞞大護法不過遂與之周旋得出至冬月印來叅禮畢師問曰南州爲汝開關還記得麽印曰怎敢忘却師曰試舉看印曰西山紅雨靜南浦白雲多師曰猶有窠臼在印曰昨離修水今到雲居師曰來此何爲印曰親近和尚師曰要見老人眞面目始得印一喝師笑曰又是諸方蝦蟆氣息乃刻印爲羯磨位此後凡遇公案誵訛處莫不爲印發明抑揚追究痛何如哉師一日見僧叅話頭眞切抵其前而不之覺師警之曰靑光白日喫了檀那飯奈何不爲本分事耶僧作禮曰某甲根基淺薄於話頭無有入處師指案冊云經卷也不識僧誤以師指看經後果於四相空處得悟癸未春砌羅漢垣爲山門外護建明月堂爲主者退居改碧溪水爲左旋架安樂橋爲右進乃爲新增四景命諸子各各咏之旋觀王公一日以書問道師裁荅畢仍以原書遞印曰今日病僧倦劇不及回書勞子一稿代之印領回至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什麽處沉滯五寸香許忽聞板聲遂得句曰鼻息吼如雷天光不覺曉急陳之師閱罷置書問曰除却前語再道看印語未終師搖手曰不是不是印疑之遂閉門七日叅究無罅一夜月下經行方釋其疑遂入方丈禮謝曰從後不被老漢熱瞞師曰汝得何道理便與麽話印曰自古鹽鹹醋酸師曰大士卽今在什麽處印直前打師一掌師把住曰不許手忙脚亂淸切道來印拓開曰者老漢猶嫌少在師大悅復署方兄與印爲

東西首座異日山靈震動一衆皆驚師謂衆曰此山當代矣後於八月四日以常住事委無穎副寺以明月堂委印曰此明月堂是病僧逸老之處法璽西堂當守之至湥夜呼印入室以大衣如意及藏經　慈旨常住文劵書偈付之曰此乃佛祖慧命子當護持病僧出山矣至三更時去雲居明日理舟楫赴邵陵因螺川寇阻遂放舟金陵冬月舟次上淸河水部浩若周公偕衆來謁別後師恐舟居難爲應接特命移繫石頭城下未經一月四衆來從比肩接袵求示者不知幾許靈谷覺浪和尚聞師至遣書并詩候於舟中師立時裁荅無草僧歸言之覺爲吐舌是冬棲賢庵度歲次年江陰弟子唯心來迎復理舟楫至雲間禮中峰法像泖涇訪船子遺蹟時江上黃介子偕司馬沈弁丘諸檀度往返江干請益無暇三月金陵弟子持書於江陰十方庵迎師主淸涼法席許之四月進院五月說戒六月建報國道場七月設盂蘭會八月師去淸涼於西天寺禮板的達禪師影於靈谷寺禮誌公和尚塔兼過牛首設齋送空大師像入諸祖位由是緇白弟子請師入祖圖師曰病僧薄德無當也衆推尊不已師於臨濟下指曰衡當於此是年師

當六十六甲申歲也冬十月値縉紳弟子等迎師入金陵建剎於城北山南師顏曰紫竹林此名者抑亦不忘淸涼竹林之本也乙酉春建造禪堂三月工程就緒夏月結制說戒數千指圍繞時少司空須彌劉公同大司空大瀛何公大司寇枝樓高公訪師林中歡談竟日金陵豫王亦仰師道範欲得親瞻命大宗伯入林迎之師辭以疾九月建韋馱殿十一月天界寺德慧熹等迎師說戒依隨者不下以數千計明春二月乃歸林中是年正印持雲居諸書迎師返錫臨行之日法堂前古杏無端自折一榦見者莫不驚疑及印抵林師已示病不克行矣師年六十八丙戌歲也三月贊蔡司馬行樂後不親筆硯四月朔還靜室作調攝計因有遠來求戒者四十餘人辭不獲去初八日仍歸方丈力爲說戒二十二日集衆曰法璽西堂不遠千里到此欲接病僧歸老雲居但此竹林一席無人承當衆中若有承當者出來爲汝證據良久指地顧千幅云此福地也子當珍重幅云音乘侍座不久不敢當和尚大恩復顧妙明監院云汝作麼生妙出作禮默然就位師笑云忝天紫竹許汝親栽遂命理舟楫辭衆而行緇素弟子疑師歸雲居祖席去、

敢哀留姑從之次日玅明等至舟候師輙見發回香資二十金命歸林中設齋安衆乃謂諸弟子曰病僧四十年夙願欲得不借檀那地今思水國惟衆成之衆聞驚愕久之印領諸侍僧長跽曰此意在師不以爲然在諸弟子實難以奉命師意拂然自此諸弟子防護甚謹一日師呼印云船上所有衣鉢俱屬五臺掃塔之資分文不屬雲居子莫妄想印作禮曰和尚恩踰父母碎身莫酬況印嘗讀焱心有云求道者不與才求才者不與道此非師之所以待印也師笑曰子既如是病僧何言五月朔命千幅乘代爲臺山掃塔因緣會方叔子至師語之曰清凉五臺乃病僧受業之地欲得齋費千金惟公是賴叔子曰此弟子力之所及但以三年爲期師聞之甚喜初三日師疾篤衆護法親理臥具强師歸林次日師呼天衣曇曰五臺庵乃病僧最初法席汝當負吾杖笠至彼建塔以表病僧遺愛曇作禮謝退初六日命設齋請衆護法及諸山耆宿入林作別衆詣榻前師厲聲曰此竹林一席乃諸公心地也幸爲愛念衆同聲曰遵命師曰再之病僧四十年夙願欲尋水國諸公成就何如旻昭陳護法曰王舍城中無人敢擔請師寢此一念師

喟然嘆曰錯也錯也遂不復語巳刻師命掖起趺坐弟子見其神氣稍清有爲法身塔請者師搖手不答正印復跪曰和尚不久住世請留一偈以示後人師震聲一喝印謝曰師說偈已竟少頃師問午否答曰未也既而復問以致再四答曰午矣師儵然而逝三日顏色不變內外持香頂禮者黑白森然林無隙地見者聞者靡不揮涕而言眞肉身佛也初八日以陶器函葢奉於本林方丈師之爪髮衣鉢建塔於本林之山陽素華法師記之法身靈龕建塔於豫章雲居之東靜室給諫青嶼熊公誌之　世祖順治十八年壬寅元旦塔院回祿塔主自常顥開於諸門人而元白可超宗翼西意源西生彌玅明願徹庵清融定安晦之明正印等遷於本山之仰天坪重建塔焉少宰雪堂熊公銘之師之法臘五十四年世壽六十八歲得業於五台空印大師嗣法於曹溪憨山肉祖師之說法也單提向上直指人心問答不落棒喝之機示衆不墮斷常之見開爐結制格外鉗鎚拔楔抽釘超庸作略其卓識也惟遵古制不徇時宜尚朴實厭奢華身不衣帛手不握金食不擇精粗心不存好惡不動舌尖而稱揚佛祖不下禪牀而接待宰官凡遇坡務

納屣先行但值經營躬親畚插師之宇鐵畫銀鉤筆
鋒剛勁點畫間缺自成一家得之者爭相寶重師之
相額廣臉圓鬚修身胖威儀整肅動止端莊見之者
互相恭敬觀師德化真末世慈航人天龜鑑豈是初
機勉進所能企及者哉及其有司縉紳護法楚之有
鄭之玄熊茂松黃克儉王思履車大任劉紫蘿車以
遂車以遴譚貞復車以遵劉胤祁劉胤禎王尚賢劉
正實車泌書簡文灝譚本來王飛孺陳內白劉白蛟
劉孝先車萬育江西之有熊德陽劉同升金之俊黃
端伯朱世守熊維典劉平田郭如闇田仰郭首龍朱

石者王旋觀鄒叔鑑郭任之袁懋芹蔡兆元金陵之
有陳丹衷夌世韶劉士禎何應瑞高倬蔡二白張幼
仁等皆師最契者其嗣法受戒弟子元白可天隨宜
萬白灝西意源西生彌方融璽超宗翼聲隱顒草堂
讃佛語訓優曇頤東巖璨若雷默二水璵千幅乘玅
明願佛地在笑峰然無能現等皆師湲昜者正印叨
為晚子不能悉知此蓋於老人耳目聲教之外窺見
一斑狀出以效盲人摹象之得免遺一志之私也倘
諸方明眼欲鑑全容請以浮漚湲諸浡海

塔銘

前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兵二部左侍郎新建
法門弟子熊文舉頓首拜譔

顓愚和尚以丙戌夏示寂於江南之紫竹林其嗣戒
弟子方融璽迎靈龕歸雲居建塔於東靜室至壬寅
元旦忽被回祿塔主自常灝急聞於慧山元白可萬
松超宗翼龍門法璽印南山西意源泰和西生彌竹
林玅明願徹菴淸晦之明融定安歸雲居共議徙塔
於常住之東向地名仰天坪之上而觀察桐城王公
願五捐俸助費於是遷塔有日矣其嗣法門人法璽
印公自雙溪龍門來以塔銘見屬值文舉方

召起佐中樞屏跡麥居擬疏陳請力辭筆墨之役復念
顓愚禪師道德孤高載華振海豈舉鈍劣之所窺測
贊揚再四辭不獲命因據龍門法公小狀書其厓略
以應按狀師霸州趙氏子生於萬曆七年己卯八月
十八日亥時母夢大士引童子入門抱之而娠生時
有白衣重胞之異壬辰投五臺圓照寺惠仁大師剃
度法名觀衡丙申叅空印大師受具其字顓愚庚子
隨師入燕叅達觀禪師觀以手摩師項曰子項骨如
蓮花至五十當名振海內是年南詢禮雪浪雲棲二
大師遂結茆獨處於天台華頂峰讀楞嚴有省癸卯

卜靜於匡山之乾崗嶺踏月經行忽然大悟遂說偈曰一夜踏空行虛空忽爾釋始知大覺心土木與瓦石戊申入曹溪叅憨山和尚師侍立次山曰子爲甚麽不捨者一件破衲通身作汗臭氣師曰正要薰破和尚鼻孔山曰是則是也須易過始得山遂脫葛衣與師著之師著葛衣拂袖便出山曰老僧三十年目中所罕見者自是師資酬唱機緣甚愜庚戌師辭山入楚登南嶽石廩峰誤食艸烏大病調治於邵陵丙辰建五臺庵於雙清磯是年復省憨山和尚於衡陽湖東寺山親書源流當堂付囑偈曰法意嚮前艸拈

來復大千付君須自重花發利人天俄頃復曰老僧有雙徑之行此座非子不能擔荷師作禮堅辭歸五臺開法甲子刻觀音旋明聞復清淨殊勝妙德眞實圓通之派冬結制得眞實學者一十五人甲戌泛舟武陵禮德山鑒大師塔常德榮王迎於梅園說法乙亥入西江禮青原塔丁丑至匡山五乳掃憨山和尚塔作華嚴綱要序給諫青嶼熊公住持味白請師中興雲居開法結制命諸禪人叅觀音大士即今在甚麽處會元白可自天童歸受請寶峰師以二偈贈之戊寅應劉殿元孝則居士開七里松道場庚辰出膺

祖塔於雲居故址搆明月堂砌羅漢垣改碧溪水萬松超宗翼辭歸邵陵師以法語并書偈囑之辛巳再應劉殿元請復興青原祖庭師入院結制說戒法席甚隆甫一年青嶼給諫約生給諫二熊公迎返雲居舟至章門會相國豈凡金公時方兵備南瑞往叅師於龍沙寫師像贊之癸未署方融璽法璽印爲東西首座復以明月堂曰此乃老僧逸老之處法璽西堂汝當守之至深夜呼入明月堂中以法衣一頂如意一柄及藏經

慈旨文劵并書偈付之曰佛祖慧命子當護持遂赴寶慶至螺川寇阻乃東下金陵諸宰官居士書迎主石城清涼法席八月師登牛首供諸祖道影送竹林空印大師入祖位於是衆請師入祖圖師曰病僧是個擔板漢衆推尊再三師於臨濟派下指曰衡當於此乃臨濟三十世也是年冬諸檀護及緇素弟子迎住石城北山師額之曰紫竹林乙酉

清兵下金陵大將軍豫王企請三次以疾辭未赴仲冬諸檀那戒子德慧熹等固請弘戒天界寺師許之丙戌師入院時受戒者環繞萬指無不歡喜讚歎得未曾有師之末後聲光赫奕如何也四月歸林示疾

會雲居西堂法璽印持書來迎師聞之喜甚即命千輻乘妙明願理林中事登舟歸雲居適江土戒嚴舟不克行金陵衆檀那治臥輿迎歸竹林五月初六命治齋謝別千輻乘跽請說偈師搖手不答法璽印繼請師震聲喝之巳刻師端身趺坐問曰午否荅曰未繼而復問曰午否荅曰午矣遂翛然而逝傾城士女持香頂禮三晝夜時方溽暑顏色如生初八辰刻用陶器函蓋其入塔前後業已敘述不贅也銘曰我聞師拈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是曹洞宗非臨濟句正令全提痛棒打出是則綱常煌如

鐘鼓大哉我師德隆化溥性相兼融宗教並主流水高山牙絃獨撫賞音者誰衡陽五乳我儀師慈明月寶璐我聞師言彌天法雨衆生皆病義不獨瘉是擔板漢敢辭傴僂威赫香光孰龍孰虎樺皮破帽憑誰收取雲居春好百花無數安樂橋邊溪聲未腐寶慶不歸螺江寇阻石城苾苾何殊東度臨寂翛然是日正午振威一喝萬流截住咸炬雖炎何傷玉宇美哉斯遷金堂瓊柱浩劫濟風作鎮萬古

雲居穎老和尚語錄後敘

宗師出世手眼卓絶袖裏藏鋒則咳吐掉臂直指祖師西來大意第見近時禪學之盛穎悟之秋差珍異寶過眼便識豈其強硬終自落於羣邪　先雲居穎老和尚再來古佛應化踏飜滄海豎立精幢一字一句又安可與諸方並例信乎架長虹而吞巨浪輒義學而吐玄津今觀吾師上遡憨老人栘巷之見笑翁機緣契合所自來矣塗毒皷聲聞者奔潰恨予生晚親炙座前蒙師開發如登寶階令我夢者覺忘者憶久久磨煉垢盡翳除瓣香不能酬其萬一也茲遇同

安法璽和尚荷師大法入草求人買棹秀州淡追法乳重輯師紫竹林集若干卷以付剞劂俾久遠流通於世禾城士宦仰其風而誦師之錄甚爲希有一段光明不致使其埋沒也

康熙乙卯孟夏四月下浣金明戒弟子真瑧拜書

後跋

删繁取要法典易爲流通補舊拾遺禪源不致壅塞葢觀理事相宜簡備得當之法由來尚矣嘗聞我憨祖寂後有親筆上堂語錄全稿若干卷被侍僧心啓者竊市他方卒不得見是知記室無人不能備全師道者往往有之何居吾　顓先老人曾住雲居時以示衆機緣一冊授印習藏嗣及老人出山印亦忘及賫歸記室明年竹林弟子爲師刻錄印猶不預是時老人忘其所以將謂此卷已落無何有矣又豈知是年印歸林中特出諸袖耶老人見而怪問曰此吾思之不得者子奚來哉已而印陳其由師意大悅彼時即欲附刻因工竣不可遂命別冊鐫行焉自是以來印游江楚吳越兩京諸地或交接於紳士或探訪於同袍每於文房書笈中得見老人親書墨蹟甚多凡屬集遺者輒命抄謄成帙名曰竹林遺稿然則老人當時行化侍從居多而記室中尚有缺典者何哉豈謂是篇無味不足記歟是人無識不屑教歟非也要知老人說法筆氣汪洋摛文不待至於求贊求偈求諸法語者來則應之書則與之凡此者多以援筆成篇無事落草故記室中不遑登錄者不知幾許吾

故於憨祖竊錄之前觀乎老人遺稿之後則不能爲記室中人辭其責也已矣今既有此遺稿全集兩端理合統刻入藏爲當也但思刻貲難搆閱者易煩敢以兩端較叅酌爲附藏或於宗源有係者即照遺稿補之或於語言太贅者即照全集删之示衆若雲居等法語若晦之明序若板的達偈若熊給諫是皆遺稿補之之類也法語若玉空序文若衡南書若王思履疏若經懺等是皆全集删之之類也因以成集得二十卷與之大藏竝行諸經同轉冀得聲光大播其前法化永貽諸後云爾

旹

康熙十五年丙辰歲四月佛誕日嗣法門人正印謹

識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附卷二十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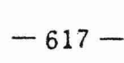
顓愚和尚語錄附卷計字捌千九百五個該銀
肆兩捌錢六分信女周門王氏喜助刻銀貳
兩冀薦
夫主周印官早生蓮界速證菩提
信士王旋謹張旋琦信女王氏鮑氏周氏共助
銀柒百五十文衆信共助銀貳兩四錢惟願
法化興隆子孫繁衍謹意
康熙十五年四月　日楞嚴藏經坊附板
浙禾夏繼寧梓



變雲璣禪師
國清無畏堂語錄

明・濟璣 撰
玄杲 編





燮雲璣禪師語錄序

始覺合本之謂佛明佛心宗之謂祖五印土不聞有禪師名也震旦慧可傳達磨正印唐朝追贈爲大祖禪師嗣後或錫號帝庭或受記密室禪師之名始著至黃蘗時匡徒領衆者星列而蘗之示衆乃曰大唐國裏無禪師蓋禪師之名未易稱若斯也明興三百年禪宗不絕如綫至

天童而臨濟一燈載振至萬峰而黃蘗宗旨重興至

國清和尚而天童萬峰之道始集其成大行吳越間座元燮雲璣公密受印記閉關國清無畏堂中終其身未嘗出世入寂之日天下無論識與不識靡不咨嗟嘆息聞其遺行曰此服糞掃躬頭陀之飲光也見其遺言曰此悟玄旨支臨濟之風穴也翕

然稱之曰璣禪師無異詞云予不及見師然從和尚遊最久得聞師生平甚悉師根性初不甚利然心虛志篤於古人一語過不去處忘寢食恒數月必徹盡底蘊乃止侍萬峰老人三年脊省記之曰可以出世不妨忘世後依和尚祥符台山間凡十四年深入閫奥自謂無一言一字不自和尚鑪韝

中來末後眼明機迅遂與和尚箭鋒相拄所謂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佛祖秘要無逃掌握者雖靜處一室中無刻不以尊師為衆為念每聞鐘鼓聲知和尚登座說法亟焚香搭衣禮拜拱立俟衆散始敢就坐事關叢林大體必熟思審處預白和尚曰法應如是和尚一舉動一話言於自心有未合者

必婉言相質曰應如是否所言皆遠合古轍近赴來機以是事無小大和尚必就關相商多所補益嘗上書云古人平生如大火聚後世尚有流入詩文者除直提向上外筆舌似宜潛神而養懶拙和尚深然其言特爲上堂風勵學者其視大衆疴癢如在己身必爲悉心區畫聞人過蹙肰不寧曉夜思維以盡忠告

有未喻者必曰此吾誠未至也誠至者金石爲之開況人乎或勸以出世爲人則曰有志未逮願陶鎔氣質保固根本光大心志世世承事善知識陸沉衆中足矣戊子八月示疾請和尚入關禮辭偈別有明日欲歸之語且問古有子夜入寂者否和尚曰不見世尊中夜泊然乎因次第請同參訣別各贈以偈翼日

為十七日神氣湛定如常中夜吉祥而逝嗟嗟如師可謂行解相應去來自在者矣藉令擔荷大法興起群英慈明楊岐何難再見乃韜光一室名可聞而面

不可見令諸方徒深歎仰悲夫嘗見末法禪流離師太早為人太急徒作一塲逗漏末路收拾不來師既大徹猶溫研積稔遠追雲門啐啄同時上符溈仰可

使天下後世聞風興起有真宗無濫宗有絕學無淺學雖以師百世可也豈必到處聚一千五百衆兒孫遍地肰後可追古德哉和尚梓其遺編公之千古有目共見無俟予言特摭師生平大略列之編首俾世知師之法令傳後與古人並稱蓋不僅在茲編也

法弟江上張有譽謹題

變雲璣禪師國淸無畏堂語錄

書記玄杲錄

示語

拈起拄杖云秖這箇兩儀未兆父母未生枝葉扶疎庇廕萬有父母旣生之後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扶危持顚各各全承渠力直不藏曲取之左右逢其原以是臨濟一時三頓坐斷天下人舌頭洞山過水睹影折合還歸炭裏坐法眼於天地同根處敲空作響潙山向烈燄中拈出春令冬行雲門化爲龍吞却乾坤大地蓮花不肯住直入千峰萬峰所以過去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在諸佛也恁麼無何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於直截根源上摘葉尋枝愛憎取舍致使臨渷履薄一點也用不着璣上座今日移風易俗將從上葛藤一齊截斷擲向當陽貴須着眼驀卓一下

和尚命爲三大士起座昔日迦毘羅國獨自稱尊今夜東山堂上置身無地文殊普賢極力匡扶未免一齊趁出非敢不近人情秖欲掃踪滅跡以拄杖指云賊賊四智三身是何物乃顧左右云交互爭輝大家着力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金屑雖貴入眼成塵所以從門得入者喪身失命胸襟流出者塞壑塡溝那堪於轆轢鑚下好肉剜瘡雪峰堂中枷上著杻猶自不識好惡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拽取占波國與新羅鬬額大似抛却甜桃樹緣山摘醋梨致令後代兒孫逐浪隨波烏焉成馬今問大衆璣上座恁麼告報未審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云咦

草鞋踏破始歸家家業飄零活計賒拈起庭前柏樹子掀翻門外白牛車空中釘橛石上栽花玉本無瑕却有瑕

昔年一室且頻掃而今隨例肆顚倒夢中騎得二輪歸天明一老一不老以時放還家忘却來時道觸目非所親全身入荒草

眼光打失鼻孔撩天向上一路坐斷機先信手拈來口上著西歸隻履影翩翩百億分身無覓處回頭賣八布衫穿

昔向雲間覓道場今於火宅見空王門搥拍板宮商別鐵馬冰車律呂長屋裏青山著不得夜渷趁出明月堂

落葉乘風墜聲光無向背何事尊堂名孝子莫知諱

試問山中人作麼生迴避

三版一聲鐘有耳還如聾目前無著處落在亂雲中百鳥啣花無處獻天人送供尋不見嬋娟終夜夢難成水中覩露本來面珍重漁人漫撈摝釣竿斫盡重栽竹

驀地回光前後際斷三心不可得踏翻生死岸通身赤骨律何從出白汗欲覓同心人出頭天外看俠路忽相逢主賓頻互換把手放還家脚底風雲亂

踏着秤鍾硬似鐵眼裏耳裏齊漏泄回頭大地無寸土運钁揮斤莫莽鹵

毒藥醍醐一道行同條生也不知名而今塗毒鼓聲發寶所掀翻下化城

西來大意直如矢誰道庭前柏樹子多少英靈向外求騎牛覓牛不知止一番提起一番新殺人活人聲色裏千古同心有趙州彼此當門秪一齒

本自不曾迷今日何曾悟直道在目前行須左右步遇着過量人披襟體不露水窮山盡處掇轉娘生袴心識不到處突出戴角虎伎倆自尋常兒童心欲狂典守不得辭其過雷轟電掣破竈墮逢人漫道悟無生寶所何如幻化城

庭前柏樹子白日睡如死咄哉老趙州兩手扶不起扶得起無依倚玄沙拗折俱胝指

青州衫子重豈止七斤萬法歸一要且不在這裏人人道趙州老不以筋骨爲能我道渠後生可畏寄語諸方欲得寒暑不侵直須投身裏許

仰山推出枕子用劒刃上事高峰枕子落地遠客還故鄉渠儂枕子不推不落萬象森羅曉夜驚愕咦從門入者非家珍眼裏無筋一世貧

量才補職伏惟尚饗金剛與泥神指痒雖然舉止郎當就中亦有奇想夜來一擦骨出七情六欲五臟六

腑覆底覆仰底仰

日日是好日喪時光藤林荒晨朝拖犁晚間拽耙平地上死人無數三斤麻一疋布鐘聲咬破七條抱取猫兒來頭上着枷脚下着杻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過得荊棘林是好手叵耐後人屋裏販揚州更道箇紅旗閃爍只知貪程太速不顧泥水通身幾上座雖是臨濟兒孫肯惜旁通一線乃搖手云今日不着便

昨夜長安三尺雪萬壑千巖歸路絕石人撫子語喃喃兩口分明無一舌忘却山情與水情換手搥胸痛

不徹可憐生底時節倒腹傾腸向誰說
補衲次拈起破布云千大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
對衆拋却擲地作金聲不得顧著你這何似生底倫
自存圭露角明朝主人公鼻孔下垂三通鼓響時將
謂有人與你酧價
多生不德廿年墮落王家一旦知非雪夜逃歸鳳嶺
赤旛引導四衆心地圓成祝髮證心三際無明頓斷
南屏夜話看破大樹家風天壽呈機鈍置三峰古佛
四年執役拋撒無數家珍五月分燈收拾七人狼籍
出世忘世聖恩記莂終天大膽小心靈鷲稱揚特地

晝夜百八今埜葦無欲無依合掌漫唫俾夫椒破家
散宅直得釋迦痛恨彌勒攢眉天上人間置身無地
此皆這上座因果昭彰總不干他人之事雖然跌倒
還須自手撐乃顧左右云大衆且道如何是自撐底
事擲下拄杖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先聖家風以大慈悲爲室諸法空爲座慚愧之上服
柔和忍辱衣法喜禪悅食解脫味爲槳後來老去知
非嗜然拈起一枝花將四十九年狼籍一時收攝當
時百萬人天無不眼光打失而鼻孔眉毛究不知落
在甚麼處起居飲食者是阿誰唯有飲光看破敗闕

不覺失笑然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智與師齊減師半
德一自倒却門前刹竿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大圓
覺爲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直是十方無壁落四
面亦無門俾三有七趣經行坐臥嘗在其中無何馬
駒突出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大地若凡若聖一
齊散宅破家語云窮則變變則通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將他從上來一片無陰陽地各各分疆列界隨手
插標或於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或於萬有心地示
寶所化城或以大千沙界作繩牀或以五性三乘爲
逆旅平地起骨堆虛空剜窟籠無所不有於是乎習

以成風藏身露影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鎚擊不
開以致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更有一
輩呈身自鬻者屋裏販揚州於門廳牆壁上徧書心
字亦有於門廳牆壁上印物書名復有道一切處字
義炳然何必不必殊不知目前無異草格外有乾坤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所以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敎法
堂裏須草深一丈若夫益州布揚州絹青州衫子重
七斤不過衲僧門下揭示西來大意耳後人不能幹
父之蠱競將竹鍼麻線截長補短甚至作貼體衣去
一墮五一生脫不下師匠將錯就錯多處添些子則

喜形容色移風易俗少處減些子則怨入骨髓冀其脫體無依裁雲補衲者可多得乎至於五味饡秤錘蘸雪喫冬瓜亦不過住山人隨家豐儉爽心快口耳今人不知舌頭無骨未得一飽忘百饑先於苦辣鹹酸上著倒喫却金牛飯不知廬陵米作麽價變生作熟因誰致得雲門餅趙州茶匙鉢下狼籍不少又擬薄批潭底月細切嶺頭雲和木札羹作來日一頓脚跟不點地便去庄上喫油餈纔經問着又道有甚餫饠䭔子快下將來等閑提起洗鉢盂話異口同音曰是甚麽碗脫丘元旦啓祚萬物咸新三三兩兩猶向地爐邊烹白牛分歲主人公眼光爍破四天下乃喟然歎曰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其小者爲小人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萬化從新自今日始乃以蜜果換苦葫蘆醍醐毒藥一道而行嗟乎饑者甘食渴者甘飲吞得下者斂眉叫苦吐不出者怨天尤人栗棘蓬蠶食易飽細嚼難饑鎮州蘿蔔就地拈來無問生熟驀地剳着衣鉢下事便依他作解道明日大悲院裏有齋曰同伴者阿誰乃點胸點肋曰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昨夜無端炙茄餅不知費却多少油鹽寒山忍俊不禁拈起茄串問曰

喚這箇作甚麽幾多朝到西天暮歸東土以飲食衣服爲佛事底菩薩打破香積世界了不知來處寒拾乃相顧曰休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度殘春雨淋淋地摸轉草鞋鼻孔不顧石頭路滑直向他山覷破壁一人傳虛千人傳實盡道是文殊普賢化身若是我同流化身因甚俗氣不除病僧恁麽道如同病者相憐未免云將此深心奉塵刹因其分也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二年來鐘鼓寥寂法堂裏說甚草深一丈幾多六根互用者忍俊不禁成三十二應夜來皎月重圓頓使雙澗五峰悉蒙光化僧堂裏雖則礙塞人不少而七塔子不妨伶俐適聞好古之士道我法中情無取舍何似木上座移紅旗閃爍之風行心死後誅之令俾失錢遭罪者無怨無訴按劍相待者無下手處獨彼萬工池神色不異而水上玩浮漚病僧午夢初回乃謂曰那家屋裏沒幾個閑漢想沒量大人定不謂璣同病相憐未審惜陰如金者作何判斷

乞食還山垂語

柳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因甚撥着便轉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黃河三千年一度淸逝者如斯不舍晝夜逢其源者因甚莫知所止

扶風而出帶月而還路遠夜長知他脚下雲濵幾許斯時也萬戶俱閉金鴨香消從前知己夢斷邯鄲未審不共戴天者如何相見

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游靑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

今朝一飽忘百饑承誰恩力

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濵同看千巖雪渠無眼耳鼻舌身意作麼生看

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可憐生頭角零

離御飯亦吐尊堂久默斯要不以筋骨爲能今朝觸目傷心作何調攝

昨從鳥道來轉入玄路去智門踏破草鞋赤脚走玄沙踰嶺碎却指頭血濺梵天平地上死人無數國有憲章未審罪歸何所

三日不相見莫作等閑看去家千百日古路草芊芊

所以道未有嘗行而不住者未有嘗住而不行者其行也和光同塵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其住也破家散宅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既然家破宅散且道飲食起居在甚麼處

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因甚東家人死西家助哀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悠悠兩會心淸風動天地

君子千里同風正與麼時山中人兩口無一舌作何祗對

自離左右乾坤寥廓不識所從終日十字街頭化飯喫了古廟裏閉門高臥一日打眠三五度也消不得許多閑閑不過時於赤肉團上伐鼓烈焰堆頭白椎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四大部洲忍俊不禁各還本位東弗于逮過水覩影打失布袋西瞿耶尼倒腹傾腸北鬱單越打破大唐國覓

起處不得南贍部洲相呼相喚云歸去好珍重後園驢喫草雖然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其奈笑破土地鼻孔昨來重九之期村歌社舞無處作賽望空啓告云何緣得到與麼地祗恐山中人目斷雲山不惜草鞋一爲舉似俊鷹快鷂一任分髓分皮苟或眼目定動莫怪璣上座不近人情好

父母未生洞見百骸五內形名未兆逢乎此界他方日照天臨因甚隔山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

春風如刀春雨如膏生殺互作律令不饒昨日百花芳妍今日滿地殘紅任他梅魁多士柳逞風流葉脫

香飄一場狼籍要終原始斯皆我老胡不喞嚠一枝纔動百枝摵搖遂有漢語胡言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令一隊無巴鼻漢於花果上別香別味形影參差幾上座今日不管他栴檀栗棘碩果薝蔔一時投向烈焰中匪圖輝天鑑地秖欲粉骨碎身東山門下還有入水不溺入火不燒者出來添膏續焰

向上一路凡聖共由不得踏着踏着則草木成兵壁立千仞人天罔措不得住着住着則髑髏前見鬼百尺竿頭進步旋轉乾坤不得動着動着則雷電交馳急水上打毬子萬派朝宗不得覷着覷着則千波競起既然一切不得則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因甚又道甞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

識不能識智不能知覿面當機瞬目千里空生無說而說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釋梵絕聽而聽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羣生萬有於非男女中幻作男女宴息經行光呑萬象智如鶖子竭其神力覓男女相了不可得亡何一塵翳天空花亂墜於清淨地上瞥爾情生四相紛紜昧而不覺勞他三十二大士徇物忘己共入不二法門淨名移風易俗一時靠倒門牆中外逈如去來無間曼殊室

利見小欲速把火晝行遂使隨地稱尊者坐不垂堂廓然無聖昨來南越百城逐隊隨行把手拽不出東山門下還有東湧西沒底麽有則出來與木上座相見

人從西土來不得淮南信却道大唐國裏風雨順時百物純淑早禾晚禾結子成仁王瓜茄子寛腸大肚四民浩浩不識不知東山門下言無味食無味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幾上座從夢自在中閧之不覺點胸點肋曰東鄰西舍煤炭薑椒何愁沒處發落及至此中而谿谷俱盈矣因思棄也則出處艱辛存也無處安着不審海納山容者能多處添些些子否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聲香味交互爭輝觸着則橫按鏌鎁伏尸萬里根塵界法覿露風規直出威音逈超言象等閑以應量器洞蕩相呈無問男女貴賤舉必全眞或隨緣赴感或掉頭不顧或喜或怒或慈或威或香積滿盛或廬陵手授唯一目等觀而無異也數聲清磬震動多少閒人一片袈裟解脫百朝黼黻重門固閉庭宇洞開橫出直入呼喚不回逢長汀子布袋解開遇維摩詰識法者懼要之千岐萬派出沒無時佛國魔宮起倒自我

敎中道見聞隨喜克證無生因甚施者不名福田供者墮三惡道

嘗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思我狸奴白牯近日面孔何似大兄小弟曾照顧伊新婦騎驢阿家牽鬧市裏德山牌作麼生過家富小兒驕河裏失錢河裏摝太險生栗棘蓬鐵𩜾餡有人供養我沒量大人雲門餅趙州茶倒屙無及祖父從來不出門閙田地上松風田庫奴不知狼籍我多少家無小厮不成君子簑衣箬笠天晴時甚人曬晾斷頭船子下揚州洪浪巨濤裏看風使帆阿誰識得李三黑一生只賣炭雖肰汙

我清白家聲冷地裏全承渠力年來失錢遭罪也須大家着隻眼法堂草深丈許我總不憂秖憂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青天也須喫棒時有目者不見忽然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溪深杓柄長如何去取三伏毒熱井底冰生鑊湯爐炭裏安居底阿師還曾念我赤骨律寒毛卓豎俯仰乾坤無可告語有懷如許不審立業成家者作何料理

貧無卓錐動容揚古路富有四海偏界不能藏旣藏不得則從日炙風吹隨波逐浪或截流而渡夾岸鳴榔或深入不毛千江釣雪布帆明月贏得夢貼蘆花

起倒黑甜忘却故鄉水草無位眞人行一步過無量恒沙世界未出渠儂毛孔舒一光蔽百千日月朗耀不得其門而入璣上座今日將其門洞啓直令渠全身出現普使羣生萬有眼見耳聞舌嘗鼻齅身觸意思縱饒六根不具八識不全者一點也背渠不得東山門下絲來火烈風嚴間不容髮而今覿面提持如何迴避若也避得莫謂天台路嶮巇羊腸更在青霄上若避不得相見易爲好共住難爲情

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江南塞北月冷風高東魯西秦山深水闊四衢道上磚片

片皆硬開口告人難大千沙界草莖莖是藥把手將不去寒暑迭遷解忌口者一牛飮水五馬不嘶不解忌口者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未審我無上醫王如何救療

昔日世尊於涅槃會上普告衆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若論正法眼藏人人取之不竭用之無窮大千世界無絲毫許障隔涅槃妙心圓明清淨應物現形放之則彌漫八極卷之則匿跡韜光在聖不增處凡不減因甚又道付囑摩訶迦葉車不横推理無曲斷雖則法爾如肰其奈絃急則促

文殊普賢各各翻轉面皮主人公二俱不受情與無情異口同音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觀音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曰某甲罪過長汀子於十字街頭呵呵大笑曰口秪堪喫飯是則固是忽有人拈起一粒問云這箇從甚處得來又作麼生

好雨點點不落在別處無問情與無情靡不承其恩力其如根器匪一弗克含藏流而爲泉爲澗爲沼爲池爲江漢爲河海蹄涔溝澮無不有之彼彼自湙自滿洋溢波濤莫知源之所自爰有一人截流而渡指目彼岸此岸異派中流既而舟航競作往復無時蕩

蕩乎兩岸不住中流不停出此沒彼放浪烟霞多少水邊渴死漢尋聲逐色望風而歸日就月將罔知攸措逮我馬師崛起一口吸盡西江頓使萬派千谿一時乾竭若魔若佛三界無安日面月面揭示天宇撫沒絃琴羣音絕響百丈三日耳聾踞大雄峰衆峰偃伏黃檗遙空吐舌璣上座今日不是無風起浪秪要諸人飲水知源我當時若見這兩個漢耳聾舌吐一齊以利刃截去教渠五音不別五味不分者也之乎無啓口處既肰二根不具未審賓主相見時如何酬酢具眼耳者試請辨看

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忽肰懸崖撒手時又作麼生

古人道開却路達磨來也某甲曾爲浪子偏憐客直下八字打開三道寶階十方通貫若凡若聖一任直道而行但不得瞻依回顧若爾依回則塵境紛紜岐路滿目百醜千奇不一而足雖肰若是過量人以塵境爲走使蹊徑爲要道奇形異狀爲幻化莊嚴自我作祖無往而不得焉所以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這箇且置未審達磨即今在甚麼處

去時無鼻孔來時無口雖則面目可憎終不出乖露

醜既不出乖露醜因甚是處被人趁出

囗古德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璣上座今日人貧智短他人住處我亦住他人行處我亦行不是隨流認得性大都入水見長人東山門下還有不避金翅底神龍出來拏雲攫霧

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因甚路上行人口似碑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案頭邊肉塊塊是精底若無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驢頭沒馬頭回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你若無心我便休常啼菩薩賣却心肝去學般若隨行入市要且價值難酬十字街頭石敢當不分貴賤應物舒光光中演說陀羅尼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金陵道婆騎不及舌撒餅長街觀音大士將錢買得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任渠通身是口喫了直須吐却此是璣上座一期行脚於闤闠中耳聞目擊底分明舉似大方雖則以官路作人情所謂禮輕義重若也洞鑑微情一任饑飡渴飲横眠倒臥若也情不附物此去長安八千里

寓永嘉日新寺萬峰和尚忌辰六十三年前醍醐毒

藥一道而行六十三年後鵝王擇乳素非鴨類年年此日諸方知恩報德者各各錦上添花璣侍者從來無恩可知亦無德可報適於十字街頭乞得一盂飰不免隨毬趁也應个時節呈飯云昔日普化兩度趯翻今朝璣侍者一回拈出臨濟生平驅耕奪食到此亦吐舌而休未審我沒量大人作何吞吐良久云也知無下口處炷香云這一瓣香不貴你森森大樹蔭覆人天只念你東掖夫椒苦辣難近提起坐具云既近不得這箇又從甚處得來換手搥胷云蒼天蒼天

舉古

舉僧問南泉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泉云父母既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云人人鼻孔伸手摸着說甚已生未生以手指面云認着依然還不是

舉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背一下泉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師云牽牛巡堂者露頭露角及時水草者皮骨零離祇如首座拊牛背南泉便休去又作麼生一對無孔鐵鎚就中一箇七花八裂

舉龐居士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炤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炤曰見爺倒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

見師云龐公一口吸盡西江水無端於平地上喫交靈炤竭力相扶轉見墮坑落塹顧左右云莫謂無人見

舉須菩提說法帝釋雨花須菩提乃問云此華從天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帝釋皆云弗也須菩提云從何得耶帝釋舉手須菩提云如是如是雲門云帝釋舉手處作麼生與你四大五蘊釋迦老子是同是別師云大小空生無大人相當時纔見帝釋舉手便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直饒雲門通身手眼看他向甚麼處著倒

55冊

舉夾山善會禪師常遣一小師游歷禪肆殊無趣向及聞山道譽振遠乃回省覲云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山曰汝蒸飯時吾爲汝著火汝行益時吾則展鉢什麽處是孤負汝小師因而悟入師云應病與藥不無他夾山其如黃連太多小師雖得一回汗出叫苦有日在

舉俱胝和尚凡學者參問惟舉一指後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長慶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瑯琊覺頌云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鷂子搏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雪竇顯頌云對揚深愛老

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龜師云俱胝舉指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玄沙要拗折肘不外曲長慶固善因齋慶讚滿口吐不盡瑯琊雖有定亂之能且無出身之路雪竇嘔盡心血轉見千里萬里今日有人問着劈脊便棒若知痛癢者性命俱在渠手裏

舉南嶽谷泉和尚訪慈明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訶曰未在更道泉作虎聲明以坐具摵之泉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泉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云雲從龍風從虎但見風雷不分彼此璣上座今日按下雲頭爲諸人入泥入水擲拄杖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舉世尊因文殊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師云我當時若在亦將世尊攝向二鐵圍山一任諸方道我不識好惡

舉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酖毒砒霜）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放去較危收來太速）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

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干戈競起）殃崛持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特地一場愁）師云長者只知吟風弄月不覺家醜自揚殃崛雖是功歸王化太煞伐善施勞卓拄杖云且道世尊道什麽

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是同是別須菩提云此意幽深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雪竇顯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冰消瓦解師云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舉投子大同禪師在京赴檀越齋檀越將一盤草來

子拳兩手安頭上檀越便將齋來後有僧問和尚在京投齋意旨如何子曰觀世音菩薩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雖然皮骨一般要且頭角各異諸人還識投子麼也是草裏漢

舉昔有一婆子臨齋入趙州堂云這一堂師僧總是婆婆生得秖有大底孩兒五逆不孝趙州纔顧視婆便出去師云婆子施盡六韜三略至今四海未寧趙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乃喝一喝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舉盤山寶積禪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不

衆將所寫眞呈皆不契山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山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山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山乃奄化師云這漢生平似地擎山如石含玉臨末稍頭自矢不覺臭致令普化於潔淨地上亂屙雖然也須大家知些氣息

舉般若多羅尊者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尊者爲甚不轉者云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師云若人信受奉行定入鑊湯爐炭汾陽道却勞尊者心力是何言歟

舉仰山慧寂禪師因有官人相訪乃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時三聖在涅槃堂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聖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聖曰載犯不容師云仰山因風吹火全不顧自己眉毛三聖雷雨別施益見彌天烈燄諸人還覺頂門熱麼

舉仰山一日指雪獅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雪竇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師云這兩個漢一起一倒要且不知獅子來處乃卓拄杖云甚處去也

舉三角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印云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印云大衆欣然奉行師云天寒日短兩人一盌

舉馬祖一日問百丈甚麼處來丈曰山後來祖曰逢着一人麼丈曰不逢着祖曰爲甚麼不逢着丈曰若逢着則舉似和尚祖曰甚處得這消息來丈曰某甲罪過祖曰却是老僧罪過師云一人不曾逢著話盡山情水情甚處得這消息來兩口無一舌父父子子通身在罪過裏究竟不知來處喝一喝云逢人不得錯舉

舉趙州和尚行脚見二菴主一人作丫角童州問訊二人殊不顧（看破了也）來日早晨丫角童將一鐺飯來放地上分作三分（熟處難忘）菴主將席子近前坐丫角童亦將席子近前相對坐亦不喚州（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州乃亦將席子近前坐（將錯就錯）丫角童目顧於州（少賣弄）菴主云莫云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過得荊棘林是好手）州云何不教詔這行者（殺人可恕情理難容）菴主云他是人家男女（明破即不堪）州云洎合放過（險）丫角童便起顧眎菴主曰多口作麽從此入山不見（阿誰恁麽道）乃云終日喫飯粒米未曾咬着入山更不再出面目轉覺可憎擊禪牀云還見趙州麽

舉池州稽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一日送茶與章乃云森羅萬象總在裏許章遂潑却云森羅萬象在什麽處子云可惜一盌茶師云好一盌茶不合互添鹽醬卓拄杖云如今還有知滋味者麽正好將來餧驢餧馬

舉寒山因趙州到天台行次見牛跡山乃問上座還識牛麽州云不識山指牛跡云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云既是羅漢為甚麽作牛去山云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云笑作甚麽州云蒼天蒼天山云這小廝兒宛有大人之作師云五百羅漢向異類中頭出頭沒拂跡跡生寒山子於蒼天中更添冤苦旁觀者哂趙州雖有大人之作究竟還同小兒璣上座恁麽道意在於何喝一喝

舉天台豐干禪師因寒山子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干云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山云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干云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麽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師云古鏡未磨時十方法界接影連輝說甚冰壺水月古鏡已磨時三世諸佛韜光匿跡那許萬德將來諸人要識寒山子麽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舉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師云旋陀羅三昧人人本自具足終日於此三昧中承事恒沙諸佛度脫無量衆生覓其承事度脫之相了不可得更說甚麽獲之與見璣上座今日要問大衆既是人人具足旋陀羅尼三昧衆生及佛又從甚處得來乃呵呵大笑云當初秖道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

舉天台拾得一日掃地次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

拾得汝歸汝畢竟名箇甚麼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箒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起掃箒掃地而去寒山椎胸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甚麼山云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乃作舞笑哭而出師云兩個漢道箇姓名猶自忘前失後更說甚東家人死西家助哀直饒他換手椎胸也是韓信臨朝底

舉寒山預知溈山來國清受戒遂與拾得往松門接溈山纔到二人從路兩邊透出作大虫吼三聲溈山屹然無對寒山云自從靈山一別迄至於今還相記麼溈山無對拾得拈起拄杖云老兄喚者箇作什麼

溈山又無對寒山云休休不用問他自從別後已曾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却也師云頹朕尊貴不無他三朝天子若論拄杖子則眼見如盲口說如瘂寒山拾得親從靈山來秖呈得箇大虫伎倆諸人早晚開單展鉢也須照顧渠好

舉僧問南泉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泉云父母既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云父母未生鼻孔觸著磕著父母已生鼻孔千里萬里既是千里萬里且道終日向甚處出氣

舉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背一下泉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師云大千沙界烟草凄凄不合堂與中傷苗犯稼俾諸坐不垂堂者入草出草兩手將不盡拊背一下捩轉鼻頭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舉龎居士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師曰生本不生死本不死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一個破砂盆兩人共扶起卓拄杖云笑殺土地

舉東山儲和尚示衆云昔有僧問欽山如何是和尚家風山云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得令僧

去云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儲云欽山秖圖賣弄風流不顧魂消夢斷巖頭雖朕憲章國法爭奈罪不重科今日或有人問東山如何是和尚家風但向道明知君不至更上小樓頭顧左右云且道山僧恁麼告報意在甚麼處良久擊竹篦一下云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師云欽山巖頭可謂難兄難弟不合將祖父赫奕家聲一時變爲風花雪月雖則落落可觀未免令見聞者心搖目眩東山老漢只知應物現形竟忘入泥入水璣上座不惜眉毛分明道破乃頌云

同條生也行藏別騎聲蓋色何殊絕折得花枝當酒
譜和雨和烟弄風月點卽不到大巧若拙驀拈拄杖
云殘紅滿地無人掃盡是行人眼中血

答同叅

阿難尊者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外
別傳箇甚麽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
前刹竿着乃頌云
門前刹竿阿誰起倒弟應兄呼舌大口小無數聲光
藏不得霜前雪後隨風掃借問從上白拈而今竊得
多少

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大會王行香次作禮問曰
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者以手策起眉毛曰會麽
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是時亦預
其數乃頌云
白浪堆頭下一橈九良不在洛陽橋千紅萬紫傷春
別楊柳迎風舞細腰

又頌

咄還曾見佛也未策起眉毛艮其背三十二相印文
彰東土西天點畫碎字經三寫烏焉成馬眼見如盲
口說如啞者也之乎調不同風從虎兮雲從龍

趙州和尚一日因僧辭行州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
法去州豎起拂子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
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麽則不去也州曰摘
楊花摘楊花乃頌云
不畫娥眉不點唇朝雲暮雨示全身風流只在擡睟
下莫向雨雲深處尋
大慧禪師偈曰眞人十八界元空三十一人同姓呂
分散游山各占山三十一人又同處乃荅云
一塵纔起蔽晴空奮怒那吒撲帝鐘聲徧大千無覔
處眉毛廝結焰爐中

答禪者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頌

楚王城畔水東流倒嶽傾湫徧九州家國一時淹沒
盡不知誰箇樂春秋
楚王城畔水東流一滴曾將四海收分付煙波船上
客不須重下釣鰲鉤

答禪者秦時轆轢鑽頌

秦時轆轢鑽八面無邊畔擬議犯鋒鋩顧佇隔天漢
莫回頭直下判天上月圓人間月半嗅休錯看以拄
杖頓地云喩
烏道

去去天涯任所之莫將霞岫作雲崕夜深月落千江
冷最苦蘆花雪覆時

玄路

空劫迢迢絕去還脚頭脚底鼓波瀾百城烟水渾閑
事斗轉星移君自看

展手

廓矣無爲法帝堯德音不必入音調萬邦垂拱平章
事更有何人佩寶詔

和東山元叟牛偈

捉得山雲當白牛等閑騎出古皇州無端又入荒苔

裏踏碎寒潭滿地秋

題髑髏圖

箇是誰家兒全身委荒草面目太憎生色聲何處討
五內悉洞然萬有任潦倒曾經歲月長那知天地老
回面看寒月皎雪上加霜倩誰掃

答友湘 有叙

友湘居士昔與余同師先萬峰得隨事解脫三昧
暨和尚主夫椒復日親鑪鞲和尚以韜光故肥遯
東山友湘不遠千里攀蘿直入相見無一言及人
世孜孜以乃事叩居士有四郎皆孝弟能文章且
復甘糲如飴落落聲光宛爾麗家風味今秋季郎
榮祉始七齡忽染疾於百苦中猶能慰父母作別
諸兄懇父誦般若經誦畢復乞持觀音名號卽隨
聲而逝其母若兄哭之慟友湘請和尚法語歸示
存歿尋源及派以至於余愧余智謝曼殊不能重
說偈言闡至人微密謹以本色住山語用塞來命
唯得意忘言不以巴歌方雪曲可也

大哉生死塲行行解脫路折旋俯仰間華雨漫空澍
不用獅子吼不作象王顧百千三昧門一時齊露布
金剛般若性萬有如如具懸崖撒手時何必重分付

不從有相生背向無生住父母非我親乾坤一大寓
南詢五十三大地無寸土進步非近遙迷隔山河固
毋坐涅槃城毋滯白牛轄乘御以風雷卷舒莫回互

寺中因重塑伽藍處士以元身悉解散和尚至
乃問左右云伽藍聻荅云一合相不可得復頌
曰

大功不宰大音希聲兩儀程範萬有干城匪土匪木
如玉如金天曉不露夜半正明風不必疾日不必新
干戈競作坐致太平粉骨碎身人不識改頭換面太
憎生圖書出黃河清漏洩羲皇夢裏春

和尚一晚與衆話次適裁衣者作禮和尚問云袖頭打領腋下抽腰則不問如何是針鋒上事成衣者不能荅代云今日長安大有人喪身失命頌曰

袖頭打領腋下抽腰不藉尺子豈用剪刀針鋒上事起鳳騰蛟入水不溺入火不燒凌跨佛祖睥睨唐堯雲行雨施萬國來朝長安人失命一箭落雙鵰

鴈山道中懷和尚

若箇臨風一着先杖邊還憶老南泉一回飲水一回噎冷煖湲湲只自憐

萬峰藏和尚忌日

何處曾聞折竹聲棒頭喝下示無生滹沱源本迴流竭有祖風規獨力行直道馳驅多忤世徽音孤操若爲賡風前賴有克家子調别宮商集大成

昔年此日告寂時無聲三昧幾人知今朝一字關重關額顱鑒從敎析髓皮玄要主賓渾莫問生前死後路多岐翻思斷臂安心事恩大難將頭腦施

以時拈出阿師眞看得分明猶隔津心月孤圓頂後相靈光獨耀劫前春八風起處全身現一句當天羣象賓珍重參玄無上士莫將家祟作家親

今朝七月二十二萬峰重演第一義不得覷着眼何歸擬欲聽時聲不在十手所指秖者是點着便轉休擬議搏風捕影可憐生旋乾轉坤露肘臂看破文采未彰時普化振鐸入闤闠

昔人去時是今日情與無情眼光失雲愁霧慘草木枯堪悲二五不成十眞人無位何所依大音希聲誰取則室中幸有瞎驢在濟北家聲曾不墜跨竈不必金剛圈本分草料時吐出昨夜臨風鳴一聲四聖六凡齊失位

禪如大海師量肰一滴打盡法千古言下知歸大音寂滿眼黃金如糞土三十年漫道眉毛結千載誰遏塗毒鼓道不孤起德有鄰閒把虛空闕處補

和尚阻錫吳門志懷

三千里外鼻相拄翻轉面皮毒如虎乘風不必肆予奪揖讓無失主中主玄路相逢逢道人雨雲交作風雷生雲收雨散復天日歸家同步不同行起居不在湲巖谷知識追尋徒往復不二門開家室現四壁蕭肰如我屋開口語言一無味沉思諦觀如不會情忘言外旨難忘何時復得沾霶霈

懷隨侍諸兄

何處西風起吹亂白雲閑思遠心無住情忘夢越山
冷眼同看月憂淡淚獨刪霜飛驚木葉水落澗潺湲
回首夜色倦多是路間關

乙酉秋松關夜坐因念故鄉伯仲口占短偈聊

致遠懷

同聲別調時幾何夢裏惺惺事憂喜丹丘海陵天一
方水濕地堅無彼此逝者如斯莫可追素位而行猶
可止劫火洞然空不燒陵谷變遷義不從嘯月耕雲
活計賒從來大道平如砥行行莫訝乾坤窄伯陽元
是柱下史

睡起

故國家山問白雲無陰陽地孰耕耘幾回夢裏論情
思話到傷心不忍聞

關中

心空境自靜何事入雲關爲愛黑甜好不惜白頭閑
風前鑒定水絕處問愚山秋聲今夕作春色幾時還
爾聽風雷動我抱石頭頑

丁亥春日

夢回歸路滑倚杖復逡巡地僻疑非世巖寒遲見春
只知身是幻那識法爲親家室今何在他山有故人

和尚遠惠直裰呈謝

昔普化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
與披襖或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
棺化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璣木龕已就時至
即行並不振鐸亦不緣化日日是好日三界十方無
有不是放身命處不自擎棺而殼漏子終不怕爛却
何煩和尚於千里外遺我直裰因書短偈以見意非
敢云志古也

國清濟北家風別普化璣僧鼻孔同莫訝渠儂貧徹
骨秖緣活計兩雲中

慶喜風規素所欽命承還復自沉吟茹茶飲水慚源
本誰道能銷升斗金

憂道憂貧兩不禁沒絃琴上有知音惡衣惡食敢云
恥忘法忘人愧影衾

青州衫子人人具何事臨機費剪裁莫謂秋來不堪
着雲移風動自徘徊

與奪綠來濟上風星馳電掣許誰同一珍在眼千光
蔽漫道重論蓋代功

食楊梅兼致明靜二兄 有叙

久處淡山凡薦新之品俱莫能得間有之絕非人

間物也偶別峰檀者供楊梅見之愴然因憶清素先師寂後久不食之語復念明靜兩兄乍離故山以時思之不無悲感由是續偈以識千古如一日也

先師寂後久不食觸情舉目空相憶若辣甘酸只自知小子敢曰懷刑德老去翻思濟北言欲求一頓何可得別峰忽見不思議眉毛剔起眼光黑拈一放一非好手破有破空何得失儂家兄弟嚼着不齒邊畢竟承誰力趙州昔日見南泉秖道鎮州出蘿蔔

謝華嚴禮主 有敘

連年兵荒相仍不得其死者不可勝紀和尚痛心疾首已非朝夕嘗言諸供養中法供養最諸波羅蜜中無相施爲最欲罄衣鉢之貲作普利法施遂次未遑丁亥夏始獲還山孟秋朔將酬前志爰有智悲大士二十四人曲體至意暫憩參承轉維華脩多羅二八寅夕以中元自恣日告完演揚瑜伽法事司事者以已孝思及人之父母乃索璣先亡名設位薦祀璣聞之潸然悲感嗚咽而言曰和尚甫自發心三有七趣棠益無量矣何待今日於紙墨上方沾法施乎且大眾父母原有方廣之位余父母生承和尚無上之教今日必隨眾同得解脫毋煩特地然大眾安位周旋亦見事亡如存之意璣一關相限吾不與祭如不祭也因占短偈以謝

嘗聞直心是道場有大經卷一塵內彈指破塵出經卷偏圓半滿離文字森羅萬象熾然說晝夜百八不思議天人羣生悉棠益離心意識觀光義經行宴坐莫安排無位之位絕向背親親仁民君子心一珍在眼千光蔽同塵和光任卷舒漫云理極忘情謂

萬峰藏和尚忌日燒香頌

一聲囫地風雷起大地山河悉仰止出頭天外覓知音三段不同入泥水從前知已反爲讎擲劒揮空截衆流魚龍驚悸星斗寒相將撥火覓浮漚浮漚生滅曾無定打破虛空申一問何緣得到與麼地歸家教子發其憤丙丁離壬家風別意不在言忙吐舌儂家廓矣事無爲此義幽深不能說

暴書

經史非吾事聖賢吾所師開卷見風骨竟日亡寒饑雖未獲朝夕時或一思維思之不能已魂夢相箴規覺來觀動靜容止知爲誰今朝對天日草木生光輝乃知千古下莫能掩神義如何讀誦者規規挹言辭男兒百骸具五體職高卑苟不改作止肝肺復何爲

作止人各異心地詎險夷未、能齊得失形影相參差翻思悠悠日觸目興感悲賴、有至人近況復文獻齊吾道如未喪光復應在茲

偶偈

明月連車載淸風平斗量價直渾莫問只要同肝腸肝腸誰不同他山米有蟲等閑輕嚼著痛絕亂雲峰江漢從君吐珍重齊變魯寄語李將軍浣盆何似虎

因風吹火

國淸門下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著頌時因甚尚有袖手旁觀者旣曰大家在者裏粥飯頭得力似不宜放過璣黨理不黨親想同病者或不溪訝病中不能隨分納些些子因風吹火書二偈用博和尚雨窻一笑

初三十六人中雄熨斗煎茶銚不同氏族姓名齊露布賺他寒拾舞春風

昆弟十一人四兄采蓮去夜深不見歸怒把虛空茹爪籬木杓盡徬徨井索錢索欲斷腸教外別傳無處着豐干何地覓行藏

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說箇直提向上巳是拖泥帶水了也那堪隨波逐浪於水上插紅旗邪茆

以水不洗水金不博金若不一口吸盡西江而魚龍鯨鯢以至蝍螺蚌蛤那知通身都在水裏從上先德得這一滴子便能隨地興波俾三有七趣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瞪目不見底飲者不從口入等閑平地攄魚蝦海若龍神亦不敢正眼覷着是以滹沱一脉流長傳遠者以其有源本也肰雖如是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行人被陸沉故我和尚雖承其派而直揭其源從上珍惜一齊掃盡同門出入起倒相隨者三十年覓住處了不可得勢不獲巳垂一言半句如以神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淸也雖淸波無透路一切聖凡生物無不覩影生慚璣以抱病關中不得時聆法誨每獲一言一字喜不自勝必和之以沙石塵土非敢以蠡測海玷亂淸規欲使濯纓濯足者知所取也雖於造物者得潛神化而孺子之歌成故事矣因系之以偈

放出波羅提木叉臨風打鼓弄琵琶謾言古曲無音韻珍重門前鱉鼻蛇

幾度風前獨掌鳴生緣佛手寂無聲而今驢脚疲筋力臥看東山水上行

地頌

一塵起大千收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浮示平等以化育道廣博以踐踩淨穢無染夷險自由居卑處厚穹蒼是儔

水頌

逝者如斯隨歲月流濯纓濯足自取之尤無涯至澤匪器莫酬平高就下玩彼浮漚

火頌

秉風出帶雨息事有必行之威國有不犯之赦處闇室而愈輝臨歲寒而增色爍功德林成法喜食育德含光不資餘力

風頌

總造化功布陽春德出沒卷舒騎聲蓋色摧花柳容成草木實飄蕩乾坤纖塵不立

偶偈

君子不器宗廟以器簠簋瑚璉各事其事至矣上天無爲而治雨露以滋霜雪以被嗟爾匪材莫之所制俯仰乾坤巖谷是寄

家在萬山中人行百花裏我惜未開時彼愧無知已無何風雨作紛紛逐流水水流去不還花落何所止寄語老瞿曇珍重拈花旨

石門

迴出千峰外凌風曉夜開何事無人到空餘雲去來

琴溪

顥鑑寒心胥源從何處生根清塵自遠不必事佳聲

水磨

誰別宮商調臨風作梵音一心同木石沒齒示無生

水碓

徇器投機事盤空踞地時居湀流自遠任運在無私

戊子春日

山中無曆聽花開昨夜巖梅帶雪回爲問東風何地發長安曾謁主人來

問燈

熱中何所發隨地破無明日下猶慙德風前絕調情孤輝不自許寂照若同聲千古付短夢子其待長庚

燈答

日月麗天宇明德八極周亡何罹薄蝕家國魑魅遊昏衢不忍見終夜惟百憂翻肰忘孤潔分身事膏油所慮賦性烈未能隨世流何時天日復與子歸林丘

屋漏

野人何德自天祐劒刃上事俱濕透入泥入水思古

人打風打雨忘昏聾㤝簟恥我澹知遇乘流幾欲飛騰去牀頭賴有舊浣盆依依寤寐蒙霜露夢回眠底月三更映物舒光絕謂情不知天地為何物但見銀河星斗橫目前何地不堪耕遊子毋勞覺作錯擘浪魚龍休滯水萬方此日企昇平

無路山

戊子夏五和尚命諸兄登無路山某以力不從心願有待也復承慈訓愛之能無勞乎乃憤然勉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敢不自愛乎卽理杖笠憑風而上孤危險滑欲罷不能非過來人難為告語氣息

未定忽怪鳥異獸騰飛而至毒惡之狀無以為喻諦視思維雖情想有異非三毒盛者不墮是類乃嚴整威儀一以慈心攝諭久之毒惡潛消馴若室家雞犬麾之卽去招之卽來物無異心者不能為害嗟乎嘗觀和尚之慈誠所謂生知安行者時復恐其傷慈也某未懷跂及或抑日月至焉而已矣臨風思之益洊慚汗復前行至一嶄巖巖口有一小逕款步而入絲竹逆耳蘭麝襲人有若秦楚宮室幻化之境不可勝紀俄頃陰雲下發燐火上騰寒毛卓豎不必夢中石女某亦不施本分草料略振陽明之氣而風境索然透迤前行直躋絕頂四顧滄桑人物彌切風濤之感正仰止間山靈出迎幽懷稚意溢於形神之表其晦育之氣正未可以涯際也某亦不惜眉毛或隨機啓發焉因知勞謙不洊者何以事高尚忍力不厚者難為樂歲寒乃若調御異類攝化魔外具智悲者皆可為也時杖履告倦思以寢息迴顧一空處卽我起居室也方山曰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直影響邊事耳

誰道此山無路行杖頭鳥道草不生十方通貫雲交

互男耕女桑高下平十八解上家聲舊背觸俱非活計新一舉四十九化境左來右去風泠泠更有一回堪笑處李陵元是漢朝臣

何處無知子來此無路山多見冒險者十征九不還終年冰雪積一道虎蛇環獅猊踞地吼猿鳥傲天頑魔乘風化物鬼逐影承顏易為御險惡何以攝陰奸更有孤危處智力莫能攀苟非逢起伏殞命須臾間固為泡幻質應思亭育艱行矣勿多慮夢破境元閒秉爾直心劍斬取無上關

仰承高厚擅烟霞秋事松風春事花開鑿昔年慚禹

力通方此日聽浮槎鶴歸夜破唐虞夢雲出時留巢
許家牧子幾回迷去處臨風徙倚暗吁嗟
祇在見聞間登臨不等閒情生玄路斷本達天眞還
但有風堪繫而無門可關夜來何處火燒得石斑斕
夢中雲月任閒忙雨過猶憐雪上霜百草頭邊開隻
眼風前步步不尋常
無勞事典墳非色見聲聞曉起牛兒放行行入亂雲
此山外何物我生莫之適少小失依怙忘年覷破壁
頑癡何所爲食飽弄雲石雲石性幽閒因之久莫逆
時或一咀味雲淡石多骨猿鳥學我爲舌大口門窄

問無路山

咄哉沒意智孤高何所爲泉石終年味烟霞那日離
羣動尚閒化一身徒委蛇匠師獲材質堂廟可支持
草木時剪伐而後發生機如何要津斷斤斧莫能施

無路山荅

奕世恥浮名禍嬰泉石癖家無升斗糧座滿烟霞客
智識久離別語默非干舌身貧草木同任重馳驅拙
多因質魯頑豈謂事孤絕寄言有力人隨方任開闢

看雲

病中神思倦怠瞌睡太無厭生食後與雲物爲伍

周旋款曲意不盡言第觀其去留無礙之際氣若
輕浮應物和光之中意多高尚口占短偈以朂此
蓋一時未能忘情之語工拙總未暇計
山居朋舊遠惟子日相親去住勿多念始終惟一心
宜堅淡薄志無拒高尚名市朝休踐迹鸞鶴可俱行
夷險道爲任饑寒未是貧靜觀元化理多從絕處生
行藏匪思議出處自天眞孤踪欲相襲乘風緩半程

題豐干居

乘虎何方去風高草木閒耳中雙澗水眼底幾重山
饒舌有多許松門尚未關

最後語

師三日前焚香書偈請和尚禮辭以次訣別至期
泊然而逝

禮辭和尚

憶昔得見時時在風塵裏慧劒笑談施斷盡生佛理
回首宇宙寬行行覓知已相從十四年如印印空水
空水有文章瞠目不見底點畫無定法觸處旋嵐起
明朝欲歸去意不在桑梓拜手話別離無一言舉似

別穹窿老師

三年已前曾露布而今更不重指注穹窿日冷石梁

危杖頭脚底無回互

得戒諸阿闍黎

三心已盡羯磨日一字難忘教授時證得淨空戒底
事草鞋夢裏白雲遲

印明師

七年法愛異尋常一句傾心未敢忘斯道不分年長
少惟君直下析神光

同門諸昆弟

末後一句凡聖罔通說到行到彷彿不同今朝如說
而行去知已無勞憾曉風

明兄

臨岐把手與誰同調別塤箎笑語中心眼聲光不足
惜知音遐邇自同風

元兄

得生一里地而無時與俱同師十四載相對語默愚
時或承辭句謙愛益慚吁想於钁頭下箇事未荒蕪
我行勿多念其念師法孤

示看病者

此中無人到到者莫能住自來幾日間寒毛曾卓竪
不惜無舌口不辭無臂手觸着與磕着痛癢今何有

遣家兄弟

一聲囫地本無生三際踏翻何日死無端石虎夜嘶
風驚殺寒鴉八九子

臨濟萬峰國清三大師共幀贊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一點不來敗闕處莫言放過黃
檗會裏何棒打不回折竹聲中乃痛徹骨髓千古一
日同心處不必符節箭鋒相直他家自有兒孫臨風
伐塗毒鼓六凡四聖不死者幾希矣吹毛用了急須
磨無乃區區乎嘻誰家漆桶不快勞他玄要主賓

天童悟和尚真讚

禹門躍出拈得口兮失却鼻爲雲爲雨不惜眉毛驅
雷掣電氣吞宇宙俾海內獅猊麟象升堂入室而自
我作祖若固有之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芒鞋杖笠不
事人情破家散宅絕處逢生坐致太白峰百廢並舉
萬化從新聖凡生物悉入鑪鞲中斯皆師之緒餘耳
未足云述至於予奪炤用而喜怒不嘗父子主賓而
同途異轍具眼者不妨疑着

昔年普化邈得師真一回拈出一回新天童門下棒
下傳神龍象蹴踏夢裏惺惺同牀各夢者夢破後神
今何在開眼尿牀者枕子落拂迹迹生漫言達本忘

情尊貴還渠上大人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觸着磕着如塗毒鼓聲書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荷斯道者須知後世有董狐之僧

萬峰藏和尚真讚二

何地特出斯人俾造物者辟易人人道渠攀躋無路殊不知未語前開口見膽屈體伸志狼籍幾許眉光道大難容天下操戈相待孤輝心月影現千江魚龍顧影生徬徨今朝月隱千江黑舟人漁子空悲憶僧繇智竭畫難成萬有徒分百億身

正令當行青天也須喫棒點着便轉把住風雷供狀放去雲峰千萬重拈來只在毫端上殷勤分付黑撈波無人處斫額相望

國清儲和尚真讚 甫序請

斯何人兮或現全身或示半身撓之不濁澄之不清無乃一點水墨兩處成龍乎移風易俗繪事後素乎何望之而冷光寒骨即之如坐春風中遠之乃寤寐未懷近之如登千仞峰嘻我知之矣兒孫得力室內閒閒更說甚棒頭有眼言中有響清而容物乎

又 爵符監院請

看到父母未生前有似一人第眼中無骨仰覷五內而胸中無物嘻笑怒罵皆成文章開口落筆如愚若訥遺身爲物出入於無何有之鄉以法爲命直造乎不可知之地一見更不再見中心藏之晝夜豈止一百八喫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

又 能仁監院請

驀劄相逢已見全身出現鼻頭捩轉浩然之氣若爲保調直饒呼爲雷吸爲雨襲襲清風動寰宇我要問渠五蘊十八界生處道得生處分明一舉四十九侍者尚宜朝夕

又 通州大悲院請

袖手看雲風高絕鄰三千里外有個知音還鄉一曲調別宮商明日大悲院裏有齋普化昔年露布叩關擊節者惜取眉毛

又 半身 峻明州守請

出頭天外固有同人第兩口一無舌脚跟下事吾無間然矣然雲月是同溪山各異而步武者其爲誰乎昔楊岐領石霜之旨乃道徧天下普化遨寶積眞而風化千古傳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又 化士請

籍沒柱下史提敗西來子覷史陀天夢白椎簸箕口

門斷一齒四體不禁松濤怒起裂破馬師圓相塗汙玄沙白紙老大無依東復西食飽聽閑人說鬼日傳佛祖心印何元字脚也無驀地被人劄着隨風者也之乎逢磨當年不識絕倒東壁葫蘆頴生直不藏曲漫云莫我知也夫

自贊

三十年前五欲八風裏頭出頭沒略較些子弟不知自已是阿誰三十年後銀山鐵壁處觸着磕着太郎當生又不知佛祖爲何物知他向甚處打失鼻孔時時於虛空中點胸點肋謂伊富也則一室蕭然通身

赤骨律地謂伊貧也而隨地稱尊白手揮金如土難矣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直是病入膏肓攢簇不得無上醫王作死馬醫猶自高臥北牕掉頭不顧嗟乎父母唯其疾之憂吾不知將何以自解

銘鉢

持空而出危滿而回心華碩果唯爾培哉

銘衣

裁制有從卷舒自我坐臥經行履冰蹈火

銘具

踏毘盧頂以心地平大千沙界起自一塵

銘錫

品利物類以剛以柔出彼智頂與塵勞儔

銘几

立身不屈持滿不溢足下無私升堂入室

銘竹

節操其風空洞其內粉骨碎身清白不墜

銘筆

彼恃其鋒爾秉其直龍兮蛇兮是誰取則

銘履

玄路鳥道實踐躬行一失其步草木成兵

雜偈八首

自入東山門不識西山路行行求比鄰手足莫之措

山近秋來早居深日照遲孰云天地別端的我如斯

昨日紅塵中今朝白雲裏紅塵與白雲紛紛何所起

家在白雲裏不見青雲客昨夜鶴歸來報道寒泉碧

我有青州衫威音那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着

此生何所有病懶日爲儔青州衫子破歲晚莫之修

涉彼曹谿源濯彼曹谿水寄語曹谿人莫向曹谿止

生身貧病裏復履饑荒年可憐禪悅味零落草鞋邊

雪中法喜

已卯春和尚還里修摩耶忉利故事其時得預隨侍之列舟次七樹村風雨疾作櫂不能前因憩於古廟中四壁蕭瑟惟草龕朽榻而已寢時和尚據榻余輩就龕古白儀伯兩兄先我而處焉亡何狂雪倍作兩兄聲容歛寂呼之不應撼之不移余訝曰入寂滅定耶入無聲三昧耶厭離形器就無生耶果爾當如法火化兩兄曰火則任火出則不出余卽事生如死珍重而火之擧畢有讓余者曰學道人固不以生死動心然從上先德莫不以生死爲極則事作俑無後儒亦譏之子斯之作殆無過

歎余唯唯否否衲僧家旣達本地風光觀一切聖凡無一不於如幻三昧中起居食息出生入死今兩兄於如幻三昧中瞌睡未醒余以如幻之法冷處着火正欲明吾子之如幻三昧耳嘗讀古僧史見死心新和尚謝院事退居靖安庵公席下日相與禪悅爲樂庵一日命死心侍者惠方述文以祭之死心危坐一榻神觀自若緇素環侍而其文光明璀燦字字發揮乃事後羅湖云死心生平呵佛罵祖氣蓋諸方叢林目爲新孟八及退藏於密則自處固不輕矣而於師弟之間乃爲兒戲事又烏

可以常情測度哉余雖不敏亦未敢多讓曰子能自火乎余謹拜命而自火之恐持名記相者復於名上著到名亦火之逐影之流又於影上著到影亦火之秖如身心名影一時火却且道這箇又從甚處得來具眼者試請辨看

爲古兄下火

混沌未分氷淸玉潔乾坤有象面目可憎三承印記於瑞光十棒知歸於椒嶺師兄旣然滿口含霜小弟敢不陽春白雪擲火炬云一聲羌笛離亭晩君向瀟湘我向秦

爲儀兄下火

呈起火炬云咄惺惺着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以火炬打圓相云不是潙山小釋迦何如臨濟白拈賊擲下火炬云可憐不足惜

自火

四大無我五蘊本空根塵器界如幻泡影三身四智從甚處出生生旣無生滅云何滅曠劫至今於無生滅中關空鎖夢今朝夢破空亡直得盡十方界烈燄彌天三世諸佛不惜眉毛於中頭出頭沒乃擧火炬云畢竟這箇在十方界內十方界外若在十方界內

則火不自燒在十方界外則火外無火投火炬云滿口道不盡分身兩處看

火名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一箭墮地天下黯黑同生也氷凌上行劍刃上走同死也東家作驢西家作馬祇如同生不同死時又作麽生擲下火炬云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炤影寒

火影

呈起火炬云見麽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以火炬作此☒云相隨來也惟我用光行者生而敏捷不局

一隅無論六道三塗隨身化道不拘山川草木應物現形或我起而他倒或他立而我坐有時小中現大則鬼面神頭有時大中現小則旁通一線有時入泥入水覿面相呈有時戴月乘風透關越渡青天白日處全身出現黑風暴雨時佛祖難窺雖肰炤用齊行未免依他作解今朝人法雙忘轉見無明忒煞便恁麽去恐成斷絕畢竟作麽生擲下火炬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因事十六問 有敘

香嚴菴主不知承誰家法一向隱形露體以嘗住物歸衣鉢下凡立業成家者無不望風避地日積月累雖不能四海一家而脚跟下已饒餘地居無何而客作者致賊來家香積之資一時盜去同人欲追捕乃慰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復何憾焉病僧聞之書十六問以博笑如大海不讓細流幸一一答我俾志於道者因指見月不致認賊作子是所願望

嘗聞禍不入謹家之門主人藏室深固幽遠客作賤人如何得見

衲僧家如一團火燄相似等閒觸着便燒一切聖凡

生物無箇趣泊處賊子作麽生入

三千里外見誵訛猶是接引之辭同門出入者因甚端倪莫辨

古德道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因甚經行宴息嘗在其中者衣鉢下物賊偷不覺

又道識得不爲冤六賊起處寤寐炤然因甚養命之源都被斷却

聲和響順形直影端主人公心言俱直曠劫至今中間永無諸委曲相因甚客作者勾賊破家

賊不打貧兒家赤骨律地衲僧因甚着賊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步步踏佛階梯者因甚家親作
祟
窮子舍父逃逝不顧家寶六賊詐現親附斷道抄掠
遡流窮源何緣得到與麼地
眞正學道人三世諸佛覓起處了不可得穿簾之徒
向甚處着眼
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乃衲僧家尋常步履因甚
食到口邊被人奪却
靈鋒在握殺活臨時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普州人夜
半放烏雞因甚當面蹉過

瑞巖香嚴所居密邇惺惺石上滿口含霜主人公聲
聲應諾他時後日則且置卽今因甚受人謾
近有五六賊子時時逐境乘風盜人家寶亦能露體
隱形應機接物病僧若據令而行一個個敎渠口挂
壁上如今不識好惡者多且自坐觀成敗香嚴既有
不欺之力因甚當斷不斷
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奴兒婢子畢竟少不得往往致
賊來家則情理難容若不翻轉面皮如何得家國安
寧去
十八界賊出沒無時去後來先者鑊湯無冷處有國

有家者眉毛鼻孔不足惜草鞋拄杖邊不得草草
客是何人主是誰屎牀開眼足堪悲香嚴略自較些
子逐出家親使賊兒

復口占二偈

病叟自言解忌口問端十六從何有東君化母若知
音萬象森羅須倒走

請負春克磨疏

伏以曹溪派衍淵淵於無住而生東山道振步步從
石頭路滑百丈衍大義而開田不作不食雪峰擇法
眼於菓葉亘古亘今歷觀從上先德未有不從衆藝

門而一飽忘百饑不事事而流長傳遠者雖至尊在
日未免馬麥終朝金粟載來猶肰請飯香積信乎法
輪未轉食輪先轉矣惟我和尚竭四體之勤秉單傳
之令不插標建刹寶所隨身不運钁揮斤平田徧野
栗棘蓬滚味飽飡不容口入鋏酸餡橫拈倒把下手
無從大矣哉一雨普滋奈之何根苗有異某等既不
克振家聲奚復坐觀成敗有五人焉同心恊力舍其
揖讓追盧老之風忘爾勞謙理演師之調毋煩擊三
下碓嘴生花敢辭旋一匝通身汗出寶惜放下謹披
下載清風葉落歸根敬啓來時無口敢冀和尚垂山

海之容鑑𦾔蕘之懇或作金牛飯普濟十方或爲雲門餅和盤托出俾人間天上無饑餒之憂佛國魔宮誦飽飡之德若夫施者不名福田供者墮三惡道離清淨法不到彼岸隨業受報復何辭焉

古頌選小序

癸未春王以洮酣病廢扶風曳杖循乞人間聖制時因館於東甌之日新寺寺近城隍而青山在目流水遶戶古木蔽日幽鳥近人宛爾山林風味主者亦雅濬且多經傳長夏無事杖履蕭狀瞌睡之餘日讀古僧史一二則以爲茗椀藥鑪其機緣偈頌多有未覩聞者每開卷無問佛祖魔外酖毒醍醐凡爽心快口能醉人能醒人能奪人目光能墮人意解者輒爲點頟無何西風落木萬戶擣衣霜雪零離破衲不禁夜冷因思山中水牯牛地鑪邊頭角何似復顧臂長袂短何以展水草之私用命管撫點頟者若干則用作還山時異鄉物色嚐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知我罪我我何辭焉惟隻眼具者不於水中見月則盆盎池沼覿面全提林野城寰孤輝洞燿何必窮四海水周大千界而後爲得也雖狀若遇卒風暴雨時更宜珍重脚下

讀松門軼草

嘗聞古之爲人臣子者祗知有君父不知有已身夙興夜寐惟慮君父之德教不章化被不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喜而不昧聞一過則曉夜憂惶以思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雖至殺身去國唯念已之忠誠未盡不能格君心之非曾不以過咎歸之君父也其耿耿之衷不求聞達於人自千古不滅蓋人之經常爲易處變爲難是以大虞之事父母柳甯之經邦國孔孟之中心悅而誠服者以其處變之不異也使於盛明之世國有聖君良佐家有賢父兄雖中下之士皆可勉之爲忠孝以經嘗之易也故曰歲寒狀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時難乃見君子之用心也乙酉夏四月和尚以父命出山途驚國變其間蹈白刃冒霜雪艱危險阻無入而不自得者不可勝紀若乃皇皇焉以君國爲憂道法爲任睬天下如一家觀萬有如一體以致身命之所不惜孝義之所惓惓者自有呵護者寘識豈小子所能述哉歲二周旋錫還山相對於邑不能成語欷歔慨息仍以君國道法爲言無一言及他事次日侍者堅公以松門軼草及白華諸頌見示病不能閱旬日後扶病展讀卷未終□

而悲感交切嗟乎爲人子孫者不能分憂任事拾遺補過以顯父師之德雖生猶罔生也肰道人行藏形同幻出心如太虛舌頭不出口而言滿天下脚跟不點地而身偏十方何得失毀譽之高下乎苐使後之學者見勺水而知有全潮亦吾輩存心之一端也抑亦萬行中攝化之一事也不惟使流蕩忘返者知有源本亦使唯我獨尊者有所矜式如其人人說取所行行取所說何慮吾道之不光大乎某以抱病鬭中不預隨侍之列因書卽事之梗概爾

書問

和尚出山上書共十一則自乙酉出山錢塘絕瀆皆間道上者

璣合十百拜方丈和尚足下自杖履出山陰雨逾月而境風飄忽聞問千殊山中人瞻雲望日寢食徬徨和尚業在其中無入而不自得肰不借草鞋者得無苦其沾濡乎卽日大地如炙法身尤宜珍重雖曰孝名爲戒四大無我意者涉險登危亦非所以慰二大人之至意也承和尚之蔭台中二麥皆稔二禾亦見有秋璣無日不病飲食無日不進饅頭餕子不以筋骨爲能亦自消得去此别後差足慰和尚垂念者言不逵意伏惟以時珍育無任依切乙酉夏寄玄墓

伏承慈蔭山中一衆如宜衹以不識起居何似昕夕拳拳某上人者視身如幻以孝爲先作意已非一日義不可止特申禮覲璣等亦以上人舉止誠愼戒行俱優再拜而送璣耽於自守錫行有失隨侍每至雲生風動不啻焚如肰夢中憂喜生滅何從以醒眼觀足發一笑惟和尚爲法爲生順時珍攝冬寄祥符

伏枕違慈俯仰已三百日陽燄陰霾曉夕百變杳不得法音某回恍如夢寐禮審起居伏讀法語及聞尊大人棄世感傷萬狀欲罷不能和尚爲親出山未得一見終天之痛豈止一人嗟乎人各有父幸無以一

人之父哀毀過禮而不顧萬有之父仰冀垂慈勉爲保愛隨侍諸兄此行計有大進葢處湙山窮谷中冷坐億劫不如氷凌劒刃上履踐一朝語云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别利器璣同業别報不預斯會有生闕陷事也何時復見慈顏一叩諸侍兄草鞋邊事丙戌春寄通州

正月中某行曾有書附冀慰和尚哀戚於萬一又以道途修阻未果上逹遂使中心之藏鬱而不展自後計日計程企望缾錫奈何波闊烟湙聞問不一山中一衆曉夜憂惶不安坐臥某至知悲力周應而佳健始解憂惑仍知尊大人柩已如法安厝此固未足舒

和尚孝誠朕於無佛處稱尊者亦自開化不少矣未審脩摩耶忉利故事大慈聖母能厭於懷耶轉身一句世尊昔日通身是口九旬始得暫地和尚寧無過之又聞因行掉臂江淮四衆受益良淺雖屬因緣時節誠知和尚愍於不得已也及某回備述途中風境究不知和尚及諸侍兄安居何所暑中寢膳何似言外之旨淺究力行者緇素中復得幾人瞻往䀝來甚切懷慮今者西風落木四海知秋伏冀以時飛錫璣仲春初夏間舊病時作眠食俱損似不能待覲慈顏矣五月至今隱而不發或有遲遲之意乎總之泡幻

之質而時會若此逆順縱橫一聽風雲之便和尚幸無致慈念唯冀痛念從上慧命若時珍攝以副羣生之望是所切禱丙戌春同寄

承手命知牯牛水草如常蹄角不異小牛兒夢裏惺惺喜而不寐所遺憂者猶隔津也如云靠倒扶起遇賤卽貴遇貴卽賤死中有活活中有死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同鼻孔者不多得孔子有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今人學立適道風恬浪靜時尚多倚門傍戶所以適權處變非執一不通則隨風上下矣蓋爲不識鈎頭輕重

故疑權之不定也故曰陽春白雪和者應希刻巴歌競作之時而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同聲者固宜寡矣老牧翁雖云一向沒頭腦朕曳耙牽犂畢竟索頭在阿誰手裏谿西谿東何往而非牧地但得口邊新新無住足下步步無私析髓分皮亦不足惜若夫隨分納些些所謂醍醐毒藥一道而行殺人活人間不容髮司牧者極宜珍慎大家相聚喫虀虀何日得遂萬一將錯就錯亂雲堆裏買菜作虀縱饒生處生生不已熟處匙挑不上似不宜於今日衰病之質打瞌睡尚自忘前失後第一義第二念何暇計也是以和尚

出山二載南鴻北鴈觸目驚心無量感懷曾不得以一言書識徒自提嬰撫赤以圖載覲慈顏獲一笑也

承示雪舟法語及諸侍兄遠懷之作讀之益淺感愧何同風千里而温凉之不同耶寸中百結何以自解諸兄之愛其誠於中形於外者雖言不盡意三十年後寒氷發燄或可酬也至於默而識之一言不發者隱衷之愛沒齒亦不能報也語云遠思以觀其忠近使以觀其敬久而愈敬者未免道恁麼說話三段不同甚非子弟上尊長者況和尚乎雖朕家富小兒驕不妨借婆帔子拜婆年等閒絕倒旁觀亦不是分外

時寒起居伏惟珍重

秋寄靈巖

璣稽首言道人家出處原無固必唯義所在是以風穴單丁法昌為木羅漢說法高風道法與嘗隨千二百衆諸祖並傳後世故禹稷當平世三過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陋巷一簞一瓢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易地則皆肰璣嘗沉思諦觀方今法運向季人根綠之時會若此學道人若行若藏必先定其遠者大者權其近者小者遠大者有定雖日月薄蝕風雨飄搖形影或有參差枝葉或有零落其中心樹子則愈堅密矣蓋藏濬養厚故也如遠大者無定雖枝葉扶疎形影上下一朝風雨霜雪未有能挺肰秀立者矣蓋以根本不濬固也故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今之學道者無不欲栽培養育而欲速之心未忘則與揠苗者近矣所以從上有道之士根本既堅固藏養既濬厚肰後舒其遠大之志無問世途夷險孜孜以弘法為任雖時緣不稔土地無緣三十年求一舉話者不可得加之有司嫌責以非意擾之以至篆面鞭背殞身沒命其弘法之心愈自光大更有一種道人頭角已完固氣血已克足爪牙已獰利鱗甲已璀燦風雷已震動乃不顧雨雲於無陰陽地上刀耕火種雖居不蔽風日衣不蔽四體飲氷茹荼超肰自得雖王侯推轂天子恭迎以至天人送供百鳥銜花唯示以本分草料若身若心了不起顧但於钁頭邊得一個半個六根不具八識不全者以售已志雖至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沒世不見知而不悔此二種道人皆以法命為重色身名譽為輕者璣雖蒙和尚薰陶化育先一種璣固不敢學也後一種志慕而不能學也若夫陶融氣質保固根本光大心志乃願世世生生承事知識陸沉衆中切磋琢磨也入關已來百事病廢懶癖日增江山悠邈會晤難期因某行特書硜硜以復

璣夙修未逮廿餘年汨沒風塵雖出家之志久畜而求全之心未忘幸遇和尚一言開發得出火宅得見至人得聞至道又以福薄緣慳至人早逝悲哀感痛忽忽忘生志將守片石以繼遺命以畢餘生和尚嘗濬嘉勉無何境風飄忽致違最後微言寸中百裂無所適從意將於舉目無親處自耕自牧作自了計承和尚痛念一本俯為收攝璣亦葉落歸根願為執巾荷钁以報高厚於萬一復蒙雨露無私霜雪有加使

璣體露金風不與蒲蘆同委奈何梼朽之質不堪雕琢有孤郢匠斧斤語云報生以死報賜以力蓋所生不過色身所賜不過世物而報者乃致以死力而況生我法身育我慧命者乎且璣自幼多病失事詩書今日一言一字無不從和尚鑪鞴中來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和尚視璣猶子今一息尚存何敢自棄自外而不盡其僂僂故前二紙曲陳固陋竊惟和尚去祥符入天台以至俯從衆請去能仁主國清其心志願力可與日月爭光難爲世人一二言似去歲以師恩親命枉志出山不意陵谷變遷幷汾信絕故和尚勉應諸刹之請雖千衆圍遶萬指皈依知和尚懸於不得已也皆非本志至於不受奉重舍其尊貴於氷凌劒刃上逆行順行決意入山甘饑寒枯淡此誠和尚志願也前見與濯師書辭靈鷲之請所論極長不日監院印師出山面請定奪如理事無礙人我有益義無不可如衆中有發大心者誓捐軀命之殼任事勤勞雖風雨霜雪不改節操使和尚不識不知巍然方丈亦無不可如徇其一時誠懇屈其終身志願勞心勞力役已役人或宜斟酌嘗思人生於世無論智愚賢不肖未有不事勤苦憂勞而

能成立者出家兒既割愛辭親趣向上一路縱有饑寒勤勞時勢掣肘皆爲進道育德之門戶復思學道人舉止言行求於已者不宜看難看難則依回姑息不能登高臨深任於人者不宜看易看易如事出意外難以原始要終然求於已者不得猶可脩爲奮發任於人者不終則失彼仰望或有久事溫飽安逸者欲從入山乞和尚暫脫珍御略爲開諭萬一和尚以印師半生勤苦五載拳拳辭受之間尤宜愼審璣十餘年承事和尚凡遇移花接木曾不敢以一言損益蓋以不諳人情世故不達機權炤用也今以幻泡之質生滅無常以蠡測海私憂過計先哲有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誠如義之所在亦不必以璣言爲輕重也更有啓者當今之世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開口落筆遠志高風似不宜露毋使冷眼熱中者聞之寒毛卓竪璣嘗有言時會若此口秖堪喫飯身秖堪躭睡如年歲不登無米羹纓絡粥亦是祖宗傳家之法若夫躭睡但得胸中無事心血有餘亦不關于歲之豐儉也狂惑之言伏惟亮釆傳曰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甚矣大人語

點動靜之不易也璣嘗思時會若此道人家除直提向上外筆舌似宜潛神而養懶拙如萬不得已當借俚奴面孔略行點畫雖具俚奴面孔而風韻固超邁亦宜少落人間從上先德平生如大火聚後代尚有流入詩文藝學者若放一線道合水和泥欲爲之後者滴水滴凍不綦難乎雖曰嬉笑怒罵原不在空處弟恐無上醍醐遇斯等人翻成毒藥伏惟和尚以時珍重佛事閱歲嘗新應酬無有竟已和尚既入山之志不移乞早歸爲第一義隨侍諸師亦宜勤誡而多閑靜曉事而如愚訥斯爲美善方今同心者不多得

熱中者或有之不得不愼也雖鼻孔端正苟以勤誠曉事自居一衆側目以待澆爲不便人情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雖云於心無愧水脉來風極宜諳辨大都出家兒誠能步步踏佛階梯念念如救頭燃所聞逆耳之言如飲醍醐甘露縱有爍金之毀不求銷而自銷矣初不在周至人事先意問訊而求全也朕和尚自有至鑒何煩璣之僂僂顧諸師之素愛璣不啻手足璣雖木石無心亦不敢以病廢自外凡入山者無不言其承順揖讓弟以欣戚相關又不能不察言觀色於意言之外也無德空言統祈慈炤（已上三書丙戌冬寄嬰集）

某上人西上迎錫影侍者問和尚前有字達否璣沉默久之不能荅有間復問璣曰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以致教外別傳無文空印縱饒點畫不遺何異運水以貢河伯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脚跟下事直不藏曲躬行實踐者復得幾人是所憂也何敢言也法運向衰人根日劣從上慧命如絲惟冀珍育法身以副天人之望言意雖切比日亦戚況嘗若夫山門廚庫寤寐未懷雙澗五峰滴水滴凍總教目斷雲山非璣所欲言也影唯朕曰辭達而已矣何以文爲請書此以見不言之意卽日璣載頓首

卽日孟春猶寒伏惟尊候萬福隨侍淸衆卽寓安隱否法無定相遇緣卽宗自是衲僧家尋常步履朕遇抽爻遜位則幾多人疑着直饒洞昕無間者未免道木上座兩口無一舌日月麗天入山猶嫌淺近烟氛載道逢場豈易馳驅此語已徧天下何必重說偈言弟恐着靴氷上立者畏石頭路滑御飯亦吐者吞鐵糁餡難主人公就下平高暫爲姑息討果能持書不到家風行雷動已屬功勳邊事若乃紅旗閃爍時點着便轉豈止道路善爲去此二途乞舜若多代一轉語以解杞人憂惑

去歲兩承侍師發藥俱領到久病得良藥開慰何可言似每至萬籟俱寂塵境未形時咀嚼一片宛轉而不能下咽也切惟寒灰難以發焰枯木不復生花朝夕兢兢恐終孤化育雖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撫今追昔其如自赧何國淸門下固肰言無味食無味而無相靈丹直是一生服不盡幻泡之質毋勞和尚致慈念也 已上三書丁亥春寄鮮符

和尚還山上書

病中不解忌口而口秖堪喫飯聞堂中起精進七伏聽好音不啻寒餒之冀衣食復聞力叅者書偈呈解

殊爲助喜乃扶病命穎依樣畫猫兒以作藥石雖不識其靑黃赤白想亦不外大巫面孔第腕病無力不知鼻孔眉毛可能彷彿如依稀相似俟秋成時安向太倉頭俾典守者不事封藏而自拈之徒亦知忌避雀兒鼠子不言而喩矣若夫全身半面隱骨明儀鐵窻櫺中尾巴過不得一毛頭上兩手扶不起用發造物者一笑

俚奴十六面目太憎生方欲益其伴侶以時調伏不圖鐘聲敲破七條當事者抱取來搏風捕影囫地一聲非過量人前想不易發卽今大地如炙不知養來堂上耶睡於花下耶放於無何之鄕耶食時投以木札羹耶鐵糝餡耶栗棘蓬耶雲門餅金牛飯自非所好雖渠向異類中行心甚念之終不以擧止可憐生而舍置也今旣屬侍者典守似不宜放過如閑不過者欲寫去醒瞌睡須連敘言方有源本否則疑殺天下人

本來無位次不用强安排百千年前已有人恁麽納敗闕肰遇量才補職應物現形於無分位中似有分位眞所謂可與智者道難爲世人言也日者葛藤雖於瞌睡中憑空而起至於絶處逢生緣懸崖而直上

窮源返本臨斷岸而截流蔽日干雲了不知止無何造物者無所取材以風刀截斷於冷處著火今旣器量有定根莖枝葉不復再生矣如諸師閱過乞命護關者持來欲拈頭綴尾以成一段俟和尚入關時載爲請益如過愛者欲寫去且命緩緩病中脾胃俱鈍唯俟諸師新鮮果子喫如和尚嘗過先發幾枚來以潤齒牙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語言如許葛藤又因誰致得雖肰事不一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如奔流度刃烈燄過風若無這般手眼脚跟太險在此固老人尋常步

寢弟不知三千里外唱拍相隨洞示無間者可多得乎先聖道修多羅敎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又道識取綱宗本無實法苟拘文守法不能見月忘指縱饒如水傳器涓滴不遺喪我兒孫有日在所以道師子教兒迷子法纔與麼便不與麼過得荊棘林是好手咦縱教過得荊棘林若到國清門下且款款着因甚如此這裏不是汝住處

昔徐子嘗問於孟子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病中閒不過偶憶得嘗三復之日聞和尚悼什兒偈云至學無嘗師萬有皆可法以至但得心無住神化日維新之句反觀孟氏之言不翅霄壤矣今讀斯錄一見而悲感交至載讀而情理難容讀之三四如登華嶽望滄溟雖不能窺高深之萬一肰身與雲俱六根七大飄肰欲飛舉矣弟不知死蛇解弄也活耶有本者如是耶應物現形無入而不自得耶如依文解義則法如逝水而孟氏之言近之矣如略露風規法如龍雲造化莫測神化日新之言思過半矣

如平高就下法如水火善用者萬有悉從生濟玩弄之身命以致斃亡則學無嘗師萬有可法之言乃醍醐毒藥一道行耳噫識法者寧不懼乎適有胥靡之徒登高不懼乃玩風弄火於虛空中雪上加霜雖肰賞伊大膽弟恐坐不垂堂者見之得無足心酸澁木上座於哭不得處有一笑也（已上二則因讀國清語錄）

昨午風頭稍硬影侍者飯飽弄箸不覺寒毛卓豎趙州茶不知暴殄幾許出身白汗直是未在夜來和身放倒於冰河烈燄中頭出頭沒曉起覓寒熱相了不可得秪覺言無味食無味耳一朝兩度洗鉢盂金牛飯粒米不曾嚼着漫言美食不中飽人飡也適午夢初回見一人黴黴皇皇心凜秋霜頭髩鬆耳卓朔開口見膽而脚跟不點地頗似和尚但五眼中有一眼太冷得非昨夜風頭稍硬之謂乎（病中見和尚半身像）

誰將成風之手寫出三身四智謂是國清謂非國清未足影侍者一笑贊之毀之空谷傳聲點畫未下聲求色見者或有之矣文質既形迷眞逐影者吾斯之未能信卓錐之地既無而以十方佛國爲家得無傷其廉乎一字不出口乃言滿天下無乃饒舌乎不向鬧裏出頭偏於冷處着火不類厭喧求靜乎乃若肚

皮太寬眼孔太窄誠能損少益多亦不爲分外如舉止乖言語直恐非木上座風化天下後世之程範也走筆至此而報慈猶隔津在向下文長付待來日面陳也（因讀和尚自題像讚）

數日來渴欲新鮮果子喫了不見回報如根本深固者今年雨水調均化育者以時裁制何夏秋之交尚有摘葉尋枝之勞乎將非昨日枝頭形似熟今朝盤內視還生耶朕品類非一遲早不同病中亦不必求其甘美雖酸澁苦辣者齒頰邊更覺開爽嗟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國清門下不怕甕中走却鱉其如老

去者企望乎

夜半潑墨染皂衣乃侍者尋常行敢不盡心力而爲之曉來覿面相呈點卽不到處上大人指顧間八九子已寒毛卓竪何必翻轉面皮扯丘乙巳三十年陳爛葛藤令渠置身無地爾小生雖可知禮也七十士未免因誰致得如欲坐斷天下人舌頭沒齒無怨言化三千起居伏惟珍重

無量劫來於玄路鳥道上不知費却多少草鞋何其四稜蹋地時猶惜浣盆邊漿粉值乎朕雖意不在言其如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冷地裏觸着磕着直

是慚惶殺人從來當局者迷袖手旁觀者是什麼心行

璣日來粥飯頭雖少得力而四大五蘊以至十八界八萬四千作止三昧了無起色雖曰某甲秪管看朕事有死而不能已者昨承慈愛甫論法門叢席僧寶大綱無何觀音入理門開而前後際斷何日室中獼猴晏息六窻獼猴欲與相見時乞和尚辰前午後抽身入關以結未了之案如小食後氣刻俱促恐不罄所論如獼猴睡熟時分付行者投以本分草料幸勿作中邑故態取笑識者

昔璣乞食人間瞌睡之暇嘗從聾瞽者問夢中聲色彼亦無事乃樂與璣言也時有瘂者家火發倉皇求救於人愁慘萬狀而衆莫能喩余曉之曰是家有焚溺之患君其援之於是瘂者踴躍合掌而逝或曰師何法修得解若語余曰昨聞聾瞽者言夢中聲色而得解也或者憮然曰某謂師得心於瘂者不謂了意於聾瞽又嘗以鉢中果食發諸小兒意外悲喜或投之川原於魚鳥趣翔鬬爭之際鑒其慈義廉退又嘗與張子曰未夜坐曰余性多睡明晨有事欲早起子能午夜先覺而覺我乎如余夢入華胥未能應子之

呼當就厨中笊籬三稱其名余即覺矣張子曰諾及時甫叩門璣即應聲曰余久矣醒子醒也未張子愕然而退璣笑曰張子誠信士也惜乎夢未醒耳璣適以夢中之語聞和尚承侍者默而識之或可於疲倦時一爲捧腹未便與他人言也熟處難忘之誚璣固未辭恐日夜不曾眠者無夢說夢耳

與國清司事諸公

法運固季矣而人根由之所賴至人有在文獻具存吾輩一息尚存宜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久近一委之造物者法門廣大無所不容同人中或有

心志不一者當與平等慈隨力攝化幸勿以違順毀譽生欣厭也然言之固易爲之實難事難然後見君子也三門所恃砥柱一衆同心無復慮也祗以僧不拜俗一事經律已言之詳矣昨聞因事偶一爲之因思漸不可長方今法門衰替魔外充斥縱横逆有加庶聖制無違先宗不辱如徇時隨俗雖獲苟免難爲識者語云一失步無所措臨事極宜慎審然平地坦途步履亦不草草至於有事被執或至公庭又當別論狂惑之言伏惟諒采

書尺往還極是惱亂人瞌睡若是個真正懶殘纔見箇元字脚便與他百雜碎其或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宜開口見膽無舌頭路與八趣泊斯爲美善雖曰自我作祖亦須取法從上所謂取法者得意忘言也非尋章摘句守繩墨也亦非絕口不言古人字句也貴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耳是以馬師圓相玄沙白紙爲千古風規雖巖頭輩移風易俗亦不過曰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及孟春猶寒伏惟起居珍重而已逮宋元尊宿近代諸師事不獲已就下平高屈體中志雖至長篇累牘入水入泥而脚下草鞋寸步不失初未嘗言世諦及世情也然世諦世情道人家固不

言及一有近似則遺誚大方嘗見山谷道人評李白書問有云譬如生來富貴之人雖醉中夢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此言雖近亦可喻遠而況辭榮割愛爲法王後裔者乎又況親承知識陶冶萬物者乎傳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承示書稿不得面言草此作報想一體同觀者或不訝其惡醉强酒也

衲僧家以法爲親舉止言行固不草草然筆札往還亦宜珍慎如必不得已當居敬言簡別資一路開口落筆貴乎言近指遠有餘不盡雖至寒暄慰問亦須

和而不流淡而不厭情不附物可也古德有言出語直教燒不着暫時不在便不堪矣幸體悉書稿完上

嘗聞繪事家傳神所貴點眼蓋以四體頭面爲一身之規模眼爲五臟之神宇夫規模易寫而神宇難傳然他人之神卽我之神苟自不凝神欲傳他人之神得乎如心與神會雖上至千古下至千古萬有之神無時不聽命於左右矣至於筆墨點畫不過示影像耳神烏足盡哉不特繪事如然卽百工技藝如不得其神化雖曲盡規法秖可與世同波雖然亦非于規法之外別求神化貴於百尺竿頭進步耳如學道之士不究佛祖言外之旨孜孜於語言名相之間殆百工繪事之不若矣

塵勞中人一飯三寶能持一戒清淨卽有五戒神衛護一切不善鬼神不能近其舍宅出家兒步步踏佛階梯念念如救頭然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所以道大丈夫秉慧劒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至於衲僧門下無相而形無心而應十二時辰喚去呼來五蘊八風橫出直入三世諸佛尚覓起處不得何聖凡之有哉世人不知自己本命元辰落處終日背覺合塵迷己逐物八識田中生六道出沒無時曾不驚異纔見風行草動便云是鬼是神甚至一人傳虛千人傳實學道人卽不能機先坐斷又不能截斷衆流況復逐浪隨波追風捕影病中聞之不覺失笑古德道山鬼伎倆有窮老僧不見不聞無盡巳是敗闕不少若謂無事聽閑人說鬼此話有兩負門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扶病勉書唯有鼻孔者體悉

鄰山有亡僧遷化彼一衆咸言鬼物夜出呻吟動作見聞者比比而某某更以夢寐之語附會之驚疑傳說俾認四大爲自身者藤蛇莫辨余聞之忍俊不禁

扶病書此告之由是議者知非不惟了藤非蛇并藤亦絕跡矣嗟乎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學道人幸毋以平易而忽之也

嘗讀古僧史見從上先德有平生怡悅不知有慍怒者有賦性多怒殊無喜色者有終身不見喜慍者雖曰同途不同轍余於最後者志取多矣傳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璣根性陋劣雖承諸知識亭育開化勉力行持而於古人步履莫能踐其萬一茲復衰病相扶然亦未敢寬恕每閱經傳有愧於心者未嘗不置卷思齊感憤終

日嘗自矢曰如璣好古之心不甚委曲願舍此報身得生善族於母胎中即聞無上之教襁褓中即見佛僧知識甫開元氣未散即遇明師畏友莫若今生老大知有郢人置斧斤而太息是以聞人之過不翅巳有無問長幼必曉夜思維以盡忠告使人之過也余不一體同觀而緘默之如巳有過冀其作不請之友而教諭之不綦難乎昔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射之矢摧無跡漢世復有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爲之開況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巳也嘗見今之學道者妄以螢火等彼日光終日逐境乘風肆意喜怒有規之者則曰非君境界說空行有不一而足嗟乎牛乳白驢乳亦白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臘月三十到來風刀解體六根四大一合相不可得你這作喜怒愛憎者向甚處安着從你硬差排强作主宰終是識邊事驀地前後際斷心智路絕如子夜獨行罔知歸向真正學道人以譏謗毀辱逆順境風以至饑寒病困爲陶育爐鞴何苦樂喜怒之有乎視身如幻視人如巳視死如歸視生如

寓何得失欣厭乎先聖道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志於道者自能齊得失一毀譽肰遇飄風塊雨意外之變喜怒之心未能淨盡草鞵邊更宜珍重

與穹窿大師

璣風塵子也且復頑儒無似吾師不棄遺循循肰於意言之外鼓舞激揚使璣得事知識得具僧儀得見佛祖光明得近多多明師賢友得延殘喘以至今日世間之恩無逾天地父母吾師恩德豈可以天地父母爲喻哉蓋覆幬生育固自罔極求其裂世網爲大雄之裔者雖天駿神駒匪遇至人終沉槽櫪芻鶩劣如璣者耶且璣昔侍萬峰風雨霜雪不時而作吾師以成風之手潛移默植於不知不覺之間使璣原始要終不甚狼籍銘心刻腑又何敢以天地父母爲喻哉用是晨夕兢兢於草鞵邊磨光刮垢吾師臘逾趙州安國璣無論異類人倫得親鞭策乃至身爲牀座寧期一生兩生自成別以來百事病廢濱山塵市冷煖自知竟無可爲左右舉似今雖泉石留人一榻蕭肰以疾而臥殼漏子委之火光三昧久矣杖笠芒鞋原自不離左右風動雲行更何所云第不得把手臨

風祇聆謦欬伏冀以時珍攝慰我遠悰腕病不備不莊統祈原宥

復辯菴師兄

曩於萬峰得瞻道範中心藏之十年矣前在東山獲親不請之益喜出意表不期病困多艱聚首甫七月而成別亦復千有餘日矣時一念及徒增慨息何德人之難見而易別耶入關已來百事病廢陵谷變遷師友曠隔觸情舉目無不興感曾不得以一言書識兩承翰什益深悲感凡入山者無不言肫肫之愛雖慈亮原我於禮法之外而惓惓之懷於深相忘中有

一種不能忘者自亦不能解和尚入山始悉動靜殊慰懷仰自和尚歸日閱法言胸次頗開豁第久病之質日就衰頹夏秋間幾成不起比來粥飯頭雖少得力而神思精氣蔑如也肰泡幻之物生滅無常幸勿致念惟冀珍育法身以副後昆之望是所禱也

與毅兄

玄沙白紙已成千古葛藤馬師圓相又作時人窠窟欲效維摩杜口奈何熟處難忘更若別資一路未免拖泥帶水這師既肯靦面相呈小弟敢不旁通一線但得牯牛水草尋常不戀故鄉田地是所望也若夫和尚起居叢林景況總在這師滿口含霜至於弟之行徑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起愁來愁殺人

與質兄

古人閉關禁足大有深意存焉後人不諳深旨動輒爲之多致中道坎坷變幻百出耳聞目擊者屈指已幾幾矣吾兄志效古人出自天性且於祥符爐韛數數入火轉轉明淨今以潛匿故深入重關原非可與若輩同日而語璣復何於太虛中加點綴耶譬諸父兄遠出素達山川夷險爲子弟者臨行囑曰途路善爲此璣之心也且璣與兄在俗爲同鄉在僧爲同學

在祥符爲手足在法門爲骨肉當此臨行遠別寧忍自甘菲薄同彼外人袖手旁觀而默默乎凡人纔欲閉關便當以無量劫來乃至盡未來際一切凡聖等心一時坐斷室中惟置一牀一几經行坐臥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終日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以此調攝則心廣體胖四大安和以此學問則細入無間大絕方所以此思維則念念截流新新無住以此應機則風馳電卷左右逢原以此立言則珠回玉轉光耀後先以此行施則隨願皆滿三輪空寂以此持戒則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以此臨變則視

身如幻觀辱如飴擴而推之六度萬行無往而不自得矣靈源曰道人保養如人病須服藥藥之靈驗易見要須忌口乃可不肰服藥何益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染汙心是雜毒不能忌之生死之病無時而損也所謂染汙者卽愛憎取舍得失等心是也若有纖毫未盡則不知不覺被目前境風所奪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千岐萬派從此而起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契經曰若忘失菩提心修種種行皆成魔業又曰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以上絡索皆途程邊事若夫向上一路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與明兄

病中不能作字無字則意不能達伏枕揮毫竟不知從甚處起若夫石梁嶮巇華頂孤危海門波濤浩蕩瑞巖石上惺惺到者自知何必預搔待癢寒溫間闊問訊起居又非病僧之所以示親愛也因念古人凡遇顛危之後必有大進益處吾兄昔年死中得活爐鎚正自不小想得力處亦自不少矣年來秖聞翰墨淋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之語目斷雲山究不得一見何愼密之若是也毋乃不易言耶古德云莫謂楊

岐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峰時爲吾兄誦之璣也泡幻之軀不俟終日同源之切饑渴何如風便冀以好音慰我秖恐草鞋無恙鴈轉東山鷂子過新羅久矣幸珍育

與靜兄

昨夕手筆至甫出浴未及盥手整衣卽令護關者拭几展讀蓋恃其親愛也讀未竟而悲感交至出家兒固不事情識肰義之所在殊難爲懷矣璣福薄緣慳見先老人最晚服勤未久慈光別照其間不孝罪狀固陋憂思未便一二言述恐益吾兄及明兄悲感嗟乎終天之痛於茲十三年矣璣之草鞋邊不甚狼籍者悉和尚無爲之化不言之敎也去夏聞兩兄入山喜出意外雖一關相限而期望之懷不翅寒餒之冀衣食每與和尚言及兩兄父母未生前事未嘗不哽咽而止乃吾兄不恥下問欲弟別施方便一言指南弟何敢自取疎外固爲遜辭蓋此箇大事臣不能獻之於君子不能供事於父昆弟友朋難爲告語貴於離心意識自證自肯耳故巖頭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須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自能蓋天蓋地今之學道者往往作故事看過昔道吾離藥山見南泉泉問

闍黎名甚麽吾云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麽生宗吾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卽頭角生三日後吾與雲巖在後架把鍼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合作麽生行履吾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吾又來把鍼雲巖曰師弟何不祗對和尚吾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却問泉智頭陀爲甚不祗對和尚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吾乃與巖歸藥山巖擧前話問山山曰子作麽生會巖無對山

乃大笑巖復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曰某甲特爲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吾在方丈聞巖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麽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吾便低頭弟固不敢上擬古人然十指咬來箇箇有血又非獨兩兄爲然也至於疾首痛心或有過於古人者多矣意不盡言草此作報不識吾兄以爲何如

與隨侍諸兄

頃憶木上座去寒山餘二十日矣起居眠食知諸兄善於時節不復問訊第未審踏破多許草鞵已破者置於何地多見任重致遠者隨路狼籍致循途之流依他作解而妄意馳逐如草鞵未破者不煩着意然到家矣計亦解脫卽日仲夏猶寒赤體蕭蕭若爲行履非惟出門是草及平地上死人無數卽堂室之下時有意外風雨剎十八界賊出沒無時乎乃若脚跟不點地而業在其中隱顯申屈或有出身路惟九旬禁足者得無忍俊不禁乎想意不在言而來機亦赴也

復入華居士

應身示疾聞之已久第以妙德未出鐵圍左右無可使者止有一人踏破草鞋不得其門而入雖于侍者邊得箇入路及乎問着病源滿口吐不盡致我居士辨才神力置之罔聞前報手命又以絃急聲促未舒所懷來敎謂赤心片片何能酬居士之萬一哉涪翁集雖有妙音而無妙指終不能發剎十指如椎置之高閣者乎力不從心有幸至意十自詠彼時閱過卽歸方丈若夫見他劉先生則可左右則不可謹復

留別家兄弟

不孝未能忘情禮法顛躓出山原擬於先慈柩前黙

坐幾七用展一念之私即拂衣而去不謂又為情理所拘致諸兄弟寔殫厥心雖於至尊前曲盡誠悃何足報罔極之萬一清夜思之秖益傷殘涕泗而已復承以金相贈住靜此手足美意世情難事也在不孝一自出家即不希族屬之物更以此語勉諸同輩嗣後所施衣物仍受不却者蓋使老母無寒暑之思於福田中得沾利益雖曲體先聖至意誠非初願也今者以璣不德先慈速就無生既賴諸兄弟承喪祭之任璣一盂一衲何天不可飛何地不可埋肯以無累之軀受此有累之物乎幸吾兄弟諒之茲已領入山

之費餘者乞作無相福以資二人往生則歿存獲益多矣不及面言書此為別

山深路阻杳不得故鄉信即有聞問而關中人恍如隔世每至霜飛露隕不啻焚如去秋得大兄手筆始悉舉家安泰今夏和尚還山甚言兄弟禮事之誠并得兩弟書不勝欣慰所寄藥資鞋物俱領到又聞四弟已皈戒此積年企望而不敢言者蓋欲其自肯也今既如是舉止言行尤宜慎重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弟其勉之大都人生於世喫得一分虧即有一分受用究竟所損極少受益最多世事無窮人生有幾時會若此各宜知時知止置恒產數畝課子耕讀為第一義更宜麤衣淡食保固元氣俾祖宗家聲不替後昆知有詩禮庶此生不虛耳璣懶癖無似於家國法門原無足重輕不圖滄桑忽變曉夜憂傷不唯祖宗承三百年太平之德即我四十年大檀越一旦變故雖木石寧不悲感近和尚歸聞我以至言至論隱衷之憂固未能冰釋而胸次已開豁多矣弟久病之質日就衰頹肰泡幻之物生滅已聽其自如吾兄弟幸勿多念惟冀珍育起居以壽先人遺體更冀深體手足二字日新愛敬是所切

祝